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四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讀杜詩愚得十八卷重定杜子年譜詩史目錄一卷

（明）單復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順元年朱熊梅月軒刻弘治十四年重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杜愚得十八卷》提要

讀杜愚得序

李杜正宗大家也太白天才絶出而少陵卓然上繼三百十一篇之後盖其所存者唐虞三代大臣君子之心而愛君憂國傷時閔物之意往往出於變風變雅者所遭之時然也其學慱而識高才大而思遠雄深閎偉渾涵精詣天機妙用而一由於性情之正

所謂詩人以來少陵一人而已世之註杜多矣淺者或陋深者或鑿不足以究杜之心微辭奧義蓋有汩而不白者焉虞文靖公集取其近體百篇用朱文公釋詩楚詞之例爲之註蓋得杜之心而長篇短章關乎世道之大者未徧及也剡單復陽元用志於杜而不足於前註遂以所自得

亦倣文公例爲註考亭究旨必歸於當其疑不可通者闕之凡十八卷名讀杜愚得簡直明白要其得杜之心爲多陽元洪武中爲漢陽湖泊官謀刻以傳未有所遇而卒武昌丁鶴年重其書從其家求得遺稿欲成陽元之志又未有遇前三十餘年余過武昌鶴年以屬余及張從善余時

未暇錄而心恒不忘比與訓導嚴順語及之順曰江陰朱善繼善慶兄弟清尚務義喜爲詩嘗刻當世名人所作以傳此其無難者遂求從善所錄本託之不數月順書來言刻完求序何其成之速也事固各有遇然今之遇如善繼求十一於千百不易得也論者謂杜集詩之大成以其兼備衆體也文靖亦言學杜則無往而不在矣善繼斯舉非徒不泯陽元之用心其於學杜者有助益焉遂書此爲序

廬陵楊士奇書

讀杜詩愚得自敍

余初讀杜子詩若泛滄溟莫知其肯[illegible]註釋者雖衆疑多以其肩事之出處耳或有指其立言之意者又偏於穿鑿傅會觀之令人悶悶至若杜子作詩之旨意卒莫能白深嘉[illegible]近世或畫須溪劉氏評點杜詩家傳而人誦亟取讀之其閒若第二首贈李白詩曰野人對羶腥蔬食常不飽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劉評云野人所喜者蔬食第對羶腥故思青精飯耳余疑未辭又望嶽詩曰盪胸生層雲評曰登高意盡自見其妙余益疑矣及說寄上韋左相入荒閒壽域一氣轉洪鈞云須相業多矣未有如此評余快意者余乃知須溪所評大抵止據一時已見而言亦未明作者立言之旨意然須相業[illegible]余以是屏去諸家[illegible]取杜子詩反覆諷詠似略見大意亦未[illegible]既又得[illegible]氏分類批點杜詩觀之既若有得則向所謂莫知而可疑者[illegible]矣於乎杜子之詩皆發於愛君憂國之誠心且善陳時事[illegible]古世號詩史至若父子夫婦兄弟宗族朋友閭里[illegible]尤曲盡其道自非杜子天資粹美學問該博其能若是哉元稹氏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昌黎韓子亦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信哉余於暇日輒取杜子長短古律詩[illegible]先考其出處之歲月地理時事以著詩史之實錄次乃盡心玩味以三百篇賦比興例分節段以詳其作詩命意之由及[illegible]用事之故且於承接轉換處略為之說其諸家註釋之當者取之而刪其穿鑿傅會者庶以發杜子作詩之旨意云未知然否積久成帙留之巾笥以與同志者商榷道曰讀杜詩愚得蓋取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耳非欲多上人也〇呼人苦不自知前註之失吾固知之而吾註之失第苦不能自知也尚擇高明君子為之是正焉幸甚時洪武壬戌秋八月既望古剡單復自序

讀杜詩愚得凡例

古剡單　復　陽元

一重定杜子年譜以年次其詩且以見游歷用舍之實

一考究地理時事以著其當時所聞所見之實及用事之妙

一集諸家註釋或著其用事之出處或指其立言之來自或說其作詩之旨意凡此皆取之若其穿鑿傅會及重複冗長者皆刪之

一愚得遵　朱子說經例通其所可通不強其所難通以革穿鑿之弊

一愚得於長短古律詩效　朱子說詩騷賦比興例分段以辭作詩命意之由及遣詞用事之故且於承接相照應處略提掇其緊要字面

杜子年譜詩史目錄敘

古剡單　復　陽元

杜子述作自開元全盛之時迄於大曆庚戌三十四年間凡仕止遊歷勞逸欣戚時事變遷一寓於詩凡如千首先儒皆以杜子生年之次為譜而讀其詩大意固得然猶未盡復求諸杜詩愚得乃因其舊而重為之參訂每年必首書其帝某年某繫其月而係以史氏之實錄次書杜子出處而以其詩之目號于下于以見其詩誠與信史相表裏非徒作也且以其世系及元稹氏所作墓誌銘新唐書本傳置于重定年譜詩目之首于以見其家學緒業之舊故其文章足以鼓吹六經為當時後世之所仰慕而不能自已者焉嗚呼杜子之才之美雖抑於當時然其述作乃能行於後世與日月爭光盛矣哉皆洪武壬戌守

秋方剡後敘　目錄敘

杜子世系考

預 字元凱 晉當陽成侯
尹 字世甫 晉弘農太守
綝 字弘固 奉朝請　躐
襲 — 標 — 沖 — 洪泰 — 祖　顒

炘昆 — 某 隋河內郡司功參軍 — 某 — 易簡
景仲 — 某 獲嘉縣令 — 依藝 唐監察御史河南府鞏縣令 — 審言 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

升
閑 京兆府奉天令 — 甫 字子美　穎　觀　豐　占
登
甫 — 宗文　宗武 — 嗣業

按唐史記世系表襄陽杜氏出自晉當陽侯預少子尹字世甫晉弘農太守二子綝躐綝字弘固奉朝請生襲襲生標標生沖沖生洪泰洪泰生二子祖顒顒生景仲　又按唐舊史杜易簡傳云易簡襄陽人周硤州刺史炘昆曾孫從祖弟審言次子閑閑生甫　又按公誌姑萬年縣君墓云曾祖某隋河內郡司功參軍獲嘉縣令王父依藝唐監察御史洛州鞏縣令考審言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　又按公傳云曾祖依藝終鞏令祖審言終膳部員外郎父閑終奉天令　又按元微之誌公墓云晉當陽侯十世而生依藝及公係當陽君文曰十三葉孫據此則自當陽侯八世至景仲炘昆於景仲為兄弟易簡審言出炘昆下獲嘉乃炘昆之子是為公之高祖　又按杜氏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至公時又居京兆之杜陵豈依藝為鞏令故徙河南閑為奉天令故徙杜陵耶然則公實生於杜陵公母鄭氏北[illegible]崔氏子宗文小名熊兒宗武小名驥子孫嗣業宗武之子也　又按公集中詩題有穎觀豐占皆公弟也又有從弟位姪佐從姪勤從孫濟崇簡則未詳所出

[illegible]

唐杜工部墓誌銘　元稹微之撰

敘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以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閒作至漢武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遒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概稍存齊宋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歙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

存閒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古
傍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
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
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
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
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
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
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
堂奧乎予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為之準特病懶未
就適遇子美之孫嗣業啟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于
荊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為文拜予為誌辭不能絕予因係
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係曰昔當陽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

依藝令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
閑閑生甫閑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
之召試文章授右衛率府胄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拜左
拾遺歲餘以直言失官出為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劍南節
度使嚴武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荊楚
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有九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
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
嗣業嗣業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去子美歿後
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銘曰維元和之癸巳
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子美於首陽之山前嗚呼千載而
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年譜有考異見）

唐書文藝傳　　端明殿學士宋祁奉敕撰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擢進士為隰
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見疾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
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
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
此累遷洛陽丞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
構其罪繫獄將殺之季重等酒酣審言子并年十三袖刃刺季
重於座左右殺并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訥故誤
我審言免官還東都蘇頲傷并孝烈誌其墓劉允濟祭以文後
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舞蹈謝后令賦歡喜詩
歎重其文授著作佐郎遷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交通張易之
流峯州入為國子監主簿加修文館直學士卒大學士李嶠等奏
請加贈詔贈著作郎初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何如

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
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世
號崔李蘇杜融之亡審言為服緦云從祖兄易簡九歲能屬文
長博學為岑文本所器擢進士補渭南尉咸亨初歷殿中侍御
史脊道遇吏部尚書李敬玄不禮敬玄恨召為考工員外郎屈
之而侍郎裴行儉素不平故易簡上書言敬玄罪敬玄曰
襄陽兒輕薄乃爾因奏易簡險躁高宗怒貶開州司馬審言生
子閑閑生甫

[illegible]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

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琯為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

子少自樹立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託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為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汙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覬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為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采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至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

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橈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

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按公本傳云甫嘗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illegible]

[illegible]

乾元元年壬子[illegible]之三年也

公生於京兆之杜陵
二年八月玄宗皇帝受禪即位改元開元
開元二年甲寅　三年乙卯（按公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行序云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
六年戊午（按此公七歲壯遊詩云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
八年庚申（按公九歲壯遊詩云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　十二年甲子　十四
年丙寅（按公十五歲壯遊詩云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
公年廿五省親兖州
望嶽　登兖州城樓
十五年丁卯春正月吐蕃入寇王君㚟追擊至青海破之
九月吐蕃陷瓜州殺王君㚟　十六年戊辰秋八月金吾
將軍杜賓客破吐蕃于祁連城　十七年己巳春三月朔方

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拔石堡城　十八年庚午夏六月
以忠王浚領河北道行營元帥帥十八總管討奚契丹　冬
十月吐蕃遣使入貢　十九年辛未春正月以詩書賜吐蕃
公年二十遊吳越
二十年壬申春正月遣信安王禕將兵擊奚契丹大破之
二十一年癸酉春正月遣大門藝討渤海不克　閏月幽州
副總管郭英傑與契丹戰敗死　二十二年甲戌春正月帝
幸東都以方士張果為銀青光祿大夫　冬十二月幽州節
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
公自吳越歸東都赴鄉舉
二十三年乙亥帝在東都　二十四年丙子春正月突騎施
寇北庭都護蓋嘉運擊破之　三月勅禮部侍郎掌貢舉

夏四月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祿山守珪奏叛奚契丹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乃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祿山本營州雜胡初名阿犖山其母巫也）（累遷張九齡罷相……）
月帝還西京
公下第
遊龍門奉先寺　鄭駙馬宴洞中　重題鄭氏東亭

夜宴左氏莊　房兵曹胡馬　畫鷹
送裴二虬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送人從軍　白絲行　高都護驄馬行
二十五年丁丑春正月置玄學博士　二月河西節度使崔
希逸襲吐蕃破之　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貶張九齡
為荊州長史　募丁壯長充邊軍（敕以方隅底定令中書門下與諸道節度使量軍鎮閑劇利害審計兵防定額於諸色征人及客戶中召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
公遊齊趙
二十六年戊寅春正月以王璵為祠祭使　二十七年秋八
月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擊突騎施擒其可汗　二十八年庚
辰冬十月吐蕃寇安戎城發關中兵救之
公在齊趙

贈李白　與李十二白尋范隱居
前出塞九首　題張氏隱居二首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巳上人茅齋　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
二十九年辛巳是年四月吐蕃入寇騎將臧希液擊破之
秋七月伊洛及支川水溢河南北二十四郡水　十二月吐
蕃陷石堡城
公年三十四東都祭遠祖當陽君于首陽
天寶元年壬午春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癸未春正月安祿
山入朝[illegible]驃騎大將軍三載甲申春正月改年爲載　始祀九宮神
冬白入長安　夏五月公之祖母盧氏卒
公並在東都

龍門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因寄此詩
假山植慈竹　李監宅二首　覆舟二首
四載乙酉春正月帝聞空中神語　二月以朔方節度使王
忠嗣兼河東節度使　八月以楊氏太真爲貴妃　九月安
祿山誘奚契丹殺之　李白在朝
公在齊州
寄元逸人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暫如臨邑至嶆山湖亭懷李員外　冬日有懷李白
五載丙戌春正月以王忠嗣爲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
夏四月李適之罷相

公自齊趙歸長安
贈翰林張四學士垍　贈特進汝陽王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　飲中八仙歌
樂遊園歌　渼陂行　今夕行
六載丁亥春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李適之自殺　詔天下
通一藝者詣京師[illegible]
[illegible]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　十一月以
哥舒翰爲隴右節度使
公應詔退下
贈韋左丞丈濟　贈鄭諫議　渼陂西南臺
城西陂泛舟　送張二十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

贈[illegible]二補闕　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澄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郎[illegible]奉寄此詩
崔駙馬山亭宴集　貧交行
兵車行　投簡咸華兩縣諸子
七載戊子夏四月以高力士爲驃騎大將軍　五月賜安祿
山鐵券　以楊釗判度支事　冬十月封貴妃姊三人爲韓
虢秦國夫人[illegible]玄元皇帝降于朝元閣　李白　還山
公於是年冬於東都
醉歌行　贈比部蕭郎中十兄
奉贈韋左丞丈　遣興二首　送韋書記赴安西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廟　遣興五首
八載己丑春二月帥群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　夏五月李

折衝府上下魚書自是精兵皆聚於西北中國無武備矣[illegible]
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　李白在東都
公在東都
九載庚寅[illegible]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　置廣文館[illegible]國
子監　賜楊釗名國忠　冬十月安祿山入朝
公於是年秋自東都回長安進鵰賦
贈畢四曜　故武衛將軍挽詞三首
三韻三篇　戲為六絕　贈李白
重經昭陵
卷之二
十載辛卯春正月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享于太廟甲午有
事于南郊　爲祿山起第於親仁里　李白在江東

公年四十在長安[illegible]
[illegible]
虢國夫人　奉贈太常張卿垍
贈衛八處士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留贈崔于二學士　醉時歌
曲江三章　送孔巢父謝病歸
春日憶李白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杜位宅守歲
十一載壬辰冬十一月李林甫卒以楊國忠爲相　可
入朝
公在京師
示從孫濟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陪李金吾花下飲　重過何氏五首
投贈哥舒開府翰
十二載癸巳春楊國忠注選人於都堂　選人望也　京兆尹
鮮于仲通諷選人爲國忠刻頌立於省門　秋隴右節度使
哥舒翰擊吐蕃拔洪濟大漠門等城悉收九曲部落　國
以翰兼河西節度賜爵西平郡王[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帝如華
清宮
公在京師
奉贈鮮于京兆　麗人行　送高三十五書記
戲簡鄭廣文兼呈蘇司業　夜聽許十一誦詩
夏日李公見訪　渼陂行　九日曲江

贈田九判官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十三載甲午春正月安祿山入朝以爲左僕射兼領閑廄
監　秋八月霖雨[illegible]　關中大饑[illegible]
[illegible]
公在京師[illegible]
沙苑行　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寄高三十五書記
寄高三十五書記　秋雨歎三首
苦雨奉寄隴西公　上韋左相
九日寄岑參　官定後戲贈　橋陵詩
自京赴奉先詠懷　天育驃騎歌
驄馬行

十四載乙未春二月安禄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　十一月
翰入朝得疾遂留京師　冬十月帝如華清宮　十一月安
禄山反　十二月封常清與賊戰敗績遂陷東京　以哥舒
翰為副元帥軍于潼關翰病不能治事

公在奉先

人日二首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歎庭前甘菊

十五載丙申春正月安禄山僭號自稱大燕皇帝遣其子慶
緒寇潼關哥舒翰禦却之　夏四月郭子儀李光弼破史思
明　六月潼關破賊遂入長安 [illegible]
[illegible] 帝幸蜀 [illegible]
[illegible] 其次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

氏伏誅　秋七月肅宗即位於靈武改元至德　九月以廣
平王俶為天下大元帥　同羅反　冬十月房琯及賊戰于
陳濤斜敗績　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　回紇兵入援　永
王璘反　十二月吐蕃陷威戎等軍

公於是年五月自奉先往白水依舅氏崔少府八月又自
白水攜家往鄜州及聞肅宗即位自鄜贏服奔行在遂陷
賊中

蘇端薛復筵醉歌　白水明府舅宅

白水縣崔少府　三川觀水漲　得舍弟消息二首

哀王孫　悲陳陶　悲青坂

對雪

至德二載丁酉春安慶緒殺其父禄山遂寇河南北諸州
二月肅宗次于鳳翔　永王璘敗死李白流夜郎

公在賊中間至東都四月公脫賊中詣帝拜左拾遺房琯
罷相上疏救琯上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
七月黃河清三十里　八月詔公還鄜州　吐蕃遣使求請
討賊且脩好上遣給事中南巨川往報聘　九月廣平王俶
郭子儀收復西京　十月收復東京　上還西京公扈從
十二月明皇至自蜀　赦天下　功臣進階賜爵有差　追
贈死節之士　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

元日寄韋氏妹　春望　憶幼子

一百五日夜對月　月夜

遣興　哀江頭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雨過蘇端

喜晴　鄭駙馬池臺　行次昭陵

喜達行在所三首　送樊侍御赴漢中

述懷　得家書　送長孫侍御

送從弟亞赴河西　送韋評事

送郭中丞　送楊六判官　獨酌成詩

月　哭長孫侍御　奉贈嚴八閣老

留別賈嚴二閣老　晚行口號

徒步歸行　玉華宮　九成宮

羌村三首　北征　寄李白二十韻

彭衙行　喜聞官軍臨賊境

收京三首　潼關吏　留花門

促織 螢火 蒹葭
苦竹 日暮 夕烽
秋笛 擣衣 月夜憶弟
遣興 夢李白二首 遣興三首

卷之六

卷之七

上元元年庚子春三月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夏四月破

史思明於河陽 五月以劉晏爲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
鐵等使 [illegible] 秋七月李輔國遷上皇於西內時裴冕
[illegible]
爲成都尹未幾李若幽代之
公卜居浣花溪間至青城

二年辛丑春二月以崔光遠代李若幽爲成都尹 三月史
朝義弑其父思明據河南北 夏四月段子璋反於東川

秋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九月[illegible]
尊號及年號以十一月為歲首月以斗建辰為名　江淮大
饑　冬十一月崔光遠卒以蜀州刺史高適攝成都　建子月
受朝如正旦儀　以劉晏以元載為度支鹽鐵轉運使　江淮[illegible]
[illegible]　建丑月以嚴武為成都尹
公年五十居草堂有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赴
早起　寒雨(?)　漫成二首
客至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　春水生二首
春夜喜雨　水檻遣意二首　春水
江亭　徐步　寒食
石鏡　少年行二首　杜鵑行
戲作花卿歌　高楠　惡樹

寄杜位　送裴五赴東川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逢唐興劉主簿弟
和裴迪登新津寺　敬簡王明府
重簡王明府　因崔侍御寄高適
聞斛斯六官未歸　徐卿二子歌
贈花卿　百憂集行　石犀行
江漲　朝雨　晚晴
病柏　病橘　枯棕
枯柟　不見　進艇
草堂即事　徐九少尹見過　寄范員外吳
請王侍御邀高使君
王竟攜酒高亦同過　奉寄別馬巴州

陪李司馬觀造竹橋　觀作橋成
李司馬橋了承高使君自成都回　詣徐卿覓果子栽

卷之八

寶應元年壬寅建卯月以京兆府為上都河南府為東都鳳翔府為西都江陵府為南都太原府為北都　建巳月玄宗崩改元復以建寅月為正月　肅宗崩代宗即位勅以大小錢皆當一錢　六月以劉晏為度支轉運鹽鐵等使　秋七月嚴武召還以高適代　九月以裴冕為施州刺史　回紇入援　冬十月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大敗之取東京及河陽賊將薛嵩張忠志以州降
公在成都因送嚴武還朝到綿州未幾劍南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公因入梓州冬復歸成都迎家

奉待嚴大夫　江頭五詠　野望
三絕句　畏人　可惜
落日　獨酌　廣州段功曹到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　送段功曹歸廣州
魏侍御相別　從韋明府覓綿竹
贈別何邕　贈別鄭鍊　重贈鄭鍊
嚴中丞見過　奉酬嚴公　遭田父泥飲
杜鵑行　野人送朱櫻　[illegible]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　建都
短歌行贈王郎　嚴公雨中見寄奉答二絕
王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聊小詰　謝嚴　丞乳酒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戲贈友二首

卷之九

代宗廣德元年癸卯春正月史朝義自殺傳首京師其[illegible]
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莫州降　三月辛酉葬玄宗[illegible]
葬肅宗　秋七月改元　冬十月吐蕃陷京師帝幸陝州郭
子儀復京師　十一月宦官呂太一反廣州討平之　十二
月車駕還京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公在梓州春閬往漢州秋往閬州冬復回梓州

卷之十

二年甲辰春正月立雍王适爲皇太子　嚴武以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復節度劍南未幾破吐蕃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武表公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遂歸成都居幕下　冬十月吐蕃入寇京師式嚴十一月吐蕃軍潰

宿府　撥悶
送舍弟頴赴齊州三首　嚴鄭公階下新松
嚴鄭公宅同詠竹
奉觀嚴公岷山沱江畫圖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　陪鄭公北池臨眺
初冬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題鄭十八著作　至後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哭鄭司戶蘇少監

卷之十一

永泰元年乙巳春正月大赦改元　二月党項羌寇京兆之富平　三月辛亥大風拔木　春大旱四月始雨　嚴武卒以郭英乂為成都尹　秋七月又旱冬十月吐蕃及回紇入寇逼京師未幾回紇請降郭子儀敗吐蕃於靈臺　閏十一月崔旰反寇成都郭英乂奔靈池　是年袁晁自台州又陷信明等州方伏誅而歙州人又殺其刺史

公辭幕府正月三日歸草堂五月下戎州至渝州六月至忠州秋至雲安

正月三日歸溪上　營屋
春日江村五首　春遠　莫登四安寺
絕句三首　屏跡　天邊行
柟樹為風雨所拔歎　喜雨
莫相疑行　赤霄行　去蜀
宿青溪驛　狂歌行贈四兄　苦雨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渝州侯嚴侍御不到先下峽　撥悶
聞高常侍亡　宴忠州使君姪宅
禹廟　題忠州龍興寺　哭嚴僕射歸櫬
放船　旅夜書懷　懷舊
雨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雲安九日
錦樹行　長江二首　奉漢中王手札
石硯　承聞故房相靈櫬歸葬東都二首
別常徵君　近聞　遣憤
鄭典設自施州歸　寄裴施州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　冬深
將曉二首　十二月一日三首
又雪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卷之十二

大曆元年丙午春二月吐蕃遣使來朝　杜鴻漸入蜀平崔旰之亂尋表旰為節度使　步將吳璘殺渝州刺史劉卞以反杜鴻漸討平之

公於是年春自雲安至夔州秋寓西閣

立春　懷錦水居止二首
老病　雨　南楚
子規　水閣朝霽　往在
客居　客堂　杜鵑
贈鄭十八賁　別蔡著作　答鄭十七郎
寄贈王將軍　寄韋有夏郎中　八哀詩八首

移居夔州郭　船下夔州　漫成
上白帝城　謁先主廟　同元使君舂陵行
武侯廟　八陣圖　贈崔評事公輔
曉望白帝城鹽山　陪諸公宴越公堂
白帝城最高樓　上白帝城二首　古柏行
負薪行　最能行　愁
遣悶呈路曹長　覽柏中丞兼子姪制詞
遣懷　正月十五前閣會　莫春
寄常徵君　園官送菜　課伐木
除草　引水　園人送瓜
信行遠修水筒　催宗文樹雞柵　示獠奴阿段
貽華陽柳少府　峽中覽物　憶鄭南玭

奉寄李十五秘書二首　雷
奉送王信州崟北歸　火
熱三首　六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七月三日　牽牛織女　毒熱寄崔評事
雨三首　歸鴈　晚晴
宿江邊閣　[illegible]　灩澦堆
瞿唐懷古　黄草峽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
覽鏡呈柏中丞　蘿村五首

卷之十三

壯遊　聽楊氏歌　秋日夔府詠懷

存歿口號二首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別崔潩音異　巫峽贈四男　君不見簡蘇徯
贈蘇四徯　別蘇徯　白帝
雨　雨晴　晝白
洞房　宿昔　能畫
鬬雞　歷歷　洛陽
驪山　提封　贈高式顏
偶題　吾宗
第五弟豐無消息二首　送田四弟
解悶十二首　哭王彭州掄　峽口二首
秋風二首　西閣二首　社日二首
江月　吹笛　孤鴈

遣愁　夔府書懷　十六夜翫月
贈李十五丈別　送覃二判官　江上
戲寄崔評事　西閣雨望　晚晴吳郎見過
九日諸人集于林　夜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　秋興八首
寄柏學士林居　詠懷古跡五首
殿中楊監示張旭草書圖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送殿中楊監赴蜀
孟冬　悶　雷
朝二首　雨二　晚
西閣夜　月圓　中宵
不寐　鷗　猿

自瀼西移居東屯茅屋四首　簡吳郎司法
又呈吳郎　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
[illegible]山人隱居　柏學士茅屋　東屯月夜
東屯北崦　夜二首
茅堂檢校收稻二首　秋野五首
傷秋　雨　秋清
[illegible]　瞑　雲
晨雨　天池　即事
獨坐二首　雨四首　反照
向夕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
十月一日　戲作俳諧二首
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二首　暫往白帝

刈稻了詠懷　柳司馬至　自平
又雨期王將軍不至　虎牙行
寫懷二首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有歎　寒雨　白鳧行
冬至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寄別李劍州　別李義　送高司直
白帝城樓　夜宿西閣　西閣口號
寄從孫崇簡　奉送卿二翁　白帝樓
夜歸　夜聞觱篥　前苦寒行二首
晚晴　復陰　後苦寒行二首
別張建封
卷之十六

三年庚申夏四月崔旰入[illegible]
吐蕃寇靈武九月鳳翔[illegible]鄭將李晟屠吐蕃定秦堡焚蕃積還
是年[illegible]殺開州刺史[illegible]之以殺楊子琳討平之
又商州兵馬使劉洽殺防禦使殷仲卿幽州兵馬使朱希彩殺節度
使李懷仙
公是年正月去夔出峽三月至江陵秋晚遷公安冬至岳
陽
元日示宗武　又示宗武　遠懷舍弟
太歲日　喜聞盜賊蕃寇總退口號五首
續得觀書　江梅　庭草
將別巫峽　送大理封主簿

大曆三年春出瞿唐　巫山縣留別
春夜峽州留宴　敬寄族弟唐使君
泊松滋江亭　行次古城店
乘雨入行軍六弟宅　上巳日宴集
宴胡侍御書堂　書堂夜月下賦絕句
江南逢李龜年　南征　地隅
歸雁　奉送李長史　陪李尚書泛舟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
蠶穀行　三絕句　和宋少府
重送鄭監前湖　惜別行送向卿　送崔侍御常正字
送宇文石首縣句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　水宿遣興

卷之十七

四年己酉春正月郭子儀入朝　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冬十月杜鴻漸卒　吐蕃寇關內靈州常謙光敗之

公春自岳陽之潭州未幾入衡州夏回潭州宗文卒秋欲適漢陽不果

卷之十八

五年庚戌夏四月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團練使崔瓘澧州刺史楊子琳道州刺史裴虯衡州刺史陽濟討平之

公年五十九春在潭州率舟居夏避臧玠亂入衡州欲往郴州依舅氏因至耒陽聞賊平回潭州欲歸襄陽道卒殯於岳陽

此詩敘事起而大意作結[illegible]言舉目之初遠則雲[illegible]
野入青徐近則秋峰秦碑荒城魯殿而以古意臨眺總之其
所感者深矣賦也

開元二十二年杜子自越中歸東都時作

遊龍門奉先寺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天闕象緯
逼雲臥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實書曰龍門在東都河南縣也志伊塞山一名伊闕黃鶴曰
唐志河南馮翊河中絳州及秦州成州皆有龍門山蓋此山
跨洛數郡也師古曰釋書招提者謂官者佛寺故寺謂之招
提或名伽藍或名道場其實一也○嶽鎮淵也猶雨日靈而見
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焉○復按

題遊字當作宿字蓋杜公宿奉先寺而作故詩內皆言宿寺
之景物末言欲覺而聞晨鐘使人有所感發而深省焉賦也

鄭駙馬宅宴洞中

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簟青琅玕春酒盃濃琥珀薄冰漿
碧碗瑪瑙寒誤疑茅堂過江麓已入風磴霾雲端自是秦樓
壓鄭谷時聞雜佩聲珊珊

寶曰鄭潛曜虔之姪也有孝行尚明皇臨晉公主公主
淑妃所生洙曰秦樓謂秦女弄玉吹簫於樓上鄭谷謂
真耕於谷口也詩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首言鄭
留客宴洞中其曰夏簟春酒冰漿皆宴客之物三聯言
洞細煙霧而言末則歸美主家待賓之意[illegible]賦也

重題鄭氏東亭

華亭入翠微秋日亂清暉崩石欹山樹清漣曳水衣紫鱗衝岸
躍蒼隼護巢歸向晚尋征路殘雲傍馬飛

(公自註亭在新安界鶴曰新安縣屬河南府前篇宴洞中是
夏作此詩乃秋作也洙曰爾雅山末及上曰翠微詩註水成
文曰漣水衣苔也隼鷙鳥也

夜宴左氏莊

風林纖月落衣露靜琴張暗水流花逕春星帶草堂檢書燒燭
短看劍引盃長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

鶴曰公有鄭貢之前遊吳越下第之後遊齊趙此云聞吳詠
者蓋因聞吳詠而思其地也○興而賦也首聯生次聯而草
堂在第三聯末則以它意樽開而語意洒落閑雅可愛其曰
月露暗水春星言夜曰燒燭引盃言宴曰花逕草堂言左氏

莊末曰詩罷聞吳詠而起扁舟之念不忘舊遊之地也

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
闊真堪託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

洙曰漢伐大宛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趙曰相馬經耳
欲銳而小如削筒頰延年賭白馬賦品藝驍騰○詩言胡馬
乃大宛之名馬而骨骼已成然耳峻蹄輕驍騰之勢所向無
前堪託死生雖萬里亦可橫行矣賦也

畫鷹

素練風霜起蒼鷹畫作殊㩳身思狡兔側目似愁胡絛鏇光堪
擿軒楹勢可呼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

洙曰㩳身猶竦身也隋魏彥深鷹賦立如植木望似愁胡類

曰鏇圓轆轤也黃山谷曰勢可呼謂可呼以獵也○首言畫
鷹而曰素練風霜起而畫作又殊語意便自清奇其曰思兔
以胡光堪擿勢可呼皆言畫作殊也末言何當真得此鷹以
擊凡鳥見毛血之洒平蕪也弐賦也

送裴二虬作尉永嘉

孤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故人官就此絕境與誰同隱吏逢梅
福遊山憶謝公扁舟吾已就把釣待秋風

夢弼曰裴虬字深父以爲溫州也洙曰漢梅福字子真九江
人爲南昌尉王莽專政棄妻子去九江傳以爲仙其後有見
福於會稽變姓名爲吳門卒趙曰謝靈運爲永嘉守好遊
山水時號謝公今其地有謝公巖○此詩設問起而荅之如
此以起中四句且曰吾之扁舟已就亦將待秋風而把釣於
彼矣賦也孤嶼亭豈溫州之亭名歟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
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迴

(公自註)相國製文(趙曰)冠冕指張司馬南極指南海(夢弼曰)
南郡新書大明宮中有麟德殿其殿三面亦以三殿爲名(趙)
曰三殿謂蓬萊殿紫微殿也鶴曰高帝紀百粤之兵服虔
註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此詩首言張司馬從南海故曰
冠冕通南極而文則相國所製故曰文章落上台次聯承上
文盖言製文勒碑皆本郡也三聯言張住南海水陸驛程之
景物也末言天遣此行不知何時回朝耶賦也

送人從軍

弱水應無地陽關已近天今君度沙磧累月斷人烟好武寧論
封侯不記年馬寒防失道雪沒錦鞍韉

(公自註)時有吐蕃之役(鶴曰)禹貢導弱水至于合黎(唐志)合
黎山在甘州弱水則柳子厚所謂西海之山有水散渙無力
不能負芥者陽關在沙州二地乃備吐蕃之所也沙磧自是
一名焉辭西方之害流沙千里註沙流而行貌如西州有磧
石磧北庭都護府有小磧是也○詩言自弱水陽關而渡沙
磧則累月無人烟言饒且遠也然既好武寧復論功則其
封侯且不記年言其盡忠而不急功也且此行雪將沒馬當
防失道戒之之詞賦也

白絲行

繰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象床玉手亂殷紅萬草千
花動凝碧已悲素質隨時染裂下鳴機色相射美人細意熨帖
平裁縫滅盡針線跡春天衣著爲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落絮
遊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輕舉香汗清塵污顏色開新合故置
何許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illegible]

夢弼曰殷紫黑色熨火展布也○此公傷才士汲引之難棄捐
之易而作此而賦也首曰繰絲須長不須白若越羅蜀錦之
殷紅凝碧豈須白邪故佳人玉手於象床之上量以金粟之
尺而紅碧亂動也次四句承上以起下盖以絲之繰繰而染
染而織織而量以及熨帖裁縫而成衣比才士汲引之難也
次言此衣著於春天而爲君舞不特蝶飛鶯語雖落絮遊絲
亦若有情焉故隨風照日宜若輕舉然比才士進用得時
之冝而民物皆悅也終言香汗清塵一或點污則用新棄舊

而置之何所耶比才士棄捐之易也末乃明言以結之且曰
帝忍獨哉而擢棄捐吁惜哉

高都護驄馬行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欻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
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
恩猛氣猶思戰場利腕促蹄高如踣鐵交河幾蹴曾冰裂五花
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
城知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

趙曰按史高仙芝開元末為安西副都護舊註以為高適非
也宋曰唐安西郡東至烏耆鎮去交河郡七百里南隣吐蕃
西連疏勒去葱嶺七百里北拒突厥貞觀中初置安西都護
府於西州顯慶中移於龜茲城欻忽也顏延年赭白馬賦顧

終惠養蔭本枝芳劉曰天馬歌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
服曼鄉曰相馬經馬腕欲促促則健蹄欲高高則耐險峻踣
踏也曾冰層積之冰也孝經曰西域傳大宛國多善馬嗜山
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牝馬置其下與集生駒號天馬子
天馬歌體容與兮逝萬里又曰霑赤汗兮沫流赭宋曰馬善
行者追風掣電走過如掣電言其疾也古樂府青絲繫馬尾
黃金絡馬頭三輔黃圖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門
之外有橋曰橫橋如淳曰橫音光○此詩言高都護胡青驄
之聲價則臨陣無敵能與都護同心而成大功次言功成而
惠養之無所不致然青驄未受伏櫪之恩以終惠養猶思戰
場之利以成厥功流沙應胡字雄姿猛氣應無敵與聲價次
備其形狀不凡日行萬里方看汗滿流血非良馬耶應首節

末言長安壯兒不敢騎者以其有追風掣電之才故也若夫
絲絡頭受君惠養而終老則何由出橫門以盡制敵之才耶
應第二節未受猶思之意云賦也

開元二十五年以後杜子遊齊趙時作

贈李白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
扈為誰雄

復按史李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十歲通詩書蘇頲見而異之
曰是子天才英特少加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為
任俠輕財重義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
徂徠山謂竹溪六逸趙曰晉書葛洪字稚川聞交趾出丹砂
求為句漏令北史齊高祖謂世子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

常有飛揚跋扈之志劉須溪曰飛揚跋扈亦詠太白耳正是
妙意舊註以為祿山且泛交涉惡乎可切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
被攜手日同行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入門高興發侍立小
童清落景聞寒杵屯雲對古城向來吟橘頌誰欲討蓴羹不願
論簪笏悠悠滄海情

宋曰陳書陰鏗字子堅善五言詩為當時所重東蒙山在兗
州後漢姜肱兄弟同被而寢趙曰北郭生指范十隱居修可
曰楚詞有橘頌晉張翰在齊王冏府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
蓴羹鱸魚膾遂命駕而歸○此公與李白同尋范隱居因發
高興而泥塗軒冕故作是詩也首言李有佳句似陰[illegible]我

交情如弟兄共被同行更想幽樹而尋苑隱居賦也又人
見其侍立之小童清楚而露累蘭砧也雲對城故高興之發
不能自已興也向也當冷橘頌自比志如屈原之不貳誰欲
思蓴鱸而浩渺今也不願富貴而論譽紛惟起江海之思爾

前出塞九首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土
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修可曰按唐西州交河在伊州西七百里河水分流繞城下
因以名之〇劉曰漢書寄業亡命山林顏註云命名也謂脫其
名籍而逃亡也〇一章述軍士言去故里而戚戚我情赴交
河而悠悠我恐且曰公家有程期不可亡命亡命則嬰禍羅
而累及父母矣既而曰我君土疆已高開邊一何多耶本乃

依我棄絕父母之恩而吞聲負戈以行[illegible]我[illegible]也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
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搴旗

洙曰梁簡文帝紫騮馬詩[illegible]鑣又宛轉青絲鞚亭
建詩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左太沖賦振衣千仞岡又云
斬將搴旗〇二章言離家已久然骨肉之恩豈能[illegible]且
男兒既介冑而生死未可期哉了不能受徒旅之相欺乃馳馬
疾下萬仞之岡以試斬將搴旗之才試也

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丈夫誓許
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夢弼曰三秦記隴山天水大阪也俗歌云隴頭流水鳴聲嗚
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故名嗚咽水漢武帝獲白麟作麒麟閣
閣以繪功臣像〇三章言軍士於嗚咽水磨刀曰水赤乃知手
為刃傷欲輕嗚咽水而心緒已亂安得不斷腸邪雖然丈夫
自誓以死許國復何憤惋之有我它日圖功臣於麒麟閣上
則戰骨其當速朽敗亦壯士能自寬者賦也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路逢相識
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

洙曰送徒字如高帝為亭長為縣送徒驪山是也〇四章言
送徒之吏有所嗔責於戍卒而遠戍自謂我亦有身既為戍
卒生死即當向前何勞爾吏之怒耶既而路逢相識附書與
六親云今日兩相決絕不復能同苦辛矣豈不可哀也哉賦
也此與二首第三句意思相似而明白痛快則過之矣

迢迢萬里餘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隔河見胡

騎倏忽數百群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

夢弼曰漢衛青少時父使牧羊皆奴畜之有相青曰貴人也
官至封侯後拜為車騎將軍〇五章言送徒之吏管領我萬
里外以赴三軍然軍中苦樂各不同而主將寧能盡聞邪
且隔河見胡騎倏忽之[illegible]百群突然而至況我始為奴僕聽人
指使幾時能樹之功自為主將邪賦也此殆不甘為人下
而思欲自奮者也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
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六章言[illegible]擒王立國之道皆有限則苟能制夷狄之侵
陵使之來王豈在殺傷之多哉賦也此詩極經邦之理人
之有能聞此亦可[illegible]當焉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層冰間已去漢月
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修可曰漢書高祖將兵擊匈奴會冬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
三〇七章言雨雪而軍士山行之苦且去家已遠而築城未
已因浮雲之南征思欲還鄉而不可得耳賦也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為我奔虜其名王
歸繫頸授轅門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
修可曰列士傳眉間尺楚人干將鏌鋣之子楚王夫人常於
夏納涼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後產一鐵楚王命鏌鋣
鑄為雙劍一雌一雄鏌鋣乃留雄而以雌進楚王劍在匣中
常悲鳴王問群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也王大怒
收鏌鋣殺之眉間尺乃為其父殺楚王黃曰越絕書曰楚王

杜詩卷一　十

作鐵劍二枚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
楚引大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
漢書霍去病衛青擊匈奴虜名王貴人以百數唐曰漢紀註
名王謂有大名以別諸小王也韓曰周禮設車宮轅門註云
次車以為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〇八章言單于入寇我軍一
出彼軍即敗虜其名王而係頸轅門矣既而曰我已潛身備
行列則一勝何足論哉此蓋言其有功而不伐也斯人也其
孟之反之倫歟賦也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中原有鬬
爭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九章言我從軍已十年能無功乎言亦有功也若衆人則以
苟得為事我則不然羞雷同也大抵戎狄不知禮義故有鬬
爭今中原且有況戎狄乎大丈夫有平定四方之志安可
困窮而務苟得耶亦上章不伐之意賦也

題張氏隱居二首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
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乘興杳然迷出
處對君疑是泛虛舟
鶴曰竹溪六逸有張叔明又公雜述有張叔卿意叔明叔卿
止是一人卿與明有一誤耳不然亦兄弟也石門屬齊州深
曰史天官書敗軍破國之墟下積金寶上皆有氣今詩意謂
不貪故夜識其氣也莊子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
有褊心之人不怒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〇此詩言
求友於春山而伐木丁丁雁冰雪而餘寒尚在到林丘而斜

杜詩卷一　十一

日未落此言隱居之幽深也識金銀氣則不貪矣與麋鹿遊
則遠害矣此言張氏之虛靜也末章自言乘興而來杳然迷
其出處對君疑若泛虛舟然賦也
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留霽潭鱣發發春草鹿呦呦杜酒偏勞
勸張梨不外求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
洙曰杜康善造酒潘岳閑居賦張公大谷之梨〇此詩言張
氏時相見而以晚興見留霽潭春草言晚興求梨勸酒言邀
留而以歸醉無愁結之此足以見主賓相敬之深禮意之厚
也賦也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

秋水清無底蕭然淨客心掾曹乘逸興鞍馬到荒林能吏逢聯
璧華筵直一金晚來橫吹好泓下亦龍吟

大樹將軍公自註員外季弟執金吾見知於代故有下句○
公祖嵩言與之問齊名有交承之契故過其舊莊而敬慕之
心不能自已於末四句猶多感慨悲愴蓋曰公之池館寥落
於首陽之下凡枉道而來者祇從其入而吟詩者許更過之
乎其尊慕之心爲何如哉於是淹留不去而問老宿寡甍探
聯而向山河且言更職公之弟見大樹而多悲風其感愴之
情見於辭表賦也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所憂因
寄此詩用寬其意

二儀積風雨百谷漏波濤聞道洪河坼遙連滄海高職思憂悄
郡國詐撤放舍弟卑棲邑防川領簿曹尺書前日至版築不
時操難假黿鼉力空瞻烏鵲毛燕南吹畎畝濟上沒蓬蒿螺蚌
滿近郭蛟螭乘九皐徐關深水府碣石小秋毫白屋留孤樹青
天失萬艘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倚賴天涯釣猶能掣巨鼇
稱曰唐志臨邑縣屬齊州河南道洙曰漢書考城令王渙謂
主簿仇覽曰枳棘非鸞鳳所棲謂曰汲冢紀年周穆王東至
九江以黿鼉爲橋梁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齊地紀云渤海
東有碣石徐關亦齊地山海經東海度索山有大桃屈蟠三
千里名曰蟠桃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此
詩首四句言苦雨黃河泛溢次八句言隄防之患簿領所憂及
書至之事次八句言燕南濟上徐關碣石之泛溢應首節末
言吾老雖同泛梗然想蟠桃而利涉此水且將倚賴一釣而
掣巨鼇所謂用寬其意者是矣賦也

大寶初衛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累土爲山一
匱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瓷甌甌甚安矣旁植慈
竹蓋茲數峯嶔岑嬋娟宛有塵外數致乃不知興之所
至而作是詩

一匱功盈尺三峯意出羣望中疑在野幽處欲生雲慈竹春陰
覆香爐曉勢分惟南將獻壽佳氣日氛氳
稱曰太夫人公之祖母盧氏也洙曰書爲山九仞功虧一匱
匱土籠也師曰陸機草木疏南方生子母竹今慈竹是也又
謂之孝竹述異記漢章帝三年子母竹生白虎殿前時謂之
孝竹群臣作孝竹頌詩如南山之壽○詩意蓋謂一匱之功
僅自盈尺而三峯之意殆若出群其曰疑在野欲生雲指慈
竹而春陰覆香爐而曉勢令皆狀出群意末言將獻壽果
太夫人而佳氣日多宛有塵外氣象賦也

李監宅二首

尚覺王孫貴豪家意頗濃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且食雙魚
美誰看異味重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
稱曰按靈怪錄李令問開元中爲秘書監好美服飫饌以奢
聞有炙驢罌鵝之屬撩毒取味今詩有異味重之句豈令問
乎洙曰唐高皇后竇氏父毅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畫
二孔雀屏間請婚者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聞數十皆不
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于帝師曰隱如隱几之隱黃
希曰異味字見左傳蒙求曰楚國先賢傳孫儁李元禮俱
娶太尉桓玄之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
也○此詩首兩句生中二聯其曰開孔雀隱芙蓉且食雙魚
美誰看異味重皆狀王孫貴豪家意而以門闌多喜色女婿

近乘龍結之多少氣象更玩尚覺文意廣覆曰開曰隱曰帆
食誰看等字自不寒儉賦也
華館春風起高城烟霧開雜花分戶映嬌燕入簷迴一見能傾
座虛懷只愛才臨邛官雖舊騎名是漢庭來
相如傳一座盡傾皆慕其風采也○此詩首一句起下三句
言華館其第三聯美其能好賢下士且曰臨邛車雖云舊騎名
是漢庭而來言其終爲世用不久屈於此興而賦也

覆舟

巫峽盤渦曉黔陽貢物秋丹砂同隕石翠羽共沈舟羇使空斜
影龍居悶積流篙工幸不溺俄頃逐輕鷗
夢弼曰此詩諷玄宗好神仙黔陽郡秋貢丹砂等物以供燒
煉之用至舟覆而使者獨回也洙曰郭璞江賦盤渦谷轉左

傳隕石于宋趙曰羇使空斜影寫出押船使者船覆而無聊
之意○此詩言黔陽所貢丹砂翠羽其舟覆於巫峽故同丹
砂於隕石積翠羽以沈舟說明皇求仙之燒煉及後宮之侈
服也末四句言舟既覆矣使者空餘其斜影而龍居悶物之
積流惟篙工幸逐輕鷗以出耳賦也
竹宮時望拜桂館或求仙姹女凌波日神光照夜年徒聞斬蛟
劍無復爨犀船使者隨秋色迢迢獨上天
洙曰前漢禮樂志武帝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昏祠至
明夜常有神光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望拜百官侍祠皆肅
然動心焉郊祀志武帝時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令長
安作飛廉桂館山谷曰竹宮桂館皆譏諷玄宗好神仙夢弼
曰丹訣姹女隱在丹砂中註姹女真汞也曹子建洛神賦云
波微步羅襪生塵呂氏春秋荊人佽飛得寶劍渡江中流兩
蛟繞舟幾次佽飛拔劍斬蛟乃得濟晉溫嶠宿牛渚磯下世
傳其中多怪物嶠遂然犀角照之○此詩以漢武竹宮望拜
之神光照夜桂館求仙之姹女凌波比明皇燒煉丹砂之舟
覆也故曰徒聞有斬蛟之劍無復見爨犀之船言皆無救於
覆舟惟使者凄涼獨回朝耳賦也

天寶初載杜子在齊州時作

玄都壇七言 六韻寄元逸人

故人昔隱東蒙峰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
崖結茅屋屋前太古玄都壇青石漠漠常風寒子規夜啼山竹
裂王母晝下雲旗翻知君此計誠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鐵鎖
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

夢弼曰玄都壇漢武帝所築在長安南山子午谷中鄭曰元
逸人隱道士也有神仙之術洙曰東蒙以蒙山在東故云屬
兗州趙曰蒼精龍劍也蔡曰春秋繁露云劍佩於左蒼龍之
象鄭曰後漢公孫瓚劍銘含景吐商劉曰周穆王與王母會
於瑤池雲旗霓裳擁族自天而下漢武內傳王母曰太上之
藥有廣庭之草碧海琅玕道藏經晉時有戍卒屯於子午谷
入谷之西澗水窮處見鐵鎖下垂約百有餘丈戍卒欲挽
引而上有虎蹲踞焉道家有洞天福地○按此公再遊齊時
而元逸人居長安之子午谷故公作此以寄之首言逸人今
昔之所隱居等事次寫屋前玄都壇之異末言逸人致身福
地誠長往之計賦也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賈濟陸皇嘉北渚凌清河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雲山已發
興玉珮仍當歌脩竹不受暑交流空湧波蘊真愜所遇落日將
如何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
公自註時邑人蹇處士等在坐鶴曰李邕北海即李邕也天寶
初邕為汲郡北海二郡太守歷下亭在齊州以有歷山故名
夢弼曰青齊皆山東之國故稱東藩北渚即北海郡清河乃
濟河郡蓋相近洙曰後漢志中二千石此言早蓋朱兩輪貴大
家東征賦望河濟之交流謝靈運詩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
傳江淹詩悠悠蘊真趣○此詩美李北海歷下之宴名士多
也曰言有雲山以發興玉珮以當歌而水竹之間炎暑不侵
則其樂為何如哉既而歎曰當此之時誠蘊真趣甚適我懷
其如日將西墜何且貴賤俱為物役此樂難再矣賦也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跡籍臺觀舊氣溟海岳深圜荷想自
昔遺堞感至今芳宴此時具哀絲千古心主稱壽尊客筵秩宴
北林不阻蓬蓽興得兼梁甫吟
師曰清湖指鵲湖也今齊州廨舍中大池是也地志歷下亭
在清湖之北跡籍臺觀舊謂此亭有圖籍載後齊所築今之
芳因其舊跡敞新亭也氣溟海岳深謂此城憑岳帶海海岳
之氣溟濛然深邃也鄭曰堞城上垣也禮記絲聲哀詩宴之
初筵左右秩秩蜀志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

登歷下古城員外孫新亭亭對鵲湖時李之芳自尚
書郎出齊州製此亭　北海太守李邕

吾宗固神秀體物寫謀長形制開古跡曾冰延樂方太山雄
地理巨壑眇雲莊高興泊煩促永懷清典常含弘知四大出
入見三光負郭喜粳稻安時歌吉祥
師曰曾冰延樂方謂此亭夏月陰涼如積冰然可以延引
歡樂之方耳方讀如方術之方洙曰易既有典常又含弘
光大老子域中有四大此借用言四方廣大無所不見也

暫如臨邑至㟙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

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間鼉吼風奔浪魚跳日映山暫遊阻詞
伯却望懷青關靄靄生雲霧惟應促駕還
鶴曰㟙山湖豈即李邕詩所謂鵲湖耶㟙與鵲必有一誤趙
曰李員外應在青關故有却望之句

冬日有懷李白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短褐風霜
入還丹日月遲未因乘興去空有鹿門期

復按白本傳天寶初至長安故公在齊州懷之也洙曰左昭
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角弓既享宴于季
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
弓遂賦甘棠漢書貢禹短褐不完註短者如僮豎所著布長
襦也褐毛布也師曰還丹九轉丹也晉王子猷雪夜乘興訪
戴安道後漢龐德公攜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返

天寶五載杜子自齊州歸長安時作

贈翰林張四學士垍

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賦詩拾翠
殿佐酒望雲亭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內分金帶赤恩與荔
枝青無復隨高鳳空餘泣聚螢此生任春草垂老獨漂萍儻憶

山陽[illegible]
鯤曰增張垍說之子尚寧親公主明皇眷之即禁中置內宅寵愛
衍曰晉天文志華蓋九星所以蔽覆帝座[illegible]
座也漢成帝微行常與張放俱時董賢云燕燕尾涎涎張公
子時相見深曰漢光武與嚴光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
曰拾翠殿在東內景福殿東南望雲亭在景福殿西翰林曰制
誥本儀賢學士領之令翰林學士得分掌故云兼綰以紫泥
封誥故曰紫誥以黃麻紙上訓詞謹嚴如六經翰林
拜命日賜金荔枝帶高鳳高飛之鳳也晉嵇康阮籍為竹林
之會山陽康所居也向秀復經山陽作聞笛賦○此公與張
學士故舊其有所干而作也首言張有貴戚恩寵之榮次自
述年老無復附鳳翼以希榮進徒泣聚螢以傷不偶耳故此

生雖任春草而委之命矣然垂老獨漂萍又可傷也張公子
倘憶念故舊則此悲歌能一聽以薦達之乎賦也吁終不聞
張有所汲引其亦所謂竊位者歟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特進群公表天人夙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鵬服禮求毫
髮惟忠忘寢興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仙醴來浮蟻奇毛或
賜鷹清關塵不雜中使日相乘晚節嬉游簡平居孝義稱自多
親棣萼誰敢問山陵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能筆飛鸞聳立章
罷鳳騫騰精理通談笑忘形向友朋寸腸堪繾綣一諾豈驕矜
已忝歸曹植何知對李膺招要恩屢至崇重力難勝披霧初歡
夕高秋爽氣澄樽罍臨極浦鳧雁宿張燈花月窮遊宴炎天避
鬱蒸硯寒金井水簷動玉壺冰瓢飲唯三徑巖棲在百層謬持

[illegible]酒如澠濟寶劍可全一絲丹梯庶可凌淮王門有客終
不愧孫登
彥輔曰讓皇帝之長子璡封汝陽郡王加特進漢官儀
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莊子
馬蹄可以踐霜雪又鵬之徙於南冥也摶扶搖而上九萬里
劉孝標論不雜風塵魏志邯鄲淳數曹植之才謂之天人今
云已忝歸曹植公以況己之遇王也後漢杜密李膺名行相
次時人亦稱李杜以前有李喬杜固今云何知對李膺公謙
辭也晉衛瓘奇樂廣曰見此人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漢
東方朔論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註蠡瓢也左傳齊侯曰
有酒如澠有肉如陵註澠水名在齊劉向傳淮南有枕中鴻
寶苑秘書註亦道術篇名藏在枕中不漏泄也謝靈運詩躡

步凌丹梯漢淮南王安好古愛士招致賓客有八公之徒晉
書隱逸傳孫登好讀易撫一弦琴嵇康從之遊將別謂曰先
生竟無言乎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
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
○此公美王德業之盛學問之精聖眷之隆待友之篤末乃
自述家貧遇之寵若是則將示以周行也首四句頌王之德
賦而比也次八句言王惟忠服禮而聖眷愈隆次十二句美
王孝義學業待友次公自言忝王知遇之恩自初歡至于今
日四時不變劉戩飄然寄棲而蒙寵遇若是則濩落無餘全
一絲而丹梯或可凌乃知淮王之門有客如八公之徒終何
愧於孫登也此賦而比也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

今代侍御尹逢人間孔融青囊仍隱逸章甫尚西東鼎食爲門
戶詞場繼國風尊榮瞻地絕疏放憶途窮濁酒尋陶令丹砂訪
葛洪江湖漂短褐霜雪滿飛蓬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謬慚
知劍子真怯笑揚雄盤錯神明懼謳歌德義豐尸鄉餘土室難
說祝雞翁

(公自註)南故廬在偃師承韋公頻有訪問故有下句(鮑曰)韋
濟嗣立之子也自河南尹遷尚書左丞(趙曰)漢李膺爲河南
尹而孔融造門爲上客故公以爲比(洙曰)晉郭璞妙於陰陽
筮曆嘗受業於郭公得青囊中書九卷孔子居宋冠章甫之
冠(趙曰)鼎食者列鼎而食以言韋尹之貴下句又美其善詩
能繼國風也晉陶淵明性嗜酒嘗爲彭澤令詩首如飛蓬後
漢劉子訓有神異之道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

數百人後曰遁去遂不知所止揚雄草太玄或謝雄以玄尚
白雄作解嘲曰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嘲龜龍
不亦病乎爾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虞詡曰不
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治政咸稱神明漢地理志偃師
有尸鄉列仙傳祝雞翁居尸鄉山下養雞百餘各有名字呼
名則種別而至〇此詩首言頻承尹之垂問然猶隱逸東西
而無所成也且尹爲鼎食之家而詞華地望之尊乃憶窮途
疎放之士如甫者焉次八句皆自述窮途疎放之事末言尹
在河南有神明之政德義之歌然尸鄉雖餘土室而亦難說
祝雞翁矣蓋言韋之爲尹政治公平難私於我也賦也

飲中八仙歌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
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
川銜盃樂聖稱避賢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
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
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
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焦遂五斗
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蔡元度云)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韻無害亦三百篇
分章之意也(須溪曰)不倫不理各極其平生極其醉趣古無
此體無此妙謂爲八仙良糊又曰八篇近之吾意後如題畫
人自一二語集之成歌像其醉中大口而成更見佳趣第雖
爲拘檢者道耳(洙曰)賀知章會稽人少爽曠善談說爲秘書
監汝陽王璡嘗於明皇前醉不能下殿上遣人掖出之璡謝

罪曰臣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唐志酒泉今肅州城下有泉
味甘如酒李適之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天寶初代牛仙
客爲左丞相後爲李林甫所中罷政賦詩云避賢初罷相樂
聖且銜盃試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晉同習日宦萬談侍御
史崔宗之謫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至金
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晉□曾與夏侯
玄共坐時人謂之蒹葭倚玉樹蘇晉頲之子也學浮屠術嘗
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寶之常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
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李白天寶初至長安見賀知
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召
供奉翰林猶與酒徒醉於市帝坐沉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
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

思帝愛其才數宴見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鞾力士素貴恥
之摘其詩以激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之白自知不爲親近
所容益傲放不自脩與知章輩爲酒中八仙又懇求還山帝
賜金放還遂浮游四方又𣸸宗泛白蓮池召白作序時白已
被酒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張旭善草書每大醉呼叫狂走乃
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及醒自以爲神後漢張芝好草書韋
仲將謂之草聖焦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酬對如注射
時目爲酒吃

樂遊園歌

樂遊古園崒森爽煙綿碧草萋萋長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
酒平如掌長生木瓢示真率更調鞍馬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
園白日雷霆夾城仗閶闔晴開詄蕩蕩曲江翠幕排銀牓拂水

低回舞袖翻緑雲清謳飲聲上却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
先悲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盃亦不辭聖朝已知賤士醜一
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洙曰）按西京記樂遊園漢宣帝所立唐先天中太平公主於
原上置亭游賞其地四望寬敞每上巳重陽士女於此祓禊
登高車馬填塞朝士詞人賦詩翌日傳於京師鶴曰唐志德
宗時李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乃著令與上巳
九日爲三令節即是前此以正月晦日爲節也三秦記長安
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爲秦川（趙曰）長生木瓢乃木瓢脩長而
生者用之以酌酒（夢弼曰）西京記開元間築夾城自大明宮
至曲江芙蓉園仗天子來幸之仗也（洙曰）漢禮樂志遊閶闔
觀玉臺應劭曰閶闔天門也又天門開詄蕩蕩如淳曰詄讀

如迭詄蕩蕩天體堅清之狀晉潘尼洛水詩翠幕映洛湄左
㓊林屋館記崑山平圃銀牓相輝（彦輔曰）西京記高帝令戚
夫人歌出塞望歸之曲後宮齊唱聲入雲霄○按公自註此
詩乃晦日於賀蘭長史筵醉中作首一節言樂遊園之高而
四面寬敞且公子之華筵而秦川對酒示真率而用木瓢狂
歡賞而調鞍馬如芙蓉園夾城仗閶闔曲江之銀牓翠幕皆
在目中誠帝王州之歌舞地也末一節却憶往年人醉之時
身升平之樂雖數莖白髮固所不允然百罰深盃亦所不辭
則其樂可知矣今我未醉而先悲者蓋以天地間一物亦自
荷皇天之慈得遂生成而聖朝已知賤士之醜至於飲罷無
歸處安得不悲歌也哉

渼陂行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遊渼陂天地黤慘忽異色波濤萬
頃堆琉璃琉璃汗漫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
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錦帆相爲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鷖
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沈竿續縵深莫測菱葉荷花淨
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黑半陂已南純浸山動
影裊窕沖融間船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
亦吐珠馮夷擊鼓群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
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
樂何其多
（鶴曰）按長安志渼陂在鄠縣西五里（趙曰）以水味美故謂水以美
名終南長安南山也（洙曰）木玄虛海賦沖融沆瀁實際山名
在鄠縣東南有大定寺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馬[illegible]

湘妃弃二妃也到仙傳鄭交甫遊漢見二女解珮與之遊
禮樂志余文秀華庶旄翠旌○此詩言岑參兄弟好奇而携我來遊此陂乃有哀樂之異態賦也首四句言岑之携我來遊而天地忽異色且以起下文次四句言不遊而事殊興極以發應雖慘忽異色次四句言聞船而氣候而喜甚次八句形容陂之深且潤也應琉璃汗漫舟入次四句言陂之靈異應好奇及事殊興極與惡風白浪等句而愁雷雨之至末言向來哀樂何其多難歲不我與而老及之矣言行樂須及時也

今夕行

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爲歡娛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

淋曰說文博局戲六箸十二棊古者烏曹作博說苑塞行棊相塞謂之塞也莊子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左傳馮陵敝邑宋玉招魂成梟而牟呼五白註五白博齒也梟勝也牟倍勝也謂倍勝而呼骰子數也慕容寶與韓黃李根等樗蒱擲之曰世云樗蒱有神若富貴可期願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袒跣大叫南史桓玄聞劉毅起兵曰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蒱一擲百萬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此詩於咸陽客舍守歲相與博塞爲樂而作是詩也始言守歲之可爲樂而博塞焉次言博塞呼盧之氣象而以劉毅結之以寫遇難慨不羈於此可見且以應英雄有時亦如此云賦也

天寶六載公應詔退下時作

贈韋左丞丈濟

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時議歸前列天倫恨莫俱鶺鴒原荒宿草鳳沼接亨衢有客雖安命衰容豈壯夫家人憂几杖甲子混泥途不謂矜餘力還來謁大巫歲寒仍顧遇日暮且踟躕老驥思千里飢鷹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

公自註濟之兄恒亦爲給事中修可曰唐六典左右丞掌管轄省事糾舉憲章宋曰漢韋賢及子玄成皆以經術爲相詩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檀弓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晉荀勗有中書監遷尚書令有賀之者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中書疑遷晉人比天上鳳皇池月令養衰老授几杖襄三十年傳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趙孟召而謝過焉曰使吾子辱在泥途久矣乃武之罪也吳志陳琳荅張紘書曰小巫見於大巫神氣盡矣魏武樂府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魏志陳登謂呂布曰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揚去孫楚鷹賦飢則易呼[illegible]弼曰唐書韋思謙高宗時爲尚書左丞子承慶嗣立武后時並知政事嗣立二子恒濟濟天寶中授尚書左丞三世並爲省轄世罕其比○此公箕韋汲引而作此首言左轄得人如濟而叙其門地尊榮爲時議所歸以及兄弟世美且弔且賀皆美其達而在上之詞有客以下皆自述其窮而在下之嘆以望其薦達也蓋曰我雖安命然年且衰老而家人憂其几杖混泥途宜矣然敢矜餘力而謁大巫也耶若友猶仍存顧

遇則老生尚可有爲如老馬飢鷹然也今君既登樞要識能
徹加感激則亦足慰我之羈萃矣賦也

敬贈鄭諫議十韻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思飄雲物外律中鬼神驚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野人寧得所天意薄浮生多病休儒服冥搜信客旌築居仙縹緲旅食歲崢嶸使者求顏闔諸公厭禰衡將期一諾重歘使寸心傾君見途窮哭宜憂阮步兵

夢弼曰破的先鋒皆以比諫議之詩筆也鮑明遠舞鶴賦歲崢嶸而催暮綵曰莊子魯君聞顏闔得道之士也使人以幣先焉使者致幣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後漢禰衡字正平有才辯氣剛傲好矯時慢物曹操怒之送與劉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後竟爲祖所殺季布傳辯士曹丘生謂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晉阮籍爲步兵校尉率意命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此公有望於諫議一諾之重而作也首四句美鄭詩義之知名而形容之次自述浮生多病旅泛失所末言使若求而諸公厭故期一諾之重以免窮途之哭使我寸心之傾倒也賦也

渼陂西南臺

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懷新目似擊接要心已領彷像識鮫人空蒙辨漁艇錯磨終南翠顛倒白閣影崷崒增光輝乘陵惜俄頃勞生愧嚴鄭外物慕張邴世復輕驊騮吾甘雜蛙黽知歸俗可忽取適事莫並身退豈待官老來苦便靜況資菱芡足旅結茅茨迴從此具扁舟彌年逐清流

洙曰莊子目擊而道存搜神記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時從水中出寓人家賣綃於南白閣近山名嚴君平隱於成都鄭子真耕於谷口皆修身自保張子房願棄人間事邴曼容免官養志自脩

城西陂泛舟

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動遲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盪槳百壺那送酒如泉

鶴曰城西陂即渼陂也夢弼曰檣帆柱也古詩象牙作帆檣隋煬帝錦纜龍舟以扇自障而歌故謂之歌扇○此詩主意全在首句若牙檣錦纜小舟應樓船簫笛歌扇舞筵應青蛾末言有小舟相繼送酒以盡歡其於宴樂之意爲何如哉賦也

送張二十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

好去張公子通家別恨添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御史新驄馬參軍舊紫髯皇華吾善處於汝定無嫌

洙曰後漢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時人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晉郗超爲桓溫參軍府中語曰髯參軍○此詩首四句言張參軍去秦赴蜀使我別恨有加無已後四句言因張參軍呈楊侍御言侍御與我相善於爾必見愛也賦也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

鶴曰文八潚意是韋堅所通之漕渠蒼頡曰豕語泰以雲杜
訟雲拭也

雨來霑席上風急打船頭越女紅裙濕燕姬翠黛愁纜侵堤柳
繫幔卷浪花浮歸路翻蕭颯陂塘五月秋

贈陳二補闕

世儒多汨沒夫子獨聲名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卿皂鵰寒始
急天馬老能行自到青冥裏休看白髮生

鶴曰後漢圖書在東觀梁曰司馬相如字長卿上讀子虛賦
而善之曰朕不得與此人同時楊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
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此詩有尾俱對律度整暇
唯第二聯似對非對近世謂之偷春格者是也其曰寒始急
老能行休看白髮生者蓋勉其勿以衰老畏懦而不諫爭哉

而比也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
函近御筵曉漏追趨青瑣闥晴窗點檢白雲篇揚雄更有河東
賦唯待吹噓送上天

梁曰武后初置匭以受四方之書設理匭使玄宗改爲獻納
使常受封事起居舍人與之同省故亦得收封事[illegible]
拘限清切禁詩退食自公漢儀察泰皁囊封版故曰封事[illegible]
彥能詩撝官青瑣闥漢成帝時有爲揚雄文似相如者上以
雄待詔承明之廬從祭后土還上河東賦此蓋公托[illegible]以自
況時公欲獻賦正有望於田君也○此詩言獻納之[illegible]
切之禁所任必才賢也第三句應獻納司存任才[illegible]

句應雨露邊清切禁也曉漏入朝則追趨青瑣闥[illegible]
則點檢白雲篇言退食從容也末章其自負而有望於田也
至矣卒不聞有所薦達之者可惜哉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郎阻雨未遂馳賀奉寄此
詩

今日西京掾多除南省郎通家惟沈氏謁帝似馮唐詩律群公
問儒門舊史長清秋便寓直列宿頓輝光未暇申安慰含情空
激揚司存何所比膳部默悽傷貧賤人事略經過霖潦妨禮同
諸公長恩宜布衣忘天路牽騏驥雲臺引棟梁徒懷貢公喜
颯颯鬢毛蒼

夢弼曰長安即漢之西京言西京假漢以美唐也南省郎謂
禮部馮唐爲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

郎具以實言以此東美晚年除郎也希曰宋之問傳魏建
安後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及之問沈佺期
又加靡麗學者宗之號爲沈宋此以擧東美長於詩也趙曰
唐沈既濟有良史才爲史館修撰今詩謂儒門舊史長則東
美乃其胄也晉潘岳秋興賦序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
直于散騎省漢明帝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不許曰郎官上
應列宿出宰百里公大父審言嘗爲膳部員外郎故云默悽
傷備可曰劉孝標廣絕交論王陽登而貢禹喜○復按公自
註府掾四人同日拜郎故起句及之繼敘沈氏通家及老而
爲郎與詩律儒門等事賦也次言清秋便於寓直列宿頓有
輝光今我雖未暇申夫安慰然含情而徒爾激揚且沈之司
存斯除膳部而我懷默有悽傷蓋大父嘗歷此職故也次自

言貧賤人事略欲斷[illegible]而[illegible]以慨世之況丈乃躇泛之行
恩愛之及豈以我布衣而忘之耶必有以春遇我者而我已
老無能爲也徒懷貢公之喜耳然也

崔駙馬山亭宴集

蕭史幽棲地林間蹋鳳毛洑流何處入亂石閉門高客醉揮金
椀詩成得繡袍清秋多宴會終日困香醪

師曰蕭史乃秦女弄玉之婿以比崔駙馬踏鳳毛即次蕭
鳳去之意也夢弼曰洑洄流也漢賦潮波汨起洄洑[illegible]
武后使東方虬宋之問賦詩先成者得錦袍○此詩前四
句言駙馬山亭之景後四句言駙馬宴集之事賦也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

今人棄如土

趙曰史記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鮑叔終善遇之管仲曰生
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洪[illegible]曰只從俗語說起古意便自
高妙

兵車行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
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
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
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
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
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
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
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
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
天陰雨濕聲啾啾

洙曰詩有車轔轔注云車聲又蕭蕭馬鳴注不諱諱也古樂
府不聞耶孃喚女聲但聞黃河之水流濺濺何說曰咸陽橋
即長安城外橋師曰點行者漢史謂之更行以丁籍點照上
下更換差移防河謂禁隄備河決營田如漢趙充國營田菜
兼事則耕有事則戰寓兵於農之意里正一里之長也嚴耽
傳武帝好征伐四夷開置邊郡隋西域傳吐谷渾城在青海
西四十里青海乃吐蕃之地○師曰此詩爲玄宗用兵吐
蕃而作託漢武以風刺也夜按首一節言以丁籍點行之頻
故耶孃妻子相送而牽衣頓足攔道以哭哭聲震天可哀也

已賦也次言役使無期度且爭地以戰殺人之血如海水作
生上開邊之心未已故內郡荒涼盡丁壯征戍而婦女耕作
州縣疲弊於誅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以致中國空虛重可
哀也次言長者雖有問勞役夫其敢伸恨乎且如今年之冬
征戍未已而索租甚急則租稅從何出耶乃曰信知生女好
而生男惡也所謂伸恨者是也末言青海之上古來白骨誰
收但聞新鬼舊鬼之哭亂不爲之哀痛耶此詩首言人哭末
言鬼哭中言內郡凋弊民不聊生而不敢伸恨吁爲人君而
有窮兵黷武之心者讀此詩亦當爲之惻然興閔而以撫安
中夏爲心寢兵四夷爲意斯可致殊俗之治矣

投簡咸華兩縣諸子

赤縣官曹擁材傑軟裘快馬當冰雪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

老骨欲折南山豆苗早荒穢青門瓜地新凍裂鄉里兒童項領
成朝廷故舊禮數絶自然棄擲與時異況乃疎頑臨事拙饑臥
動即向一旬弊衣何啻聯百結君不見空牆日色晚此老無聲
淚流血

趙曰京邑屬縣有赤有畿其治畿者爲赤縣曰前漢地志杜
陵屬長安古杜伯國宣帝築陵因曰杜陵公所居之地也楊
惲傳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耳熱仰天撫缶而呼烏烏其
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
須富貴何時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
之青門董京被衣百結之衣本傳申包胥泣盡而繼之以血

天寶七載杜子在長安冬杜東都時作

醉歌行

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速世上兒
子徒紛紛驊騮作駒已汗血鷙鳥擧翮連青雲詞源倒流三峽
水筆陣獨掃千人軍只今年纔十六七射策君門期第一舊穿
楊葉真自知暫蹶霜蹄未爲失偶然擢秀非難取會是排風有
毛質汝身已見唾成珠汝伯何由髮如漆春光淡沲秦東亭渚
蒲牙白水荇青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酒盡沙頭
雙玉瓶衆賓皆醉我獨醒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躑躅涕淚零

洙曰晉陸機字士衡作文賦馬二歲曰駒鷙鳥隼類也三峽
明月峽巫山峽廣澤峽漢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史楚有
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晉郤詵曰漢趙壹
傳咳唾成珠玉詩曰杲杲秦東亭即京城門外東亭送別者多於
此處○按公自註從姪勤落第歸作此以別之首言其年少
能文善草書而以驊騮鷙鳥比之詞源應能文筆陣應草書
獲美之之詞也次言汝身少射策即期首選其自知矣然今
雖下第乜時擢秀亦易易爾尚何慮耶慰解之之詞也且以
憑然爲驊騮之意云況汝年少已能文汝伯已老何由少壯
我賦而比也秦東亭送別之所也雖春光景物之美奈何日
杲杲而風吹客衣花冥冥而樹攪離思是以酒盡賓醉而我
獨醒也至於吞聲而泣涕零傷貧賤別離之苦耳興而賦也

贈比部蕭郎中十兄 此書階

有美生人傑由來積德門漢朝丞相系梁日帝王孫蘊藉爲郎
久魁梧秉哲尊詞華傾後輩風雅藹孤騫宅相榮姻戚兒童惠
討論見知真自幼謀拙愧諸昆漂蕩雲天闊沈埋日月奔致君
時已晚懷古意空存中散山陽鍛愚公野谷村寧紆長者轍歸

老任乾坤

（公自註甫從姑之子）趙曰唐比部屬刑部洙曰漢丞相蕭何
梁武帝姓蕭漢紀梁紀溫雅有蘊藉周勃傳勃魁梧奇偉晉
魏舒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舒曰
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嵇康爲中散大夫居山陽性絶巧而好
鍛備可曰韓非子齊桓入山問父老此何谷曰臣舊畜牛生
犢以子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旁鄰以臣爲愚遂
名爲愚公谷○此詩首八句美蕭十郎中家世德業之盛中
四句敘姻戚宅相自幼見知持謀拙有愧於諸昆耳且以
承上起下末八句自敘漂蕩沈埋年已老而致君懷古之念
空存而不得有所設施應謀拙也誠如是則將歸老於山陽
野谷而任乾坤矣兄寧能枉駕過我否乎賦也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頃見徵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鱗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僚上猥誦佳句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踆踆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

深曰前漢班氏敘傳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群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所好也易師貞丈人吉漢樓護傳王邑居丞[illegible]賤子上壽易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揚雄好詞賦每擬相[illegible]魏曹植字子建善屬文賦詩唐李邕有才名後進想[illegible]其西王翰文士也杜華常與遊從華母崔氏云吾聞孟母三[illegible]從吾 今欲卜居使汝與王翰為鄰唐新書甫少貧不自振客[illegible]齊趙吳越閒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史原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潘安仁西征賦言長安之勝曰南有玄灞素滻北有清渭濁涇史范雎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范元實曰山谷謂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予以此槩考古人法度如子美此詩首二句乃一篇主意也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耳自

杜詩卷一　三十六

甫昔少年日至再使風俗淳皆言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illegible]而文備故已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見韋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謂真知者謂傳誦其詩然韋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固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踆踆又將入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然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夫如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韋亦不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舍各有定處不可亂也 往投公於韋左丞凡兩贈詩初則冀其有所汲引而作次則自言其無薦達之意辭之而作吁大臣職在薦賢而不薦是蔽賢也故公辭之是矣且於此足以見公之[illegible]而豪氣[illegible]讀之令人感慨不能自已聞者足戒先儒又謂甫遭逢[illegible]以辭章致君堯舜上豈知杜子者哉此尤學者所當察故及

遣興二首

天用莫如龍有時繫扶桑頓轡海徒涌神人身更長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吞聲勿復道真宰意茫茫

夢弼曰漢志天用莫如龍[illegible]用莫如馬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十洲記扶桑在碧海[illegible]樹同根更相依倚故曰扶桑轡[illegible]向九疑維六龍於扶桑曹植書曰不我與思仰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此詩言天用莫如神龍然猶有時係於扶桑[illegible]海徒湧者蓋有神人在[illegible]而苟或頓轡則性命不存徒

杜詩卷一　三十七

也強非以比聖賢之處困厄苟全性命於亂世可也倘或不
然何取乎亡則何益矣故云呑聲勿復道眞宰意茫茫若曰
天難忱云爾

地用莫如馬無良誰復記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意君看渥洼
種態與駑駘異不雜蹄齧間逍遙有能事

易坤馬地類行地無疆良謂良馬也崔豹古今註始皇有馬
曰追風漢書馬生屋洼水中○此詩言地用莫如良馬無良
復誰記此日有千里之馬追風掣電誠可君意第看渥洼
之種自有能事而與駑駘不同矣以比賢不肖之異趣也

送韋書記赴安西

夫子欻通貴雲泥相望懸白頭無藉在朱綬有哀憐書記赴三
捷公車留二年欲浮江海去此別意茫然

夢弼曰晉丁彬書雲泥異途矣懸隔千金冀論老人之性
必恃其老無有藉在帝曰唐志元帥節度使有掌書記一人
詩一月三捷漢東方朔待詔公車註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
所詣○此詩言韋君在此老夫每蒙哀憐而慰藉今忽通貴
而爲書記將赴安西三捷之地若雲之在天矣然我在公車
已二年若泥之在地君既去誰慰藉我耶此而不達則我將
浮海而去今與韋別後會茫然不知其期而離愁別恨意在
言表賦也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配極玄都閟憑高禁禦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碧瓦初寒
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盤根大猗蘭奕
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
移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冕旒俱秀發旌
旆盡飛揚翠柏深留景紅梨迥得霜風筝吹玉柱露井凍銀牀
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

趙曰以廟在洛城之北故曰配極也玄都漢書音義禁苑之
折竹以懸纕連之使人不得往來也周禮春官守祧註云
曰桃遷主之所藏也又地官掌節註節猶信也班孟堅西都
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註金莖銅柱也定功曰老
子坐指李樹爲姓而唐以爲聖祖故曰仙李盤根大漢茎
王后夢日入其懷以七月七日生武帝於猗蘭殿奕葉稱
世也太史公不作老子世家而置於列傳明皇註道德經
自註廟有吳道子畫五聖圖係曰吳道子陽翟人善畫高祖太
宗高宗中宗睿宗像於玄元廟風乎調製第科之風至與

也銀牀井欄也古詩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
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久之見周之
衰乃遂去經傳拱漢皇謂漢文景崇尚黃老也老子谷神
不死是謂玄牝○此詩首言玄元廟守而形容之且言老君
累世有光而史載之列傳不入世家是遺失之也其道德經
付之今王矣謂明皇註道德經也次入句言吳道子畫五聖
圖次言廟中景物末言老君身退終尊之顯晦若谷神不死
更於何鄉養拙耶賦也

遣興五首

朔風飄胡鴈慘澹帶砂礫長林何蕭秋草萋更碧北里富薰
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鄰客九月猶絺綌
深曰左太沖詩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葛之細曰絺粗曰

○第一首以朔風胡鷹長林秋草比世道之變亂時也兩
貧富有不同者比而賦也
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騂弓金爪鏑白馬蹴微雪未知所馳
逐但見莫光滅歸來縣兩狼門戶有旌節
箋曰秦武安君白起長陵人頭小而銳○詩明發不寐又騂騂
角弓鏑矢鋒也蹴躡也詩孟驅從兩狼兮○第二首言將士
之得志而以白起比之賦也
箋以用而割言以明自前蘭然白露下桂折秋風前府中羅舊
尹沙道尚依然共沐蕭京兆今爲時所憐
箋曰莊子人間世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
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凡拜
相府縣載沙填路自官城至其第名沙堤明皇誅蕭至忠然

常懷之○第三首言蕭京兆沙道□故爲時所憐而以漆言
蘭桂比其自取之耳比而賦也
猛虎憑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脚忽看皮寢
處無復睛閃爍人有甚於斯足以勸元惡
箋曰曹操縛呂布布曰縛太急操曰縛虎不得不急也○王之
臣左傳譬之禽獸吾寢處之矣○第四首言元惡大憝終當
正典刑故以猛虎遭急縛而寢處皮爲喻比而賦也○一云
朝逢富家葬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大纓縷百夫行送者各有
悲不須羨其强君看束縛去亦得歸山岡
箋曰吳志諸葛恪傳孫峻殺恪以葦席裹其身而篾束其
腰投之於長陵石子岡○第五首言人不必羨其富家之葬
而後亦爽比入各有死而歸七雖束縛而去亦得歸山岡

失賦也
八載杜子在東都九載冬回長安時作
贈畢四曜
才大今詩伯家貧苦宦卑饑寒奴僕賤顏狀老翁爲同調嗟誰
惜論文笑自知流傳江鮑體相顧免無兒
箋曰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江淹字文通鮑照
字明遠皆有詩名趙曰唐中宗嘗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公
蓋用此言也與畢各有子以傳其家學也○詩言畢四才大
爲當今之詩伯但家貧而宦卑耳第二聯承第二句而形容
其栖栖之狀三聯應首句而歎同調無知之者惟自笑耳末
乃言但得有子以傳家學則窮達非所恤矣賦也
故武衛將軍挽詞三首

嚴警當寒夜前軍落大星壯夫思敢決哀詔惜精靈王者今無
戰書生已勒銘封侯意疏闊編簡爲誰青
箋曰晉陽秋云有星赤而芒角投于諸葛亮營俄而亮卒鍾
士季檄蜀文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漢吳祐傳青簡註火炙簡
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汗簡○首四句言將軍之死
而士卒與主上相與思慕哀傷之不能自已末四句言王者
今無戰而將軍封侯之意亦踈矣今既死而墓銘已勒後將
垂名於青史矣賦也
舞劍過人絕鳴弓射獸能銛鋒行愜順猛噬失蹻騰赤羽千夫
膳黃河十月冰橫行沙漠外神速至今稱
箋曰銛利也言兵威之行寇皆欣然效順驕壯貌言如猛
虎之猛噬而蹻騰者爲之失喪其性命也脩可曰家語赤羽

皆向羽若月千夫賸害所賸者千兵也〇言其弓矢之技
精妙而褐歌行效順且爲獸即失蹄騰處過人絶射獸能
後四句言當十月河氷之時以弓矢横行沙漠之外而亦狩
旗之所指即得千夫之賸其用兵之神速人到于今稱之則
比天思其敢決哀詔惜其精靈亘矣賦也
青門去所阡絳水迢路人紛兩泣天意颯颯　部曲精幻
縱紙不驕無由覩雄略大樹日蕭蕭
三輔黄圖曰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或曰
青門絳水絳州也〇後漢光武紀註大將軍營有五部部校尉部
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〇詩言將軍將歸葬絳州自長安
挽而去天神皆爲之感傷其故何哉因奴尚且畏其部曲
精準之雄略從可知矣今也既逝雖略無由再見惟餘大樹

日以蕭蕭耳賦也

三韻三篇

高馬勿唾面長魚無損鱗辱馬馬毛焦困魚魚有神君看磊落
士不肯易其身
此詩言士尚志不肯輕身以取辱比而賦也
蕩蕩萬斛船影若搖白虹起樯椎牛掛席集衆功自非風動
天安置大水中
〔注〕椎牛所以享衆功〇此詩言大監守道人君不致敬盡
禮則不可屈致比也
十室多門戶小人自同調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要何當官曹
兩坐嘆一咲
春秋昌多門謂所交不一左傳晉政多門〇此詩言當時少
人阿悅取容以苟富貴故君子惡之而竊咲焉賦也

戲爲六絶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横今人指點流傳賦不覺前
賢畏後生
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
河萬古流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
都見爾曹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
魚碧海中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爲隣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
梁絶後塵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
師是汝師
〔注〕洙曰周書庾信字子山有盛才文章綺豔爲世人所尚唐武
后初楊炯王勃盧照隣駱賓王以文詞齊名號爲四傑漢兩
漢魏曹魏也屈原楚騷爲詞賦之祖宋玉屈原弟子也齊梁詩
文詞體格輕麗識者以爲文之弊始於齊梁焉〇須溪評曰精
意甚悲正是有所激發託於庾信與後來作者如楊王盧駱
亦豈易及哉爾曹輕薄不見稱數耳　二詩又只借盧王反覆
言之以爲縱使不及漢魏一時學者皆異材也爾曹自負不
淺然過都歷塊乃可一以極形容前輩之未易貶也註
謂盧王爲爾曹是矣後語意故又曰才力應難跨數公
數公翡上所指也〔?〕極纖巧之態我不見滄海中鯨

詩何方丘宋都恐更隨鄭公後耳其不及則斷斷不及矣然
不放它人出己上別更曰謂與三百篇相近不如愈合師前
人也

贈李白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羶腥蔬食常不飽豈無青精
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李侯金閨彥脫身事
幽討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
豕輔曰叅真訣有乾石青精飢飯其法即南燭草木葉雜莖
飯暴乾其色青加蠶珠食之延年丹書邑桑捨曰大藥者須煉
沙中汞能取銷黃金黃芽爲根藥水火鍊功深深曰江文通
別賦金閨之諸彥甚金閨金馬門也白嘗供奉翰林故云脫
謂汴州宋謂宋州瑤草乃珊瑚樹之類仙家用以合丹藥區

餌○時李白既辭朝客東都將爲梁宋之遊故公作此詩以
贈別賦也首自言客居東都已二年而所歷厭彼機變之巧
況對此胡羶之羶腥故憂之之深而蔬食常不能飽也然欲
遺世棲息乎山林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邪柰何苦乏大
藥之資故山林無我之跡耳今李侯乃金閨之彥而能脫身
從事乎幽討方將期我以拾瑤草㸃白能見機而作且復無
已之不能偕行云耳是時安史之跡已著故公憂之之深而
見於吟諷也復按晉書載記云羶腥之氣瀰漫河洛公詩中
往往用之

重經昭陵

草昧英雄起謳歌歷數歸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翼亮貞文
德丕承戢武威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陵寢盤空曲熊羆守
翠微再窺松柏路還見五雲飛
豕輔曰昭陵唐太宗陵也在醴泉縣西師曰易天造草昧註
草雜亂昧冥昧也言隋末之亂也書天之曆數在爾躬又予
欲左右有民汝翼又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又丕承哉武王烈
陵山陵也寢寢廟也熊羆守陵寢之兵也翠微山杪也夢弼
曰符瑞圖大明八年宣太后陵前後數有光及五色雲又有
五綵雲在松下如車蓋之○詩言隋末群雄並起曆數有歸
太宗持三尺劍以靖風塵一戎衣而天下定且貞文德以翼
亮高祖戢武威以丕承大業則聖謨之廣大如天故宗祀日
以光輝也今陵寢之盤空曲而熊羆之士守焉甫也再窺松
柏之路還見五雲之飛則福澤之霑被天下其無已乎賦也

讀杜詩愚得卷之一

古剡單復陽元

天寶十載杜子在長安所作

虢國夫人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涴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涴烏過切

奉贈太常張卿垍二十韻

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建標天地闊，詣絕古今迷。氣得神仙迥，恩承雨露低。相門清議在，儒術大名齊。軒冕羅天闕，琳琅識介珪。伶官詩必誦，夔樂典猶稽。健筆凌鸚鵡，銛鋒瑩鷿鵜。友于皆挺拔，公望各端倪。通籍踰青瑣，亨衢照紫泥。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能事聞重譯，嘉謨及遠黎。弼諧方一展，班序更何躋。適越空顛躓，遊梁竟慘悽。謬知終畫虎，微分是醯雞。萍泛無休日，桃陰想舊蹊。吹噓人所羨，騰躍事仍睽。碧海真難涉，青雲不可梯。顧深慚鍛鍊，才小辱提攜。檻束哀猿叫，枝驚夜鵲棲。幾時陪羽獵，應指釣璜溪。

夢弼曰按唐書張說二子均垍明皇時說在中書垍自翰林學士遷太常卿均亦供奉翰林洙曰漢郊祀志蓬萊方丈瀛州三神山在渤海中魏志三韓在帶方之南有馬韓辰韓弁韓三種禹貢註崑崙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太常卿掌樂故用伶官夔樂事漢禰衡在黃祖座上作鸚鵡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鷿鵜水鳥也膏中瑩刀晉王導謂虞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莊不知端倪註端緒也倪畔也漢元帝紀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爲大父母父母弟兄通籍應劭曰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後漢天子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漏刻銘云靈虬承注適越遊梁公自謂也馬援書云畫虎不成反類狗也莊子孔子見老聃出謂顏回曰丘之道其猶醯雞歟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張景陽七命曰楚之陽劒歐冶所營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註鍛鍊刻苦成材之義此言張卿恩顧我雖深而自慚鍛鍊之未至爾楊雄從孝成帝羽獵因獻賦以諷呂望釣於磻溪得玉璜遇文王載與俱立以爲師公蓋有望於張卿之薦同也○此張卿嘗吹噓而不達故公作此以謝之更望其薦也首言方丈崑崙建標於天地之外詣絕古今身非適得神界之氣而能承雨露之恩若是乎下文相門對言兒堂儒術才美詞華通籍亨衢公望皆當時挺拔之事不惟是而能事聞於重譯嘉謨及於遠黎弼諧方將一展班序更欲何躋此以上皆美張卿父子兄弟得氣之厚而承恩之渥也次公自述適越遊梁之時顛躓慘悽之謬知醯雞之微分於萍泛之漂流適桃陰之想舊蹊次遇吹噓而人羨欲騰躍而事睽擬碧海青雲雖涉而不可梯所以厚提攜而慚鍛鍊也雖然是猶檻束之猿可哀而鵲枝之鵲何依乎言張陪羽獵定應指釣璜之溪如文王之於太公矣呼其自負亦不淺淺也

贈衛八處士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

主學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
未及已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
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師曰】按唐史拾遺公與李白高適衛賓相友善時賓年最少
號小友昭元年傳高辛氏二子閼伯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
也后帝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
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為晉星曹子建詩主稱千金壽
古詩會面安可知○此詩首言人生會少別多動如參商且
百年能幾何時今夕與子相會則毛髮各已蒼然及訪舊則
半已死矣故驚呼而中腸熱也安知二十年之別再升堂而
相會邪且昔別君未婚今也再會則兒女成行能敬父友而
加之禮貌則主賓故舊驚愕之意焉得不感激邪明日一別

又未知後會看何故曰明月隔山嶽世事兩茫茫須溪謂陽
關之外此語為暢信哉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方知象教
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七星在北戶河漢聲
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
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
晏崑崙丘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
【公自註】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洙曰】西京雜記西京外郭城
進業坊慈恩寺西浮圖六級高三百尺永徽三年沙門玄奘
立頭陀寺碑正法既沒象教陵夷註謂為形象以教人孫綽
天台賦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山
經南方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舜所葬也穆天子傳周
穆王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又曰天子升崑崙之丘以觀
帝之宮韓詩外傳夫黃鵠一舉千里禹貢陽鳥攸居註隨陽
之鳥鴻雁之屬也【希曰】鴻雁[illegible]多用稻粱出戰國策○此公
登塔周覽託言四海混一[illegible]之卷荒而作歟首言塔
高颷烈自非曠達之士登此[illegible]成百憂矣方知象教之力足
可追夫冥搜次言登塔若穿龍蛇之穴而出枝撐之幽仰觀
則七星在戶河漢西流羲和少昊鞭日行秋俯視則小秦山
而渺涇渭但見一氣崑崙夷夏莫辨蓋言四海混一且以狀
塔之高而所見者遠也應首句且起下文於是思有虞之治
而首叫之而蒼梧之雲正愁不可得矣惜哉周穆觴王母於
瑤池且登崑崙而忘返焉以比玄宗之荒淫黃鵠以比賢人

隱遁鴻雁以比小人嗜利賦而比也

奉留贈集賢院崔國輔于休烈二學士

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閽氣衝星象表詩感帝王尊天老書題
目春官驗討論倚風遺鶂路隨水到龍門竟與蛟螭雜空無燕
雀喧青雲猶契闊陵厲不飛翻儒術誠難起家聲庶已存故山
多藥物勝槩憶桃源欲整還鄉旆長懷禁掖垣謬稱三賦在難
述二公恩
【鶴曰】公進賦上前之俾待詔集賢院召學官試文章崔于當
是試文之學官也【夢弼曰】天老指崔相也春官謂禮部也傳
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劉歙曰龍門在封州魚登者化為龍
故山指襄陽之峴山桃源在鼎州襄陽至鼎州無三百里
中有東西兩掖垣乃禁[illegible]也○公以元年獻三賦試文章待

再命重興細論文邪賦也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谷口舊相
得濠梁同見招平生爲幽興未惜馬蹄遙
〔趙曰〕第五橋在長安萬年縣郭外之西南谷口鄭子真與王
鳳有舊莊子與惠子同遊濠梁之上○首二句便自着雅次
聯承之流麗可愛三聯言陪鄭廣文同遊何將軍山林結曰
平生爲幽興故未惜路之遠而必遊焉賦也

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鮮鯽銀絲
鱠香芹碧澗羹翻疑柂樓底晚飯越中行
〔趙曰〕漢食貨志木千章註大材曰章○第二聯接第二句結
三聯應首句結曰翻疑柂樓底晚飯越中行言此中况若舊

遊之地也賦也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異花開絕域滋蔓匝清池漢使徒空
到神農竟不知露翻兼雨打開拆漸離披
〔趙曰〕戎王子或以爲月支之花名月支西域國漢使空到謂
張騫至西域止得安石榴種神農不知謂本草不載此花也
○此詩詠戎王子傀貼慨歎首尾備至非晚唐詠物者所可
同日語也

旁舍連高竹疏籬帶晚花碾渦深沒馬藤蔓曲藏蛇詞賦工無
益山林迹未賒盡捻書籍賣來問爾東家
〔洙曰〕碾渦謂碾之渦處水渦旋也〔鄭曰〕捻正作拈指取物也○首
四句極山林幽絕之趣末四句言詞賦之工無益山林之迹
未遠當盡捻書籍以賣來問爾東家卜居必遂隱淪之志可

乎賦也

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銀甲彈箏
用金魚換酒來興移無灑掃隨意坐莓苔
〔洙曰〕古詩十五學彈箏銀甲不曾卸晉阮孚爲常侍以金貂
換酒○首四句以山水箏梅之異態興三聯形容其好事
而質結語又自然真率賦也

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泉酒醒思卧簟衣冷欲裝綿野老來看
客河魚不取錢只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
〔趙曰〕磴石梯之道也雲門謂雲擁其山門○首一句言飛瀑
而下三句承之末四句言野老饋魚而歎其土風之淳朴與
它處不同賦也

棘樹寒雲色茵蔯春藕香脆添生菜美陰益食單涼野鶴清晨

出山精白日藏石林蟠水府百里獨蒼蒼
〔趙曰〕生菜得茵蔯春藕愈添其美食單鋪於棘樹之下陰益
其凉也○此言石林之蟠於水府百里之間獨爲奇秀而土
物亦異山鬼伏藏賦也

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䍦刺船思郢
客解水乞吳兒坐對秦山晚江湖興頗隨乞音氣
〔希曰〕唐安樂公主請昆明池爲私沼不得乃自鑿定昆池言
勝昆明也青荷葉酒盃也白接䍦巾也郢楚都也吳楚之人
善操舟與泳水也○此公於何將軍山林而憶昔遊之樂且
惜無郢客吳兒之刺船解水今也於此坐對秦山而江湖之
興頗相隨而不絕焉非幸歎賦也

床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醒酒微風

入聽詩靜夜分絺衣掛蘿薜涼月白紛紛

(趙曰)白紛紛言其在蘿薜之間如此也〇此言喜將更子弟能文而多書又醒酒聽詩至於夜分而掛絺衣於蘿薜涼月之間其清絕可勝言哉賦也其第二聯應首句後四句應第二句又第四句

幽意忽不愜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住回首白雲多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祇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

言將歸而幽意忽不愜心故出門而流水即住回首而白雲空多於歌舞也惟自笑耳其誰憐之然此山林之美雖風雨亦將與朋好相過也賦也

杜位宅守歲

守歲阿咸家椒盤已頌花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鵶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

(鶴曰)杜位乃公之從弟東坡與(子由)詩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櫪馬鬬喧譁正用此也晉劉臻妻元日獻椒花頌易勿疑朋盍簪此言用友會賓也列炬散林鵶言燭炬之明鵶鵲驚飛也〇首四句言守歲事後四句自歎將老而未達宜應放浪於醉鄉耳亦曠達詞賦也

天寶十一載杜子在京師時作

示從孫濟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噂𠴲且復尋諸孫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阿翁懶又覺兒行步奔所來為宗族亦不爲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具論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

(夢弼曰)濟字應物終給事中京兆尹(洙曰)詩噂沓背憎箋噂沓猶相對談語背則相憎也左傳盤飧加璧易自求口食孩輔也此詩譏風俗衰薄雖同姓不能無疑也〇首言平明出門不知何往蓋以權門噂沓且尋諸孫諸孫貧且無事宅舍荒涼如村落然堂之前後唯生萱竹且萱已死而竹不蕃其蕭條牢落之意可想矣賦也淘米二句戒其少求少求則於人無忤刈葵二句戒其謹守謹守則於己有益比也次言濟之營具飲食自覺其奔忙喻之曰我之來也爲宗族不爲盤飧豈若彼之利和實者哉薄俗如此固難具論濟也同姓自古所重幸勿受外嫌而見猜疑可也賦也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尚看王生抱此懷在於甫也何由羨且遇王生慰疇昔素知賤子甘貧賤酷見凍餒不足恥多病沉年苦無健王生怪我顏色惡答云伏枕艱難遍瘧癘三秋孰可忍寒熱可自相交戰頭白眼暗坐有胝肉黃皮皺命如線惟生哀我未平復為我力致美肴膳遣人向市賒香粳喚婦出房親自饌長安冬菹酸且綠金城土酥淨如練兼求畜豕且割鮮密沽斗酒諧終宴故人情味晚誰似令我手腳輕欲旋老馬為駒信不虛當時得意況深眷但使殘年飽喫飯只願無事長相見

(蒼舒曰)十洲記鳳麟洲在西海中其上多麟鳳仙家煮鳳喙麟角合煎作膠可續弓弩斷弦及斷折之金故曰續弦膠又曰連金泥菹酢菜也酥羊乳所為也色白如練土酥謂本土

之酥也劉鮮謂新殺者詩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此公病
後過王倚飲而贈之以歌也首言麟角鳳觜世人莫識至於
煎膠續弦則奇自見爾我看王生抱此麟角鳳觜之奇而生
又謂我有此奇在我何由羨哉此而賦也次言生素知我甘
守貧賤令過之可慰宿昔特所苦多病不健爾次六句言顏
色惡及多病無健也次言生力致美肴膳以應怪我顏色惡
之句末則謝之之詞言故人歲寒情味雖薄似之況加之深
一餐故喜折節言但使殘年飽喫飯只願無事長相見其情傾
寫如此視一飯之德必報者爲何如哉

陪李金吾花下飲

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細草偏
坐香醪懶再沽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

夢弼曰世說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也鶴曰金吾李嗣
業漢唐六典金吾將軍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

重過何氏五首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倒衣還命駕高枕乃吾廬花妥鶯捎
蝶溪喧獺趁魚重來休沐地真作野人居
首四句言問竹而得將軍報書相許重過故喜而命駕及至
如歸焉三聯寫其景物而以重來休沐地真作野人居結之
賦也

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雲薄翠微
寺天清皇子陂向來幽興極步屣過東籬
夢弼曰翠微寺在終南山之上皇子陂在萬年縣西南以秦
葬皇子起塚陂北原上得名○首言重來而酒尊坐榻尚在
然犬亦相迎故鴉護落巢之兒也若翠微寺皇子陂皆所素
步屣幽興之極處賦也

落日平臺上春風啜茗時石欄斜點筆桐葉坐題詩翡翠鳴衣
桁蜻蜓立釣絲自今幽興熟來往亦無期
首言平臺之上啜茗之時而人物各適其情自今已後幽興
既熟則來往亦頻矣賦也

頗怪朝參懶應耽野趣長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槍手自移蒲
柳家纔足稻粱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
夢弼曰甲言金鎖謂以金線連鎖之也槍言綠沈謂以綠色
之物沈染其槍也陶潛夏日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
自謂羲皇上人○此詩第二聯應首句第三聯應第二句而
以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結之其意趣悠遠非予美莫及

賦也

到此應嘗宿相留可判年蹉跎暮容色悵望好林泉何日沾微
祿歸山買薄田斯遊恐不遂把酒意茫然
師曰判年謂半年也○此公自歎息莫年未遂愛此林泉之美
故相過即留之長久也然將何時得祿置田其間以遂斯遊
耶又恐不遂此願故把酒而意茫然賦也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開府當朝
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青海無傳箭天山早
挂弓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可惜河湟棄新兼節制通智謀
垂睿想出入冠諸公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胡人愁逐北宛
馬又從東受命邊沙遠歸來御席同軒墀曾寵鶴畋獵舊非熊

分土加名數山河誓始終榮行遣戰伐契合動將軍勳業哥舒
工交鋭氣點中未為珠破咨巳見白頭翁壯節初題柱生涯獨
轉蓬幾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窮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
一長劍將欲倚崆峒

鄭曰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也鶴曰翰自
隴右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又加河西節度進封西平郡
王宋曰禹祖論功行封以蕭何功為第一兩隅謂突厥吐蕃
翰築城青海中吐蕃不敢近趙曰胡人每起兵則衛箭為號
天山即祁連山匈奴謂天為祁連燕頗趙之良將伐齊攻魏
皆破之衰四年衛綵絳勸晉侯和戎有五利吐蕃本西羌屬
散處河湟江婚間以翰兼河西節度使收復之也閏二年衛
人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
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文王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熊非
羆非虎非貔乃霸王之輔也於是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載歸
以為師禹貢註王者封五色土為杜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
土與之使立社燕以黃土苞以白茅茅取其絜黃土取王者
覆四方名數謂等其爵位輕重而為一名數也高帝封功臣
為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春申
君上客皆躡珠履成都有昇仙橋司馬相如題其柱曰不乘
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晉孫楚字子荊自負材氣多所陵傲參
石苞驃騎將軍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
事吳呂蒙字子明隨姊夫鄧當擊賊職吏輕之蒙殺吏回校
尉表雄自首承間言於孫策奇之引置左右崆峒山在西正
正當北番所入之道○此公蓋欲依開府從戎而投贈之也

首言今世何人之功第一蓋君王所偏馭者必英雄之士君
開府者真當時之傑其用兵畧地百戰百勝北則突厥西則
吐蕃兩隅皆空應首四句故青海天山無兵患真若廉頗魏
絳之所為也應次四句且君王每每惜河湟之棄故開府得
以新無節制其智謀為聖意所注出入為諸公之冠故皇都
特增氣際而西北亦皆歸順也次言受命出征歸來獻功而
加茅土之封蓋其用兵榮行者遺戰伐而勳業崇君臣契合
識動昭融而報效篤以上皆美開府之功業朝廷之寵錫賦
也次自言我年已老而未出門墻且壯歲亦曾題柱奈何轉
蓬以致途窮雖然公倘能留孫楚識呂蒙則我防身之劍將
倚崆峒以答效於開府矣

天寶十二載杜子在京師時作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王國稱多士賢良復幾人異才應間出爽氣必殊倫始見張京
兆宜居漢近臣驊騮開道路鵰鶚離風塵侯伯知何算文章實
致身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沉淪脫略磻溪釣操持郢匠斤雲霄
今已逼台鼎更誰親鳳穴雛皆好龍門客又新義聲紛感激敗
績自逡巡遠遠欲向天高難重陳學詩猶孺子鄉賦念嘉賓
不得同晁錯吁嗟後郄詵計疎疑翰墨時過憶松筠獻納紆皇
眷中間謁紫宸且隨諸彥集方覬薄才伸破膽遭前政陰謀獨
秉鈞微生霑忌刻萬事益酸辛交合丹青地恩傾雨露辰有儒
愁餓死早晚報平津

〔趙曰〕鮮于仲通也〔宋曰〕漢張敞字子高守京兆尹元帝即位
拜部郎初為敞充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肆錫色如華而赤

莊子郢人堊一𡙏其鼻端使匠石斲之山海經丹穴之山有咮
鳳後漢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詩序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漢鼂錯傳詔舉賢良高第爲都賦
序言侍從之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紫宸殿名公應詔退下
故有破膽陰謀之語也嚴龍論公卿者神化之丹青東方朔
傳臣朔飢欲死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身食一肉脫粟飯
故人賓客仰衣食皆以給之○此公有望於鮮于之薦達而
作也首言王國雖稱多士然異才間出賢良能幾何人哉今
見鮮于眞是異才賦而比也次言今侯伯雖無數而鮮于實
以文章致身而超等級賞容易而沉淪哉且脫略磻溪之釣
而搖持鄭匠之斤今雲霄已逼台鼎非公而誰耶以上美鮮
于之異才致身而超遷也次言鳳穴之雛龍門之客紛然感

激義發言仲通諷選人爲國忠立頌事奈何我則敗績而下
第故曰遑遑欲何向天高難重陳學詩猶孺子鄉貢惟
念嘉賓特自惜不得同鼂錯郄詵之舉賢良故計疏則疑文
章之凡下時過則憶故山而棲息宿昔曾獻納而紆皇眷中
間隨諸彥而謁紫宸將求伸而反屈蓋遭忌刻而破膽酸辛
指林甫乞先下尚書省試無一人及第事今鮮于交合丹青
之地恩傾雨露之辰有士祇愁餓死幸爲報平津侯給之衣
食可乎賦也

麗人行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眞肌理細
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
爲㔩葉垂鬢脣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
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紫駝之峯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筯
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廚絡繹送
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
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
勢絕倫愼莫近前丞相嗔

趙曰唐曲江遊賞莫盛於中和上巳此所以水邊多麗人也
洙曰漢書皇后稱椒房取其蕃實之義也詩執其鸞刀註刀
有鸞者言割中節也漢書註禁中黃門謂閹人居禁中在黃
門之內給事者周禮膳夫凡王之饋珍用八物註謂淳熬淳
毋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一云牛羊麋鹿麕豕狗狼山
海經註青鳥西王母取食者丞相楊國忠也○此詩蓋
爲貴妃三姊及國忠等貴驕而作也首四句泛言上巳節水

邊麗人容貌妍態之美次八句形容其服飾之華盛且及戚
里之貴次六句形容其魚肉之厭飫以及御廚之珍末章八
句首言音樂之哀賓從之多且貴并形容其貴驕氣象語極
含蓄聞者足以戒誠得詩人之風旨賦也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爲飢鷹未飽
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幷州兒脫身簿尉中始與雄
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一書記所愧國士知人實
不易知更須愼其儀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旣特達足
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常恨結歡淺各在天一涯
又如參與商慘慘中腸悲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
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琛曰曹子建詩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晉山簡遊高陽池有童兒歌曰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䍦舉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䖍曰攝楚言撫有罪者或謂唐時參軍簿尉受杖非也昌黎赴江陵詩栖栖法曹掾何處事卑陬何况親犴獄敲搒發姦偷此豈身受杖如漢諸署郎邪武威即涼州掾議以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王仲宣有從軍詩○此詩首言願休王師馬用窮兵爲戟須溪謂必愛與至但四句後全不相涉雖然觀者當自着眼次言飢鷹之附人以比高生之從軍也高生既身簿尉始辭據楚借問今得何官竊熱以向武威答曰哥舒表爲掌書記高嘗調封丘尉不得志客河西翰表爲書記也所愧國士見知故爾乃曰人實難知更須慎其成儀半爲有失戒之之詞誠若是則榮達可必矣此行苟得是以黙哉所思且丈夫功成名遂多在晚年幸勿躁進也之之詞也况我與子當悵各天一方結驩不深今又參商寧不悲乎又若驚風吹散鴻鵠不得追隨念于此行塵暗沙漠何時當來歸耶若邊城有暇須早寄從軍詩以慰解我之所思可乎賦也

戲簡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源明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氊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

許生五臺賓業白出石壁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何階子方便謬引爲匹敵離索晚相逢包蒙欣有擊誦詩渾遊衍四座皆辟易應手看捶鉤清心聽鳴鏑精微穿溟涬飛動摧霹靂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駮誰翦剔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闃

鶴曰許十一當是居五臺山學佛者鄭曰河北有五臺山即文殊師利鎮毒龍之所佛經以爲菩薩爲白慈業爲高僧傳曇鸞住汾州石壁玄中寺寺近五臺山粲僧粲可慧可也佛書貪著禪味是菩薩縛維摩詰一心禪寂攝諸亂惡記子夏曰吾離群索居亦已久矣易九二包蒙上九擊蒙項羽傳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註辟易驚却狼莊子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註玷捶鉤之輕重玷捶音點乎朵乎凡稱量村度皆曰捶一作揣音同琛曰前漢匈奴傳冒頓作鳴鏑應劭曰髐箭也帝系譜曰天地初起溟涬濛鴻陶潛謝玄暉發揮惠連也項籍傳諸將皆懾服莫敢枝梧註小柱爲枝斜柱爲梧西京雜記文帝良馬名紫燕騮雅駮知馬鋸牙食虎豹渾一作混○詩言予與許生俱學佛許業已白予則猶爲禪寂所縛也云何得借予之方便力引之爲仇匹耶然我離群索居已久晚復相逢而喜其擊蒙於是又聽其誦詩而四座爲之辟易蓋愛其得詩之妙趣而極其形容曰應手看捶鉤言其毫芒不失也曰清心聽鳴鏑言其發無不中也詩義之精微入乎溟涬物無不有也詩興之飛動摧乎霹靂物莫能間也枝梧謝亦莫能枝梧其與風騷共推排而有所感激矣其若是者由許用功於勇猛精進而致然也故以紫燕騄駮比之且許之用意人莫能知猶夜之寥闃無聞耳故予聽而愛之作是詩也賦而比也

夏日李公見訪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游貧居類村塢僻近城南樓傍舍頗淳
朴所願亦易求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牆頭過濁醪展席俯
長流清風左右至客意已驚秋巢多衆鳥鬬葉密鳴蟬稠苦遭
此物聒孰謂吾廬幽水花晚色靜庶足充淹留預恐樽中盡更
起為君謀
公自註李時為太子家令偃曰當是李炎避曰城南樓長安
城南公之所居也古今詮蓮花亦名水花○此詩因李公夏
日見訪於林居而寫其當時歎洽之真情賦也首言林居暑
薄故公子過我然所居之僻俗頗淳朴且其所須易求如下
文所云而展席與飲其涼如秋應暑氣薄次四句應遠林末
章言水花晚淨庶充淹留預恐酒盡而為之謀辦蓋所以致
其殷勤之意焉蓋是物外而情存者與

與鄠縣源大少府宴渼陂得寒字
應為西陂好金錢罄一飧飯抄雲子白瓜嚼水精寒無計迴
下空愁避酒難主人情爛漫持答翠琅玕
鶴曰鄠縣屬京兆陂在其境趙曰雲子言飯米飯也
傳王母曰太上之藥乃有風石雲子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
我青琅玕
九月曲江
綴席茱萸好浮舟菡萏衰百年秋已半九日意無悲江水清源
曲荊門此路疑晚年高興盡搖蕩菊花湖
夢弼曰西京記曲江以流水屈曲故名但說九日
地在荊州門外公疑龍山景物與曲江相似也
時因九判官詠作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宛馬總肥春苜蓿將軍只
數漢嫖姚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招麾下賴君才並
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趙曰使節指哥舒翰降王謂吐蕃九曲部落等款納款也洙
曰大宛馬嗜苜蓿草漢書霍去病為嫖姚校尉服虔曰嫖姚
音飄搖勁疾貌魏志陳留阮瑀字元瑜逃避曹洪欲使管記
室瑀不為屈漢田鳳為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曰
堂堂乎京兆田郎也○天寶十二載秋翰擊吐蕃技洪濟等
城收九曲部落是時嘗遣田梁丘獻捷而賦此以贈之乎首
言使節上青霄而降王宛馬皆獻捷之人物舉其事者而言
耳故數論之功如去病也次以阮瑀田鳳美梁丘末言麾下
賴君而賢才並入獨能無意向我漁樵之人乎亦冀其有所

薦達也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東山氣鴻濛宮殿居上頭君來必十月樹羽臨九州陰火煮玉
泉噴薄漲巖幽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閬風入轍跡曠原延
冥搜沸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幽靈斯可怪王命官屬休初聞
龍用壯擘石摧林丘中夜窟宅改移因風雨秋倒懸瑤池影屈
注滄江流味如甘露漿揮弄滑且柔翠旗淡偃蹇雲車紛少留
簫鼓蕩四溟異香泱漭浮鮫人獻微綃曾祝沉豪牛百祥奔盛
明古先莫能儔坡陁金蝦蟆出見蓋有由至尊顧之笑王母不
遺收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虬飄飄青瑣郎文采珊瑚鉤浩歌
綠水曲清絕聽者愁
鶴曰靈湫在驪山湯泉之東希曰楊雄校獵賦鴻濛沆茫註

汾[illegible]大[illegible]長安志[illegible]玄宗嘗以十月幸溫泉
歲[illegible]而歸[illegible]樹羽海賦[illegible]不占陰火潛然[illegible]一名
閬風周穆王欲使車轍馬跡遍於天下廣原崑崙東北維名
也海賦洪淋澹泞曾重也祝史穆天子傳天子至河宗奉
璧河伯祝佐之祝沉牛馬羊豕又六山之民献牯牛天子具之
豪馬豪牛註云以犛牛為五行志有载[illegible]色如金者是犛
給事中黃門侍郎日暮入對青瑣門拜謂之夕郎[illegible]馬季
良長笛賦中取度於白雪綠水註二曲名○此公於湯泉靈
湫奉同郭給事而作也首言驪山宮殿玄宗必以十月臨幸
而樹羽其上次言溫泉噴漲浴赤日而光艳空中之樓閣也
繼言幸驪山若閬風之入輾跡原之延賓搜萬乘廣拂天而
來觀其幽靈於斯可怖王乃命止宮属賦也次八句言幽靈
可怪之事次八句言玄宗駐車祭龍其鼓鼓與香之盛皎絹
為幣豪牛為牲命祝流之以祭古無其比賦也次六句豈郎
當時所見之幽怪耶不可拔矣未言郭給事之文彩歌綠水
曲清雅絶倫而聽者為愁言人莫能及也

天寶十三載杜子在京師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冑
曹參軍十一月往奉先

沙苑行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繚以周墻百餘里龍媒昔是渥洼生
汗血今稱獻於此死中穿北三千[illegible]青草不死食之豪
建西域無[illegible]攻駒[illegible]王有[illegible]苑門入門天[illegible]
也驌驦一[illegible]內外馬盈億伏[illegible]
在向空大行追逐絶[illegible]信沫[illegible]新[illegible]且[illegible]
奔突往往坡陀縱超越角壯翻同麋鹿遊浮深簸蕩黿鼉窟泉
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
亦有神

鶴曰寰宇記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馮翊縣南唐置沙苑監
掌牧養前漢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同州古馮翊
郡故曰左輔漢禮樂志天馬徠龍之媒西域大宛國馬生渥
洼水中日行千里至日中汗血詩騋牝三千周禮夏官庾人
掌攻駒註攻駒者其蹄齧者隔之左傳唐成公如楚有兩驌
驦馬魏武樂府老驥伏櫪詩在坰之野貁白馬賦雄志倜儻
精權奇又角壯永[illegible]海賦颾廣浮深○此詩賦沙苑而美驌
驦馬也首言沙苑繚以周墻於此牧養所獻之龍媒且苑中
雖寒尤有豐草騋牝三千食之而豪產西域所無故每歲攻
駒則冠於邊鄙賦也次言王臣司苑門而天廄如雲之屯惟
驌驦一馬春秋獨當御故內外之馬盡多空大存耳此其逸
群絶足固為殊傑而偏黨難奇實難具論也次言苑中之堆
阜坡陀可藏馬之奔突縱馬之超越有陸可以角壯有水可
以浮深且此馬浮深濞浴之時丹尾金鱗之巨魚出見者是
其異物而同精氣所以美驌驦之為龍媒也賦也

送蔡希曾都尉還隴右寄高三十五書記

蔡子勇成癖彎弓西射胡健兒寧鬭死壯士恥為儒官是先鋒
得材緣挑戰須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雲幕隨開府春城赴
上都馬頭金匼匝駝背錦糢糊咫尺雪山路歸飛西海隅上公
猶寵錫突將且前驅漢水黃河遠涼州白麥枯因君問消息好
在阮元瑜

公自註時哥舒翰入奏勒蔡子先歸（洙曰）漢書註桃戲擿樗
取米戰也古謂之戲歸夢錫曰金匼匝金絡頭也驥背負物
而以錦帕蒙之故曰猴綢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
隴西記諸州深秋朱白麥釀酒師曰公欲因問高適故以元
瑜比之○此詩言蔡都尉尚男以武藝得於哥舒之幕府
赴上都而狀其馬騎之飾今歸西海且為實將以備點則哥
舒將復有寵錫矣來者漢水去黃河尚遠涼州之白麥又秥
托蔡以問高書記安否賦也

寄高三十五書記

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主將收才
子崆峒足凱歌聞君已朱紱且得慰蹉跎

此詩主意在首二句既嘆高適雖老而名美且新詩又多而

句佳繼言哥舒能收錄人才既美名足副歌應信而未言聞
其今已朱紱亦足以慰爾蹉跎之恨矣賦也

秋雨歎三首

雨中百草秋爛死階下決明顏色鮮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
數黃金錢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
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修可曰）本草決明夏初生苗七月有花黃白色○第一首言
百草為雨久爛死惟草決明無恙又恐其涼風至而難獨立
故為之悲傷比也此蓋以當時善類獨立朝端危而作歎

闌風伏雨秋紛紛四海八荒同一雲去馬來牛不復辨濁涇清
渭何當分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父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
裯相許寧論兩相直

趙曰闌風伏雨言風雨之不已也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
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朝野僉載秋雨甲子禾
頭生耳○第二首言四海八荒風雨紛紛弗已馬牛涇渭不
能分辨而禾黍生芽黑爛農夫饑餓至於城中以衾裯換斗
米但得許有則不復論其直與否矣賦也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稚子無
憂走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雁翅濕高飛難秋來未曾見白
日泥污后土何時乾干音

（洙曰）詩衡門之下註橫木為門記儒有環堵之室註環堵面
一堵也五版為堵宋玉九辯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
兮得乾○第三首自言久雨常環堵不出而蓬蒿長惟稚子
無憂奔走往來於風雨中自兩催寒早雁亦難飛況一秋久

雨后土未知何時得晴乾耶殆亦老成見幾而矣小人得志
而喜之比也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今秋乃淫雨仲月來寒風群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所思碍行
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滻路迢迢天漢東願騰六尺馬背若孤
征鴻劃見公子面超然歡笑同奮飛既胡越局促傷樊籠一飯
四五起憑軒心力窮嘉蔬沒溷濁時菊碎榛叢鷹隼亦屈猛烏
鳶何所蒙式瞻北鄰居取適南巷翁掛席釣川漲焉知清興終

（公自註）隴西公即漢中王瑀王徵士琅琊王徽（希曰）唐志灞
為關內大川三輔皇圖涇水貫都以象天漢橋橫南渡以法
牽牛周禮六尺為馬莊子澤雉不蘄畜乎樊中註樊所以籠
雉○公以淫雨為之愁苦而賦此用寄二子意有在焉晉書

秋雨多而寒風早且群木萬家俱在雲水之中賦也次言所思之人為行潦所阻若牛女之隔天漢然是以領馳馬一見之以同歡咲而不可得故一一致之項起者數四不遑寧處憑軒以思而心力為窮賦也次以蕪蘭之波涸濁比君子之羅網鷹隼之屈鷙猛比風紀之失職苟若是則下民何以蒙其福哉比也其式聽而取適者惟比隣南巷耳君挂帆席以釣川瀨何知清興之終耶殆言隱處江海斯可矣賦也

上韋左相二十韻

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應圖求駿馬驚代得騏驎沙汰江河濁調和鼎鼐新韋賢初相漢范叔已歸秦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豫樟深出地滄海闊無津北斗司喉舌東方領搢紳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獨步才超古餘波德照隣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遵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才傑俱登用愚蒙但隱淪長卿多病久子夏索居頻回首驅流俗生涯似衆人巫咸不可問鄒魯莫容身感激時將晚蒼茫興有神為公歌此曲涕淚在衣巾

鶴曰韋見素繼父爵從明皇入蜀為左相此詩乃初拜同中書門下平章時所上左相追書也洙曰昭十七年傳鳳鳥氏曆正也黃帝名軒轅龍飛謂玄宗即位以來也書高宗命傳說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漢趙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楊雄即充國像而頌之梅福傳欲以三代之法取當世之士猶以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韋賢字長孺授昭帝詩宣帝即位

為丞相史范睢字叔更名姓曰張祿入秦昭王說之拜為客卿封應侯相秦傳經即賢賢父子皆以經術相繼為漢相也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之喉舌師曰書華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見素先為吏部侍郎於序中九漢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求見曳革履上咲曰我識鄭尚書履聲魏志管輅字公明明周易無不精微前漢陳遵字孟公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吳志周瑜云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司馬相如字長卿嘗有消渴病列子有神巫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莊子孔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厄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又豈足貴耶○此公乞憐於見素而作也首八句言君職等事次九韻言相業等事次四句言廟堂則知至理風俗則盡還淳人材俱已登用愚蒙但只隱淪結上文以起下文也次自述多病索居驅流俗似衆人且莫容身於故國其窮其達皆不可以問於巫咸故雖自傷年老然興若有神乃為公歌此則涕淚霑衣矣賦也吁悲哉

九日寄岑參

出門復入門雨脚但仍舊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沉吟坐西軒飯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難為一相就吁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大明韜日月曠野號禽獸君子強逶迤小人困馳驟維南有崇山恐與川浸溜是節東籬菊紛披為誰秀岑生多新詩性亦嗜醇酎采采黃金花何由滿衣袖

師曰列子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蜀地有名漏天古詩地

近漏天終歲雨漢制以正月旦造酒八月成名曰九醖一名醇酎○此詩當與苦雨奉寄隴西公之作參看首言苦雨不可出門故思君不能自已賦也節次以聲嗟氣歎發之目言雨之傷稼民無所依女得誅雲師而補天漏哉今也陰雲蔽日月而曠野號禽獸且君子小人俱不得其所賦兼比也次言久雨水漲恐浸南山是御黄衣為誰秀哉末言岑生能詩好酒當此霖雨想亦懷我采菊不盈衣袖也

官定後戲贈

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遥耽酒須微禄狂歌託聖朝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飆

〔宋〕曰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即解印賦歸去來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内諸官

先帝昔晏駕茲山朝百靈崇岡擁象設沃野開天庭即事壯重險論功超五丁坡陁因厚地却略羅峻屏雲闕虚冉冉風松肅冷冷石門霜露白玉殿莓苔青宫女晚知曙祠官朝見星空梁簇畫戟陰井敲銅瓶中使日夜繼惟王心不寧豈徒䘏備享尚謂求無形孝理敦國政神凝推道經瑞芝產廟柱好鳥鳴巖扃高嶽前嵂崒洪河左瀅濙金城蓄峻址沙苑交迴汀永與奥區固川原紛眇冥居然赤縣立臺榭爭岧亭官屬果稱是聲華真可聽王劉美竹潤裴李春蘭馨鄭氏才振古啖侯筆不停遣辭必中律利物常發硎綺繡相展轉琳琅愈青熒側聞魯恭化秉德崔瑗銘太史候鳧影王喬隨鶴翎朝儀限霄漢容思迴林坰轗軻辭下杜飄颻凌濁涇諸生舊短褐旅泛一浮萍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主人念老馬廨宇容秋螢流寓理豈愜窮愁醉未醒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

〔鶴〕曰橋陵唐睿宗陵本同州蒲城縣改爲奉先又升爲赤〔洙〕曰漢書宫車晏駕註天子初崩臣子之心猶謂宫車晚出也楚辭招魂象設君室靜安閒些易習坎重險也蜀王本紀天爲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修〕可曰孫綽詩遠山却略羅峻屏〔希〕曰自后以來内宦謂之中使禮記備物之享文視於無形高嶽嵩山洪河黄河也金城乃京兆屬縣華州亦有金城宫西都賦防禦之阻則天地之奥區焉莊子刀刃若發於硎後漢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崔瑗爲汲令有座右銘傳於世王喬爲葉令每月朔輒詣臺令太史伺望之言有雙鳧飛來乃舉羅得隻舄焉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七月七日乘白鶴於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虞〕音註下杜即今杜城韓詩外傳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問御者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此公謁經橋陵而作因呈縣内諸官也首一節言橋山陵寢制而形容張大之之詞也次言宫女祠官展於所事也次言王上孝思不已謹致備物之享尚猶求之無形孝理洽而文瑞應也不次言宸朝百靈壯重險羅峻屏並言山陵形勢而人物文彩德政若是也末乃自述胡儀服歸而言之者並以荒年兒女飢羸故也主人能素老馬之見憐而以作宇容之流寓如此於理豈適所懷耶故窮愁如醉何當擺脫俗累浮海遠世哉蓋亦乞憐之詞也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瀟洒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廈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誤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遣放歌頗愁絕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蹋崖谷滑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歡娛樂動殷膠葛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舞神仙煙霧蒙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群水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撐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廣不可越老妻既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

洙曰莊子瓠落無所容註猶廓落也詩註契闊勤苦也劉毅云丈夫蓋棺事方定矣黃允乘澒洞前旗之旗羽林倡偈之卒也相如賦張樂乎膠葛之寓註曠遠深貌唐書天子每年十月幸溫泉賜從臣浴趙曰衛霍比國忠輩也官渡即曹操袁紹相持之處列子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窸窣聲不安也掇拾也魏賦詩明明如月何時可掇○公自京赴奉先省家而幼子飢死故作此蓋曰吾平生以稷契自期將以康濟斯民今也為人之父不能保養厥子豈不大可愧也耶題曰詠懷有以也夫首自言衰老而意轉拙以稷契自比一何愚耶此四句乃一篇之綱領也次自言濩落而無所容雖老甘受勤苦然此志死則已矣不死尚冀一申如稷契然故窮年憂黎元而歎息熱中以是取笑於同學之友況它人乎乃浩歌而加激烈耳應首四句次言我亦有遺世之志第生逢聖君而不忍爲爾且當今構廈之具豈云缺哉言朝廷有人也然葵藿傾陽物性固有不可奪者而況於人乎顧我若螻蟻耳但當安分自求其穴胡爲慕彼大鯨輒欲偃乎溟渤自傲自憐之詞也以此自誤又耻干謁遂至于此然豈忍為塵埃所沒耶惜乎此志常欲一伸故未能易傾陽之志終有愧於巢由耳乃沉飲自遣而放歌益愁絕此節委曲悲憤最宜潜玩應第二節歲莫百草零至惆悵難再述言自京赴奉先時風候陰凝及道經驪山述其君臣留滯歡娛不恤民隱等事所謂憂黎元而腸內熱者政指此耳北轅就涇渭至川廣不可越言洪水之勢如山之高而河梁雖幸未坼然支撐之聲已窸窣此行旅所以相攀援而急渡也不然則不可越矣其曰官渡又改轍曰恐觸天柱折曰河梁幸未坼且以比禍亂之將作國勢之將危也次四句

言其奉先之由縱言入門聞號咷則幼子已飢死故爲之哀
而里巷之人亦嗚咽也然其所愧者爲人父不能養救子而
致飢死耳豈知秋禾已登而有此倉卒耶且我生常免租稅
名又不隸軍籍然撫迹猶且酸辛若平人固爲騷屑而不可
當矣於是默思失業之徒因念遠戍之卒故憂端齊終南
之山而不可掇矣讀此詩足以見公之抱負中間述留歡娛
等事豈非稷契口中語耶書曰詩言志豈不信哉

天育驃騎歌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是何意態雄且傑駿
尾蕭梢朔風起毛爲綠縹兩耳黃眼有紫焰雙瞳方矯矯龍性
合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伊昔太僕張景順考牧攻駒閱淸峻
遂令大奴守天育別養驥子憐神俊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

其材盡下故獨寫眞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
影嗚呼健步無由騁如今豈無騕褭與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
即休

洙曰天育廏名夢弼曰穆天子傳天子之馬走千里蕭梢搖
尾貌唐兵志監牧之制其官領以太僕張景順開元時人爲
監牧都副使大奴王毛仲也其父高麗人坐事沒爲官奴時
毛仲領內外廏按張說作隴右監牧頌德碑序云開元初牧
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上顧謂景順曰吾馬蕃育卿
之力也對曰帝之力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世說支道林
嘗養馬曰貧道重其神俊耳騕褭神馬也王良善御伯樂善
相馬○此詩歎良馬已死而畫圖獨存雖有千里之才復何
爲哉此也首言吾聞天子之馬日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
耶不然何其意態之深如是乎次乃狀其形性之異
皆所以形容其雄且傑言昔張太僕若收而閱其淸峻
憐其神俊耶今王毛仲之天閑當時四十三萬馬太僕歎
其才皆凡下故獨寫此驃騎之眞傳之世人今也既遠而物
化空遺形影於圖畫雖有千里之才何由騁騕褭皆節夫言
良馬常有而王良伯樂不常有誰能知之誰能篤取之惟死
卽休耳蓋以賢如伊傅者常有特無成湯高宗之賢君以知
遇之惟老死巖谷耳吁惜哉

驄馬行

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種夙昔傳聞思一見牽來左
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崷崒顧影驕嘶自矜寵隅目靑熒夾鏡
懸肉騣碨礧連錢動朝來少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赤汗

微生白雪毛銀鞍却覆香羅帕卿家舊物公能取天廄眞龍此
其亞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幷夜吾聞良驥老始成此
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時俗造次
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騏驎地上行

洙曰晉王濟解相馬杜預常稱濟有馬癖趙曰張衡西京賦
隅目高 註隅目目有角也趙白馬賦雙瞳夾鏡西域傳武
帝遣使持千金以請宛善馬褚白馬賦曰刷幽燕晝秣荊楚
穆天子傳乘八駿之馬春秋考異記曰地生月精爲馬月數
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師曰太常良御勑賜馬也李鄧
公愛而育之命甫製詩趙曰馬愛賜於君不可以與人鄧公
愛而育之非是故以馬癖戲之且曰人共知疾之之詞也首
言鄧公皆閱物得大宛花驄思欲一見不可得今也牽入

皆爲之神竦且驚之雄姿逸態亦自頭影驕嘶而矜其餘
曰假目曰肉騣皆狀驄之異相也次言少試之而手生赤汗
怕獲銀鞍雖千金不足以酬其高價此良御家君賜之犧物
而鄧公能取之晝洗則深騰屋滑朝趨則夜至幽幷豈非天
廄真龍之亞耶亦譏之之詞也次言良馬老始成數年後人
見之則更驚矣豈有如馬之四蹄不與八駿齊名乎且世上
何得卒致此物自非雲霧晦冥神物降精安得生此良馬近
聞下詔求之以當天子之御肯使此馬在世上耶其曰馬癖
曰矜寵曰儁物曰能取曰下詔曰肯使皆不予之之詞也
天寶十四載杜子在奉先時作

人日二首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氷雪鶯難至春寒花較遲雲隨白水

落風振紫山悲蓬鬢稀疎久無勞比素絲
梁條曰東方朔占書歲後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豕四
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八日爲穀其日晴主
所生之物育陰則災○詩言元日至人日皆陰寒氷泣造人
民畜產皆不得以遂其生成而傷之耳然我衰憊已久無勞
比鶴髮之長年失賦無興也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咲俗相看樽前柏葉休隨酒勝裏金
花巧耐寒佩劍衝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須彈早春重引江湖
興直道無憂行路難
趙曰四民月令元日進椒柏酒洙曰歲時記人日剪綵爲花
勝以相遺或鏤金薄爲人勝以像瑞圖之形伯牙鼓琴志在
流水默翁曰前四句言世俗人日之景物後四句言少陵人
日之景物賦也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

今日潘懷縣同時陸浚儀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天宇清霜
淨公堂宿霧披晚酣留客舞鳧舄共差池
洙曰潘岳自河陽轉懷縣陸雲出補浚儀令此指楊奉先崔
白水也世說桑落河多美酒趙曰有劉墮善釀酒熟於桑落
之辰因得名庾信從蒲州守乞酒詩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
枝○此詩首言楊奉先白水崔明府九日宴會之時物風景
而以晚酣留客舞鳧爲其差池結之其愛客之心爲何如哉
賦也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烟霧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

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
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得非玄圃裂無乃瀟湘翻
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
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
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欹岸側島秋毫末不見
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在
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
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爲在泥滓青鞋布
襪從此始
黃鶴曰祁岳鄭虔皆善畫隨楊素畫傳於契丹故以爲號玄
圃在崐崙瀟湘二水名吳越志天姥山與括蒼山相連振聲
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染竹竹斑妃死爲湘水神十朋曰南

史何胤字子季隱居不仕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耶山雲門寺

歎庭前甘菊花

庭前甘菊移時晩青蘂重陽不堪摘明日蕭條盡醉醒殘花爛熳開何益籬邊野外多衆芳采擷細瑣升中堂念兹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風霜

師曰甘谷名漢武帝西置甘涼瓜沙等州其谷産菊可以入藥○此詩言俊瑣細衆芳多采以升堂而歎甘菊培植失時而不堪摘結根失所而纏風霜也殆亦小人得志君子失所之意

天寶十五載杜子自奉先往白水自白水攜家往鄜州閒肅宗卽位自鄜羸服奔行在遂陷賊中

蘇端薛複筵簡薛華醉歌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複得之名譽早愛客滿堂盡豪傑開筵上日思芳草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千里猶殘舊氷雪百年且試開懷抱垂老惡聞戰鼓悲急觴爲緩憂心擣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槁座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近来海内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絶倒諸生頗盡新知樂萬事終傷不自保氣酣日落西風来願吹野水添金杯如澠之酒常快意亦知窮愁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

趙曰書正月上日註上日朔日也詩我心憂傷怒焉如擣何劉沈謝謂何遜劉孝綽沈約謝朓也晋衛玠談道平子絶倒○此醉歌首言蘇薛愛客肆筵以開懷抱而我垂老惡聞戰鼓憂之如擣急觴以爲之緩可也少年子放縦談笑看我形容枯槁瘦貌不如而座中惟薛華善作歌辭有老蒼之才兼今古諸生雖頗盡新知之樂然萬事終傷不能自保焉今也氣酣日落而風来願吹野水以添盃使酒如澠而常快意則窮愁其安在哉忽憶雨時白骨生苔如何不飲自令此心之哀傷耶賦也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得過字

吾舅政如此古人誰復過碧山晴又濕白水雨偏多精禱既不昧歡娛將謂何湯年旱頗甚今日醉弦歌

夢弼曰白水縣屬左馮翊同州湯之時大旱七年○此公美舅氏祈雨有感而作也蓋言吾舅之政能感天地而得雨古人誰能過之耶安得不喜且結以湯之聖猶有七年之旱今日得雨而醉弦歌其歡娯可知矣賦也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客從南縣來浩蕩無與適旅食白日長況當朱炎赤高齋坐林杪信宿游衍闃清晨陪躋攀傲睨俯峭壁崇岡相枕帶曠野懷咫尺始知賢主人贈此遣愁寂危階根青冥曾氷生淅瀝上有無心雲下有欲落石泉聲聞復息動静隨所激鳥呼藏其身有似懼彈射吏隱適情性茲焉其窟宅白水見舅氏諸翁乃仙伯杖藜長松陰作尉窮谷僻爲我炊雕胡逍遙展良覿坐久風頗怒晩山來更碧相對十丈蛟欻翻盤渦坼何得空裏雷殷殷尋地脉烟氛藹崷崒魍魎森慘戚崑崙崆峒顚回首如不隔前軒頹反照巉絶華嶽赤兵氣漲林巒川光雜鋒鏑知是相公軍鐵馬雲霧積玉觴淡無味胡羯豈強敵長歌激屋梁淚下流衽席長

人生半哀樂天地有順逆慨彼萬國夫休明備征狄猛將紛塡委廟謀畜長策東郊何時開帶甲且未釋欲告清宴罷難拒幽明迫三嘆淚食傍何由似平昔

【孫曰】左傳再宿曰信宋玉招䰟曾雲巍巍【希曰】汝南先賢傳郭欽吏隱于蟻陂之陽天台賦靈仙之所窟宅【夢弼曰】雕胡菰米也宋玉賦主人之女爲臣炊雕胡之飯謝靈運詩引領貿良覿海賦盤渦谷轉同州西與南至華州皆不滿百里故華嶽見於前軒【趙曰】黄香天子頌曰獻萬年之玉觴【本中曰】此言至尊旰食難御酒而無味然有相公之軍胡羯亦不足敵也書命畢公保釐東郊又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史帶甲百萬【程曰】左傳魏子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間三歎何也○此崔少府於高齋爲公開宴而作也首言我從南縣來此高齋

已信宿清晨陪杖屨以騁擧俯絶壁以傲睨見崇岡曠野迥只相枕帶始知賢主人贈此齋以遣我之愁疾也又言危階曾冰雲石泉鳥之幽美豈非吏隱適性情之窟宅耶舅氏作尉於此窮谷爲炊雕胡以展良覿坐久風怒蛟龍盤渦烟氛藹乎當戶岡兩森其慘戚崐崘崆峒之巔回首如不隔絶者狀其高也前軒又照映華岳而色赤兵氣漲乎林巒川光耀乎鋒鏑知是哥舒之軍織馬雲屯也是故天子憂之而玉觴無味然胡羯豈強敵哉言易破也於是長歌淚下其忠憤之氣可吞逆賊又謂人生世間哀樂相半天地之道有順有逆慨彼萬國之夫以備征狄猛將雖多廟算雖長東郊不開則帶甲之士何時可釋耶及乎迫夜而清宴將罷乃三歎於酒食之傍以思向日之昇平賦也吁於此可以見公一飯不忘

君之誠心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洙曰三川縣屬鄜州以華池水黑水洛水會同得名華原指華原鄜】

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陸北上惟土山連天走窮谷火雲無時出飛電常在目自多窮岫雨行潦相豗蹙蓊匌川氣黃群流會空曲清晨望高浪忽謂陰崖踣恐泥竄蛟龍登危聚麋鹿枯查卷拔樹礧磈共充塞聲吹鬼神下勢閱人代速不有萬穴歸何以尊四瀆及觀泉源漲反懼江海覆漂沙拆岸漱鑿松柏禿乘陵破山門迴斡裂地軸交洛赴洪河及關豈信宿應沉數州沒如聽萬室哭穢濁殊未清風濤怒猶蓄何時通舟車陰氣不黲黷浮生有蕩汨吾道正羈束人寰難容身石壁滑側足雲雷屯不已艱險路更跼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因悲中林士未脫眾魚腹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

【傳曰】江河淮濟是謂四瀆華原縣有三門山春秋括地象云地有三千六百軸褒宇記鄜州洛交水在縣南乃洛水交會之所關謂潼關也○此公觀水漲且歎世事未平而作也首四句叙其來歷次言火雲飛電多雨行潦而群流會於空曲次十韻皆所以形容水漲之事勢焉末歎兵變未息而水災若是則人皆葬於魚腹而不可容身矣於是舉頭向天願騎鴻鵠而高舉焉賦也

得舍弟消息二首

近有平陰信遙憐舍弟存側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烽擧新酣戰啼垂舊血痕不知臨老日招得幾時䰟

【鮑曰】平陰屬河南郡烽燧有寇則擧○第一首言近雖得河南信知舍弟在而其側身寄食啼痕已久然奈何兵戰未已

安得不遊憐之耶且以賊之招魂結之其哀傷之意爲何
哉賦也
汝儒歸無計吾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深負鶺鴒詩生理何顔
面憂端且歲時兩京三十口雖在命如絲
孫曰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常棣詩鶺鴒在原兄弟急
難○第二首言弟歸則無計我衰往則未期雖得信可喜
然深負急難之義若我生理尚何顔面而憂端且滌歲時兩
京骨肉難存而其性命如絲之欲絶危之甚也觀此二詩則
公於手足之情可謂深至矣賦也

哀王孫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
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

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已經
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
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
爲王孫立斯須昨夜春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朔方健兒
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太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
花門剺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孫慎勿疏五陵佳
氣無時無
夢弼曰漢書高祖隆準而龍顔蕭符曰漢耿秉卒匈奴聞之
舉國號哭或至梨面流血梨即剺字剺割也狙猻猴也五陵漢
五陵也後漢蘇伯阿望舂陵城曰氣佳哉鬱鬱葱葱○後趙
左傳襄十八年晉伐齊齊師夜遁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
遁師曠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今此詩略用此事所謂用事求

用事者盡得來秋書注前六句言明皇夜出延秋門
諸王公主之在外者皆不及從也次六句言王孫之困苦
次六句言王孫貴人不同凡之實不能爲奴次四句言朔
方健兒長安貴爲胡之失守次四句言肅宗即位於靈武回紇
入援慎勿漏泄恐人窺伺而見害故不敢長語臨交衢末二
句言王孫須慎密不可疏五陵時有佳氣宗社當復胡
羯當滅也詩言王孫者四曰可憐曰善保曰且爲曰哀哉言
慎勿者二曰勿出口曰勿疏其曰不敢曰竊聞皆忠愛惻怛
之詞也呼忠義之士讀之詎不墮淚者幾希

悲陳陶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
軍同日死羣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都人回面向北

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希曰陳陶斜在咸陽縣西公在長安陳陶蓋斜者山澤之名故
又曰陳陶澤時房琯與賊戰將重以有所伺而中人邢延恩
促戰遂大敗孫曰漢地記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是歲
十月房琯兵敗於陳陶作此言官軍既敗而胡羯得勝故歸來
以血洗箭唱胡歌飲酒是以都人向北啼而望官軍之再至

悲青坂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兒日向西數騎彎
弓敢馳突山雪河氷野蕭瑟青是烽煙白人骨焉得附書與我
軍忍待明年莫倉卒
夢弼曰地志伊吾郡有太白山青坂去太白五里古樂府有
飲馬長城窟○時房琯之軍太白而青坂相去不遠言其敗

媼之後狼狽如此欲其持重以待明年悔莫倉卒舉事賦也

對雪

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亂雲低薄暮急雪舞回風瓢棄樽無
綠爐存火似紅數州消息斷愁坐正書空

杜曰酒曰綠樽沉休文詩嬰茶命綠樽世說殷浩被黜終日
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詩言戰死而死者多新鬼愁來而
吟者獨老翁對亂雲急雪樽無酒而爐有火且數州之消
息又絶惟愁坐而書空耳可以憂國憂時之心爲何如哉

讀杜詩愚得卷之二

讀杜詩愚得卷之三

古劍單復陽元譔

至德二載杜子在賊中間至東都四月脫賊中謁帝拜左
拾遺房琯罷相上疏救琯上怒詔三司推問張相鎬救之
獲免

元日寄韋氏妹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郎伯殊方鎮京華舊國移秦城迴北
斗郢樹發南枝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

深曰鍾離縣屬濠州長安上有北斗故謂之北斗城菴曰春
城之春當作泰如太歲日詩北斗故臨秦郢楚地妹氏之所
寓也○此因元日寄韋氏妹而傷兩京之陷沒賦而興也其
憂國之心見於詞表嗚呼悲哉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
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司馬溫公曰梓羊墳首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古人爲詩貴
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近世唯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春望詩國破山河在明無
餘物矣城春草木深明無人矣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
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它皆類
此不可遍舉○復按此詩溫公之說然矣且烽火連三月而
不已感時也家書抵萬金而難得恨別也況白頭搔之而疑
種種不勝簪矣其爲春望安得不悲傷也哉興而賦也

憶幼子

錄小君猶向以歌暖正繁別離挑節換愁與誰論澗水空山
道柴門老樹村憶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軒
蘇曰驥子宗武小名也〇此詩首一句生下三句第二句應
春字第三句應春猶隔第四句應驥子第三聯言鄜州景物
結語慨然可憐賦也

一百五日夜對月

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仳離放紅
蕊想像顰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
洪曰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仳離別離也詩有女仳離紅
蕊桂花也青蛾翠眉也世說牛女隔河而居七夕渡河而會

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

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鄭曰鄜州今陝西路〇此公陷賊中於月夜憶妻子之在鄜
州遙憐兒女年小未知君臣之節唯妻知之然何時得歸照
我二人而收淚耶興兼賦也

遣興

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世亂憐渠
小家貧仰母慈鹿門攜不遂鴈足繫難期天地軍麾滿山河戰
角悲儻歸免相失見日敢辭遲
洪曰後漢龐德公攜妻子隱鹿門山蘇武傳天子射上林中
得鴈足有繫帛書〇首四句言驥子之聰慧次四句言世亂
家貧時公陷賊中遙憐渠小惟仰母慈歸隱不遂寄書難期
末章二句應世亂二句言他日倘歸得相見免相失雖遲久

亦不敢辭矣賦也

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
蒲為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
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
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
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
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
洪曰南苑在曲江芙蓉苑南昭陽漢殿名李白詩漢宮誰第一飛
燕在昭陽唐制內官才人七人血污遊魂謂楊貴妃馬嵬賜
貴妃自盡也渭水在京劍閣在蜀時明皇在蜀〇按曲江為
京都勝賞之地遭祿山之亂宮闕荒涼公陷賊中潛行至此

有所感傷而作也首四句寫其實且曰風景若是蒲柳為誰
綠哉豈不可哀也耶次八句憶天寶初明皇貴妃遊幸騎射
等事蓋曰彼一時此一時也次四句言貴妃自盡明皇西幸
歎彼此去住之無消息也末言當是時江水江花之愁亦無
窮極況人生有情者乎所以感悲泣也哉及其晚也胡馬來而
塵滿城故我欲往城南而迷其南北也賦也讀此詩其哀傷
也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真得詩人之風旨者歟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心在水精域衣霑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果幽期到扉開復
閉撞鐘齋茲醍醐長發性飲食過扶衰把臂有多日開懷愧
無辭黃鸝度結構紫鴿下罘罳愚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湯休
起我病微笑索題詩

○復按詩爲蘇侯下說來然詩言雞鳴之時而風雨交至久旱得此雨杖藜則入春泥言雨好且多也惟我與食而起早雖於諸家歷點所性然得一飯則逝便據惟蘇侯得以數過歡喜每至傾倒言不見厭斁也次八句應歡喜每傾倒然蘇之所以愛我者既已如此而天之所以垂霖澤況又如彼則有年或自可保雖黄孳隔絶月撥素不欲道無可奈何之詞也

喜晴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肅肅春增華青熒陵陂麥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實我飢豈無涯干戈雖横放慘澹闘龍蛇甘澤不猶愈且耕今未賒丈夫則帶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千載商山芝往者東門瓜其人骨已朽此道誰疵瑕英賢遇轗軻遠引蟠泥沙顧慚昧所適回首白日斜漢陰有鹿門滄海有靈查焉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

洙曰西都賦琳珉青熒注青青之者生於陵陂四皓避秦入商雒山采芝以食隱而不出史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朽矣賈誼賦鳳縹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揚子蟠蟠于泥張華博物志天河與海通世有人居海渚年年八月見浮槎去來不失期查與槎同○詩言皇天久旱得雨既而即晴是固可喜矣於是出郭望西郊而春色增光陵陂麥秀李花皆可觀且將各有實以濟飢是亦可喜也次言兵戈雖横然甘雨優渥尚可耕種丈夫則帶甲于外而婦女在家猶得種菜與麻不猶愈於草糧乎次言商山芝東門種瓜其人已矣此道可尚古之英賢苟遇轗軻則高舉遠引而隱逝焉今我既迷所適頗然斯人而遅莫矣雖然漢陰之鹿門猶在滄海之靈查尚存與其徒學衆人之口而徒爾咨嗟耶言尚可爲也賦也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盃然臍郿塢敗握節漢臣回白髪千莖雪丹心一寸灰別離經死地披寫忽登臺重對秦簫發俱過阮宅來醉留春夜舞淚落强徘徊

洙曰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漢董卓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萬歲塢及呂布殺卓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蘇武爲漢中郎將使匈奴單于使武牧羝北海上武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毛盡落留十九年而還列仙傳蕭史善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焉晋阮咸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居道之北○此公在東都於駙馬池臺與鄭虔文同飲首四句言方其兵戈中有此蓋禄山敗而廣文回也賦而比也次四句又兼敘乎之意而言末四句繼極悲悵讀之令人悽楚

行次昭陵

舊俗疲庸主群雄問獨夫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絶足日月繼高衢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揮安率土盪滌撫洪爐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松柏瞻虚殿塵沙立暝途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洙曰庸主隋煬帝群雄李密之流也按唐紀太宗方四歳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獻蔡曰秦虎狼之國也今云威定虎狼都謂先定關中也太宗有九功之德如禹也漢

書黃帝鑄鼎於荆山下鼎成而化去後人名其地爲鼎湖云
宣帝賜霍光玉衣杵宮高皇廟中御衣自篋中出舞於殿上
冬衣自下在廟上○此詩首言隋末群雄並起而太宗得天
下次言高祖父子相禪及君臣際會次言與草師古用儒納
諫而賢路開次言太宗之時雖有兵戎天變之災撫安之而
即之今也壯士幽人所以有陵邑之悲鼎湖之拜也且廟中
之玉衣自舉而出鐵馬常趨而汗此何時耶於是瞻松柏之
虛殿立塵沙之暝途追想太宗開國之日而流恨不能自已
也蓋公自賊中竄歸時經此而作也

喜達行在所三首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卻回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霧樹行相
引蓮峰望或開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

近曰岐陽鳳翔也肅宗即位於靈武移軍鳳翔公脫賊西走
謁帝行在拜左拾遺洙曰所親字見漢書○此言在賊中西
憶鳳翔之消息卻於無人處遂潛回望眼當落日而欲穿要
心若寒灰而如死行則霧樹相引望則蓮峰或開及達行在
所則所親見而驚其老瘦蓋辛苦從賊中脫身而回故爾賊也

愁思胡笳夕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司隸章初
覩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

洙曰胡人捲蘆葉吹之謂之胡笳後漢班超妹昭上書請超
曰丐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又超從間道至跪勤光武
紀三輔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悲泣曰不圖今
日復見漢官威儀謝玄暉詩還覩司隸章○此言在賊中之
時夜聞胡笳之嗚咽春觀漢苑之淒涼則其愁思爲何如哉
於是脫身西走乃得生還見今日之事然其在間道之中乃
暫時人耳今也司隸之章初覩而南陽之氣已新則其喜當
何如哉且以喜極而悲繼之者蓋悲其在間道之時生死不
自保故爾賊也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靜千官
裏心蘇七校前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

鶴曰太白山在鳳翔武功縣屬京兆漢有南北軍武帝內增
七校註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
胡騎不常置故言七也○此言脫身間道獨行之時若過害
憑誰報耶今日歸來始自憐且途中尚猶瞻太白之雪即
已喜遇武功之天矣至於見千官而影靜覩七校而心蘇者
言其既驚且喜也末言社稷必中興其紀年新數則自今日
始矣賊也

送韓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沸相噬天子從北
來長驅振凋敝頓兵岐梁下卻跨沙漠裔二京陷未收四極我
得制蕭索漢水清緬通淮湖稅使者紛星散王綱尚旒綴南伯
從事賢君行立談際坐知七曜曆手畫三軍勢冰雪淨聰明雷
霆走精鋭幕府輟諫官朝廷無此例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
補闕暮徵入柱史晨征憩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回風吹獨
樹白日照執袂慟哭蒼煙根山門萬里閉居人莽牢落遊子方
迢遞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陶唐歌遺民後漢更列帝恨無
匡復資聊欲從此逝

鶴曰漢中唐興元府本梁州洙曰易弦木爲弧剡木爲矢然

天之利以威天下楊惟河來獄獲天狼之威弧至德元載十月上至彭原第五琦見上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州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詩爲下劉綱張公平傳君若贊孫炫鄭因南伯謂漢中主將也漢志詩日月五星謂之七曜左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鄉史在斗牧之間亦謂之柱下史左傳吳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漢紀高帝曰吾亦從此逝矣○此詩首言天子失弧矢之利以致羯胡之禍繼言肅宗即位於靈武艱因天子從北來頓兵鳳翔卻踏沙漠冀二萬之賂未北然四極我得以制之且漢中通江淮租庸以足用而使者紛委且散故王綱尚如綴旒則國之中興可必矣次言南伯之賢言指漢中王瑀耶君此行必相得

於立談之頃知七曜之麗三軍之勢冰雪之清許其耳目雷霆之令行於精微以上言南伯之才之美輕諫官以歸幕府國無此例蓋以天子旰食伏爾以布嘉惠也侍御負傲入而晨征者正當艱難之時實藉賛畫長久之計耳幸勿以官之尊卑爲懷可也次言執別之時風日如此而悲生離也其曰蒼烟根山門閉吞牢落蓋言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也末言唐之遺民思太宗之德澤肅宗必若光武建中興之業使更列帝也惜乎我無匡復之賢聊欲從此逝去以遁遯焉賦也此公未得拾遺之時所作歟

述懷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頹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嶔岑猛虎場鬱結回我首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沉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鄭曰潼水名出廣漢上有關名潼關通典唐武后垂拱中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以掌供奉諷諫開元以來尤爲清選○此公自賊中脫身生還不知妻子存否而作也首十句言自去年潼關破而妻子隔絕今夏脫身西走以見天子天子閔我生還授以拾遺之官感主恩之厚也次四句言寄家書不知家之存否何如次十句言近聞同時遭禍者幾殆盡疑妻子之不存而鬱結也次四句言自寄書將及期年不聞消

息乃憂其不在而畏聞消息也末言唐運中興第平生耽酒而無所戚乃況思妻子歡會之處倘或不在恐作窮獨之叟耳賦也

得家書

去憑游客寄來爲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居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臨老羈孤極傷時會合疎二毛趨帳殿一命侍鸞輿北闕妖氛滿西郊白露初涼風新過鴈秋雨欲生魚農事空山裏眷言終荷鋤

師曰熊兒即宗文風俗通云嗤蟲曰恙古者人多野宿爲恙所懼故早相見必勞問曰無恙乎左傳君子不禽二毛帳殿言天子行幸所在以帷帳爲殿也周有一命再命之士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鳥影新鑿蹄銀鞍被來好繡衣黃白郎騎向交河道問君適萬
里取別何草〻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須早去秋羣胡反不得無
電掃此行收遺甿風俗方再造族父領元戎名聲國中老奪我
同官良飄飄按城堡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若人才思闊溟
渤浸絕島樽前失詩流塞上得國寶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〻
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極柱亦傾如何正穹昊
洙曰漢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持斧捕盜唐安西去交河郡七
百里(希曰)涼州武威郡乃節度之所治去年吐蕃陷隴右宕
鄯廓河等州故天子憂之鶴曰族父杜鴻漸是歲遷河西節
度使公是時爲拾遺長孫爲侍御史皆諫官故云同官東郊
史思明西極吐蕃也〇此詩言侍御服繡衣騎驄馬向交河
相去萬里乃問其別何草〻邪答以天子憂涼州嚴程急故

不蓋去秋吐蕃攻陷隴右數州當電掃之以撫字遺甿再造
風俗也次言族父杜鴻漸奪我同官之良以按城堡使我惜
別而懷抱作惡也次言長孫之才思誠國寶也而塞上得之
豈獨我悲且皇天亦悲其遠別而雲雨浩〻也應上節末言
東郊胡羯之亂既如此而西極吐蕃之變又如彼則將何以
正穹昊耶其愛君憂國之詞情慷慨若是宜乎與六經並行也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危異人至令弟草中
來蒼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兵法五十家爾腹爲
篋笥應對如轉丸疏通略文字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宗廟
尚爲灰君臣俱下淚崆峒地無軸青海天軒輊西極最瘡痍連
山暗烽燧帝曰大布衣藉卿佐元帥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
歸當再前席適遠非歷試須存武威郡爲畫長久利孤峯石戴
驛快馬金纏轡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踴躍常人情慘澹苦
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始遂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驥龍吟
迴其頭夾輔待所致
鮑曰亞字次公嗣宗在靈武上書論當時事擢校書郎時杜
鴻漸節度河西奏署幕府夢弼曰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爲也
詩如輊如軒(洙)趙曰邊方有警晝則燔燧夜則擧烽左傳大
練之衣大布之冠書西被于流沙漢文帝前席賈生武威郡
卽安西都護府也漢高帝紀撥亂世反之正光武時異國有
獻名馬日行千里詔以馬駕鼓車左傳夾輔周室〇此詩首
言南風作秋聲故盛夏鷹隼能搏擊以比時危異人至須溪
云杜亞何如發怪〻深似有足望者次一節言亞徒草中來

靈武詣之上殿論當時事則開口感動聖意論兵法則應對
有如轉丸不泥文字故曰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當是時
宗廟焚毁故君臣下淚也賦也次言吐蕃入寇帝遣亞佐元
帥以清流沙所以遣于若歸朝則當再前席也此行非歷試
諸難須存涼州爲畫久長之利賦也次言道出河西之景物
大抵榮名在常人則踴躍而吾若苦士之志則慘澹而悲河
我蓋能安邊則於當敵也不難言佐元帥也能反正則於討
爲始遂言正神器也末言駕鼓車不合用良馬蓋言不用之
以正神器乃用之以佐元帥也苟能吟則騏驥回頭乃可待
以致夾輔王室蓋言有詔卽回朝以成夾輔之功比也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王事有去留偪側兵馬

行人至鄜州兩百事事十則有倘天幸宜然○此杜子月燈花因歎兵戈尚猶在腰儒術豈可謀身且援苦被微官之相縛低頭以事上官正愧不及野人之自如則前燈花何太喜耶今也惟酒正可相親使之一醉以消逆旅之愁則詩成亦覺有神矣題曰獨酌成詩有以也夫

月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擣藥兔長生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

[深]曰時官軍營於長安之西○詩言月之光景不減於昔而國之干戈一至於此是以丹心益苦而白髮愈明也故曰休照國西營駐也

哭長孫侍御

道為詩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桂憲府舊乘驄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唯餘舊臺柏蕭瑟九原中

深曰禮闈禮部所設以取士也晉郤詵對武帝云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憲府御史所居之署也漢朱博傳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此詩言長孫賦頌名雄而擢桂詩書道重以乘驄然其生也有涯若流水之已盡而世事無定如浮雲之皆虛獨餘舊臺之柏而九原之中其亦蕭瑟可悲矣賦也

奉贈嚴八閣老

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客禮容疎放官曹可接聯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

[須]曰嚴武時為給事中李肇國史補宰相相呼為堂老兩省相呼為閣老漢官儀丞相謂之黃閣給事中何以得云黃閣蓋給事中屬門下省其長曰侍中與中書令參總而顯判省事宰相也給事掌分判省事故得同登黃閣也○詩言扈聖登黃閣者雖衆而嚴公獨妙年若蛟龍鵰鶚之得時矣嚴以客禮待已而容其疎放且官聯而可以文接是以嚴之好詩任我傳誦而不吝賦無比也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得闕字

田園須暫往戎馬惜離群去遠留詩別愁多任酒醺一秋常苦雨今日始無雲山路時吹角那堪處處聞

[鶴]曰時賈至為中書舍人補闕乃韋少遊嚴為也○詩言為田園之私事必須暫往然以兵戈乃惜離群因相遠去故留詩以別第愁多而任酒以醉且一秋苦雨今日始晴而上道山路處處吹角實不堪聞感戎馬惜離群賦也

晚行口號

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落鴈浮寒水飢烏集戍樓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摠還家尚黑頭

[趙]曰三川鄜州縣名也時公家在焉有墨制許往省視江摠在陳掌東宮管記與太子為長夜之飲後主即位授尚書令陳亡入隋為上開府後復歸老江南[酒隱]曰人知江令自陳入隋不知其自梁時已逢官矣自梁入陳又自陳入隋歸尚黑頭其人物心事可知著一遠字而不勝其媿矣詩之妙如此豈特寫哉○詩言三川其去不可到乎且歸路晚山更多而落鴈飢烏已浮寒水集戍樓矣是日欲晡而家尚遠也況市朝不比往日清平可以晚行今也兵戈未息而我已老豈能

當此跋涉之勞耶是以遠娛乘之一抛馬踏亦諷當時士類
有挾侈尙容如江抛者故及之與

徒步歸行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國之社稷今若是武定禍
亂非公誰與謝千官且飽飯衣馬不復能輕肥青袍朝士最困
者白頭拾遺徒步歸人生交契無老少論文何必先同調妻子
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驃

公自註 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邠州作 留音曰 特進
李嗣業也時守邠州公作此詒之就其借馬代勞也 希曰 李
嗣業至鳳翔上謁肅宗壽曰卿至實於數萬衆以為前軍收
長安嗣業忠毅身國不計家產前後賞賜皆以助軍有死馬
十匹〇首四句須特進英雄之姿可以戡定禍亂次四句言

行在所千官且可飽飯若乘肥衣輕不可復得矣今白頭拾
遺徒步而歸乃朝士之最困者也末言人生交契之分無老
與少亦不必同調有素規急難何如爾今子之妻子哭向天
而望我須借公馬以之馳去斯可矣賦也

玉華宮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
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眞笙竽秋色正蕭灑美人為黃土況乃粉
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
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夢弼曰 按唐志宮在坊州宜君縣之鳳凰谷[illegible]曰 宮近
有晉符堅墓前有溪曰醉醒蓋取溪色如酒色之名也淮南
子人血為燐許愼註兵死之血為鬼火燐鬼火也莊子子綦
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子游曰地
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
不同而使其自已也註籟簫也〇首言此宮不知其為何王
之殿乃在此絕壁之下且溪流回轉而松風下息蒼鼠亂竄
於古瓦之間此言宮依山澗也陰房則鬼火青壞道則哀湍
瀉萬籟眞如笙竽而秋色正自蕭灑此言宮之無人居守也
美人已化為土況乃粉黛之假飾乎日當時侍金輿之故物
皆已無矣唯石馬存耳言宮近符堅之墓故備亦名言也末
章言對此而憂來乃藉草以坐浩歌揮淚然而奔走於征途
者其壽能幾何時哉蓋因上章而歎人生之有涯耳賦也

九成宮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曾宮憑風迥岌嶪土囊口立神扶棟

梁鑿翠開戶牖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斗紛披長松倒揭櫱怪
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頹朽向使
國不亡焉為巨唐有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瑤水遠跡
是雕墻後我來屬時危仰望嗟嘆久天王狩太白駐馬更回首

夢弼曰 唐志宮在鳳翔府麟遊縣西五里本隋仁壽宮貞觀
閒修以避暑以山有九重故更名九成振衡西京賦狀嵬峩
以岌嶪宋玉風賦夫風起於[illegible]末[illegible]盛怒於土囊之口魯
靈光殿賦神靈扶其棟宇又[illegible]守睢塘天王狩
太白用春秋狩于河陽之義〇首言宮在山谷中而規
制鴻侈且形容之翔長松紛披怪石櫱狀其幽僻及聞依
而客淚墮矣此本隋之仁壽宮公以荒哉製此發端繼曰向
使隋不亡唐豈能有哉蓋言隋之創造唐之居守皆非也須

漢謂感歎之尤得體者是矣末言我來正值時危仰望此宮
爲之嗟歎者久之今也肅宗之符太白故我將去而駐馬以
回首焉其感傷之意見乎言外吁有國者可不監哉

羌村三首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
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墻頭感歎亦
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夢弼曰羌村在鄜州洛交縣班孟堅西都賦嚴峻崷崪金石
崢嶸註崢嶸高秀貌○此公自言歸至羌村時日將暮鳥雀
噪妻孥驚怪相對如夢寐然賦也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憶昔好追
涼故遶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收已覺糟

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曾曰糟床酒醡也○此公自言垂老偷生歸來少有歡趣賴
收禾黍釀酒足斟酌遲暮賦也
群雞正亂叫客至雞鬬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荊父老四五
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
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爲父老歌艱難媿深情歌罷
仰天歎四坐淚縱橫
此公自言遠歸父老攜酒問勞艱難之際感其深情故歌罷
而歎相向悲泣賦也

北征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遭艱
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拜辭詣闕下怵惕久
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
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
虞何時畢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
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
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
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
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
歎身世拙坡陀望鄜畤巖谷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
鴟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
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物況我墮胡塵及歸盡
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
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韈牀前兩小女補

綴纔過膝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裋褐
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
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粧隨
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
競挽鬚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
理焉得說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傍覺祆氛豁
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送兵五千
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
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
請深入蓄銳伺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積霜露正
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
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竟葅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

桑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
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淒凉大同殿寂寞白獸闥都人
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洒埽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
立甚宏達

鶴曰公自鳳翔還鄜州此詩當是九月作東坡曰此征詩識
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山谷曰書一代之
事與國風雅頌相表裏不可無也夢弼曰詩行邁靡靡註猶
遲遲也邠郊邠州涇水之所過也鄜畤祭天所也見前漢郊
祀志山谷云天吳水獸八首八足尾背青黃見山海經左傳
天子蒙塵于外趙曰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言回紇助順
上雖虛心以待其破賊然時議恐異立見[illegible]著所以氣欲奪也
書太行恒山至于碣石青徐恒碣皆東北之地言自此可以

略定矣定功曰酉陽雜俎云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
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世事乖者稱狼狽[illegible]以褒妲按以
妲己也此言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禍賜妃于死無預官
軍也魯曰周宣王漢光武中興主也陳將軍陳玄禮也玄禮
佐玄宗平內難又從幸蜀首建誅國忠之策大同白獸皆宮
殿名司馬相如賦建翠華之旗園陵天子所葬之處也○此
詩首四句乃一篇之綱領下五節乃綱領之條目也第一節
十六句首八句言是時天步多艱我雖無諫諍之姿恐被恩
私而拜拾遺之官今奉詔許歸省家共是詣闕拜辭怵惕未
出者以之恐君有遺失而欲諫也承首四句而申言之且爲
下文聖心頗虛佇張本次八句言君誠爲中興之主經綸之
事固已密勿矣若賊逼猶未擊者蓋東胡之反未平臣甫之憤所

以救切故揮涕問行在鄉涕含之中猶恍惚蓋以乾坤之
含此瘡痍民憂虞何時可終畢耶應恐君有遺失及道路憂
謝闕下久未出者的以是下文第二節三十六句首十二句
言凡征道途所歷有可畏者有可長者財而北也應遭艱虞
繼行在含瘡痍語句次十二句言道途所歷有可喜有可
戚者夫物且各得以遂其生成乃自歎身世之拙賊而興也
應首二句次十二句言北望鄜畤以行谷嶔互相隱見我行
急速僕夫不前而所經歷所聞見者惟荒村戰場鴟鳥野鼠
寒月白骨耳回溯潼關失守以致殘害秦民也以上應二載
秋將北征第三節三十六句首十八句公自言陷賊經年未
歸妻子饑寒而情懷作惡次十八句言新歸復見妻子且以
慰籍而生理焉得說那應蒼茫問家室第四節二十八句首

四句言天下尚蒙塵于外何時休兵於是仰看上天之色已
改旁覺祆氛之氣將豁回迴胡有可畢之勢矣此起下文次
六句言回紇助順送兵入援次六句言回紇不宜多用而望
心欲仗以討賊成將議懼其爲害而氣欲奪也上言恐君有
遺失者政謂此也次六句言官軍不倘可收兩京雖深入以
擣賊巢亦有餘裕也次六句言上天將我有唐欲掃滅群胡
以繼續皇綱也應乾坤色改祆氛豁及遭艱虞少暇日之句第
五節二十句首八句言禍本已去事與古殊必如周宣漢光
之種中興矣次四句言陳玄禮首建誅國忠之議以除禍亂
次四句言京都宮殿雖淒凉冥寞都人之望翠華真與山
佳氣又向金闕此天人歸心宜中興也次四句言園陵有神
靈而子孫洒埽之禮不少缺況祖宗樹立之長業爲甚大乎

宜也與此代說此詩可見公愛君憂國之誠心著於詞章其
感慨曲折甚得詩人之風旨其與六經並行於世宜矣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聲名從此
大汨沒一朝伸文采承殊渥流傳必絕倫龍舟移棹晚獸錦奪
袍新白日來深殿青雲滿後塵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
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夜行
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
稻粱求未足薏苡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鵩
鳥獨泣向麒麟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
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
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通曰）白墓碑云玄宗泛白蓮池召白作序時白被酒命高力
士扶以登舟白外傳云白作樂章賜錦袍按公傳嘗從白及
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又與白遊山東後漢禰
衡孔融上疏薦之曰處士禰衡年二十四英才卓異馬援征
交趾載薏苡種還人謗之以為明珠大貝希曰天庚始安臨
賀桂陽揭陽為五嶺舊註三危西裔五嶺三危與夜郎鄰境
也賈誼為長沙王傅不得志有鵩飛入誼舍自傷以為壽不
能長乃為賦以自廣孔子見麟而泣曰出非其時吾道窮矣
蘇武在匈奴十九年而還四皓黃公其一也避秦居商山穆
生見楚王戊不設醴酒而辭竹鄒陽見怨於梁王下獄遂從
獄中上書此皆以比白之不從永王璘而璘本倚白之謀常
時不見察已施行於法誰能為陳此義也（古今詩話）杜
詩備叙白事盡得其故迹矣○時太白長流夜郎公寄此詩
叙其才名寵辱惜非其罪而無與辯明者故欲乘槎問之於
天也第一節言其伸而不詘首六句言賀知章見白文章稱
謫仙人而聲名以振次六句言見知於君雖榮耀一時亦常
事耳第二節言其屈而不憂首六句言優詔請歸全寵辱之
身遂幽棲之志而待我甚厚故劇談嗜酒初無矯偽次六句
言歌舞於梁園泗水者以其才高如禰衡而不得展道屈知
原憲而善無鄰匹故爾第三節言其被謗無人為之辯明首
六句言其被謗流夜郎而自傷道之窮次六句以蘇武黃公
穆生鄒陽數人之事比其無罪而惜其流放誰陳此義以昭
雪之耶末章言爾雖老病於吟月下步江濱之際莫怪恩波
之隔絕我將乘槎與爾問津於天矣蓋委之於天而慰解之

之詞耳

彭衙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盡室久徒
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吟不見遊子還癡女飢咬我啼畏猛
虎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
半雷雨泥濘相牽攀既無禦濕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闊竟
日數里間野果充糇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煙
少留同家窪欲出蘆子關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雲延客已曛
黑張燈啟重門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視涕
闌干眾雛爛熳睡喚起霑盤飧誓將與夫子永結為弟昆遂空
所坐堂安居奉我歡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月周胡
羯仍構患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

家貴矣欽劉澄擬獻壹霖於王郎也於此可以見公忠愛之
誠心

收京三首

仙仗離丹極妖星帶玉除須爲下殿走不可好樓居暫屈汾陽
駕聊飛燕將書依然七廟略更與萬方初

夢弼曰說文除殿陛也世謂賊入北斗天子下殿走漢武
紀公孫卿曰仙人可見但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
廉桂觀甘泉作延壽觀○且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
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爲喪其天下焉史記魯仲
連傳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保聊城不敢歸齊
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
燕將燕將見書泣而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之王制天子七廟

趙曰兵謀謂之廟略蓋謀於七廟之中也○此言祿山陷兩
京而乘輿播遷今曰離丹極曰帶玉除曰須爲曰不可曰暫
屈曰聊飛皆爲君諱之詞也蓋曰仙仗之離丹極者由妖星
之帶玉除耳故須爲下殿走以厭禳妖星不可以樓居而徒
事神仙且暫如堯之屈汾陽言非玄宗之西幸聊如齊之
飛燕將書言非謀臣之功力其收復京都也皆藉廟略明決
以與萬方更始耳待春秋書法最宜潜玩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羽翼懷商
老文思憶帝堯叨逢罪己日霑灑望青霄

希曰嵇康養生論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漢武帝末
年下哀痛之詔戚夫人以寵將移動太子呂后用張良計召
四皓使侍太子朝高祖見而問之四人各以姓名對上曰煩
公調護太子四人趨去上指示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難動
矣書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傳臧文仲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此公自謂生逢甘衰
白天涯正寂寥之時已在鄜州也細玩忽聞又下四句則其尊
當何如哉又言懷四皓之調護憶帝堯之授受曰叨曰惟皆
願望之詞令也逢聖明罪己之日則其興也必矣故天下皆
仰望其恩澤之沾被焉厥後肅宗果以無四皓之調護卒致
李輔國勃遷西内之禍亦公先見之明與

汗馬收宮闕春城鏟賊壕賞應歌杕杜歸及薦櫻桃雜虜橫戈
數功臣甲第高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

洙曰漢蕭何傳未有汗馬之勞詩杕杜勞還役也禮月令仲
夏之月天子羞以含桃先薦寢廟註櫻桃也漢武帝爲霍去

病治第令視之甲第猶言甲乙之次第也○此言兩京已復
汗馬收復宮闕在春時必將盡鏟賊壕若行賞應須歌杕杜
之詩而班師必及薦櫻桃之月與預期之之詞也且雜虜橫
戈之頻數故功臣甲第之益高蓋傷諸夷數叛而功臣侈靡
必至陵横末曰今萬方頻頻送喜然則聖躬無乃勤勞不遑
寧處乎此皆杜子先見之明後來雜虜猶耳藩鎮專權果如
所慮惜乎當時不能用也

潼關吏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借問潼關
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爲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
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
奮長戟萬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爲魚請囑防關將慎

夢弼曰潼關又名桃林塞在華州華陰縣詩勞人草草詩草
草勞苦貌世說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孫曰蜀都賦一夫
守隘萬夫莫向○此詩首六句述所見關而言修關遲敬備
胡也次六句言此關能固守則可京師無憂矣次六句言哥舒翰
不守險而與之戰以致敗如此返京遂陷也末二句言人須後
來防關之將只宜守險勿與戰也

留花門

北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自古以為
患詩人厭薄伐修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胡為傾國至出入暗
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公主歌黃鵠君王指白日連雲
屯左輔百里見積雪長戟鳥休飛哀笳曉幽咽田家最恐懼麥

倒桑枝折沙苑臨清渭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撇烈
胡塵踰太行雜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
(鶴曰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花門
回紇也時用朔方吐蕃回紇諸兵以討賊既收長安葉護
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為掃除范陽
孽洙曰前漢匈奴傳單于遺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
者天之驕子也又云匈奴居北邊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
皮革匈奴傳贊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宣王興師命將以征
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言逐之而已贊
又曰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應劭注馬曰
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前漢西域傳漢遣江
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昆莫昆莫年老言語不通

公主悲愁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
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
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詩謂予不信有如皦
日今言指白日以為誓[illegible]曰上林賦奔騰撇捩太行山
名丘希範書姬漢舊邦無取雜種○此詩首則泛言夷狄恃
其勇悍及弓馬之利為中國患久矣故先王之於夷狄修德
以來之羈縻之使不為害今也花門傾國而至於京都者何
哉蓋朝廷有所驅除隱忍以用此爾其曰歌黃鵠指白日者
非隱忍而何次言其屯左輔為麥桑害也應傾國至暗金闕
次言其留兵沙苑未言花門既須留之則原野愈加蕭索矣
應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於此可以見公忠愛惻怛之精
誠使當時君臣閱此是以為戒回紇後果為唐患惜哉

塞蘆子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荊杞思明割懷
衛秀巖西未已延暑大荒來崤函蓋虛爾延州秦北戶關防猶
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賊起近聞
昆戎徒為退三百里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誰能叫帝閽胡
行速如鬼
(鶴曰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北以備吐蕃延州乃五城之北門
關云州百八十里時官軍止知東討收復河洛而不知蘆子
之可塞公懼有乘隙而起者故有此作五城朔方節度所管
有受降城西受降中受降東受降豐安軍五城也唐開元邊境
遼西城皆置都護府州縣又置諸節度使以統之發山東
丁壯為戍卒時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

所習兵卒勁見名吐蕃之袖〔朱曰〕史思明隨安祿山入河陽
據懷衛二州高秀巖哥舒翰麾下將也時爲思明偃河東節
度將兵西向山海經大荒之野雍州有崤函之固天安也
薛大夫嘗是御史薛景仙嘗敗安祿山遊軍舊紀曰忌戎即
吐蕃也兩寇謂思明及吐蕃連結入寇也○此詩首言防邊
五城之精兵宜發東征以收兩京鼓城內懷荊杞而次言
史思明既據懷衛二州高秀巖之兵又駿西向若回路而
來則崤函之險宜亦屬此延州當扼之北門其地有盧子
關有險隘防禦可倚仗安得萬人披甲以守之耶今坂有
薛大夫者能制山賊則昆戎亦之退避況此關控扼秀若吐
蕃兩寇之要衝乎薊門之書寄在此爲誰能吁帝閽而陳之
蓋胡行之捷如鬼然宜急築以防之不可緩也此公先事而

慮不能遠之於上卒致吐蕃之禍措哉

瘦馬行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硉兀如堵牆絆之欲動轉欹側此豈有
意仍騰驤細看六印帶官字眾道三軍遺路旁皮乾剝落雜泥
滓毛暗蕭條連雪霜去歲奔波逐餘寇驊騮不慣不得將士卒
多騎內廄馬惆悵恐是病乘黃當時歷塊誤一蹶委棄非汝能
周防見人慘澹若哀訴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雁爲伴日
暮不收烏啄瘡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
〔洙曰〕鄭玄江賦臣石碑紀以前如記觀者如堵牆今諸宮
牧馬以小官字印右髀以年辰印右髀以監名五右兩
印々尾側至二歲起脊量強弱漸以飛字印々左右髀髆細
馬供以龍形印々項左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配

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右頰非黃亦名飛黃神馬也翼馬
身昔黃帝乘之登仙〔鄭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
如歷塊騎白馬賊騎紫然思養除本枝兮○此詩蓋傷胡朝
士誤致失律喪師而委棄不用以致困之更欲收養終惠以
試其才也首言馬之瘦已無意於騰驤甚可傷也次言馬
雖瘦弱而皮乾毛暗然非常馬也次言恐是內廄々乘黃
不慣於戰而不材與深可傷也次言此馬當時誤蹶一殊遂
見棄而失主故見人若哀訴爲求言其委棄不收以鴈爲伴
而烏啄成瘡矣誰能收養以終其惠它時更試其材可也

畫鶻行

高堂見生鶻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
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樛枝軒然恐

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爲眾禽沒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越乾坤
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際自有烟霧質吾今意何傷顧
步獨紆鬱
〔鶚曰〕拘攣謂以絛拘繫之舞鶴賦歸人寰之喧卑又烟交
霧凝若無毛質陸士衡詩紆鬱遊子情○此詩首言畫鶻如
生初驚其無拘攣而立此突兀既乃知畫師巧妙寫此以充
君之觀玩耳次言畫鶻似生而眾鳥驚畏次言其翮如刀
而人寰可越第空餘粉墨於乾坤間言其無所用也卒章言
緬思雲沙之際自有烟霧之質然吾獨何傷而顧步紆鬱耶
蓋言畫鶻終不若生鶻之可愛爾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爲面
別情見于詩

王維和

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到鳳池頭

岑參和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天門日射黃金牓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霏霏承委珮爐煙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鳷鵲亦多時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鶴曰公[illegible]宣政左右有中書門下二省公為左拾遺屬門下省曰左掖洙曰赤羽旗以赤烏羽為旗也曲禮主珮垂則臣珮委蓬萊即大明宮漢有鳷鵲觀在甘泉宮蓋借以比當時之禁掖也詩言公退食然鶴曰首二聯形容殿中朝事三承殿中天門日射形容門外光景末則退朝後入局出局也○此詩前四句言早朝時事後四句言退朝從出左掖也天門有日則春殿晴而千官朝矣曰草承委佩爐煙遊絲雲近雪殘寒晴其退朝而出時已晚矣賦也

紫宸殿退朝口號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趙曰唐制昭容正二品係九嬪文昌雜錄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有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天祐間詔曰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自此始罷晏殊曰夔龍舜二臣夔命典樂中書監云夔龍集鳳池紫翁曰首二句引朝之儀次二句引朝之事三云晝漏[illegible]未言朝罷又與宰相款密也晝漏注家謂深遠[illegible]詩意不止於此或者謂形容君臣精神會聚議論對[illegible]晝漏而少聞閣如此然後與下句意脈貫串○此詩前四句言朝於紫宸殿時則昭容引從朝儀香飄春風花覆晝景移矣後四句言退朝之後則高閣報晝漏而稀聞近臣知天顏之有喜[illegible]出則歸東省送夔龍以集鳳池也

晚出左掖

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

洙曰新漏刻銘云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註衛宏曰漢儀使夜漏起宮衛傳呼以為備也要翁曰魏陳群晉羊祜唐馬周高士廉每有獻納皆焚其草詩雞栖于塒日之夕矣○此詩言晚朝退而歸院正雪融城濕雲去殿低之時末章言避人而焚諫草及出左掖日已夕矣然其忠誠猷曲見於言外得事君之體矣

題省中院壁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陰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袞職曾無一字

補許身愧比雙南金

師曰吳賢傳重厳洞門註洞門謂門門相當也〔山谷曰唐省中皆青壁畫雲詩進食自公又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古詩美人贈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此詩自言居省中梧竹陰陰之地故白日静而青春深且以年老通籍其退食遲回而有愧者第綠袞職無補違寸心耳首四句言省掖中之景物末四句自述所懷

春宿左省

花隠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夢弼曰漢武帝起建章宮有千門萬戶本草珂貝類唐車服志五品以上有珂傘凡車之制三品以上珂九子四品七子

五品五子六品以下去通幰及珂唐志補闕拾遺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諍小則上封事○首六句言春宿左省則花隠掖垣而棲鳥過則日已莫矣星臨〃〃而動月傍九霄而多彩言民勞未息而已得近清光於是不寢而聽金鑰〃風想玉珂言恐其門開而群臣入朝且已有封事欲上故數夜之如何史志云民勞則星動搖公詩三峽星河影動搖此意也

送賈閣老出汝州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宮殿青門隔雲山紫邏深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

〔趙曰中書自在日華門西故曰西掖紫邏汝州山也青門長安東城門也昔王羲之出守水嘉庭列五馬後人遂援爲太守事○此送賈至由中書舍人出守汝州故首聯言賈去中書省第二聯言賈出守汝州乃其故里也然艱難之際得歸故里雖云可喜而去者留者皆損春心言傷別離也於是宮殿與雲山之相隔遠矣且人生得五馬之貴而未老可不思所以勉之哉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黄柳花鵁鶄鸂鶒滿晴沙自知白髮非春事且盡芳樽戀物華近侍即今難浪跡此身那得更無家丈人才力猶強健豈傍青門學種瓜

此詩首二句言曲江春日景物次二句言陪鄭八丈飲其意若曰春日遊賞非老人之事且盡芳樽以戀物華耳既而自謂即今近侍爲拾遺不比往時可浪迹而此身自復有家文

不比向時之無家今鄭丈才力尚强健豈宜學種瓜而隱淪耶蓋勉其出仕也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脣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趙曰西京雜記五柞宮西青梧觀梧樹下有石麒麟二枚各刊其脅爲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此詩以一片飛花之減春比朝廷一事之失則禍亂之漸也矧風飄萬點其能不使人不悲痛也哉且看花之欲盡莫厭酒之傷多蓋言當此之時惟以酒消愁則可耳即今亂後曲江之上小堂而巢翡翠高塚而臥麒麟細推此理須飲酒行樂以消愁何用

浮名之累此身耶比而賦也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洙曰孫癡攜之外也嗜酒不省尋常醉欠人酒債人皆笑之癡怡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以此緩花債之古詩云與盡春衣無可奈尋常行處欠人錢詩老夫灌灌毛傳云猶款款也馬少憐春日詩云傳語春光道先歸向處邊〇此詩公自言朝回日日典衣沽酒盡醉而歸者蓋以酒債到處可有而人生七十自古少見耳且穿花蛺蝶深深而初見小點水蜻蜓款款而方飛矣言春始來而夏又至也傳語時人日月如流老將至矣可暫相遊賞而莫相違焉

賦兼興也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春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悲傷未拂衣

趙曰苑外者芙蓉苑之外也曲江在苑北世說王子敬拂衣而去〇此詩首言曲江之景物如此而坐不歸也次言對酒蓋以縱飲而久被人棄懶朝而真與世違第自嘆吏情覺與隱趣尚遠乃傷老大未能拂衣而去賦也

曲江值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燕支落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

洙曰開元間析左右羽林軍置左右龍武軍以左右萬騎營隸焉芙蓉城連曲江貞元間中書門下奏云中和節初賜宴錢給百官宰臣已下於曲江合宴此賜金錢會也時又賜太常教坊樂器有錦瑟〇首言於曲江亭見春雲起而風雨作龍武新軍則深駐輦芙蓉別殿則謾焚香言御輦於別殿避雨也末言何時有詔於此合宴而暫醉佳人之錦瑟傍乎言當時朝廷未遑如昔日賜錢給百官合宴也

晦日尋崔戢李封

朝光入甕牖尸寢驚弊裘起行視天宇春氣漸和柔興來不暇懶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步覺自由杖藜復恣意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交會心真罕儔每過得酒傾二宅可淹留喜結仁里懽況因令節求李生園欲荒舊竹頗脩脩引客看掃除隨時成獻酬崔侯初筵色已畏空樽愁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草牙既青出蜂聲亦暖遊思見農器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氏不貽黃屋憂至今阮籍等熟醉為身謀威鳳高其翔長鯨吞九州地軸為之翻百川皆亂流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

[illegible]曰記蓬户甕牖語寢不尸陶潛詩悵悵天宇闊張平子思玄賦兆仁里其焉宅帝王世紀女媧氏沒有大庭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皆襲包犧氏之號曰太昊漢書音義黃屋車上之蓋天子之儀以黃繒為裏也晉阮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以酣醉

櫳兜漢紀南郡獲威鳳爲寶晉灼註鳳之有威儀者也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水族畏之張華博物志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此詩首八句言鵰鶚鸞鶴之入籠網以罹弊故乃起視天宇喜春氣之漸和於是乘興出門不待車馬而徒步自由以起下文次八句言杖藜幽徑見崔公侯之節且傷恣意然崔李之交雖晩知心無比常過之且必有酒故二宅可以淹留而結歡況同令節相求而無酒乎次八句言崔李愛客之誠如此故曰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遷無過得酒可淹留之句且入題意次八句言草青蜂遊而忌務叢息兵以懷上古之不爭又阮籍之酣醉世應氛祁未且起下文末八句比而賦也言賢人隱而亂賊方熾而未息豈忍求言以歌耶且酌酒以慰流浮應何當兵休熟醉身謀之句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

鄙夫行衰謝抱病昏妄集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十程侯晩相遇與語才傑立薰然耳目開頗覺聰明入千載得鮑叔末契有所及意鍾老柏青義動修蛇蟄若人可數見慰我垂白泣告別無淹晷百憂復相襲內愧突不黔庶羞以賙給素絲挈長魚碧酒隨玉粒途窮見交態世梗悲路澀東風吹春冰泱莽后土濕念君惜羽翮既飽更思戢莫作翻雲鶻聞呼向禽急

公自註程攜酒饌相就取別 補註唐六典太子左右衛率府有錄事參軍二人掌監印發付勾稽本府晷一晷日之○此詩首自言衰老多病昏妄交集故平常交往之人亦不能記憶程侯初見與語其才傑立使我耳目爲之聰明非昔比矣次八句言我得程侯以託末契若管仲之得鮑叔然意鍾老柏青言可守歲寒義動修蛇蟄言可以致用若人可數見以慰衰老奈何匆匆告別而增我百憂也次八句自言家貧稱携酒有相就取別故曰途窮見交態今世亂道路不通豈不可悲耶且東風吹春冰則后土濕言天下之人皆將在泥塗不可有爲之時也末四句念君既歸尤當自愛愼勿輕動戒之之詞也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握髮呼兒延入戶手持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冥憑軒忽若無丹青陰崖却承霜雪幹偃蓋反走虬龍形老夫平生好奇古對此興與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悵望聊歌紫芝曲時危慘澹來悲風

補註李尊師玄都道士也[illegible]有玄都望京城朱雀街有玄都觀[illegible]有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又皇甫謐高士傳四皓見秦亂作歌曰漢漢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此詩凡四節首節直述其事次形容畫松之妙次自言好奇古見此畫而興與精靈聚因知李尊師之意此更覺畫工之用心獨苦也末言所畫之松其下有偶坐之叟如商山之翁當此時之危亂於是悵望歌紫芝曲而悲風爲之來也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綠尊須盡日白髮好禁春石角鉤衣

破顏枝剩眼親何時占叢竹頭戴小烏巾

鶴曰鄭駙馬即潛曜也韋曲地名在長安趙曰沈休文詩憂來命綠樽與歸同美酒也○言韋曲之花家家可愛殺我雖老亦須酌酒以賞之且遊觀之際其石角鉤衣曰破可蘇枝刺眼又親何時得占林竹以居於此耶哉也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美花多暎竹好鳥不歸山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誰能共公子薄莫欲俱還

首四句言韋曲景物之美次乃言城郭當風塵之際豈可久居耶故曰莫不如與公子俱還而留此賦也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窈窕清禁闥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紅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

師曰岑參為補闕屬中書居右署故曰隨丞相後公為拾遺屬門下居左署在日華門東故云我往日華東也○此詩次聯承第二句三聯應首句末聯言奉答見贈賦也

寄左省杜拾遺　岑參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奉贈王中允維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共傳收庾信不比得陳琳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

夢弼曰王維字摩詰累遷給事中祿山反陷長安玄宗出幸維扈從不及爲賊所得服藥取痢僞稱瘖病迎置洛陽迫爲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工皆泣維時甚悲作詩悼痛賊平下獄以詩聞行在肅宗憐之下遷太子中允自中允三遷尚書右丞維有別業在輞川唐志左春坊中允二人掌侍從贊相駮正啓奏趙曰侯景之亂梁簡文帝使庾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奔江陵梁元帝承制除信御史中丞言維嘗受僞命肅宗憐之下遷中允陳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作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反譏曹公父子紹敗曹公得琳愛其才不之責此言維在賊中賦詩痛悼則異乎曹公之得陳琳矣維載君之心不二故中以白頭吟喻其不改節也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子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云淒淒重淒淒嫁女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首言王中允之聲譽非一日而與我別亦久矣次言其雖陷賊中然推病

不受僞爵亦已三年於窮愁中應有佳作而誦白頭吟言不變所守也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甫昔時嘗客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

詔許辭中禁慈顔赴北堂聖朝新孝理祖席倍輝光內帛擎偏重宮衣著更香淮陰新疫驛京口渡江航春隔雞人晝秋期燕子涼賜書誇父老壽酒賽城隍看畫曾飢渴追蹤恨渺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

鶴曰江寧郡唐爲昇州開元中公嘗游此　夢弼曰晉時有僧嘗誦法華經及終以瓦棺葬之後生蓮花二朵於墓其根自舌頭而出因號瓦棺寺即鳳福寺也鄭曰淮陰楚州也京口潤州也雞人宮中司曉者言許歸江寧隔雞人之聞矣秋期

燕子凉相期秋時而還也名畫記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
晉陵無錫人多才氣尤工丹青傳寫形勢莫不絕妙曾於瓦
棺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訖光耀月餘金粟影即維摩圖也維
摩居士乃是過去金粟如來

囙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否老去新
詩誰與傳棊局動隨幽澗竹袈裟憶上泛湖船聞君話我為官
在頭白昏昏只醉眠
夢弼曰釋氏要覽袈裟者從色彰施也梵言迦羅沙曳華言
不正正色四分律云一切上色衣不得著當壞作迦沙色洪
字苑始添衣言道服也顏魯公詩白首傷久別二念旻公三十年
後事三念旻公三十年前事也末又曰旻公念我而自道近

況有深意焉見居官不得行其志也

憶弟二首

喪亂聞吾弟飢寒傍濟州人稀書不到兵在見何由憶昨狂催
走無時病去憂即今千種恨惟共水東流
公自註時歸南陸渾莊夢弼曰陸渾屬洛陽濟州屬山東○
詩言當此喪亂之時雖聞吾弟在濟州奈何往來人少而書
信不通亂兵尚在而相見無由獨憶向時之昇平歡狂而催
走多病而無憂今也別離多恨之心惟共水東流而無可奈
何之詞也
且喜河南定不問鄴城圍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故園花自
發春日鳥還飛斷絕人煙久東西消息稀
洙曰河南東都也時河南已復鄴城相州也為安慶緒所據

九節度以兵圍之○師古曰郭子儀等收復東京而河南已定惟
鄴城未下且百戰之餘今誰在我望汝之歸已三年矣故園
春日惟花鳥得遂其生耳然人煙斷絕之久是以東西消息
稀少賦也

得舍弟消息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直為心厄苦久念與存亡汝書猶在
壁汝妾已辭房舊犬知愁恨垂頭傍我床
洙曰李陵書註辭房謂妻去室也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

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渥洼騏驥兒尤異是龍脊李舟名父
子清峻流輩伯人間好妙年不必須白晳早五富文史十八足
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十聲輝赫衆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自恐

二男兒辛勤養無益乾元元年春萬姓始安宅舟也衣綵衣告
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斂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
藹藹咸陽都冠蓋日雲積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汝翁草明
光天子正前席歸期豈爛漫別意終感激顧我蓬屋姿謬通金
閨籍小來習性懶晚歲慵轉劇每愁悔吝作如覺天地窄羨君
齒髮新行已能夕惕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迴身視綠野慘
澹如荒澤老鴈春忍飢哀號待枯麥時哉高飛燕絢練新羽翮
長雲濕褒斜漢水饒巨石無令軒車遲衰疾悲宿昔
夢弼曰唐李舟字公受隴西人父岑曾為水部郎中舟有之
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疑反側者再不辱命見柳宗
元先友記李肇國史補舟為虔州刺史嘗與妹書曰天堂無
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代山石口左侍卅

毀曰有君子曰暂須二男兒宗汝宗戒也戰國策齊王孫賈
之母謂賈曰汝朝去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莫出而不還
則吾倚閭而望詩白華美孝子也太夫人甫之母也汝翁甫
之父也後漢尚書郎直宿建禮門奏事明光殿下筆為詔誥
出語為誥令唐則中書舍人也晁曰凡筆制誥必有草故謂
之起草易繫辭吉凶悔吝生乎動乾乾夕惕若厲元咎龍白馬
賦別輩騁羣綺練哀絕註綺練疏也漢斜漢中谷名谷南口
曰褒北口曰斜首尾七百里鄭子真耕谷口在此禹貢嶓冢
導漾東流為漢古詩思君令人瘦軒車來何遲○此送李甫
歸省母也首以羣鷹驥比甫賢父子且曰少年不須白晳
要有美才足矣次八句言甫少年富文史聲輝赤我於衆中
每一見之必為心驚自恐二子不能似甫愁之無益也乾元

元年春萬姓始安宅甫以綵衣辭我遠適言母有倚門之望
將就行役吟白華已見楚山之碧今長安餞行之冠蓋如雲
何時還省太夫人於堂上會親戚以相慶耶乃翁又草詔明
光近豪天子前席歸期不久即將再會而別意終亦感戚不
能自已次自述頑我蓬屋之安乃忝通籍金閨無愁習性慵
懶惚生悔吝老不容於天地羨君年少行已能博厲自强臨
岐別意頗切對酒自不能飲回身視彼綠野慘澹有如荒澤
言兵後景物蕭索也又以老鷹自比其背時薾蕪比甫之得
時未乃指其去路而祝軒車之速來以相見否則我已衰老
恐卽下爽而悲宿昔矣賦也

偪側行

偪側何偪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憐隣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

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澀如棘我貧無乘非無足昔者相
過今不得實不是愛微軀又非關足無力徒步翻愁官長怒此
心炯炯君應識曉來急雨春風顛睡美不聞鍾鼓傳東家蹇驢
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已令請急會通籍男兒性命絕可憐
焉能終日心拳拳憶君誦詩神凜然辛夷始花亦已落況我與
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
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公自註〕贈畢曜鄭曰曜有才集十子世與公相善為詩酒
之交上林賦偪側泌瀄註偪迫也請急謂請假也朝省官出
入於禁門皆有籍籍其姓名掌門者會驗之籍得以通出入
也辛夷樹最高正南正月開花名為迎春北地二月開名木
筆莊子彼遊方之外者也○此詩公贈畢曜而自言所居伊

邇欲徒步相見愁官長之怒故不畏泥滑惟君之心不能自已
是以招之相就欲遣憂可慰吾勉倦爾首節言相去甚近而
相見不數次言官馬還官不可徒行君應知此固不我責且
言不寐惟具聽來風雨大作睡美而鐘鼓不聞雖東家驢子
許借我入朝然又怕泥滑故不果而使人請假去已豈不大
可憐乎雖然安能終日思君拳拳不能自已耶且辛夷花始
開而已落矣況我與子俱老相會能幾何時哉末言當今酒
貴醉眠者少而我恰有三百文錢可沽酒一斗宜速相就以
共飲也

洗兵馬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傳畫同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危命
在破竹中祇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京師皆騎汗

馬四絃鞍內蒲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杖過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傑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各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繞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關中既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端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河清頌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莫懶城南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

〔公自註〕收京後作下同〇唐都長安自太行以東皆山東也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晉杜預傳令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矣時朔方節度使郭子儀也〔洙曰〕張耳傳如以肉餒虎何益時回紇送兵五千助帝討賊及師還帝就蒲萄宮宴勞之莊子虞成子在崆峒山黃帝順下風膝行進而問道鮑曰收復京師以廣平王俶為元帥後封楚王又從封成王郭相子儀也司徒李光弼也尚書王思禮也曹孟德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依謝希逸宮貴妃誄收華紫禁李善註王者之宮象紫微故稱宮中為紫禁〔鮑曰〕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七月七日於緱氏山頭乘白鶴舉手謝時人而去故後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宮曰白鶴禁曰鶴禁文王為世子雞

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illegible]成帝為太子元帝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陳后山曰文選曲水詩序儲后睿哲在躬[illegible]問豎入虎[illegible]而[illegible]註龍攄漢太子門名揚子攀龍鱗附鳳翼[illegible]鮑曰[illegible]平以蕭曹吕寸復以張鎬為幕府參謀也以蕭何子房比之鎬儀狀瑰偉性簡重好王霸大略薛璩為於遺房琯薦鎬遂為相荀史侯景傳太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至渦陽之敗景乘白馬青絲為轡比祿山也周之宣王漢之光武比肅宗也頻延年歌直地橫舉天作主月竟來賓曰際奉土帝工世紀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禮運山出器車註謂若銀甕丹甑[illegible]宋文帝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瑞鮑賦作河清頌東山詩序二章言室家之望女也後漢李尤歌

安得壯士翻[illegible]車劉向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欸王曰非也天洗兵也〇此詩獻亂思治欲天洗兵而作也首一節喜皇威之清海岱而言捷報已收山東惟鄴城未下不日可得以及獨任郭相并宴勞回紇之事已喜皇威言關宗今收山東以成中興之業常思仙仗言明皇威幸驪山以致蒙塵之禍是故三年士卒暴露悲留畏關山之月萬國生民塗炭傷兵前草木之風第二節紀車駕還京而言成王郭相光弼思禮二三豪俊之能濟時而蒼生已寧然極已正第三節言中興之業已[illegible]言攀龍附鳳之徒當知蒙帝力以致為侯王莫誇身強[illegible]想戒之之詞也且關中留蕭相幕下用子房以致亂臣賊子之賊遂而中興之業著其已成論之之詞也末一節結二三節而言逐人貢

琛諸山呈瑞隱士休歌紫芝曲而遁亡詞人解撰河清頌以
紀瑞奈何布穀催耕而田家惜雨今雖鄴城未下不日可克
苟克之則淇上健兒當急歸以慰城南之思婦可也不宜久
勞于外故曰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兵長不用厭亂思治
之詞也

得舍弟消息

風吹紫荊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反無處骨肉恩書
重漂泊難相遇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琛曰周景式孝子傳曰古有兄弟忽欲分異出門見三荊同
株接葉連陰歎曰木猶欣聚況我而殊哉陸士衡豫章行三
荊歡同株註昔有田廣田真田慶兄弟三人欲分其資旋前
三荊便枯兄弟感歎遂不分樹復榮茂世說人間顧長更哭

桓宣武之狀如何曰昇如摩與鼠眼如懸河決瀉如寒雷破
山淚如傾河注海○此詩首以風吹紫荊樹反覆譬喻兄弟
因亂而分散縱以骨肉之恩存書函寄而漂泊之際會遇實
難猶有淚成河經天而注海耳興而賦也杜子諸作惟此有
選詩體制而無唐味殆過之

義鶻行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柏顛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飛遠求
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
長烟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噭哮來九天修鱗
脫巨枝巨顙坼老拳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飽
腸已皆穿生雖滅衆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
茲實鷙鳥最急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捨何其賢近經潏水
湄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人生許與分秖在
膊間聊爲義鶻行以激壯士肝
趙曰家語孔子見羅者所得惟黃口也時可曰石動筩答
陽隣居爭治麻雀鬥相毆擊交首各以陽鶴朗謂引陽韓之
曰孤往日獻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拳以鷙擊鳥鶴類也
詩兄弟急難淵水行長收杜陵陶相如叔駁衝冠○呼蒼鷹
乃鳥中之管仲逃杜公以行摘太史公之傳資人無忠義
膽者讀此能不有愧於義鶻也耶

端午日賜衣

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自天題處
濕當暑著來清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
要說曰說文絺細葛也○此詩第一聯應宮衣第

三聯應被恩榮亦有名不言所賜之衣不長不短極是稱適
於是終身感荷聖意也

酬孟雲卿

樂極傷頭白更深愛燭紅相逢難衮衮告別莫匆匆但恐天河
落寧辭酒盞空明朝牽世務揮淚各西東
鶴曰時公自左拾遺爲華州司功此詩蓋別雲卿而作也趙
曰晉張華詩史袞袞可憐衮衮相繼也晉曰張芝云匆匆不
暇草書○公言朋友相知樂極而傷老大夜深而愛燭明者
第以相會難継不可遽別是以但恐天河寧辭酒盞若明朝
則皆牽世故西決而各各西東矣賦也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自從左
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

【注】鮑明遠詩曰若雜玉應今以攜中挍…前漢
藍田山出美玉細如李潤居長安西去古人食玉之法乃採玉
藍田躬往攻採捐若環壁者百餘皆光潤可玩以為脩日
食之〇此詩言士當如鞲上之鷹一飽則飛不宜為堂上之
雞以附炎熱第五六句按附炎之雞誰七八句思鷹一飽之鷹
比兼賦也

雨晴

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塞柳行疏
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雁入高空
此詩首言天際秋雲薄而風從西來則今日晴矣雨雖久並不
妨農事言秋雨久不可以耳也次以景…山梨之紅翠柳之疏
末以胡笳發而雁入高空結之見…消而入蓋甚…矣

晴景敘

初月

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河漢不改色
關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
此詠初月首言弦欲上輪未安而光影微細偏斜以形容之
次言微升古塞之外已隱暮雲之端蓋所見也第五句應首
聯第六句應次聯末言露暗滿物賦也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

四鎮富精銳摧鋒皆絕倫還聞獻士卒足以靜風塵老馬夜知
道蒼鷹飢著人臨危經久戰用意始知神
【注】時安西節度李嗣業也唐地志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
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國故謂之四鎮【注】韓非子管仲
從齊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
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〇言安西之兵精銳且多皆
足以摧鋒靖亂乃以老馬飢鷹比之且曰臨危而經久戰始
知其用意之神矣賦兼比也

奇兵不在眾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孤雲隨殺
氣飛鳥避轅門竟日留歡樂城池未覺喧
言奇兵固不在多今安西以萬馬而救中原誠奉至尊則談
笑可無河北況其殺氣盛而飛鳥亦避之欲奇若是竟日留
歡樂則城池未覺喧矣賦也

九日藍田崔氏莊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
人為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明年此會知誰

健醉把茱萸子細看
【注】藍田在長安東南華州去八十里【注】宋玉九辯悲哉
秋之為氣也劉子孔子見榮啟期鼓琴而歌曰善乎能自寬
者也晉孟嘉為桓溫參軍九日從溫宴龍山風吹嘉帽落溫
命孫盛為文嘲之三秦記藍田有洲方三十里其水北流谷
溪谷之水為藍水藍田山出美玉因名玉山西京雜記漢武
帝宮人賈佩蘭九日佩茱萸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注】
唐律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之中字字皆奇唯
子美九日詩云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不徒入
句便字字對屬又第一句頃刻變化纔說悲秋忽又自寬以
自對君自者我也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將一
事翻騰作一聯又孟嘉以落帽為風流少陵以不落為風流

翻盡古人公案最為妙法蓋示遠接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
寒詩人至此筆力多衰今方且雄傑挺拔喚起一篇精神非
筆力拔山不能至此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則
意味深長悠然無窮矣○此詩首言已本悲秋而為崔歡飲
也次言飲酒不欲落帽反用故事立意新矣三言歡飲之地
山川如此也末則有感於山川不改人事多變於是把玩茱
萸而致其繾綣交游之義趣味益悽婉矣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鍾聲響落日更
見漁樵人盤剝白鵶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何為西莊王給
事柴門空閉鎖松篁

夢弼曰長安志藍田縣東有白鵶谷谷有翠微寺谷口出栗

又縣南有青泥水水經註青泥驛在縣郭下王給事王維也
維晩年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川○首言東山草堂之幽
靜料秋高氣爽而所有之物皆雅淡可愛奈何王給事辭於
榮名而柴門空鎖松篁有愧爾草堂多矣賦也

寄高三十五詹事

安穩高詹事兵戈久索居時來知宦達歲晩莫情疎天上多鴻
鴈池中足鯉魚相看過半百不寄一行書

鮑曰肅宗奇適之才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輔國忌適毁
之下除太子少詹事李令伯陳情表臣本圖宦達古詩呼童
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言吾與高為交友兵亂以來離索久
矣年來知爾宦達且復安穩相看皆半百之人交情固不可
味非無魚鴈何為不寄一行書耶殆貴高交情之疎也

遣興三首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客子念故
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車滿關東生涯能幾何常在羇
旅中

洙曰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迴飆舉吹我
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
○此詩以漂蓬比客子之漂泊自念故宅門巷之空已三年
矣悵然但見烽火戎車之滿關東者如人生能幾何時而常在
羇旅之中耶比而賦也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避寇一分
散飢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仰看雲中鴈禽鳥亦
有行

此詩憂諸弟之分散異方不知生死而飢寒如何耳豈無柴門
可歸第欲出而畏虎狼也仰望雲中之鴈行乃自歎禽鳥之
不若也賦也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煙塵阻長
河樹羽成皐間迴首載酒地豈無一日還丈夫貴壯健慘戚非
朱顏

夢弼曰烟塵阻長河謂也兵塞洛也成皐屬洛陽○此詩念
往昔在故鄉與親友追攀遊送會合之樂今也烟塵阻長河而
樹羽於成皐之間回首載酒追攀之處豈無一日得還特傷
衰老非少壯耳且同時親交不復得見矣賦也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去歲茲辰捧御床五更三點入鵷行欲知趨走傷心地正想氛

盡滿眼看無路從容陪笑語有時顛倒着衣裳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綫長

(鶴曰)杜審言守歲侍宴應制詩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臣捧御筵唐上官儀傳遊羽鵷鷺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山谷云)唐雜録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增長比常日增一綫之功(默翁曰)首二句述往事爲綱二聯承奉御床言今日念主上也三承入鵷行言今日念同列也末則托於同列之相念自傷其窮愁之甚也〇此公爲華州掾過冬至而懷去歳此日入鵷行以捧御床携香烟今也趨走參謁府主乃懷思之而傷心焉且無路從容陪諸閣老兩院故人之語咲乃有時顛倒着衣以趨府故我愁如至日之漸長諸閣老有誰能錯憶我之窮愁而慰解之耶賦也

憶昨逍遥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顔麒麟不動爐烟上孔雀徐開扇影還玉几由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間孤城此日腸堪斷愁對寒雲白滿山

(鶴曰)唐儀衛志朝日殿上設黼扆躡席熏爐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班(默翁曰)首憶往年侍朝爲題二言朝儀三言劉係才貝今日廢此不勝悲念也〇此詩言在華州遇至日憶去年今日供奉朝儀之盛而今日在外故對白滿山之寒雲而斷腸焉賦也

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爲醉歌

疾風吹塵暗河縣遊子傷手不相見湖城城北一開眼駐馬偶識雲卿面向非劉顥爲地主懶廻鞭轡成高宴劉侯歎我携客來置酒張燈促華饌且將款曲終今夕休語艱難尚堪戰照室紅爐促曙光縈窗素月垂文練天開地裂長安陌寒盡春生洛陽殿豈知驅車復同軌可惜刻漏隨更箭人生會合不可常庭樹雞鳴淚如綫

(夢弼曰)唐志湖城縣屬虢州地有鼎湖即黄帝鑄鼎之地左傳地主致餼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莫援戈而揮之日爲之反三舍長安西都也有八欄三陌洛陽東都也張衡古別離曲雞鳴高樹枝客手振衣起別淚落如綫相磨不能止〇此詩首六句爲題意次六句賦劉侯愛客張宴之辭情態第五六句末言兩京俱而未同軌夫所可惜者人生會合之難奈何更漏盡雞既鳴而別淚如綫也言不忍別去之意云爾

閿鄉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

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河凍未漁不易得鑿冰恐侵河伯宮饔人受魚鮫人手洗魚磨刀魚眼紅無聲細下飛碎雪有骨已剁觜春葱偏勸腹腴愧年少軟炊香飯緣老翁落砧何曾白紙濕放筯未覺金盤空新歡便飽姜侯德清觴異味情屢極東歸貪路自覺難欲別上馬身無力可憐爲人好心事於我見子真顔色不恨我衰子貴時悵望且爲今相憶

(夢弼曰)唐志閿鄉縣屬陝州湖在其境抱朴子馮夷華陰人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周禮天官有内饔外饔掌割烹(洙曰)七命云范公之鱗出則九溟頳尾丹腮紫翼青鬐者命支鸞刀縷切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白禮記冬右腴說者謂冬時陽氣下在魚腹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故云腴詩既飽以

讀杜詩愚得卷之五

古剡單　復　陽元讀

乾元二年杜子自東都回華州七月去官客秦州十月往同谷十二月入蜀

觀兵

北庭送壯士貔虎數尤多精銳舊無敵邊隅今若何妖氛擁白馬元師待彤戈莫守鄴城下斬鯨遼海波

夢弼曰北庭回紇也時送兵五千助討賊晉書如虎如貔古鼎銘云王命虎臣錫女和鸞黼黻彤戈鄴城指相州海鯨喻吐蕃謂鄴城可俟圖當以討吐蕃爲急也○詩言回紇助順數既不少盡其舊時精銳固已無敵則今日邊隅其將若之何哉蓋懼其交至之辭也且妖氛擁白馬而爲亂此何時耶元帥得彤戈而遣兵矣何意乎此元帥指回紇將兵之人耳非實毛王也今鄭李之兵足破鄴城故云莫守而當斬鯨於遼海也按十五載十月回紇遣葛邏支將兵入援而吐蕃陷威戎等軍石堡等城至德二載陷西平乾元元年陷河源其勢方張故有斬鯨之喻

不歸

河間尚征伐汝骨在空城從弟人皆有終身恨不平數金憐俊邁總角愛聰明面上三年土春風草又生

夢弼曰唐志瀛州爲河間郡屬河北祿山反河北諸郡望風瓦解公之從弟死於城中至此已經三年公有感而作夢弼曰數金爲從弟幼時識錢數也詩總角非兮註聚兩髦也○首言從弟從戎沒于行陣而我有終身之恨也次言從弟俊邁

[illegible]

[illegible]

台傳爲農山澗曲　臥病海雲邊世已疏儒素人猶乞酒錢徒勞望牛斗無計劚龍泉

公自註得台州鄭司戶消息鄭僑居蜀留學晉張華傳吳未滅時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問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台州屬吳吳乃斗牛之分野也劚掘也○此詩首言鄭司戶消息中四句即所傳之信也末言鄭老之竄台州如龍泉之埋土中徒望斗牛之間有劍氣然無計可掘而出之賦而比也

獨立

空外一鷙鳥河間雙白鷗飄颻搏擊便容易往來遊草露亦多濕蛛絲仍未收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

夢弼曰空外一鷙鳥則飄颻搏擊便而河間雙白鷗則容易往來遊言白鷗不知鷙鳥搏擊之也且曰草露多濕蛛絲未收有賊人受擒而羅織仍未已者如太白鄭虔輩人故曰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比而賦也本趙劉二氏說

不見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公自註近無李白消息夢弼曰狂其字被髮佯狂按唐史太白從永王璘之累流夜郎會赦放還潯陽坐事下獄匡山范傳正

𥡴曰詩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毛傳蔦寄生也蘿兎絲松蘿也
蘇武詩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䔥瑀曰嫜姑之夫也婦人
嫁三月告廟上墳始成婚禮然後稱姑嫜正名也孫武兵書
置之死地而後生北山移文蒼黄反覆漢李陵與單于戰陵
曰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搜得皆斬
之左傳施氏婦曰鳥獸猶不失儷宋玉風賦廻穴錯迕○王
深甫曰先王之政新昏者朞不使政出刑名則一切使之而
已此詩所怨盡其常分而能不忘禮義余是以録後按是詩
道婦人女子所怨之詞情悲悅詳至而能勉夫以正所謂止
乎禮義者也首言兎絲之附蓬麻不堪引蔓且曰有女嫁與
征夫不如棄之路傍此怨父母之詞比而賦也次言結髮爲
夫妻暮昏晨別無乃太怱忙且君赴河陽行雖不遠特以妾

身未分明其何以拜舅姑於堂上耶此怨夫之詞也次言父
母養我之時不容人見既有所歸雖雞犬亦得以將之矣自
寛之詞也今君赴河陽擔欲隨之往而形勢蒼黄急迫理有
不可行者焉猶豫之詞也既而曰勿爲新昏念努力戎事且
婦人在軍中兵氣恐或不揚勉夫以正也又自歎而言我雖
貧家之女且亦久致羅襦於是對夫脫羅襦洗紅粧不自爲
容處身以正也末乃歎禽鳥猶有伉儷何人事反多錯忤別
後惟與君永相望耳賦也須溪謂曲折詳至纏〻凡數轉轍
顯條達者是矣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
去同行爲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既介胄長揖別
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
必不歸還聞勸加飡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
死時猶寛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日遲廻竟長歎
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爲樂
土安敢尚盤桓棄絶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夢弼曰長安有杏園土門去京城七十里時史思明叛安慶
緒自立爲帝土門杏園皆嚴備以待○此詩寫其老而即戎
之心且慷慨不畏縮及叙其夫婦之情懷至可傷尚有貞觀
之遺澤在民心者與按古者六十不從戎今也四郊多壘子
孫陣亡已盡故垂老從軍投杖出門而同行者爲之悲傷尚
幸我有牙齒存而所憂者骨髓乾而枯朽焉耳且男兒既已
介胄乃長揖別上官而即戎然我老妻不知此是死別尚猶

臥啼傷我衣之單寒仍勸加飡焉况土門杏園在長安壁壘
堅而難度其勢不比鄴城師潰縱死比向時猶寛也大抵人
生有離有合豈擇老少故憶壯年乃遲回而長歎耳今也萬
國盡征戍故處〻烽火積屍流血則何鄉爲樂土耶是以投
杖出門而不敢盤桓也雖云棄絶蓬室而加戎然猶自傷而
肝肺摧折焉賦也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
息死者爲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
慘悽但對狐與狸竪毛怒我啼四隣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
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
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内顧無所携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

家鄉既盪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爲烝黎

鶴曰天寶十四載至乾元二年是五年也○此詩言天寶後有陣敗來歸而家破人亡但見園廬在蒿藜中而狐狸怒啼四隣之在者惟一二老寡妻耳況宿鳥猶戀故枝我何辭焉且將窮棲荷鋤灌園以治生未幾而縣令又召我令習戰雖行役不遠止在本州然內顧無妻子骨肉之可攜家既盪盡遠行近行一也但我所深恨者有長病之母死委溝谿亦已五年生我身不得我奉養之力而抱終天之痛矣若人生無家可別何以爲民哉賦也

夏日歎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上蒼久無

雷無乃號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涯萬人尚流冗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盡作虎與豺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飡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

鶴曰按史是年三月丁亥以旱降死罪流以下舊史云四月癸亥以久旱徙市雩祭祈雨夢弼曰夏日出艮東北也中街黃道之所經也楚詞陽杲杲其朱光漢光武詔曰流冗道路朕甚憫之師曰太宗貞觀初輔相得房杜王魏之賢以致太平公蓋傷今思古也○此詩蓋傷民尚流散而旱乾又若此故作是詩也首言夏日晒徹厚地而鬱蒸不開次言天久無雷豈人君號令之乖戾耶且雨下不能潤物而良田起黃埃也次言旱甚而魚鳥不能自存且民猶流冗舉目不見禾稼止見蒿萊次言河北之民盡爲寇盜幽薊尚未歸順而王師其安在哉於是憂之深而對食不能飡乃思貞觀君臣之政化焉賦也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颻吹我裳昊天出華月茂林延疎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竟夕擊刁斗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北城悲笳發鸛鶴號且翔況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

洙曰漢李廣傳註刁斗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張茂先詩煩促每有餘蘇子卿詩長歌正激烈○此詩言永日既苦熱所幸夜納微涼足以自適因念荷戈之士守邊

之苦而思時康也首言永日苦炎熱而思涼風次言月明納微涼而苦夜短次言月之虛明而羽蟲飛揚纖毫畢見且物無大小皆欲自適次乃念荷戈之士終年守邊如執熱而不以濯且終夜擊刁斗而聲連萬方雖榮被青紫亦不如早還鄉之爲樂也既而北城起悲笳而鸛鶴飛鳴況復倦於煩促乃激烈而思時之康泰焉賦也

立秋後題

日月不相饒節序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洙曰陶淵明歸去來辭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鶴曰按公傳公爲華州司功屬關輔飢棄官去客秦州是詩欲棄官時作也○此詩言日月于邁歲不我與玄蟬之號無停

比人不知止而秋雜巳如歸客之興不可久留比人嘗識時
奈何平生隱居獨善之志不遂而年幾半百為可恨爾今也
羈旅宮亦由它人何事此心反為形所役耶

赤谷西崦人家

躋險不自安出郊已清目溪迴日氣煖逕轉山田熟鳥雀依茅
茨藩籬帶松菊如行武陵暮欲問桃源宿

師曰地志秦州有崦嵫山在赤谷之西曹操遣劉備戰于此
谷川水為之丹因稱赤谷洙曰晉陶淵明桃源記晉太康中
武陵人捕魚沿溪而行忽逢桃花夾岸漁人異之復行窮林
見一山便從山口入土地平廣邑屋連接黃髮垂髫怡然自
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邀還家設酒食自云先世避秦
亂來此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也漁人辭去既出迷不復

得路

昔遊

昔謁華蓋君深求洞宮脚玉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暮升艮岑
頂巾几猶未却弟子四五人入來淚俱落余時遊名山發軔在
遠壑良覿違夙願含悽向寥廓林昏罷幽磬竟夜伏石閣王喬
下天壇微月映皓鶴晨溪嚮虛駛歸徑行已昨豈辭青鞋胝悵
望金匕藥東蒙赴舊隱尚憶同志樂休事董先生於今獨蕭索
胡為客關塞道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雖悲鬒髮
變未憂筋力弱扶杖望清秋有興入廬霍

夢弼曰華蓋山在伊洛間周王子晉養道於此後昇仙號華
蓋君天降玉棺於堂上晨而遂沐浴臥其中由是尸解洙曰艮
岑東北之岑也離騷朝發軔於蒼梧軔支輪木寥廓曠貌

董先生即衡陽董鍊師京成也謝玄暉詩有情知望鄉誰能
鬒不變廬霍盧山在九江霍山即南岳衡山也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
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
轉燭夫壻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
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回牽
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

洙曰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獨立詩皎皎白駒在彼
空谷石季倫王昭君辭序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
家子配焉關中即長安沈休文詩長安輕薄兒古詩燕趙多
佳人美者顏如玉本草合歡即夜合也一名合昏其葉至昏

即合故名鴛鴦鳥名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死故
謂之匹鳥東方朔傳董偃母以賣珠為事詩終朝采綠不盈
一掬○此詩自言有絕代之人乃幽居於空谷之中且自
言我是良家之子今卻零落而依乎草木耳此第二句也次
四句應良家子也四句言零落之由次以合昏之知時鴛鴦
之有偶喻夫壻之輕薄寡恩不若也次以泉之在山出山
喻婦人之居室與出而棄出惟餘侍婢賣珠以給食牽
蘿以補屋焉所以言其窮不暇髮弗為容也采柏倚竹以清
苦自守也斯人也豈非絕代之佳人乎是詩豈以當時賢者
在朝居位囘亂被棄無人收之明雪而甘於清苦自守者作
此以美之歟或曰賦也實有是事而紀之也是亦皆可言也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莫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昔如水上鷗今如罝中兔性命由它人悲辛但狂顛山鬼獨一脚蝮蛇長如樹呼號傍孤城歲月誰與度從來御魑魅多為才名誤夫子嵇阮流更被時俗惡海隅微小吏眼暗髮垂素黃帽映青袍非供折腰具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相望無所成乾坤莽迴互

補注 天台山在台州三江一谿塘二楊子三吳松罝兔罟也八駮有山鬼博物志一足曰夔反踵也蝮大虺也左傳辟派四凶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嵇阮晉嵇康阮籍也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口此公以鄭虔坐汙賊貶台州司戶傷之不能自已而作是詩也首言台州之隔三江王風政不息縱使鄭公得歸既老且病亦不識路矣鄭公昔如水上鷗今如兔之在罝性命由它人悲辛但狂顛耳次言山鬼蝮蛇傍孤城而號呼歲月誰與度哉從來禦魑魅者多爲才名所誤今夫子乃嵇阮之流更被時俗所惡故爲台州司戶且黃帽青袍又非所援之具但平生嗜酒與我最相得今也相望各無所成則乾坤莽迴互若無所容其身焉賦也 同音 經致音褫

遺興五首

蟄龍三冬卧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隴底松用舍在所尋大哉霜雪幹歲久為枯木

補注 魏嵇康字叔夜鍾會以僣嵇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

送刑之東市漢諸葛亮字孔明躬耕隴畝徐庶言於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口言昔之賢士未遇則如蟄龍之卧老鶴之翔言不而從之也然同稱卧龍嵇何以不得其死而孔明特遇知音得行所志言遇不遇如何耳又如隴底之喬松用舍在匠石之所尋求焉用則爲棟梁舍則成枯株而已今之視昔亦猶後之視今此公自遣其興云耳

昔者龐德公未嘗入城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

補注 後漢逸民傳龐公襄陽人居峴山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

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所栖而已因釋耕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攜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返口言龐公有濟世之策終畏羅罟而不肯出仕如處士之中其節獨苦蓋林茂水深則魚鳥水所歸往今也天地閉而賢人隱足以舉家隱於鹿門雖劉表亦不能屈致之矣此亦公自比以遺其興爾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

〔夢弼曰〕按陶淵明集有責子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盃中物又有命子詩云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言陶公雖為避俗之士然亦未必能達道何哉觀其飲酒諸詩頗亦恨其枯槁焉若達生之人豈是足哉蓋默識不早故有然有子之賢與愚何其掛懷抱哉

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爽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江海日凄涼

〔洙曰〕唐賀知章字季真越州人性曠夷善談說族姑子陸象先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開元間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一日併謝宰相嘗稱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為光寵晚節尤誕放自號四明狂客為秘書外監天寶初病夢遊帝居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賜鏡湖一曲世說劉真長見王丞相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答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王徽之為桓沖參軍沖嘗謂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山陰在會稽之北故名○言賀公居官善吳語而清狂晚乃上書告老為道士歸故鄉詔賜鏡湖一曲今也斯人已亡清爽之氣不可致矣故其茅宇亦日就凄涼無復江海瀟洒之風矣

吾憐孟浩然裋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清江空舊魚春雨餘甘蔗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

〔鶴曰〕唐隱逸史孟浩然襄陽人隱鹿門山以詩自適年四十遊京師應進士不第張九齡署為從事與之唱和不為達而卒南史范曄在獄中為士題扇曰即是夜之悠悠鮑謂明遠謝謂三謝○言孟浩然吾憐其不達而死然其賦詩不多而往往凌轢鮑謝且以漁釣釋悶自適非清備之士能之乎故望雲而悲吒焉賦也

秦州雜詩二十首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遲迴度隴怯浩蕩及關愁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

〔夢弼曰〕唐志秦州天水郡屬隴右道三秦記隴西關其坂九迴不知高幾百丈望秦川長安如帶洙曰秦有魚龍川鳥鼠谷鳥鼠即禹貢鳥鼠同穴之地別賦心折骨驚○言主事者目可悲、字乃一篇骨子因人作遠遊度隴怯又關愁水落山空而問西征之烽火皆滿目可悲之事故此淹留而心折也此淹留結作遠遊心折結悲字賦也

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苔蘚山門古丹青野殿空月明垂葉露雲逐渡溪風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

〔洙曰〕後漢隗囂據隴西天水郡城北寺即其故居也首陽山渭水所出寺枕秦山下故渭水東流長安

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沙降虜兼千帳居人有萬家馬驕朱汗落胡舞白題斜年少臨洮子西來亦自誇

〔鶴曰〕秦州都督府領天水隴西同谷三郡國謂國志也使吐蕃近置牙帳曰物令驛路蕃貴人處于大氈帳南史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入貢註白題胡名也其俗以白堊塗其頷也

臨洮郡屬隴右其士人勇敢可備守禦○言秦州兼領司谷而其驛道可出流沙故以降虜承第二句另人應首句止其下皆言驛道所見之事而所來之臨洮子亦自許其勇得騎

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風散入雲悲抱葉寒蟬靜歸山獨鳥遲萬方聲一槩吾道竟何之

言鼓角於緣邊之郡欲夜之時聽之則殷地發而入雲悲矣蟬靜鳥遲應候感物而言不獨秦州有鼓角之聲而萬方一槩則吾道其窮矣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浮雲連陣沒秋草徧山長聞說真龍種仍殘老驌驦哀鳴思戰鬬迥立向蒼蒼

疏曰漢張騫使西域初天子發易卜之曰神馬當從西北來騫還得烏孫馬名曰天馬唐人語以鈴為殘翻曰秦州有馬池源出當家山又開山圖云隴西神馬山有泉乃龍馬所生

城上胡笳奏山邊漢節歸防河赴滄海奉詔發金微士苦形骸黑林疏鳥獸稀那堪往來戍恨解鄴城圍

補曰滄海本勃海郡去海為近通典鶴慶州有金微隸振武軍洙曰鄴城時為史思明所據○言城上胡笳發則山邊漢節歸於是奉詔發金微之卒赴勃海而防河也形骸黑而士卒勞苦鳥獸稀而林木疏少故不堪於往來征戍而恨解鄴城之圍也蓋言鄴圍若不解豈至吾遠戍哉賦也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屬國歸何晚樓蘭斬未還烟塵獨長望衰颯正摧顏

洙曰漢蘇武使匈奴歸拜為典屬國傳介子傳先是龜茲樓蘭嘗殺使者介子持節至樓蘭樓蘭王持首還詔封介子為義陽侯○言秦州在隴山之間正當關塞之要衝乃嘆屬國之歸何晚樓蘭之斬未還徒衛故老我獨長望於烟塵之際而悲傷也

聞道尋源使從天此路回牽牛去幾許宛馬至今來一望幽燕隔何時郡國開東征健兒盡羌笛暮吹哀

洙曰張騫傳騫使西域窮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女織於室丈夫牽牛飲河問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騫使西域言大宛多善馬武帝求馬於宛不肯與乃以李廣利代宛宛遂出其馬○言聞道漢使乘槎經天漢使西域而宛馬來今也一望則幽燕隔絕郡國何時其開通耶且東征之健兒已盡故羌笛暮吹而可哀也蓋傷無使以喻德意無兵以征不庭爾

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稠疊多幽事喧呼閱使星老夫如有此不異在郊坰

夢弼曰後漢李郃善河圖風星和帝遣使者微服單行觀采風謠使者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使耶二人驚問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晉天文志流星天使也郃音洽

雲氣接崑崙涔涔塞雨繁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烟火軍中幕牛羊嶺上村所居秋草淨正閉小蓬門

補曰爾雅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黃鵠翅垂雨蒼鷹飢啄泥薊門誰自北漢將獨征西不意書生耳臨衰厭鼓鼙

〔夢弼曰〕誰自北言收復幽薊者誰也漢本彭爲征西將軍言討吐蕃也○言方塞外而秋雲低雲低而雨作故花亦離披蒼崖不得食薊門誰自北而行師漢將獨征西而出塞然我不免老而厭亂如此蓋傷久亂而文武百官皆困於征役妖氛未息乃厭戰鬥爾此而賦也

山頭南郭寺水號北流泉老樹空庭得清渠一色傳　秋花危石底晚景臥鐘邊俛仰悲身世溪風爲颯然

〔夢弼曰〕秦州記天水縣介無山有水一派北流入長道縣界

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對門藤蓋瓦映竹水穿沙　瘦地翻宜粟陽坡可種瓜船人近相報但恐失桃花

〔趙傁曰〕秦州有東柯谷此技村末句借用桃源事

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真傳　近接西南

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

〔師曰〕唐志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城接壤〔洙曰〕仇池有九十九泉而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世傳仇池有地穴通小有洞中出神魚食之者仙〔師曰〕末句公有卜居之意

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落木客舍雨連山阮籍行多興龐公隱不還東柯遂疏懶休鑷鬢毛斑

〔夢弼曰〕晉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言未暇泛海悠悠於兵馬間者以塞門客舍風雨之故也昔阮籍之行多興龐公之隱不還吾將遂疏懶於東柯休鑷白而隱而不必遊滄海也

東柯好崖谷不與衆峰群落日邀雙鳥晴天卷片雲野人矜險絕水竹會平分采藥吾將老兒童未遣聞

〔夢弼曰〕水竹會平分謂谷中之人以竹筒引水也

邊秋陰易夕不復辨晨光簷雨亂淋幔山雲低度牆鸕鷀窺淺井蚯蚓上深堂車馬何蕭索門前百草長

地僻秋將盡山高客未歸塞雲多斷續邊日少光輝警急烽常報傳聞檄屢飛西戎外甥國何得近天威

〔師曰〕說文檄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謂軍事也若有急則插以雞羽謂之羽檄〔夢弼曰〕唐貞觀間以文成公主妻景龍間以金城公主下嫁吐蕃又贊普曰我與唐爲甥舅國也○言秦州秋將盡而客未歸因塞雲之斷續多故邊日之光輝少也此秋景以比邊鄙之不安是以烽火羽書之屢報言吐蕃入寇也且吐蕃外甥何得相犯耶以義責之賦兼比也

鳳林戈未息魚海路常難候火雲峰峻懸軍幕井乾風連西極

動月過北庭寒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

〔趙曰〕唐志河州有鳳林縣北有鳳林關魚海縣名郭子儀敗魚海五城是也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漢高帝築壇拜韓信爲大將軍○此公傷邊庭未靜而思有李廣爲將以征之賦也

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爲報鴛行舊鷦鷯在一枝

〔趙曰〕唐堯謂肅宗野老公自謂也〔洙曰〕君自聖則忠諫不聞故言以託諷也陳情表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禹穴在會稽山禹藏書之所仇池記云仇池百頃周回九千四十步東西二門莊子鷦鷯巢林不過一枝

野望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曾陰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葉稀風更落山迥日初沉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

此詩首四句交加相應第三聯結上起下未言獨鶴之歸何晚而昏鴉之栖已滿林矣皆野望之景物也

天末懷李白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希曰陸士衡詩借問欲何為涼風起天末楚屈原自沉汨羅而死〇此詩殆傷太白流夜郎而懷之歟而賦也

天河

常時任顯晦秋至最分明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清含星動雙闕伴月落邊城牛女年年度何曾風浪生

題曰齊諧記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答曰織女暫詣牽牛〇此公詠天河以自喻言天河常時雖有明晦然秋至則愈明而不可掩夜含星而動雙闕或伴月而落邊城或度牛女則風浪何曾起耶其忠愛之情藹然見於言外比也

東樓

萬里流沙道征西過此門但添新戰骨不返舊征魂樓閣凌風迥城陰帶水昏傳聲看驛使送節向河源

題曰征西謂時遣使與吐蕃和好故末句借張騫為使事〇此傷邊庭不靜今之衛將朝廷遣使與吐蕃修好亦終無益蓋生當戰伐之秋然也

山寺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亂水通人過懸崖置屋牢上方重閣晚百里見纖毫

夢弼曰天水圖經隴城縣東柯谷之南麥積山有瑞應寺山形如積麥佛龕劉石閣道縈旋上下千餘尺山下水從嶺西涉東柯僧院甚有幽致高檻可以眺遠簷窓可以來風遊人如市麝香產類石竹編竹花也鸚鵡隴右所產也金桃色如杏七八月熟書亂于河詩涉渭為亂爾雅正絕流曰亂

貽阮隱居 昉

陳留風俗衰人物世不數塞上得阮生迥繼先父祖貧知靜者性自益毛髮古車馬入鄰家蓬蒿翳環堵清詩近道要識字用心苦尋我草徑微塞裳躡寒雨更議居遠村避喧甘猛虎足明其顯密榮貴如糞土

夢弼曰晉阮籍陳留尉氏人其族素盛譜兩此阮當世推為人物第一塞上指秦隴也高士傳張仲蔚之居蓬蒿沒人詩多綺靡惟昉詩有理趣宋旦昉善篆隸故云識字用心苦箕山潁水許由巢父隱處也〇此詩美阮隱居不事榮名而作也首言往時陳留阮氏世推為人物第一今也陳留風俗既衰世莫比數近於塞上得昉遠能繼厥祖武然昉之食貧以我知其為靜者之性雖毛髮益自古朴故車馬入鄰人之家而蓬蒿翳其環堵焉且清詩近理而於字學用心獨苦然常過我不避泥濘更欲移居遠村以避喧囂而甘猛虎於此足以明其為巢許之流以其能泥塗軒冕故爾賦之也

從人覓小胡孫許寄

人說南州路山猿樹樹懸舉家聞若駭為寄小如拳預哂愁胡

而初調見馬鞭許求驄驥光益挑抹應頌

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

隱者柴門內畦蔬繞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致書求束比青芻色圓齊玉箸頭衰年關膈冷味暖併無憂

夢弼曰本草薤性温補

蕃劍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風塵苦未息持汝奉明王

趙曰晉張華見斗牛間常有紫氣問雷煥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即補煥爲豐城令掘獄基得雙劍留一自佩送一與華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其子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但見兩龍各長數丈於是失

劍○此詩首四句問之之詞末四句答之之詞賦也

銅缾

亂後碧井廢清時瑤殿深銅缾未失水百丈有哀音側想美人意應悲寒甃沉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

師曰銅缾所以汲井而濟人者以喻賢者當君之息以及衆也世亂則棄捐於寒甃時清則收用於瑤殿夢弼曰風俗通甃聚磚修井也末句謂井中或得鑾釵遺鈿如蛟龍之狀者○後按此詩首四句言銅缾當清平之時用以汲井於瑤殿之中而轆轤有聲及亂後缾既失水而碧井亦廢矣末四句言美人側想其廢棄聚磚修井而出之則銅缾蛟龍之文雖半缺落然得折黃金以修補之尚可用也

寓目

一縣蒲萄熟秋山苜蓿多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輕烽燧胡兒制駱駝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

洙曰西域人好飲蒲萄酒馬食苜蓿永徽圖經曰蒲萄生隴西五原燉煌山谷今處處有之○言蒲萄苜蓿胡兒羌女皆非中國所有今也無處無之故曰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也題曰寓目有以哉左傳僖二十八年子玉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即事

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却非人憐漢公主生得渡河歸秋思抛雲髻腰支勝寶衣群凶猶索戰回首意多違

鶴曰花門回紇也是年八月公主以無子得歸○時史朝義誘回紇入寇索戰而和親之事非矣故人憐公主之歸抛雲

髻腰勝寶衣而以回首意多違結之其憂國之心見于辭氣之表惟須溪謂腰支語不典豈其所以賦漢公主者耶評得是

歸燕

不獨避霜雪其如儔侶稀四時無失序八月自知歸春色豈相訪衆雛還識機故巢倘未毀會傍主人飛

言歸燕知時識機不忘故主是以秋歸而春來倘舊巢未毀會傍主人而飛矣喻君子能知時念主比也

促織

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床下夜相親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悲絲急管感激異天真

言促織之爲物甚微而其哀音何若是之動人耶蓋自在野至於床下其聲豈得不動人乎[illegible]三聯應動

人未必悲絲急管皆能動人而天真之於人爲則異耳賦也
螢火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
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
言螢火幸托腐草以生乃敢近太陽而飛隨風帶雨故未足
以臨書卷有時能點客衣爾苟十月霜重則亦不知所歸矣
夫螢陰物也公托之以比小人能眩昏暗之主不敢近聖明
之君爾因即回餘辟求見孟子之因因猶托也
蒹葭
摧折不自守秋風吹若何暫時花戴雪幾處葉沉波體弱春苗
早叢長夜露多江湖後搖落亦恐歲蹉跎
言蒹葭當秋風吹之則摧折不能自守雖暫時花戴雪然處

處葉沉波矣應首二句次言春來其苗生長而多雨露在江
湖雖後搖落亦恐歲暮摧折不能自守焉喻小人雖得志一
時終不免淪胥以亡耳比也
苦竹
青寞亦自守軟弱強扶持味苦夏蟲避叢卑春鳥疑軒墀曾不
重翦伐欲無辭幸近幽人屋霜根結在茲
日暮
日落風亦起城頭烏尾訛黃雲高未動白水已揚波羌婦語還
哭胡兒行且歌將軍別上馬夜出擁彫戈
脩可曰漢桓帝時京師童謠云城上烏尾畢逋后山曰訛以
言驚動也○此詩主意在首一句其下三句應風起後四句
應日落言日落風起而烏尾訛雲未動而水揚波當是時羌
婦哭胡兒歌則將軍擁彫戈別上馬而夜出焉賦也
夕烽
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光小雲邊落點殘照秦通警
急過隴自艱難聞道蓬萊殿千門立馬看
夢弼曰唐六典鎮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
放烟一炬謂之平安火○言夕烽之來甚遠嘗每日報平安
然聞宮闕之內立馬以望呼此何時哉首二句生中四句而
以聞道蓬萊立馬看結之詞不迫而意獨至賦也
秋笛
清商欲盡奏奏苦血沾衣他日傷心極征人白骨歸相逢恐恨
過故作發聲微不見秋雲動悲風稍稍飛
此詩首二句乃一篇之主次聯承之後四句應首句亦傷時

之作賦也
擣衣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況經長別心寧辭擣衣
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
夢弼曰蔡邕上疏云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
俗○此言夫出戍婦居室婦曰擣衣之時念夫征戍之苦也
賦也
月夜憶舍弟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鴈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
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兵
鶴曰時公之三弟在河南齊許三州○此詩前四句言月夜
後四句憶舍弟蓋以嚴敵之際行人斷絕所聞見者惟鴈聲

月露耳於是念諸弟之分散而存亡不知況兵戈未息而家
書不達其何以爲懷哉賦也

遣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霑襟血梳頭滿面絲地卑荒野
大天遠暮江遲衰疾那能久應無見汝期

言干戈未定而弟妹分離且己衰老多病非久於人世者況
天地闊遠恐無相見之期故傷悲而血淚霑衣亦賦也

夢李白二首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
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
塞黑今君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
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舊曰白坐永王璘事當誅郭子儀請解官贖罪詔長流夜郎
會赦還尋陽復坐事下獄尋陽郡今江州爲江南道深曰楚
辭湛〻江水兮上有楓林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若白
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此言悲莫悲
於生別離今也白在江南而無消息安得不常惻惻耶是以
入我之夢顯我相思之深然又恐非平生之魂殆以其路遠
不可測耳且魂之來自尋陽而楓林青魂之返自秦州而關
塞黑今君既在罔羅之中何以有羽翼而來去耶故曰落月
猶疑照見顏色乃戒之曰水深且闊慎勿爲蛟龍所得
此愛之深而不能自已之情也賦也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局
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
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顦顇孰云網恢〻將老身反累千秋
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浮曰古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老子天網恢〻疏而不
漏晉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阮籍詩千秋
百歲後榮名安所之○此言浮雲行而遊子未來今我頻夢
君乃見其情之相親不我遐棄然數見其告歸之際常局促
而不寧苦道往來之艱難殆江湖多風波之險而舟楫恐有
失墜耶故於出門又以負平生志而搔白首焉且冠蓋滿京
華何斯人獨顦顇如是哉雖言法網之恢〻而白將老其身
反爲所累雖有身後之名將安用耶

遣興三首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朽骨穴螻

蟻又爲蔓草纏故老行歎息今人尚開邊漢虜互勝負封疆不
常全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

舊可曰莊子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深曰恨賦蔓草
縈骨拱木斂魂史記廉頗者趙之良將也○此詩傷今懷古
賦也

高秋登寒山南望馬邑州降虜東擊胡壯健盡不留穹廬莽牢
落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休鄴中事反覆死人積
如丘諸將已茅土載驅誰與謀

舊曰唐志屬原州有馬邑州在秦成二州山谷間深曰降虜
東擊明讀回紇助順收復京師遂進收東都穹廬栟帳也茅
土謂封建諸侯○此詩傷今賦也

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春苗九月

交顔色壽日老夥次衛門士勿悲尚枯槁時來展材力先後毋
醜好但詠鹿皮翁忘機對芳草
〔鶴〕曰按史乾元二年春旱故有甘澤不在旱之句而因以興
衛門之士也〔洙〕曰列僊傳鹿皮翁菑川人少爲府小吏機巧
舉手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乃白府君請木工斤
斧作轉輪懸閣數十日梯道四門成上其顛作茅舍留止食
芝草飲神水百餘年下賣藥於市○此詩思濟世之士以靖
亂比也

讀杜詩愚得卷之五

讀杜詩愚得卷之六

古剡　單　復　陽[illegible]

乾元二年秋杜子客秦州十月往同谷十二月入蜀

秦州見勑目薛三璩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察與二子
有故遂寄邁官兼述索居三十韻

大雅何寥闊斯人尚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爾精靈二子聲同
日諸生困一經文章開突奧遷擢潤朝廷舊好何由展新詩更
憶聽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伊昔貧皆甚同憂歲不寧栖遑
分半菽浩蕩逐流萍俗態猶猜忌妖氛忽杳冥獨慚投漢閣俱
議哭秦庭還蜀祇無補囚梁亦固扃華夷相混合宇宙一羶腥
帝力收三統天威總四溟舊都俄望幸清廟肅惟馨雜種雖高
壘長驅甚建瓴焚香淑景殿漲水望雲亭法駕初還日羣公若
會星宮臣仍點染柱史正零丁官忝趨栖鳳朝回歎聚螢喚人
看騕褭不嫁惜娉婷掘劍知埋獄提刀見發硎侏儒應共飽漁
父忌偏醒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涇羽書還似急烽火未全停
師老資殘寇戎生及近坰忠臣辭憤激烈士涕飄零上將盈邊
鄙元勳溢鼎銘仰思調玉燭誰定握青萍隴俗輕鸚鵡原情類
鶺鴒秋風動關塞高臥想儀刑

〔洙〕曰嵇康絕交書潦倒麤疏荀子災與之內[illegible]雅室[illegible]
曰奧東南隅曰突劉孝標絕交論莫肯費其半菽[illegible]有[illegible]
一毛項羽傳歲飢人貧卒食半菽王莽誅甄豐連及揚[illegible]
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illegible]
下幾死吳入郢申包胥求救於秦秦兵未出包胥哭於秦[illegible]
者七日勺水不入於口〔趙〕〔傅〕曰三統謂天統地統人統[illegible]

言張携毋避難三遷頻水而尋山之展灑酒之中皆在風塵
中矣昔我於應下關西與之相接而通文數篇談語其心通
妙藝絕倫草書可貴則張芝乃是其後身詩句可愛則曹植
不敢爲其前輩且携毋避難尤致奔養是可尚矣應第三四
句次自言我爲名誤而一馳驅受直故棄居不得相遇苟相遇
則益加愁辛矣今流轉於奈州逢人必念之者緣故舊少而別
離多故尓且及肅宗脩職責授臣事而我若商山之入楚渭
水之在秦比也次美其道術應聽於道流新又言裱懷不愜
良覿無回而悲恨且此邦尚武何處可依仁耶未言尚武天
下大軍雖多而餘寇尚盛麾群兇守宙惟張公之高興則
知我如籠中之鳥斯文將起稚[illegible]盡望松筠言欲赴河南
也

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召募赴薊
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
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
(呂曰)吳志中郎將周栖乞於鄱陽名募詩生于道周註周曲
也(修可曰)吳王闔廬命國中作金鉤令曰善者賞之百金有
貪王之重賞者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呼二子之名
曰我在此聲絕於口兩鉤俱飛著父之胸王大驚遂服而不
離身○一章言大丈夫生當封侯今戰伐倘有功則封侯矣
豈能守舊丘耶於是乃赴名募而不可留買馬鞍裝刀頭將
出塞故閭里親戚送行老者則居上列酒酣且進無羞少年
則別有贈含笑而看吳鉤焉此與前出塞言戚々去故里而
以棄絕父母爲痛者不同矣吁亦可以觀之變焉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々平沙列萬
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
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要解曰東門洛都之門也河陽洛邑也詩蕭々馬鳴悠々旆
旌荊軻歌風蕭々兮易水寒○二章言於東都日暮列幕屯
營軍令嚴不諠譁而夜寂寥唯聞馬鳴悲笳耳故雖壯士亦
爲之慘戚而不驕矣末乃借問大將恐是霍嫖姚耶何紀律
之嚴若是歟賦也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六合已一
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胡
馬群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三章言古人今人所重者不同蓋古人以六合爲家則四夷
賓服之而已故重在守邊豈知出師亘長雲耶乃若今人以
高勳爲事遂使壯士奮身拔劍收胡馬闢北鄙以奉吾君爲
盡義令人以開邊立功爲重耳賦也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
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主將位益崇氣驕凌
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道衢
齊曰兩蕃謂吐蕃與奚契丹也漁陽薊州也左太沖詩南隣
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左傳皂臣輿々臣隸々臣僚々臣僕々
臣臺主將謂祿山也○四章言兩蕃雖無虞然漁陽之驕將
作而邊人不敢輕議之蓋畏其殺戮故不鳴呼祿山之欺人
皆知之而玄宗委之心腹而獨不疑何哉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
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
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
(洙曰漢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余曰左傳晉
政多門將祿山自幽州起兵陷河洛希曰漢書紀從間道走
歸〇五章言有將校自云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者上
調發之不一也第見主將驕盈將爲不軌而愈加愁思耳獎
則我身雖貴何足道哉且我從軍已二十年恐辜明主之恩
故也既而果見變作乃中夜逃歸達至故里但一空村耳所
幸惡名脫免而窮老無兒孫矣斯人姓名不聞惜哉鮮于炅救
鶴曰後出塞詩乃乾元時公在秦州思天寶間事而作)

示姪佐

多病秋風落君來慰眼前自聞茅屋趣只想竹林眠滿谷山雲
起侵籬見水懸嗣宗諸子姪早覺仲容賢
(公自註佐草堂在東柯谷師曰七月秋風起八月風高九月
風落晉阮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〇詩
首自言多病至秋深頼爾來慰藉我故于姪中覺爾惟賢也
第三聯應第三句末章應第四句及第二句賦也)

佐還山後寄三首

山晚黃雲合歸時恐路迷澗寒人欲到林黑鳥應棲野客茅茨
小田家樹木低舊諳疎懶叔須汝故相攜
(言佐還山時日將晚故恐其迷路第三句承次句第四句應
首句三聯言佐山居之景物且汝素知我之疎懶尚須攜我
一行以觀東柯野客之田家賦也)

白露黃粱熟分張素有期已應舂得細頗覺寄來遲味豈同金
菊香宜配綠葵老人他日愛正想滑流匙
(言佐所送黃粱而未見寄者故我想其舂得細而香味可愛
它日必滑流匙矣賦也)

幾道泉澆圃交橫落幔坡葳蕤秋葉少隱映野雲多隔沼連香
芰通林帶女蘿甚聞霜薤白重惠意如何
(言澆圃之泉落幔坡故秋葉少而野雲多沼連香芰林帶女
蘿皆寫圃之幽致且聞有薤可重見惠否賦也)

宿贊公房

杖錫何來此秋風已颯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放逐寧違
性虛空不離禪相逢成夜宿隴月向人圓
(公自註贊京師大雲寺主謫此安置〇首二句起下六句第
二聯承第二句第三聯應第一句末聯言於此相逢夜宿之
時而況隴月向人又圓乎賦也)

遣懷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風隨斷柳客淚墮清笳水淨樓陰
直山昏塞日斜夜來歸鳥盡啼殺後棲鴉
(言愁眼見此霜露之中菊開而柳斷是以聞清笳而客淚之
墮不能自已及水淨山昏而晚夕鳥歸已盡故後棲之鴉不
勝其悲賦而比也)

廢畦

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凋殘暮景數枝葉天風吹汝寒綠霑泥滓
盡香與歲時闌生意春如昨悲君白玉盤

除架

東新已雲落䔲葉靜蕭踈苹結白花了寧耐新蓂除秋蟲聲不
去莫雀意何如寒事今牢落人生不有初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出郭眄細岑披榛得微蹊溪行一流水曲折方屢渡贊公湯休
侶好靜心迹素昨枉霞上作盛論巖中趣怡然共携手恣意同
陟步捫蘿竝先登陟巘眩反顧要求陽岡暖苦陟陰嶺沍惆悵
老大藤沉吟屈蟠樹卜居意未展杖策迴且莫層巔餘落日草
蔓已多露

洙曰顔星真書洙水尋求蹊徑條見路師曰山南向陽故暖山
北背陽故沍寒也○此詩首言出郭披榛而得微蹊溪行一
水而曲折屢度次言贊公嘗枉詩盛稱山中之美及此乃偕
然同行而捫蘿陟巘不憚勞苦要求陽岡而反陟陰嶺乃惆

悵沉吟於藤樹之間蓋以卜居之意未遂故爾及回日且莫
而露已多矣賦也

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土室延白光松門耿踈影躋攀倦日
短語樂寄夜永明然林中薪暗汲石底井大師京國舊德業天
機稟從來支許遊興趣江湖迥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潁何知
戎馬間復接塵事屏幽尋豈一路遠色有諸嶺晨光稍朦朧更
越西南頂

山谷曰漢書李廣數奇師古以爲命隻不偶合也○此詩首
言日夕而月明則贊公之土室松門延白光而耿踈影矣次
言躋攀而日苦短及然薪汲井則笑語之樂寄於永夜焉次
言贊公之德業與趣以及放逐之事炎知兵戈中復得奉接
邪未言尋幽豈止一路於尚有諸嶺之佳處明日更將越西
南之山頂焉賦也

病馬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毛骨豈殊
衆馴良猶至今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沉吟

趙曰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問御者曰此何馬也對曰
故公家畜也罷而不能爲用故出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而
老棄其身仁者之所不爲也命束帛以贖之○言此馬乘之
亦已久矣況當關塞之深而天又寒然故令其老於塵中既
已盡厥力則病於歲晚寧不傷我心乎且毛骨馴良猶有可
取者焉是其物雖微而意實深見者能不爲之沉吟乎哉賦
兼比也

寄贊上人

一昨陪錫杖卜鄰南山幽年侵腰脚衰未便陰崖秋重岡北面
起竟日陽光留茅屋買兼土斯焉心所求近聞西枝西有谷杉
漆稠亭午頗和暖石田又足收當期塞雨乾宿昔齒疾瘳徘徊
虎穴上面勢龍泓頭柴荆具茶茗徑路通林丘與子成二老來
往亦風流

太平寺泉眼

招提憑高岡疏散連草莽出泉枯柳根汲引歲月古石間見海
眼天畔縈水府廣深丈尺間宴息敢輕侮青白二小蛇幽姿可
時覩如絲氣或上爛熳爲雲雨山頭到山下鑿井不盡土取供
十方僧香美勝牛乳北風起寒文弱藻舒翠縷明涵客衣淨細
蕩林影趣何當宅下流餘潤通藥圃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
夢得曰廣雅黃精龍銜草也本草曰黃精久服輕身延年益

空囊

翠柏苦猶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不爨井晨凍無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看

〔備可曰〕列僊傳偓佺人偓佺食松柏之實楚詞狄正陽而飡朝霞後漢趙壹云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梁武帝評羊欣書似婢作夫人舉止羞澁〇言食栢飡霞者神僊之事也而世人皆鹵莽而莫之顧惟吾道屬艱難而飡食之焉是以不爨而井凍無衣而床寒也然留一錢於空囊中者恐其羞澁故爾蓋言貧甚無以自給之意賦也

送靈州李判官

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戰乾坤赤氛迷日月黃將軍專策略幕府盛才良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

首言羯胡腥四海則血戰而乾坤赤氛迷而日月昏故回首一茫茫次言當時軍將則策略專幕府則才賢盛故兵稱神速而驚彼朔方於是相賀吾君真中興之主矣賦也

送遠

帶甲滿天地胡爲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草木歲月晩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見故人情

言盜賊充斥而君遠行惟將鞍馬去孤我欲何爲哉故親朋盡一哭以送之而其人若曰草木歲月晚矣大材成器可霜雪清則邊塵息今將別離以行所志耳故曰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賦也

別贊上人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漂蕩何時有終極贊公釋門老放逐來上國還爲世塵嬰頗帶憔悴色楊枝晨在手豆子兩已熟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異縣逢舊友初欣寫胸臆天長關塞寒歲暮饑凍逼野風吹征衣欲別向曛黑馬嘶思故櫪歸鳥盡斂翼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荊棘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力

〔定功曰〕釋氏書手把青楊枝徧洒甘露水蘇曰崔玄見習禪偈曰豆子熟矣張華曰豆子眼中黑精也言無邪視也覆頭目雨或作兩言來秦州已經兩年矣〇首以川流與客行之不息而歎何時有終極耶次言贊公乃釋門之老猶被放逐而色帶憔悴雖然贊公則楊枝晨在手豆子兩已熟而身如浮雲不限南北即公詩所謂放逐寧違性虛空不離禪者也次言異縣相逢喜傾心腹柰何爲飢寒所迫又欲別去日已莫而鳥棲矣末言自古以來聚散之地皆長荊棘且贊公與

我俱各衰年各努力以自重可也賦也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寒城朝煙淡山谷落葉赤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鵾雞號枉渚日色傍阡陌借問持斧翁幾年長沙客哀哀失木狖矯矯避弓翮亦知故鄉樂未敢思宿昔昔在鳳翔都共通金閨籍天子猶蒙塵東郊暗長戟兵家忌間諜此輩常接跡臺中領舉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殺無辜所以分黑白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斥仲尼甘旅人向子識損益朝廷非不知閉口休歎息余時忝諍臣丹陛實咫尺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責行邁心多違出門無與適於公負明義惆悵頭更白

〔鶴曰〕地至鳳州兩當縣以大散關與嘉陵地勢險隘相當故名〔洙曰〕上林賦亂鵾雞〔敏功曰〕陸雲詩通波激枉渚前漢吳恭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峽形藏堂隍壁色立積鐵徑摩穹蒼蟠石與厚地裂修纖無限竹嵌空太始雪威遲哀壑底徒旅慘不悅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生涯抵弧矢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回首肝肺熱

□之曰謂形藏堂隍謂山壑如堂隍峽藏於兩山之間也峽空太始雪謂峽中常有雪自鴻濛混沌以來其雪未消也盜賊曰抵弧矢則遭用兵之時也○言所歷絕險而人馬俱不能堪賦也首言峽靈若藏堂隍壁色若立積鐵以狀其險惡逕子升此若山風吹之而乘此險絕也次言徑蟠石裂多行竹雪以狀其高全大言哀壑水寒而人馬不堪其苦末結首二句末言我生當此兵燹漂流已三年回首見此絕險驚惶而肝肺爲之熱也

鹽井

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煙官作既有程煮鹽煙在川汲井歲榾榾出車日連連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闐我何良歎嗟物理固自然

補曰食貨志言有鹽井六百四十成州閬州井各一此指成州者夢弼曰說文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莊子子貢見漢陰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榾榾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又曰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官賣鹽每斗錢三百商轉販一石得六千言倍獲其利也○言人趨利寡知止足賦也首言官煮鹽之有程限次言官賣商販之鹽直末言君子小人趨向不同蓋利之所在人必趨之理之自然也何嗟歎之有盡所見也賦也

寒峽

行邁日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積阻霾天寒、峽不可度我實衣裳單況當仲冬交泝沿增波瀾野人尋煙語行子傍水餐此生免荷殳未敢辭路難

朱曰爾雅釋雨土爲霾詩荷戈與殳、戟屬○言仲冬泝寒峽雖苦然吾生既免荷戈行路之難不敢辭也首言行邁天寒轉絕岸而山谷之勢多端次言衣單不可度寒峽況當仲冬泝波瀾乎末言我生不隸兵籍行路之難何敢辭哉須溪謂怨傷忠厚得詩人之正者是矣賦也

法鏡寺

身危適他州勉強終勞苦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嬋娟碧鮮淨蕭槭寒籜聚回、山根水冉、松上雨洩雲蒙清晨初日翳復吐朱甍半光炯戶牖粲可數拄策忘前期出蘿已亭午冥、子規叫微徑不復取

朱曰左太冲吳都賦其竹則檀欒嬋娟玉潤碧鮮公在道中是仲冬之交而聞子規蓋入南州地氣煖故也○言遠他州若於山行見崖寺以解愁忘前期以盤桓行大道而不由徑賦也首言避亂它適山行勞苦得古寺以破愁次言崖寺之境物殊第四句末言愁破徘徊於其間及出寺日已中矣又聞子規之聲不取小徑而由大路也賦也

青陽峽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岡巒相經亘雲水氣參錯林迴硤角來天窄壁面削磎西五里石奮怒向我落仰看石車側俯恐坤軸弱魅魑嘯有風霜霰浩漠、昨憶踰隴坂高秋視吳岳東笑

蓮花峯北知崆峒偉然雄偉壯觀已謂殊衆鄭哭亢猶越人忽

茲歎冥寞

來伯曰周禮雍州其山鎮曰岳山註吳岳也唐隴州吳山縣西四十里有吳山其頂有五峯是也蓮華華山也崆峒山在隴右○此詩歎塞外山行道路愈加險惡而作賦也首節紀林巒經言雲水糾錯峽角聳西石落以及魑魅霜霰皆言道弥惡也末節言昨踰隴阪視吳岳乃以華山崆峒爲卑小今此峽超然可比吳岳之壯觀意謂前峽已盡無此猶相逐而來故歎其冥寞而不可測識也賦也

龍門鎮

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濕不辭辛苦行迫此短景急石門雲雷隘古鎮峰巒集旌竿莫慘澹風水白刃澁胡馬屯成皋防虞此何及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

洙曰漢高紀棧道註棧閣道也歐公曰短景急言日短急於奔程也成皋鞏洛之地○公道出龍門鎮見戍卒而歎胡馬之也成皋此設關防何益哉賦也首言細泉之濕棧道難行之辛苦固所不辭特爲短景所迫而急於奔程耳次言古鎮則峰巒聚集旌竿白刃悽慘而無光彩末言彼屯成皋此設關防豈相及哉嗟爾戍卒山寒中夜相泣亦何益耶賦也

石龕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狨又啼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爲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苦云直簳盡無以充提攜奈何漁陽騎颯〻驚烝黎

趙曰狨猿猴之屬此詩起句連四我字乃公之新格要翻曰仲冬見虹霓紀異也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此摘用其字言采箭以輸官也○此公經石龕書所見紀所聞而歎作箭之竹剪伐已盡而胡寇未殄悲哉首節言熊羆虎豹號於我之東西鬼狨啼於我之前後宜復天寒日蔽山遠路迷驅車過此當仲冬而見虹霓誠何時哉末乃紀伐竹者之言而歎胡寇尚盛豈不大可傷哉賦也

積草嶺

連峰積長陰白日遞隱見颼〻林響交慘〻石狀變山分積草嶺路異明水縣旅泊吾道窮衰年歲時倦卜居尚百里休駕投諸彥邑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食蕨不顊餘茅茨眼中見

公自註嶺在同谷界鶴曰明水縣屬興州言路異者自此嶺之東則同谷西則明水也謝靈運鄴中詩序云二三諸彥左太沖詠史詩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鶴曰邑有佳主人指同谷縣宰也○言至此而客行已倦蒙同谷宰書來相勞慰其深眷想像如將見之賦也首言連峰積陰之狀而此嶺路異明水縣客行漂泊已久衰老疲倦非吾道之窮乎末言卜居休駕相去尚百里而佳主人遣書來迎驚此深眷則其茅茨如在眼中矣賦也

泥功山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濘非一時版築勞人功不畏道途永反將泅沒同白馬爲鐵驪小兒成老翁哀猿透却墜死鹿力所窮寄語北來人後來莫怱〻

夢弼曰［?］窮驟馬深累色○言行此山泥淖若[泥]沒之可畏賊也[故]節言[賊]騎[馬]行青泥〻淖中非一時言路遠也道遠不足畏〻其泥沒而不可出也後節以人馬[疲]瘦[狀]其泥沒之同而寄語後來之人慎勿忽〻戒之〻詞也

鳳凰臺

亭〻鳳凰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〻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爲君上上〻頭恐有無母雛飢寒日啾〻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忘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坐看彩翮長舉意八極周自天銜瑞圖飛下十二樓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猷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深哀正爲此群盜何淹留

夢弼曰成州東南十二里有鳳凰山即秦弄玉與蕭史吹簫之地唐地志武德初以同谷置西康州見觀初廢洙曰文王爲西伯時鳳鳴于岐陽莊子南方有鳥其名鵷鶵非梧桐不止非楝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韓詩外傳黃帝致齋于宮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夢符曰瑞應圖鳳王者之嘉瑞漢郊祀志黃帝爲五樓十二城以候神人○此公厭亂思治之作首言鳳凰臺對西康州而歎西伯之已遠次言山之高峻上頭恐有無母之雛我能剖心血使之飲啄以當竹實醴泉蓋我重其爲王者之瑞不惜微命欲其彩翮之長周八極銜瑞圖以奉至尊洗民憂而垂鴻休以光中興之業我心正爲此耳而群盜何能淹留哉此公忠愛之心懇至故其詞纚〻不厭下泉之詩不能過也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夢弼曰濠州治鍾離縣○四歌賦也言有妹在鍾離[…]而諸孤不能事十年不見而兵亂未息何時得見耶故哀[歌]而林猿爲我悲啼也

西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〻枯樹濕黃蒿古城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胡爲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夢弼曰古城即同谷舊爲西康州也宋玉作招魂賦○五歌興而賦也言在同谷黃蒿古城白狐跳梁且溪山多風雨故中夜起坐而萬感集是以魂歸故鄉而招不來也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巃嵸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遊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爲我回春姿

洙曰湫龍潭也劉安招隱士云山氣巃嵸兮石嵯峨蝮蛇大蛇也○六歌比也言山湫木落而龍蟄惟彼蝮蛇遊於水上故欲拔劍斬之而復休是以[幽]思遲而溪壑爲之回春姿焉蓋欲撥亂世而反之正也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飢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七歌賦也自雖老不成名而飢走故與山中儒生話宿昔而傷感者蓋以長安卿相多少年乃思致身富貴應須早也於是曲終仰視皇天而白日速[似]嘆不我與焉爾詩云富貴應須致身早先儒歎公此語爲未聞道學者宜知之故附見焉

萬丈潭

青溪合冥寞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蹈玄淺坡
塄側身下煙靄前時洪壽竟知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岸絕兩
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瀩黑知潛衰底青見光尙碎孤雲
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幄寒木壘旌旆遠川曲通流嵌
竇潛洩瀬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
閒蔵脩鱗蟄出入巨石硋何事炎天過快意風雨會
要術曰同谷縣有龍潭一名鳳凰潭張平子西京賦在彼
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塄註垠塄端崖也漢郊祀志登遐倒
景註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東叶終南行楓丹杉
碧岩巒旌旆○公遊萬丈潭而寫其境幽奇絕其神物所依
之地賦也首四言青溪合冥寞而神龍依焉次八句應窟壓萬
丈內次八句應青溪合冥寞次四句言毅思造幽雖遺恨之
多而斯遊爲最適躍步側身前臨却立等句末言斯時龍蟄
不堪出入何事炎天過此得風雨之會而尤快意焉或曰賦
兼比也

發同谷縣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况我飢愚人焉能尚安宅始來玆山
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忡忡去絕境杳杳更
遠適停驂龍潭雲迴首虎崖石臨岐別數子握手淚再滴交情
無舊深窮老多慘戚平生懶拙意偶値棲遁迹去住與願違仰
慙林間翮
(公自註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劒南紀行(朱曰文
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暖席(師曰公以昨歲自諫省出爲
華州掾今夏棄官發華州秋客秦州冬離秦州至同谷又發

同谷赴成都是一歲四行役也龍潭虎崖俱同谷地○公自
言休駕同谷喜其地僻奈何爲物累所迫更欲遠適且不忍
別去而多悽感故歎去住與願違而有慙林間之禽鳥焉賦
也首言聖賢猶不敢安居况我飢愚之人乎哉今也始來同
谷休駕且喜地僻奈何迫於物累一歲四遷次言忡忡更欲
遠適故停驂回首於龍潭虎崖臨岐握手而淚滴蓋不忍別
去而多悽感也末言平生懶拙偶値棲遁或去或住忘與願
違愧彼林間之羽翮言不若禽鳥之安棲也

木皮嶺

首路栗停西尚想鳳凰村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蜀門南登木皮
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爲之暄遠岫爭輔佐千巖自
崩奔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仰干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聞
虎豹鬭屢跼風水昏高有廢閣道摧折如短轅下有冬青林石
上走長根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清無沙上痕
憶觀崐崘圖目擊玄圃存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
蜀曰蜀門即劍門也冬青今之楩柟也左太冲蜀都賦金馬
馳老而絕景碧雞倏忽而曜儀莊子目擊而道存夢弼曰崐
崘玄圃皆神僊所居時玄宗巡幸之後以蜀郡爲南京故公
盛言其風物托之崐崘玄圃而寄所思也○言季冬赴蜀登
木皮嶺之艱險失祁寒而汗流且以崐崘玄圃比其高秀而
不欲舍去賦也首言昔於秦州登途尙想鳳凰村今季冬登
木皮嶺而適蜀艱險雖不易論然汗流祁寒散亦奇絕矣乎
次言遠岫千崖爭奔輔佐則五岳之外尙有木皮之高而爲
諸山之尊其西崖尤爲秀發清潤可愛末言憶觀崐崘圖見

此山即若玄圃之存對之可喜欲何之耶[illegible]
遠適而傷垂老之魂也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渡口下絶岸差池上舟檝杳窕入雲漢天寒荒野
外日暮中流半我馬向北嘶山猿飲相喚水清石礧礧沙白灘
漫漫迥然洗愁辛多病一疎散高壁抵嶔崟洪濤越凌亂臨風
獨回首攬轡復三歎
評曰莊子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〇言渡
口險而江面闊難曰畏途隨長江然其沙白水清可洗愁辛
而散病及乎攬轡登途而回首三歎者以其高壁洪濤終可
畏也
水會渡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大江動我
前洶若溟渤寬篙師暗理楫歌笑輕波瀾霜濃木石滑風急手
足寒入舟已千憂陟巘仍萬盤回眺積水外始知衆星乾遠遊
令人瘦衰病慙加餐
言山行夜未息者以其有常程也且月沒崖傾而難行大江
在前寬如溟渤篙師輕彼波瀾暗理舟楫而歌笑我入
舟霜滑風寒而憂之深及陟巘仍復萬盤之艱未言回眺積
水應第六句乃歎衰疾遠遊之苦吁是詩述山行入舟艱難
之狀非此老備嘗之其能道乎賦也
飛仙閣
出門山行窄微徑緣秋毫棧雲闌干峻梯石結構牢萬壑欹疎
林積陰帶奔濤寒日外淡泊長風中怒號歇鞍在地底始覺所

歷高往來雜坐臥人馬同疲勞浮生有定分飢飽豈可逃歎息
謂妻子我何隨汝曹
夢弼曰華陽志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爲飛梁閣道〇言出
門山行微徑窄如秋毫今陟梯石棧雲之險人馬同勞乃歎
浮生各有定分我何隨汝妻子而受此苦耶賦也
五盤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木疎地僻無網
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
神舒東郊尚格鬭巨猾何時除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
萬事好豈若歸吾廬
夢弼曰五盤謂棧道盤屈有五重也揚雄云水至清則無魚公
反用之也〇言五盤雖險而山水清佳風俗淳朴且魚鳥得

遂其生居此而心神以舒柰何羯胡滑夏尚未平定弟妹流
落故曰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嗚呼悲哉賦也
龍門閣
清江下龍門絶壁無尺土長風駕高浪浩浩自太古危途中縈
盤仰望垂線縷滑石欹誰鑿浮梁裊相拄目眩隕雜花頭風吹
過雨百年不敢料一墜那得取飽聞經瞿唐足見度大庾終身
歷艱險恐懼從此數
趙曰史心亂目眩魏太祖讀陳琳檄愈頭風瞿塘峽名大庾
嶺名皆絶險之處也〇言龍門絶壁清江巨浪自古而然危
途如線而縈盤且滑石欹浮梁裊過此則目眩頭風而恐墜
也瞿塘庾嶺雖云絶險不比此棧若爲險之極至者也故曰終
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也賦也

鹿頭何亭亭、、是曰慰飢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遊子出京華劍門不可越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闊殊方昔三分霸氣曾間發天下今一家雲端失雙闕悠然想揚馬繼起名硉兀有文令人傷何處埋爾骨紆餘脂膏地慘澹豪俠窟杖鉞非老臣宣風豈專達冀公柱石姿論道邦國活斯人亦何幸公鎮踰歲月

夢弼曰公歷涉險阻至此豁然是慰飢渴之懷趙曰天下一家皆為臣屬所以僭擬宮闕已不復見故云失雙闕也揚馬謂子雲相如也二子皆蜀人成都富饒之地故曰脂膏也郭璞云京華遊俠窟今變其字耳冀公謂冀國公裴冕也時為劍南節度使陸凱傳宰相國之柱石、、言登鹿頭山而喜險阻盡原野闊且其地曾經霸氣兼名王起代杖鉞若自非老臣則安能以福我生民哉賦也首言登鹿頭而連山已盡千里豁然故曰慰飢渴焉我以京華所歷皆險阻至此始喜原野之闊應首四句次言蜀昔曾霸嶮今天下一家不復有此既而又懷相如子雲之文而傷其不逢次言蜀乃富饒之地豪俠之窟仗鉞宣化者苟非老臣豈能專達耶況裴冀公乃國之柱石論道而活邦國者也且來鎮已踰歲月斯民亦云幸矣喜之、詞也

成都府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遊子去日長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自古有羇旅我何苦悲傷

洙曰淵明歸去來辭景翳翳以將入題曰桑榆晚日也肅宗也戣音曰淮也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〇首言西日照我征衣之時乃至成都則怪山川之異而忽在天之一方又且至此但逢新人民豈遊子之去若大江東流何時見故鄉耶次言成都府乃名都會爲盛以填華屋吹簫以間笙歌雖信美而非故鄉是以側身而望川梁冀道路之通而歸故鄉也乃歎息雀夜則各有所歸中原我之故鄉乃若茫茫不知其處今也休駕月初出而星爭光乃曰自古有羇旅我何若哀傷自寬之詞也賦也

散愁二首

久客宜旋旆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

希曰孔明表深入不毛司徒李光弼也時已敗賊將留希德及收青兗橫野蕃軍加檢校司徒〇言久客之旆宜旋而興王之戈未息且又雨多星隱賊兵比也況百萬之師轉深入者則司徒欲下燕薊而收取舊山河耳然則寰區之望正爲此也豈有他哉賦也

聞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幾時通薊北當日報關西戀闕丹心破霑衣皓首啼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

洙曰并州太原也時王思禮爲帥鶴曰思禮以收東京戰鬪有功遷兵部尚書鄴城師潰惟光弼思禮軍獨完尋破思明別將萬餘衆光弼從河陽思禮代爲河東節度治太原時法嚴整士不敢犯薊北乃范陽盧龍等處安史之巢穴也關西長安以西皆是也〇言聞道太原王思禮練兵整肅幾時

能收戲北乎苟能收復當日使人報聞西而容我知之何哉
蓋我戀闕而丹心破碎衣而皓首啼則其忠誠可知矣末言
弟恐歸路長迷而老魂不可招耳賦也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劍外兵戈阻
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近乘
勝司徒急為破幽燕
深曰宋玉九辯草木搖落兮變衰題曰是年冬李光弼敗史
思明共河陽幽燕思明巢穴也○王氏曰首一句以起三聯
之別之實次句以起二聯之別之由所以如此阻絕者皆由
胡騎長驅之故也三聯倒意乃一別四千里之實而其恨之
深也詩言恨別而末云此者蓋幽燕乃胡騎長驅之所也若
破之則得歸故鄉而別意不然別矣○復按詩言恨洛城一
別涉四千里則行劍外而草木變衰矣言胡騎長驅已五六
年則老江邊而兵戈阻絕焉自念也於是思家憶弟而曰清
宵立白日眠則其恨為何如哉應洛城一別末則憂國而言
聞道司徒近則思明於河陽可為急破幽燕搗其巢穴使兵
戈永息則故鄉可歸而恨可釋矣應胡騎長驅賦也

讀杜詩愚得卷之七

古剡 單 復 陽[illegible]

上元元年杜子卜居浣花溪間至青城

酬高使君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雙樹容聽
法三車肯載書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
鶴曰公初到成都寓居浣花溪寺時高適為彭州刺史以詩
寄贈公酬之○溫曰[illegible]經云世尊在雙樹間演說法
華經火宅喻三車牛車羊車鹿車也○深曰漢揚雄作太玄經
又每作賦自擬相如○首二句起中四句次聯承次句三聯
應首句此六句皆傳道招提客等句末答高草玄之句公
自謙不敢當也[illegible]似相如或可耳賦也

[illegible]高適贈詩
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佛香時入院僧飯屢過門聽法還
應難尋經剩欲翻草玄今已畢此後更何言

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

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人紅入桃
嫩青歸柳葉新望鄉應未已四海尚風塵
首二句言[illegible]早春而自歎添愁之意[illegible]第三聯言早春
景物末言[illegible]猶未定曰應第二聯賦也

卜居

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
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
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鮑曰公到成都劍南西川節度使裴冕爲公卜西郭浣花溪作草
堂朱曰謝玄暉詩澄江淨如練蜀有萬里橋在浣花溪之東
昔孔明送吳使至此曰萬里之行從此始矣因是得名乘興
謂欲效王子猷月夜泛舟謁戴安道也山陰子猷所居之地
○首二句起中四句第二聯承次句第三聯應首句末言此
地乘興可到山陰賦也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草堂資

客裡何遷次江邊正寂寥肯來尋一老愁破是今朝憂我營茅
棟攜錢過野橋他鄉唯表弟還往莫辭勞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
煙滴露梢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

宅嬾惰無心作解嘲
公自註榿木名不材可充薪而已惟蜀地最宜種夢弼曰蜀
中記玉壘以東多榿木易成而可薪美蔭而不害蜀有竹名
籠鐘揚雄傳雄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哀帝
時丁傅董賢用事雄方草太玄或嘲雄以玄尚白雄乃作解
嘲○此詩首二句爲主次聯承次句三聯承首句末言旁人
以揚雄宅錯比此堂而我無心作解嘲其識見之明又非雄
比而堂之幽雅不言可知矣賦也

遊修覺寺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徑石相縈
帶川雲自去留禪枝宿衆鳥漂轉暮歸愁
夢弼曰庾信安昌寺碑云禪友四靜慧窟三明孟浩然詩禪
林栖鷦棲○言遊寺而江天豁谷竹幽況吾得及春而來故
詩成似有神助焉且徑石川雲之縈帶去留相合自然而禪
枝之宿衆鳥亦各得其所矣何我獨漂轉暮歸無所爲何傷
乎賦也

後遊

寺憶曾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野潤煙光
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爲減捨此復何之
言後遊則江山如有待而花柳更無私且沙暄野潤而日色
煙光之可愛則客愁爲之全減舍此復何之乎賦也

賓至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內謾勞車
馬駐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麤糲腐儒餐不嫌野外無供

給乘興還來看藥欄
陳曰詩寘之河之干兮註干涯也梁范雲詩江干遠樹浮前
元任曰藥欄種花藥之欄檻也○言所居之地既僻而少經
過我老且病須人相扶而難再拜且無文章驚動海內何勞
車馬駐江干而相望耶蓋自道首賦而自歎也佳客終日淹
留無它治具惟腐儒麤糲之食耳苟不相嫌不妨乘興還來
以看藥欄待賓三賦而末自解也言嘉賓至無物爲具幸
勿見嫌云耳賦也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裛紅
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飢稚子色淒涼欲塡溝壑惟疎
放自咲狂夫老更狂

思念不已心神窮於作賦之審而且力已盡於鉤致之□
況吾以老病卧此江邊雖有親朋當日嘗一切各而未達者曰
我本投閑散之人何事憂國若是之深之賦而比也

爲農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卜宅從玆
老爲農去國賒遠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
洙曰晉葛洪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爲勾漏
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言
此錦里煙塵外之江村僅數家而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花之時
卜宅而爲農然去國遠故慚葛洪之爲勾漏令而鍊
丹砂賦也

梅雨 趙曰四月是黃梅熟時雨名黃梅雨

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茅茨疏易
濕雲霧密難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迴
洙曰至德二載改成都府置尹號二京號爲南京成都附郭
犀浦縣蓋李冰造石犀厭水怪犀浦之名或本此○言四
月梅熟而有冥冥之雨茅茨易濕雲霧不開故以興浦長江
盤渦與岸回而蛟龍亦喜之喜賦兼比也

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傍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櫸柳枝枝
弱枇杷樹樹香鸕鷀西日照曬翅滿漁梁
言田舍曲僻而景物蕭灑蓋曰田舍柴門當清江古道之旁
而草深地僻迷市井懶衣裳且有櫸柳枇杷鸕鷀曬翅於漁
梁之上豈不佳哉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
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惟藥
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此詩言江村事事幽而互見焉既已如此第我身多病所須
者惟藥物耳此外更何求哉於此句以見公胸次灑落殆非
攀利不以事物經心者與

江漲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床高數尺倚杖沒中洲細動迎風
燕輕搖逐浪鷗漁人縈小檝容易拔船頭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

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畫無敵戲拈禿筆掃驊騮欻見騏
驎出東壁一匹齕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霜蹄時危安得真致
此與人同生亦同死

趙曰朱景玄畫斷云韋偃京兆人寓居於蜀工畫馬居閒
常以越筆點簇鞍馬或散或聚或驚或止頭或點尾曲盡其
妙兒今其真實韓幹之亞也○公言韋偃別我將有所之而
畫二馬於壁者知我憐其畫之無敵也觀其一食一鳴皆千
里之才也應畫無敵未乃致曰今也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
同生同死耶又所以見愛之之無已焉爾賦也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
壯哉崑崙方壺圖掛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
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漵山木盡亞洪濤風

高天逺望而低見遠烟乃臨井之上看斜日乃雪峰之西且故園他鄉兵戈未定則江城今夜之客還與雀鳥啼矣
傷鄉客而兵變未息也賦也

泛溪

落景下高堂進舟泛迴溪誰謂築居小未盡喬木西遠郊信荒僻秋色有餘凄練〻峰上雪纖〻雲表霓童戲左右岸罟弋畢提攜翻倒荷芰亂指揮徑路迷得魚已割鱗採藕不洗泥人情逐鮮美物賤事已睽吾村靄暝姿異舍雞亦棲喬欲何適出處庶可齊衣上見新月霜中登故畦濁醪自初熟東城多鼓鼙

〔補〕曰溪即浣花溪也〔臨〕曰練〻白〻貌江淹雁色賦色練〻而欲淨□爲詩練〻波中月皆取白之義也莊子曰畢弋多鳥亂於上網罟多魚亂於下〔命〕曰史思明是年入東京故云東城多鼓鼙也○言泛舟浣花溪當日晚之際愛秋色觀童戲逐鮮美爲可樂及歸而見霜月乃聞東京鼓鼙之多爲可憂賦也首以落景出門將泛舟迴溪乃言誰謂築居之小喬木之西尚有餘地雖遠郊皆爲荒僻然秋色有彼餘凄者蓋以峰上雪雲表霓爲可愛也次言舟進則童戲於兩岸罟弋取魚爲而荷芰亂既而得魚採藕不洗泥者蓋以人情逐其鮮美故爾亦一時之樂也奈何物賤而事已乖末言日既夕矣欲何適乎出處之理庶可齊矣歸時衣上見月霜中登畦濁醪初熟亦自可飲其如東城多鼓鼙何此所謂在江湖則憂其君者也

贈蜀僧閭丘師兄

大師銅梁秀籍〻名家孫嗚呼先博士炳靈精氣奔惟昔武后臨軒御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靄雲屯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世傳閭丘筆峻極逾崑崙鳳藏丹霄暮龍去白水渾青熒雪嶺東碑碣舊制存斯文散都邑高價越璵璠晚看作者意妙絕與誰論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豫章夾日月歲久空深根小子思疎闊豈能達詞門窮愁一揮淚相遇即諸昆我住錦官城兄居祇樹園地近慰旅愁往來當丘樊天涯歇滯雨粳稻臥不翻漂然薄遊倦始與道侶敦景晏步修廊而無車馬喧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漠〻世界黑驅〻爭奪繁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

〔公自註〕師太常博士均之孫〔夢弼曰〕銅梁山名在劍南合州銅梁縣楊子雲長楊賦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班孟堅西都賦琳珉青熒〔□〕曰東蜀牛頭山下有閭丘均撰瑞聖寺磨崖碑公之祖杜審言武后召爲著作郎遷膳部員外郎時與均同朝也胡元任曰老杜自言吾祖詩冠古則其詩法乃家學所傳云豫章大木也金剛經佛在舍衞國祇樹給孤獨園華嚴經菩薩摩訶薩有十種語一者柔軟語旅使一切衆生得安穩故維摩經常以軟語眷屬不離圓覺經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草堂志馮翊嚴生家於南峴山得一珠如彈丸色明人曰此西國清水珠也若至濁水冷然洞徹矣○此詩首言大師鍾銅梁之秀氣乃名家之令孫於是歎其先博士當武后朝爲時所尊故世傳閭丘之筆貴重絕妙次言是時吾祖同蒙主恩若豫章之夾日月奈何歲久枝葉不茂空餘深根爾然我小子豈能達文章之門哉今於窮途與師相遇即若諸昆可慰旅愁即日滯雨方歇始

得與道侶相數自委坂脩廁而絕車馬之宣夜闌發軟行適
當月落未數世界果暗而多爭奪惟佛法可以化之而息彼
爭奪之禍亦無可奈何之詞賦兼比也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船
隨返照來長路關心悲劍閣片雲何意傍琴臺王師未報收東
郡城闕秋生畫角哀

〔公自註得歸心關劍閣時成都府為南界故也〕（朱曰劍閣
明棧道也[illegible]詩注曰即如[illegible]文君賣酒處
在虎[illegible]一向言野老
籬前之江岸[illegible]隨江勢而開故也其是漁
人之網賓客之船亦從返照而來漁網集澄潭之下矣三句接江岸

明日[illegible]客所以得其所也故我所以悲長路關心而悲劍閣矣
其曰片雲何意傍琴臺[illegible]於劍閣也况今王師未報收
東郡故在蜀聞畫角之悲而懷鄉不聞王
師之捷音而作也賦也

一室

一室他鄉遠空林暮景懸正愁聞塞笛獨立見江船巴蜀來多
病荊蠻去幾年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
（朱曰成都[illegible]其西則當之南首故曰隴蜀以與巴接故曰巴
蜀荊蠻楚也襄陽有王粲故宅之前有井人呼為仲
宣井○言客居日暮而特聞塞笛獨見江船乃歎來巴蜀
而多病往荊蠻其幾時得到彼得同王粲之留井言就
襄陽居止也此詩首聯承次句三聯應首句且承第四句賦
也

北鄰

明府豈辭滿藏身方告勞青錢買野竹白幘岸江皋愛酒晉山
簡能詩何水曹時來訪老疾步屧到蓬蒿
朱曰後漢張湛傳明府謂郡所君曰府明府者尊之稱謂
公詩多以縣令為明府此云明府若其主明府欲辭滿闕
任滿辭去世說謝靈運詩辭滿豈多秋謝病不待年蜀人謂見
錢為青錢劉峴岸幘大言意氣自若晉書曰晉山簡鎮襄陽
于時四方寇亂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每出遊多之習氏池
上置酒輒醉名曰高陽池何遜八歲能賦詩為名流所稱仕
梁為水部員外郎張仲蔚所居蓬蒿沒人○北鄰其王明府
欲言明府豈是任滿而辭去乃欲藏身而告勞爾故以青錢買

野竹而岸幘江皋且愛酒能詩如山簡何遜時時步屧來相
訪於蓬蒿之間賦也蓋言明府雅好靜時來枉顧衰老也

南鄰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
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
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賦○前四句言居家事後四句言出遊事○錦里南鄰其
朱山人而以錦里先生稱之故首言其服烏角巾而園收芋
栗且兒童慣看乎賓客而欣喜鳥雀得食乎階除而馴擾豈
全貧哉且秋水野航与二三人同遊白沙翠竹江村之暮相
送柴門而月色方新賦也言山人得隱者之樂而愛我之來
同遊而相送也

原缺第十六葉

西郊

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傍架齊書帙看題減藥囊無人覺來往疎懶意何長

【補注】成都有碧雞坊寰宇記市橋在州之西○言時出碧雞坊則官柳細野梅香爲可愛向草堂則齊書帙減藥囊爲可樂且此幽僻無人競相來往而疎懶之意何其長耶此公自述西郊草堂之樂而得其所也賦也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遥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

【夢弼曰】何遜嘗爲廣陵討室搜集有揚州早梅詩曰兎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横却月觀[illegible]遠步風臺朝海長江流夕驅臨邛孟應知早飄落故近上春來○【三代曰】首句起三聯之意次句起二聯之意[illegible]鄉愁此梅之所以動詩興也逢梅得詩彼此相憶之[illegible]○此詩首四句言裴登東亭送客逢梅相憶見寄[illegible]四句言其幸不折來若果折來一看則傷歲莫而亂鄉愁矣[illegible]也江邊一樹垂垂而發亦且催人之老爲可傷况折來乎賦也

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爲送浣花村河陽縣裏雖無數濯錦江邊未滿園

【夢弼曰】晉潘岳字安仁爲河陽縣令滿縣種桃李人號曰河陽一縣花今公以河陽比蕭明府所治之邑

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榿木栽

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飽聞榿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

【補注】何邕爲利州綿谷縣尉與公爲鄉人後有贈何邕詩可考也

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

落落出群非櫸柳青青不朽豈楊梅欲存老蓋千年意爲覓霜根數寸栽

【補注】後有涪江泛舟送韋班詩當是涪江尉【補注】抱朴子有天陵偃蓋之松酉陽雜俎世傳松千歲方頂平偃蓋

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碗

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碗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

【[illegible]曰】大邑在臨邛

上元二年公年五十居州堂名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赴

早起

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帖石防隤岸開林出遠山一丘藏曲折緩步有躋攀童僕來城市缾中得酒還

【夢弼曰】漢班固書曰夫嚴子者若棲遲於一丘天下不易其樂○言幽事相關而春來常早起下六句皆相關之幽事賦也

琴臺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

【[illegible]曰】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有消渴病事漢武帝爲郎後

病免家居茂陵初相如嘗過臨邛臨邛富人卓王孫爲具召
相如及臨邛令酒酣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
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
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文君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
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相如乃與俱之臨邛盡賣車
騎買酒舍令文君當壚相如親滌器於市中修可曰徐陵玉
臺新詠載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
時未通遇無所將何悟今日升斯堂有艷淑女在此房室邇
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爲鴛鴦又歌曰皇兮皇兮從我棲得
托字尾求爲妃交情通體心相怡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羽俱
起翻高飛無感我心使予悲○此首四句言相如文君之事
實公四句言見野花蔓草如見其人君夫求皇之意則不復

開矣賦也

漫成二首

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渚蒲隨地有村徑逐門成只作披衣
慣常從漉酒生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
除曰陶潛以葛巾漉酒○言江皋村居而景物幽雅起居自
適故雖多病而體力亦自輕快賦也
江皋已仲春花下復清晨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讀書難字
過對酒滿壺頻近識峨嵋老知余懶是真
公自註峨嵋老東山隱者除曰楚詞朝馳余馬兮江皋○此
公自寫仲春江皋花下疎懶自適之意惟峨嵋老子雖云近
識而能知我賦也

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
始爲君開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
飲隔籬呼取盡餘盃
公自註喜崔明府相過○言舍之南北皆春水日日但見鷗
來故花徑不曾因客而掃則蓬門今始爲君而開於是延款
之而盤飧無兼味尊酒只舊醅者以家貧市遠故爾君若肯
與鄰翁對飲我將隔籬招之以盡餘杯矣賦也終篇一意或
曰興而賦也先言無客至而有物如此第四句方見題興也
後四句賦也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經旬出
飲獨空床

公自註斛斯融吾酒徒須溪曰每誦數過可歌可舞能使老
人復少
稠花亂蘂裹江濱行步欹危實怕春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
理白頭人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答春光知有處應須美
酒送生涯
東望少城花滿烟百花高樓更可憐誰能載酒開金盞喚取佳
人舞繡筵
蔡舒曰左太冲蜀都賦亟以少城接乎其西註少城小城也
張儀所築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
紅愛淺紅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
鶯恰恰啼
〔杏溪胡元任曰齊魯大儒二人而史失其名黃四娘者獨何
人哉因託此詩以得不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
不是愛花即欲死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蘂商
量細細開

春水生二絶

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渾欲平鸕鷀鸂鶒莫漫喜吾與汝
曹俱眼明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
買繫籬旁
須溪曰此八九絶皆放蕩自然足洗凡陋何必竹枝樂府哉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
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言知時好雨當春以助發生是以隨風潤物潛入夜細無聲
蓋喜雨不驟而助發生之深也若野徑雲黑江船火明乃形
容其入夜耳未言其助發生之意云賦也

遣意二首

囀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逕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衰年催釀
黍細雨更移橙漸喜交遊絶幽居不用名
言一逕野花落則知轉枝黃鳥近孤村春水生則知泛渚白
鷗輕皆言物各得其所之妙今我衰年催釀黍以佚老細
雨更且移橙以適情且交遊漸絶其求絶而幽居何用其名

而賦也
簷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野船明細火宿鴈起圓沙雲掩初弦
月香傳小樹花鄰人有美酒稚子也能賒
此言村居日夕景物而民俗淳厚賦也題曰遣興有以也夫
賦也

春水

三月桃花浪江流復舊痕朝來沒沙尾碧色動柴門接縷垂芳
餌連筒灌小園已添無數鳥爭浴故相喧
希曰溪壽血志來春桃花水盛顔註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
桃始華蓋桃方花時既有雨水川谷冰泮衆流猥集波瀾盛
長故曰桃花水古詩亦謂故林無數鳥○言春水漲而色動
柴門雖云可以接縷垂餌連筒灌園然已添水鳥爭浴而故
意相喧爲可厭耳賦也

江亭

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寂寂春將
晚欣欣物自私故林歸未得排悶強裁詩
張子韶曰陶淵明云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杜子美
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若淵明與子美相易其語則識
者必謂子美不及淵明矣觀其雲無心鳥倦飛則可知其本意
至於水流而心不競雲在而意俱遲則與物初無間斷氣更
混淪難輕議也須溪曰更無私自好自私又好實一意也最
是相業○言客居江亭野望之時觀水流而心不競雖雲在
而意俱遲且寂寂而春將晚欣欣而物自私然我於故山則
歸未得反不如物之得遂其生是以排悶而強裁詩以自豈

耳賦也

徐步

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晡芹泥隨燕觜花蘂上蜂鬚把酒從衣濕吟詩信杖扶敢論才見忌實有醉如愚

言日將晏而徐步郊行見芹泥花蘂之上蜂鬚而隨燕觜言物之得所也次言把酒吟詩不敢論才之見忌實有醉如愚以辭之賦也

寒食

寒食江村路風花高下飛汀煙輕冉冉竹日淨暉暉田父要皆去鄰家問不違地偏相識盡雞犬亦忘歸

首四句言江村寒食之景物次言當是時田父鄰家之要我皆去而不辭者蓋地偏而相知已盡凡雞犬亦將忘歸況我

其可不從俗乎賦也

石鏡

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冥寞憐香骨提攜近玉顏衆妃無復歎千騎亦虛還獨有傷心石埋輪月宇間

洙曰成都記武都山精化爲女子蜀王開明納爲妃無幾物故王哀之取武都山土築爲冢蓋地數畝以石鏡表其門

少年行二首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

巢燕養雛渾去盡江花結子也無多黃衫年少來宜數不見堂前東逝波

趙曰黃衫想是唐人貴遊之服也鶴曰唐高祖武德間勅庶人服紬絁布其色通用黄

杜鵑行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爲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群鳥至今爲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群臣趨

夢弼曰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治郫城時荊人鼈令死其尸泝江而上至文山下復生見望帝帝以爲相號曰開明會巫山壅江蜀人遭洪水開明爲鑿通之有大功望帝自以其位禪之望帝死其魂化爲杜鵑蜀人聞杜鵑鳴曰是我望帝也博物志杜鵑生子

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蔡寬夫云鮑照行路難云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荊棘鬱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憶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此與子美杜鵑行極相類又曰子美此詩爲明皇遷西内有感而作也嗚呼其然豈其然乎

戲作花卿歌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惟多身始輕綿州副使著柘黄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璋髑髏血糢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

趙曰花卿名敬定初爲節度崔光遠之牙將也時梓州副

逢唐興劉主簿弟

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書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劍外官人冷關中驛騎疎輕舟下吳會主簿意何如

〔鶴曰〕遂州唐興縣也屬劍南道〔洙曰〕劍外蜀也關中長安也〔希曰〕地志吳亦江東之一都會邑也○言與劉別久而音書絕今幸於蜀中相見柰何亂猶未定況此地官人既冷而長安來使又少不知朝廷之事若何然我又將輕舟下吳會劉弟之意定如何耶言其不能為[illegible]耶賦也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何恨倚山木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塘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

〔公自註〕王時為蜀牧〔鶴曰〕蜀州有新津縣寺必在其地侍郎乃王維之弟縉也維有別業在輞川迪從之遊輞川判[illegible]迪從縉來蜀縉守蜀在高適之後〔夢弼曰〕古詰貪佛不貪僧而曰金光明經佛日大悲滅一切闇○言裴何所恨而倚山方當葉黃蟬聲鳥影集古寺度寒塘之時而吟詩乎蓋以風物之悲遊子登臨而憶侍郎耳此〔公自言〕和裴登寺寄王侍郎也若夫我之貪佛則隨意宿僧房以自適耳

敬簡王明府

葉縣郎官宰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驥病思偏秣鷹秋怕苦籠看君用高義恥與萬人同

〔鶴曰〕王明府當是遂州唐興宰王潛也前有逢唐興劉主簿弟詩此詩曰劉而簡之故〔洙曰〕後漢王喬為葉令有神術明帝云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王〕前漢司馬遷傳天子始建漢家之封禪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詩以葉縣之神仙郎官喻王以病驥思偏秣自喻夫豈有求於王歟末言王有神仙之才與常人不同故兼比也

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冬來只薄寒江雲何夜淨蜀雨幾時乾行李須相問窮愁豈有寬君聽鴻雁響恐致稻粱難

〔夢弼曰〕甲子記時節也西南巴蜀地也〔洙曰〕楚詞泥汙后土兮何時乾左傳註行李行人也○言蜀之節氣與中原不同冬來寒少而雨多以蜀有漏天故爾今我為客與居官者亦異其窮愁窘迫則行李何須問耶君其聽鴻雁之鳴必其致稻粱之難耶此亦有求於王而作耳賦兼比也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絕

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

聞斛斯六官未歸

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荊扉深蔓草土銼冷疎煙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眠

〔鶴曰〕斛斯六名融蜀人以釜為銼〔王〕褒云土銼無煙是也○言斛斯公之去南郡索賣文錢若貧故爾三聯狀其貧末言尓既老矣且戒其無若少年之無賴惟節飲以足用不亦可乎賦也亦名言也

徐卿二子歌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大兒九齡色清徹秋水為神玉為骨小兒五歲氣食牛滿堂賓客皆回頭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袞袞生公

侯夫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名位豈肯卑微休
鶴曰公在成都時徐知道爲西川兵馬使今題云徐卿無乃是知道也洙曰徐陵年數歲家貧携見寶誌上人誌以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尸子云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贈花卿

錦城絲竹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趙曰古歌辭載林鍾宮水調入破第二去錦庭絲管曉紛紛半入靈山半入雲此曲多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百憂集行

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

樹能千迴即今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覩我顏色同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
鶴曰王筠行路難云百憂集新人賜主人指成都尹也趙曰云叫怒索飯啼門東又云用激壯士肝訖者謂庖廚之門在東肝主怒非偶就韻也可謂至論

石犀行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今年灌口損戶口此事或恐爲神羞終藉隄防出衆力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謀嗟爾三犀不經濟缺訛只與長川逝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波濤恣彫瘵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茫
洙曰華陽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冰作石犀五頭以厭水怪今云三犀牛豈攗所見乎厭勝字見漢書成都記秦張儀築少城於大城西城屢壞不能立忽有一龜周旋巡依龜行巡築遂得立於是又作樓以壓南北樓高一百尺至今傳云張儀樓寰宇記彭州有灌口鎮鎮西有三女祠祠西有李冰廟鶴曰按是年秋八月霖雨不止灌口水損戶口公故有是詩

江漲

江發蠻夷漲山添雨雪流大聲吹地轉高浪蹴天浮魚鼈爲人得蛟龍不自謀輕帆好去便吾道付滄洲
洙曰蜀水之源皆出寒地蜀山高而陰長年雪不消故今云

江漲而有雨雪流也○首言江漲之內又其聲之盛因歎魚鼈蛟龍恐將爲人所得而不能自謀其生且起乘桴浮海之念其旨深矣興而賦也

朝雨

涼氣曉蕭蕭江雲亂眼飄風鴛藏近渚雨燕集深條黃綺終辭漢巢由不見堯草堂樽酒在幸得過清明
夢弼曰逸士傳巢父聞許由之爲堯所讓也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首言曉色涼而江雲亂故成朝雨是以鴛藏燕集以避之且與黃綺辭漢巢由避堯今也草堂尊酒在幸得過清朝自戲之詞與而賦也

晚晴

村醪驚風度庭幽過雨霑夕陽薰細草江色映疎簾書亂誰能
帙杯乾自可添時聞有餘論未怪老夫潛
蒙村曰後漢王符著潛夫論〇言村晚驚風度而雨過即晴
故夕陽江色之蕭爲可愛是以書亂不理而盃乾自添雖時
聞外人有餘論然亦未怪我之潛藏亦自戲之詞賦也

病柏

有柏生崇岡童童狀車蓋偃蹙龍虎姿主當風雲會神明依正
氣故老多再拜豈知千年根中路顏色壞出非不得地蟠據亦
高大歲寒忽無憑日夜柯葉改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鴟鴞
志意滿養子穿穴內客從何鄉來佇立久吁怪静求元精理浩
蕩難倚賴
深曰建康實錄鳳持九雛兩見於豐城衆鳥從之蘇曰東海

何承天陰著作郎年已傾諸姑郎爲年少荀伯呼爲姑邪承
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嫗復何言耶漢書元精所生王之
佐臣〇此柏殆社壇之柏今病則柯葉日以改變且怪天理
之不可恃焉賦盡比也首言柏生崇岡狀如車蓋又如龍虎
當主風雲之會於是神明依其正直故老多再拜而有祈禱
焉其社壇之柏狀豈知千年之根而中路色變且其生既得
地而高大雖有後凋之姿忽不可憑而柯葉日夜以改於是
鳳引雛翔其外而哀鳴鴟梟得意而養子穴內有客竚立吁
怪者父之静求造化之理有不可倚賴者焉蓋怪其生得地
而姿狀美人所敬愛奈何柯葉改鳳鳥去而鴟梟佳耶此造
物之難倚賴者如此殆以比君子之遭讒黜棄而困厄者與

病橘

群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爲惜哉結實小酸澁如棠梨剖之盡蠹
蝨采掇爽其宜紛然不適口豈止存其皮蕭蕭半死葉未忍別
故枝玄冬霜雪積況乃迴風吹嘗聞蓬萊殿羅列瀟湘姿此物
歲不稔玉食失光輝寇盜尚憑陵當君減膳時汝病是天意吾
愁罪有司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
夢弼曰昔漢武帝會群臣於蓬萊殿羅列瀟湘之橘以爲珍
果瀟湘有橘田橘州每歲入貢希曰書惟辟玉食註謂美食
如玉也洙曰天子減樂減膳示自責也田曰漢和帝時南海
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死若繼路唐羌
爲臨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〇此詩首節言橘病之狀態
如此況玄冬霜雪之積加以回風之吹豈橘其能生乎後節
言橘乃御宴所須之物今不熟則玉食失其色矣蓋盜賊憑

陵正天子當膳減膳樂之際自當責之時今橘病不實殆是
天意使然而吾則恐有司之獲罪矣末引貢荔枝事以證恐
督責有司之急而南海之使然賦也

枯椶

蜀門多椶櫚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剝甚雖衆亦易朽徒布如雲
葉青青歲寒後交橫集斧斤凋喪先蒲柳傷時苦軍乏一物官
盡取嗟爾江漢人生成復何有有同枯椶木使我沉歎久死者
即已休生者何自守啾啾黃雀啅側見寒蓬走念爾形影乾摧
殘沒藜莠
洙曰蜀人取椶皮以充用當軍興誅求尤急〇此詩以椶之
被割剝而枯比生民苦掊剋而困有所感傷而作也其言皆
出於憂國憂民之誠心故明白痛快有足感人若爲人上者

讀此能不惻然思有以濟之耶

枯柟

楩柟枯崢嶸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上枝摩皇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拆萬孔蟲蟻萃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白鵠遂不來天雞爲愁思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

趙曰楚詞使涷雨兮灑塵註涷雨夏月暴雨也又衝風至兮水揚波註衝風隧風也鵷鶵一名天雞赤羽之鳥也漢武帝於建章宮作承露盤銅柱高二十丈上有仙人以手掌承露○此詩言抱材者不見用於世老死丘壑識者悲之不材者反見用且不自畏識者危之比也其詞明白切直爲用材者勸讀之能不感於乎

所思

苦憶荊州醉司馬謫官樽酒定常開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唐灔澦堆

公自註崔吏部漪夢弼曰崔蓋自吏部而謫荊州司馬也九江即洞庭湖在岳州張華博物志江陵有臺甚大而惟有一柱衆梁皆拱此柱後土人呼爲木履觀或曰一柱觀梁劉孝綽江津寄劉之遴云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三也瞿曰瞿唐峽名灔澦石名荊州記云灔澦如馬瞿唐莫下灔澦如象瞿唐莫上蓋舟人以爲水則也○時崔吏部謫爲荊州司馬必嗜酒而蹤放者公以苦憶起語樽酒醒眠三字貫穿三句按荊州醉司馬況復自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又無使安得不悲傷也哉故末句憑錦水以將淚過瞿唐而至荊州四句應苦憶賦也其第五句亦[illegible]將謫官供主人之意○後而尤可傷者也賦也

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臥北窗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茗飲蔗漿攜所有瓷甖無謝玉爲缸

默翁曰蜀中久客愁臥姑同妻以出游相與看稚子嬉戲爲舒懷計三承引老妻言觀之物理亦莫不然末承乘小艇言姑據所有爲具不必以貧爲慚

草堂即事

荒村建子月獨樹老夫家雪裏江船渡風前徑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蜀酒禁愁得無錢何處賒

是年以建子月受朝賀如正旦儀而公在蜀惟於荒村中見江船送竹魚依密藻鷺起圓沙故已懷之而愁雖酒可解憂然又無錢得買將何如哉賦也

徐九少尹見過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交新徒有喜禮厚愧無才賞靜憐雲竹忘歸步月臺何當看花蕊欲發照江梅

魯曰唐以少尹爲行軍長史有節度使即謂之行軍司馬也

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寄此作

暫往比鄰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簡略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媿重肯款柴扉

〔宋曰〕晉尚書令衛瓘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首句言暫出而吳范二公到家誠爲衰朽增光第鋏展待爲可愧耳三聯承次聯簡路輝光意末言二公倘以論文或所不愧雖之物爲貝重首過門否賦也

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老夫臥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鸛巧當幽徑浴鄰雞還過短墻來繡衣屢許携家醞皂蓋能忘折野梅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習池迴

〔補注〕漢侍御有領繡衣直指使又二千石皂蓋朱兩轓繡衣霜威言王侍御皂蓋山簡言高使君也○〔劉須溪曰〕首二聯自適凡數物門其適也後二聯則入題邀二公相與一賞吾之適也

王竟携酒高亦同過共用寒字

卧病荒郊遠通行小徑難故人能領客携酒重相看自愧無鮭菜空煩卸馬鞍移時勸山簡頭白恐風寒

〔今按〕高每去汝年幾小且不必小於我此句戲之也〔[illegible]〕曰鮭吳人魚菜總稱南史庾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葅㵸韭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奉寄別馬巴州

勳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扁舟繫纜沙邊久南國浮雲水上多獨把漁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知君未愛[illegible]巴東在驪駒白玉珂

〔今按〕時用除京兆功曹在東川〔[illegible]〕[illegible]以爲彼以有公以功名自許聿伏波將軍馬援自況何爲主吏註主吏功曹也〔補注〕漢王莽傳註驪駒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有驪駒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呵馬勒節也○此詩以馬伏波漢蕭何對起而其下三句言功曹非復漢蕭何時公名補京兆功曹不赴也末三句言勳業終歸馬伏波舊註云驪駒王珂早朝騎馬事理或然也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伐木爲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表日落青龍見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合觀郤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

〔補注〕橋前二柱曰華表故以白鶴爲言也青龍以喻橋影〔趙曰〕成都有昇仙橋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書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須溪曰〕言與賓客落橋之成而歡飲忘從事之勞徒驅石以下海也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詩言橋成通人往來無病涉之患次聯形容橋影及柱三聯承上文且歎我非題柱之客李有濟川之功今也落成而合歡看却笑昔人驅石之難而喜竹橋之易成戲也

觀作橋成月夜舟中有述還呈李司馬

把燭橋成夜迴舟客坐將天高雲去盡江迥月來遲衰謝多扶病招邀屢有期異方乘此興樂罷不無悲

枕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
訶許同德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筯無消
息此日嘗新任轉蓬
脩可曰唐李綽歲時記四月一日内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
賜各有差○洙曰按此詩以也自紅三字起後四句而自歎其
轉蓬有無窮之味真所謂一飯不忘君者也前四句言野人
送朱櫻而形容細寫句圓之意五六句言憶昨沾賜擎出宮
闕而今也野人相贈於流離轉蓬之際抑且嗣送之消息絕
關爲其將何以爲懷哉賦也

弊廬遣興奉寄嚴公

野水平橋路春沙映竹村風輕粉蝶喜花暖蜜蜂喧把酒宜深
酌題詩好細論府中瞻暇日江上憶詞源迹忝朝廷舊情依節
制尊還思長者轍恐避席爲門
趙曰隋文藝傳李華有餘力詞無竭澤陳平家貧以席爲門
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公欲嚴公過之故用陳平事以激之○
此詩前六句言弊廬遣興後六句言奉寄嚴公蓋謂野路春
村有風蝶花蜂之可樂正宜酌酒論詩於是以朝廷之舊好
瞻府中之節制憶江上之詞源思長者之過恐嫌我之
貧而不來耳賦也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詞才不世雄略動如神政簡移風
速詩清立意新層城臨暇景絕域望餘春旗尾蛟龍會樓頭燕
雀馴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帝念深分閫軍須遠算緡花羅
封蛺蝶瑞錦送麒麟辭第輸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緒
事關相親
洙曰前漢汲黯武帝召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史
廉頗藏趙將伐齊攻魏禮皎龍爲府軍須師旅之費也漢書
武帝初算緡錢注緡絲也以貫錢者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緡
貫而稅之○去病傳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
家爲由此上益愛重之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
以椒房故不及馬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
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杜預晉征南將軍○此詩以汲黯
直詞廉頗雄略及政簡詩清美中丞次則序層城之景
物次言帝念分閫而軍須算緡至花羅瑞錦[illegible]來以辭
第之高義觀圖之憶古垂英之又以杜預之[illegible]關相親
馬其所以期望於武者深矣

建都十二韻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黃屋尊建都分魏
闕下詔闢荊門恐失東人望其如西極存時危當雍寞計大豈
輕論雖倚三階正終愁萬國翻牽裾恨不死漏網荷殊恩永
負漢庭哭遙憐湘水魂窮冬客江劍隨事有田園風斷青
蒲節霜埋翠竹根衣冠空穰穰關輔久昏昏愿枉長安日光輝照北原
鮑曰寶應元年建五都以京兆府爲上都河南府爲東都鳳
翔府爲西都江陵府爲南都太原府爲北都洙曰後漢義功
於雲臺黃屋天子車蓋也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注泰階
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
庶人三階平是謂太平魏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辛
毗諫帝不納起入内毗隨而引其裾前漢刑法志網漏吞舟

渫走作與同趣
曰躭佳句而語驚人言其平昔如此今老矣所謂詩則渾漫與
而已無復着意於驚人也故奇語化為無用漸然耳水檻
添詞初成也聞淵明謝淵明玄暉醫漫興也又點雜目識
詩以老去為主故首聯佳句引末聯陶謝手前二聯言善
性素躭佳句今則老不能佳其賦詠花鳥亦漫浚與而已因
引入後二聯值此佳景無如之何安得如陶謝者能為佳句
者與之同遊而使其賦詠哉作水如海勢當是言其于浩瀚
闊而已非謂洶湧如海也

戲贈友二首

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書自誇足膂力能騎生馬駒一朝被馬
踏脣裂版齒無壯心不肯已欲得東擒胡

山二詩本紀肅宗去年號去上古因書所見云爾此言焦校
書自誇有膂力能騎生馬駒一旦被馬所傷者乃悔而壯心
未已猶欲擒胡賦也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馬驚折左臂骨折面如墨幽漢
死何不避雨色歎君休歎恨未必不為福

趙曰淮南子云塞上翁馬亡入胡人皆弔之曰何知非福居
數月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曰何知非禍及家富馬
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又弔之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人
大入丁壯戰死者十九其子獨以跛故父子得復相保○此
言王司直因雨中馬驚跌仆而折臂故人爲洗泥面黑暈
卒章以塞翁之事寬釋之賦也

水檻遣心二首

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賒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細雨魚兒
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

此詩首二句起下六句末二句結上六句然水檻所見景物
如此瀟灑足以遣心豈不快哉賦也

蜀天常夜雨江檻已朝晴葉潤林塘密衣乾枕席清不堪祗老
病何得尚浮名淺把消：酒深憑送此生

尹曰蜀中雖洲常多陰雨號曰漏天○首四句言夜雨朝晴
而第三句應首句第四句應次句且其間景物清爽可愛若
是言水檻也特我牙堪老病耳豈尚浮名哉惟把酒以送此
生足矣此言遣心賦也

屏跡二首屏兩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時

急漁舟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迹喜雙清

言屏跡於此用拙以存吾道幽居以近物情若桑麻燕雀村
鼓漁舟皆所謂存道而近物情者也末故曰杖藜從白首心
迹喜雙清賦也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舍影漾江流失學從兒
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

此詩首二句起下六句末二句結上六句言其屏跡無營而
野色江流之景物可樂賦也

大麥行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西梁洋問誰腰
鐮胡與羌豈無蜀兵三千人部領辛苦江山長安得如鳥有羽
翅託身白雲還故鄉

〔夢弼曰〕漢童謠云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
何在西擊胡每句中函問答之詞是詩句法蓋原於此〔鶴曰〕
集壁梁洋四州屬山南道按是年羌渾奴剌寇梁洋等州吐
蕃陷成都〔師曰〕時杜鴻漸以蜀兵三千過賊衛夾江山險邀
士卒至有介胄生蟣蝨而不得休息者故云部領辛苦江山
長

絕句四首

堂西長筍別開門塹北行椒卻背村梅熟許同朱老喫松高擬
對阮生論
〔公自注朱阮劍外相知〕
欲作漁梁雲覆湍因驚四月雨聲寒青溪先有蛟龍窟竹石如
山不敢安

〔趙曰〕漁梁乃斫竹積石欄截中流以聚魚而溪下有蛟龍窟
故未敢安也
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
吳萬里船
〔趙曰〕公之志每欲南下今言所泊門外之船乃欲往東吳萬
里之船也
藥條藥甲潤青青色過棕亭入草亭苗滿空山慙取譽根居隙
地怯成形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得寒字

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
軍禮數寬百年地闢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
日老農何事罄交歡
前四句言嚴公枉駕兼攜酒饌之意末四句言草堂仰見云
景物且自道何有於我盡歡若是耶賦也

即事

百寶裝腰帶真珠絡臂鞲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
〔洙曰〕鞲臂衣也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錦纏頭以賞歌舞者

少年行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下馬坐人床不通姓字麤豪甚指點銀
缾索酒嘗
〔鶴曰〕床謂胡床之類也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空字

日臨公館靜畫列地圖雄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華夷山不
斷吳蜀水相通興與煙霞會清樽幸不空

〔夢弼曰〕星橋在成都李冰守郡造橋七應斗魁七星松州在
蜀

大雨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夏雲鬱陶執熱乃沸
鼎纖絺成縕袍風雷颯萬里霈澤施蓬蒿敢辭茅葦漏已喜黍
豆高三日無行人二江聲怒號流惡邑里清矧茲遠江皋荒庭
步鸛鶴隱几望波濤沉痾聚藥餌頓忘所進勞則知潤物功可
以貸不毛陰色靜隴畝勸耕自官曹四鄰出耒耜何必吾家操
〔鶴曰〕按是年公有說旱上嚴武〔希曰〕蜀以李冰穿二江
於成都城中皆可行舟今謂內江外江是也〔趙曰〕左傳汾澮
流其惡今言大雨流出城邑里為之清潔也又公以肺氣
而得雨涼於是頓忘進藥之勞美且言雨潤之功雖不毛之

拾遺解官歸縣令段簡聞其富欲害之捕送獄中而憤死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爲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

陳拾遺故宅

拾遺平昔居大屋尚脩椽悠揚荒山日慘澹故園煙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同遊英俊人多秉輔佐權彥昭超玉價郭振起通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鉤連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

[illegible]曰揚雄司馬相如皆蜀人[illegible]俊秀傳子昂[illegible]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illegible]最厚[illegible]曰郭元振累進士授通泉尉通泉梓州屬邑[illegible]彥昭字奐然與元振嘗同爲太學生[illegible]官同[illegible]有遺學也趙彥昭景龍中又與公大父蕃吉同在脩文館○此詩言子昂位雖卑而有才能繼騷雅且其[illegible]同遊[illegible]有顯守[illegible]盛事會於一時而記之賦也首言拾遺故宅之在荒山而煙慘澹次言其[illegible]雖不[illegible]所貴者文[illegible]繼騷雅而哲匠不敢比肩且公雖生揚馬之後然其名則與日月爭光而同遊之士多秉公相之權若彥昭元振至今留題於素壁是盛事會於一時而其所立忠義[illegible]於終古文有感遇之作在焉結拾遺平昔居及有才繼騷雅之句也

謁文公上方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疎窈窕入風磴長蘿紛捲舒庭前猛虎臥遂得文公廬俯視萬家邑煙塵對階除吾師雨花外不下十年餘長者自布金禪龕只宴如大珠脫玷翳白月當空虛甫也南北人蕪漫少耘鋤久遭詩酒汚何事忝簪裾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理儻吹噓

深曰[illegible]文通詩絳氣下縈薄[illegible]絳氣赤霞氣也石橋曰磴高僧傳講經而天雨花僧惠永[illegible]虎來馴擾[illegible]舍衛國給孤長者側布黃金買祇陀太子園建精舍大珠白月言其性之圓明也師道曰蕪漫少耘鋤謂性地荒而不脩也第一義言其敎無上也華嚴經有十回向杜詩有高妙語如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宋以來詩人無此句也涅槃經一盲人爲治目故造詣良醫其時良醫即以金篦刮其眼膜法華經我有行施金銀珊瑚真珠摩尼硨磲瑪瑙華嚴經一切法本來無生○公謁文公上方欲聞無生之法而引其汲引賦而比也首言野寺山僧之居日色異絳氣橫深入風磴猛虎臥庭前遂得文公之廬俯視城邑近對階除文公不下山已十餘年矣長者布金禪床宴坐而心地圓明次自言其深流心地荒穢又爲詩酒簪裾之累且王侯與螻蟻同盡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之初使明[illegible]性本以悟無生[illegible]如金篦刮去眼膜則價重百車渠矣此理倘爲吹噓汲引則其道可闡[illegible]三上請之詞也

奉贈射洪李四丈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南京亂初定所向邑枯槁游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島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蒼茫風塵際蹭蹬騏驎老志士

宰相走伏外省元振竄斥侍御裴上前奉詔誅懷恩等至審翰中書三十四日以功封代國公又按神龍乃中宗即位改元元年去先天二年及太平年今云定祭神龍後學者毋疑之嘗論之曰太平擅寵偷中宗而來則禍胎自神龍而下也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謂太平公主既誅則君臣之間玄宗得導往太子之間玄宗得親傳所以成睿宗付託之意矣定功自元振實勳歌云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烟紅光紫氣俱赤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作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嗟咨歎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相逢無此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游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道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沈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沖天

〔潘可曰〕文選潘安仁作夏侯湛誄曰心照神交唯我與子〇此〻公過通泉代公作尉時故宅而作首言豪俠未遇之時脫落細故及登樞要直氣嘆薄功業特書末言我行通泉得其池館遺跡且壯其臨事能斷我於是一步一顧涕泗横流乃高歌代公寶劍篇而與之神交矣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借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我遊梓州東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榜懸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鬱〻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又揮西方變發地無屋椽慘淡壁飛動到今色未填此行疊壯觀郪縣俱才賢不知千載後猶得此通泉

〔朱曰〕稷字嗣通收之從此好古博雅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跡稷銳精摸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余嘗在蜀留意文學嘗書之及蜀作者見推用立太子少保必太平公主事坐知謀賜死萬年獄〔黃鶴〕曰按稷有詩自還京陝西十里作雲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此行見鄉邑秋風水增波西望咸陽途日暮憂思多傅巖既紆鬱首山亦嵯峨操築無昔老采薇有遺歌客遊節向換人生知幾何又梓州通泉縣有慧覺寺其額乃稷所書濩書善工篆隸亦懸針垂露之法〔趙〕曰按稷書慧普寺碑三字〻方徑三尺許今在通泉之慶壽寺東古堂其寺乃真書字旁有蟲篆綴盤所以須蛟龍之稱若西方變相則亡矣郪縣謂郪代公薛少保也二公舊為同僚今會於通泉耶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以力群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倉庚鄰高堂未傾覆常得慰嘉賓曝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真骨恥飲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

〔洙曰〕晉水佳記青田有雙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亭景臨山水村烟對浦沙狂歌過形勝得醉即為家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有柱史多暇日

陪驄馬遊東山高頂羅𥮃臺下顧城郭銷我憂清江白日落欲
盡復攜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怒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燈前
往々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
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深莫相違廻
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霑人衣
〔洙曰〕後漢陳寔字仲弓為太丘長世説陳元方嘗候袁紹紹
問曰卿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
丘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荀子
瓠巴鼓瑟游魚出聽〔脩可曰〕謝希逸月賦月既沒兮露欲晞
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〇此詩美姚公
為政多暇日陪驄馬以遊既設宴於東山之頂晚更攜酒泛
江笛聲妙舞以取樂既而式之以廻船罷酒上馬以歸無使
霜露之霑衣賦也

讀杜詩愚得卷之八

讀杜詩愚得卷之九

古剡單復陽元

廣德元年春杜子在梓州閒往漢州秋往閬州冬[illegible]
州

遠遊

賤子何人記迷方著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種藥扶衰
病吟詩解嘆嗟似聞胡騎走失喜問京華

復按是年史朝義自殺公在遐方聞而未真喜而賦此詩言
賤子乃迷方之人到處為家誰能記憶之耶惟見竹連野色
江擁春沙耳或種藥以扶衰病或吟詩以解歎嗟今也似聞
胡騎之走故失喜而問京都何如耶賦也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
書喜欲狂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
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公聞收河南北喜而賦是詩也首言在劍外忽傳已收薊北
初聞而淚滿衣者傷士卒之肝腦塗地也却看妻子俱得則
愁何在乎漫卷詩書而促裝則喜歎任矣白首且須放歌縱
酒青春正好作伴還鄉即從巴峽巫峽下襄陽而向洛陽矣
故須溪謂自然是喜意流動得人結從何等切然喜極之
誠有如此它語不足易也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却少壯跡有但羈栖江山流城
郭春風入鼓鞞雙々新燕子依舊已銜泥

公於客居見新燕而歎身老時危故以行路雖如此登樓望
欲迷為起語且用身無却少杜等語挨之讀之令人悽惋賦
兼興也 悽然

天畔登樓眼隨風入故園戰場今始定移柳更能存厭蜀交游
冷思吳勝事繁應須理舟檝長嘯下荊門

〔定功曰〕荊門山在江陵府其峰對起如門○言天畔登樓而
望故園且曰兵戈始定所移之柳更能存乎今也厭蜀之交
態而思吳之勝事必將理舟檝而下荊門矣賦也

花底

紫萼扶千蘂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恐是潘安
縣堪留衛玠車深知好顏色莫作委泥沙

〔夢弼曰〕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為

玉人○首六句言花底有似潘岳河陽縣可留衛玠之車末
言深宜愛護勿致零落而委泥沙似勉人當惜寸陰之意比
也

柳邊

只道梅先發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自開春紫燕時翻
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盡灞上遠愁人

〔鶴曰〕漢南應老盡公自喻在梓州也灞上遠愁人公懷長安
也○此詩覩物感時之邁而作第二句起下六句末二句結
上六句賦也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使君意氣凌青霄憶昨歡娛常見招細馬時鳴金腰裊佳人屢
出董嬌饒東流江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相見願携王趙兩紅
顏再騁肌膚如素練通泉百里近梓州請公一來開我愁舞處
重看花滿面樽前還有錦纏頭

〔洙曰〕嬌饒名姬也宋子侯有董嬌饒詩〔趙曰〕東流江水西飛
燕可惜春光不相見以興見招之後不復見其姬也故下句
有願携之語句法則用古樂府云東飛百勞西飛燕黃姑織
女時時見〔瑞本曰〕王趙亦通泉之妓也○此詩題曰戲曰惱
蓋言郝使君嘗遣名馬以見招又出佳人以作歡既別之後
不復見此春光願携佳人自通泉而來梓州再騁肌膚之如
練重看容顏之如花以開我愁且復有纏頭之錦不空過也
皆戲之惱之之詞乃知老子於中興復不淺也賦也

郪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

憑高送所親久坐惜芳辰遠水非無浪他山自有春野花隨處

發官柳著行新天際傷愁別離筵何太頻

〔鄭曰〕郪縣屬梓州○此詩首二句惜別而生中四句之景物
末二句結首二句而離思別愁見於言外賦也

題郪原郭二十二明府茅屋壁

江頭且繫船為爾獨相憐雲散灌壇雨春青彭澤田頻驚適小
國一擬問高天別後巴東路逢人問幾賢

〔夢弼曰〕博物志太公為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哭問之
曰吾是東海神女嫁於西海神童我行必有疾風大雨今為
灌壇令當道廢我行王覺召太公問之果有疾風大雨從太
公邑外過晉陶潛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稻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

無數涪江筏鳴橈總發時別離終不久宗族忍相遺白狗黃牛

泛江送客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煙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淚逐勸盃
落愁連吹笛[illegible]離筵不隔日那得易爲情
首聯起下[illegible]聯末聯結上三聯然其離思寫得曲折痛快賦
也

上牛頭寺

青山意不盡袞袞上牛頭無復能拘礙眞成浪出遊花濃春寺
靜竹細野池幽何處鶯啼切移時獨未休
[illegible]山在梓州郪縣南四面孤絶俯瞰州郭
上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南史周顒音辭辯麗長於佛理法華經云有大白牛肥壯多
力以駕寶車說喩大乘也○按佛書兜率眞如皆古佛號詩
言兜率有名之寺乃眞如會法之堂其江山兼有巴蜀之形
勝棟宇已自齊梁而創立然我雖若庾信之哀江南而周顒
之好不忘故欲上慈航而到彼岸爾賦而比也

望兜率寺

樹密當山徑江深隔寺門霏霏雲氣重閃閃浪花翻不復知天
大空餘見佛尊時應清盥罷隨喜給孤園

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郎中季明

遲日深江水輕舟送別筵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邊見酒須相
憶將詩莫浪傳若逢岑與范爲報各衰年
（鶴曰）是年參自虢州長史入爲太子中允帝鄉愁緒外春色

淚痕邊謂玄宗肅宗是年三月葬也○首言泛江送魏還京
而曰愁緒外淚痕邊者感時戀闕之誠也又曰此別之後見
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傳末言因寄岑范皆交情之眞賦也

登牛頭山亭子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山谷遠含風兵革身將
老關河信不通猶殘數行淚忍對百花叢
首言登牛頭山亭子之景物次言避亂它鄉身將老而京國
之信不通故不忍看花而灑淚賦也

送何侍御歸朝

舟檝諸侯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春日垂霜
鬢天隅把繡衣故人從此去寥落寸心違
（公自註）李梓州泛舟送上作○起句見題意次聯應首句起

下句其三聯應第二三句末章序別懷賦也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爲艷曲二首贈李

上客迴空騎佳人滿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玉袖凌風並金壺隱浪偏競將明媚色偷眼艷陽天

夢弼曰梁簡文詠內人詩風吹玉袖香艷照詩朔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盃晨自爲羨當避艷陽年

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床翠眉縈度曲雲鬢儼分行立馬千山莫迴舟一水香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

鮑曰古詩云度曲翠眉低曉曰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脩可曰古樂府羅敷作陌上桑云秦氏有美女自名爲羅敷使君謝羅敷寧肯共載不羅敷前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時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公用此以諷之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分得峰字

苒苒谷中寺娟娟林表峰闌干上處遠結構坐來重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暮鍾雲門青寂寂此別惜相從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竄身哀蜀地同病得韋郎天下兵戈滿江邊歲月長別筵花欲莫春日鬢俱蒼爲問南溪竹抽梢合過墻

公自注余草堂在成都西郭浣花里夢弼曰吳越春秋子胥曰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南溪即浣花溪之南也○詩言避兵來蜀郡同病同老於此日久者以天下亂未定故也今草又別我歸成都幸爲問訊草堂之竹此興送貫九詩同意賦也

絕句

江邊踏青罷迴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鼓角悲

短歌行送邛州錄事祈錄事歸合州因寄蘇使君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後生相勸何寂寞君有長才不貧賤君今起柁春江流余亦沙邊具小舟幸爲達書賢府主江花未盡會江樓

惠義寺園送辛員外

朱櫻此日垂朱實郭外誰家負郭田萬里相逢貪握手高才仰望足離筵

又送

雙峰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杯細草留連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擬回直到綿州始分手江邊樹裏共誰來

[illegible]

[illegible]

何昔罷

東津送韋諷攝閬州錄事

聞說江山好憐君吏隱兼寵行舟遠泛怯別酒頻添推薦非承乏操持必去嫌他時如按縣不得慢陶潛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十五使君二首

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峰孤亭淩噴薄萬井逼舂容霄漢愁高鳥泥沙困老龍天邊同客舍攜我豁心胸

鶴曰綿州號巴西郡

轉驚波作怒即恐岸隨流賴有盃中物還同海上鷗關心小剡縣傍眼見揚州爲接情人飲朝來減半愁

【補注】阮籍謂王渾曰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阿戎謂渾之子
也【補注】本作楊公泚水頭盧楊梓州先人曾守梓州故也一
百頃列小爲蔾田之利恨梓州會湯之西與楊公也今乃予
又付此州故公有應殽面長遊之句

甘園

春日清江岸千甘二頃園青蔡嘉葉茶白雪避花繁結子隨邊
使開筒近至尊後於桃李熟終得獻金門

【補注】蜀甘歲入貢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必林泉遭亂到蜀
江卧病遂所便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寶
應年我能土木顏自覺面勞堅草亭雖高下敬斷當清川維者

舍前治然無同我懶千文未假息安得酣歌眠蛟龍無定窟黃
鵠摩蒼天古來賢達士寧受外物牽顧惟魯鈍姿豈識悔吝先
偶攜老妻去慘澹凌風煙事迹無固必幽貞愧雙全尚念四小
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爲鄰里憐

【補注】梓州作寄成都故居【詩】居原卜居將誅縮草茅以
力術子兄儒首一畝之宮【補注】公以乾元二年十二月至成
都明年爲上元二年乃公建草堂之始又二年爲寶應元年
乃公成草堂之日也晉高祖勅云使王知玄堂已成不知貉
作早晚得斷手巢燕營造不當爲斷手秦本紀幽而不正作洧
子之幽也易幽人之貞吉〇復按公自同谷至成都卜居浣
花溪成都亂適梓州乃懷成都故居而寄題爲首言我性放
誕自然乃卜居流花溪之上次言遭亂入蜀故誅茅以自感

初不甚廣原其所自也次言經營斷乎事勞膚劬成方僚成
不期土木之華服自覺面勞之堅完敏其爲之人不易也次
言草堂之當清川雖有佳侶數能同舟將奈何干戈未定
安得酣歌以終其間耶言蜀亂而去之也次以蛟龍黃鵠比
賢達之士不受外物牽制顧我之愚豈能見機而作如賢士
耶次言我之未亂而去者偶然耳且事無固必貴全幽貞者
幸免失身也末章猶念四松之小易爲蔓草所纏而霜骨不
長爲隣里所憐爲然有歲寒之操且公手植而愛之也故公
歸草堂詩有入門四松在之句又有四松詩則其意可知矣
賦也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府都督赴州

中軍待上客令肅事有恒前驅入寶地祖帳飄金繩南陌既留

歡餘山亦深登清蹊樹杪參差塔雲端僧迴策匪新岸所攀仍
舊蹤耳激澗門鳳自存寒谷水出摩問執鞠畢寺遺炎燕永願
坐長夏將衰接大乘霽旅皆宴會艱難懷友朋勞生共幾何離
恨兼相仍

【補曰】中軍指章留後上客指崔都督也漢歐廣傳設祖道供
張法華經國名離垢琉璃爲地有八交道黃金爲繩釋氏以
如來爲大乘教羅漢爲小乘教〇此章留後於惠義寺餞崔
都督赴嘉州而公與宴有作賦也首言留後餞都督於惠義
寺次言南陌既宴以留歡而茲山又深豫而較宴次言回策
攀樹之時曉洞門之風看寒谷之冰皆非暑氣也次言此寺
無俗物而自清涼於是永坐長夏而接大乘也末言我於賓
旅每思宴會艱難懷友朋然勞生能幾何時而離別艱難

之恨相兼相仍其柰之何我觴曰章留後章彝也蘄爲梓州
刺史是年春是李梓州夏是章彝繼之也衣華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得風字
絕域長夏晚兹樓清宴同朝廷燒棧北鼓角漏天東屢食將軍
第仍騎御史驄本無丹灶術那免白頭翁寇盜狂歌外形骸痛
飲中野雲低渡水簷雨細隨風出號江城黑題詩蠟炬紅此身
醒復醉不擬哭途窮
趙曰公因宴南樓而望長安也張良說高帝燒絕棧道雅州
在蜀之西地多雨名漏天舊曰屢食將軍第仍騎御史驄公
自叙得章留後礼遇之隆也出號謂夜傳號令此節度之事
也○復按寶應元年夏章彝守梓州時公在梓故陪宴南樓
而有作也肴〻曰絕域夏末幸陪清宴於此樓因念朝廷在棧

道之北鼓角在漏天之東正天子旰食之時而我輩同清宴
何其幸耶次言我已白頭豈止清宴同而已且屢食將軍之
第仍騎御史之驄感其恩遇之隆也次言狂歌痛飲之時則
野雲低渡水簷雨細隨風而寇盜形骸且付之歌酒之外末
章言傳號則昏黑題詩則燃紅而我既醒復醉已無窮途之
哭矣末二章雖皆若自寬之詞而有至悲之意寓焉其愛君
憂國之心真一飯不忘君者與賦也
臺上得涼字
改席臺能迥留門月復光雲霄遺暑濕山谷進風涼老去一盃
足誰憐屢舞長河須把官燭似惱鬢毛蒼
趙曰雲霄遺暑濕言臺之高如在雲霄間頓失去暑溼之氣
詩屢舞僊〻雖我友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青〻竹筍迎船出白〻江
魚入饌來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深仗濟時才黔陽信使應稀
少莫怪頻〻勸酒盃
洙曰後漢曹世叔妻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和帝數召入宮
令〻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子穀爲陳留長垣縣長大家
隨至官作東征賦以叙行李脩可曰孟宗至孝母好食筍冬
月無之宗入林中哀號筍爲之生後漢姜詩及妻龐氏至孝
母好飲江水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鱠呼隣母共
之舍側忽有水涌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二母之
膳黔州爲黔陽郡○默翁曰前四句言王侍母舟行舟中景
物可以奉親也三聯送別祝別末復惜別也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日動映江幕風鳴排檻旗絕葷終不
改勸酒欲無詞已墮峴山淚因題零雨詩
夢弼曰晉羊祜卒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
立廟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詩東山零雨
其濛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何所作行酒賦
詩殊未央衰老應爲難離別賢聲此去有輝光預傳籍〻新京
兆青史無勞數趙張
公自註作晉佐希曰成都前號南京故用京尹事前漢趙廣
漢張敞爲京兆尹吏民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前四句

見泥滓水自言衰老無為別而少尹泡成都必有聲々之名
勝張趙矣戲也

章梓州水亭

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芰荷吏人橋外少秋水席邊多近屬淮王
至高門薊子過荊州愛山簡吾醉亦長歌
[公自注]時漢中王兼道士席謙在會同用荷字韻[須溪曰]習山
簡遊習池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
酩酊無所知此比章梓州也

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

雲裏不聞雙鴈過掌中貪見一珠新秋風嫋々吹江漢只在他
鄉何處人
[公自注]王新誕明珠[夢弼曰]鴈喻兄弟也漢中王兄汝陽王

也漢孔融見韋元將仲將與其父書曰不意双珠生於老蚌
[趙曰]佛書云如掌中之珠
謝安舟楫風還起梁苑池臺雪欲飛杳々東山携妓去泠々脩
竹待王歸
[洙曰]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
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
舟人承言即回衆咸服其雅量謝惠連雪賦歲將暮時既昏
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俄而微霰零密雪下[趙
曰]謝安居東山每遊賞必以妓女從[修可曰]脩竹梁孝王園
名也續漢書王兔園多植竹即所謂脩竹園地志梁孝王東苑
方三百里苑中有鴈池脩竹園

棕拂子

棕拂且薄陋豈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熒々金錯
刀擢々朱絲繩非獨顏色好亦用顧盼稱吾老抱疾病家貧卧
炎蒸咂膚倦撲滅賴爾甘服膺物微世競棄義在誰肯徵三歲
清秋至未敢闕緘縢
[夢弼曰]白羽扇也殷九論晉建白羽扇賦以見志云扇々然
羽翰如清風微秋氣之移奪絲毫懸於掌中時李林甫代其
為相也[尹曰]李善註文選金錯刀引續漢書云佩刀諸侯王
黃金錯環朱絲繩乃中刃懸之用也唯當作替一作斷也莊
子嘬膚則通夕不寐矣○此詩言棕拂子為物雖微取
其有效於人之義不忍棄之且以微丁賊無比也蓋言人知棕
拂之薄陋不知棕拂之效能其所效之能雖難代白羽然可
除蒼蠅若夫金錯刀朱絲繩非獨以顏色之好亦係乎人之

顧盼爾次言吾老則病家貧值暑者賴其驅咂膚之蠅且凡物
之微者人競棄之而弗顧苟有義在誰肯徵之我則不然三
歲藏之不忍棄者以其能除蒼蠅而效微耳蓋以比人有所
長皆可取而用之不可棄也

送元二適江左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為客日江海送君情晉室丹陽
尹公孫白帝城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
[公自注]元結也[夢弼曰]東晉江左以丹陽為重任溫嶠嘗為
丹陽尹漢公孫述僭偽以魚復縣為白帝城○[須溪曰]丹陽
係晉室諸其忠公孫白帝城則僭偽也畢語自別末戒其經
過論兵豈非審鎮郵度有難言者乎然如此讀方有步進又
曰此等結語熟味但見深厚○時事亂後今得相見秋深復

有遠行當此之時爲客而又送君情何以堪且今日之爲刺
者有公忠者有偕僞者元所經過之地須自愛重愼勿輕言
兵事戒之、詞賦無比也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幽燕通使者岳牧用詞人國待賢良
急君當拔擢新佩刀成氣象行蓋出風塵戰伐乾坤破瘡痍府
庫貧衆僚宜潔白萬役但平均霄漢瞻佳士泥塗任此身秋天
正搖落回首大江濱

洙曰晉呂虔爲刺史有佩刀相者以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虔
乃以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
以相與○此詩送路使君之任陵州而作賦也首言王室多
難故高官皆武臣今安史之亂已平而通使故岳牧方用文

人且朝廷待賢良最急況君當拔擢之初則行蓋出風塵而
佩刀成公輔之氣象矣次言今天下用兵而府庫貧矣諸公
宜守清白均賦役以樹佳政誠若是則路君自此升矣我則
甘任泥塗當秋天搖落之時回首江濱以望君之超遷於雲
霄之上矣賦而比也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幕下郎官安穩無從來不奉一行書不知貧病關何事能使韋
郎跡也疎

希曰韋以郎官而入梓州幕蓋唐時多以朝士入州幕如韋
應物寄洪州幕府盧侍御是也佛書問世尊安穩否

客舊館

陳迹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葉赤依舊竹林青風幔何時
卷寒砧昨夜聲無由出江漢愁緒日冥冥

詩言陳迹隨人事便見題意蓋言其或去或來之不定初秋
別而莫秋來梨葉赤而聞砧聲矣且竹林之青自若然我無
由出峽而風幔何時可卷故愁不自勝賦而興也

九日

去年登高郪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黃
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爲客路難悠悠常傍人酒闌卻憶十年
事腸斷驪山清路塵

鶴曰郪縣屬梓州涪江水東南合梓州之射江孫曰驪山指
舊日明皇遊幸也○默翁曰首二句爲綱次就登高上白髮
見花三就重在上歎久客傍人末則有懷於往昔國家盛時
之景況與今日白髮久客異矣

薄暮

江水最深地山雲薄暮時寒花隱亂草宿鳥擇深枝舊國見何
日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鬢髮白成絲

首言在涪江薄暮之景物而第三四句語意尤切以引起之
承末句之結觀之可知矣興而賦也

薄遊

淅淅風生砌團團月隱牆遙空秋鴈滅半嶺暮雲長病葉多先
墜寒花只暫香巴城添淚眼今夕復秋光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濤良會不復
久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群盜尚如毛吾舅惜分手使君寒
贈袍沙頭暮黃鶴失侶亦哀號

漢樓○此詩首言當高堂千崖樹欝滿而秋氣高斯時也泝舟
出彼懸邦別酒寄之江濤韻王閬州筵也次言良會不可復
又此生何太勞耶今我窮愁至於極瘦而群盜尚多罰奉酬
惜別也末言吾舅惜別而使君贈袍且沙頭失侶之黃鶴亦
自哀號况人乎哉賦也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

戲遺飛香爲名因太史傳如何碧雞使把詔紫微天秦嶺愁回
馬涪江醉泛船青城漫污雜吾舅苦凄然
（定功曰）漢書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可祭祀致也宣帝使
王褒往祀焉鄭曰秦嶺在秦州青城縣屬蜀州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字

曾城有高樓制古丹雘存迨〻百餘尺豁達開四門雖有車馬

客而無人世喧遊目俯大江列筵慰別魂是時秋冬交節往顏
色昏天寒鳥獸伏霜露在草根今我送舅氏萬感集清罇豈伊
山川間迴首盜賊繁高賢意不暇王命久崩奔臨風欲慟哭聲
出已復吞
此詩首言城樓之高百餘尺四面開門而豁達雖有往來車
馬之客而無人世之喧嚣俯視大江以列筵亦足以慰別離
之魂是時秋冬之交天寒霜露動植之物亦得休息歸根今
我送舅氏故萬感集於清罇矣豈伊山水之間迴首而盜賊
多故高賢亦不暇宴飲矧衛王命已久欲崩奔而不留是以
臨風欲哭而吞聲耳賦也

南池

峥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呀然閬城
南枕帶巴江腹芰荷入異縣秔稻共比屋皇天不無意美利戒
正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清源多衆魚遠岸富喬木獨歎
楓香林春時好顏色南有漢王祠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荒
哉舊風俗高堂亦明王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
淫祠自古昔非唯一川瀆干戈浩茫〻地僻傷極目平生江海
興遭亂身局促駐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
夢弼曰于道志閬州有南池昔項羽封高帝於漢中漢中與
閬皆屬利州路故此池之南有漢王祠四時巫祝奔走以祭
之乃其俗也靈衣謂神衣○按公於廣德元年秋適閬州道
經南池作詩以紀之賦也首言巴閬間多山安知有此萬頃
之蒼池耶且當閬州之城南呀然枕帶巴江有芰荷秔稻之
利次言皇天成美利之止足今歲高田失西成而此芰荷秔

稻頗〻豐熟水多雜魚岸富喬木獨歎楓香林春時顏色
好言南池之美利也次言池南有漢王祠巫祝終朝歌舞荒
哉風俗亦已久矣且明日魂魄正直不應於空陂之上來親
酒食言神不歆非類也次言古無淫祀淫祀無福自先王之
法不行於天下極目皆淫祀非獨此池而已况當干戈充斥
之際淫祀愈多爲可傷矣末自言平生江海之清興今值兵
戈局促不得以逞於是駐馬於南池之旁以問漁舟而躊躇
不忍去者將以慰吾局促之情懷耳詳觀是詩亦紀南池有
芰荷秔稻魚木之美利及漢王祠廟之淫祀雖傷干戈然亦
少慰羈束之懷云爾

放船

送客蒼溪縣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迴青惜峰巒

深望王宮之至賦也

征夫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漂梗無安
地銜枚有荷戈官軍未通蜀吾道竟何之

鶴曰此皆憂王命征夫三首皆爲蜀道作時吐蕃入寇高適在蜀
調征夫防守卒隸松維等州故言萬有才名[illegible]其
下皆敗北之事所以諷之也○此言[illegible]道路城市閒
唯聞哭聲今我流寓於此又值亂無安居[illegible]未通
吾道竟何所之賦也

漁陽

漁陽突騎猶精銳赫赫雍王都節制猛將飄然恐後時本朝不
入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城舊防敗走歸其巢幽薊皆請問無蓋
隨今日何須十萬兵

鶴曰按史是年十月吐蕃寇奉天京師戒嚴以雍王适爲關
內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illegible]雍王所統之兵也[illegible]光
武曰吾聞漁陽上谷突騎天下精兵[illegible]公聞雍王出師之
勝而尚聞河北諸將[illegible]而來已爲後時
而乃不入本朝宜者[illegible]
武以崎兵聚[illegible]走謝而
竟不保耳[illegible]中事

西山三首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築城依白帝轉粟上青天蜀將分旗
鼓羌兵助鎧鋋西南背和好殺氣日相纏

希曰西山蒼嶺高壓[illegible]

非指公孫述事趙曰時吐蕃圍松州勢迫近蜀故云蜀將分
旗鼓以禦之也○言夷界蕃州在積雪荒山之頂而築城連
粟分將助兵以禦之者以西南吐蕃背和好而殺氣日其故
耶賦也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煙塵侵火井雨雪閉松州風動將軍
幕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壘回首得無憂

鶴曰蜀有火井縣在邛州○言三城之戍辛苦者以防
萬里之烽煙塵之及火井松州故守將不寧而通使不息
迴首聯且回首而賊營壘滿山其得無憂乎賦也

子弟猶深入關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灌口米船稀辯士安邊
策元戎決勝威今朝烏鵲喜欲報凱歌歸

洙曰蠶崖灌口並西山臨口地名通鑑馬瘦不足充戰也
米船稀糧餉不繼也○言兵士深入而圍未解且馬瘦糧少
得無憂乎所恃者辯士有安邊之策元戎有決勝之威耳今
朝烏鵲之報喜將欲發凱而歸乎賦也

遣懷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紛紛乘白
馬攘攘著黃巾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頻

鶴曰是年十月吐蕃陷京師代宗也華陰盧仕官程元振
董卓權遂致名亂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其詞切直乞斬元振
首馳告天下上猶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公是
以有受諫無今日之句可謂憂國之言也○此公聞吐蕃陷
京師消息悲其之作也次以受諫臨危爲言則其苦語哀傷
爲何如哉且又盜賊充斥而隋氏宮室焚燒何太頻耶則公

憂國之心益悲矣賦也

巴山

巴山遇中使云自峽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恐未迴天寒邵伯樹地闊望仙臺狼狽風塵裏群臣安在哉

夔䧸曰三輔黄圖望仙臺漢武帝所建在華州華陰縣○詩言梓州遇中使自峽中來云盜賊猶奔突來未已哭乘輿幸陝未還宮述中使之言也末則傷今思古以責當朝公卿賦也

早花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臘月巴江曲山花已遍開盈盈當雪杏艷艷待香梅直若風塵暗誰憂客鬢催

此詩睹物傷時之作蓋曰草木搖落已回春意何朝廷之亂尚未清耶觀結語可見賦兼比也

城上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風吹花片片春動水茫茫八駿隨天子群臣從武皇遙聞出巡狩早晚遍遐荒

趙曰京師陷代宗如陝此始以巡狩而言也○首四句亦睹物思君之意末以皇從出幸比巡狩為君諱也前旦花憂風塵之暗此城上遙想巡狩之行然其詞旨含蓄死轉沉著得詩人之體裁賦也

送李卿曄

王子思歸日長安已亂兵霑衣問行在走馬向承明暮景巴蜀僻春風江漢清晉山雖自棄魏闕尚含情

鶴曰按宗室世系曄大鄭王房淮安忠公琇之子終禮部侍郎趙曰承明漢殿名要鄭曰地志閬州有晉安縣本晉城時

公與李曄俱在閬故也莊子身在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魏闕謂雉門之外兩觀闕高巍巍然○首言李曄之還京當兵亂已息之餘急宜向承明而問行在次自言年老僻在巴蜀而喜江漢之清雖云自棄然心存魏闕不能自已賦也

發閬中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江風蕭蕭雲拂地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歸意速秋花錦石誰能數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何時免愁苦

鶴曰是年冬晚公自閬復歸梓州

歲莫

歲莫遠為客邊隅不用兵煙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

洙曰漢軍終請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此詩首二句起中四句守四句貫承第二句意而歎當時無終軍之請纓末句承之而以壯心驚結之專終首句意賦也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近頻為草堂回鵝鴨宜長數柴荊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

首四句言舍弟占歸草堂之意末四句聊示檢校之事賦也

江陵望幸

雄都元壯麗望幸歘威神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風煙含越鳥舟楫控吳人未枉周王駕終期漢武巡甲兵分聖旨居守付宗臣早發雲臺仗恩波起涸鱗

鶴曰按廣德元年吐蕃入寇代宗幸陝以衛伯王有幹略可

當方面任大事乃升荆南節度使意是時代宗有意委任之時
故公有此作夢弼曰周穆王肆意遠遊爲八駿之乘漢武帝
南巡至于盛唐謂盛唐祠也景帝時七國反以誅晁錯爲
名蕭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蕭何漢之宗臣此指郭子儀
也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
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束滿堂賓客皆歎息憐我老病贈兩
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乘濤鼓枻白帝城路幽
必爲鬼神奪拔劍或與蛟龍爭重爲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
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爲龍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
於君山湖上之青峰噫風塵澒洞兮豺虎咬人忽失雙杖兮吾
將曷從

東坡曰桃竹葉如椶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蓋天成
杖也鶴曰梓州爲梓潼郡白帝城在魚復縣神仙傳費長
房從壺公遊壺公與竹杖騎而歸擲以杖投葛陂中頭視乃
青龍也君山在洞庭湖中○梓潼章使君以桃竹杖兩莖贈
公公作桃竹杖引以答賦也首言桃竹生於江心之蟠石蒼
波噴浸不長不短而尺度以足斬削根皮有如紫玉江妃
水仙愛惜而不可得今使君乃得之多而衆賓皆爲之歎惜
也次言使君憐我老病而贈兩莖出入之際爪甲鏗然有聲
今老夫復欲乘濤鼓枻東南行但恐爲鬼神奪蛟龍爭耳乃
重爲告之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學化爲
龍滅跡於湖上之君山使我不得爾扶持之力既而歎曰今

也風塵豺虎如此忽失爾雙杖兮吾將曷從哉曰賦兼比
也

冬狩行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士三千人
清晨合圍步驟同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迴蒼穹幕前生
致九青兕馲駝嵬垂玄熊東西南北百里間髣髴蹴踏寒山
空有鳥名鸛鵒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胡爲見
羈虞羅中春蒐冬狩侯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驄况今攝行大將
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喜君
士卒甚整肅爲我回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
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
蒙

公自註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夢弼曰校獵
謂獵有所獲校其多寡以賞功也趙曰周禮春蒐夏苗秋獮
冬狩本天子之事而諸侯同之乃僭議章彝也彝兼侍御史
故云一馬驄老翁公自謂也是年吐蕃入寇車駕幸陝吐蕃
陷京師史申侯與西夷犬戎殺幽王驪山下昔明皇以祿山
之禍蒙塵於蜀今代宗以吐蕃之亂蒙塵於陝故曰塵再蒙
也○夢弼曰時章彝大閱東川公以此詩諷其多殺仍勉其
攘夷狄以安王室也復按此詩首言東川節度以兵馬校獵
所獲之多寡亦以觀厥成功夜發猛士清晨合圍譏非古制
步驟同者言其士卒練習也次言殺獲禽獸之多百里之間
寒山爲空非爲羞之物亦在虞羅之中譏其掩群盡物也次
言蒐狩天子之事而侯得以同之亦譏之之詞也况今攝行

大將號令嚴明頗有前賢之風美之。詞也次四句公自言
齊亂已十年吾君士卒之整肅請爲我國以擒西戎之吐
蕃不亦可乎苟棄草中之孤兔亦何益於事況今天子再蒙
塵于外得不哀痛之尤者哉且重言而嘆於聲嗟氣歎之餘
則公之感傷爲何如耶章彝聞此亦將有感而自備焉卒不
聞其效忠嗚呼惜哉賦也

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無炯如一
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蔗漿歸廚金盌凍洗滌
煩熱足以寧君軀政用疏通合古典成聯若表乾文儒兵革未
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憑陵氣頗麤竇氏檢察應時
須運糧繩橋壯士喜斬木火井窮猨呼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
守邊却可圖此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恩應殊綉衣春當霄
漢立綵服日向庭闈趨省郎京尹必俯拾江花未落還成都江
花未落還成都肯訪浣花老翁無爲晝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
馬青芻

〔夢弼〕曰時吐蕃分三道入寇欲取成都爲東府竇以御史出
使按諸州軍緒器械得以便宜入奏公作是詩以贈之〔趙〕曰
骨鯁剛直也若肉之有骨魚之有鯁也漢有迎風寒露之館
古詩瑩若玉壺冰言清澈也前漢禮樂志泰尊柘漿析朝酲
蜀都賦註火井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隆隆
如雷聲焰出燭天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無炭也唐志劍南
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都督松維恭蓬雅黎姚悉八州西
山三城謂姚維松也皆當吐蕃之要衝漢暴勝之衣繡衣持

斧出使老萊子綵服以娛親漢暴勝曰取青紫如俛拾地
芥耳○此詩美竇侍御之入奏爲討之大而作賦兼比也首
以驥子鳳雛比其年少而有忠義骨鯁之德又如清冰蔗漿
貫之玉壺金盌足以滌君軀之煩熱且其政用疏通而合典
則成聯若表而能文儒其長勢而不拘丈法便宜從事皆
人所難能者次言天子憂念吐蕃之憑陵而西南兵革未息
人民未蘇今得竇氏檢察以應時須故運糧斬木則壯士以
喜八州思戰三城守邊則吐蕃可圖矣以此人奏爲討甚大
宜蒙殊恩次言春物則綉衣當入朝綵服當趨庭若省郎京
尹之殊恩可俯而拾及春未暮將還成都還成都肯訪我否
如訪我。則爲君滿眼沽酒奴與白飯馬與青芻言愛敬之
無已也

山寺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苔唯有古殿
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使君騎紫馬捧擁從
西來樹羽靜千里臨江久徘徊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公爲
顧兵徒咄嗟檀施開吾知多羅樹卻倚蓮花臺諸天必歡喜鬼
物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窮子失淨處高人憂禍胎
歲晏風破肉荒林寒可迴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

〔公自注〕章留後同遊得開字〔趙〕曰詩崇牙樹羽〔希〕曰佛書註
梵語檀波羅蜜華言布施今華梵之言曰檀施〔洙〕曰陽雜俎多
羅西域樹名如棕櫚樹也法華經譬如有人年幼捨父逃逝
困窮父求不得窮子備經遍到父所受雇除糞其父語言
爾是我子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窮子聞言即大歡

閬州為巴西郡公是年自梓州如閬州故道出閬州
州仍有此詩耶班司馬意是班宏傳宏為唐德宗朝御南州
官累拜大理司直攝監察御史必誤以司直為司馬也〇首
四句言聞收宮闕末四句言巴山送班入京賦也
群盜至今日先朝忝從臣歎君能戀主久客羨歸秦貴閣長司
諫丹墀有故人向來論社稷為話涕霑巾
自安史之亂至今未定我於前朝曾忝從臣而久客於此故
羨爾戀主入京而同諫丹墀向來有故人在朝同論社稷今也
為話則淚霑巾矣賦也

泛江

方舟不用楫極目總無波長日容杯酒深江淨綺羅亂離還奏
樂飄泊且聽歌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
言今日泛江之樂雖如此然故國清渭之間花開正多乎兵
戈之後未有是樂否乎賦也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蕪字

柳影含雲幕江波近酒壺異方驚會面終宴惜征途沙晚低風
蝶天晴喜浴鳧別離傷老大意緒日荒蕪
趙曰辛昇之是時辛必知故〇首言江亭之景物而曰柳影
含雲幕江波近酒壺今也異方逢驚會面終宴又惜分
手何柳影江波之不惡耶興也又言江亭之景物而曰沙晚
初低風蝶天晴平喜浴鳧正似客來而又別離是以傷老大
而意緒荒蕪也興也

陪王汝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結束多紅
粉歡娛恨白頭非君愛人客晦日更添愁
首六句言泛江之景物及宴樂之事且自歎年老末二句言
晦日陪王使君且美其好客而解我之愁也賦也
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蛺蝶江檻俯鴛鴦日晚煙花
亂風生錦繡香不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首六句言泛黃家亭子之景物及宴樂事末言不須吹急管
為我衰老易悲傷故耳賦也

傷春五首

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西京疲百戰北闕任群兇關塞三千
里煙花一萬重蒙塵清露急御宿且誰供殷復前王道周遷舊
國容蓬萊足雲氣應合總從龍
公自註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　夢弼曰去年
吐蕃陷京師代宗如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二十騎自
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
速往收之〇唐本紀我一脩政行德殿遺使與周本紀平
王東遷于雒邑易雲從龍〇言吐蕃入寇上如陝州官吏六
軍逃散而郭子儀收長安官軍皆復扈從還京也首言天下
之兵雖滿而春光自濃蓋以兵雖多而元氣自若也西京疲
百戰吐蕃還圍鳳翔馬嵬避難轉闕至城下也北闕任群兇
言用兵載經無之後也關塞三千里煙花一萬重言已在巴
閬望長安則三千里也蒙塵清露言吐蕃入長安代宗如陝
御宿之事且誰供邪殷復周遷言代宗命郭子儀擊之吐蕃
遁上還長安也末言六軍之逃潰者雖衆然當從舊也賦也
鶯入新年語花開滿故枝天青風捲幔草碧水通池牢落官軍

遠謫傷萬事危髮毛元自白羨翻何來當不是舞兄弟其如有
別離巴山春色靜北望轉逶迤
〔希曰〕巴與蜀自別巴梓閬而言也○公自言年老漂泊嘗
傷兄弟爲兵戈阻隔望之而愈遠也首言萬事託累水之自若
奈何年落崩催而官軍萬事之危急邪興而賦也末言我髮
毛則元自白而遠羨之香非一日矣何則蓋兄弟阻隔於兵
戈有別離之苦於巴山而北望則愈遠而可復也
日月還相鬬星辰屢合圍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大角纏兵
氣鉤陳出帝畿煙塵昏御道耆舊把天衣行在諸軍闕來朝大
將稀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
〔洙曰〕晉天文志曰關漢高帝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大角者
天王帝座庭鉤陳爲行宮把天衣言父老不欲車駕之出皆
牽挽帝衣也時諸鎮惡程魚朝恩擅權專命所恃者郭子儀
一人而已公又傷賢者多隱於屠釣今車駕之出故以文王
載呂望之事望之○言程元振叢人主苟不誅之則不能
易危爲安是時車駕播遷六軍潰散諸御度忌元振莫肯奔
命者末以文王下賢猶有望於代宗也首言日月星辰之變
引入元振熒惑主聽必誅之則天下始定也夫以天文喻乘
輿播遷而耆舊挽留之不可得也末云行在諸軍闕來朝大
將稀言六軍奔潰諸鎮不來也又云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
歸其意若曰人君能用賢則天下可平矣賦也
再有朝廷亂難知消息真近傳王在洛復道使驅秦奔鳥悲公
主登壇遲貴諸舊關塞北上滄海欲東巡敢料安危體猶多老
大臣豈無嵇紹血霑灑屬車塵

〔洙曰〕此諷代宗失於北上却東行而至陝也唐志關內道有
嵩州縣晉惠帝北征百官侍御莫不潰散惟嵇紹儼然端冕
以身捍衛兵交御輦紹被害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衣
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司馬相如諫獵書犯屬車之清塵○
言至尊蒙塵以消息不真爲憂或傳王在洛或曰東巡而
公主妃嬪有從車奔馳之悲泣傳者不一然國之安危有大
臣在幾不敢知刎當艱難之際豈無忠臣義士如嵇紹者乎
賦也
聞說初東幸孤兒却走多難分太倉粟競棄魯陽戈胡虜登前
殿王公出御河得無中夜舞誰憶大風歌春色生烽燧幽人泣
薜蘿君臣重修德猶足見時和
〔洙曰〕漢紀註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
羽林孤兒少壯今從軍魯陽公與韓遘戰酣日暮援戈而揮
之日爲之反三舍晉祖逖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
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因起舞漢高帝擊黥布還置酒沛宮
酒酣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
士兮守四方○言聞上如陝州六軍潰散王公出奔而吐蕃
據京師雖然得無志士中夜起舞號清中原如祖逖者乎傷
不能用之故曰誰憶大風歌是以幽人觀春色而賦泣尚冀
君臣修德猶足見天下之和平也賦也
釋悶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咸京失道非關出襄野揚鞭忽
是過湖城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夜屍縱橫天子亦應厭奔
走群公固合思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嬖孽能全生江邊

錙銖料事眼睛不見風塵清 敢今作瞰
【紛紛曰】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至於襄城之野七
聖皆迷無所問途【偕可曰】世說晉王敦作逆明帝騎巴滇馬
齎一金鞭至湖陰察軍形敦晝夢日遶其城忽然驚覺曰營
中有黃鬚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命騎追之不及矣鑒按指程
元振也〇言天下自安史之亂至今十年矣兵猶不解令大
戎陷長安圍鳳翔而乘輿播遷至於屍縱橫人斷絕而天子
亦厭奔走諸公當思所以致昇平之道尚能改誅求而薄斂
誅譴以任賢則風塵其清矣不然則風塵何時而清耶此
不言乘輿播遷而以失道揚鞭事當之猶春秋書天王狩于
河陽之義為君諱也賦也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短愁從舞曲長二天開寵
餞五馬爛生光川路風煙接俱宜下鳳凰
【洙曰】後漢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
姦贓乃請太守設酒肴陳平生之好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
我獨有二天【師曰】閬與遂皆屬蜀道故云川路漢黃霸為潁
川太守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此以美二公為
郡之治效也

滕王亭子二首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脩竹裏仙家犬
吠白雲間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蘂濃花滿目班人到于今歌出
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公自注】亭在玉臺觀內王會典此州【夢弼曰】滕王元嬰西祖
之子也調露年間任閬州刺史在閬州有亭洪州有閣〇言
滕王出牧而作亭臺枕于巴山山雖高而尚可攀登中有亭
上所聞所見之景如此末言閬州之人至今歌詠王之恩德
故我來遊而忘歸爾賦也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鳥雀荒村
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

玉臺觀二首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鼓始知嬴
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黿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更有紅顏生羽
翰便應黃髮老漁樵
公自註滕王造【洙曰】列子周穆王築臺號中天之臺漢禮樂
志游閶闔觀玉臺註上帝之所居〇可曰頹近年詩積翠亦

翁羊註松柏重布曰積翠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馮夷河伯
也〇默翁曰首二句寫觀二承絳節朝言二承玉臺遙言末
言臺內有脩煉飛仙者而公遂欲居此以老焉
語劫曰王造平臺訪古遊絲雲書史學文字魯恭留宮關通群
帝乾坤到十洲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
【趙曰】道書惟有元始浩劫之家梁孝王有平臺又以魯恭王
比滕王也王必有文墨遺跡在焉列仙傳周靈王太子晉好
吹笙作鳳鳴嘗乘白鶴駐緱氏山頭〇言此觀游翔以來回
滕王而判造今我訪古來遊果見蕭史彩女之駐魯恭文字
之留可以通群帝到十洲且人又傳時有笙鶴過此真神仙
所居之地也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欹斜疾魚龍偃卧高堵花張季
錦汀草亂青袍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
首言春江之險不可渡如此而渚花汀草顏色自若乃戲問
垂綸之客我悠悠常見汝曹果能濟世安民如太公望者乎
比也

暮寒

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慘慘暮寒多戍鼓猶長
擊林鶯遂不歌忽思高宴會朱袖拂雲和
〔洙〕曰周禮大司樂奏雲和之琴瑟註雲和地名以其産良材
而為琴瑟也○言樹隱霧而春色靜波含風而暮寒多戍鼓
尚猶長擊林鶯遂用不歌蓋以兵亂而陰氣盛故暮寒多林
鶯韻止忽思昇平之時高宴會而袖拂雲和是亦傷今懷古

之作也賦也

憶昔二首

憶昔先王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汗血馬長驅東
胡胡走藏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為
忙至今今上猶撥亂勞心焦思補四方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
整肅不可當為留猛士守未央致使岐雍防西羌犬戎直來坐
御床百官跣足隨天王願見北地傳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
〔趙〕曰先皇肅宗也驕子回紇也東胡鄴城皆指安慶緒關中
小兒李輔國也張后肅宗后也今上代宗也岐雍當西蜀河
北之地西羌犬戎皆指吐蕃也〔洙〕曰前漢傳介子北地人也
持節斬樓蘭王歸懸其首於北闕封介子為義陽侯木蘭行
云欲與木蘭賞不用尚書郎○第一首憶昔祿山亂時肅宗

即位於靈武遂入收長安回紇助順而安慶緒敗走於[illegible]
縮反覆不足怪也而李輔國張皇后專權預政誘徙上皇屢
至太子肅宗畏之至今今上猶撥亂而勞心焦思者言代宗
自為太子授兵馬元帥及即位內平張后越王之難外[illegible]
河朔諸軍以平安史也次言我於肅宗時嘗為左拾遺掌供
奉諷諫見其出兵整肅為留猛士守未央者指邊兵精銳者
皆徵發入援留兵單弱致令吐蕃乘虛入寇以陷京師而天
子出狩願見傳介子之將以平之則老儒安用尚書郎耶賦
也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
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
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

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今
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兎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
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識蒙祿秩周宣中興
望我皇灑血江漢長衰疾
〔趙〕曰玄宗紀開元間京師米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
海內富安前[illegible]俗作冰紈綺繡韓非子魯人善織屨妻
善織縞後漢志童謠曰車班班入河間〔鄭〕曰周禮奏大呂舞
雲門以祀天神〔師〕曰漢叔孫通制禮蕭何定律令○第二首
憶昔開元全盛之時天下既庶且富又無盜賊商賈交通耕
桑不失宮中聖人以音樂相娛有如雲門天下朋友以信義
相接有如膠漆百餘年間未有災變行叔孫所制之禮用蕭
何所定之律而已豈聞〔今〕兵興以來一絹之直萬錢有田[illegible]

之叱令為戰場至於東都官闕焼毀宗廟失守見此我心傷
悲不忍以問耆舊復恐切從亂離說起何忍聞之耶末自言
嘗絶無能猶蒙採錄即今流落江漢抱病洒血惟望我皇成
中興之業如周宣王也

奉寄章十侍御

淮海惟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麾能事回天地訓練強
兵動鬼神湘西不得留關羽河內猶宜借寇恂朝覲從容問幽
側勿云江漢有垂綸

公自註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鶴曰按史是
年嚴武再鎮蜀因小怨名梓州刺史章彝殺之公詩言其罷
梓州將赴朝廷豈非恃所以為武所殺耶又按彝去年夏方
守梓未應得代當是其時欲入京也末曰彝揚州人歐公曰

時毀于墳及章討平之故云指麾能事訓練強兵洙曰關羽
字雲長先主收江南諸郡拜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
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督荊州事後漢寇恂字子翼光武狀
河內拜恂為太守後移潁川又移汝南太守潁川盜賊群起
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
借寇君一年通留恂希曰文選沈約恩倖論明揚幽側惟才
是與○言章年少富貴而事業昭著故蒙特名還朝如關羽
寇恂也公如入覲而君王苟問幽側幸勿言江漢有垂綸之
叟此詩以首句一俊人三字生下五句而以朝覲問幽側結
之其造語雄渾命意曲折非它人所及賦也

遊子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厭就成都
卜休為吏部眠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群仙

趙曰公詩欲南下而尚在巴蜀故是篇有留滯之歎九江三
峽正是南下之所歷也洙曰史嚴君平避世賣卜於成都市
晉畢卓為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盜其甕間盜飲之
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趙曰公意已厭法成
都言休為酒眠吏留滯於此非止南下遊吳而已蓬萊仙山
可到則亦往矣○第一句起第三聯第二句起第二聯末章
結第二聯句意詩意如趙說賦也

雙燕

旅食驚雙燕銜泥入此堂應同避燥濕且復過炎涼養子風塵
際來時道路長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

禹稱曰此詩子美託物以喻已意鶴曰公有出峽意夢弼曰

左傳子罕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公客中
見雙燕入堂驚日月于邁且曰燕燕爾應同我避燥濕寒暑
故來時不憚道路之長而養子於風塵之際今秋爾歸而我
亦離殊方矣興而賦也

百舌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知音兼衆語整翮豈多身花密藏難
見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

下刪曰百舌反舌也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山谷曰閱書
月令芒種後十日反舌無聲是謂陰息反舌有聲佞人在側
予讀此乃解老杜百舌詩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言其來也祗是知春且一身而兼衆語或藏於密處或鳴於
枝頭其鳴其止皆不待候故末句及之賦而比也

別房太尉墓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對棊陪謝傅把劒覓徐君唯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

〔夢弼曰〕房琯自陳濤斜之敗出守邠州歷晉漢二州去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於閬州贈太尉〔洙曰〕晉謝安常符堅入寇京師震恐安夷然無懼色既而兄子玄等破賊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無喜色圍棊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安既贈太傅史記吳季札聘晉過徐徐君愛其寶劒弗敢言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遂解劒繫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季子曰吾始以心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〇公將赴蜀而別房太尉之墓哭之哀而淚濕土天亦愁而雲滿空至對棊死猶劒敘平昔交契之誼也今也唯見林花落而鶯啼其哀傷爲何如哉賦也

自閬州領妻子卻赴蜀山行三首

汩汩避群盜悠悠經十年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物役水虛照魂傷山寂然我生無倚著盡室畏途邊

〔鶴曰〕公出峽之計未遂嚴武再鎮成都遂歸草堂〔洙曰〕漢書註地着謂安土地左傳盡室以行莊子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〇言避群盜已經十年欲出峽向南國而行不成乃遊西川於是見水虛照山寂然而自歎物役魂傷者前四句也若是者何哉蓋緣我生無倚著盡室畏途邊故爾賦也

長林偃風色廻復意猶迷衫裛翠微潤馬銜青草嘶棧懸斜避石橋斷却尋溪何日兵戈盡飄飄愧老妻

〔洙曰〕棧閣道也〇前言道途跋涉之事末言何日兵戈息而免此耶今也奔馳有愧於老妻子亦不得寧息故爾

行色遞隱見人煙時有無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轉石驚魑魅抨弓落狖鼯眞供一笑樂似欲慰窮途

〔洙曰〕莊子東游有行色抨彈也猶依稀彷彿也〇言行色遞相隱見人煙或有無次聯承此二句收二句結第三聯亦自寬之詞也賦也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酤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洙曰〕漢文帝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註云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右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与之左太沖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註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可曰成都記郫縣出大竹士人截以盛酒故號郫筒至今如此後漢王符隱居著書號潛夫論〇〔夢弼曰〕詩以首聯爲綱次承再剖符兼明已所望於嚴之心事三四承赴成都敘明嚴所存於已之心事賦也

處處青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候無兵馬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比鄰習池未覺風流盡況復荊州賞更新

〔洙曰〕雪山無兵馬時西山羅三城戍也實録傳云斥候望烽燧不得川〇〔夢弼曰〕首以白蘋起興言此時猶及見故園

原缺第十四、十五葉

魯和作威福孰肯辨無辜眼前列杻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娛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嗟乎且棄之三千里東吳弧矢暗江海難爲游五湖不忍竟舍此復來薙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屧萬竹疏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里喜我歸沽酒携胡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飄颻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骨髓幸未枯飲啄愧殘生食薇不敢餘

〔鶴曰〕大將嚴武也〔洙曰〕漢高帝刑白馬與殺邪傳晉邑衣紫之會十有一人歃血之盟邛南謂邛州御關在邛州皆蜀道也尊賊謂爲刺史也在博物莫能兩大〔蘇曰〕戰國策趙辯魏秋胥伯倫起附腋漢志梟爲名食母破鏡名食父

左傳一國三公吾誰適從之又徐禹呂其魚乎文云至於閉城〔趙曰〕已敘其上故謂之鬼妾鬼馬如鬼奴以亡者之妻爲鬼妾也大官謂嚴武推手附發鑑兒古詩食薺不願餘〇此詩首言昔日寇亂成都而去今也無虞而來歸次陳初亂之時因夫將趨利而郭小謀變且其氣勢已盛而取北斷尋城而居應氣已殘蹙成都之勾邛南兵並即吐蕃羌胡之兵飲次言兩大不相事而自相訴殺且政出多門無所統一故義士爲之痛憤而衆人欲其爲然恐之々詞也又其作賊作福奪人妻妾車馬以充其娛殊不知國法具在旋復伏誅此又不足驚吁也哉曰倡和曰甥舅曰探冥皆形容其殘忍之態賊平於是奔走三年將望東吳而避之錄弧矢暗江海而難爲五湖之游且不忍舍此草堂而復來除草菜故入門數松

自若松竹之有不帘惟老犬喜而鄰里喜我歸大官城郭亦喜我來未歡天下猶未寧尚武不尚文漂泊於兵戈之際身無所容若疣贅耳所幸強健飲啄於此何愧於殘生我雖食薇不敢有餘言安困窮也

四松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疏柯亦昂藏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限防終然振撥損得愧千葉黃敢爲故林主黎庶猶未康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覽物歎衰謝及茲慰淒涼清風爲我起灑面若微霜足以送老姿聊待偃蓋張我生無根蔕配爾亦茫茫有情且賦詩事跡兩可忘勿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

〔趙曰〕禮離坐離立〔師道曰〕振撥觸撥也抱村子天隙偃蓋之

松〇此詩爲四松有所感而作也因言初移之時其長三尺今不見已三年其長如人焉但根本不撥則幽色疏柯亦幸秀發昂藏矣而其枝葉之凋傷不必計較然本有藩籬以防觸撥本也不免罹此損傷得不有愧乎哉雖然天下蒼生猶未安康我豈敢爲故林之主而保汝之無恙乎賦而比也且承上起下因言避賊始歸而草滿空堂乃覽物而自歎衰謝及觀此松而慰淒涼松其爲我起清風而灑面亦足以送我之老姿且待其長大若偃蓋之張乎既又自歎我生無根蔕然配爾亦茫茫矣且賦詩而兩忘事跡可也若千歲後蟠穹蒼幼自矜誇當念我栽培防護之力賦也

水檻

蒼江多風飆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焉得不低垂遊子久在

外門戶無人持高岸尚爲谷何傷浮柱敧扶顛有勸誡恐貽譏
者嗟旣殊大厦傾可以一木支臨川視萬里何必闌檻爲人生
感故物慷慨有餘悲

〔沫曰〕大廈將傾非一木之可支○此因水檻之低垂將有傾危之患有感而作也言臨江軒宇爲風濤所損扔遊子在外而門戶無人扶持以致若是且高岸尚爲谷而浮柱之敧甯何傷乎然扶顛之勸誡恐貽有識者所笑其水檻低垂旣殊大廈之傾而一木可支豈宜坐視其傾危而不修葺乎且臨川無闌檻可視萬里何必脩理第感故物而有餘悲耳賦而比也風雨比亂軒宇低垂比國家尚可支持意在言外熟讀自見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淸溪上日傍柴門遊蒼惶避亂兵緬慘還舊丘鄰人亦已非野竹獨脩脩船舷不重扣埋沒已經秋仰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故者或可掘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白屋難久留

〔師曰〕舷船傍也叩之以節歌○此詩戴亂未定而作也因言昔具扁舟本欲遊江海以遂平生之志豈獨淸溪上傍柴門而已哉近緣倉猝避兵緬懷還舊丘而它適豈鄰人已非獨餘野竹而已故船舷不復扣以節歌埋沒水邊亦已經秋故仰看日之西沉俯看水之東流而有愧耳别此船雖破然添新換舊亦易〻耳特所悲者數〻奔竄難久留於白屋耳即草堂詩言弧矢暗江海難爲遊五湖之意賦也

絕句六首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鵾雞
藹藹花蘂亂飛飛蜂蝶多幽棲身懶動客至欲如何
鑿井交椶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褭纜小徑曲通村
急雨捎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藻白魚跳
舍下筍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餽貧人實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寡妻群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

此杜子傷今思古[illegible]二字及結語非今日二字可見矣[illegible]斜[illegible]斜矣喻所行有斜正也桃樹[illegible]行不相悖也高秋以實餽人來歲開花[illegible]此聯發第二句簾戶宜通乳燕有義故曰宜[illegible]慈鴉至孝故曰莫打義理之正也此聯應第一句二聯有仁民愛物之心末聯且傷今日有寡妻群盜何日車同軌書同文蓋曰治亂之分顧所行邪正如何耳可不愼哉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父吟

〔洙曰〕蜀有玉壘山西山寇盜謂吐蕃也○言萬方多難我客於此而登樓見花之近樓而傷心爲目春色之來不止錦江

工進淚秋月觧傷神會面嗟黎黒含悽話苦辛接輿還入楚王
粲不歸秦錦里殘丹竈花溪得釣綸消中秖自惜晚起索誰親
伏柱聞周史乘槎似漢臣鵷鴻不易狎龍虎未宜馴客即挂冠
至交非傾蓋新由來意氣合直取性情真浪跡同生死無心恥
賤貧偶然存蔗芋幸各對松筠麤飯依他日窮愁怪此辰女長
裁褐穩男大卷書匀湔口江如練蠶崖雪似銀名園當翠巘野
棹没青蘋屢喜王侯宅時邀江海人追隨不覺晚款曲動彌旬
但使芝蘭秀何須棟宇隣山陽無俗物鄭驛正留賓出入並鞍
馬光輝參席珍重遊先主廟更歷少城闉石鏡通幽魄琴臺隱
絳脣送終惟糞土結愛獨荆榛置酒高林下觀棋積水濱區區
甘累跡稍稍息勞筋網聚粘圓鯽絲繁煮細蓴長歌敲柳癭小
睡凭藤輪農月須知課田家敢忘勤浮生難去食良會惜清晨

列國兵戈暗今王德教淳要聞除猰貐休作畫麒麟洗眼看輕
薄虛懷任屈伸莫令膠漆地萬古重雷陳
洙曰李冰守蜀造橋七上應斗魁七星吳周瑜與曹操戰于
赤壁敗之漢靈帝時鉅鹿人張角所部衆皆着黃巾同日反
敎荀子子夏貧衣若縣鶉消中公有消渴病也嵇康絶交書
卧喜晚起王康琚詩老聃伏柱史漢使張騫乘槎晉葛洪挂
冠不仕鄒陽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蜀都賦其園則有瓜疇
芋區甘蔗辛薑湔口岷江所經也蠶崖關名在西山趙曰湔
明詩惟心孔洽棟宇惟隣阮籍謂王戎曰俗物復來敗人意
禮記儒有席上之珍柳癭樽也藤輪車也淮南子猰貐為害
羿使羿殺之萬民皆喜○此詩首四句言與王侍御離往往
相見而此身飄泊可愧蓋是避風塵而非輕絶見賦也此一

篇之綱令後面許多意思次四句總往往相見及避風塵次
言子別何其瀟洒宦達故也我茂初非隐淪避地故爾子與
予升沉異勢三年之別書不可達而故衣已弊其間憯亂兵
而數奔走伶俜且無臥病是故聞觴而迸淚見月而傷神耳
此八句前四句總一別三年後四句備敘奔走次六句言
今者會面而嗟黎黒故得含悽以話苦辛前所言迸淚傷神
者是矣我將如接輿之入楚王粲之依劉則恐錦里丹竈將
就摧殘而花溪釣綸不可復得矣蓋欲去蜀而適楚賦也次
十二句又以消渴未愈秖自念惜而途窮交絶之際其將求
何人而相親乎及聞伏柱之周史乘槎之漢臣言侍御之
來成都也然達官不易相見故以鵷鴻龍虎之難馴狎爲比
既而見挂冠之客即至於我之交已舊非傾蓋之新的未意

氣相合得性情之真况我浪跡於天地間已一死生尚何心
恥賤貧而不進見邪觀其下一聞字以設難疑之詞豈亦有
爲而言哉賦也次十句言成都生理廣物之美其意若曰麤
飯在它日已相依窮愁在此時而何怪[illegible]男女已長成而江
山又佳麗窮愁其安在哉次十句言在成都則又出入王侯
之宅而光輝如此此二節言雖在賤貧節非賤貧善自寬也
應無心恥賤貧次十四句言重遊成都而懷古因感貴賤同
歸於盡蓋送終惟有糞土結愛獨有荆榛耳其事業榮辱今
何在哉不若於水濱林下置酒觀棊况勞苦稍息則避地足
[illegible]分所甘也於是粘鯽煮蓴鼓柳癭以節歌凭藤輪而小睡
亦曠達之言應浪迹同生死末言農事不敢後益民生以食
爲天而難去也此時朋友良會最爲可惜古者於椽也語故

言君能如此而兵戈未息則侍御其當以除惡爲心不當以
圖形爲念是則無所爲而爲於義爲至風俗之厚亦不期然
而然矣則我當洗眼以看勳業之遐彥若一己之屈伸任遲
而矣朋友之義固當盡言固陳當事者於前斯可矣詩味
矣詩豈以王侍御於友誼殊缺而爲箴警之歎哉也

別唐十五誡因寄禮部賈侍郎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爲萬里別送子山之阿白鶴久同
林潛魚本同河水知棲集明哀老强高歌〻罷兩慘惻六龍忽
蹉跎相視髮皓白況難駐羲和胡星墜燕地漢將仍燕戈蕭
四海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
高賢意不暇王子自稱清才天門鬱嵯峨〻〻飄〻適東周來往若崩
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他〻〻子吾師
歲寒守舊柯爲吾謝賈公病肺卧江沱

杜曰 羲和以六龍御日蹉陀蹉暮也漢志旄頭胡星也左傳
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南宮禮部也昔賈逵爲禮部侍郎嘗乘
白馬金盤陀未詳 趙曰 按史至與岳州司馬賈應物名從
官是年轉禮部侍郎○言與誡今相親差督則之何水水今
也會少別多百正能幾何時況復衰老是以談款而復惻然
何日月如流歲不我與劉安史之亂未息子將焉往今子雖
抱經濟之略於天門高絕無爲達之者使往來京都耳吾有
故人賈至見在南宮能文好賢子往而師事之庶幾能爲援
爵且爲我致謝今病臥江沱無能爲矣賦也

長吟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青心
真爲爛熳深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

歸鴈

東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腸斷江城鴈高〻正北飛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
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馬腦
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
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師
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嘆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
素漠〻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
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
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
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
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
風

趙曰 曹霸居在城都曹將軍名霸善繪畫時稱神妙 鄭曰 名
畫記江都王緒霍王元軌之子多才藝善畫馬擅名明皇有
馬名照夜白嘗命曹將軍畫以爲圖府會要明皇在藩邸居
興慶里宅有龍池湧出拳毛騧太宗所乘馬獅子驄代宗賜
郭子儀者 定功曰 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淮南經龍乘踐
非豐所堪曹子建詩走馬長楸間 趙曰 世說支遁字道

殺馬人有識之者否曰貧道愛其神駿耶復玄尊公以支
遁養馬章謂蔵畫馬皆苦心之所愛也〔洙曰〕明皇幸驪山王
毛仲以廐馬數萬從每色爲一隊相間若錦繡杜天子西征
至陽紆山河伯馮夷之所居是爲河宗天子乃沉璧禮焉河
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下寶器前漢武志元封五年漢
武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明皇紀陵在蒲城之金粟
山漢志天馬徠龍之媒〇詩述國初已來畫馬之入神者惟
江都王緒一人耳近三十年來以畫馬得名者有將軍曹霸
馬羈首畫于帝之照夜白感真龍而飛霹靂而以內府瑪瑙
盤賜之自足其顯盛行而貴戚權門之屏障生光輝矣次言
昔日李毛騧近時師子花而今之新圖有此二馬故識者爲
之嘆嗟蓋此二馬皆可一敵萬而縞素開風沙矣其餘七馬
亦皆殊絶不凡而馬宮厮養咸列以顧視九馬之神駿深穩
真可憐矣借問苦心愛之者誰歟前則有支遁後則有韋諷
焉耳末乃憶先帝之巡幸驪山翠華之來良馬之多其筋骨
皆若此圖自從朝河宗無復射蛟於江中童嘆金粟堆松柏
之內良馬去盡惟鳥呼風耳龍池十日飛霹靂此公回畫
馬而思念開元天寶間事而感傷之也賦也

送韋諷上閬州録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庶官務割
剥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爲德韋生富春秋洞徹有
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當令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
救瘡痍先應去蟊賊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行行樹佳政慰
我深相憶

【新曰】漢書春秋富言年幼也〔希曰〕喬將歷閬州刺史寄諸録
事參軍任綜業曰子綱紀一郡能勸刺史乎鮑照白頭吟直
如朱絲繩管子曰凡輕重散斂以時平準故大賈富家不得
豪奪吾人也詩去其瘡痍及其蟊賊樹立也〇此詩送韋録
事蓋傷當時兵亂之餘誅求多門民不聊生而庶官惟務割
剥故曰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蟊賊於是揮淚臨大江以送別
時此行能樹立佳政如前所云則庶幾慰我相憶之深情
矣此公憂國憂民之心三致意焉賦也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彩風
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
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
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
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
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
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
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
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
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
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返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
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新曰】霸乃操之後玄宗末年得罪削籍爲庶人左傳二后
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晉李夫人名衛善書嘗云有一弟
子鍾王逸少用筆咄咄逼人〔洙曰〕唐貞觀十一年李勣等二十

町畦懸馴知己分還入故林栖
[洙曰]晉子建詩俯身散馬蹄[蒼舒曰]莊子彼且爲無町畦亦
與之爲無町畦

村雨

雨聲傳兩夜寒事颯高秋挈帶看朱紱開箱覩黑裘世情只益
睡盜賊敢忘憂松菊新霑洗茅齋慰遠遊
[洙曰]公爲尚書員外郎服緋故用赤紱○首言夜雨作寒乃
攬帶開箱而看黑裘朱紱然以世情言之只益睡耳以世亂
言之敢忘憂乎然茅齋之松菊新蒙沾洗而鮮妍足慰遠遊
之寂寞矣賦也

倦夜

竹涼侵臥內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暗飛螢自

照水宿鳥相呼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徂
言涼侵臥內月滿庭隅而重露稀星暗螢水鳥皆清夜之景
物特以共在干戈之中而悲其空過耳賦也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白水魚竿客清秋鶴髮翁胡爲來幕下秖合在舟中黃卷真如
律青袍也自公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平地專欹倒分曹失
異同禮甘衰力就義忝上官通疇昔論詩早光輝仗鉞雄寬容
存性拙翦拂念途窮露裛思藤架煙霏想桂叢信然龜觸網直
作鳥窺籠西嶺紆村北南江繞舍東竹皮寒舊翠椒實雨新紅
浪簸船應坼杯乾甕即空藩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束縛酬知
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〻太簡遂怱〻曉入朱扉啓昏歸畫
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烏鵲愁銀漢駑駘怕錦幪會希

全物色時放倚梧桐
[趙曰]上官指嚴武[洙曰]史記龜策傳神龜挂網而遺漁者得之
潘岳秋興賦池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師曰]西嶺南江
述浣花里之景也束縛言性本疎散也別業指草堂也夢弼
曰物色謂形容之老公有望於嚴武俾得遂倚梧之適也○
此詩是公不樂居幕府而欲退休浣花溪而作也首四句一
篇綱領蓋自言衰老秖合浪迹江湖何爲來此幕下含退休
之意其題曰遣悶正指此爾賦也舟中應魚竿客須溪謂仕
宦失志不能決絶如此者得之次四句應鶴髮翁次四句應
來幕下次四句言嚴公之才既宦達又能存我性拙而寬容
之念我途窮而翦拂之接上官通賦也次四句見退休之意
賦而比也其曰龜觸網鳥窺籠須溪謂不得志之語是也次

八句言浣花里之景物如此胡爲使浪簸船坼杯乾甕空而
野徑之藩籬樵童之斤斧邪賦也應思藤架想桂叢及在
舟中次八句自言性本簡率今爲微官所以束縛而效小忠
者蓋酬嚴公知己之遇也曉入夜歸即所謂束縛也曰周防
期稍〻言憂讒也豈亦爲是而欲尋別業以息微躬邪賦也
應寬容翦拂及來幕下等句末四句以烏鵲駑駘自比而求
遂退休之志云比而賦也此篇與到村詩語意相似可參看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
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絶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
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言江城幕府井梧寒蠟炬殘而就寢矣故幕府角聲於永夜

聲悲而自語江城月色於中天正好而誰看歎宿府之求
家不得自在也且言亂久客蜀音書絕而行路難忍此伶俜
已十年矣今也強移棲息惟吾志於爾翁且詩大意在首二
句大就獨宿形容永夜之景次三四就幕府叙述自己之事
因賦也

樹間

岑寂雙甘樹婆娑一院香交柯低几杖垂實礙衣裳滿歲如松
碧同時待菊黃幾回沾葉露乘月坐胡床

送舍弟穎赴齊州三首

岷嶺南蠻北徐關東海西此行何日到送汝萬行啼絕域惟高
枕清風獨杖藜危時暫相見衰白意都迷
趙曰徐關齊地言弟自蜀起程而之齊州○言弟自蜀赴
齊州何時可到而泣而送之傷道遠也況我衰老遭亂絕域
與汝暫相見而又別去是故意氣迷而不知所云傷時危也
賦也

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苦形容老病催江通一柱
觀日落望鄉臺客意長東北齊州安在哉
鄭曰荊州有一柱觀成都有望鄉臺○言兵亂未已汝今去
齊何時可來邪況兄弟既苦別離而我老病又相催促然江
通荊門汝則自可往齊州矣我身雖在成都而心則長在東
北若齊州其安在哉言自傷既老且病恐後會之不可再與
賦也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去傍干戈覓來看道路通短衣防戰
地匹馬逐秋風莫作俱流落長瞻碣石鴻
趙曰按沲陽大君盧氏所出有適會稽者擬會儋頻於海
趙武靈王好胡服士皆短衣劉孝標廣絕交論附騏驥之旄
端軼歸鴻於碣石碣石海畔山名也○言諸姑兩弟之在越
在齊汝今傍干戈而去覓看道路之通而再來短衣匹馬防
戰地而逐秋風慎勿俱流落而不來我則長瞻碣石之鴻言
望兄弟之相會也賦也

嚴鄭公階下新松得霑字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細聲聞玉帳疎翠近珠簾未見紫煙
集虛蒙清露霑何當一百丈欹蓋擁高簷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牆色侵書帙晚陰過酒罇涼雨洗娟娟
淨風吹細細香但令無翦伐會見拂雲長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沲江畫圖十韻得忘字

沲水臨中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直訝杉松
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嶺雁隨毫末川蜺飲
練光霏紅洲蕊亂拂黛石蘿長暗谷非關雨丹楓不為霜秋成
玄圃外景物洞庭旁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大傅丘
壑道難忘
夢弼曰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沲沲水在成都新繁縣晉太
傅謝安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末不渝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

湍駛風醒酒船回霧起堤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坐觸鴛鴦
起巢傾翡翠低莫須驚白鷺為伴宿清溪
公自註池在府內蕭摩訶所開因是得名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北池雲水闊華館闢秋風獨鶴先依渚衰荷且映空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素檝分曹往金盤小徑通萋萋露草碧片片晚旗紅盃酒霑津吏衣裳與釣翁異方初艱難故里亦高桐搖落關山思淹留戰伐功嚴城殊未掩清宴已知終何補參軍之乏娛到薄躬

初冬

垂老戎衣窄歸休寒色深漁舟上急水獵火著高林日有習池醉愁來梁甫吟干戈未偃息出處遂何心

〔鶴曰〕按是年十月嚴武攻吐蕃鹽川城克之公在幕府故云衣戎衣也習池醉謂陪嚴武宴也梁甫吟公以諸葛亮自比也○言老參幕府獵火日燃皆嚴公之宴又歸休淡上再滿

舟歌梁父之吟當是時兵亂未息一出一處從何心而然耶

賦也

大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逶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客云充君褥承君終宴榮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領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荊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老裋褐更無營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氣豪直阻兵皆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貺情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麄席塵愧客茹藜羹

夢弼曰廣雅天空出御紈成程古度如帳字宣部官也遊辭

尹鼎于朱宫李鼎嘗代崔光遠爲鳳翔尹來瑱嘗爲襄陽節度襄茂稱瑱屈強難制宜早除之後貶播州賜死左傳州吁阻兵而安忍衆叛親離李子位高金多非子賊費不稱○此詩首八句述客遺贈之詞以及稱美之故賦也次八句空堂魑魅走承上開緘字高枕形神清生下領客字其下亂褥之詞及陳服飾之義而以大哉二字冠於萬古程之著其言深矣次四句自揆決不可受之詞賦也應非公卿懼不祥混柴荊等句次八句言雖公卿亦宜制節謹度以守上下之分況甲兵尚未息耶繼以李鼎來瑱爲戒厥有旨哉賦也卒章八句首述金多悔吝之戒既以結上又以起下乃自言雖受此貺至於以禍貽還客而心始寧於是坐客以麄席飯羹以警其乃分之宜賦也蠲觀此篇以張有擊蠶之事杜子既以大義

折之又以近事戒之且其詞和悅而辭得詩人温柔敦厚之教矣

題鄭十八著作文

台州地闊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亂後故人雙別淚深遙客一浮萍酒酣懶舞誰相拽詩罷能吟不復聽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賈生對鵩傷王傅蘇武看羊陷賊庭可念此公懷直道也霑新国用輕刑禰衡実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窮巷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書螢

鶴曰虔以至德二載冬貶台州司戶張曰第五橋皇子陂皆在長安城外乃會別之地也周禮秋官刑新国用輕典武帝內傳東方朔是木帝精爲歲星下遊以觀天下○此公以鄭虔貶台州司戶傳聞其死懷舊且傷之也首言台州遠在炎

濱亂後故人聚此若浮萍可往時酒酣懶舞則相挽詩罷能
吟則相聽今也各天一涯故曰誰相挽不復聽也是以橋東
之水流恨而岸北之亭結愁矣雁雙別淚懷舊之詞也次以
賈誼蘇武比其不附賊且遷謫也又比之禰衡實忠遺黃
祖所殺邪方朔虛傳是木帝下遊邪殆傳聞虔之死未知是
否而疑之歟果若是則窮巷之車馬絕迹而案頭之囊帶乾
死矣傷之〻詞也賦也

至後

冬至〻後日初長遠在劍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金谷銅
駝非故鄉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愁極本憑詩遣
興詩成吟詠轉淒涼

夢弼曰金谷園銅駝陌豈非洛陽故鄉行樂之勝境乎默翁

曰首句分兩截爲綱以下次第相承次承遠在劍南言三承
思洛陽言弟婦居洛陽也末言愁不能自已非詩所能遣也
○詩言至後化日舒長我乃在蜀而思洛陽者以避地而懷
鄉也蓋亂臣賊子有何意味而爲不軌邪使我遠在宅鄉而
非金谷銅駝之舊丘歟二聯接第二句賦也且至後不覺梅
又開而兄弟不可得見此聯承首句故末言愁極憑賦詩而
遣興奈詩成而愁懷愈加矣此公在蜀至後見梅花而懷棣
萼以自悲也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簡易高人意匡床竹火爐寒天留遠客碧海挂新圖雖對連山
好貪看絕島孤群仙不愁思冉〻下蓬壺

夢弼曰淮南子匡床蒻席非不寧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人間常見畫老去恨空聞范蠡舟偏
小王喬鶴不群此生隨萬物何處出塵氛

夢弼曰孫卓天台賦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
台皆古聖之所由化靈仙之所窟宅范蠡爲越破吳功成名
遂乃乘扁舟之江湖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趙曰其圖之畫
舟與鶴故以范蠡王喬比之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床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紅浸珊瑚
短青懸薜荔長浮査並坐得仙老暫相將

夢弼曰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査浮于西海査上有光若
星月査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名曰貫月査又曰挂星査羽
仙棲止其上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途豪俊人誰
在文章掃地無羈遊萬里闊凶問一年俱白日中原上清秋大
海隅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
蓬閣後穀貴歿潛夫流慟嗟何及銜冤有是夫道消詩發興心
息酒爲徒許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嵇阮逸相須
會取君臣合寧銓品命殊賢良不必展廊廟偶然趨勝決風塵
際功名造化爐從容詢舊學慘澹閟陰符擺落嫌疑久哀傷志
力輸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童稚思諸子交情列友于情乖
清酒送望絕撫墳呼瘧病餐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
日榛蕪

鶴曰按舊史廣德二年自秋及冬斗米千錢故云穀貴八哀
詩云長安米萬錢○公言平生知己惟鄭與蘇今亡矣能無

悲乎故以詩哭之首言平生交友惟二公憐我々存而二公
亡不得再見且喪亂之際我獨前進能無悲乎豪俊之人既
殁則文章其掃地矣况我流落他鄉而凶問一年皆至乎蘇
歿於中原而夜甚悲當北斗鄭死於海隅而泉路看東吳且鄭
之得罪貶台州常時危而臣節虧也蘇之移官入蓬閣傷殺
貴而潛夫歿也此扇對格也我之流慟何嗟及矣爾之銜冤
其有是夫故道消則以詩遣興心息則以酒爲徒言不銜冤
也然我之才雖薄則二公以班揚之名嵇阮之逸而許與追
隨相須而不暫舍矧二公俱取君臣之會合學論品秩之高
下大賢良不必大展所學偶然得趨廊廟足矣其能成功名
於造化之爐則從容詢舊學言蘇少監之衆不能決勝於風
塵之際則慘澹閱陰符言鄭司戶之貶自我已概沿嬗疑但

傷志力之弱而容依綿谷對雪山也我自童非[illegible][illegible]而二公故
交情若兄弟之篤於其別離則酌酒以送今既永訣則當撫
賓以哭奈何流落巴蜀且臥病迷其哭之所在况兵亂又未
息乎此一節應首四句賦也

杜詩愚得卷之十

杜詩愚得卷之十一

古剡單　復　陽元　撰

永泰元年公辭幕府歸草堂五月下戎州至渝州六月至
忠州秋至雲安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藥許鄰人
斷書從稚子擎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

夢弼曰釋名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汎々然〇此詩叙歸溪上
得野逸之趣深覺老趨幕府爲負平生之志蓋公已辭幕府
而作歟賦也

營屋

我有陰江竹能令朱夏寒陰通積水內高入浮雲端甚疑鬼物

憑不顧剪伐殘東偏若面勢戶牖永可安愛惜已六載茲晨去
千竿蕭々見白日洶々開奔湍度堂匪華麗養拙異考槃草茅
雖薙葺衰病方少寬洗然順所適此足代加餐寂無斤斧響庶
遂憩息懽

趙曰詩考槃在澗考成也槃樂也〇此詩言伐竹以營室而
作也第一節首四句言陰江之竹而形容其深密長茂次四
句言疑其鬼物之憑依故欲剪伐以營屋第二節愛惜已六
載應首四句其下七句應次四句剪伐面勢戶牖可安末言
順所適以遂憩息之懽且以結上二節之意云賦也

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々急春流岸々深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茅屋還堪
賦桃源自可尋艱難昧生理飄泊到如今

此因人事失時乃自嘆[illegible]以來觀天地之宏大而吾身無
所念日月之如流而老將至矣故所居託賦桃源可尋弟以
爲難而林夫生理散落以對如今賦也

迢遞來三蜀蹉跎又六年客身逢故舊發興自林泉過懶從衣
結頻遊任履穿藩籬頗無限恣意向江天

[趙曰]三蜀乃郡廣漢郡犍爲郡也[鶴曰]公以乾元二年冬入
蜀至是六年矣[洙曰]杜京成衣百結衣拄子衣弊履穿貧也
○言來蜀又六年客身惟逢平生故舊之頻遇發興惟自乎林
泉之瀟洒則衣弊履穿有所不恤矣所居頗無藩籬之限堪
向江天而恣意瞻眺爲賦也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赤管隨王
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落名玷薦賢中

[洙曰]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漢表銀章
青綬公時爲工部員外郎故云○言惟種竹栽桃於此故石
鏡雪山之風月相知耳豈知吾老名玷薦賢而赤管銀章隨
王命而付老翁耶賦也

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計幕府媿群材燕外晴絲
卷鷗邊水葉開鄰家送魚鱉問我數能來

[希曰]漢韋賢傳黻衣朱紱師古註朱紱謂朱裳畫爲亞文也
亞古弗字○言扶病以垂朱紱則幕府有媿於羣材言不宜
仕也及歸休而步紫苔則郊扉可有乎晚計言正合隱也
胡燕外鷗邊之適興且鄰家又數數送魚鱉而問我顧不難
數賦也

[illegible]

傳才高庾王名與時儕二子春日復含情

[洙曰]漢文帝以賈誼爲長沙王太傅歲餘思誼徵至宣室因
問以鬼神事帝不覺而前席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
不及也○此詩懷賈生王粲於異世且當春日必復含情賦
也

春遠

肅肅花絮晚菲菲紅素輕日長惟鳥雀春遠獨柴荊數有關中
亂何曾劍外清故鄉歸不得地入亞夫營

[鶴曰]根史是年吐蕃雖退而二月党項羌寇京兆之富平縣
故云數有關中亂亞夫營在長安公之故鄉也○言客蜀又
見花絮紛紛春已遠而日已長惟餘柴荊鳥雀耳趙曰言無
往來之人也且關中劍外俱亂而不清是以故鄉之地已入
亞夫營而歸不得此無賦也此詩蓋傷故鄉不得歸而客鄉
不可住耳[趙曰]春遠殊有旨哉

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鐘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
煙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闃寂故人相見未從容知君苦思緣詩
瘦太向交游萬事慵

前四句言暮登鐘樓而形容其景末四句自言多病而故人
相見未從容且以詩瘦交游之疎濟與而賦也

絕句三首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城
水檻溫江口茅堂石筍西移船先主廟洗藥浣花溪
[illegible]

屏跡

衰年甘屏跡幽事供高卧鳥下竹根行龜開萍葉過年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課猶酌甘泉歌々長擊樽破

趙曰公以年荒之酒價乏故乃併課園蔬賣以充沽直也鶴曰世說王大將軍每酒後輒詠魏武樂府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々口盡缺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隴右河源不種田胡騎羌兵入巴蜀洪濤滔天風拔木前飛禿鶖後鴻鵠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

趙曰天邊老人公自謂也公傷中原之亂已十年而未定雖數附書與骨肉而竟無消息今羌胡入寇隴右河源巴蜀

寇陷而河不種矣之洪水滔天大風拔木雖動植亦不得以遂其生况乎人哉且數附書而又未可故險大亢而哭也賦也

楠樹為風雨所拔歎

倚江柟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誅茅卜居總為此五月髣髴聞寒蟬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雲氣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滄波老樹性所愛浦上童々一青蓋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竽籟虎倒龍顛委榛棘淚痕血點垂胸臆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

趙曰宋玉高堂賦緣茅繞竽籟○此詩首言倚江之柟樹當草堂之前且我卜居而誅茅者蓋爲愛此老樹也月之陰涼也次言樹爲風雨所拔而幹猶力排風雨

泉源所斷未豈天意乎次言者樹之於我性所愛故欲頻留而懼雪霜之摧零有料爲風雨所拔耶觸者一節末言樹倒而草堂失色故悲傷之痛矣二詩賦也

喜雨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農事都已休兵戎況騷屑巴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熱滄江夜來雨真宰罪一雪穀根小蘇息沴氣終不滅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崢嶸群山雲交會未斷絕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

公自註時聞浙右多盜賊　希曰巴人困軍須當是去年嚴武敗吐蕃于當狗城又克鹽川城時所來徵其稅也國語曰子之行者無年歲備可曰周禮陰陽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首言春旱農事廢而兵未息故巴人困軍須而慟哭雖夜來一

雨小蘇未稼聊解我憂然沴氣未滅安得鞭雷公使之一洗吳越盜賊之患耶賦也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傍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々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洙曰謝朓子射雉賦相之圃觀者如堵牆陸機歎逝賦託末契於後生○首八句及顛自言東來無成因憶往日文彩之動人主乃歎今日飢寒而趨路傍爲真可惜且晚託末契於少年不相尊信而面是背非是故寄謝悠々世上輕薄之子何好惡非所爭莫相疑耳賦也可世道之薄使可知矣

赤霄行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觝觸赤霄玄圃須往來翠尾金花不辭辱江中淘河嚇飛燕銜泥却落羞華屋皇孫猶曾蓮勺困衛莊見貶傷其足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貴和書有篇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

趙曰淘河鵜鶘也飛燕從江上來為淘河所疑意謂爭其魚而嚇之燕歸華屋之上負此羞恥銜泥而却落也洙曰漢宣帝初為皇孫高材好學亦喜游俠常困於蓮勺鹵中左傳齊慶公伐鄭高無咎鮑牽處守及還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秋則鮑牽而逐高無咎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衛當作鮑諸葛亮集有貴和篇漢文帝與匈奴書既棄單于捐細故詳細嶽小事也○此詩殆為年少所負而

作歎比而賦也首言孔雀飲泉而逢牛之觝觸孔雀乃往赤霄之上圃不辭辱次言飛燕銜泥而為淘河所嚇飛燕雖歸華屋之內猶負羞恥且漢之宣帝為皇孫時尚猶困於蓮勺齊之鮑牽為君處守亦不免於刖足末乃自慰解曰老翁慎勿怪彼少年之見負孔明著書有貴和之篇故能垂名萬年君或記憶細故豈高賢之所為哉此與前篇必有為而作今不知其所指矣

去蜀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

言避亂客蜀居梓而旋以關塞尚阻故將之荊楚況已老而浮梗足以寄國之兵亂來自而下淚且曰國之安危有大臣在焉我何必淚長流耶此賦之詞也賦也

宿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

漾舟千山內日入泊荒渚我生本飄飄今復在何許石根青楓林猿鳥聚儔侶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語中夜懷友朋乾坤此深阻浩蕩前後間佳期付荊楚

狂歌行贈四兄

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浮雲弟竊功名好權勢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鞴馬聽晨雞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齊吾兄睡穩方舒膝不襪不巾踏曉日男啼少共莫我知身上須繒腹中實今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花滿樓樓頭喫酒樓下臥長歌短詠還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禮女拜弟妻男拜弟幅巾鞶帶不掛身頭脂足垢何曾洗吾兄吾兄

巢許倫一生喜怒長任真日斜枕肘寢已熟啾啾唧唧為何人

喜雨

南國旱無雨今朝江出雲入空纔漠漠灑迥已紛紛巢燕高飛盡林花潤色分晚來聲不絕應得夜深聞

趙曰南國指荊楚也夔石曰記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可言江出雲也○首言南國久旱今江饒出雲而漠漠已有雨而紛紛故巢燕亦喜雨而盡高飛林花亦得雨而分潤色況於百穀人民之喜乎且至晚而聲不絕深夜雨必優渥矣賦也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為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樓高欲愁思橫笛未休吹

忠州三峽內井邑聚雲根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門空看過客淚莫覓主人恩淹泊仍愁虎深居賴獨園

注曰蜀都賦三峽跨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相去可二十丈左右崖甚高謂之峽江水過其中雲根石也佛書有給孤獨園

哭嚴僕射歸櫬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風送蛟龍雨天長驃騎營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

言嚴公之櫬舟載而歸故園曰言老親尚想念而士卒非昔比矣賦也天欲龍得雲雨則非池中物今云風送蛟龍雨言蛟龍化去而風雨送之也天長驃騎營言其平生恩德如天之長也未哀其嗟愛之撫見公忠厚眷戀之情此而賦也

放船

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灘江市戎戎暗山雲淰淰寒荒林無徑入獨鳥怪人看已泊城樓底何曾夜色闌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前四句言旅夜在舟中書所見賦也後四句言書懷蓋自歎其功名不成而無倚著賦而比也

懷舊

地下蘇司業情親獨有君那因喪亂後便有死生分老罷知明鏡悲來望白雲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

此公懷蘇源明言其交誼中情獨相親那因喪亂之後便有死生之分今也覽明鏡而知老望白雲而興哀自從斯人之沒不復更論文矣其懷舊之情為何如哉賦也

雨

行雲遞崇高飛雨靄而至潺潺石間溜汩汩松上駛亢陽乘秋熱百穀亦已棄皇天德澤降焦卷有生意前雨傷卒暴今雨喜容易不可無雷霆間作鼓增氣佳聲達中宵所望時一致清霜九月天髣髴見滯穗郊扉及我私我圃日蒼翠恨無抱甕力庶減臨江費

題曰應璩與本渝書云頃者炎旱日更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也詩遺秉滯穗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〻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挂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〻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驕兒惡臥踏裏裂床〻屋漏無乾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霑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䂬溪詩話云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杜陵詩亦然真得孟子之所存矣東坡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名其詩耳吾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此詩先儒說者甚多皆穿鑿傅會不足據大抵杜公

回茅屋爲秋風所破而作盡寓其實以紀之耳首言秋風吹
破茅屋而茅之飛散如此其茆所可收拾而收拾得者又被
羣童偷抱而去呼索不得故歸來倚杖自歎而已未幾風定
雲作漸向昏黑既夜而復雨下屋漏自經喪亂以來眠睡固
少今又長夜霑濕何由到曉乃言安得廣厦千萬間以庇寒
士風雨不動其安如山乎於乎苟得此則吾廬獨破受凍以
死亦無憾矣賦也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水路疑霜
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兔直欲數秋毫

深曰古樂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
上天言夫出還在月半也○首言見月思歸而以轉蓬攀桂

承之末四句形容月光之明賦也此詩始詠初出之月耳

稍下巫山峽猶銜白帝城氣沉全浦暗輪側半樓明刁斗皆催
曉蟾蜍且自傾張弓倚殘魄不獨漢家營

鍔曰稍下猶銜皆言月也刁斗軍營中以警夜者張衡靈憲
云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遂託身於月是
爲蟾蜍○此詩盖詠將落之月也其曰稍下猶銜氣沉輪側
刁斗催曉蟾蜍自傾及倚殘魄可見是言落月矣賦也

雲安九日鄭十八携酒陪諸公宴

寒花開已盡菊蘂獨盈枝舊摘人頻異輕香酒暫隨地偏初衣
袷山擁更登危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

夢弼曰秋興賦御袷衣[illegible]登高
以[illegible]○首言九日未[illegible]底

之意見於言外次言地偏則初衣袷山擁則更登危此雖當
樂然酣歌而淚欲垂者以萬國皆戎馬故爾賦也

錦樹行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霜凋碧樹作錦樹萬壑東
逝無停留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住青丘飛書白帝營斗
粟琴瑟几杖柴門幽青草萋萋盡枯死天馬跛足隨氂牛自古
聖賢多薄命姦雄惡少封公侯故國三年一消息終南渭水寒
悠悠五陵豪貴反顛倒鄉里小兒狐白裘生男墮地要膂力一
生富貴傾邦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

夢弼曰青丘地名非洛陽之地[illegible]半也○此公自歎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而何五陵豪貴反不若鄉里小兒之衣
狐白裘[illegible]日月之逝[illegible]東[illegible]

是以[illegible]也又自言居青丘雖飛書白帝營斗粟然
琴瑟几杖柴門則幽雅賦也次言[illegible]足以隨氂
牛比聖賢[illegible]而賦也次言故國三年一得
消息[illegible]
流離[illegible]不若[illegible]小兒之衣狐白裘賦也末言生男但
要膂力則一生富貴傾邦國矣故曰勿愁父母少黃金即曰
天下風塵未息兒有膂力何患不得富貴乎賦也

長江二首

衆水會涪萬瞿塘爭一門朝宗人共挹盜賊[illegible]孤石隱如
馬高蘿[illegible]歸[illegible]波[illegible]何[illegible]

深曰涪萬峽中二郡名瞿塘爲三峽之門巴東有灔澦石高
二十丈許及秋至則幾如馬○言長江合衆水於一門而朝

宗于海故人共尊之至若盜賊則據我犯順執其尊爾耶今
瞿唐孤石如馬高出數丈見水决流如馬者勢則異乎長
而未可歸而此心何事欲速如奔流耶賦其此也
浩々終不息乃知東極臨衆流歸海意萬国奉君心色借瀟湘
闊聲驅灩澦深未辭添霧雨接上遇衣襟
趙曰瀟湘在潭州三峽之水下入洞庭與瀟湘相遠故云色
借也○言長江東流浩々不息會衆水而歸海者猶萬国奉
君之心也故其不擇細流而聲色迴異則霧雨之微未足辭
也末句有誤字疑

奉寄中王子札

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剖符來蜀道歸蓋取荊門峽險通舟
峽江長注瀨奔走入留卜宋避暑得名園前後緘書報分明饌

王恩天雲淨絕壁風竹在華軒已覺良宵永何看駭浪翻入期
朱邸重朝安紫微壇枝乘文章老河間禮樂存悲秋宋玉宅失
路武陵源淹泊俱崖口東西異石根夷音迷咫尺天鬼物傍黃昏
犬馬誠爲戀狐狸不足論從容草奏罷宿昔奉清樽
鶴曰漢中王瑀貶蓬州刺史今出峽將歸京作書報公而公復
以此詩寄之左思吳都賦矜其安居則朱服王侯鄭衛劃諸侯
各置邸京師故有邸吏朱邸以邸有朱戶以冬爲入期也晉
志紫微垣天子之所居也梁孝王時枚乘在諸文士間年最
高漢河間獻王德修禮樂披服儒術宋玉宅在歸州武陵系
在辰州曹子建表犬馬戀主之情取緣懷對狐狸當道安
問狐狸

石硯

平公今詩伯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石硯巨璞禹鑿
餘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發或雷雨黯如古墨多水蹟
隱見揮灑容數人十手可對面比公頭上冠貞質未爲賤當公
賦佳句況得終清宴公含起草姿不遠明光殿致于丹青地知
汝隨顧盼
公自注平侍御者之硯也洙曰平章調知制誥也光祿儀
尙書郎主作文章起草稱奇曰明光殿名

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有作二首

遠聞房太尉歸葬陸渾山一德興王後孤魂久客間孔明多故
事安石竟崇班他日嘉陵淚仍霑楚水還
鄭曰房琯河南人罷相後歷漢州刺史廣德元年赴召道病
卒於閬州時權葬于彼後贈太尉陸渾山在伊洛間蜀志諸

葛與荀彧等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二十四篇以進晉謝
安薨帝臨於朝堂賜東園秘器朝服贈太傅及葬加殊禮依
大司馬桓溫故事師曰孔明多故事喻房公奏議可爲朝廷
典故安石竟崇班喻房公死後竟追贈大尉之也蔡寬夫詩
話云唐書房琯傳上皇入蜀琯建議請諸王分鎮天下其後
賀蘭進明以此譖之肅宗琯坐是卒廢不用世多憫之子讀
司空圖房太尉漢中詩云物望傾心久凶渠破膽頻注謂祿
山初見分鎭詔書拊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非琯無能畫此
計者蓋以衆與睢接遣而諸子各分統天下兵柄則人心固
有所繫矣未可以強弱爭也今唐史乃不載此語蓋博學多
聞皆位朝廷且脩史其當必有自來大略雖不見用而當時
建言有關於利害豈可廢哉惜乎史臣不能爲一白之也嘆

近聞

[illegible]

遣懷

[illegible]

乎漢賈山曰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漢書云禁中非刑人擊血之地○言闕回紇將與郭子儀合兵進吐蕃大破之遂收京都今也論功尚備未去其自收京之後懷戎者爲雄邪且花門如蜂蠆毒心宜震雷霆之威以撲滅之勿令禁中之地再受汙辱斯可矣賦也

鄭典設自施州歸

吾憐滎陽秀冒暑初有適名賢慎出處不肯妄行役旅茲殊俗遠竟以屢空迫南謁裴施州氣合無險僻攀援懸根木登頓入矢石青山自一川城郭洗憂戚聽子話此邦令我心悅懌其俗則純朴不知有主客溫溫諸侯門禮亦如古昔勅廚倍常羞杯盤頗狼籍時雖屬喪亂事貴賞匹敵中宵愜良會裴鄭非遠戚群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他日入銀鉤森疎見矛戟倒屣喜旋

歸畫地求所歷乃聞風土質又重田疇闢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競惜北風吹瘴癘羸老思散策渚拂蒹葭塞嶠穿蘿蔦冪此身仗兒僕高興潛有激孟冬方首路強飯取崖壁歎爾疲駑駘汗溝血不赤終然備外飾駕馭何所益我有平肩輿前途猶準的翩翩入鳥道庶脫蹉跌厄

[鶴曰]唐志東宮官典設郎四人掌太子湯沐汎埽鋪陳之事滎陽鄭氏之郡史滑稽傳履舄交錯杯盤狼籍晉索靖論草書狀婉若銀鉤又書苑歐陽詢工行書森然如武庫矛戟蔡邕倒屣而迎王粲倒屣不上鞋躡也[洙曰]後漢寇恂從光武至潁川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詩註駑一名文羅顔延年詩首路跼險艱[脩可曰]相馬經汗溝欲深長漢書大宛馬汗血

讀杜詩愚得卷之十二

大曆二年春杜子自雲安至夔州秋寓西閣

古剡單 復 陽元

立春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纖
手送青絲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此身未知歸定
處呼兒覓紙一題詩

趙曰唐人月令以立春日食生菜取迎新之意鶴曰三輔黃
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鵷鸞殿宮有昌博殿大官重高
門之地我註云殿名○此詩因中小客居見春盤生菜而懷
朝廷此日之盛時有肅今也流離見之那惜對張是以
不勝悲而自嘆欲呼兒以覓其紙題詩以自

寬其悲也此言之心為何此賦也

懷錦水居止二首

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多猶聞蜀父老不忘舜謳歌天險終難
立柴門豈重過朝朝巫峽水遠逗錦江波

難立之立一作恃鶴曰風塵指崔旰之亂及張獻誠柏
茂林楊子琳共起兵討旰時蜀中大亂也○言吐蕃及崔旰
四維紛亂而民心未忘唐室故劍門之險雖復紛難自立然
我草堂在成都不可再往頻望巫峽日逗錦水之波不能不
思之耳賦也

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層軒皆面水老樹飽經霜雪嶺界天
白錦城曛日黃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

鶴曰萬里橋在城南百花潭在城西公草堂在焉浣花溪則劍南形
勝之地匪親勿居○首六句盛陳錦水居止景物形勝之美
故懷思之不能自已也賦也

老病

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中藥殘他日裹花發去年叢夜足霑沙
雨春多逆水風合分雙賜筆猶作一飄蓬

言老病巫山則藥殘他日裹稽留楚客則花發去年叢蓋其
病滯於此已三年矣賦也三聯以夜雨春風引興末二句
蓋自歎流落他鄉不得在朝與也

雨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輕箑煩相向纖絺恐自疑煙添纔有
色風引更如絲直覺巫山暮兼催宋玉悲

趙曰首二句憂之之詞也唐諺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按史
是年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宋玉高唐賦妾在巫山之陽旦
為行雲暮為行雨又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蔡夢弼曰末句謂
雨過凄然如秋也○詩因春甲子雨而推天氣未宜熱而
熱已甚三聯應首句狀冥冥之雨末言巫山暮雨生涼如秋
直恐催宋玉之悲耳及應次聯賦也

南楚

南楚青春異暄寒早早分無名江上草隨意嶺頭雲正月蜂相
見非時鳥共聞杖藜妨躍馬不是故離群

首句起下五句皆言南楚氣候異於中原今我客居於此非
離群也乃避亂耳賦也

子規

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眇眇春風

會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與勣遊勣馬吉溫令勣引邕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傳以罪詔就郡杖殺之時年七十代宗時贈秘書監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盧藏用常謂邕如干將莫耶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後卒如言宋曰杜預左傳序發凡以言例吳志周瑜推道南大宅以舍孫策與策爲友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延入爲上客邕之重義好與又如此邕有北違巨源譏文士推重之題曰賈誼有鵩鳥賦舜葬于蒼梧之野詩星言夙駕李斯曰吾未知所稅駕漢制以竹剖符分給郡守魏文侯擁篲以迎朋友此言邕累爲刺史在郡能好賓客也夢弼曰後漢靈帝時詔蔡邕下洛陽獄劾以仇怨遂死獄中今邕杖死

北海郡故以爲比小臣指吉溫唐志齊州濟南郡更名臨淄郗曰崔蘇崔信明蘇源明盈川楊炯特進李嶠也皆有文名相國張說也晉郄詵對武帝云臣對策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青州即北海郡也汝陽亦青州地邕有桓彥範敬暉崔玄暐張柬之哀想已泊秋相詩六篇○此詩哀高才之陵替因言李公詞林繁茂根柢衍深故人求文者多自蕭蕭至勸後世應風流散金石干謁走其門二段次四句言其以文所獲之物次四句言其能分宅脫驂周給窮士擺落多藏之織也次四句言其文章獨步不但照四裔亦徹天聽而終歎吾道之窮也次六句言其忠梗哀俗爲之生風次一節言其忠貞而負冤恨至於易力而深嗟者以天子深居九重不加察故也次自言昔於臨淄亭陪宴把交敘別談笑移時及論文到

崔信明蘇源明古今文士逝一指盡若流水之逝耳雖近灰楊盈川之雄尚未甘李特進之麗而相國張說是非相混一何危舵所古來爭名皆如此時邕一時開擢建急而欲不聞耶乃例及吾家之詩而聽逸之衰一吊氣微陰晉不取然其詩之英如崑山片玉桂林一枝又皆鍾律高懸而當驗貌之學以新言文八相與以名稱也青州李北海汝陽李並思代宗時國息例贈秘書監故曰竟蕭條延揭風既傷李之無後又自傷其流落時尚多難故用詠其所作六公之詩以解我憂耳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兗讀書東嶽中十載考墳典時下萊蕪郭忍飢浮雲巘負米晚爲身每食臉必泫夜字照爇薪垢衣生

碧蘚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顯學蔚醇儒姿文包舊史善灑落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策君東堂宗匠集精選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文章日自負吏祿亦累踐晨趨閶闔內足蹋宿昔趼一麾出守還黃屋朔風卷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遣平生滿尊酒斷此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肅宗復社稷得無逆順辨范曄顧其兒李斯憶黃犬秘書茂松意再扈祠壇墠前後百卷文枕藉皆禁臠篆刻揚雄流溟漲本末淺青熒芙蓉劍犀兕豈獨剸反爲後輩褻予實苦懷緬煌煌齋房芝事絕萬手搴垂之俟來者正始徵勸勉不要懸黃金胡爲投乳贙結交三十載吾與誰游衍滎陽復冥寞罪罟已橫罥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尚纏漳水疾永負蒿里餞貫音

以爲學與太平以爲勝鳥乃眩視悲鳴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盃三日而死文選鷦鷯賦彼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羽足以沖天觜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矰嬰繳羽毛入貢何者用於人者然也神農書本草黃石公授張良書一編乃太公兵法也公自註公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戍衆寡無不詳久著會叢等諸書又撰胡本草七卷題曰選言陳圭置臬謂土圭所以測影表臬所以度膚候也書錄纂言能書丹青言能畫脩可曰鍾繇鍾會父子善隸書皆盡其妙四明山及循谿皆在浙東天台賦始經魍魎之塗卒踐無人之境鮑照詩無由稅歸鞅趙曰禮梁木其壞吾將安放晉阮籍與兄子咸共爲竹林之遊公以咸比鄭審也公自註著作與今秘書監鄭君審篇翰齋價謫江陵○此詩首言

鄭公知爰居孔翠非鍾鼓所能樂之非雕籠所能畜之也鄭公爲諸儒冠早已聞名公賞識乎其地位崇高氣宇清有天然生知之資而所學茂衍無所不通文詞書畫一妙爲上所知飲酒彈琴之外形骸真若土木所親近者惟杖耳蓋其他無所着好也雖爲廣文博士亦未嘗寄倚書幌耳晚就芸香閣謂遷著作郎也罹祿山禍賊平兒貶台州司戶末三句言其跋涉飲食之艱苦也大言其徒有遺世肆志之心讀書弦歌之樂終罹罪累於是眺東南之長天秋色惟餘魍魎耳故別離之悰至今不能忘而懷舊昔之好也自春深至遐想皆懷舊昔之事自子拘詞場疎闊平昔灑豪推獎今也成死生之隔則吾將安放乎應從衆儒末言公姪鄭審謫江陵故云同世網他日嘗訪之江樓合收以[illegible]所懷也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矯然江海思復與雲路永寂寞想土階未遑等箕潁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石歲崢嶸天地日蛙黽退食吟大庭何心記榛梗骨驚畏曩哲鬒變負人境雖蒙換蟬冠右地恧多幸敢忘二疏歸痛迫蘇耽井紫綬映暮年荊州謝所領庾公興不淺黃霸鎮每靜賓客引調同諷詠在務屏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一陽發陰管淑氣含公鼎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綺麗玄暉擁箋誅任昉騁自成一家則未闕隻字警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歸老守故林戀闕悄延頸波濤良史筆蕪絕大庾嶺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

張九齡韶州曲江人擢進士拜校書郎玄宗即位遷左補闕爲中書舍人出爲冀州刺史復名爲祕書少監集賢學士遷工部侍郎知制誥復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未幾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以文雅爲上所知右相李林甫忌之遂爲所危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九齡嘗薦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坐事非其人左遷荊州長史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省墓遇病卒贈荊州大都督謚文獻初安祿山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

視背卯石漫、、不可辨甚可怪也又云傑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傑曰余八陣圖詩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爾此理甚長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飄飄西極馬來自渥洼池颯飁定山桂低徊風雨枝我聞龍正直道屈爾何爲且有元戎命悲歌識者知官聯辭冗長行路洗欹危脫劍主人贈去帆春色隨陰沉鐵鳳闕教練羽林兒天子朝侵早雲臺仗數移分軍應供給百姓日支離黠吏因封己公才或守雌燕王買駿骨渭老得熊羆治國名公在拜壇群寇疑冰壺動瑤碧野水失蛟螭入幕諸彥集渴賢高選宜騫騰坐可致九萬起於斯復進出矛戟昭然開鼎彝會看之子貴歎及老夫衰豈但江曾決還思霧一披暗塵生古鏡拂匣照西施舅氏

多人物無慙困翮垂

彥輔曰颯飁大風也定山當作鄣山蓋鄣林有桂故也西京賦註圓闕上作鐵鳳今張兩翼舉頭敷尾漢百官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國語姘向曰引黨以封己註封厚也洙曰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臣聞古之人君使涓人以千金求千里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君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涓人曰死馬且市之、、一馬乎不朞年而千里馬至今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莊子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晉衛瓘見樂廣曰若披雲霧而覩青天

曉望白帝城鹽山

徐步移斑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日出寒山

[illegible]和散旅愁春城見松雪始擬進歸舟

鹽山荊州記魚復有白鹽崖上人見高大而白因以名

陪諸公上白帝城宴越公堂之作

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荒階蔓草茅柱穿蜂溜蜜棧缺燕添巢坐接春杯氣心傷豔蕊梢英靈如過隙宴衎願投膠莫問東流水生涯未即拋

公自註越公楊素所建[illegible]尚存洙曰莊子若白駒之過隙[illegible]已詩[illegible]以衎古詩以漆投膠中誰能別離此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昃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霾龍虎臥江清日抱黿鼉遊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杖藜歎世者誰

子泣血迸空迴白頭

首言城[illegible]則無情[illegible]之飛樓著子[illegible]西枝弱水之[illegible]白頭而立泣血迸空夫此詩[illegible]以[illegible]世之不臣者歟

也

上白帝城二首

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英雄餘事業衰邁久風塵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兵戈猶擁蜀賦斂尚輸秦不是煩形勝深慚畏損神

趙曰英雄指白帝也兵戈指崔旰之亂○公曰上白帝城首言天地之變態以及古今人事之盛衰[illegible]自謂衰年久客於

風塵之際惟取醉於故人而辭猶未已自歎形勝之可畏而
損神興而賦也
白帝空祠廟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棟宇客徘徊勇略今何
在當年亦壯哉後人將酒肉虛殿日塵埃谷鳥鳴還過林花落
又開多慙病無力騎馬入青苔
此篇詠白帝祠言靈殿塵埃惟見人將酒肉祠祭孤雲往來
於江山谷鳥鳴飛林花開落而已然則公孫當年之勇略今
安在哉乃自慙多病無力騎馬入青苔而徘徊躑躅耳賦兼
興也首四句一篇之綱次四句應首一句末四句應次三句
古栢行
孔明廟前有老栢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
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

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繞錦亭東先生武侯同閟宮崔嵬
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
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大廈如傾要梁棟萬
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苦心豈免
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
趙曰按成都先主廟武侯祠堂附焉夔州先主廟武侯廟各
所今詩專指孔明廟乃夔州作也○首八句言孔明廟前之
老栢既大且高又言君臣已與時運際會是以樹木猶為後
人愛惜所謂思其人猶愛其樹之意故巫峽雲來則栢之正
氣與之相接而俱長雪山月出則栢之寒光與之相通而俱
白其形容栢之高大如此次八句首憶成都祠堂之栢其异
而此古栢盤踞雖已得所而孤高惟多烈風曰扶曰持自是
神明之力曰正曰直元因造化之功盡言古栢之高大自非
造化生成之神明扶持之安能若是哉末言此栢有梁棟之
材重如丘山萬牛回首而不能輓誰能送之故曰不露文章
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栢之苦心雖不免容螻蟻而其香
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幸勿怨嗟從古以來才大自難為用
大抵言此古栢雖有梁棟之大材猝難為用以比聖賢之才
之德亦猶是也賦兼比也
負薪行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生抱
恨堪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男當門戶女出入十猶八九負薪
歸賣薪得錢應供給至老雙鬟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
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面粧首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

石根若道巫山女粗醜何得此有昭君村
鶴曰負薪行言夔州之女最能行言歸州之男故一以昭君
一以屈原譏之師曰夔有鹽井婦人或負薪販鹽以自給黎
舒曰歸州圖經王嫱字昭君秭歸人今興山縣有昭君村及
昭君廟在焉○首四句乃一篇之綱言夔州之女老無夫家
況又遭亂故嫁不售而抱恨焉次八句言其土風男家居而
役女女多負薪販鹽以給用土風雖僕等句應處女老無夫
家未結抱恨堪咨嗟若道巫山女粗醜而嫁不售則王昭君
者果何如耶亦解嘲云耳賦也
最能行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
給行艓子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欹帆側柁入波濤

堪論嗚呼戰伐久荆棘暗長原乃知苦苣輩傾奪蔓草根小人
塞道路為態何喧喧又如馬齒盛氣擁葵荏昏點染不易虞然
麻雜羅紈一綵器物內永掛剔刺痕志士采紫芝放歌避戎軒
畦丁負籠至感動百慮端
(鶴曰)園官指夔州官園守者地主太守也(趙曰)公言所送止
苦苣馬齒莧爾而所謂嘉蔬者未嘗摘以相遺也(洙曰)葵荏
嘉蔬也

課伐木 并序

課隸人伯夷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人日四根止維條
伊杖正直挺然長征暮返委積庭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
載伐篠蕩伊杖支持則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
牙之利必昏黑摚突夔人屋壁列樹白菊鏝為牆實以竹

杜詩卷十二 二十八

示式遏為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憂害馬之徒苟活為
辛可嘿息已作詩示宗武誦
長夏無所為客居課奴僕清晨飯其腹持斧入白谷青冥曾巔
後十里斬陰木人肩四根已亭午下山麓尚聞丁丁聲功課日
各足蒼皮成委積素節相照燭藉汝跨小籬當仗苦虛竹空荒
咆熊羆乳獸待人肉不示知禁情豈惟干戈哭城中賢府主處
貴如白屋蕭蕭理體淨蜂蠆不敢毒毋令究連里閭隄防舊風俗
泊舟滄江岸久客慎所觸舍西崖嶠壯雷雨蔚含蓄牆宇資屢
修衰年怯幽獨爾曹輕執熱為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
泛菊報之以微祿共給酒一斛
(洙曰)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注)陽木春夏生者陰木
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又云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

(趙曰)斬木為牆取竹織籬苦虛竹謂虛心之苦竹也(鶴曰)賢
府主相柏都督師曰泛菊給酒期約以酬隸人之勞爾

除草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清晨步前
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霜露一霑凝蕙葉亦
難留荷鋤先童稚日入仍討求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頑根
易滋蔓敢使依舊丘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芟夷不可闕疾
惡信如讎
(公自註去蕁 徒含切 蕁音潭 也)(夢弼曰)蕁山韭也其上皆芒刺觸之能
螫人(晏曰)周禮薙氏掌殺草有水火之化令云轉致水中央
亦水化也左傳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
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此詩

杜詩卷十二 二十九

比也首言蕁不生於阻修僻之處而生於道周為尤多我
嘗清晨步前林欲觀江色以散憂而蕁之芒刺其在我眼前
欲除之惡之甚也次言苟待高秋霜露凝則蘭蕙亦難留
故身先童稚而荷鋤日暮討求不止且以舟致之水中不使
頑根之依舊丘也末言自除之後便覺藩籬清曠松竹幽雅
芟夷之功信不可缺故曰疾惡如讎毋使遺孽之難圖也

引水

月峽瞿塘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雲安沽水奴僕悲魚復移
居心力省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
難斗水何直百憂寬
(魯曰)夔俗無井皆以竹引山泉而食蟠屈山腹間有至數百
丈不能止者(洙曰)明月瞿塘皆峽名

園人送瓜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柏公鎮夔國滯務茲一掃食新先戰
士共少及溪老傾筐蒲鴿青滿眼顔色好竹竿接嵌竇引注來
鳥道浮沉亂水玉愛惜如芝草落刃嚼冰霜開懷慰枯槁許以
秋蒂除仍看小童抱東陵跡無絶楚漢休征討園人非故侯種
此何草草

（洙曰）左傳桑田巫言晉侯不食新矣師道曰共少分甘也溪
老公自謂蒲鴿青謂瓜色故侯指東陵侯也

信行遠脩水筒

汝性不茹葷清淨僕夫内秉心識本源於事少滯礙雲端水筒
坼林表山石碎鬬熱豁手脩通派與廚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
谷大日曛驚未食貌赤愧相對溪瓜供老病裂餅常所愛於斯
答恭謹足以殊殿最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蓋行諸直如筆用
意崎嶇外

（夢弼曰）蘇耽開井種橘以濟人井泉水救符井中遂有水[illegible]
曰何假將軍蓋用貳師將軍拔劍刺山而飛泉出事但無蓋
字

催宗文樹雞柵

吾衰怯行邁旅次展崩迫愈風傳烏雞秋卵方漫喫自春生成
者隨母向百翮驅趁制不禁喧呼山腰宅課奴殺青竹終日憎
赤幘踏藉盤案翻塞蹊使之隔[illegible]東西[illegible]可以樹高柵避熱
時來[illegible]問兒所為跡[illegible]令人不得[illegible]間可喫過脊
[illegible]汚席我[illegible]其[illegible]自此均勁敵
[illegible]有[illegible]明明[illegible]當制析不[illegible]雨

[illegible]
[illegible]
（洙曰）[illegible]有[illegible]
諸身於[illegible]明明[illegible]當剖
析謂宗文宜領吾處分當剖析以成其事此告之之詞也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褭褭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瀝稚子尋
源獨不聞病渴三更迴白首傳聲一注濕青雲曾驚陶侃胡奴
異怪爾常穿虎豹群

（洙曰）此詩全章皆引衆事惟陶侃胡奴傳記不錄○言獠奴
日晚穿虎豹群入山尋源分水獨無所畏至三更一注聲傳
以慰我病渴之叟乃以陶侃胡奴比而異之首二句起中四
句末二句結前六句賦也

貽華陽柳少府

繫馬喬木間問人野寺門柳侯披衣笑見我顔色溫並坐石堂
下俛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絶壁上朝暾自非曉相訪觸熱生
病根南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老少多暍死汗踰水漿翻俊才
得之子筋力不辭煩指揮當世事語及戎馬存涕淚濺我裳悲
風排帝閽鬱陶抱長策義仗知者論吾衰臥江漢但愧識璵璠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起子幸斑白因是託子孫俱客古信
州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時危挹佳士況免軍
旅喧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子壯顧我傷我歡兼淚痕餘生
如過鳥故里今空村

（趙曰）暍熱病也武王下車而扇暍世說魏文帝問鍾毓面何

斜佗雖北拜太史尚制留軍旅應郁自喜以北重忠諫
詩八極念帳米旣脈王室役卒仰廟謨故人持節論絕塞谿
歸愁復見唐虞理其爲汗漫者
趙曰唐志夔州本信州避皇外祖獨孤信諱改爲夔州曰謝靈
運詩辯論在景平漢使劉馬勝長太守被徵而姓舉鞭叱轍
不許去晉劉真長遣騎傳教不孝廉船過曰言王瑩之待
我如陳蕃之見孺子我將何以酧之乎穎川陳氏郡名謂着
也以比王信州曹子建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刘孝標廣絕
交論煙霏雨散漢高祖以尉佗平南越使陸賈賜佗印爲南
越王賈說佗郊迎北面稱臣太史公自序留滯周南淮南子
盧敖見方士謂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此送王信州
官滿歸朝而作也奉言朝廷所以求選即署得王典州而井

屋有煙瘴蔑無血境內以安而農有秋矣次言王解印則民
卧轍而留且我蒙遣騎見舟下獨其將何以報之耶且自言
嘗爲左拾遺而彤管塵生今爲客於此而貂裘弊敝則高誼
固在而斯文休矣今與尔別如雨之散各人行止若雲之浮
言後會未可卜也繼以林熱江渾比當時民不聊生尉佗比
王北歸太史比己之留滯蓋言當今民不聊生信州還朝宜
復寬賦而休軍旅且君思諫諍民念懷柔正當其時則信州
之歸宜持雅論以慰君民之望吾將從倚以瞻王室仰廟謨
庶幾復見唐虞之治於它日則我豁然愁於絕塞爲太平之
民而爲汗漫游矣賦兼此也

火

趙曰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舊俗燒蛟龍驚惶致雷雨爆嵌魑魅
澄涉沃風陰矜霧遷沸百泓根源皆萬古青林一灰燼雲氣無
處所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風吹巨燄作河漢騰煙柱勢欲
焚崑崙光彌焮洲渚腥至焦長蛇聲吼纏猛虎神物已高飛不
見石與羊爾來要詢謝憑此近熒侮薄關長吏憂甚昧至精主
遠邇雖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卧江亭更深氣如縷
公自註楚俗大旱則焚山擊鼓有合神農書趙曰宋玉高唐
賦風止雨霽雲無處所左傳行火所焮薄關謂近及郊關也
長吏謂守令也

熱三首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炎赤衣流汗低垂氣不蘇乞爲寒水
玉願作冷秋菰何似兒童歲風涼出舞雩
首言天旱炎熱衣流汗而氣不蘇故願爲水玉秋菰之寒冷

乃憶幼時舞雩之風涼興而賦也
瘴雲終不滅瀘水復西來閉戶人高卧歸林鳥却回峽中都似
火江上只空雷想見陰宮雪風門颯踏開
首言瀘水西來而瘴雲不滅故炎旱而人鳥難處乃想陰宮
之風雪蓋首二句生中四句末二句結前六句賦也
朱李沉不冷雕胡炊屢新將衰骨盡痛被暍味空頻歘翕炎蒸
景飄颻征伐人十年不解甲爲爾一霑巾
言衰老苦熱雖沉朱李炊雕胡然骨盡痛而味空頻耳因念
此時征伐之士十年不得解甲而爲之悲傷興也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高棟曾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翛然欲下陰山雪不去非
無漢署香絕辟過雲開錦幔鯨肤松隔水奏笙簧看君宜著王喬

履真賜還疑出尚方
公自註終明府功曹也蔡按郎官故有此語仵觀孝郎官
也深曰陰山在匈奴中北漢四時有冰雪漢制尚書郎四人
口含雞舌香以奏事公爲工部郎而留滯於蜀故有不去非
無漢署香之歎後漢王喬爲葉令每月朔自縣詣臺朝明帝
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網張
之但得一雙舄焉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
履也漢表尚方主作禁器物○首二句坐中四句言七月一
日題水樓且以起下篇末四句意末言終明府補縣事宜郎
真也且以起下篇首四句意賦兼比也
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泯爲政風
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處老翁來賦詩楚江巫峽半雲

雨清簟疏簾看弈棋
深曰呂氏春秋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治漢書終
軍步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
合符軍曰丈夫西遊不復傳還棄繻而去鄒陽傳白頭如新
傾蓋如故註傾蓋猶交蓋駐車也○首四句言終明府宰邑
爲治承家美之之詞且以承前篇末句意次言此樓賓客盡
傾蓋而老夫來賦詩末寫樓中之景物且結首篇前六句意
亦一體格賦也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因論
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衰年旅炎方生意從此活亭午減汗
流北鄰耐人聒晚風爽烏匼筋力蘇摧折閉目踰十旬大江不
止渴退藏恨雨師健步聞旱魃園蔬抱金玉無以供采掇密雲
雖聚散徂暑終衰歇前聖慎焚巫武王親救暍陰陽相主客時
序遞回斡洒落惟清秋昏霾一空闊蕭蕭紫塞雁南向欲行列
欻思紅顏日霜露凍階闥胡馬挾雕弓鳴弦不虛發長鈚逐狡
兔突羽當滿月惆悵白頭吟蕭條游俠窟臨軒望山閣縹緲安
可越高人鍊丹砂未念將朽骨少壯跡頗疏歡樂曾倏忽杖藜
風塵際老醜難翦拂吾子得神仙本是池中物賤夫美一睡煩
促嬰詞筆
夢符曰商金爲申也雨師行雨神也鄭氏曰昚古慎字左傳魯
僖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止之郭景純詩京華游俠窟吳周瑜曰
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張華詩捐促每有餘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
候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亭亭新妝立龍駕具
曾空世人亦爲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豐儉白屋達公宮膳夫
翊堂殿鳴玉淒房櫳曝衣遍天下曳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
綴瓜果中初筵裛重露日出甘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
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雖無姑舅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
契咫尺或未容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
至公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
深曰周處風土記七夕祠牽牛織女云此二星常會于漢中
奕奕有白氣光耀五色以此爲徵應見者便拜而有乞也謝朓
七夕賦曰龍駕之宵齊白屋貧人之屋公宮公侯之家崔寔
四民月令七月七日曝經書及衣裳荊楚歲時記七夕婦人

結絲樓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以乞巧有蟢子網於瓜上則以為得巧〇符曰楚詞九辯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〇此詩蓋言夫婦之恭與君臣之契必以其道在於守義無棄禮法而已苟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夫臣之事君亦猶是也嘗言牛女七夕之會朦朧難候故世人亦為不祈請走兒童以乞巧終則示之以禮義戒之以至公苟或不然悔無及矣故曰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賦也

毒熱簡寄崔評事十六弟

大火運金氣荊揚不知秋林下有塌翼水中無行舟千室但掃地閉關人事休老夫轉不樂旅次兼百憂蝮蛇暮偃蹇空床難暗投炎宵惡明燭況乃懷舊丘開襟仰内弟執熱露白頭束帶負芒刺接居成阻脩何當清霜飛會子臨江樓載聞大易義諷詠詩家流蘊藉異時輩檢身非苟求皇〻使臣體信是德業優楚材擇杞梓漢苑歸驊騮短章達我心理為識者籌〔洙曰陳孔璋檄垂頭塌翼喪翮曰羨崔公通于易長於詩也左傳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楚雖有材晉實用之識者指評事也

雨三首

峽雲行清曉烟霧相徘徊風吹蒼江去雨灑石壁來凄〻生餘寒殷〻兼出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哉高鳥濕不下居人門未開楚宮久已滅幽佩為誰哀侍臣書王夢賦有冠古才冥〻翠龍駕多自巫山臺〔洙曰宋玉高唐賦云楚襄王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唐有雲氣王問曰此何氣也玉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旦為朝雲暮為行雨又神女賦云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明日謂玉曰試為寡人賦之

青山淡無姿白露誰能數片〻水上雲蕭〻沙中雨殊俗狀巢居曾臺俯風渚佳客適萬里沉思情延佇挂帆遠色外驚浪滿吳楚久陰蛟螭出寇盜復幾許

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席回風起清曉萬象萋已碧落〻出岫雲渾〻倚天石日假何道行雨含長江白連檣荊州船有士荷矛戟南防草鎮慘沾濕赴遠役群盜下辟山總戎備強敵水深雲光廓鳴櫓各有適漁艇息悠〻夷歌負樵客留滯一老翁書時記朝夕〔洙曰日有行黃道赤道時久陰雨不知日所行何道也

種萵苣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萵苣向二旬矣而苣不甲坼獨野莧青〻傷時君子或晚得微祿轗軻不進因作此詩

陰陽一錯亂驕蹇不復理枯旱於其中炎方慘如燬植物半蹉跎嘉生將已矣雲雷欻奔命師伯集所使指麾赤白日澒洞青光起雨聲先已風散足盡西靡山泉落滄江霹靂猶在耳終朝紆颯沓信宿罷瀟灑堂下可以畦呼童對經始苣兮蔬之常隨事藝其子破塊數席間荷鋤功易止兩旬不甲坼空惜埋泥滓野莧迷汝來宗生實於此〻輩豈無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戶庭毀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沒齒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己擁塞敗芝蘭眾多盛荊杞中園陷蕭艾老圃永為恥賢子

句芒蓋籍以如霆觸見也無所施明顏入雀龍（趙曰漢書彝圭之類注卑指為水師伯雨師風伯也）（脩可曰蜀都賦其州則宗生族攢封厚也）

晩晴

晩照斜初徹浮雲薄未歸江虹明遠飲峽雨落餘飛鳧鶴終高去熊羆覺自肥秋分客尚在竹露夕微微

首言晩晴意態一起一承末言此時飛走及植物各遂其性然我秋半尚失所而為客耶賦而興也

宿江邊閣

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鸛鶴追飛靜豺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

（鶴曰鸛鶴喻軍士豺狼喻盗賊時蜀自崔旰之亂也）〇此詩

初序將晩中言既夕之景物末述憂戰伐而不眠之故興而賦也

白鹽山

卓立羣峰外蟠根積水邊他皆任厚地爾獨近高天白牓千家邑清秋萬估船詞人取佳句刻畫竟誰傳

（希曰周顛刻畫無鹽公因山名曰鹽故有末句）〇首言山卓然高峻且近水次聯慈首句三聯應次句末以刻畫無鹽嘲詞人取佳句大抵前四句言山高後四句言白鹽賦也

灔澦堆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長沉牛答雲雨如馬戒舟航天意存傾覆神功接混茫干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

（夢弼曰寰宇記灔澦堆在夔州之西蜀江心中瞿塘峽口冬水淺出二十餘丈夏水漲半沒其俗禱雨必沉牛以答神貺袁盎傳千金之子不垂堂）〇首言灔澦堆之形狀且水落石出而高大次言沉牛以荅雲雨而神功接混茫如馬以戒舟航則天意存傾覆末自言避亂涉險而懷垂堂之戒賦也

瞿唐懷古

西南萬壑注勍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削成當白帝空曲隱陽臺疏鑿功雖美陶鈞力大哉

言西南萬壑皆注於瞿唐而峽開兩崖如勍敵之相當第三句承次句第四句應首句且其削成之勢則當白帝而空曲之間則隱陽臺雖然神禹之功固美而造化之力尤大也首四句言瞿唐末四句言懷古賦也

黃草峽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秦中驛使無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羅衣莫愁劒閣終堪據聞道松州已被圍

（鄭曰峽中記三峽側多黃草生虎豹資之）（趙曰黃草峽在涪州赤甲山在夔州時蜀中亂松州被圍指往事也詩意謂勿言劒閣之險可恃而欲割據雖松州在劒閣外亦有圍之者矣蓋所以戒當時也）〇默翁曰前言蜀艑歸船要少行人秦使復不通吾莫知蜀寇事體為何若其間又有是有非也是非未定則蜀民被禍矣故三聯哀痛之也是非已定則蜀不為寇盜所據矣觀之吐蕃所陷松州今且被圍於我矣末聯寬慰之也賦也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無私齊綺饌久坐密金章醉客霑鸚
鵡佳人指鳳凰幾時來翠節特地引紅粧
鶴曰中丞栢貞節也時爲夔州都督
繡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一夫先舞劍百戲後歌樵江樹城孤
遠雲臺使寂寥漢朝頻選將應拜霍嫖姚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
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中少年疑柱史多術怪仙公不但時人
惜祇應吾道窮一哀侵疾病相識自兒童處處鄰家笛飄飄客
子蓬强吟懷舊賦已作白頭翁
覽鏡呈柏中丞
渭水流關內終南在日邊膽銷豺虎窟淚入犬羊天起晚堪從
事行遲更覺仙鏡中衰謝色萬一故人憐
言客在峽而念長安兵亂未已而悲傷之且我起晚行遲不
堪從事是氣力衰謝矣及覽鏡而容色亦衰謝爲所謂無力
正乾坤者是也萬一故人見憐可耳賦也
諸將五首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
盌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閒多少材官守涇
渭將軍且莫破愁顔
洙曰西京雜記長安大明宮宣政殿初就每夜見數騎往
其閤高宗使巫視劉明奴問其所由鬼云我漢楚王戊太
子死葬於此今在殿東北入地丈餘我死時天子斂我玉魚
一雙必以此相送勿見棄也遂發閣改葬其中又發得果如
所言其事遂絕南史沈炯爲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
爲表奏之其畧曰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
公用此但易玉字爾漢書材官騶張趙曰此詩所以傲諸將
謂漢朝陵墓伯以對南山宛千秋之固及胡虜入關不無發
掘者今河隴雖有吐蕃之斃而諸將曾不知速來長安爲禦
戎之圖也長安號北斗城破愁顔言爲樂也○黙翁曰前四
句言昔日祿山之禍後四句言今日吐蕃之禍遂責爲諸將
者聚兵既多關係甚重當以防寇爲急不當破愁顔爲樂也
○第一首難說得之此篇指廣德元年冬吐蕃入長安而六
軍逃散或有不以王室爲憂如程元振者故公作詩以譏之
欸予觀太常博士柳伉疏始知公詩之爲悲也比興賦也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援漢旌豈謂尽煩回紇馬翻然遠
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
稷諸君何以答升平
希曰景龍間韓国公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盡欲虜
道也其後反与回紇和親資其兵同討安史公所以致詰於
何以答升平之恨趙公漢書匈奴自稱爲天之驕子以回紇
亦匈奴之種也故亦得稱天驕至德初郭子儀以朔方軍及
安西回紇等兵討安慶緒其後回紇恃功侵擾中国此公所
以歎也胡謂祿山陷潼關龍謂肅宗起於靈武而河北復請
也○黙翁曰首相形引入次聯主意三承遂救朔方兵而言
其效以及河北復清末承回紇馬而究其原以責將帥有言
張仁愿築三城本欲絕驕虜次言今乃借戎虜以爲誅叛逆
之計主道誅叛逆之效也初來京師失守賊鋒熾甚寧有中
興之望自肅宗即位雖河北群盜且聞復清矣推讎戎虜之

杜詩□□卷之十三　　古劍韋復陽□

壯遊

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
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
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東下
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
廬丘墓荒劍池石壁仄長洲荷芰香嵯峨閶門北清廟映回塘
每趨吳太伯撫事淚浪浪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蒸魚聞匕
首除道哂要章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
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忤下
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

獵青丘旁呼鷹皂櫪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鶖鶬
蘇侯據鞍喜忽如攜葛彊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許與必詞
伯賞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廢食召群公會
軒裳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藏黑貂不免敝斑鬢兀稱觴杜曲
晚耆舊四郊多白楊坐深鄉黨敬日覺死生忙朱門任傾奪赤
族迭罹殃國馬竭粟豆官雞輸稻粱舉隅見煩費引古惜興亡
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兩宮各警蹕萬里遙相望崆峒殺氣
黑少海旌旗黃禹功亦命子涿鹿親戎行翠華擁吳岳螭虎噤
豺狼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陸梁大軍載草草凋瘵滿膏肓備員
竊補衮憂憤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
諍守御床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聖哲體仁恕宇縣復小康
哭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鬱鬱苦不
展羽翮困低昂秋風動哀壑碧蕙捐微芳之推避賞從漁父濯
滄浪榮華敵勳業歲暮有嚴霜吾觀鴟夷子才格出尋常群兇
逆未定側佇英俊翔

公自註崔鄭州尚魏豫州啓心蘇侯監門胄曹蘇預源明曰姑
蘇吳臺名王謝晉王導謝安也吳越春秋吳王闔廬死大治
丘冢葬之三日白虎踞其上故號虎丘闔廬□□劍曰吳鈎
故有劍池長洲苑名闔廬遊獵處也臍可曰閶闔亦曰閶門以
象天門浙廟吳文帝孫和廟也蘇州有吳太伯廟越王勾踐
臥則枕戈思有以報吳秦始皇浮江渡海至錢塘臨浙江上
會稽立石刻紀秦德史刺客傳吳公子光欲殺吳王僚得專
諸善待之於是具酒請王僚使專諸置匕首於魚炙腹中以
進而刺王僚僚死光刺客爲王是爲闔廬朱買臣吳人也拜

爲會稽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會稽聞太守
且至發民除道鏡湖剡溪俱在會稽太姥山名在剡縣南從
貢至府賀謝曹劉子建公幹也齊趙叢臺趙王臺也晉□□
丘皁櫪林雲雪岡皆齊地時蘇侯與公同獵故公以葛彊
比賢王汝陽王兄弟蘇季子不用於秦而黑貂之裘敝潘
岳賦班鬢彪以承弁楊子解嘲客欲丹朱其轂不知一跌赤
吾之族霍弼曰開元太平日久玄宗侈心自恣舞馬衣文彩
門以粟豆又五坊有供奉鬬雞百姓輸納稻粱有傳以掌之
天子比大海太子爲少海黃帝征有熊黃帝伐蚩尤此喻肅
宗親征也翠華天子旌旂也吳岳在隴風爪牙一不中霸
翊敗也草草辛苦貌漢元帝爲太子史丹開上獨寢直入
卧內伏青蒲上泣諫王陵面折廷諍范雎傳主憂臣辱主辱

臣死焉宗社復京師乎然服哭廟而後見朝[illegible]
者而介之推不言祿滄浪水石在荆州流寓左右[illegible]
扁舟入海變姓名適齊號鴟夷子○此詩述其壯年交游之
士皆當時名勝而所歷之所乃吳越齊趙并京都之地以及
國家致亂之由且自叙遲仕汁弟之遲今也老病而客殊方
因念朝廷之亂賊未定而有懷於昔時英俊爲之撥亂反正
賦也

聽楊氏歌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滿堂慘不樂響下清虛裏江城帶素
月況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壯士淚如水玉杯久寂寞金管迷
宮徵勿云聽者疲愚智心盡死古來傑出士豈特一知己吾聞
昔秦青傾側天下耳

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獨立玉杯金管之
聲不違以形容歌聲之清亮也列子秦青撫節悲歌
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

絕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雄劍鳴開
匣群書滿繫船亂離心不展衰謝日蕭然筋力妻孥問菁華歲
月遷登臨多物色陶冶賴詩篇峽束滄江起巖排古樹圓拂雲
霾楚氣朝海蹴吳天煮井爲鹽速燒畬度地偏有時驚疊嶂何
處覓平川鸂鶒雙雙舞獼猿壘壘懸碧蘿長似帶錦石小如錢
春草何曾歇寒花亦可憐獵人吹戍火野店引山泉喚起搔頭
急扶行幾屐穿兩京猶薄產四海[illegible]即官亭
[illegible]淚痕霑[illegible]洫[illegible]使閑雲

[illegible]藹明月揚雲煙高宴諸侯禮佳人上客前哀箏傷老大華
屋艷神仙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座涕潺湲
弔影夔州僻回腸杜曲煎即今龍廄水莫帶犬戎膻耿賈扶王
室蕭曹拱御筵乘威滅蜂蠆戮力效鷹鸇舊物森猶在凶徒惡
未悛國須行戰伐人憶止戈鋋奴僕何知禮恩榮錯與權胡星
一彗孛黔首遂拘攣哀痛絲綸切煩苛法令蠲業成陳始王兆
喜出于畋宮禁經綸密台階翊戴全熊羆載呂望鴻雁美周宣
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音徽一柱數道里下牢千鄭李光時
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欻聯翩律比崑崙竹音知燥
濕絃風流俱善價愜當久忘筌置驛常如此登龍蓋有焉雖云
隔禮數不敢墮周旋高視收人表虛心味道玄馬來皆汗血鶴
唳必青田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閣連管寧紗帽淨江令錦袍鮮

東郡時題壁南湖日扣舷遠遊臨絕境佳句染華牋每欲孤飛
去徒爲百慮牽生涯已寥落國步尚迍邅衾枕成蕪沒池塘作
棄捐別離憂怛怛伏臘涕漣漣露菊班豐鎬秋蔬影澗瀍共誰
論昔事幾處有新阡富貴空回首喧爭懶著鞭兵戈塵漠漠江
漢月娟娟局促看秋燕蕭疏聽晚蟬雕蟲蒙記憶烹鯉問沉綿
卜羨君平杖偷存子敬氈囊虛把釵釧米盡坼花鈿甘子陰涼
葉茅齋八九椽陣圖沙北岸市暨瀼西巔羈絆心常折棲遲病
即痊紫收岷嶺芋白種陸池蓮色好梨勝頰穰多栗過拳敕廚
唯一味求飽或三鱣兒去看魚笱人來坐馬韉縛柴門窄窄通
竹溜涓涓塹抵公畦稜村依野廟壖缺籬將棘拒倒石賴藤纏
借問頻朝謁何如穩醉眠誰云行不逮自覺坐能堅霧雨銀章
澀馨香粉署妍紫鸞無近遠黃雀任翩翾困學違從衆明公各

㘞𪖙羣翠大衰極早晚到星躔翔謀留臣鼎諸儒引服虔不逆
輸纏直會是王陶甄宵肝豪廣愈黎元疾苦駢雲臺顯日書青
簡為誰編行路難何有招尋與已專由來具飛檝暫擬控鳴弦
身許雙峯寺門求七祖禪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詮安石名高
晉昭王客赴燕途中非阮籍查上似張騫披拂雲寧在淹留景
不延風期終破浪水怪莫飛涎他日辭神女傷春怯杜鵑淡交
隨聚散澤國逐迴旋本自依迦葉何曾藉偓佺鑪峰生轉眄橘
井尚高褰東走窮歸鶴南征盡跕鳶晚聞多妙教卒踐塞前愆
顧惜丹青别頭陀琬琰鐫眾香深黯黯幾地肅芊芊勇猛為心
極清羸任體孱金篦空刮眼鏡象未離銓
洙曰峽土瘠居人燒光而耕謂之畬田左傳叹時而往及瓜
而代公自註都督柏中丞筵聞梨園弟子李仙奴歌鶴曰明

皇開元初置興慶宮謂之南內上精曉音律自教法曲於梨
園謂之梨園弟子公自註西京龍廄門苑馬門也渭水派兔
門內洙曰左傳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又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漢公孫弘贊衛青奮於奴僕詩七月陳
王業也公自註鄭在江陵李在夷陵趙曰李太子官故用四
皓羽翼事鄭秘書監故用蓬萊閣事公自註平生多病卜築
遣懷曰遭亂離故寢處宴安之地皆蕪没荒損也洙曰歲時
伏臘俗所以祭先公客寄中故遇伏臘而流涕豐鎬在長安
瀍瀼在洛陽皆公故鄉晉王獻之夜卧齋有偷人入其室盜
物都盡獻之徐曰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盜驚走公自
註市暨夔人語也市井泊船處謂之市暨江水橫通山谷處
居人謂之瀼洙曰後漢楊震傳三鱣一音　臣衛傳諸儒語曰

無㱀詩莊鼎來服虔字子慎見儒林傳田曰按佛書曰畢婆
尸佛至釋迦牟尼佛謂之七祖公自註鄭高簡傳謝大傅之
風李宗親有燕昭之美然周之賓也夢弼曰按廣德元年遣
李之方等使吐蕃為虜所留二年乃得歸故用張騫乘查事
迦葉佛大弟子偓佺仙人名香爐峰在廬山蘇耽橘井在郴
州遼東華表柱有鶴自言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漢馬援
南征交趾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跕
跕墮水中王簡西嘗作頭陀寺碑文師曰幾地釋氏有第一
地至第十地言修行有漸也潘岳籍田賦碧色肅其芊芊釋
書云勇猛精進又云如良醫治目即以金篦刮其眼膜〇此
詩豈杜子以秋涼肺氣複蘇因柏中丞筵聞法曲乃感羯胡
犬戎之亂而望君臣僇力以起中興之治又因鄭李書來聞

疾乃歷述其亂離旅泊病愈之意且勉二公各盡其職我則
出峽求禪而依二公為地主相會必在來年之冬春也首一
節八句乃一篇之綱前四句言飄零於夔州而病渴後四句
言閒匣而摧劍鳴槳船而群書滿乃以亂離之故亡事不充
展而衰老日就蕭然此所謂詠懷而含蓄未露者也次一
節四句因亂離衰謝故申言心不展而蕭然之狀矧登臨山
水幸多物色而陶冶性情賴有詩篇此又承上起下之辭也
次一節言滄江潮海古樹擁雲以及井噴畬地鷂鵂獼猴碧
蘿錦石春草寒花燒火野泉十六句應登臨物色及白帝烏
蠻等句次言對此乃喚醒壯心於是急搔頭而欲行穿綫屐
既又念西京之薄產雖存平生之交友以盡其詞亦承上起
下次言初辞為郎官而猶旅泊於夔且消中未愈[illegible]

近類秋風飄洒而稍可得以開樸明目而諸侯為之寄兼於是開法曲而哀傷悼夔州其辭處念杜曲以憂煎翔令也王室之難未靖而想君望之臣周宣之君以成中興之業此節詞甘切直而委曲義形乎色其想君愛國之誠为何如哉應亂離心不展及消渴飄零衰謝等句次一節言明稱雅畫所辛鄭李二公相去雖遠遠而音問數至想其文彩風流端不減鄭莊李廣輩褒雖隔我則舉以問枚因散失墜況二公皆味道玄如汗血之馬青田之鶴若乎李為大子賓客如商山四皓應收入望鄭為校書郎如漢蓬萊明應味道玄或如管寧之着紗帽戒如江令之賜錦袍鄭在江陵東郡而興辭李在夷陵南湖而和獻互文以見與遠遊而臨態境佳句之寫華贍者也是故我老之每欲飛去誠為疾所牽而未果耳

生涯固已冥落國步尚亦迍邅於是余枕迴塘蕪沒藥稍而別離之苦伏臘之思乃數晨鷄秋露之在故鄉且故舊已沒而往事與譚論哉是知富貴之空望而慚着轍也況兵戈之塵漠々而江漢之月娟々也哉當昔秋無聽曉蟬而句促蕭蹤之際乃寡二公訊憶情書問步懸劍然寒謝猶薄產絕隨有寄句次自卜羨已下至藤纏二十四句皆言客居生理況味如此且吞病勢稍々獲痊次又設問與朝謁何如穩眠吞以非行之不及乃堅坐不出亦亦船離耳次四句自言任運之意賦而比也以上顛郎官旅寓之意次四句承上言我則飄泊而遭衆若明公則當盡展臟使聲華之夷花極則早晚必到星躔之位矣次言或到星躔則能諫如直衛者留之有儒如服虔者用之荀人君不用直臣則政化何由而正哉次

言吾尋之憂蒼元之苦苟非大臣傑力樹勲安得圖形於雲臺垂名於竹帛哉此言誠能各盡其道則亦無行路之難而招尋之興可得而遂矣因言久欲與飛擢如鳴弦之疾直至雙峰寺而參禪以遂夙志知鄭李之高名重望為我地主則無險途之哭而若乘蓋之樂矣上相見之期不遠非獨風期之遂雖水怪亦將不作矣若作日出峽相過必當暮春之時君子之災隨聚隨散而淌於灤國之間且將學佛而不求仙也至若廬山之遠則生於轉盻而蘇晚之橋井尚在於高寨應本依迎葉不能陰陰之句又言將來至遠海南窮交趾廣求聞以多妙教從此實以塞前愆若列衛摩之畫刻頭陀之碑則衆香幾地亦許總蘭盖備行有漸有頓自非勇猛精進安能聞道故曰勇猛為心極清羸任體孱不然則鏡像終未離銓難有刮目之金篦亦徒介耳應招尋興已專及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之句賦也

存殁口號二首

席謙不見近彈碁畢曜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

(山谷曰漢書梁冀能彈碁註引藝經彈碁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相彈也古今詩話彈棋有譜一卷蓋唐賢所為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盆其顛為小盤四角微起希曰張道陵備道既成老君降於成都地為玉局謝詩荒草何茫々白楊亦蕭々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驊騮

若今丁荊楊獨帆如飛隋二州數條場人馬皆自抑一請下詹
異排請甘米蒙
〔洙曰〕偷卻未爲晚亦自須止要。瑯曰新人謂楊也一說二請
戒之。飼也。養也。欲其能迹以自全也

別蘇傒赴湖南幕

故人有游子棄擲傍天隅他日憐才命居然屈壯圖十年猶塌
翼絕倒爲驚呼消渴今如在提携悅老夫豈知臺閣舊沉瀨風
鳳鶵得食爛書竹抽枝把翠梧比辰當宇宙南服壤江湖國帶
烟塵色兵張虎豹符數論封內事揮發府中趨贈爾秦人策莫
鞭轅下駒

〔洙曰〕左傳秦伯使士會行號朝贈之以策。司子贈薪蒲秦無人
吾謀適不用也。趨蘇傒秦伯讓大傳士怒內史曰今日辟論何從數韓
下駒

白帝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鬭古木蒼
藤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
盡慟哭秋原何處村

此詩所寓都起興以述亂後人煙蕭疏而寡婦無以應官府
之誅求惟慟哭而已興而賦也

雨

萬木雲深隱連山雨未開風扉掩不定水鳥過仍迴鮫館如鳴
杼樵舟豈伐枚清涼破炎毒衰意欲登臺

萬山萬木爲雲雨所藏若風扉則開闔不定

此炎毒我欲登臺以納之耳賦兼比也

雨晴

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天路休殊俗秋江思殺人有猿揮淚
盡無犬附書頻故國愁何外長歌欲損神

言雨晴而山色如新可愛乃天道異此殊俗以慰我耳然秋
江則思殺人矣何哉有猿則揮淚已盡無犬則寄書不頻故
國弗可見而長歌欲損神耳興而賦也

垂白

垂白馮唐老清秋宋玉悲江喧長少睡樓迥獨移時多難身何
補無家病不辭甘從千日醉未許七哀詩

〔洙曰〕中山有酒飲者一醉千日。曹子建王仲宣張孟陽皆有
七哀詩。○公自言爲郎若馮唐之垂老傷時若宋玉之悲秋
況江樓之空寂當少睡獨移之時半蓋天下多難吾何補於
朝廷今雖無家且病不多辭也甘從沉醉未許賦詩其憂國
之心見於言外賦也

洞房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繫舟今夜
遠清漏往時同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

〔洙曰〕興慶宮明皇潛龍之地有龍池在焉池本平地垂拱初
因雨水流潦成小池至景龍中彌亙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
氣或見黃龍。按傳云唐帝微行而飛黃山宮亦在右扶風槐
里縣。○此公在峽舟中秋夕懷長安也。言洞房玉殿秋風起
而環珮冷秦地亦應新月龍池則滿舊宮今夜雖係舟於此
與長安固相遠然清漏則與往時無異其老何痛者國陵

黄山北之白露中亦賦也

宿昔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日留王
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
〔演曰青門長安東門也蓬萊殿名沈約詩春風搖雜樹謂桃
李之屬〔洙曰柳芳唐歷記天寶中興慶宮小龍常游於宮垣
南溝水中衛青傳衛媪或女少兒○言天寶間青門之內蓬
萊仗數移者或迎雜樹或龍出平池或留王母或倚少兒
然而宮中行樂甚秘外人不知者對事賦也

能畫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政化平如
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

〔洙曰西京雜記杜陵畫工毛延壽善為人形必得其真郭舍
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能激令矢還一矢百餘反謂之
驍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蔡絛曰杜詩命意用事旨趣深
遠若隨口一讀往往不能解如能畫詩第三聯與前語不
相貫穿然其旨本謂技藝倡優亦應索人主顧盼賞接然使
化如水恩若神為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或用此輩亦無害
也○言能畫如毛則復似物皆春投壺如郭則每蒙天一笑
若夫政平如水皇恩斷若神雖時時用此為戲亦不致亂與而
賦也

鬬雞

鬬雞初賜錦舞馬既登床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仙遊終一
閟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黄

〔趙曰明皇好鬬雞有賈昌者以善養雞入寵當時為之歌曰
生兒不用識文字鬬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
於華代不如又嘗教舞馬四百蹄目之為某家驕其曲為之
傾盃樂奮首鼓尾無不應節又施三層木牀乘馬於上抃轉
如飛命壯士舉馬於榻上○此詩追念開元鬬雞舞馬為樂之盛
時宮人御柳如此今也君既仙遊女樂無香驪山寂寞而草
木黃落矣興而賦也

歷歷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無端盜賊起忽已歲時遷巫峽西山
外秦城北斗邊為郎從白首臥病數秋天
〔夢符曰漢武故事上至郎署見顏駟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
○言開元全盛之事分明歷歷在人耳目無端安史之亂起

忽已多年然我白首為郎客居巫峽而憶長安臥病數秋亦
已久矣賦也

洛陽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清笳去宮
闕翠蓋出關山故老仍流涕龍髯幸再攀
此追念祿山之亂明皇幸蜀及還宮而都人父老既悲且喜
之意備玩其犯潼關初愁思六字則其辭之悲婉為何如哉
賦也

驪山

驪山絶望幸花萼罷登臨地下無朝燭人間有賜金鼎湖龍去
遠銀海鴈飛深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羽林
〔洙曰明皇歲幸驪山又建花萼相輝之樓與諸王宴樂劉向

傳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丁錮三泉上崇山墳石槨為遊宮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言明皇晏駕之後則驪山花萼絕望華暇登臨是以無朝燭而有賜金及夫龍去遠鴈來深則萬歲蓬萊日長懸禱羽林矣然其詞愈緩而意愈深賦也

提封

提封漢天下萬國尚同心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時儆俊乂入冀屬犬羊侵頻戎兵猶火恩加四海深

〔洙曰〕漢東方朔傳提封頃畝註謂提舉四方之內撮計其數也懸車束馬言至險也易君子以儉德辟難左傳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此詩其為吐蕃入寇發兵守險而作歟蓋曰萬國同心君惟以儉德臨之而徵賢以共理則何患乎犬羊

之見侵而守險也哉且頻以用兵為戒則恩加四海亦云深矣賦也

贈高式顏

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夫故人還寂寞削迹共艱虞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平生飛動意見爾不能無

〔夢弼曰〕按高適傳式顏乃適之族姪也〔洙曰〕世說晉王戎過黃公壚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壚自嵇阮云亡便為時所羈紲今視此雖近邈若山河〔師曰〕公少與高適李白嘗入酒壚論文翻詠自亂離以來相失今見式顏則平生飛動之意不能自已也○言昔別是何處今白頭逢皆成老夫矣然吾與汝還寂寞共艱虞則其窮也可知矣式顏乃高適之姪同念適之死後徒知賣酒之壚耳是以平生飛動意見爾不能無言則式顏如見適也其悲甚矣也深為何如哉賦也

偶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為後賢兼舊制歷代各清規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永懷江左逸多病鄴中奇騄驥皆良馬騏驎帶好兒車輪徒已斲堂構惜仍虧漫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緣情慰漂蕩抱疾屢遷移經濟慚長策飛棲假一枝塵沙傷轉蓬江峽繞蛟螭蕭瑟唐虞遠聯翩楚漢危聖朝兼盜賊異俗更喧卑鬱鬱星辰劍蒼蒼雲雨池兩都開幕府萬宇插軍麾南海殘銅柱東風避月支音書恨烏鵲號怒怪熊羆稼穡分詩興柴荊學土宜故山迷白閣秋水憶皇陂不敢要佳句愁

來賦別離

〔趙曰〕江左指嵇阮鮑謝之作鄴中曹丕兄弟及七子之作也〔洙曰〕莊子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夫書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後漢王符隱居著書以譏當時得失不欲彰顯其名號曰潛夫論語林曹操與楊脩讀曹娥碑碑陰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脩知之操行三十里乃悟此言絕妙好辭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馬援征南立銅柱以勒功趙曰月支以比吐蕃白閣山名皇陂皇子陂皆在關中○此公自歎千歲苦用心於文章而無經濟

之路今也老而漂泊於戎馬間因言白日少亂日多且憐故
山而賦別離賦也首四句言文章事作者之名各有所長
其得其失代已固知之矣生下一段次四句言歷宋以逮惟
漢世文章之盛而末流綺靡不足觀也應文章事知得失少
言歷代文章各有規制其來已久而我早歲用心於此亦已
勞矣故懷江左稱阮鮑謝之文逸而稱鄴中曹劉七子之文
奇應得失知綺靡為等句次言文章作者前輩仲舒賈誼輩
如騏驥之皆良馬若太史公劉向輩如麒麟之帶好記今我
使能得手應心之妙而不能喻之於子敉有浸作靈傳之僕
今也持綠情以慰漂蕩且抱疾而屢遷移可哀也已比而賦
也此一節結上生下次自歎無經濟之策惟假一枝而棲於
戎馬間傷蜂蠆蛟螭應屢遷移次乃慨唐虞雍熙之已遠

傷楚漢鬬爭之常有今我聖朝而無盜賊四海不寧故根晉
書之年隔怪蘩縣之愁號應經濟無長策末言分詩與學士
宜懷故山而賦別離不敢要佳句也應綴情惟漂蕩

吾宗

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在家常早
起憂國願年豐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
公自註衛倉曹崇簡○首二句起中四句及末二句一意下
來大抵主意即在首二句賦也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覓使寄此二
首

亂後嗟吾在羈栖見汝難草黃騏驥病沙晚鶺鴒寒楚設關城
險吳吞水府寬十年朝夕淚衣袖不曾乾
箋老曰第二聯言積薄君子不得志世亂兄弟不相見也第
曰憂峽為楚地之險但吳中則有三江震澤○首四句公自
歎不偶避地羈栖兄弟暌離賦而比也末四句言吳楚相隔
信息不通者已十年故墮淚亦賦也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風塵淹別日江漢失清秋影著啼猿
樹魂飄結蜃樓明年下春水東盡白雲求
箋曰盧照鄰巫山高詩莫辨啼猿樹史天官書海旁蜃氣象
樓臺○言聞弟在江左近無消息然我在夢而望吳焉其景
物故影著魂飄迄明年將東下以相求耳賦也

送田四弟將軍將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節度陽城
郡王衛公幕

離筵罷多酒起地發寒塘回首中丞座馳箋異姓王燕辭楓樹

日鴈度麥城霜空醉山翁酒遙憐似葛強
箋曰御史中丞稱之獨坐漢有異姓諸侯王晉鄒曰葛強山
簡愛將以山翁比柏中丞以葛強比田將軍○言田氏飲餞
於中丞座而起程者乃馳箋起居於陽城郡王也末言麥寒
塘之景物而以空醉遙憐結之其離愁悲思見於言外賦也

解悶十二首

草閣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飛初山禽引子哺紅果溪女得
錢留白魚
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為問淮南米貴賤老夫乘
興欲東流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丘今日南湖采薇蕨何人為
覓鄭瓜州

公自註今鄭松寵將翻曰邵平種瓜長安東門公長安人故
成秋瓜而懷故鄉也瓜州金陵之別號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常省署開文苑淼泛滄
浪學釣翁
趙曰何水部何遜也早為沈約范雲所知薛郎中薛璩也若
薛郎中者恨不與曹植劉楨同時璩有詩云省署開文苑滄
浪學釣翁公取其詩以廣之耳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一飯未曾留俗客數篇今
見古人詩
公自註校書郎孟雲卿深曰世言五言詩始於蘇武李陵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
頭縮項鯿

深曰孟浩然開元時人有詩名其詩有云試垂竹竿釣果得
槎頭鯿漢濱漢曰謂今但有鯿魚差可口耳無復有詩也
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
何苦用心
趙曰二謝謂靈運惠連陰何謂陰鏗何遜也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最傳秀句寰區滿未絕風
流相國能
公自註右丞弟今相國縉深曰唐書王維與弟縉齊名維以
詩遷尚書右丞晚年得藍田別墅奇勝所賦詩號輞川集
宗時縉為宰相帝嘗求維文縉裒集上之
先帝貴妃俱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玉座應
悲白露團

深曰楊貴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數千里方
未變至京師
憶過瀘戎摘荔枝青楓隱映石逶迤京華應見無顏色紅顆酸
甜只自知
深曰蜀中惟瀘戎二州產荔枝
翠瓜碧李沉玉甃赤梨蒲萄寒露成可憐先不異枝蔓此物娟
娟長遠生
深曰玉甃井也此物指言荔枝也
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鮐背死勞生害
馬翠眉須
山谷曰左太沖蜀都賦側生荔枝後漢和帝紀雲壑布衣臨
武長唐羌上書諫荔枝生與人同

哭王彭州掄
執友驚淪沒斯人已寂寥新文生沈謝異骨降松喬北部初高
選東堂早見招蛟龍纏倚劍鸞鳳夾吹簫歷職漢庭久中年胡
馬驕兵戈闘兩觀寵辱事三朝蜀路江干窄彭門地里遙解龜
生碧草諫獵阻青霄須壯戎麾出叨陪幕府要將軍臨氣候壯
士塞風飆井漏泉誰汲烽疎火不燒前籌多自暇隱几接終朝
翠石俄雙表寒松竟後凋贈詩焉敢墜染翰欲無聊再哭經過
罷離魂去住銷之官方玉折寄葬與萍漂曠望渥洼道霏微河
漢橋夫人先即世令子各清標巫峽長雲雨秦城近斗杓馮唐
毛髮白歸興日蕭蕭
洙曰沈謝謂沈約謝靈運也松喬謂赤松子王喬也趙曰曹
操年二十除洛陽北部尉此言掄初官得縣尉東堂亦臨

李延見之魏東京賦建象魏之兩觀三朝明皇肅宗代宗也彭門蜀之彭州也揄韓上封事不報又緣成都節度軍謀杜佑制出總戎麾易井渫不食漢蕭望之便道之官

峽口二首

峽口大江間西南控百蠻城敧連粉堞岸斷更青山開闢當天險防隅一水關亂離聞鼓角秋氣動衰顔

〔洙曰〕水關蓋峽口有關斷以鐵鎖○言峽口控制西南之百蠻而城敧岸斷水關天險之防隅自開闢而然故我衰年避地聞鼓角於秋天不能不爲之感動傷悲賦也

時清關失險世亂戟如林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蘆花留客晚楓樹坐㒲深疲苶煩親故諸侯數賜金

〔公自註〕主人柏中丞頻分月俸〔洙曰〕當公孫述劉備在蜀之際夔峽爲要衝也○言峽口之關時清則失險世亂則割據次述所見之景物而自念衰病多煩貴人親故數賜金賦也

秋風二首

秋風淅淅吹巫山上牢下牢脩水關吳檣楚柁牽百丈暖向神都寒未還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羌連白蠻中巴不得消息好傳戍鼓長雲間

〔洙曰〕上牢下牢皆峽內地名夢符曰今湖湘間行舟以竹篾續爲索以引上水舟謂之百丈夢弼曰唐志光宅元年號東都曰神都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擣練急石古細路行人稀不知明月爲誰好早晚孤帆他夜歸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

夢弼曰嵬一作也〔趙曰〕此寫眼前之景宛轉含蓄若道不盡甚感之意○〔師曰〕此二詩前篇因秋風書所見而歎夫進不解後篇因秋風書所見而歎故園何以賦也

西閣二首

巫山小搖落碧色見松林百鳥各相命孤雲無自心層軒俯江壁要路亦高深朱紱猶紗帽新詩近玉琴功名不早立衰疾謝知音哀世非王粲終然學越吟

〔夢弼曰〕周書時訓鶪始鳴注鶪伯勞也鳴者相命也王粲登樓賦云莊舄顯而越吟史越人莊舄仕楚有頃而病楚王使人察其意之所向聞其越聲知其思越也○言巫峽草木搖落惟見松林之碧色故鳥之鳴其間雲之棲其上耳且西閣之俯江壁要路之俯高深然我居其上雖有朱紱之貴新詩之美乃歎功名不早自樹立衰病之餘藉知音之爲遣哀世固非王粲而終然學莊舄之越吟耳首四句西閣書所見興也中四句自言居西閣之況味末四句自歎其不偶八句皆賦也

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不道含香賤其如鑷白休經過調碧柳蕭瑟倚朱樓畢娶何時竟消中得自由豪華看古往服食寄冥搜詩盡人間興兼須入海求

曰應劭漢官儀桓帝時侍中刁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與含之尚書郎含雞舌香始此南史鬱林王年五歲戲高帝側帝令左右鑷白髮問兒我誰耶答曰太翁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拔白髮乎即擲鏡鑷尚子平男女嫁娶畢敕斷家事勿相關遊詩服食求神仙天台賦遠寄冥搜○

言我心懶於趣世如江水之別滄洲者不道含資賤而非為小素光而休耳賦也其所至之處動經物換星移今也蕭瑟倚西閣而何時如尚于之畢娶使我病傳以自由耶至若看古往之家華同歸於盡不如腑食之外遠寄與搜尋心詩句狀詩則已盡人間之興除非入海求之為可耳自寬之詞賦也

社日二首

九農成德業百祀發光輝報效神如在馨香舊不違南翁巴曲醉北雁塞聲微尚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

〔麻曰〕左傳少皞氏以鳥名官九扈為九農正漢武帝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謂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太官奏之詔朔自責朔曰拔劍

割肉一何壯耶割之不多又何廉耶歸遺細君又何仁耶史祠社用伏日此詩故用伏日事

陳平亦分肉太史竟論功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童歡娛看絕塞涕淚落秋風鴛鷺迴金闕誰憐病峽中

〔麻曰〕陳平傳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陸機曰社之日至太史占事○此二詩公於夔府遇社日因想往時在京嘗蒙賜從臣肉今也不獲與祭感歎而作數賦也

江月

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玉露團清影銀河沒半輪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顰

〔夢弼曰〕晉列女傳竇滔妻蘇氏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循環讀之詞意悽宛○公居西閣看江月有感而作首二句生中四句次聯承第二句三聯應首句末章言誰挑錦字以寄遠秦娥燭滅翠眉嚬蓋言燭滅而月將墜故尔賦也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

〔師曰〕晉劉琨為并州刺史嘗為胡騎所圍琨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長歎中夜吹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思又奏圍而去夢弼曰樂府橫吹曲有關山月折楊柳又有武溪深詞解題云馬援南征所作援門人爰寄生者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飛鳥不度獸不

臨嗟哉武溪多毒淫○此詩首句生次聯次句生三聯末二以楊柳搖落結之者以桓伊為征南將軍善吹笛撰折楊柳曲盡其妙故云賦也

孤雁

孤雁不飲啄飛鳴聲念群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緒鳴噪自紛紛

遣愁

養拙蓬為戶茫茫何所開江通神女館地隔望鄉臺漸惜容顏老無由弟妹來兵戈與人事迴首一悲哀

〔洙曰〕巫山有神女廟成都有望鄉臺○此公在夔一月未定而作也於此則江通神女館於彼則地隔望鄉臺其蓬戶得作何所聞耶且曰漸惜容顏老傷青春之不再無由弟妹來

也次八句言今也居夔府遂阻靈臺之直乃常懷天子燕諸
侯之樂歟因歎舉華逝矣白首懐其應扈聖端居等句林泉
帶酒賦歟終寂寞自鳞幽應不才敢恨等句次自言多病隔
君臣之議每歎蒸德澤之私為驚主辱而揚鑣欲撤衰年而
祇綸應劇北師尚恩蕙等句且以結上生下次言社稷傾危
天下鼎沸不能感會風雲而為經綸故傷之而涕泗交頤先
帝肅宗雖復京師而備寢廟宗臣受遺詔而立代宗然恒山
遼海之賊猶蔵其兵連結如此為撥戎者宜急天討而乃務
存大體受降將虛飾之畢詞其可乎我昔楚人之貢不入齊
猶興問罪之師今也克時可封之舊俗乃反狐疑不急正天
討苟有其人甚欲而起覆藏比窺席卷西夷可望也且亂臣
賊子人々得而誅之亦不必陪朝列之人超然而行偃武修

文而成廟算當不高而難測我天下之憂實在於此我老且
病形容潦倒不能報國可哀也已題曰書懐良以此耳應劇
北師驚主辱等句其曰經綸地際會期曰叢曰切曰猶曰競
曰嗟曰避曰存曰飾皆宜深味次言羣公之各司乃職使者
之分受王命苟不能均賦斂問瘡痍惟務誅求盜賊豈能息
我雖使蕭曹為之安元元猶恐不安非若相如之諭蜀而已
然朝堂之議宜以貞觀為法可也蓋當時出師供給煩費而
民倦思散及之耳此一節責諸公不能感會風雲經綸社稷
而務誅求以斂怨也應公王命各典司之句末一節杜子自
言在夔許約自適之外猶若王粲之哀䜿違孔子之泣麟傷
然慕君之心常若葵傾太陽終望反朴如大庭氏之世尤恨
京觀小儆瑤恩當是時也惟高枕而已何泉歟之有斷社[illegible]

蔡公嘗成數業而圖畫雲臺未嘗以用共為謹結前燭伏給
最愁惡等句此與前提封詩意略同宜參看賦也

十六夜翫月

舊挹金波爽皆傳玉露秋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谷口樵歸
唱孤城笛起愁巴童渾不寐半夜有行舟
(洙曰)漢郊祀志月穆々以金波公於月詩多用關山盖樂府
有關山月又王褒詩關山夜月明夔州古巴子國○(鶴曰)言樂
昔歡月之樂今也關山則地而闊言故鄉遠也河漢則近隱
人而流言夔州地勢高也谷口樵歸而唱孤城笛起而愁巴
巴童乘月行舟而不寐紀一時之實耳賦也

贈李十五丈別

峽人鳥獸居其室俯層巔下臨不測江中有萬里船多病紛倚

薄少留歿歲年絕域誰慰懐開顏喜名賢孤陋忝末親等級敢
比肩人生意氣合相與襟袂連一日遭兩儀三民共一筵揚論
展寸心壯筆過飛泉玄成美價存子山舊業傳不聞八尺軀常
受眾目憐且為辛苦行盖被生事牽北迴白帝棹南入黔陽天
汧公制方隅迴出諸侯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蕭然清高金玉
露正直朱絲絃昔在堯四岳今之黃潁川于邁恨不同所思
由宣山深水增波解榻秋露懸客遊雖云久亦思月再圓旅集
風渚亭醉操雲嶠篇丈夫貴知己歡罷念歸旋
(趙曰)謝靈運詩拙疾相倚薄漢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
位至丞相南北朝庾信字子山父肩吾與徐陵父子文並綺
艷號徐庾體(鶴曰)黔陽黔州也屬江南道李勉封汧國公時
為江西觀察使治在洪州李十五丈即李秘書文嶷也[illegible]

斗銀漢遥應出鳳城
（定功曰）王粲七哀詩獨夜不能寐公以去年秋至雲安故云
（南菊再逢）鳳城長安也○默翁曰首言秋夜獨宿於空山之
下旅魂驚不安寢也次就獨夜形容景况三四就秋上觀物
理景象有感於身事人情也菊秋花鴈秋來斗𣅀秋昏所見
星遥旅處卧病再秋許親故久不通問觀之星象猶南北相
接而人情乃不然也賦也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

碧草違春意沅湘萬里秋池要山簡馬月静庾公樓磨滅餘篇
翰平生一釣舟高唐寒浪減彷彿識昭丘
（鶴曰）鄭審湖亭在峽州荊州有楚昭王墓王粲登樓賦西接
昭丘○言草違春意則沅湘之秋至而思習池庾樓之樂指
鄭監湖上亭也次自言平生事業所餘者唯篇翰釣舟耳少
待峽中水落將逆彼而追歡矣興而賦也

新作湖邊宅還聞賓客過自須開竹徑誰道避雲蘿官序潘生
拙才名賈誼多捨舟應卜地鄰接意如何
（洙曰）晉潘岳仕宦不達作閑居賦曰僕自弱冠涉于知命之
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
雖通塞有命抑亦拙者之效也○首言作湖亭開竹徑而聞
客過終非避世次言己之官序則如潘生而鄭之才名則如
賈誼它日能容我舍舟卜鄰否賦也

暫住蓬萊閣終爲江海人揮金應物理拖玉豈吾身羹煮秋蓴
滑盃迎露菊新賦詩分氣象佳句莫頻頻
（洙曰）張景陽詠二疏詩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潘岳西征
賦飛翠緌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振矣○首言鄭欲仕而
監終爲江海人而居湖上之亭以揮金固宜而拖玉不稱於
蓴羮煮歡酒以安其素分美之之詞也末乃自言其將[illegible]
詩以分其氣象而佳句勿惜頻頻賦也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
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
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言在夔見玉露凋傷楓林則巫山巫峽波浪兼天而雲接地而
秋氣蕭森矣追憶兩開八月之叢菊是以公起故園之思而
悲傷焉亦草木搖落[illegible]之候有羈舟一繫而菊兩開之興
而賦也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
隨八月查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
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洙曰）宜都山記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衣張華博
物志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有査來不失期遂齎糧乘
之而到天河後人傳會以爲張騫事子美亦承用耳漢官儀
尚書郎入直給女侍史二人執香爐以從○公自言卧病[illegible]
夔當日落月明之時遥望京華而無伴來故聽猿[illegible]
茄而下淚也則其戀闕之心爲何如哉賦也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汎汎清秋燕
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
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深曰漢匡衡元帝時上疏言月蝕地震之變上悅其言遷爲太子少傅劉向宣帝時初立穀梁春秋向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言我本自五陵之豪貴今於夔府日〻坐江樓靜朝暉而對翠微見漁人之汎〻觀燕子之飛〻則其無心之意可想乃言同學少年多飛騰而不賤故自歎功名之違心事之微耳即五陵裘馬貴友覆顛倒之意興而賦也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言我平居所思老長安耳及聞第宅皆新主衣冠異昔時且鼓振於北羽書馳於西而魚龍寂寞與非世事之如奕棋亦若是則不勝其悲矣比而賦也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希曰南山終南山也七月七日西王母降漢武帝殿列仙傳老子西遊紫氣浮函谷關古今註高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故有雉尾扇○自言卧病夔府自驚衰老不與朝班而憶宮闕君臣朝覲之氣象儀仗爲此興賦也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深曰瞿唐在夔曲江在長安按玄宗開元間廣花萼樓築夾城入芙蓉園夢弼曰珠簾繡柱言曲江宮殿錦纜牙檣言天子龍舟也○言在夔府而憶曲江曲江與夔相去萬里向者曲江乃帝王州之歌舞地有珠簾繡柱錦纜牙檣之綺麗而通御氣今也惟風煙之接素秋而入邊愁今非昔比故回首實惟可憐矣賦也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深曰漢紀註武帝欲征昆明夷爲其地有滇河乃作池象之以習水戰因名曰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其池左右作牽牛織女以象天河又刻玉石爲鯨每雷雨鯨常鳴吼鬐尾皆動菰米蓮房皆池中所有○言昆明池在長安乃漢武所作以習水戰則旌旗如在眼中而有織女石鯨等物今也惟菰米蓮房耳言其廢也王氏曰公在夔傷昆明之廢曰其廢又思其興是也結言昆明若江湖而不容我者以在夔故爾賦也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渼陂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深曰後漢郭林宗同舟而濟人望之以爲神仙○言長安勝遊之地若昆吾御宿紫閣渼陂則佳人拾翠仙侶同舟昔我綵筆曾干氣象今在夔府白頭吟望而苦低垂者感傷之至不能自已耳賦也

寄柏學士林居

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嘆彼幽棲載典籍蕭然暴露依山阿青山萬里靜散地白雨一洗空垂蘿亂代飄零予到

此古人成敗子如何荆楊春冬異風土巫峽日夜多雲雨赤紫
楓林百舌鳴黃泥野岸天雞舞並賦縱横其思邁形神娟冀甘
辛苦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

(洙曰)天雞鳥名

詠懷古跡五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洙曰)莊子註形體支離不全貌漢書武陵五溪蠻夷註在辰州界衣服言異制也周書庾信字子山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中云壯士不還寒風蕭瑟默翁曰首二句言自東北入西南次承西南指三峽五溪此就身事上言柱月至今日事三聯自羯胡引入詞客末承詞客自比庾信就文詞上言今月至去後事也羯胡與東北相應詞客與西南相應○公因三峽而詠所懷首自歎此身因風塵而支離於東北漂泊於西南其淹三峽之日月共五溪之雲山而未還者蓋以羯胡之無賴而爲亂故也於是哀時若庾信詩賦動鄉關之思而蕭瑟矣賦也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希曰)歸州有宋玉宅默翁曰此詩可見少陵卓識矣前二聯以宋玉所賦九辯言是其風流儒雅見於忠君憂國者也亦足以爲吾輩師表矣故雖千秋之遠使人悵然爲之灑淚而恨不與同時後二聯以宋玉所賦高唐言是其文藻見於淫君導淫者也當時朝雲暮雨之夢忽果有是哉況楚宮泯没已盡雖荒臺遺址亦無影響可尋矣恍忽怪誕之事信不足以傳遠也是知宋玉之所賦根於忠義者千載所共仰而淫於媱褻者後世祗以爲誣矣是非得失之辨如此學者可不監哉○公因宋玉宅而詠所懷言宋玉亦吾師也譬草木搖落之詞而知其悲甚惜乎不與之同時故悵望之於千載之下而灑淚焉空文藻豈夢思言不復見其風流儒雅也且陽臺楚宮俱已泯滅舟人猶能指點使我不能無疑焉賦也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洙曰)歸州有昭君村江淹恨賦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此公因明妃村而詠所懷紫臺漢宮名言明妃去漢宮嫁胡國而卒於胡獨留青塚在焉惟其去紫臺而識畫圖之面惟其留青塚而歸月夜之魂千載寫哀怨於琵琶而作胡語耳賦也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公自註)山有臥龍寺先生祠在焉洙曰蜀先主以孫權襲關羽之敗東征三吳爲吳將陸遜所破於秭歸步歸魚腹改爲永安遂卒於永安宮默翁曰前言先主功業不就而死當時遺祀使人思念不可復見矣傷之也後四句言廟宇猶存於

里社雖荒凉簡陋而與孔明祠屋之隣近祭祀之一同則尚
可想見其君臣精神之會聚千載一時也幸之也○此公因
昭烈祠而詠所懷言昭烈伐吳幸三峽既而崩於永安宮其
翠華玉殿淒其遠矣惟餘古廟在空山之中於歲時走村翁
而祭一體之君臣賦也一體言昭烈武侯如元首之於股肱
也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
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
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洙曰〕漢書蕭何為一代之宗臣註言為後世之所尊仰也〔趙
曰〕魏文帝典論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陳平傳天下指
揮則定矣孔明在軍罰二十以上皆親之〔默翁曰〕此詩筆力

論議妙絶今古然必先曉紆字訓詁一羽毛之義乃可尋其
意紆卷也猶屈也孔明籌策豈止於三分割據而已哉然而
不免止於此者有此屈也歎息之詞也一羽毛者非謂輕如
一羽毛也一獨也特異之謂也孔明之於人世猶鸞鳳鸑鷟
高翔於雲霄之上蓋羽毛之獨奇特異者萬古之所共仰望
不可梯及也贊美之詞也三解一羽毛之實孔明人品上比
伊呂使其指揮魏吳悉底平定蕭曹何足擬論哉末解說紆
籌策之由孔明止於三分割據者非屈於魏吳也屈於天不
祚漢也惟屈於天不祚漢故志雖決於恢復而身則殲於軍
務之勞矣○此公因武侯祠而詠所懷言武侯乃伊呂之亞
非蕭曹所可同日語者其所以三分割據蓋不得已而紆其
籌策耳奈何運移漢祚終難恢復殲力軍務而身以死嗚呼
天也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故其垂大名於宇宙質諸鬼神而
無疑者焉今肖其遺像而祠之抑末矣賦兼比也宗臣指武
侯也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斯人已云亡草聖祕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
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群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
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
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激淸識楊公拂篋笥
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

〔洙曰〕張旭蘇州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張
王〕張伯英王羲之也○此詩極言張旭草書筆力俊拔之妙
張王之後誰可與比且歎其逸氣感動楊監之清識什襲

珍藏展玩不能自已想其揮毫不獨可以觀酒德而其逸態
英姿從可知矣賦也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近時馮紹正能畫鷙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殊姿各獨
立清絶心有向疾禁千里馬氣敵萬人將憶昔驪山宮冬移含
元仗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粉墨
形似間識者一惆悵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為君除狡兔會
是翻韝上

〔夢弼曰〕馮紹正開元中任少府監善畫鷹鶻玄宗常以冬十
月幸驪山溫泉有數羽獵時寧王有高麗赤鷹大俊異帝號
則置之馬前號決雲兒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

去水絶還波淺雲無定姿人生在世間聚散亦暫時離別重相逢偶然豈定期送子清秋暮風物長年悲豪俊貴勳業邦家頻出師相公鎮梁益軍事無孑遺解榻再見今用才復擇誰况子已高位爲郡得固辭難拒供給費慎哀漁奪私干戈未甚息紀綱正所持泛舟巨石横登陸草露滋山門日易久當念居者思

郅冏 相公杜鴻漸也梁益劒南道也

孟冬

殊俗還多事方冬變所爲破甘霜落爪嘗稻雪翻匙巫峡寒都薄烏蠻瘴遠隨終然減灘瀨暫喜息蛟螭

悶

瘴癘浮三蜀風雲暗百蠻卷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猿捷長難見鷗輕去不還無錢從滯客有鏡巧催顔

言三蜀百蠻之地風雲瘴癘之多卷簾隱几唯白水青山涉然無事耳然其猿則捷於攀援而難見鷗則輕於去就而不還令我爲客而無錢任其留滯而催老爾賦兼比也題曰悶有以也夫

雷

巫峡中宵動滄江十月雷龍蛇不成蟄天地劃爭迴郤碾空山過深蟠絶壁來何須妒雲雨霹靂楚王臺

言巫峡十月而終夜動雷故蛟龍當蟄伏而不蟄伏天地當閉塞而不閉塞次乃形容雷之猶碾擊楚臺而妒雲雨興而賦也

朝二首

清旭楚宮南霜空萬嶺含野人時獨往雲水悵相參鵰[illegible]

[illegible]烏下食貪病身終不動搖落任江潭

[illegible]言楚宮之南清曉之時惟霜空

[illegible]下食而

[illegible]之詞興

[illegible]

[illegible]

晚

[illegible]况吾儕邪[illegible]之語賦也

杖藜尋晚巷炙背近墻暄人見幽居僻吾知拙養尊朝廷問府

言渡別清溪而无羊食其自言無才而逃仙隱廿為乞庇非
所恨也同歎世亂虹金物而殺微聲即又恂機而見獲食
之為一餉之樂耳末聯結上賦句並賦結三聯意賦也

鸚鵡

鸚鵡含愁思聰明憶別離翠衿渾短盡紅觜漫多知未有開籠
日空殘宿舊枝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
〔洙曰〕禰衡鸚鵡賦紺趾丹觜綠衣翠衿○首二句次第二聯
末二句結第二聯矣亦賦其憐損以見意之意比也

雞

紀德名標五初名度必三時方知有異失次曉報亂問俗人情
似尤危兩草墻氣交賁重臣峽俗同潮
〔洙曰〕雞有五德有猛文也有毅武也鳴不失時信也得食相
呼義也敢鬭勇也劉一物之微
雞鳴之失時比人才之失職也故云稽有異曉無懸不然裕
殊方稟氣之際不足敢造化之理耶疑之〻詞也其末句下
一騙于可知矣且問俗則人情相似若此雞則尤危若此人
則詩之可也賦而比也

昔遊

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桑柘葉如
雨飛藿共徘徊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是時倉廩實洞達寰
區開猛士思滅胡將帥望三台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材幽燕
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肉食三十萬獵
射起黃埃隔河憶長眺青歲已摧頹不及少年日無復故人盃
賦詩獨流涕亂世想賢才有能市駿骨莫恨少龍媒商山議得
失蜀主脫嫌猜呂尚封國邑傅說已鹽梅景晏楚山深水鶴去
低徊龐公任本性攜子卧蒼苔
〔公自註〕高適李白鮑曰唐志單父縣屬宋州碣石縣傍山也青
歲猶青春也商山四皓出而安漢太子蜀先主得孔明情好
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
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呂尚封於齊傅說相於高宗若
鹽梅之和羹此皆得君而有為者也龐德公攜妻子隱鹿門
山公自況也○此詩言我於年少時與高李輩游梁宋是時
天下富盛用武開邊轉輸勞費今也遭逢世亂故懷舊周雲非
復往日之太平故想賢才為之主復而我則老龐公之隱矣
賦也

寄杜位

寒日經簷短窮猿失木悲峽中為客恨江上憶君時天地身何
往風塵病敢辭封書兩行淚霑灑裛新詩
〔公自註〕頃者與位同在故嚴尚書幕○首四句比而賦也主
意在首二句末四句祇自寬而實自傷故結尤可哀賦也

送鮮于萬州遷巴州

京兆先時傑琳琅照一門朝廷偏注意接近與名藩祖帳維舟
數寒江觸石喧看君妙為政他日有殊恩
〔趙曰〕鮮于名炅仲通之子也仲通與弟叔明俱嘗為京兆尹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問子能來宿今疑索故要匣琴虛夜夜手板自朝朝金吼霜鐘
徹花催蠟炬銷早鳧江檻底雙影謾飄颻
〔夢弼曰〕山海經豐山之鐘霜降自鳴早鳧用王喬事

[illegible]州縣曰
雲雷[illegible]八毛雙鬢[illegible]
和肌膚[illegible]眼看易衰
病脚流[illegible]月已作卽事
會賦詩人[illegible]年矣
世心力弱
〔夢弼曰〕觀[illegible]人也

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琯動飛灰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且覆掌中杯

〔夢弼曰〕[illegible]小至前一日曰小至唐雜錄言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工續漢書以爲冬至前後[illegible]則灰飛而管通左傳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

荊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太常樓船聲嗷嘈問兵刮寇趨下牢收出令奔飛百艘猛蛟突獸紛騰逃白帝寒城駐錦袍玄冬示我胡國刀壯士短衣頭虎毛憑軒拔鞘天爲高翻風轉日木怒號冰翼雪淡傷哀猱鐫錯碧甖鸊鵜膏鋩鍔已瑩虛秋濤鬼物撇捩亂坑壕蒼水使者捫赤絛龍伯國人罷釣鼇芮公廻首顏色勞分閫救世用賢豪趙公玉立高歌起攬環結佩相終始萬歲持之護天子得君亂絲與君理蜀江如線針如水荊岑彈丸心未已賊臣惡子休干紀魑魅魍魎徒爲耳妖腰亂領敢欣喜用之不高亦不庳不似長劍湏天倚吁嗟光祿英雄弭大食寶刀郭可比丹青宛轉麒麟裹充六合無泥滓

〔鶴曰〕是年冬崔旰反蜀中大亂故趙公刮寇至夔夔隸荊南節度大食國名上牢下牢峽內地名楚蜀分畛由此而上至夔故曰趨下牢牧州牧令縣令牧出令奔言同赴軍事也鸊鵜似鳧而小膏中瑩刀搜神記秦時有人夜渡河見一人丈餘手橫刀而立叱之乃曰吾蒼水使者也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荊南自廣德至大曆皆是衛伯玉爲節度使則衛公非芮公疑衛訛爲芮也然王兵馬使二角鷹詩亦同〔洙曰〕左傳衆仲曰以德和民不聞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王粲登樓賦取荊山之高岑後漢隗囂將王元說囂曰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夢弼曰〕潘岳射雉賦揆懸刀騁絕伎如轅如軒不高不卑卑與庳同〔備可曰〕荊楚故事襄王謂左右曰能爲大言者乎宋玉曰方地爲輿圓天爲蓋彎弓掛扶桑長劍倚天外王曰善〇此詩敘事體賦也首言趙公聞兵刮寇水陸並進趨下牢而猛蛟突獸爲之驚奔次言趙駐兵白帝而示我大食國刀時壯士拔刀出鞘則天爲高木怒號傷哀猱及膏鸊鵜而芒鍔瑩不但鬼物撇捩驚亂雖蒼水使者龍伯國人亦爲之斂容畏避皆形容刀出鞘膏鸊鵜而成鋒凜凜之狀末言芮公回首而顏色爲勞蓋緣分閫救世而用賢難得如趙公也次述趙公之歌欲終始佩此刀以護天子而斬干紀之腰領不似倚天長劍之無用也自吁嗟以下意謂大食刀可比光祿之刀而卒歸美於趙公必用此刀以立大功畫像麒麟而海宇以清也

王兵馬使二角鷹
悲臺蕭颯石巃嵸哀壑杈枒浩呼洶中有萬里之長江迴風滔
日孤光動角鷹翻倒壯士臂將軍玉帳軒翠氣二鷹猛腦絛徐
墜目如愁胡視天地杉雞竹兔不自惜溪虎野羊俱辟易鞲上
鋒稜十二翮將軍勇銳與之敵將軍樹勳起安西崑崙虞泉入
馬蹄白羽曾肉三狻猊敢決豈不與之齊荊南芮公得將軍亦
如角鷹下翔雲惡鳥飛飛啄金屋安得爾輩開其群驅出六合
梟鸞分
鶴曰按史大曆初朝廷嘗以王昂代衛伯玉荊南節度使此
王兵馬得非昂乎鄭曰寵從高大貌杈枒不齊貌臨海異物
志杉雞黃冠青綬常在杉樹下竹兔小如野兔食竹葉辟易
謂開張而易其本處崑崙虞泉皆在西白羽箭也狻猊獅子

也○此詩言山川風氣之雄壯故二角鷹之產其間而形氣
亦勇壯不特杉雞竹兔畏之雖野羊溪虎亦畏之矣故鞲上
之鋒稜可敵將軍之勇銳繼述將軍樹勳之實而歎敢決与
之齊此四句應將軍勇銳与之敵也末言荊南芮公之得將
軍亦猶將軍之得角鷹君角鷹則必逐惡鳥而將軍亦必除
殘去暴乃盡厥職也

縛雞行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
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
時注目寒江倚山閣

玉腕騮
聞說荊南馬尚書玉腕騮頓驂飄赤汗跼蹐顧長楸胡虜三年
入乾坤一戰收舉鞭如有問欲伴習池遊
（公自注）江陵節度衛公馬也（洙曰）漢郊祀歌天馬下霑赤汗
曹子建詩走馬長楸間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
得王以為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春生騫飛避暖勁翮
思秋之甚眇不可見請余賦詩二首
雲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教心力破千人何
事網羅求一生自猾知無敵百中爭能恥下鞲鵬礙九天須却
避兔經三窟莫深憂
趙曰庾信詩野鷹饑自獨東觀記太守楊厚曰善吏如使良
鷹下鞲命中戰國策馮驩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
黑鷹不省人間有度海疑從北極來正翮摶風超紫塞玄冬幾

夜宿陽臺虞羅自覺虛施巧春雁同歸必見猜萬里寒空祗一
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趙曰崔豹古今注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
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彩鷁新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
座太夫人楚宮臘送荊門水白帝雲偷碧海春報與惠連詩不
惜知吾斑鬢總如銀
洙曰漢制刺史車畫熊於軾唐書方鎮表夔峽忠歸萬五州
防禦使隸荊南節度又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合為八座宋書
謝惠連能為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
佳句○首句生第三句次句生第四句第三聯言夔州及江

陵之景物末章示後來位言知我手老於詩亦不自惜矣賦
也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
河影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
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蔡絛曰]禰衡過漁陽摻鼓其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動搖東
方朔謂民勞之應○言歲暮客中於西閣寒夜聞鼓角之聲
悲壯見星河之影動搖言兵未息民未安也蓋野哭則聞戰
伐者非一家矣而夷歌之起於漁樵者無幾處耶且諸葛之
與公孫同歸於盡何今日之捷音寂不聞乎責大臣不能奮
身削平僭亂也然其詞愈緩而意愈切矣興而賦也

瀼西寒望

水色含群動朝光切太虛年侵頻悵望興遠一蕭疏猿掛時相
學鷗行炯自如瞿唐春欲至定卜瀼西居

[洙曰]瀼水名夔有澗水橫通山谷間市人謂之瀼居人分左
右曰瀼東瀼西也陸機詩前路既已多後路迫年侵○公於
西閣寒朝望瀼西因欲卜居之作也言見其水色則含群動
朝光則切太虛且猿掛鷗行之各遂其性乃歎年侵則頻頻
悵望發興則一一蕭疏未曾此地春來將卜居焉賦也

奉送十七舅下邵桂

絕域三冬暮浮生一病身感深辭舅氏別後見何人縹緲蒼梧
帝推遷孟母鄰昏昏阻雲水側望苦傷神

[趙曰]蒼梧以述舅氏所往之方孟母謂舅氏之母也○公自
言老病客於殊方所親者惟舅氏而已非它人也今舅氏又
携母而之郴桂有雲水之阻是以於辭別之際感之深而至
於傷神賦也

送王十六判官

客下荊南盡君今復入舟買薪猶白帝鳴櫓已沙頭衡霍生春
早瀟湘共海浮荒林庾信宅為仗主人留

[孫曰]夔俗買薪沽水江陵吳船至泊於郡外沙頭[希曰]衡山
一名霍山故云衡霍庾信宅在江陵○此送王判官之江陵
言客居巫峽者盡下荊南而君又買薪入舟將忽到於沙頭
矣末四句言荊南之景物而王必將少留於彼以訪古焉賦
也

不離西閣二首

江柳非時發江花冷色頻地偏應有瘴臘近已含春失學從愚
子無家任老身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

[趙曰]言西閣之意肯令我別乎甚之要留人也○公客絕域
不離西閣見江柳江花之含春以興愚子老身之失學無家
末上西閣謂其將別我耶留我耶詞有盡而意無窮興而賦
也

西閣從人別人今亦故亭江雲飄素練石壁斷空青滄海先迎
日銀河倒列星平生耽勝事吁駭始初驚

[田曰]空青字詩人無敢使唯太白云山色倒空青○此又言
西閣則任人自別然我則以為故亭而自不忍別耳何哉於
此見江雲石壁之飄素練斷空青至若先迎日倒列星皆時
事也然勝事固平生之所喜而此間之勝事尤異於初經不

吁駭自不忍別題曰不離西閣此之謂歟賦也

謁真諦寺禪師

蘭若山高處煙霞嶂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問法看詩
妄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

洙曰梵言阿蘭若唐言無擾也故僧寺曰蘭若○首四句言真諦寺之景物末四句言杜禪師而問法故反觀自身而詩酒耆妄乃欲卜宅前峰但嘆能割妻子之愛而然耳賦也

讀杜詩愚得卷之十三

讀杜詩愚得卷之十四

古刻單復陽元

大曆二年杜子在夔州作（是年春自西閣遷赤甲三月遷瀼西秋遷東屯未幾復歸瀼西）

赤甲

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炙背可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人荊州鄭薛寄書近蜀客郄岑非我鄰笑接郎中評事飲病從深酌道吾真

趙曰赤甲山名其山高大不生草木土石皆赤色人望之如袒胛故謂之赤甲〔洙曰〕嵇康絕交書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〻之心亦已疏矣鄭審薛璩郄昂岑參皆公之故舊也評事必崔評事郎中大考縣翁曰公言卜居赤甲已兩春矣次承春言不忘君賦而比也三四承遷居言交游有近者有遠者有親矣者不忘故舊賦也赤甲即巫山楚水中地名挾言之則赤甲廣言之則巫山楚水

入宅三首

奔峭背赤甲斷崖當白鹽客居愧遷次春酒漸多添花亞欲移竹鳥窺新卷簾衰年不敢恨勝槩欲相兼

洙曰赤甲白鹽夔二山名○言衰老客居雖遷移不定為可愧然未敢恨者政以有赤甲白鹽之勝槩又有花亞竹鳥窺簾之時物得以相兼且春酒多可以消愁蓋以遷居之得其所耳賦也

亂後居難定春歸客未還水生魚復浦雲暖麝香山半頂梳頭白過眉拄杖斑相看多使者一〻問函關

麥俯曰地志灩澦風濤電射其地巨魚卻而不得上故名魚

使承歸香山在定州東南以山有歸香也○首句承前[…]
覡遷次而言次聯承春歸而言山水間物末四句承客上[…]
意且言此地多使者相過因得一見以問長安之事甚矣之
詞也其五六句亦承前篇衰年之意賦也

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吾人淹老病旅食豈才名峽口風常
急江流氣不平只應與兒子飄轉任浮生

歸州有宋玉宅白帝城吾今旅食於此者為老病所淹身豈
為才名若宋玉也與公孫也雖峽口江流風常急而氣不平
然吾生應與兒子任其飄轉耳賦也

江雨有懷鄭典設

春雨闇闇塞峽中早晚來身楚王宮亂波分披已打岸弱雲狼
藉不禁風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谷口子真正憶
汝岸高瀼滑限西東

（張）翁曰此詩主意在首句次承春雨塞峽景物三狀[…]雨闇
物氣象於是時也我正憶爾奈瀼岸既高且滑又有東西之
限故不得相從以舒懷耳賦也

雨不絕

鳴雨既過漸細微映空搖颺如絲飛階前短草泥不亂院裡長
條風乍稀舞石旋應將乳子行雲莫自濕仙衣眼邊江舸何忽
促未得安流逆浪歸

（洙）曰湘川記零陵有石燕遇風雨則飛如生燕止則為石默
翁曰此詩詠物一體製也首以本體言次以物理言三以神
異言末以人事言詩之佳處在言用不言體故此詩自次聯
以下皆言用也賦也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出必愆佳
期走筆戲簡

江閣邀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浮雲不負青春色細雨何
孤白帝城身過花間霑濕好醉於馬上往來輕虛疑皓首衝泥
怯實少銀鞍傍險行

晝夢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日
落夢相牽故鄉門巷荊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安得務農息戰
鬪普天無吏橫索錢

言晝夢非夜短晝昏昏饒睡蓋桃花氣暖眼自醉而夢相牽耳
其夢見故鄉在荊棘之底中原在豺虎之旁既而歎曰安得
務農息兵使天下無橫索錢之吏耶賦也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消渴遊江漢羈棲尚甲兵幾年逢熟食萬里逼清明松柏邛山
路風花白帝城汝曹催我老回首淚縱橫

（田）曰十道志北邙山在洛陽縣北○言我消渴而遊江漢旅
寓以避甲兵幾年於萬里外值清明寒食故見白帝之風花
即想邙山之松柏是以回首而淚縱橫且歎爾曹催我老賦
也

又示兩兒

令節成吾老他時見汝心浮生看物變為恨與年深長葛書難
得江州涕不禁團圓思弟妹行坐白頭吟

（趙）曰長葛江州必公之弟妹所在也長葛縣隸許州○言今
節之來已成吾老汝輩他日成人與否其心方可見矣是以

浮生有今物變而恨与年俱深者何也蓋我老于紛紛而多離故思之深而涕淚不能禁耳賦也

晴二首

久雨巫山暗新晴錦繡文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竟日鶯相和摩霄鶴數群野花乾更落風處急紛紛

言巫山久雨新晴而動植各遂其性賦也首二句起後六句第二聯承次句三聯應首句末以花落結之而以乾字應晴字

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雨聲衝塞盡日氣射江深迴首周南客驅馳魏闕心

註曰 周南洛陽也太史公留滯周南杜子由山公子年詞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一心居乎魏闕之下○言久雨啼鳥爭引子下食而遭泥淨鳴鶴不歸林高飛而恨久陰比君子小人所趨不同今也雨聲衝塞盡日氣射江深言亂極當治故曰回首周南客驅馳魏闕心比而賦也

雨

始賀天休雨還嗟地出雷驟看浮峽過密作楚江來牛馬行無色蛟龍鬪不開干戈盛陰氣未必自陽臺

註曰 荀子秋水時至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言谷善雨而文皆雨狀其物致雨又陰氣旋特皆由兵戈所致非自陽臺賦也

卜居

歸羨遼東鶴吟同楚執珪未成遊碧海著處覓丹梯雲障寬江北春耕破瀼西桃紅客若至定似昔人迷

註曰 十洲記東有碧海晉一作晉○言雖羨丁令威之歸而人民非矣唯同楚執珪之吟而思鄉不已焉今也未能遊於碧海惟著處尋丹梯以居故於江北寬處得瀼西居之可以春耕若桃開而客至即武陵之桃源矣言卜居之得其所耳賦也

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

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期百舌欲無語繁花能幾時谷虛雲氣薄波亂日華遲戰伐何由定哀傷不在茲

公自歎久居三峽再涉暮春今也百舌欲無語則繁花能幾時耶中言瀼西景物雖佳然兵亂未定哀傷其不在茲乎賦也

此邦千樹橘不見比封君養拙干戈際全生麋鹿群畏人江北草旅食瀼西雲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

註曰 漢貨殖傳江陵千樹橘與千户侯等又禮樂志巴渝鼓員三十六人註高帝初為漢王得巴渝人並矯捷善鬪與之定三秦滅楚故存其武樂○言此地雖有千樹之橘然亦不可以比封君當是時養拙全生何必富饒今也畏人棲江北之草旅食寄瀼西之雲飽聽巴渝之曲已三年矣賦也

綵雲陰復白錦樹曉來青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哀歌時自短醉舞為誰醒細雨荷鋤立江猿吟翠屏

錦樹即楓木秋葉紅黃故云錦樹曉來青春莫生葉也○言綵雲錦樹變態不常回歎身世雙蓬鬢乾坤只一草亭或哀歌或醉舞惟其所遇如何耳今細雨荷鋤而立忽聞猿吟於山上得無悲乎興而賦也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末合行李
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即事情見乎辭

爾到江陵府何時到峽州亂離生有別聚集病應瘳颯颯開啼
眼朝朝上水樓老身須付託白骨更何憂

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

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為人意答兒童
問來經戰伐新泊船悲喜復欵欵話歸秦
待爾嗔烏鵲抛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江閣嫌津
柳風帆數驛亭應論十年事愁絶始星星
(洙曰)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詩脊令在原兄弟急難○
言得弟書而行人未至烏鵲報喜不足而嗔之故我每一登
江閣而嫌津柳之遮望眼厭於舟中而數驛程及相見而論
十年離別之事其愁絶可知也賦也

寄薛三郎中據

人生無賢愚飄颻若埃塵自非神仙誰免危其身與子俱白
頭役役常苦辛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憶昔村野人其樂難
具陳藹藹桑麻交公侯為等倫天未厭戎馬我輩本常貧子尚
客荊州我亦滯江濱峽中一臥病瘧癘終冬春春復加肺氣此
病蓋有因早歲與蘇鄭痛飲得相親二公化為土嗜酒不失真
予今委脩短豈得恨命屯聞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珍上馬不用
扶每扶必怒嗔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蓋代手才力老
益神青草洞庭湖東浮滄海漘君山可避暑況足采白蘋子豈
無扁舟往復江漢津我未下瞿塘空念禹功勤聽說松門峽吐
藥攬衣巾高秋却束帶鼓枻視清旻鳳池日澄碧濟濟多士新
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上有明哲君下有行化臣
(洙曰)蘇鄭蘇源明鄭虔也青草洞庭二湖名君山在洞庭湖
〇莫書袁紹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此公勉薛出仕而寄
之賦也首言人生無問賢愚俱為形役若風中之埃塵自非
神仙誰能免此且吾与子役役俱老雖為尚書郎實不及村
野人次言天未厭亂我輩本貧子在荊州我在峽中臥病語
及早年蘇鄭痛飲事且言子今委之脩短不恨命屯況聞子
心甚壯上馬賦詩才力老而益神次言洞庭君山可避暑以
采白蘋吾与子俱留滯恨未得去近聞松門峽好即吐藥而
欲往然亦待高秋斯可矣末言鳳池澄碧多士日新蓋上有
明哲之君下有行化之臣奈何我病不能以起薛公雖老而
健宜速起勿逡巡時哉弗可失也勉之之辭云爾

即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晶晶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
如百和香黃鸎過水翻迴去燕子銜泥濕不妨飛閣巻簾圖畫
裏虛無只少對瀟湘
(洙曰)盛弘之荊州記巴東三峽巫峽長陶詩晶晶川上平古
詩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与都梁趙曰首言方雲之
景二言既雨之景三言雨過而禽鳥得趣末言雨過而山
川改觀也其曰只少對瀟湘者意在巫峽下荊湖也

懷灞上遊

悵望東陵道平生灞上遊春濃停野騎夜宿敞雲樓離別人誰
在經過老自休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歸舟
(鶴曰)灞水東陵道俱在長安○公在巫峽懷灞上舊遊而賦

以分爲雛劉子豈有不能知呼寻未審洪楫何爲隸指何爲
分樂以識著其印可爲賦也

醉爲馬墜諸公攜酒相看

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騎馬忽憶少年時散蹄迸落瞿唐石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千尺粉堞電轉紫遊鞭東得平岡出天壁江村野堂爭入眼垂鞭鞚鞚凌紫陌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射安知決臆追風足朱汗驂驔擴噴玉不虞一蹶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職當憂戚伏衾枕况乃遲暮加煩促朋知來問腆我顏杖藜強起依僮僕語盡還成開口笑提攜別掃清溪曲酒肉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動豪竹共指西日不相貸喧呼且覆杯中淥何必走馬來爲問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戮

夢弼曰庾信詩醉來拓金戟古詩白馬紫遊韁決臆縱意也崔夜詩駛驛始散東城曲穆天子傳黄之澤其馬噴玉琪曰豪竹大管也晉嵇康著養生論後以事坐誅○此公解嘲之作蓋言吾老矣自倚少年能騎射不虞一蹶損傷大拉人生快意多所辱職當憂戚而伏枕適朋知來問顏其厚矣既而還成開口笑別提攜酒肉又是一時宴樂且曰諸公何必走馬來相問耶豈不見嵇康著養生論尚亦被殺戮我爲馬墜抑何損乎須溪謂尚自爭健作者能爾賦也

豎子至

樝梨且綴碧梅杏半傳黄小子幽園至輕籠熟柰香山風猶滿把野露及新嘗欲寄江湖客提攜日月長

愧乘令淘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廚新麪來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資過熟加餐愁欲無碧鮮俱照箸香飯兼苞蘆經齒冷於雪勸人投此珠願隨金騕褭走置錦屠蘇路遠思恐泥興深終不渝獻芹則小小薦藻明區區萬里露寒殿開冰清玉壺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

夢弼曰苞蘆蘆之筍也金騕褭良馬也屠蘇菴也古樂府挾腰金匕首陣曰錦屠蘇○公食槐葉冷淘而美之曰令君王納涼之晚亦須此味乃欲走置而作是亦食美芹之意賦也首言槐葉新麪付中廚搜和爲冷淘入鼎既熟加餐恐無言欲罷之不可已也次言碧鮮照箸之苞蘆香飯經齒如雪投人比珠言其色香凉冷爲可愛也次言此物願欲獻之君而路遠不可欲獻芹薦藻之興深不能變末言萬里露寒殿君王納

涼之際亦須此味云胡其不可執如公此作政所謂一飯不忘君者歟

園

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園碧溪搖艇闊朱果爛枝繁始爲江山靜終防市井喧畦蔬繞茅屋自足媚盤飧

趙曰左傳盤飧加璧

歸

束帶還騎馬東西卻渡船林中纔有地峽外絕無天虛白高人靜喧卑俗累牽他鄉悅遲暮不敢廢詩篇

洙曰莊子虛室生白鮑明遠舞鶴賦歸人寰之喧卑○言歸則束帶騎馬若渡瀼之東西則用舟矣然其地狹隘僅有天可分若夫高人居之則室其虛白與俗累牽之則厭其喧卑

矣雖在它鄉院歲時而衰老然於詩篇亦不敢廢賦也

上後園山脚

朱夏熱所嬰清旭步北林小園背高岡挽葛上崎崟曠望延駐
目飄颻散疏襟潛鱗恨水壯去翼依雲深勿謂地無疆劣於山
有陰石櫃遍天下水陸兼浮沉自我登隴首十年經碧岑劒門
來巫峽薄以浩至今故園暗戎馬骨肉失追尋時危無消息老
去多歸心志士惜白日久客藉黃金敢為蘇門嘯庶作梁父吟
〔天覺曰昝登山狼山北曰陰沉曰石櫃其子如苕蘧其皮可
以禦飢時天下荒亂民轉漕登水陸並載石櫃以充糧也趙
曰古詩志士惜白日晉阮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
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作

諸葛廟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君臣當共
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蟲蛇穿畫壁巫覡醉
蛛絲欻憶吟梁父躬耕起未遲
〔夢弼曰國語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張衡東京賦巫覡操茢○
此公在夔言每遊諸葛祠當溪風竹日滿薄帷斜虛寢之時
中四句言武侯遇時之勳業賦也末言祠廟之景物而憶武
侯之梁父吟自出入得宜興也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

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回即今螢已亂好與雁同來東望西江
水南遊北戶開卜居期靜處會有故人盃
趙曰詩江之永矣吳都賦開北戶以向日復按北戶疑是地
名公自褒西移居東屯所居詩有云牢落西江外參差北戶
間其下且曰豈須清渠与此詩所對相同必地名也○言即
今螢已亂則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迴則与鴈同來矣我東
望則西江其永汝南遊則北戶其開若至則相期於靜處卜
居會有故人之來宴矣賦也

楚塞難為路藍田莫滯留衣裳判白露鞍馬信清秋滿峽重江
水開帆八月舟此時同一醉應在仲宣樓
路一作別趙曰仲宣樓在荊州○言巫峽至藍山固難為別
幸勿滯留衣裳則判沾白露言在途之苦也鞍馬則實到清
秋言此時可至也末四句言至荊州則舍途而冊妻子可同
一醉矣賦也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按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插秧適云

來引溜加溉灌更僕往方塘決渠當斷岸公私各地著浸潤無
天旱主守問家臣分明見溪畔芊芊炯翠羽剡剡生銀漢鷗鳥
鏡裏來關山雲邊看秋菰成黑米精鑿傳白粲玉粒足晨炊紅
鮮任霞散終然添旅食作苦期壯觀遺穗及衆多我倉戒滋蔓
〔洙曰更僕言以番次更代使之也禮記乃留更僕劉公幹詩
方塘含白水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為本大夫之臣曰家
臣鏡粟雲邊皆言畦水之明潔也左傳粲食不鑿鑿音作謂
治米使白楊惲傳田家作苦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
樹失山村衰年肺病唯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
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點公翁曰〕此詩主意在首二句如隊隨雨言莫求未[illegible]

早平寇盜以安生民賦而比也

灩澦

灩澦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江天漢大鳥雙去風雨時

詩選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寄語舟航惡年

少小翻鹽井横黄金

〔點公翁曰〕此詩首言灩澦而主意在水多上一切之在灩澦水

多而愁者如此三人之經灩澦水多而愁者如此木戒惡年

少毋乘灩澦水多行險以儆律也

季夏送鄉弟韶陪黄門從叔朝謁

令弟尚爲蒼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比來相國兼安蜀歸赴朝

廷已入秦捨舟策馬論兵地拖玉腰金報主身莫度清秋吟蟋

杜詩卷十四　十六

蟀早聞黄閣畫麒麟

〔公自注〕韶比兼閣江使通成都外江下峽舟船〔趙曰〕吳越春

秋禹傷父功不成乃巡衡山血馬以祭忽夢赤繡衣男子自

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焉禹乃退齋

三日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點公翁曰〕詩首二句爲

綱次承名家句言相國所以治蜀朝廷所重三四承令弟

句祝其善自貴重及時以[illegible]於朝廷也

夔州歌十絕句

中巴之東巴東山江水開闢流其間白帝高爲三峽鎮夔州險

過百牢關

〔宋曰〕水經劉璋分三巴有中巴巴西巴東千道志梁州有百

牢關

白帝夔州各異城蜀江楚峽混殊名英雄割據非天意霸主并

吞在物情

羣雄競起問前朝王者無外見今朝比訝漁陽結怨恨元聽舜

日舊簫韶

赤甲白鹽俱刺天閭閻繚繞接山巔楓林橘樹丹青合複道重

樓錦繡懸

瀼東瀼西一萬家江北江南春冬花背飛鶴子遺瓊蕊相趁鳧

雛入蔣牙

〔趙曰〕王粲白鶴賦食靈岳之瓊蕊蔣菰芽也

東屯稻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晴浴狎鷗分處處雨隨神

女下朝朝

〔脩可曰〕夔有平田號青苗陂

杜詩卷十四　十七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

錢高浪中

〔田曰〕後漢梁冀傳少好意錢之戲注曰謊億一曰射意一曰

射數即攤錢也

憶昔咸陽都市合山水之圖張賣時巫峽曾經寶屏見楚宮猶

對碧峰疑

閬風玄圃與蓬壺中有高堂天下無借問夔州壓何處峽門江

腹擁城隅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干戈滿地客愁破雲日如

火炎天涼

〔上鄉翁曰〕請將武侯廟道像歇落時往鄉權夔州

大賢爲政即多聞刺史真符不必分尚有西郊諸葛廟卧龍無

原缺第十八葉

情緒闊遠故收拾悲勤

夜雨

小雨夜復密迴風吹早秋野涼侵閉戶江滿帶維舟通籍恨多病爲郎忝薄遊天寒出巫峽醉別仲宣樓

言小雨夜復密則江滿帶維舟矣迴風吹早秋則野涼侵閉戶矣興也我本爲郎而通籍今忝薄遊在外且恨多病天寒當出峽而醉別於王粲樓矣蓋動歸歟之念也

更題

只應踏初雪騎馬發荊州直怕巫山雨真傷白帝秋羣公蒼玉佩天子翠雲裘同舍晨趨侍胡爲淹此留

〔宗曰〕晉公卿禮侍進內者今皆佩水蒼玉宋玉賦上翠雲之裘○此詩起語承前篇末句云云然要在巫山白帝之間故怕其多雨而傷秋也羣言同舍群公晨則趨侍天子吾獨淹爲在此耶意與前篇不殊而劉切過之興而賦也

峽隘

聞說江陵府雲沙靜眇然白魚如切玉朱橘不論錢水有遠湖樹人今何處船青山各在眼卻望峽中天

公在峽中道江陵府景物之美如此欲往而未能之辭賦也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

東渚雨今足佇聞粳稻香上天無偏頗蒲稗各自長人情見非類田家戒其荒功夫競搰搰除草置岸旁穀者命之本客居安可忘青春具所務勤懇免亂常吳牛力容易並驅動莫當豐苗亦已概雲水照方塘有生固蔓延靜一資隄防督領不無人提攜頗在綱荊揚風土暖肅肅候微霜尚恐主守疏用心未甚臧清朝遣婢僕寄語踰崇岡西成聚必散不獨陵我倉豈要仁里譽感此亂世忙北風吹蒹葭蟋蟀近中堂荏苒百工休鬱紆遲暮傷稙几智切

〔劉曰〕韓文答孟簡書云行官自吉州還唐人自有此註引門官與行田皆不切〔深曰〕莊子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稙稠也潘安仁籍田賦我倉如陵我庾如坻記月令霜降百工休○此詩言治田當及時去其稗稗不可怠慢恐張望不爲用心故使女奴豎子往問且曰西成聚必散豈是要譽感此亂世恐有求而不能得者故爾苟爲不然徒有後時之歎賦也首言雨足粳稻將成天意無偏蒲稗俱盛然人情見其非類搰搰除之置諸岸旁言農夫之務去草也次言穀者民命之本雖客居亦不可忘之春來在勤所務而勿怠焉爾且耕則吳牛並驅溉則方塘水溢苗其不豐且概乎次言凡物有生實能蔓延故專一資夫隄防言蓄水去草之類督領雖有人又在乎提其綱者且荊揚風土暖而宜稻尚恐主守者用心未甚善耳於是清晨遣婢僕踰崇岡而寄語以問之且言西成聚則必散不獨使我倉如陵而已豈要譽於鄰里特感此亂世有奔忙而求之不得者故爾須溪曰不知此老所救幾何尚頗散之鄰里其盛心如此註者乃不盡知末言霜降則百工休矣雖有鬱紆遲暮之傷何暇及矣

阻雨不得歸瀼西甘林

三伏適已過驕陽化爲霖欲歸瀼西宅阻此江浦深壞舟百板坼峻岸復萬尋篙工初一棄恐泥勞寸心佇立東城隅悵望高

此翁草堂亂玄圃不隔崑崙岑昏渾衣裳外曠絕同曾陰圍寸
長成時三寸如黃金諸侯舊上計厥貢傾千林邦人不足重所
迫豪吏侵客居暫封殖日夜偶瑤琴虛徐五株態惻塞煩胸襟
焉得輟兩足杖藜出嶇嶔條流數翠實偃息歸碧潯拂拭烏皮
几喜聞樵牧音令兒快搔背脫我頭上簪
洙曰漢武紀計偕註計者上計簿書志夔州貢柑橘○首言
驕陽化雨而江浦已深欲歸阻此且言壞舟不堪亦可以渡
令也徒登高工而勞寸心於是佇立東城而悵望飛鳥恨已
不能奮飛也次言草堂亂居於玄圃初不隔崑崙之岑昏渾
衣裳外曠絕同曾陰言去草堂寥迹但為水所隔耳次言園
甘入貢之物非不貴也而邦人反賤之者苦於豪吏所迫而
侵漁之耳乃言客居但種五株比之瑤琴實勞我心安得杖
藜出彼嶇嶔數翠實而歸偃息哉末言歸偃息之意賦也

柴門

孤舟登瀼西迴首望兩崖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柴長影沒窈
窕餘光散谽谺大江蟠嵌根歸海成一家下衝割坤軸竦壁攢
鏌鋣蕭颯灑秋色氣昏霾日車夷門自此始最窄容浮查禹功
翊造化疏鑿就欹斜巴渠決太古衆水為長蛇風烟渺吳蜀舟
檝通鹽麻我今遠遊子飄轉混泥沙萬物附本性約身不願奢
茅棟蓋一床清池有餘花濁醪與脫粟在眼無咨嗟山荒人民
少地僻日夕佳貧病固其常富貴任生涯老於干戈際宅幸蓬
蓽遮石亂上雲氣杉青延日華賞妍又分外理愜夫何誇足了
垂白年敢居高士差書此豁平昔迴首猶暮霞谽谺蝦蝴
夢弼曰谽谺谷中也嵌：巖也洙曰夔州爲庶門○此詩大
意言我客居夔州惟約身不願奢則當如ㄨ分外矣賦也當
言登瀼西而望彼兩崖東城則旱氣如彼焚柴而長景餘光
之散沒於谽谺窈窕間大江則蟠嵌根劃坤軸而歸海竦壁
若攢劍灑秋色霾日車矣應迴首望兩匡吹言夷門及巴峽
藉夏后疏鑿之功而通吳蜀之鹽麻我今客居於此惟與約
不願奢也下四句處約之事次言此地山荒地僻人民少而
日夕佳然貧病則士之常而富貴則聽之天我雖老於兵戈
之際宅則幸有蓬蓽為遮雲氣日華皆賞妍理愜若也若此
則足了殘年豈敢與高士比肩哉書此以豁平昔之懷耳

甘林

捨舟越西岡入林解我衣青芻適馬性好鳥知人歸晨光映遠
岫夕露見日晞遲暮少寢食清曠喜荊扉經過倦俗態在野無
所違試問甘藜藿未肯羨輕肥喧靜不同科出處各天機勿矜
朱門是陋此白屋非明朝步鄰里長老可以依時危賦斂數脫
粟為爾揮相攜行豆田秋花靄菲菲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畿
盡添軍旅用迫此公家威主人長跪辭我爲何時稀我衰易悲
傷屈指數賊圍勸其死王命慎莫遠奮飛
此詩不專主甘林而作蓋因入甘林遂言喜荊扉甘藜藿不
矜朱門步鄰里則長老可以相依又言時危賦斂頻促民無
餘貲迫於苛急而為之悲傷且勸以義賦也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老病忌拘
束應接喪精神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秋耕屬地濕山雨近
甚匀冬菁飯之半牛力晚來新深耕從汝敬未甚後四瞬

歐不一名數頌具陳荆巫非苦寒條櫚侵青春飛來兩白鶴林
啄泥中芹雉若左翮垂損傷已露筋一步再流血尚經矰繳勤
三步六號叫志屈悲哀頻鸞鳳不相待側頸訴高旻杖藜俯沙
渚爲汝鼻酸辛
洙曰尚經矰繳勤經一作驚○此詩悉合題意首一二句生
第五六句第三四句生第七八句秋耕屬地濕生山雨牛力
四句冬菁飯之半云嘉蔬以下四句以上言暇日小園散病
皆勤耕牛恃種秋菜也飛來兩白鶴以下書觸目而爲之悲
辛賦也

月

斷續巫山雨天河此夜新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魍魎移深
樹蝦蟆動半輪故園當北斗直想照西秦

此公在　雨後見月悲喜交集憶長安而作也首四句一意
言見月而喜也然三聯承六聯意言見月憶長安故處而悲
賦也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疏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冷復亂簷
前星宿稀却遶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蘂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
汝來歲如今歸未歸
照翁曰此詩以首聯上句爲主言自外而內二言屋上或高
或低三言地上或低或高形容盡矣然皆言用不言體末則
感興於己也二三聯起語皆虛字亦一格賦也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

峽內多雲雨秋來尚鬱蒸遠山朝白帝深水謁夷陵遲暮嗟爲客
西南喜得朋哀猿更起坐落雁失飛騰伏枕思瓊樹臨軒對玉
繩青松寒不落碧海闊逾澄昔歲文爲理群公價盡增家聲
同令聞時論以儒稱太后當朝肅多才接跡昇翠虛捐魍魎丹
極上鵾鵬宴引春壺滿恩分夏簟冰雕章五色筆紫殿九華燈
學並盧王敬書偕褚薛能老兄真不墜小子獨無承近有風流
作聊從月繼徵放蹄知赤驥捩翅服蒼鷹卷軸來何晚襟懷庶
可憑會期吟諷數益破旅愁凝雕刻初誰料纖毫欲自矜神融
躡飛動戰勝洗侵淩妙取筌蹄棄高宜百萬層白頭遺恨在青
竹幾人登回首追談笑勞歌跼寢興年華紛已矣世故莽相仍
刺史諸侯貴郎官列宿應潘生驂閣遠黃霸璽書增乳贙號攀
石飢鼯訴落藤藥囊親道士灰劫問胡僧憑久烏皮折簪稀白
帽稜林居看蟻穴野食待魚罾筋力交彫喪飄零免戰兢皆爲
百里宰正似六安丞姹女縈新裹丹砂冷舊秤但求椿壽永莫
慮杞天崩鍊骨調情性張兵撓棘矜養生終自惜伐數必全懲
政術甘疏誕詞場愧服膺展懷詩誦魯割愛酒如澠咄咄寧書
字冥冥欲避矰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
洙曰峽州夷陵郡玉繩星名謝玄暉詩玉繩低建章南史江
淹夢得五色筆西京雜記元日然九華燈於終南山上盧盧
照鄰王王勃褚褚遂良薛薛稷也易得魚忘筌得兔忘蹄青
竹青簡也漢黃霸爲潁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宣帝下詔稱
揚賜爵關內侯漢武帝穿昆明池悉是灰墨有胡僧云天地
失劫將盡則有劫灰此劫灰之餘也要符曰後漢桓譚疑言
事忤旨出爲六安郡丞莊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
八千歲爲秋列子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濟於樂書

陳涉起嘯巷春林渉說痴子得一書則奉々服膺晉殷浩被
廢終日書空作咄々怪事四字揚子鴻飛冥々弋人何慕焉
詩言蠛蠓喻讒人也○此詩以劉杜背將家聲同以儒稱而劉
得刺史乃諸侯之貴且有感流之作真不墜其家聲我雖爲
郎官正似六安丞之忤旨而衰病交攻獨係丹於先緒要峡
相去不遠喜得朋而作此以寄之賦也首言巫峽之風土且
相去伊迩子爲郡於峡我爲客於夔是得朋也哀猿落雁應
嗟爲客思瓊樹對王縄應喜得朋次以青松比家聲之不墜
碧海比相澤之汪洋往昔文治盛時劉杜家聲同是令聞時
論並以儒稱故則天朝多士升用進賢退不肖而恩寵異常
次言劉則學並盧王書偕褚薛真不墜家聲者也而我獨無
能承夫先緒爲可愧尒今劉有佳作如赤驥蒼鷹言其文詞

俊逸雄壯也遍來之卷軸雖睍然相見之襟懷庶幾可想當
期吟諷之頻數以破牀愁之凝結次言作文雕刻之初誰料
其工拙然纖毫欵自矜持不可苟也神融躡飛動戰勝洗侵
陵作者能自知能自道至於欲文詞之高妙然在出於人意
表而葉蟄蹄雖老有遺恨故登名青史者幾何人哉每欲追
陪於談咲故勞歌局脊於寢興之間也且年已衰老而搦亂
未定今劉爲刺史乃古諸侯之貴當如黃霸璽書之增秩我
爲郎官雖應列宿已如潘生驂閣之遂矣已上大抵應老兄
真不墜乳竇號攀石已下言寓所風土惡而抱病也遇久爲
皮紋以下言衰病之餘看蟻穴以適情待魚鬐以食鮮且身
爲郎官自當爲百里宰正似六安丞之忤旨以致衰老飄零
於此幸免戲娧姹女丹砂神仙燒煉之事服之以求永壽把

犬之崩則勿靡也應律妻編道上鉄界調情性則養生終自
情言服氣以養神也張兵挽秣秋則伐鼓以金懲言用藥以
攻病也然予既老且病政術疏謬而自甘謝場服膺而有愧
晨懷於卷軸之詩以思君子應吟諷數破旅愁之句創愛於
西以病部歎也咄々書空言廢棄之餘畏讒於天地之間也
六合淚婚寄未死之日浪迹於江湖之外也此以上大抵應
小子獨無承贄翰蒙切似大多力出西海

草閣

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魚龍迴夜水星月動秋山久露晴初
濕高雲薄未還泛舟慙小婦飄泊損紅顏
首二句言草閣臨水而地幽也承之以魚龍回夜水則星月
動秋山矣雲蓋天清而露濕矣且以婦泛舟來往乃自歎衰

老而流落與而賦也

月

併照巫山出新窺楚水清羈棲愁裏見二十四迴明必驗升沈
體如知進退情不違銀漢落亦伴玉繩橫

十七夜對月

秋月仍圓夜江村獨老身捲簾還照客倚杖更隨人光射潛虯
動明翻宿鳥頻茅齋依橘柚清切露華新
公自言江村老身獨對十七夜月或捲簾則照客或倚杖則
隨人或光射潛虯或明翻宿鳥然我茅齋則依橘林而林之
露華清切可愛賦也

白露

白露團甘子清晨散馬蹄圃開連石樹船渡入江溪憑几看魚

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國家成敗吾豈敢
難腥腐餐楓香周南留滯古莫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美人胡為
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
師曰地志岳州巴陵郡在岳之陽故曰岳陽有君山洞庭湖
湘江之勝洙曰相如賦貫列缺之倒景楚詞仍羽人於丹丘
漢張良其先韓人也高帝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吾不如子房良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學辟穀道引呂后
德其安太子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
若如此乎良不得已強食神仙傳壺公數試費長房繼令噉
溷臭惡非常長房色難之史記太史公留滯周南入文老人
星治平則見見則主壽昌師曰韓註以詠爲職直言陳天
下事代宗不悅貶岳陽註適意遊君山有人問事將爲長往
之計甫思之故有此作復按此詩首自言我思岳陽身欲奮
飛恭何病在床而不樂耶美人韓註也韓在岳公在夔是隔
秋水也美人濯足洞庭以望八荒時天雨霜而鴻飛冥冥且
隔秋水則悠悠我思長次以玉京神帝星君神仙之事引入
赤松子韓張良故實以比註適意君山洞庭棄人間事爲長
往計也未言太史公亦留滯周南古莫惜之今註於留滯中
若得仙道則應如南極老人之壽昌矣且美人宜置之玉堂
以毘天子胡爲置之岳陽以隔秋水耶故我心悠悠而不能
忘也賦也

寄岑嘉州

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書願逢顏色關塞遠豈意出
守江城居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自疎謝朓每篇堪
諷誦馮唐已老聽吹噓泊船秋夜經春草伏枕青楓限二除眼前
所寄選何物贈子雲安雙鯉魚
公自註嘉州撰蜀郡公洙曰岑參也宋謝朓字玄暉漢文帝
問馮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夔州雲安郡也古詩客從遠方來
遺我雙鯉魚

魏將軍歌

將軍昔著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銜被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
窟東嶄巖君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監五年起家列霜
戟一日過海收風帆平生流輩徒蠢蠢長安少年氣欲盡魏侯
骨聳精爽緊華嶽峰尖見秋隼星躔寶校金盤陀夜騎天駟超
天河攙槍熒惑不敢動翠蕤雲旓相蕩摩吾爲子起歌都護酒
闌插劍肝膽露鉤陳蒼蒼風玄武萬歲千秋奉明主臨江節士
安足數
洙曰漢書被堅執銳相如上林賦嶄巖參差時可曰顏延年
馬賦云具眼金組兼飾丹艧寶校星躔纏華蓋布天官書漢
中四星曰天駟攙槍熒惑皆妖星也翠蕤雲旓皆旗也樂錄
云丁都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逵爲魯軌所殺宋高祖乃使府
護丁旿收殯之逵妻高祖長女也呼旿至閣下自問歛送之
事每問輒歎息曰丁都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爲
勾陳星名玄武闕名傷可曰臨江節士史失其名古樂府
載宋陸厥臨江王節士歌曰節士慷慨髮上衝冠彎弓掛弱
水長劍竦雲端

秋峽

江濤萬古峽肺氣久衰翁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衣裳垂

髮門巷落丹楓常怪商山老兼存翊贊功
公自言肺中病又居巫峽又以衰邁矣是以不寐則防巴虎全
生則狎楚童衣裳則垂素髮也門巷則落丹楓以上言衰翁之
在秋峽也末言常怪商山之老能存翼贊之功非我當從老
哉與也

日暮

牛羊下來久各已閉柴門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石泉流暗
壁草露滴秋根頭白燈明裏何須花燼繁
首六句皆寫日暮之景物而歎巫峽非故山末章蓋以燈花
能報喜故謂頭白如許何喜之可報耶賦而興也

月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鉤兔應疑鶴

髮蟾亦戀貂裘斟酌姮娥寡天寒奈九秋
前四句形容殘月而以匣元開鏡簾自上鉤喻之末四句言
月應疑我之鶴髮而興悲蟾亦戀我之貂裘而下照也姮
娥之寡居其奈九秋之寒何擬議之也蓋月有臣道焉有妻
道焉其必有所指歟

曉望

白帝更聲盡陽臺曙色分高峰寒上日疊嶺宿霾雲地坼江帆
隱天清木葉聞荊扉對麋鹿應共爾爲羣
公在巫峽書所眺所見之景物末章蓋曰將與木石居與鹿
豕游自寬之詞耳賦也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

不見秘書心若失及見秘書失心疾安爲動主理信然我獨覺
子神充實重聞西方止觀經老身古寺風冷冷妻兒待米且歸
去他日杖藜來細聽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兄弟

藜杖侵寒露蓬門啓曙煙力稀經樹歇老困撥書眠秋覺追隨
盡來因孝友偏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
補曰漢禰衡始弱冠孔融年四十爲忘年交

過客相尋

窮老真無事江山已定居地幽忘盥櫛客至罷琴書掛壁移筐
果呼兒問煑魚時聞繫舟纜及此問吾廬
公自言江山已定居雖窮且老真無餘事是以地幽則忘盥
櫛客至且罷琴書掛壁則移筐果呼兒以問煑魚如斯而已
耳時聞有客繫舟於此問吾廬而相過賦也

孟倉曹步趾領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

楚岸通秋屐胡牀面夕畦藉糟分汁滓甕醬落提攜飯糲添香
味朋來有醉泥理生那免俗方法報山妻
沫曰劉伶酒德頌枕麴藉糟周禮醴齊注醴猶體也成而汁
滓相將史堯舜糲粱之食漢周澤傳醉如泥方法謂造酒醬
之方法也

課小豎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移牀三首

病枕依茅棟荒鉏淨果林背堂資僻遠在野興清深山雉防求
敵江猿應獨吟泄雲高不去隱几亦無心
衆壑生寒早長林卷霧齊青蟲懸就日朱果落封泥薄俗防人
面全身學馬蹄吟詩坐回首隨意葛巾低
沫曰左傳子産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莊子馬蹄可以踐[illegible]

雪毛可以禦風霜繁草飲水搊足而陸此馬真性也

蕭翔門何向沙邊岸只推日斜魚更食客散鳥還來寒水光難
定秋山響易哀天涯何寂寞牀杖更徘徊

溪上

夾內淹留客溪邊四五家古苔生迮地秋竹隱疎花塞俗人無
井山田飯有り西江史船至時復問京華

首自言淹留峽內溪邊而實其景物風俗末言溪上時有西
江之使船得以問京華之消息求自寬之詞也賦也

中夜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長爲萬里客有愧百年身故國風
氣高堂戰伐塵胡雛負恩澤嗟爾太平人

首言於西閣中夜望北辰而傷長安亂離有定皆由胡雛

因渾而然且自愧不能弭亂而欺羨太平之人興而賦也

復愁十二首

人烟生處僻虎跡過新蹄野鶻翻窺草村船逆上溪
釣艇收緡盡昏鴉接翅稀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
萬國尚防寇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早已戰場多
金絲纏箭鏃皁尾製旗竿一自風塵起猶嗟行路難
貞觀銅牙弩開元錦獸張花門小箭好此物棄沙場
胡虜何曾盛干戈不肯休閭閻聽小子談笑覓封侯
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角榮華
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由來貔虎士不滿鳳凰城
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巫山猶錦樹南國且黃鸝
身覺省郎在家須農事歸年深荒草徑老恐失柴扉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賒
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餘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

讀杜詩愚得卷之十四

讀杜詩愚得卷之十五

古刻單復陽元

大曆二年

九日五首

重陽獨酌盃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殊方落日玄猿哭舊國霜前白鴈來弟妹蕭條各何往干戈衰謝兩相催

(集曰)張景陽七命乃有荊南烏程豫北竹葉竹葉酒名也(鮑曰)筆談云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秋深乃來來則霜降北人謂之霜信○言九日抱病起登江上之臺而獨酌且曰酒既於人無分菊亦從此莫開也人即身也既而聞殊方之猿叫見故國之鴈於是則懷弟妹各何在耶别兵亂衰老而相

迫非久於人世者觸㡌悲而賦也

舊日重陽日傳杯不放杯即今逢㬋臥但㨂菊花開北闕心長戀西江首獨迴茱萸賜朝士難得一枝來

(集曰)唐志九月九日賜宴及茱萸○此憶舊日重陽在家之會至及花朝賜宴賜茱萸而今日不可復得矣故既老而有懷於菊花焉賦也

舊與蘇司業兼隨鄭廣文采花香泛泛坐客醉紛紛野樹歌還倚秋砧醒却聞歡娛兩冥冥西北有孤雲

此憶與蘇鄭此日歡娛而今寂寞惟西北有孤雲亦賦也

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滻源他時一笑後今日幾人存巫峽蟠江路終南對國門繫舟身萬里伏枕淚雙痕為客裁烏帽從兒具緑尊佳辰對群盜愁絕更堪論

(鶴曰)樊川滻水終南皆在長安○言往時故里登高者今存幾人況於巫峽係舟伏枕從兒具酒故對群盜而愁絕亦賦也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袞袞来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盃

首寫巫峽之景物而歎悲秋作客多病登臺況老於兵亂於是停酒盃而不忍飲賦也

季秋江村

喬木村墟古疎籬野蔓懸素琴將暇日白首望霜天登俎黃甘重支床錦石圓遠遊雖寂寞難見此山川

言江村季秋景物之美雖云遠遊寂寞如此山川固亦難得

自寬自慰之詞耳賦也

摇落

摇落巫山暮寒江東北流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舟鵝費羲之墨貂餘季子裘長懷報明主臥病復高秋

(集曰)晉王羲之在山陰道士養好鵝因爲寫道德經籠鵝而歸○言巫山秋暮草木摇落惟寒江東北流而赴海耳當乎烟塵惟多戰鼓風浪實少行舟此何時耶三聯自歎説不行而空上書末言我心惟欲報主奈何臥病又高秋乎興而賦也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姪三首

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迥明一時今夕會萬里故鄉情星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老人因酒病堅坐看君傾

何試蓋以戰之壯心本欲匡君濟時今也若無能為而朝廷之亂未息故亦興而賦也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忽忽峽中睡悲風方一醒西來有好鳥為我下青冥羽毛淨白雪慘澹飛雲汀既蒙主人顧舉翮唳孤亭持以比佳士及此慰揚舲清文動哀玉見道發新硎欲學鴟夷子待勒燕山銘誰重斷蛇劍致君君未聽志在麒麟閣無心雲母屏卓氏近新寡豪家朱門扃相如才調逸銀漢會雙星客來洗粉黛日暮拾流螢不是無膏火勸郎勤六經老夫自汲澗野水日泠泠我歎黑頭白君看銀印青臥病識山鬼為農知地形誰矜坐錦帳苦厭食魚腥東南兩岸坼橫水注滄溟碧色忽惆悵風雷搜百靈空中右白虎赤節引娉婷自云帝里女噀雨鳳凰翎襄王薄行跡莫學冷如丁千秋一拭淚夢覺有微馨人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熒文人但安坐林井渭與涇龍蛇尚格鬬灑血暗郊坰吾聞聰明主治國用輕刑銷兵鑄農器今古歲方寧文王日儉德俊乂始盈庭榮華貴少壯豈食楚江萍

〔高〕曰揚舲行舟也莊子庖丁曰刀刃若新發於硎後漢竇憲擊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班固作銘漢元帝時西域都護甘延壽陳湯斬郅支單于於康居〔宋〕曰漢鄭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遂聽治雲母屏風分隔其間漢志郎官給錦帳帝里女一作帝季女文選我天帝之季女襄王夢神女還東華表鶴言丁令威家語楚昭王渡江得一物大如斗圓而赤使使聘於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〇此

公奉酬薛判官見贈之作大意比薛佳士勉其立功成名於年少之日無若我之白頭臥病爲累於山間之間也首自言臥病峽中忽忽不樂得秋風而蘇醒好鳥西來淨白舉翮而唳比薛之清白而見贈詩文故曰持以比佳士及此慰揚舲以言薛之文清而見道爾欲學范蠡之泛湖且待如竇憲之立功勒銘乃可耳今誰重斬郅支之劍而成功耶雖然有志事竟成必欲畫像麒麟閣無心若鄭弘以雲母屏隔座而已次言薛之新娶若相如之於卓氏而妻又能洗粉黛拾流螢以勸郎勤學公自言我歎頭白臥疾爲農而厭食魚矣君則欲看銀印青而坐錦帳也少言峽中岸坼水注風雷白虎以及神女況前卓氏意又及丁鶴則猶前好鳥也人生以下十四句師曰至誠則金石爲開薛苟能以至誠感動人主使之輕刑銷兵節儉求賢則天下不期治而自治矣則君可取榮華於年少之日豈可若我之寓荆楚而食萍實也哉賦也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迴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貪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命催南極一星朝北斗五雲多處是三台

〔鶴〕曰是年六月劍南節度杜鴻漸自成都入朝〔趙〕曰南極一星指李秘書北斗指長安三台指杜相公〔黙翁〕曰前四句言自益州來巫峽喜其舟遂無危險之虞後四句言自巫峽赴相公幕喜其遇主有同升之望賦也

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

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反氣陵行在妖星下直廬六龍瞻漢

關萬騎略姚墟玄螭四天步神都憶帝車一戎纔汗馬百姓免
爲魚通籍蟠螭印差肩列鳳輿事殊迎代邸喜異賞朱虛寇盜
方歸順乾坤欲宴如不才同補袞奉詔許牽裾鵷鷺叨雲閣麒
麟滯玉除文園多病後中散舊交疎飄泊哀相見平生意有餘
風煙巫峽遠臺榭楚宮虛觸目非論故新文尚起予淸秋凋碧
柳別浦落紅蕖消息多旗幟經過歎里閭戰連脣齒國軍急羽
毛書幕府籌頻問山家藥正鋤台星入朝謁使節有吹噓西蜀
灾長弭南翁憤始攄對敭撫士卒乾沒費倉儲勢藉兵須用功
無禮忽諸御鞍金騕褭宮硯玉蟾蜍拜舞銀鉤落恩波錦帕舒
此行非不濟良友昔相於去棹依顏色沿流想疾徐沈綿疲井
臼倚薄似樵漁乞米煩佳客鈔詩聽小胥杜陵斜晚照潏水帶
寒蕪淤 話淸溪髮蕭蕭白映梳

夢弼曰上元初止謂改元之初非年號姚墟在漢中舜生之
地漢書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旣誅諸呂迎代王
於代邸而立宅是爲文帝文帝卽位益封朱虛侯二千石黃
金千斤魏辛毗諫文帝文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左傳
脣亡齒寒（復齋曰）相如賦云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抏五
官切挫也漢張湯傳乾沒註得利爲乾失利爲沒○此詩公
在巫峽别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而作大意謂兩京陷沒及
收復而同獲扈從旣而傷夫流落相逢於巫峽今李徵起且
獲其弭兵銷變賊也首言往時扈從之初正當兩京陷沒之
時次言明皇入蜀而肅宗卽位於靈武以回天步也次言一
戰而收復西京我輩同扈駕而通籍焉次言上入西京百姓
出國門二十里奉迎舞蹈呼萬歲上入居大明宮宮魏齊宴

兩說故曰事殊迎代邸喜異[illegible]其盜賊歸順而天下
安然矣此以下公自叙昔官拾遺得以廷諍且言諸公[illegible]
倘而李尚書石渠也次自言病肺而交疎今也相見於飄泊
之際雖偷可哀然觀遂平生投簪之情則有餘矣次言巫峽
楚宮満目之人皆不可論故昔之事適見李之斯文尚能起
予意不自勝矣次言時當淸秋那凋荒落殆聞中原之消息
則盜賊尚多乃傷閭里之困弊也此節結上以起下也以下
言兵連不解而羽書急問李求於幕府而起於書於青城山
也次言起秘書者蓋杜鴻漸入朝而吹噓之也尚與西蜀之
災長弭則南翁之憤始攄矣台星指鴻漸南翁杜公自說也次
言對敭之際以老兵費財非禮理也忽略也猶廢也謂兵
之無功者理宜廢也此四句言秘書入對當以兵老財匱爲
言且大盜旣平而所在驕兵耗費倉儲度其無宜而廢置之
可也次言秘書入侍章[illegible]事次言此行嘉會昔相知事
必有[illegible]悼則依杜相之顏色沿流則想時可之緩急以俗
入對而臨委爲末自言貪病且老到京華而[illegible]及號歸病
也何詩實也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

寵渥徵黃漸權宜借寇頻湖南安背水峽內憶行春王室仍多
故蒼生倚大臣還將徐孺榻處處待高人

鶴曰韋之晉爲衡州刺史東方朔外傳郡守四馬爲車一駟
行春韋晉曾守峽中郡○詩送韋赴潭州刺史而以徵黃借寇
之事美其恩寵其曰安背水言其曾爲湖南[illegible]團練使故曰
憶行春言其曾作守峽中也且言王室仍多故而蒼生[illegible]

入題次解說安置之堂与安置之意三解詩藉蹊谿之景末
解說停宴遊之實也賦也

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爲困窮寧有此秪緣恐
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使插疏籬却甚眞已訴徵求貧到
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熙翁曰首二句爲綱次錯綜相承三四又就次聯相生就吳
郎任西鄰上言轉須親就婦人無食無兒上言寧有此三則
就須親上爲吳郎且歲末就困窮上爲婦人哀痛賦也

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

叔父朱門貴郎君玉樹高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江漢終吾
老雲林得爾曹哀絃繞白雪未與俗人操

鶴曰柏大兄弟當是柏貞節之子姪稱叔曰吉稱貴人之子及
嘗事其父者曰郎君尹曰說樂聲哀事將曰宋玉對楚襄王
曰客有歌郢中者爲陽春白雪國而和者數十人而已〇言
柏大兄弟乃朱門之貴胄却於山居以精典籍且文雅而涉
風騷豈非所謂玉樹高者耶次自言江漢將終吾老而雲林
乃得汝曹以慰吾幽獨非俗人比故爲之一操白雪而音繞
哀絃賦而比也

野屋流寒水山籬帶白雲靜應連虎穴喧已去人群筆架霑窓
雨書籤映隙曛蕭蕭千里馬箇箇五花文

言山居內外景物之清雅而人品異常首二句與中四句末
以良馬比柏大兄弟之異常賦而比也

覃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誰勒銘徵君已去獨松菊哀壑無
光留户庭予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處必須經高車駟馬帶傾
覆悵望秋天虛翠屏

洙曰齊周顒隱鍾山後出爲海鹽令欲過此山孔稚圭假山
神作文以却之曰北山移文漢魏以來徵隱士名之曰徵君
〇蓋覃山人隱居於此老而徵起必過其廬有感而作也首
句不知所指或曰言山人之老次聯承第二句若三聯則
曰予見亂離之故不得已而避世亦寓然則覃子乃知出處
必須經涉隱處而後出仕耶末言高則險是以悵望秋天
而惜其虛翠屏以結前八句而有餘悲賦也

柏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却走身巖居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

開萬卷餘晴雲滿户團傾蓋秋水浮階溜決渠富貴必從勤苦
得男兒須讀五車書

洙曰東方朔傳三冬文史足用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〇
首二句言柏學士棄官而歸居次聯言柏年少成名三聯言
茅屋末章言人須勤苦讀書則富貴可必矣勉之之詞賦也

東屯月夜

抱疾漂萍老防邊舊穀屯春農親異俗歲月在衡門青女霜楓
重黃牛峽水喧泥留虎鬭跡月掛客愁村喬木澄稀影輕雲倚
細根數驚聞雀噪暫睡想猿蹲日轉東方白風來北斗昏天寒
不成寐無夢寄歸魂

東屯北崦

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空村唯見鳥落日未逢人步壑風吹

雨

山雨不作泥江雲薄為霧晴飛半嶺鶴風亂平沙樹明滅洲景微隱見巖姿露拘悶出門遊曠絕經目趣消中日伏枕卧久塵及屨豈無平肩輿莫辨望鄉路兵戈浩未息蛇虺反相顧悠ゝ邊月破鬱ゝ流年度鍼灸阻朋曹糠籺對童孺一命須屈色新知漸成故窮荒益自卑漂泊欲誰訴尫羸愁應接俄頃恐違迕浮俗何萬端幽人有高步龐公竟獨往尚子終罕遇宿留洞庭秋天寒瀟湘素杖策可入舟送此齒髮暮籺音紇迕音悟

題曰漢書宿留謂有所須待也○此詩以雲雨之陰晦比世道之迷亂乃自歎老病飄泊窮荒卑屈於人而不能如龐公尚子之隱遁賦也首言山雨少江雲薄而洲景巖姿之明滅隱見也次言拘悶出遊則經目之趣清曠奇絕同撒則病久而塵及屨豈無肩輿送我歸去而鄉路莫辨次言兵戈未息蛇虺相顧而阻朋友食貧而對童孺則鬱ゝ以度歲月而悠ゝ我思矣次言飄泊窮荒嚴公辟為參謀一命之士也言當屈色以下之且病體尫羸愁於應接稍或稽遲則恐有違迕也次言浮俗之態何其萬端皆幽人如龐公尚子則自有高步而長往矣愧我則不能爾末言待洞庭瀟湘之秋乃可入舟而送老於其間也

秋清

高秋蘇肺氣白髮自能梳藥餌憎加減門庭悶掃除杖藜還客拜愛竹遣兒書十月江平穩輕舟進所如

首言秋高病愈自能梳櫛藥餌惡加減之無效門庭怒掃除之不淨杖藜以答客拜愛竹則遣兒書末言江平穩而舟可進矣謂病愈可以出峽賦也

瞿唐兩崖

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猱玃鬚髯古蛟龍窟宅尊羲和冬馭近愁畏日車翻

言瞿唐峽兩崖高起入天穿水而壯此門三峽言入天則猱玃須髯古言其不為人所得而老於此也穿水則蛟龍窟宅尊言其潛藏於此而無他虞也末言羲和冬馭過此畏日車之翻而為之愁賦兼比也

晚

日下四山陰山庭嵐氣侵牛羊歸徑險鳥雀聚枝深正枕當星劍收書動玉琴半扉開燭影欲掩見清砧

言日落山陰而牛羊歸徑鳥雀聚枝山庭風急而收書正枕以動星劍半扉開及掩則見燭影清砧皆書秋晚之事賦也

雲

龍以瞿唐會江依白帝深終年常起峽每夜必通林收穫辭霜渚分明在夕岑高齋非一處秀氣豁煩衿

晨雨

小雨晨光內初來葉上聞霧交纔灑地風逆旋隨雲暫起荊扉色輕霑鳥獸群麝香一半亭午未全分

言晨雨細而葉聲微故霧交則纔洒地而輕霑鳥獸群風逆則旋隨雲而暫起荊扉色是以麝香山亭午而一半不分明皆形容陰霧多而雨細也賦也

天池

天池馬不到嵐壁鳥纔通百頃青雲杪層波白石中鬱紆騰秀

氣蕭森漢寒空直對巫山出無疑夏禹功魚龍開闢有堯天古
今同聞道奔雷黑初看浴日紅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風欲問
支機石如臨獻寶宮九秋驚鴈序萬里狎漁翁更示汎〻應誅
勞任薄躬
鶴曰天池在夔州注曰荆楚歲時記張騫乘槎至天河得織
女支機石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山河伯馮夷之所居
天子沉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下寶器
即事
天畔群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〻一叟白頭不受約二寸黃
甘橘自青多病馬卿無日起窮途阮籍幾時醒未聞細柳散金
甲腸斷秦州流濁涇
言天畔群山孤草亭則甘橘自青喻衰果不食亂極思治也

江中風浪雨冥〻則魚不受釣喻世亂賢者不爲利誘也次
自言多病窮途不能有爲深痛亂之未定比而賦也
獨坐二首
竟日雨冥〻雙崖洗更青水花寒落岸山鳥暮過庭煖老須燕
玉充饑憶楚萍胡笳在樓上哀怨不堪聽
趙曰古詩云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言終日冥〻雨而
雙崖洗更青矣是以水卷寒則落岸山鳥暮則過庭吾於獨
坐之際須燕玉以煖老憶楚萍以充飢忽聞胡笳之哀怨而
不忍聽興而賦也
白狗斜臨北黃牛更在東峽雲常照夜江月會兼風脂藥安排
老應門試小童亦知行不逮苦恨耳多聾
言東屯瀼西之地白狗峽斜臨其北黃牛峽更在其東而峽
雲常照夜江月會兼風叙其天地之景物也次言脂藥欲以安
其老之疾病應門則以試小童之能否然亦自知行之不逮
且恨耳聾而獨坐耳故其辭怨緩而意愈悲賦也
雨四首
微雨不滑道斷雲疎復行紫崖奔黑處白鳥去邊明秋日新霑
影寒江舊落聲柴扉臨野碓半濕搗香粳
江雨舊無時天晴忽散絲暮秋霑物冷今日過雲遲上馬迴休
出看鷗坐不辭高軒當灧澦潤色靜書帷
物色歲將晏天隅人未歸朔風鳴淅〻寒雨下霏〻多病久加
飯衰容新授衣時危覺凋喪故舊短書稀
楚雨石苔滋京華消息遲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飢神女花鈿
落鮫人織杼悲繁憂不自整終日灑如絲

反照
反照開巫峽寒空半有無已低魚復暗不盡白鹽孤荻岸如秋
水松門似畫圖牛羊識童僕既夕應傳呼
首二句生中四句皆所以委曲形容反照之景末言既夕則
牛識牧童之呼而應之以結上六句賦也
向夕
畎畝孤城外江村亂水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鶴下雲汀
近雞棲草屋同琴書散明燭長夜始堪終
首六句皆極寫江村向夕之景物末言散琴書於明燭之下
乃可以消遣長夜亦無可奈何之辭賦也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
爲客無時了悲秋向夕終瘴餘夔子國霜薄楚王宮草敵虛

翠苞紫藻紅芋々小摇落不與故園同

言為客未得歸故向夜終而悲秋此地雖瘴餘霜海而草靈卷紅蕅蔓發之盛可年小摇落自與故園不同賦也

十月一日

有瘴非全歇為冬亦不難夜郎溪日暖白帝峽風寒蒸裹如千室焦糖幸一柈茲辰南國重舊俗自相歡

沫曰夜郎西南夷也糖為有夜郎溪蒸裹焦糖變俗之節物也○言十月一日此地有瘴非全歇則夜郎終日暖為冬亦不難則白帝峽風寒是日也南國之所重者土俗以蒸裹焦糖餽遺以相歡洽蓋紀夔之氣候風俗節物也賦也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

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舊識能為態新知已暗疏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

沈存中曰烏鬼鸕鷀也○此歎夔州俗異可怪人難並居次聯應首句三聯應次句末言我惟耕鑿以治生耳就有此異俗斯人亦与我不相關所謂遣悶者是也賦也

西歷青羌坂南留白帝城於菟侵客恨粔籹作人情瓦卜傳神語畬田費火聲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生粔其舉切籹音汝

公自註頃歲自秦涉隴從同谷縣出遊蜀留滯於巫山也○左傳楚人謂虎為於菟宋玉招魂粔籹蜜餌有餦餭註蜜和米麪煎作之○言西歷南留於夔粔籹瓦卜畬田且是非之不定此皆可咲者惟浮生高枕一咲以遣之耳賦也

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二首

峽裏歸田客江邊借馬騎非尋戴安道似向習家池山險風煙僻天寒橘柚垂築場堪斂積一學楚人為

首六句應題意末言於東屯築場看斂積一々學楚人之所為賦也

短景難高臥衰年強此身山家蒸栗暖野飯射麋新世路知交薄門庭畏客頻牧童斯在眼田父實為鄰

言短景衰年雖難高臥故猶強此身以出而山家野飯則蒸栗射麋為具以相歡洽於世道則知交態之薄於門庭則畏過客之多故與牧童田父相接為鄰豈不可乎賦也

暫往白帝復還東屯

復作歸田去猶殘穫稻功築場憐穴蟻拾穗許村童落杵光輝白除芒子粒紅加餐可扶老倉廩慰飄蓬

首二句入題意以起中四句而有仁民愛物之意矣言作此可加餐以扶老而倉廩亦足慰飄蓬賦也

刈稻了詠懷

稻穫空雲水川平對石門寒風疎草木旭日散雞豚野哭初聞戰樵歌稍出村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

鄭司馬至

有客歸三峽相過問兩京函關猶出將渭水更屯兵設備邯鄲道和親邏些城幽燕唯鳥去商洛少人行衰謝身何補蕭條病轉嬰霜天到宮闕戀主寸心明

鄴潟曰漢書北走邯鄲道注河北惠州有邯鄲縣僧可曰邏些以蕃鄉城名也○言柳司馬至三峽相過而問兩京乃聞函關渭水猶自屯兵邯鄲設備邏些和親以至幽燕商洛

石城東采藥山北谷用心霽豐閒不必條蔓綠非關故安排曾
是順幽獨達士如弦直小人似鉤曲〻直吾不知負暄候樵牧
深曰謝靈運詩君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後漢童謠云直如
弦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〇此詩言人生天地間爲名利而
奔競羈束以勞其生者風俗悉同殊不知富貴貧賤同歸於
死何必遑相悲樂哉是以我來巫峽已三年乃全命忘情於
留滯榮辱一聽於天而已故微名薄祿雖及於莫年亦編達
采藥以順幽獨一歸於其非故安排也末言若達士小人之
曲直則吾不知也惟負暄以候樵牧耳賦也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已出日羣生各一
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〻爲私實天寒行旅稀歲暮日
月疾榮名忽中人世亂如蟣蝨古者三皇前滿腹志願畢胡爲

有結纓陷此膝與漆稍肯燧人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
使飛蛾密玫神八極外俛仰俱蕭瑟終契如往還得匪合仙術
贊曰宋玉九辯薄寒之中人燧人氏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
左傳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〇此詩言日月忽夕而復
旦羣生暫息而復動豈惟羣生吾亦驅兒營〻以治活計且
日月如流歲不我与而榮名忽尒中人矧當世亂如蟣蝨然
吾安用此耶豈如古者三皇之前人僞不生一飽足矣胡爲
後世巧僞日滋乃有結纓燧人董狐而禍首厲階作矣豈伊
人與物亦若是故燈燭張而飛蛾轉密也不若放神於八極
之外俛仰俱無礙滯生死如往還然得不合彼仙術耶賦也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劒器行并序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別駕元持宅見臨潁李十二
娘舞劒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illegible]
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劒器渾脫瀏灕
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洎外供奉
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衣況
余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既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
事慷慨聊爲劒器行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帖數常於
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劒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
即公孫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劒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爲
之久低昂㸌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
怒罷如江海凝清光絳脣珠袖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潁
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

惋傷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劒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
塵澒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女樂餘姿映寒日金粟堆南
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
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
[illegible]淮南子羿時十日並出堯令羿射中九日〻烏皆死墮[illegible]
[illegible]郾城縣屬許州瘞玄宗陵在金粟山左傳尒墓之[illegible]
[illegible]美蜀自足繭足胝如繭也
[illegible]曰首寄人間天下非常開江東客未還[illegible]
[illegible]山武德開元際[illegible]
[illegible]蜀官東自園[illegible]武德高祖年號開元明皇
[illegible]自言壯心零落已久非猶僑寓他鄉且天下之[illegible]

末息而江東之客未還時公弟在江東也是以如龍猿失木而啼雨雪老馬知途而望關山也及想武德開元之盛世則今日蒼生豈能復見之耶題曰有歎良以是矣賦兼比也

寒雨朝行視園樹

柴門擁樹向千株丹橘黃柑此地無江上今朝寒雨歇籬中秀色畫屏紆桃蹊李徑年雖故梔子紅椒艷色殊鎖石藤梢元自落倚天松骨見來枯林香出實垂將盡葉蒂辭枝不重蘇愛日恩光蒙借貸清霜殺氣得憂虞衰顏動覓藜床坐緩步仍須竹杖扶散騎未知雲閣處啼猿僻在楚山隅

(涤曰)潘岳秋興賦余以太尉掾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

白鳧行

君不見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鳧似老翁故畦遺穗已蕩盡天寒歲暮波濤中鱗介腥羶素不食終日忍飢西復東魯門鶢鶋亦蹭蹬聞道如今猶避風

按詩言以黃鵠而化為白鳧且故畦遺穗已盡而在水中況鱗介腥羶素所不食乎是以終日西復東而恐飢也末乃傚解之云聞道魯門爰居今亦蹭蹬而避風矣比也殆以當時有君子或少變從時終不為利誘甘於困窮自守者而作此歟

冬至

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見三秦

(涤曰)漢書項羽三分關中王秦三降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故曰三秦(默翁曰)首二句為綱次承至日長為客言今日事三四承窮愁泥殺人言昔日事今懷想不復見身賊也○言身於客中遠至日而窮愁不能自已者蓋以尋先而親殊俗故於雪後臨丹壑而思向日之在朝今欲見長安而心折路迷矣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汝迎妻子達荊州消息真傳解我憂鴻雁影來連峽內鶺鴒飛急到沙頭嶢關險路今虛遠禹鑿寒江正穩流朱紱即當隨綵鷁青春不假報黃牛

(翁曰)沙頭地名在江陵嶢關在藍田之南○須按首二句言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次二句言汝迎及消息真傳而言三聯言藍田路雖險今已到江陵亦虛遠爾今也寒江正穩流則我即當隨綵鷁以到荊州不必報黃牛峽之險聽連峽內到沙頭賦也

馬度秦山雪正深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生春色故國移居見客心歡劇提攜如意舞喜多行坐白頭吟巡簷索共梅花笑冷蕊疏枝半不禁

(涤曰)王戎好作如意舞文君作白頭吟(默翁曰)首言想弟北來二言弟自此去彼之意有喜有恐也三言聞弟來為之歡喜末言雖梅花不如吾懷之舒展也其形容難寫一時之情味極矣

庾信羅含俱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短牆若在從殘草喬木如存可假花卜築應同蔣詡徑為園須似邵平瓜比年病酒[illegible]

年少梆梢結義夾尼悖而吾主泊乎乗絕同乎死丕者何哉
蓋自傷泊沒無聞也賦也

後陰

方冬合沓玄陰塞昨日晩晴今日黑萬里飛蓬映天過孤城樹羽揚風直江濤簸岸黃沙走雲雪埋小茶則吼看入見嬰子之國杜陵翁牙齒半落左耳聾

言玄陰太盛塞乎天地故昨日晩晴而今日又黑是以樹捎揚風江濤拍岸蓬飛沙走雲雪埋山虎咒哮吼且以喩兵亂賦歛比也末自言在變而衰病若是無能爲矣將若之何

後苦寒行二首

南紀巫廬瘴不絕太古以來無尺雪蠻夷長老怨苦寒崑崙天關凍應折玄猿口噤不能嘯白鵠翅垂眼流血安得春泥補地裂

夢弼曰詩南國之紀巫廬二山也崑崙山爲天柱崆峒山爲天關○言南紀瘴癘之地上古以來無一尺之雪今也雪多崑崙天關亦將凍折故人物苦寒不能聊生安得春泥補其地裂乎蓋亦亂極思治之意耳賦兼比也

晩來江間失大木猛風中夜飛白屋天兵斬斷青海戎殺氣南行動坤軸不爾苦寒何太酷巴東之峽生凌澌彼蒼迴斡人得知

鶴曰青海戎指吐蕃也○言猛風折木發屋者蓋以天兵斬斷青海戎故殺氣南行以動坤軸不然寒何酷烈若是乎今也巴東之峽生凌澌彼蒼迴斡元氣人不得知乎否言亂極將治也前篇以積雪言此篇以烈風言皆賦兼比也

別張十三建封湖南觀察使幕之晉辟參謀

舊唐書實錄國家草昧初劉裴首建議龍見尚躊躇秦王撥亂姿一劍總兵符汾晉爲豐沛㳂沛以條除宗臣則廟食後祀何蕭疏彭城英雄種宜膺將相圖爾惟外曾孫倜儻汗血駒眼中萬少年用意盡崎嶇相逢長沙亭乍問緒業餘乃吾故人子童卯聯居諸揮手灑衰淚仰看八尺軀內外名家流風神蕩江湖范雲堪結友嵇紹自不孤擇材征南幕湖落回鮮魚載感賈生慟復聞樂教書主憂急盜賊師老荒京都舊丘復税偶大厦傾宜扶君臣各有分官萬本時須雖當霰雪嚴未覺栝柏枯高義在雲臺嘶鳴望天衢羽人掃碧海功業竟何如

夢弼曰建封劉文靜外曾孫也少隨父玠客隱兗州時父玠爲兗州司馬有英好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爲參謀不樂職輒去後爲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

洙曰隨大業中唐高祖鎮太原時劉文靜爲晉陽令裴寂爲晉陽宮監見天下盜起知隋必亡首建議勸帝舉大事帝猶未允類秦王贊之遂起兵昔漢高帝起於豐沛故以爲比梁書范雲好節尚奇專趣人之急少時與領軍長史王畯善畯亡於官舍貧無居宅雲乃迎喪於家躬營含斂晉山濤字巨源與嵇康友善康臨刑謂其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此詩首序其自出美其倜儻及我相逢於長沙亭問其緒業乃吾故人之子幼嘗聯業是以揮淚仰看其形貌風神若范雲山濤之可託矣今也征南之幕擇其材而用之如湖水落而鮮魚回殆言其不樂職也次感賈生之慟哭嗟嘆盜賊之迫逼而老而京都荒涼若欲稅駕於此則大厦之傾誰其扶耶蓋君

臣之契合各自有分若管葛本應時而雖當異稍遇之際亦必見
栝柏之枕北管葛應將須且萬義在圖形嘗蕭而斷嗚呼望
天備故羽人已無蒲蘿蜀則功業之成竟何如耶賦也

讀杜詩愚得卷之十五

讀杜詩愚得卷之十六

古剡單　復　陽元

大曆三年正月杜子去夔出峽三月至江陵秋晚遷公安
冬之岳陽

元日示宗武

汝啼吾手戰吾笑汝身長處大逢正月逢今滯遠方飄零還柏
酒衰病只蒿林訓諭青衿子名慙白首郎賦詩猶落筆獻壽更
稱觴不見江東弟高歌淚數行

公自註弟豐在江左無消息○詩示子言汝傷吾老而手戰
吾笑爾大而身長奈何者處逢正月而非故里雖飄零之際
還斟柏酒而衰病之餘只據蒿林今也訓諭爾青衿子然而
名慙我白首郎且我猶能落筆以賦詩爾須更稱觴而獻壽
奈何不見江東弟是以高歌而淚垂耳賦也

又示宗武

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牀試吟青玉案莫帶紫羅囊暇日從時
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
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

本注張平子詩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晉謝玄
少好佩紫羅香囊叔父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之
然此遂止○詩又示子言其能覓句[illegible]試吟好詩莫
好美飾戒勉之詞也次言汝今長成假日從時飲酒非昔勿
飲爾能覓句攤書已似愛文章矣惟應能經術斯能成人文
章小技耳亦戒勉之詞末章言十五男兒志當如三千弟子
之學於聖門如曾子游夏之升堂斯可矣賦也

韓彭不易呼五雲高太甲六月昕博扶叫箭黎元病争權將
帥誅山林託疲苶未必免崎嶇
公自註麂角很頭二難名文天皇寺有晉王右軍書張僧繇
畫孔子十哲形像㴱曰左傳鄭子家曰小國之事大國不德
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詩很跌其胡王粲登樓賦北
弥陶牧註鄭名宜都峽州也受功曰劉禹錫子陟岜北渚註
帝子堯二女史舜死於蒼梧之野湛盧越王劍名晉志昴為
旄頭胡星也書胤征殲撲天紀鶉首雍州秦分野伊呂韓彭
謂伊尹呂望韓信彭越也莊子鵬之徙於南溟也博扶搖而
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太甲穴考出處意猶太初太
始之義謂九霄之上也○此詩大抵言久居夔府將適江陵
放舟出瞿唐峽乃歎世難未定自傷漂泊之苦耳賦也首四

杜詩卷十六　六

句言久居夔府今將放舟出峽其曰都不穿獨長吁者盡歸
別不可為懷也次句言轉至失歡娛言放舟水勢屈曲平易
而境物可觀也次自擺闔至既斯須言放船水勢險惡泉元
而舉勢可畏也次自不有平川決至轉盼拂宜都言見平川
方知艱難之奔趨灌溉海洗春蕪鷗鳥隱龍落霞殘月故雉
蒲葦厲兒乎絕島環洲已上皆書目前所歷景物以自寬
也辨陶牧望江陵也拂宜都過夷陵也次言縣邪之南纖離
好然於津亭北望而傷羈孤故依悲息以勞心劃船縣而郎
詠次四句公自言遭憂患而衰老汩沒一聽之命也次自至
丘壑何曾忘又文章不敢自誣且生逢聖世孰有窮途之笑
哉但卧疾雖淹為客然早列儒者之例而衆思故延年以俯
造化之江湖以全朴直於是經濟頹歷滄浪評名已今侍八

於功名也懶計匪匪不能不營養生之計也近天皇寺則披
画圖經帝子渚則注蒼梧言綴風以覽古跡也次言君臣皆
戎服按劍者曰鶉胡之陷長安也次言書生甲卒之道不同
若對鶴躭車之世塵歷由也次言伊呂韓彭之難下着五雲
之在九霄大鵬之徙南溟豈易致乎故曰黎元困誅求而
憔悴將帥爭權勢而屠戮時既若是雖欲托山林以養疲蕭
然亦未免崎嶇之苦蓋言無地可容身也

巫山縣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別兼諸公攜酒樂相送
率題小詩留于屋壁

卧病巴東久今年強作歸故人猶遠謫兹日倍多違接宴身兼
杖聽歌淚滿衣諸公不相棄擁別惜光輝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得筵字

杜詩卷十六　十

北斗三更席西江萬里船杖藜登水榭揮翰宿春天白髮須多
酒明星惜此筵始知雲雨峽忽盡下牢邊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

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在今居郁
落巧偽莫敢親介立實吾弟濟時肯殺身物白諱受玷行高無
汙真得罪永泰末放之五溪濱鸞鳳有鍛翮先儒曾抱麟雷霆
霹長松骨大却生筋一失不足傷念子孰自珍泊舟楚宮岸戀
闕浩酸辛除名配清江厥土巫峽鄰登陸將首途筆札枉所申
歸朝跼病肺叙舊思重陳春風洪濤壯谷轉頗彌旬我能泚中
流搪突鼉獺嗔長年已省柁慰此貞良臣

謙曰左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
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

言天意難測而人情尤易感者以道遠後會未可卜故尔賦
兼比也

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泛舟得過字

海内文章伯湖邊意緒多玉樽移晚興桂楫帶酣歌春日繁魚
鳥江天足芰荷鄭莊賓客地衰白遠來過

蠶穀行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
田牛得耕牛盡耕田蠶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穀女絲行復
歌

三絶句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群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
肯留妻子
（鶴曰）唐志渝州屬劍南開州屬山南
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殘一人出駱谷自說二女齧臂時迴頭却
向秦雲哭
（希曰）唐志鳳翔府盩厔縣有駱谷關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
在官軍中
（師曰）帝天子命陸瓘以三千神策軍彈壓蜀中之亂羌渾謂
吐谷渾本西羌之種也

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雨後同諸公及舍弟宴書齋

渥洼汁血種天上麒麟兒才士得神秀書齋聞爾為摛華晴雨
好綵服暮春宜朋酒日歡會老夫今始知
誠齋曰此識諸公不見拈耳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泛鄭監
前湖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留還出浦葛巾欹
側未迴船尊當霞綺輕初散棹拂荷珠碎却圓不但習池歸酩
酊君看鄭谷去夤緣

惜别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肅宗昔在靈武城指揮猛將收咸京向公泣血灑行殿佐佑御
衣乾坤平逆胡冥寞隨煙燼卿家兄弟功名震麒麟閣畫鴻雁
行紫極出入黄金印尚書勳業超千古雄鎭荆州繼吾祖裁縫
雲霧成御衣拜跪題封賀端午向卿將命寸心赤青山落日江
湖白卿到朝廷説老翁漂零已是滄浪客
（鶴曰）尚書謂衞伯玉也時為荊南節度江陵尹吾祖杜預也

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探韻得深字

醉酒揚雄宅升堂子賤琴不堪垂老鬢還對欲分襟天地西江
遠星辰北斗深烏臺俯麟閣長夏白頭吟
（鶴曰）唐志長寧縣屬鎭北大都護府（希曰）唐改秘書省為麟
閣

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

愛客尚書貴之官宅相賢（甫）酒香傾坐側帆影駐江邊（之芳）翟
表郎官瑞鳧看令宰仙（彧）雨稀雲葉斷夜久燭花偏（甫）數語敧
紗帽高文擲綵箋（之芳）興饒行處樂離惜醉中眠（彧）單父長多
暇河陽實少年（甫）客居逢自出為别幾淒然（之芳）
李曰書羽畎夏翟註翟雉名漢龍望之為郎有雉數十
隨之左傳晉侯曰康公我之自出也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之芳

衰年正苦病侵陵首夏何須氣鬱蒸大水淼茫炎海接奇峰硉兀火雲升思霑道暍黃梅雨敢望宮恩玉井冰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雪興難乘

趙曰唐制夏官賜水漢陳遵每飲賓客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時北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遵乃令從後閤出○默翁曰詩言老病交攻而苦熱次承氣鬱蒸而形容炎海接火雲升三承病侵陵而思黃梅雨玉井冰末述奉懷李尚書賦也

水宿遣興奉呈群公

魯鈍乃多病逢迎遠復迷耳聾須畫字髮短不勝篦澤國雖勤雨炎天竟淺泥小江還積浪弱纜且長堤歸路非關北行舟卻向西暮年漂泊恨今夕亂離啼童稚頻書札盤餐詎糝藜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難齊高枕翻星月嚴城疊鼓鼙風號聞虎豹水宿伴鳧鷖異縣驚虛往同人惜解攜蹉跎長汎鷁展轉屢聞雞嶷嶷瑚璉器陰陰桃李蹊餘波期救涸費日苦輕齎杖策門闌邃肩輿羽翮低自傷甘賤役誰愍強幽棲巨海能無釣浮雲亦有梯勳庸思樹立語默可端倪贈粟囷應指登橋柱必題丹心老未折時訪武陵溪

鶴曰周禮澤國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家語孔子藜羹不糝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吳周瑜求貸糧於魯肅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瑜○此詩大意言多病衰老而漂泊水宿泛舟望諸公餘波所及而指囷然丹心未折尚欲題柱賦也首句言多病耳聾髮短而不能逢迎時也澤國多雨炎天淺泥小江積浪而行纜且係於長堤也然歸路行舟非北而卻西故漂泊亂離之苦皆在老年豈不悲哉且童稚頻書札言盤餐詎有糝藜然我行何以致此而物理直是難齊仰高枕水宿以伴鳧鷖聞虎豹聽鼓鼙耳故異縣驚其虛往同人惜其解攜而蹉跎展轉言水宿又久矣次言諸公瑚璉器桃李蹊且期餘波以救涸者苦無日用之輕齎耳我欲造請而門闌深邃自傷甘於賤役而羽翮低然誰能愍之而強其幽棲乎雖然海可釣雲可梯勳庸思欲樹立語默之間可見端倪君如指囷以贈粟我將登橋而題柱蓋此丹心老猶未已且時訪武陵溪以暫棲息耳

遣悶

地闊平沙岸舟虛小洞房使塵來驛道城日避烏檣暑雨留蒸濕江風借夕涼行雲星隱見疊浪月光芒螢鑒緣帷徹蛛絲罥鬢長哀箏猶憑几鳴笛竟霑裳倚著如秦贅過逢類楚狂氣衝看劍匣穎脫撫錐囊妖孽關東臭兵戈隴右瘡時清疑武略世亂跼文場餘力浮于海端憂問彼蒼百年從萬事故國耿難忘

洙曰賈誼傳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論語楚狂接輿史記平原君曰士之處世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毛遂曰使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耳非特其末見而已謝莊月賦端憂多暇○此詩大意公於舟中歎漂泊而懷故國題曰遣悶有以哉賦也首言地闊舟虛驛騎之來自鳥之往如水東注無以停留然風雨之涼星月之光螢緣帷蛛罥鬢猶為可嘆至哀箏鳴笛而霑裳矣次言倚著過逢如秦贅楚狂者判

亜而氣衝撩雄囊而頻艇次言關東諸侯兵亂而文士無用
未言餘力將浮海妹愛則問夫百年內從屯萬事之變惟故
園之思不能忘耳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官賦七
字句同作

樓上炎天冰雪生高飛燕雀賀新成碧窻宿霧濛濛濕朱拱浮
雲細細輕杖鉞緊惟瞻具美投壺散帙有餘清自公多暇延參
佐江漢風流萬古情

楯可曰晉羊祜登西樓賦去画棟浮細細之輕雲朱拱濕深
之之飛雨王逸少見之變色竟日潰宗資為中郎將杖鉞將
兵督州郡賈琮為冀州刺史舊與傳車駢驂垂赤帷裳迎於
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

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遂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悚慄
為將軍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默翁曰前四句言樓成而高
也肯題次形容後四句言王事之暇即与參佐從事文物典
籍亦用此樓是可見王之所樂与人同其樂者即非獨樂文
非淫樂誠萬古風流之事也

文作此奉衛王

西北城樓雄楚都遠聞山岳散江湖二儀清濁還高下三伏炎
蒸定有無推數幾年惟鎮靜曳裾終日盛文儒白頭授簡焉能
賦愧似相如為大夫

宋曰漢酈唐傳古者命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
以外將軍制之鄒陽傳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謝惠連雪
賦梁王遊於兔園授簡於司馬大夫曰為寡人賦之續新文

[illegible]以為大夫黙翁曰前篇樓上之景信美之此
[illegible]而後言王政事簡靜文際文儒足以尊此
[illegible]能詠也

江邊星月二首

驟雨清秋夜金波耿玉繩天河元自白江浦向來澄映物連珠
斷緣空一鏡升餘光隱更漏況乃露華凝
江月辭風纜江星別霧船雞鳴還曙色鷺浴自晴川歷歷竟誰
種悠悠何處圓客愁殊未已他夕始相鮮

舟月對驛近寺

更深不假燭月明自明船金刹青楓外朱樓白水邊城烏啼眇
眇野鷺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鈎簾獨未眠

舟中

風浪江柳下雨卧驛樓邊結纜排魚網連檣并米船今朝雲細
薄昨夜月清圓飄泊南庭老只應學水仙
題曰[illegible]詩國[illegible]委松柏雲[illegible]恣天行

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

昔承推獎分愧匪挺生材遲暮宮臣忝艱危袞職陪揚鑣隨日
馭折檻出雲臺罪戾寬猶活干戈塞未開星霜玄鳥變身世白
駒催伏枕因超忽扁舟任往來九鑽巴噀火三蟄楚祠雷望帝
傳應實昭王問不回蛟螭深作橫豺虎亂雄猜素業行已矣浮
名安在哉琴烏曲怨憤庭鶴舞摧頹秋水漫湘竹陰風過嶺梅
苦摇求食尾常曝報恩腮結舌防讒柄探腸有禍胎蒼茫步兵
哭展轉仲宣哀飢藉家々米愁徵處々杯休為貧士歎任受衆
人咍得喪初難識榮枯劃易該差池分組冕合沓起蒿萊

伊周地皆登俎宋才漢廷和異域晉史圻中台爵業非常體宗
臣忌諱災群公紛紜力聖應宵徘徊數見銘鐘鳥真宜法斗魁
頑鬧雙鐫鑄美使棟梁摧壁石圭多剪凶門轂少推垂旒資
穆穆祝網但恢恢赤雀翻然至黃龍不假媒賢非夢傳野隱類鑿
顔以自古江湖客寘心若死灰
師曰唐六典註補闕拾遺武后時置取詩袞職有闕惟仲山
甫補之之義以名官雅玄鳥燕也漢魏豹傳人生一世如白
駒之過隙語鑽燧改火漢欒巴嘗噀酒以救蜀火左傳齊桓
公伐楚責以爾貢苞茅不入及昭王南征而不復司馬子長
書猛虎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三秦記龍門魚登者化為
部不登者點額暴腮而反漢書結諫臣之舌又曰盤石之宗
也史成王與弟叔虞戲削桐葉為圭曰以此封君淮南子君

命將臣辭而行鑿凶門以出史成湯見野張網乃令去其三
面祝曰欲左〻欲右〻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老子天網恢〻
遁甲曰赤雀不見則國無賢瑞應圖曰黃龍四龍之長王者
不漉池而漁則遊於池沼淮南子魯君欲相顔闔使人以幣
先焉顔闔鑿坏而遁○此詩自言昔蒙推奬之分漸非出類
之才年老忝為官臣時弟叨陪袞職扈從而揚鑣直諫而折
檻雖蒙恩免死然亂猶未息奈何星霜之變如白駒之過隙
以枕行舟自入蜀至下峽忽彼九年其閒在夔三年望帝之
候應實昭王之閒不回故蛟螭豺虎之猜橫若是而素業浮
名其安在哉於是琴奏烏夜啼曲而庭鶴為舞時也秋水漫
湘竹而陰風過嶺猿矣然猶不免搖尾求食暴腮報恩而又
懼魂畏禍是故有步兵之哭仙宣之哀也雖藉米微杯於慶

慶不必為賓士之數從其喪衆人之矣而得失榮枯劃然易
以具知矣次言有盛宋之才起高家而分組冕者非一人公
伊周之地也今也為漢廷之和異域晉史之圻中台爵業諱
常体謂出遵于外比宋臣所甚忌諱者而群公紛然戮力而
聖應深宵則數見勒銘鍾鼎以徵功效法斗魁以調元尚頑
鬧者植棟梁以搆廈明堂鑄鋒鏑以為田器多剪盛石之
圭以固本少推出門之轂以息兵穆〻垂旒恢〻祝網則赤
雀黃龍之瑞不期而自至君傳說傅巖之賢其能終隱乎哉
自古江湖隱士寘心有若死灰言無心於貴惟君王禮羅之
如何耳賦也

江漢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

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
遁曰韓非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返迷惑失道管仲曰
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公自言江
漢思歸之客如片雲之与天共遠於永夜則与月同孤雖曰
乾坤一腐儒然落日心猶壯且秋風病欲蘇而堪一用是足
以哉存老馬不必取長途言不用其力用其智耳賦而比也

遣遊

江湖浮尚猿雲長出斷山塵沙連越嶠風雨暗荊蠻雁矯銜蘆
猿啼失木間弊裘蘇季子歷國未知還
前四句以江浮捷雲出山起興又以塵沙風起喻亂興而比
也後四句以雁銜蘆比征夫以猿失木蘇秦自比而歎歷國
未知還也而賦也

之文而重慟哭盧雖然白髮甘同朽青雲任卷舒言毛尖無心仕宦也而尚書經綸之功已垂不朽今出使和蕃之體何如然我似乾湖橘而占對孤十年之病萬里之行故淹楼閣借問蘿但餘服不記月易今也迴雨已封巫峽而江淮曾略孟諸矣追言深秋傳遊也雖天下有金湯之固然遼海幽燕之地猶屬亂未已也故顧尚書輸肝膽爲國除亂毋煩獨起予而与之言詩也

哭李尚書之芳

漳濱與蒿里逝水竟同年欲挂留徐劍猶回憶戴船相知成白首此別間黄泉風雨嗟何及江湖涕泫然修文將管輅奉使失張騫史閣行人在詩家秀句傳客亭鞍馬絕旅櫬網蟲懸復魄昭丘遠歸魂素滻偏樵蘇封葬地喉舌罷朝天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

鶴曰尚書唐宗室也安禄山奏爲范陽司馬禄山反自拔歸京師廣德初使吐蕃被留二年乃得歸拜禮部尚書改太子賓客薨魂忘管輅宮顏回卜商爲地下修文郎禮骨肉歸復于土潛安仁西征賦地有玄灞素滻水名在長安冀李固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天喉舌尚書爲陛下之喉舌也〇此公哭李尚書之芳而作也首言之芳病与燕客不得見故曰欲掛季札留徐之劍猶回子猷憶戴之船相知至老死隔黄泉風雨亂離何嗟及矣江湖流落淚然流涕地下修文將同管輅而詩家之秀句傳奉使吐蕃已失張騫而史閣之行人在也今尚書之客亭已無數馬而旅櫬帷多網蟲復土去昭丘已遠歸魂在素滻之邊樵蘇於葬地罷喉舌之朝天言其死而葬也今也秋色凋殘春草則王孫其何所之耶賦綠此也

重題

涕灑不能收哭君餘白頭兒童相顧盡宇宙此生浮江雨銘旌濕湖風井逕秋還瞻魏太子賓客藏應劉

〔公自註〕公歷禮部尚書薨于太子賓客 深曰鄴城賦歌曰遂風起兮城上寒井逕滅兮丘隴殘魏文帝爲太子時應瑒劉楨並見友善

獨坐

悲秋回白首倚杖背孤城江斂洲渚出天虛風物清滄溟服衰謝朱紱負平生仰羨黄昏鳥投林羽翮輕

哭李常侍嶧二首

一代風流盡修文地下深斯人不重見將老失知音短日行梅嶺寒山落桂林長安若箇畔猶想映貂金

〔鶴曰〕唐志左右散騎常侍隸門下中書省皆金蟬珥貂梅嶺今南安軍桂林今靜江府言李常侍之櫬自廣南來也

青瑣陪雙入銅梁阻一辭風塵逢我地江漢哭君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詩發揮王子表不愧史臣辭

〔洙曰〕銅梁蜀中縣名 〔定功曰〕前漢書有王子侯表李常侍宗室子也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

漢主追韓信蒼生起謝安吾徒自飄泊世事各艱難逆旅招邀近他鄉意緒寬不才甘朽質高卧豈泥蟠

〔洙曰〕漢高帝入關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何聞朝信亡自追之

晉謝安桓温請爲司馬將發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臥
東山諸人毎相与言安石不出將如蒼生何楊子龍蟠于泥
○首言今日世事艱難故吾徒顚沛當如追轍以削酹起謝
以爲治次自言不才在他鄕逆旅高臥豈若泥蟠之龍耶乃
象使君於敵以寬愁緒感激之詞號也
況愛客霸翁翁樽上夜闌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顔戎馬今何
地鄕園獨在山江湖墮清月酩酊任扶還
公自言在它鄕惟吟詩以送老乃象使君相愛留樹上夜以
設宴會勸酒以開我顔今也戎馬未息鄕園何在寔難扶歸
則月落江湖矣應卜夜開顔等句賦也

又客

羇旅知交態淹留見俗情衰顔聊自哂小吏最相輕去國哀王

粲傷時哭賈生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縱横
〔洙曰〕漢書翟公署其門曰一貧一富乃知交態張綱傳豺虎
當路安問狐狸○首言久客乃知交態見俗情之相輕惟自
哂而已是以去國則哀王粲傷時則哭賈生若小吏者特狐
狸尔何足道哉況今正豺虎縱横言兵亂正甚所可哀可哭
者此亦賦而比也

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

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形骸元土木舟楫復江湖社稷纏妖
氣干戈送老儒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雨洗平沙淨天銜闊
岸紆鳴螿隨汎梗別燕赴秋菰棲託難高臥飢寒迫向隅寂寥
相呴沫浩蕩報恩珠溟漲鯨波動衡陽雁影徂南征問懸榻東
逝想乘桴濫竊商歌聽時憂卞泣誅經過憶鄭驛斟酌旅情孤

〔鶴曰〕時公移居公安在江陵之南故云南浦鄭審爲江陵少
尹〔洙曰〕莊子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潘岳
關中記漢武帝遊昆明池見魚銜鉤取其鉤放之其後魚銜
珠以報淮南子甯戚欲干齊桓公無以自達於是擊牛角而
疾商歌桓公聞之命後車載歸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璞以
獻厲王王使人相之石也王以爲詐刖其左足及武王即位
又獻之王又以爲詐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於
楚山之下○此公自江陵移居公安而寄江陵鄭少尹也首
言更欲投何處而去此都且形骸元似土木舟楫還在江湖
蓋由社稷爲妖氛所纏而干戈斷送老儒故百年之内同爲
棄物萬國之間盡是窮途其將何所之耶應首二句今也雨
洗平沙天銜闊岸鳴螿隨梗別燕赴菰此何時耶棲託則難

乎高臥飢寒則迫乎向隅苟能相呴以沫則銜報恩之珠矣
溟漲鯨波東逝而想乘桴衡陽雁影南征而問下榻濫竊寕
戚商歌之聽時憂卞和泣玉之誅故經過之際惟憶鄭驛以
斟酌旅懷耳賦也

移居公安山館

南國晝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遠宿雲端山鬼吹燈
滅廚人語夜闌雞鳴問前館世亂敢求安
〔鶴曰〕公安縣屬江陵府吳大帝推蜀先主爲左將軍荊州牧
鎭汚口時人號備爲左公因名曰公安

官亭夕坐戲簡顔十少府

南國調寒杵西江浸日車客愁連蟋蟀亭古帶蒹葭不返青絲
鞚虛燒夜燭花老翁須地主細細酌流霞

鶴曰顔乃公安尉也趙曰庾信夜聽擣衣詩調聲不用吟

醉歌行贈公安顔少府請顧八題壁

神仙中人不易得顔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君不見西漢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為君掃是日霜風凍七澤烏蠻落照銜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感君意氣無所惜一為歌行歌主客

公自註顧況吳人鶴曰漢梅福為南昌尉後得仙子虛賦楚有七澤蜀夔州地後諸蠻部有烏蠻白蠻赤壁在鄂州○此詩首言顔少府如梅福之得仙而其才如天馬之待駕馭秋鷹之當雲霄皆不易得者未所謂歌主也次言顧文學之字杜陵老之詩為顔少府所喜而升堂為掃詞翰未所謂歌客也末言時當霜風之凍七澤烏蠻落日之銜赤壁酒酣耳勢不知老之將至慷慨君意氣作歌行以敍主客也入題意賦也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鈞

衛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雅量涵高遠清襟照等夷平生感意氣少小愛文辭河海由來合風雲若有期形容勞宇宙質朴謝軒墀自古幽人泣流年壯士悲水煙通徑草秋露接園葵入邑豺狼鬬傷弓鳥雀饑白頭供宴語烏几伴棲遲交態遭輕薄今朝豁所思

趙曰質朴謝軒墀言不復仕於朝也○此詩首言衛侯雅量清襟之知我皆不易得也凡其感意氣愛文詞若河海風雲之會合皆所以頌美衛侯者也次自言形容奔馳於宇宙而已老質朴謝絶乎軒墀而不仕自古已來歲月如流則幽人壯士為之悲泣夫水煙之通徑草秋露之接園葵我之所欲奈何入邑有豺狼之鬬傷弓致鳥雀之饑所以白頭供人之宴語烏几伴我之棲遲苦遭交態之薄今也喜得衛侯而豁我所思矣賦也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逍遙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此筵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煙

田曰北史韋夐養高不仕周明帝號之曰逍遙公唐宰相世系表韋氏九房以夐之後為逍遙公房嗣立之後為小逍遙公房黙翁曰首下句分而截為綱以下以系相承遂示而視其後如此蓋相愛相知之深矣三四承此筵言世亂身危古今共悲者也而書二人適不幸然此二者而離別如之何而不為斷腸哉

贈虞十五司馬

遠師虞祕監今喜識玄孫形象丹青逼家聲器宇存淒涼憐筆勢浩蕩問詞源爽氣金天豁清談玉露繁佇鳴南嶽鳳欲化北溟鯤交態知浮俗儒流不異門過逢連客位日夜倒芳樽沙岸風吹葉雲江月上軒百年嗟已半四座敢辭喧書籍終相與青山隔故園

洙曰董仲舒有王杯繁露劉公幹詩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沈休文詩客位紫苔生魏志蔡邕許王粲聞其至門倒屣迎之一座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當盡與之○此詩首言虞世南子所師法今喜識其玄孫

而形象家聲韻詞源爽氣清拔凝乎不墮其先緒故符其
若鳳之鳴蝦之化賦而比也次言流俗交懸之輕而儒門自
別故連客坐䦨芳樽沙岸雲江之風月我雖衰老不敢辭喧
然吾家書籍終當相与如蔡邕之於王粲奈何故園為青山
所障阻耶賦也

公安縣懷古

野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寒天催日短風浪與雲平灑落君臣
契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

〔鄭曰〕吳孫權封呂蒙為孱陵侯即公安在漢為孱陵縣〇言
在公安見劉備城則懷其君臣之契合今則深江惟風浪与
雲平耳見呂蒙營則懷其戰伐之名聲今則曠野惟寒天催
日短耳故維舟於前浦為之含情而長嘯焉賦也

呀鶻行

病鶻孤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衰柳清秋落日已側身過鷹歸
鵰錯回首緊腦雄姿迷所向疎翮稀毛不可狀強神迷復早鵰
前俊才早在蒼鷹上風濤颯颯寒山陰熊羆欲蟄龍蛇深念尔
此時有一擲失聲濺血非其心

從按此詩言呀鶻雖病尚堪一擲以比壯士雖在困厄尚堪
用之云爾賦兼比也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

正解柴桑纜仍看蜀道行檣烏相背發塞雁一行鳴南紀連銅
柱西江接錦城憑將百錢卜飄泊問君平

夢弼曰晉肅即李賀之父〔洙曰〕柴桑里在江州銅柱在交趾
錦城成都府也〔趙曰〕漢嚴君平賣卜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
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

北風

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垂洞庭秋欲雪鴻鴈將安歸十年殺氣
盛六合人煙稀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

憶昔行

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辛勤不見華蓋君艮岑青
輝慘么麼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回頭五步坐秋山眼冷魂未
歸仙賞心違淚交墮弟子誰依白茅室盧老獨啟青銅鎖巾拂
香餘搗藥塵階除灰死燒丹火玄圃滄洲莽空闊金節羽衣飄
婀娜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松風澗水聲合時青
兕黃熊啼向我徒然咨嗟撫遺跡至今夢想仍猶左秘訣隱文
須內教晚歲何功使願果更討衡陽董鍊師南遊早鼓瀟湘柂

須溪謂此憶昔與前遊皆託方外也言憶昔尋王屋山小有
洞天乘輕舸辛勤以過洪河欲謁華蓋君而君已死是以艮
岑之青輝乃慘於小子蓋千巖萬壑無人而寂靜三步五步
回頭以坐秋山望君眼冷而魂猶不來歎為仙賞而事与願
違所以淚交墮焉此一節言歎謁華蓋君適值君死而悲傷
之賦也本趙說次四句言君之弟子惟盧老依茅屋乃開鎖
以延我其巾拂上乃君杵藥塵之餘香除階閒乃君燒丹火
之死灰次言小有洞景物之妙次言松風澗水之聲青兕黃
熊之啼而皆向我於是撫其跡而咨嗟亦徒然矣故至今夢
想之仍前猶左而不順以上皆憶昔日仙賞之違之事未章
韓氏以為求仙須得有功行而傳秘訣既不得華蓋君却思
南遊而訪董鍊師也須溪云便謂真排与事未始舞人前說

四承隱居句言吾今冬既往罏峰為不僻地以待其來也

曉發公安數月憩息此縣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鄰雞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態能幾時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出門轉眄已陳迹藥餌扶吾隨所之

默翁曰首曉也次曉有所感生意無幾非可久處也三承發公安矣且感歎吾奔馳不有定向故隨所住惟賴藥餌扶吾之病軀耳

發劉郎浦

掛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颯颯昏亭午舟中無日不沙塵岸上空村盡豺虎十日北風風未回客行歲晚晚相催白頭厭伴漁人宿黃帽青鞋歸去來

鮑曰十道志劉郎浦在荊州先主納吳女處

別董頲

窮冬急風水逆浪開帆難士子甘旨闕不知道里寒有求彼樂土南適小長安到我舟楫去覺君衣裳單素聞趙公節兼盡賓主歡已結門廬望無令霜雪殘老夫纜亦解脫粟朝未餐飄零兵甲際幾時懷抱寬漢陽頗寧靜峴首試考槃當念著白帽采薇青雲端

趙曰小長安鄧州也見北戎紀註趙公鄧守也齊王孫賈事齊閔王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漢公孫弘食脫粟飯○此詩糾藉言其母老家貧將往鄧州謁趙守且勉其早歸以慰倚門之望不乃自叙其所之時也

幽人

孤雲亦羣遊神物有所歸麟鳳在赤霄何當一來儀往與惠詢輩中年滄州期天高無消息棄我忽若遺內懼非道流幽人見瑕疵洪濤隱語笑鼓枻蓬萊池崔嵬扶桑日照耀珊瑚枝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咽漱元和津所思烟霞微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五湖復浩蕩歲暮有餘悲

孝祥曰中黃紀曰服元和除五穀必獲眾天尊其錄註服元和謂漱津液○此詩以孤雲神物起興而懷幽人之不我顧乃自懼已非道流而幽人[illegible]以自[illegible]於蓬萊也次六句憶滄州期等[illegible]卿末章自言年老不能遂其滄州之期而為歲暮之悲也

泊岳陽城下

江國踰千里山城近百層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燈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鯤鵬

鶴曰岳陽岳州也居天岳山之陽故云史大曆三年冬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泛

楚岸朔風疾〻寒鶬鴰呼漲沙霾草樹舞雪渡江湖吹帽時〻落維舟日〻孤因聲置驛外為覓酒家壚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唐子西云過岳陽樓觀子美詩不過四十字耳氣象閎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言乎太白退之輩率為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首言登岳陽樓乃因洞庭之巨浸

自言衰病蹭蹬駈馳於海内爲少年所侮自蜀下荆入南
岳懷古思治若無經濟之才此身將何之耶今又優歷險阻
頹其益厚庶幾得達者与論而混瑕垢斯可矣首自言衰老
於太平之時病疾於乱離之際故蹭蹬駈馳使童稚翻其口
於四方案何駈馳之際但遇新少年罕逢親故是日低翔下
色而人知其善誘哉少年氣豪乃以老醜目之次六句歎着
十二句詞極悲所懷者在此次八句歎唐虞之已遠不復
賈之遺跡次十句言泛舟進行清湘林藪乱石間篙工進巧
氣酣歌謳明授受於四韓之際善知者觸類而長凡事各有
類眺之手求古絲渫于知操舟之妙者何獨罕有乎既而覩
色香之熊挂虬叫黑守群虎於林藪中乃歎舟棹之艇將何
適耶履此險阻頗益厚矣庶乎達者言論吞聲以混瑕垢可

也此所謂遣懷者是矣賦也

湘夫人祠

肅肅湘妃廟空墻碧水春蟲書玉珮蘚燕舞翠帷塵晩泊登汀
樹微馨借渚蘋蒼梧恨不淺染淚在叢筠
趙曰博物志舜死湘妃以淚揮竹上染成斑

祠南夕望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山鬼迷春
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絶地萬古一長嗟

遣遇

磐折辭主人開帆駕洪濤春水滿南國朱崖雲日高舟子廢寢
食飄風爭所操我行匪利涉謝爾從者勞石間采蕨女鬻市輸
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聞見事略同刻剥及錙毫貴人
豈不仁視汝如莠蒿索錢多門戶喪亂紛嗷嗷奈何黠吏徒漁
奪成逋逃自喜遂生理花時甘縕袍
鄭曰朱崖即岸也丹舟也〇此詩公自言辭主人而開船正
當春水泛溢丹崖日高之時舟子廢寢食以操舟故謝其勞
苦次言見石間采蕨之女鬻菜以輸官乃知天下生民被刻
剥之甚貴人雖有仁心奈何索錢之門戶多端而黠吏漁奪
以致斯民逋逃故末章自喜甘縕袍於春時而置酒又何傷
焉所謂遣遇者因其所遇而自遣也賦也

解憂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向來雲濤盤衆力亦不細呀坑瞥眼
過飛櫓本無帶得失瞬息間致遠宜恐泥百慮視安危分明曩
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期勿替

公自注雲濤盤灘名極危險阻東坡曰讀子美減米散同舟
之句則可以振貪懦於百世之下矣又曰杜甫詩固無敵然
自致遠以下句真村陋此取其美摘其瑕也世人雷同不復
譏評過矣〇此詩因舟行得脫風濤之險而作故題曰解憂
首言減米散同舟之人而思共濟且向來雲濤盤之險飛棹
無帶苟不藉衆力則呀坑安得過之易也是得失安危瞬息
間耳今雖即安可不拳拳憶念期勿替乎此亦安不忘危存
不忘亡之意也

宿鑿石浦

早宿賓從勞仲春江山麗飄風過無時舟楫不敢繫回塘澹暮
色日沒衆星嘒缺月殊未生青燈死分翳窮途多俊異亂世少
恩惠鄙夫亦放蕩草草頻卒歲斯文憂患餘聖哲垂彖繫

趙曰易繫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此詩言宿浦之予者謂書從勞苦故也時當仲春江山秀麗飄風無時舟泛不敢不泊次四句狀早宿之景物次言窮途困多傍異而亂也殊少思患是以我亦放蕩草草年歲故末章託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之語以終之賦也

早行

歎哭俱在眺行邁有期程孤舟似昨日聞見同一聲飛鳥數求食潛魚亦獨驚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碧藻非不茂高帆終日征干戈未揖讓崩迫開其情

趙曰易繫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此詩言早行之時有歌者鳥有哭者鳥然行邁各有程期每日舟行聞見略同賦也次言飛鳥求食而潛魚亦驚因歎前王之作

網罟是設法以害生成然碧藻茂魚固可依而高帆終日征雖無網罟潛魚亦不能不驚以況干戈未揖讓而蒼生民崩迫之情比也

過津口

南岳自茲近湘流東逝深和風引桂楫春日漲雲岑回首過津口而多楓樹林白魚困密網黃鳥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甕餘不盡酒膝有無聲琴聖賢兩寂寞眇眇獨開襟

趙曰梁元帝烏栖曲沙棠作船桂作楫陸士衡詩空[illegible]殘酒膝有横琴○詩言過津口則南岳近而湘流東逝矣是時和風之引桂楫春日之漲雲岑回首則津口已過而楓林之多也次言魚鳥之通塞而興惻隱之心末歎聖賢寂寞相看蔘酒以開于[illegible]賦也

次空靈岸

沄沄逆素浪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空靈霞石峻楓栝隱奔峭青春猶無私白日亦偏照可使營吾廬[illegible]甚有慮未足憂兵戈阻邊徼鄉者留遺恨恥為達人誚回顧[illegible]延佳處領其要

鄭曰水經有空舲峽○此紀空靈山水之佳而作也首言[illegible]檝逆水而遲得展清眺以盡所歷之妙次言空靈楓栝隱[illegible]奔流峭石而白日亦偏照矣可使營吾廬於此以託老[illegible]瘴毒不足憂而兵戈未定為可憂耳向者以奔馳而留遺[illegible]恥為達人所誚它日回船當於佳處賞延以領其要亦賦也

宿花石戍

午辭空靈岑夕得花石戍岸疏開闢水木雜古今樹[illegible]蒸南風

盛春熱西日暮四序本平分氣候何回互茫茫天造間理亂豈恒數繫舟盤藤輪杖策古樵路羅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雖蕪沒農器尚牢固山東殘逆氣吳楚守王度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

鄭曰唐志長沙有花石戍○夢符曰左傳祈招之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首言午發空靈夕宿花戍而水木雜揉目地蒸春熱而四序氣候何回互之不齊[illegible]然治亂豈有恒數耶賦而比中于是紀其登岸之[illegible]民之不在村[illegible]田器無恙[illegible]氣而兵[illegible]誰其[illegible]下令以減[illegible]春熱而[illegible]民困[illegible]而[illegible]憂國之心為何如[illegible]

早發

有求常百慮斯文亦吾病以兹朋故多窮老驅馳併早行篙師怠席挂風不正昔人戒垂堂今則奚奔命濤翻黑蛟躍日出黃霧映煩促瘴豈侵頹倚睡未醒僕夫問盥櫛暮顏靦青鏡隨意簪葛巾仰慚林花盛側聞夜來寇幸喜囊中淨艱危作遠客干請傷直性薇蕨餓首陽粟馬資歷聘賤子欲適從疑誤此二柄

（洙曰）漢爰盎傳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左傳罷於奔命史記齊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蘇秦張儀歷聘六國諸侯皆以粟馬資之○詩言有求常生百慮亦我斯文之病也以此用故之多而窮老驅馳相併緣有求也且篙師嬾於早行挂席而風又不正昔人戒坐垂堂今也奈何奔命而歷此風波之險耶故煩促頹倚若瘴癘相侵而睡未

醒也及僕夫問盥櫛而衰容羞覽鏡聊簪葛巾而愧林花之盛矣自傷衰老而奔延也側聞夜來有寇賊幸喜囊中無物況艱危之時作遠客而干請於人有傷平日之直性將者之何其效夷齊之餓乎儀秦之聘乎二者未知適從故疑而不決賦也

次晚洲

參錯雲石稠坡陀風濤壯晚洲適知名秀色固異狀棹經垂猿把身在度鳥上擺浪散帙妨危沙折花當羈離暫愉悅羸老反惆悵中原未解兵吾得終疏放

（洙曰）棹經垂猿把身在度鳥上言春水漲而船所經甚高也（陳俞曰）危沙記陳與當穠織故移花以當之○言次晚洲雲石多而風濤壯是以舟所經身所在者度鳥上而垂猿把也

故擺浪則散帙有所妨然危沙則折花以當羈離之際暫可愉悅衰老之餘反成惆悵何則中原之兵未息吾其得終身疏放乎故賦也

發白馬潭

水生春纜沒日出野船開宿鳥行猶去叢花笑不來人人傷白首處處接金杯莫道新知要南征且未回

歸鴈

聞道今春鴈南歸自廣州見花辭漲海避雪到羅浮是物關兵氣何時免客愁年年霜露隔不過五湖秋

（夢弼曰）漲海海名在交趾羅浮山在惠州○言聞道今春歸鴈來自交廣蓋其避雪則南來而到羅浮見花則北向而辭漲海故也既而又嘆是物皆關兵氣何時可免客愁蓋以殺

氣盛而霜露嚴故近年鴈不過五湖今也來自交廣則五燭將調而客愁可釋矣興兼賦也

野望

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遙雲山兼五嶺風壤帶三苗野戍侵江闊春蒲長雪消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

（公自註）服虔曰嶺有五因以爲名交趾合浦界有此嶺夢弼曰粟遜之詩納納江海深黃曰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此五嶺也書註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詩言流離之遠迴知乾坤之大望遠則雲山兼五嶺風壤接三苗視近則野戍侵江闊春渚長雪消今我空老於孤舟之上無補於朝廷耳賦也

入衡州

莫莫舊京遠遲遲歸路賖殘年傍水國落日對春華[illegible]
湘江泥輕燕斜賈生骨已朽悽惻近長沙
〔公自註〕喬口在長沙北界〔洙曰〕莊子其人與骨皆已朽矣〇
詩首言舊京愈遠而歸路愈賖者蓋以衰年而泊水國而對春
華見早蜂輕燕於樹蜜江泥之間今入喬口則近長沙於是
懷賈生而悽惻焉賦也

銅官渚守風

不夜楚帆落避風湘渚間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燒山早泊雲物
晦逆行波浪慳飛來雙白鶴過去杳難攀
〔趙曰〕長沙有銅官山云楚鑄錢處漢書江南之地火耕水耨
註燒草下水種稻及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一
水灌之草死獨稻長也

北風

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向晚霾殘日初宵鼓大鑪爽攜[illegible]
地聲拔洞庭湖萬里魚龍伏二更鳥獸呼滌除貪破浪愁絕付
摧枯執熱沉沉在凄寒往往須且知寬疾肺不敢恨危途再[illegible]
煩舟子衰容問僕夫今晨非盛怒便道即長驅隱几看帆席
山湧坐隅
〔公自註〕新康江口信宿方行〔趙曰〕南史宗愨云願乘長風破萬里[illegible]
萬里浪宋玉風賦盛怒於土囊之口莊子萬竅怒號[illegible]
坐〇此詩以北風雖阻行舟然喜其能呼瘴氣及[illegible]
賦也首二句乃一篇之主意第三四句盧南國[illegible]
比風蘇次六句繼前六句次[illegible]句言既蘇南風[illegible]
德矣煩舟子應危途問僕[illegible]肺疾[illegible]

順便可長驅而往我當隱几看雲山之湧坐隅矣

詠懷二首

人生貴是男丈夫重天機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爲嗟余竟轗
軻將老逢艱危胡雛逼神器逆節同所歸河洛化爲血公侯草
間啼西京復陷沒翠蓋蒙塵飛萬姓悲赤子兩宮棄紫微倏忽
向二紀姦雄多是非本朝再樹立未及貞觀時日給在軍儲上
官督有司高賢迫形勢豈暇相扶持疲苶苟懷策棲屑無所施
先王實罪己愁痛正爲茲歲月不我與蹉跎病江湄夜看豐城
氣回首蛟龍池齒髮已自料意深陳苦辭
〔洙曰〕莊子榮啟期曰人之所貴者男也而予幸得之一樂也
〇此公自述抱濟時憂國之策而轗軻無所施故陳苦辭首
六句述人生抱道有窮達之分既而自歎轗軻又逢艱危以

起下文次言安史之亂兩京陷沒二聖播遷及爲朝廷叛
逆及發等事忽涉二紀尚未平定然朝廷雖再樹立終未及
太宗貞觀之時何則軍国之用之絕日不暇給上下督責雖
有高賢然又迫於形勢不暇扶持主室若甫之疲苶苟懷籌
時之長策棲屑何所施哉先王於国步艱難之際實能罪己
下哀痛之詔正爲此亦今也歲不我與又以病於遐方惟看
劍氣及發龍池於是自料齒髮衰謝無能爲矣而惟陳苦辭
耳賦也

邦危壞法則聖遠益愁慕飄颻桂水遊悵望蒼梧暮潛魚不銜
鉤走鹿無反顧皦皦幽曠心拳拳異平素衣食相拘閡朋知限
流寓風濤上春沙千里漫江樹逆行少吉日時節空復度井竈
任塵埃舟航煩數具牽纏加老病瑣細隘俗務萬古一死生胡

又名數多變行堯源拙計泥銅柱朱鮮炎瘴毒禪落蹤少幾
虎狼窺中原焉得所歇住葛洪及許靖避世常此路賢愚誠夥
差自愛各馳驚痛癢且知何恨幸針炎屢擁滯僮僕慵稽留篤
師魁然當桂帆席天意雖告訴南為祝融客勉強親杖屨結託
老人星羅浮展衰步

箋鶴曰蜀志許靖字文休避董卓之亂走至交趾後以劉璋
招入蜀事先主○洙曰亂懷古而述避難奔馳之意首言那
老者以其法則壞耳聖人既遠惟益愁慕故南游悵望舜墓
之蒼梧也次以魚鹿興幽曠之心有異於昔者何哉以衣食
拘閡所知流寓東西限隔不得相依故爾於是涉歷風濤將
節易度并寄任其生歷舟楫煩人數具故牽纏於途路中又
加之以老病迫之以俗務且萬古一死生耳胡為求兄於名

數耶是故多憂不能為桃源之隱計拙不能立銅柱之功然
未辭炎瘴之毒且擺落跋涉之懼盜賊尚窺中國焉得所歷
而久住耶葛洪許靖皆避世之士自愧不如雖然賢愚固有
高下但自愛各有趍向耳今我老病屢加針炙故留滯日久
僮僕慵而篤師懿也終當挂帆席而為祝融之客勉强親杖
屨結托老人星以展羅浮之步特未知天意肯從否故曰天
意難告訴也賦也

望嶽

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歘吸領地靈鴻洞半炎方邦伯用祀
典在德非馨香巡守何寂寥有虞今則亡洎吾隘世網行邁越
瀟湘渴日絕壁出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峯尊峯峯次低昂紫
蓋獨不朝爭長嶫相望恭聞魏夫人群仙夾翱翔有時五峯氣

飛霜常迴鸞修途未暇到崇岡歸來覲命駕沐浴休玉堂
三歎問府主曷以贊我皇牲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

鶴曰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朱鳥之星也書望秩于山
川五峯祝融紫蓋天柱石廩芙蓉也田曰夫人晉魏舒之女
也幼讀書好神仙常有四仙人降之盡傳其秘術壽終日以
杖代尸而升天封南岳夫人治南岳○是年春晚公自潭之
衡望見南岳而作也首四句言衡山之鎮南方自百王而秩
祀固非一日矣次言祭祀恭初非馨在吾德馨且虞舜之後
巡狩不行此禮遂廢次自言陷於世網行邁越彼瀟湘見日
出於倚岳絕壁之上而漾舟過於清光之旁且五峯爭長豈
能相望也次言魏夫人之治南岳次言我欲杖崇岡以追於
修途而未暇歸來覲命駕將沐浴休息於玉堂以問府主何

以贊我皇耶忍見衰亂之俗祀典不舉尚以牲璧禮神々其
思降福祥矣賦也

清明二首

朝來新火起新烟湖色春光淨客船繡羽銜花他自得紅顏騎
竹我無緣胡童結束還難有楚女腰肢亦可憐不見定王城舊
處長懷賈傅井依然虛霑焦舉為寒食實藉君平賣卜錢鐘鼎
山谷各天性濁醪麤飯任吾年

洙曰漢景帝子發封長沙王謚曰定賈誼為大傅今其廟有
井存焉焦本作周後漢周舉為并州刺史太原郡舊俗以介
子推焚骸至其已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
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
弔書以致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

言非我十也而文什乎与周旋言知己久矣次四句言甫之
其才而比之未然也次四句言公以為唐之柏而我久病我
然後而之落南過相依而公已死故思惜然不能自已也次
四句言甫之死而遺愛在民交友若亦欲之三莫矣乎此
之寶鋼言其交契也次四句言常傳業有子世載其美服鼓
當時也次八句言當朱夏蕭夫重羅徹行而與懷飛旋而緣
蕭而之送則章已素屋白之室而不我顧矣於是徹早歲之
交遊已盡又為俗事所牽而不能護受故多涕淚而勉許為
也末言公既死雖其繼領方面盡朝廷於將帥之憐惜難其
人唯公名器兩全得春秋之義故不能不痛傷之也賦也

江閣卧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客子庖厨薄江樓枕席清衰年病秪瘦長夏想為情滑憶雕胡

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盃罌

[illegible]曰荆湘間有錦帶其苗嫩脆可食春未開花紅白如錦
[illegible]曰錦帶吐綬雞也其內脆美堪作臛

潭州送韋員外迢牧韶州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先令望同舍有輝光白首多年
疾秋天昨夜涼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

潭州留別杜員外院長　韋迢

江畔長沙驛相逢纜客舟大名詩獨步小郡海西偏地濕愁
飛鵩天炎畏跕鳶去留俱失意把臂共潸然

酬韋韶州見寄

養拙江湖外朝廷記憶疎深慚長者轍重得故人書白髮絲難
理新詩錦不如雖無南過鴈看取北來魚

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　韋迢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楚岫千峰翠湘潭一葉黃故人湖
外客白首尚為郎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

樓上

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簪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南戀闕勞肝
肺論材愧杞柟亂離難自救終是老湘潭

千秋節有感二首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鳳紀編生
日龍池塹劫灰湘川新涕淚秦樹遠樓臺寶鏡羣臣得金吾萬
國迴衢樽不重飲白首獨餘哀

朱曰按唐紀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宴百官於花萼樓下百官
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王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

趙曰淮南子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樽耶過者斟酌多少不
同各得其所宜○首四句言自罷千秋節而朝無宴會故頻
傷八月之來耳次四句言昔日編生日於鳳曆暫劫灰於龍
池今在湘川憶長安之遠而涕淚末言寶鏡金吾皆千秋節
宴會所有之物今也壯觀已塵埃而我之年又老安得不悲
傷也哉賦也

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羅襪紅蕖
豔金羈白雪毛舞階銜壽酒走索背秋毫聖主他年貴邊心此
日勞桂江流向北滿眼送波濤

夢弼曰明皇雜録千秋節上宴勤政樓大陳聲樂張平子西
京賦走上索而相逢索繩也謂走索以為戲也桂江湘水之
源自桂州至潭故云○詩言昔日千秋節於御氣含風之殿

奉贈盧五丈參謀琚

恭惟同自出妙選異高標入幕知孫楚披襟得鄭僑文人才地門闌冠蓋有老矣逢迎拙相於契托饒賜鍼傾府待弟米鹽船還鄉好蒸難濃誠心付柚稀客星空伴使寒水不成潮紫裘乾書領錄章讀在腰既持餘累夜酣酒或連朝藻翰惟牽率湖山合動搖時清非造次興盡却蕭條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休傳鹿是馬莫信鵩為鴞未解依依袂還斟泛泛瓢流年疲蟋蟀體物幸鷦鷯孤負滄洲願誰云晚見招

公自註時丈人使自江陵在長沙待命恩旨先支率錢米參謀曰公之母鄭氏參謀之母豈亦鄭氏耶左傳李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僑子產名也謝靈運詩李牽酬嘉滄洲神仙所居之地也左太冲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

閬道南行市駿馬不限匹數軍中須雜陽幕府天下異主將儉省憂艱虞祇收壯健勝鐵甲豈因格鬭求龍駒而今西北自反詞䮖驊蕩盡一匹無能嫌真種在帝都子孫未落西南隅向非戎事備征伐君肯辛苦越江湖江湖凡馬多顦顇衣冠往往乘蹇驢梁公富貴於身疎號令明白人安居俸錢時散士子盡府庫不為驕豪虛以詐報主寸心赤氣卻西戎迴北狄罪罔群馬藉馬多氣在驅除出金匱劉侯奉使光推擇滔滔才略滄溟窄杜陵老翁秋繫船扶病相識長沙驛強梳白髮提胡盧手兼衣尺汗俯摘九州兵革浩茫茫三歎聚散臨重陽當杯對客忍流淚不覺老夫神內傷

此時言劉之南行以市駿馬且不限匹數以應軍中之用故其主將儉省憂艱虞不恥收駿馬以濟格鬭　次言自西北胡反良馬蕩盡非獨在帝都而子孫未落西南蜀非求而肯越江湖以求之　次言江湖之間凡馬亦顦顇故衣冠之族皆騎蹇驢且美梁公之賢無自私也　次言梁公赤心壯氣可卻戎狄故劉侯奉推擇以奉使而才略之廣非人所能及也　次自言泊舟於長沙而扶病以相見聚散之頃正當重陽別淚難忍而神內傷矣賦也

重送劉十弟判官

分源豕韋派別浦雁行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經過辨豐劍意氣逆吳鉤垂翅傷衰老先鞭不滯留本枝凌歲晚高義豁窮愁他日臨江待長沙舊驛樓

（趙曰）分源豕韋派言劉與杜同出也劉孝標書年事適盡容髮衰謝光武與馮異璽書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澠池劉琨與親舊書吾恐祖生先吾著鞭也

登舟將適漢陽

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歸庭蕪尚在眼浦浪已吹衣生理飄蕩拙有心遲暮違中原戎馬盛遠道素書稀塞鴈與時集檣烏終歲飛鹿門自此往永息漢陰機

（趙曰）莊子子貢南遊過漢陰見丈人為圃畦抱甕而出灌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丈人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湖南送敬十使君適廣陵

相見各頭白其如離別何幾年一會面今日復悲歌少壯樂難
得歲寒心匪他氣纏霜匣滿冰置玉壺多遭亂實漂泊濟時曾
琢磨形容吾校老膽力爾誰過秋晚岳增翠風高湖湧波鶱騰
訪知已淮海莫蹉跎
此詩首言吾與敬相見各已白頭其奈會少別多是故悲歌
今也少壯之樂固難得矣然歲寒之心則匪它也其壯氣如
霜匣之劍其清操如玉壺之冰則其人固可想見矣雖遭亂
世實惟漂泊於濟時之道固嘗琢磨君形容則吾校老於尒
弟膽力則誰能過尒耶以上二節自叙兼歎美之ゝ詞末章
言秋晚風高將之廣陵須騫騰以訪知已幸勿蹉跎其行
也賦也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渙侍御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暄問泛愛不
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作窮途哭道州手札適復
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倚崑山玉撥棄
潭州百斛酒蕪沒瀟岸千株菊使我晝立煩兒孫令我夜坐費
燈燭憶子初尉永嘉去紅顏白面花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紫
燕綠耳行甚速聖朝尚飛戰鬪塵濟世宜引英俊人黎元愁痛
會蘇息夷狄跋扈徒逡巡授鉞築壇聞意旨頹綱漏網期彌綸
郭欽上書見大計劉毅答詔驚羣臣他日更僕語不淺明公論
兵氣益振傾壺簫管黑白髮舞劍霜雪吹青春宴筵曾語蘇季
子後來傑出雲孫比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ゝ北
肩輿每聯袂郭南抱甕亦隱几無數將軍西第成早作丞相東
山起鳥雀苦肥秋粟菽蛟龍欲蟄寒沙水天下鼓角何時休陣

前部曲終日死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
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
宋曰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在[illegible]否曰在儀曰足矣[illegible]
毛當乃貝溪苦共坐時人謂之[illegible]後尚書[illegible]晉武帝時侍御
史郭欽上疏言戎狄強獷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
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晉
不聽又武帝嘗問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
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
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
固為勝之○詩首言久客多枉友朋書及蒙問寒暄不能救
溝壑之辱然吾雖老尚有心於當世但恥作窮途之哭耳此
段含諷意蓋曰士之尊賢也非王公之尊賢也次言道州書

至君珠玉之貴重故棄百斛酒千株菊使我朝夕觀覽煩
兒孫之書又費燈燭而夜坐也次言憶道州之尉永嘉且狀
其年少風流將謂軍符侯印當即得如良馬之行甚速也今
聖朝兵亂尚未平息濟時宜舉英豪之後以此理則黎元之愁
痛夷狄之跋扈皆將平之矣今也天子將命之以將帥之事
頹綱漏網期爾經綸之彌縫之當如郭欽之上書以見大計
劉毅之荅詔以驚羣臣如此則它日更僕而語罔不深矣論
兵則氣益以振發於是傾壺舞劍則吹青春而黑白髮矣且
酒邊嘗説蘇季子之雲孫渙亦後來之傑出者每自市北有
輿而連袂今也將軍西第之成已多可早起東山之卧作丞
相蓋傷小人用而賢人隱則天下何時而平耶末章[illegible]附書
與裴道州曰示蘇渙我已老病無用君致君堯舜則望二子

耶穌也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呈湖南親友三十六韻

軒轅休製律虞舜罷彈琴尚錯雄鳴管猶傷半死心聖賢名古邈羇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見參如聞馬融笛若倚仲宣襟故國悲寒望群雲慘歲陰水鄉霾白屋楓岸疊青岑鬱々冬炎瘴濛々雨滯淫鼓迎方祭鬼彈落似鴞禽興盡纔無悶愁來遽不禁生涯相汩沒時物正蕭森疑惑尊中弩淹留冠上簪牽裾驚魏帝投閣為劉歆狂走終奚適微才謝所欽吾安藜不糝汝貴玉為琛烏几重々縛鶉衣寸々針哀傷同庾信述作異陳琳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砧叨陪錦帳坐久放白頭吟反樸時難遇忘機陸易沉應過數粒食得近四知金春草封歸恨源花費獨尋轉蓬憂悄々行藥病涔々瘞夫追潘岳持危覓鄧林

蹉跎翻學步感激在知音却假蘇張舌高誇周宋鐔納流迷浩汗峻址得鉉參城府開清旭松筠起碧潯披顏爭倩々逸足競駸々朗鑒存愚直皇天實照臨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書信中原闊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問俗九州箴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葛洪尸定解許靖力難任家事丹砂訣無成涕作霖

（宋）曰漢律曆志黃帝使伶倫取竹於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是為律本以通八節之氣以調八方之風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根半死半生〇同風俗通汲令應郴請主簿杜宣飲酒時壁上懸赤弩照於杯中如蛇宣惡之因得疾郴知之延宣於舊處置酒指曰此弩影耳宣疾遂瘳陳琳作檄於袁紹曹公讀其檄而頭風愈翁爵而延試之

之於如霜雄綰擾關之合評言此刑不可弃止未嘗興戎勞指冬蘆而春至王化久弭蠻言國法久已無必四備之桂州過蒼梧之舜廟酒涕以哭之傷今懷古之詞亦然也

讀杜詩愚得卷之十七

愁春及與明府論交却恨相見之晚若之縣必有仁恵之政
而南翁怳矣其餘波將亦及我焉賦也
同豆盧峰貽主客李員外賢子棐知字韻
諫僉歐冶子噴玉大宛兒符彩高無敵聰明達所爲夢蘭他日
應折桂早年知爛熳通經術光芒刷羽儀謝庭瞻不遠潘省會
於斯唱和將雛曲田翁號鹿皮
〔翻〕曰按唐表豆盧本姓慕容氏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因賜以
爲氏居昌黎棘城又唐志主客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二王
後諸蕃朝見之事屬禮部〔鄭〕曰越春秋干將與歐冶子採
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煉而爲劒〔定功〕曰黄澤謡曰黄之課
其馬歎王皇人壽可駿賈復傳兒謂弟曰此吾宗大宛兒也一
日千里亦可〔田〕曰晉干寶七殺云符彩照燭左傳鄭文公妾

燕姞夢天使與己蘭而生穆公名之曰蘭易鴻漸于陸其羽
可用爲儀晉謝安戒約子弟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
使其住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潘省會
以杜李盧皆省郎也樂府有鳳將雛曲〇此詩贈主客李員
外子名棐者時公同豆盧峰作以貽之也首以寶劒良馬比
李之賢子則其符彩無與比而其聰明無不通也次言其夢
於它日攫應於今時既通經術又刷羽儀則折桂於妙年從
可知矣末言瞻謝庭之芝蘭會潘省而和鳳將雛之曲則我
鹿皮翁在焉比而賦也

歸雁二首

萬里衡陽雁今年又北歸雙雙瞻客上一一背人飛雲裏相呼
疾沙邊自宿稀繫書無浪語愁寂故山薇

[illegible]曰衡陽有回雁峰雁至此不過遇春而回〇言在衡
陽雁又北歸雙雙南來見我於客中一一北向背我而
飛言雲中相呼之急而歸者多故沙邊獨宿者少也末章以言
當初無別語特愁故山之薇者未得如雁之歸亦賦也
欲雪違胡地先花別楚雲却過清渭影高起洞庭群塞北春陰
暮江南日色曛傷弓流落羽行斷不堪聞
言雁每年欲雪南來先花北去今也日暮洞庭高起則却過
清渭春盡必到塞北若或傷弓則行斷而其聲不堪聞矣賦
也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強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鶡冠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
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閑幔片片輕鷗下急湍雲白山青萬餘

里愁看直北是長安
〔趙〕曰鶡冠隱者之冠也〔鶴〕曰公在潭州舟居小寒食[illegible]
謂前一日也〇此詩言於舟中逢寒食因書所見而[illegible]
賦也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爲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嘗識主如今社
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君室何異飄飄託此身暫語船檣還起
去穿花落水益霑巾
〔洙〕曰古詩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室

清明

着處繁華矜是日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柳艷明眉爭道朱
蹄驕齧膝此都好遊湘西寺諸將亦自軍中至馬援征行在

前葛強親近同心事金鐙下山紅日晚牙檣捩柂青樓遠古
喪亂皆可知人世悲歡暫相遣弟姪雖存不得書干戈未息苦
〔離〕居逢迎少壯非吾道況乃今朝更祓除
〔趙曰〕此大曆五年三月三日清明以清明值上巳故云況乃
今朝更祓除也○此公在潭遇清明而為一時之事且憶弟
姪也前四句言繫觴處皆籌清明而出遊惟長沙風俗為次言
好遊寺而諸將皆至以馬比劍又葛比部將次四句言已
飲下山拔柂而青樓則遠也古時喪亂人皆可知而人世悲
歡暫時相遣末言弟姪避亂離居不得書問所以逢迎者入
皆年少非吾同道況今朝又當上巳祓除之日何不隨吾一
出遊乎賦也

賦帶比〔補〕舊音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爾家最近魁三象時論同
歸尺五天北走關山開雨雪南遊花柳塞雲烟洞庭春色悲公
子蝦菜忘歸范蠡船
〔補〕自注此下兩〻相比為三台俚語曰城南韋杜去天
五〔點〕翁曰前四句言家近帝闕如此後四句言流落江湖也
此賦也○復按首四句一起一承言韋杜同鄉而韋氏最貴
次敘北走則關山開雨雪南遊則於柳塞雲烟末以洞庭春
色悲〔韋〕之忘歸如范蠡船且贊善自放於江湖耶賦也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江上人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疎籬影遭碧水潛勾引風妒
紅花卻倒吹〻花困懶旁舟楫水光風力俱相怯赤憎輕薄
遮入懷珍重分明不來接濕久飛遲半欲高縈沙惹草細於毛
蜜蜂蝴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百勞
〔補〕曰古樂府歎花勾引落赤憎猶生憎○爾雅鵙伯勞
也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〻壁爭盤紆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腳插
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地靈步〻雪山
草僧寶人〻滄海珠塔劫宮墻壯麗敵香廚松道清涼俱蓮花
交響共命鳥金榜雙迴三足烏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
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飄然斑白身奚適旁
此煙霞茅可誅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
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
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久為野客尋幽慣細學何

顒免興派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題
壁物色分留與老夫
〔補〕可曰荊州記長沙西岸有麓山蓋衡山之足乃岳七十二
峰之數自湘西古渡登岸夾徑喬松泉澗盤繞諸峯疊秀下
瞰湘江岳麓道林二寺在焉深〔曰〕玉泉地名洞庭湖在岳州
之前赤沙湖在永州阿弥陀經極樂國王常作天樂晝夜六
時雨曼陀羅華楞嚴經雪山大力白牛食其山中肥膩香草
釋書有共命鳥二首一身三足野客本作謝客謝靈運字客
于何顒當作周顒公自註宋之問之貶也途經於此有詩尚
在壁間○此公遊岳麓道林二寺而作首一節述二寺景物
之美次一節述暮年到此欲誅茅以養微軀且得以依止尊
宿若夫富貴功名不足圖也末乃歎宋公放逐曾於此題壁

而分留而我賦也
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
往別郇瑕地于今四十年來簪御史筆故泊洞庭船詩憶傷心
處春深把臂前南瞻按百越黃帽待君偏
深曰錫晉侍御史誓白筆直發陛書遍以記不法按百越言
按察百越之郡○言往昔於郇瑕之地相別今四十年矣而
寇為御史相遇於洞庭故見寄詩相憶當深春把臂而傷心
馬既而又見黃頭郎祇候乃知尔將按百越又將別去其離
恨應為何如我賦也
白馬
白馬東北來空鞍貫雙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近時主將
戮中夜傷於戰喪亂死多門嗚呼淚如霰

黎百世曰此潭州詩主將謂崔瓘也時為臧玠所殺吳景之
亂暴軍皆白馬青袍楚詞涕淫淫其若霰○言乘白馬者在
王將戮而夜死於戰鬪惟見空鞍貫雙箭耳其勇敢之氣今
誰見耶卒章言喪亂之世死者或正或邪或盡節或傷勇故
曰多門是以哀傷之至賦也
入衡州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甚糺耀胡馬何猖狂老將一失
律清邊生戰場君臣忍瑕垢河岳空金湯重鎮如割據輕權絕
紀綱軍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嗟彼苦節士素於圓鑿方寧要
從為郡孔者安短牆凋弊惜邪本家矜存事常窄壁非其任府
庫實過防想已獨在此多憂增內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衣裳
元惡迷是似聚謀洩崔瓘玨奔流帳下血大降湖南殃烈火發

奔突往往破陀縱超越驚壯翻同糞壤埋沒于深 拋穢當蕭寂家泉
出豆兼長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鏤蹄豈知異物同 精氣雖未成龍
亦有神
鶴曰詩字記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馮翊縣 杜唐書沙苑監
掌牧養隴右諸牧牛羊以供尚書祠之三 韓同州古馮翊
郡故曰左輔漢樂志天馬徠龍之媒西域 大宛國馬生濬
注水中日行千里至日中汗血詩騋牝三千 周禮夏官庾人
掌攻駒註攻駒謂其蹄齧者隔之左傳唐成 公如楚有兩驌
驦馬魏武樂府老驥伏櫪詩在坰之野 趙白馬賦雄志倜儻
精權奇又角壯永埒海賦磐廣浮深○此詩 賦沙苑而美驌
驦馬也首言沙苑繚以周牆於此收養所配之龍媒且苑中
雖寒尤有豐草騋牝三千食之而豪健西域 所貢故無歲攻

絹貝冠於邊鄙賦也次言產臣司苑門而天廄如雲之屯帳
驕驦一馬春秋獨當御故內外之馬雖多空大存耳此其逸
群絕足圍為殊偉而獨權奇奮鬣異於餘也次言苑中之控
阜坡施可筬馬者奔突縱馬之超越有塗可以角壯有水可
以浮深且此馬浮深浮浴之時丹尾金蹄之臣衆出見者是
其異物而同精氣所以美驌驦之為龍媒也賦也
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記
蔡子勇成癖彎弓西射胡健兒寧鬪死壯士恥為儒官是先鋒
得材緣挑戰須身轉一鳥過槍急萬人呼雲幙隨開府春城赴
上都馬頭金匼匝駝背錦模糊咫尺雪山路歸飛青海隅上公
猶寵錫突將且前驅漢水黃河遠涼州白麥枯因君問消息好
在阮元瑜

亂遂入衡州故作此詩首四句言自古兵革其興衰存亡之數錯如何今唐之法度甚昭煥而安史之亂胡寇而起耶此為國體甚得春秋之義矣次言老將失律再致含垢不即誅戮故清邊生戰場而空金湯也繇指張九齡彼時祿山而玄宗寬恩故致此撥也次言安史亂後藩鎮賦不上供如割據擁兵者無紀綱故軍州之體不一隨其性貪饕猛吞自為政也此承上起下次言崔瓘士行修謹恤民獨能不忘刑罰然挂旄非其所任而有出納之吝卒伍衣食不繼遂以名亂至今殺氣吹沅湘故歎禍善明徵之理反常也次自言進亂幸免勇躍步之苦而對八回剛陽也次自言入衡州而衡刺史自述眠者得侍高誼龐欽如閒王對也今着舟已是安貴者賞夫指之態矣次言陽濟衰亂興師

問罪以誅臧玠也次四句言橘井仙山應守所在郴岸次言歷代之春陽者吐惣之發於外家乗興良如謝安之放情丘壑次言我下流匪珠玉實貂狨之被林莽若鳳凰非梧桐不栖者耶故我師稽炌夜以自放曠世賢張子房以護張掾我則宗荊以寄郴州當觀陽濟衰亂輩以翱翔鵬路益言朝廷將機權之也賊也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公

愧為湖外客看此戎馬亂中夜混黎氓脫身亦奔竄平生方寸心反當帳下難嗚呼殺賢良不叱白刃散吾非丈夫特沒齒埋冰炭恥以風疾辭胡然泊湘岸入舟雖苦熱垢膩可溉灌痛彼道邊人形骸改昏旦中丞連帥職封內權得按身當問罪先縣實諸侯半士卒既輯睦啓行促精悍似聞上游兵稍逼長沙館

鄰好彼克慎天機自明斷南圖卷雲水北拱戴霄漢美名光史臣長策何壯觀驅馳數公子咸願同伐叛聲節哀有餘夫何激衰懦偏裨表三上鹵莽同一貫始謀誰其間回首增憤惋宗英李端公守職甚昭煥變通迫脅地謀畫焉得算王室不肯微凶徒略無憚此流須卒斬神器資強幹扣寂豁煩襟皇天照嗟嘆

題曰公自言平生有經世之心而反當帳下之難不能一叱白刃使散乃自以為愧也帳下謂臧玠賢良指崔瓘也中丞謂衡州刺史陽濟上游水之上流也時澧州刺史楊子琳出兵討臧玠也御史相呼為端公時李勉自御史中丞出為廣州刺史亦以兵討玠者天下神器漢書強幹弱枝陸機文賦扣寂寞而求音○此詩公自言自見帳下臧玠殺主帥崔瓘不能一叱白刃使散深以為愧而陽中丞當連帥之職封

內之事得以按治但軍先問罪以取興戎長策何其壯觀耶且聞上游之兵如澧之楊子琳廣之李勉公咸起兵討之且兇徒固宜斬刈以懲不軌以強王室勿縱為它人所害蓋自咎以勉之詞賦也第一節首言為客而可愧者可以蓋根見戎馬之亂中夜既身亦混黎氓而奔竄豈不大可耻次言以我平生疾惡之心反當將士殺主帥不能一叱以散則吾真非丈夫之特其為愧深甚不能忘矣却又以風疾為辭泊居湘岸胡為而然亦自愧之詞也末言入舟雖云苦熱者垢膩自可藻灌特痛彼道邊之尸形骸變腐則其愧為急眾矣次一節言陽濟當為連帥得以按治封內當先問罪況屬縣實多於諸侯之半乎且士卒既以輯睦促精悍以啓行則亦不足討矣又聞上游之兵如楊澧州等將逼長沙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讀杜詩愚得卷之十八終

讀杜詩愚得後序

詩以溫柔敦厚為教其發也本乎性情而被之絃歌以格神祇和上下淑人心與天地功用相為流通觀於三百篇可見矣漢魏以降屢變屢下至唐稍黜弊而振起之而律絕之體興焉當時擅名無慮千餘家李杜為首稱而杜為尤盛蓋其體製悉備譬若工師之創巨室其跂立翬飛之勢巍峩壯麗干雲霄焜日月而墻高數仞不得其門而

入析而觀之軒廡堂寢各中程度又析而觀之大而棟梁小而節梲榱桷皆梗楠杞梓黝堊丹漆也其鋪敘時政發人之所難言使當時風俗世故瞭然如指諸掌忠君愛國之意常拳拳於懿嗟氣嘆之中而所以得夫性情之正者蓋有合乎三百篇之遺意也世世傳註本繁而寡要少傳廬陵楊先生往歲在湖湘得會稽單復陽元註釋名讀杜詩愚得大意取法朱子傳詩近日

訓導嚴順請以授江陰士族朱善慶善繼鏤板以傳未幾而告成少傅公序之矣善慶昆季嘗求余記竹泉及題吟室巻知其好學有自今又喜其成人之美重以陽元所得是以惠後進故復序于末簡嗚呼詩關治道協氣運洪惟我

朝紹百王之大統振萬世之洪規復古之機正在今日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士君子操觚秉翰以求風雅之音必於是編

始爲
宣德九年歲次甲寅春二月既
望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永嘉黃淮序

讀杜愚得十八卷 通行本

明單復撰復字陽元會稽人千頃堂書目作嵊縣人洪武中爲漢陽河泊官又云一名復亨輿懷才抱德科授漢陽知縣傳聞異詞未詳孰是是編前有宣德九年黃淮序稱楊士奇得其本於湖湘以授江陰朱善慶兄弟刻之考黃伯思東觀餘論稱嘗撰杜詩編年集則編年實始自伯思其本今已不傳後魯訔黃鶴諸家穿鑿字句鉤稽歲月率多未安是編冠以新定年譜亦未免附會其箋釋典故皆剽掇千家註無所考證註後櫽括大意畧爲訓解亦循文敷衍無所發明至每篇仿詩傳之例註興也賦也比也字尤多所牽合矣

杜工部詩通十六卷

〔明〕張綖註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隆慶六年張守中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杜詩通十六卷本義四卷》提要

杜工部詩通序

俟一元曰余少而好詩尤好杜詩苦其難讀也註者鮮通其意則常玄註自讀之比以年衰無有柴既悉屏藝文矣之則杜詩亦輟弗讀久矣一日弟麟手卷請曰亦知高郵之有名人張大夫南湖先生乎曰然知先生之有杜詩通乎曰未也曰此所校視余且具言其書之中失復得甚奇也山

人元乃撫几歎曰斯至誠之感哉是其可傳有四見仁孝之理焉見曠世之感焉見述作之原焉見政治之符焉曰何謂也曰夫南湖先生者憲使張公父也平生精力半在此書乃其仲氏臣之台人且二十年而台人又嘗有四祿之厄台又有稽天之浸憲使公思振其父之手澤而莫如之何也徒對客而嘆其旦日則胡生儼然以完

壁巘焉即胡生亦不自知其何適金之水火之中也此不亦有神感哉故人患仁孝不至耳仁孝而至矣即水不能濡火不能爇天且弗違而況人乎故命或可祈而永齡或可畀而介天下之事其孰不可為哉是曰仁孝之理曰何謂曠世之感曰南湖先生本以異稟肆力古學既登第宦轍所至輙着循良時出緒餘歌詩樂府感推大

匠卒以直道叅致其事歸臥南湖之上於是蓋得以破萬卷友千古雄才廓視其焉不學邪而默心契杜子得其精髓今讀其杜詩通凡余所病於他註者率皆求釋理鮮鏗使杜子自為之亦何以加夫太玄乃侯後世子雲經世亦呈堯夫推此則少陵之所慰藉於先生者豈淺鮮哉是曰曠世之感曰何謂述作之原曰夫詩道亦大矣

人之五經猶天之五緯而詩其一也刪後無詩而杜子獨能紹之非以其原哉唐諸大家非不宏麗而其感於人也率如春花覩睆過則已焉至杜子則其莊重者若宛冕而佩玉其淒苦者使人感歎流涕而不能已故詩必可以興可以觀而能之者杜子也范氏選之要合於毛詩之數而先生通之亦若考亭之傳詩也詩之道其自此

而復存乎是曰述作之原曰何謂政治之符曰夫詩言之精者也而君子非徒言焉已也故不達於政不善於使則雖多而无庸夫南湖大夫之政余靡得而詳矣然余讀其詩詩樂府則其憂天憫人之懷忠君愛國之意雖謂之後世少陵可也而憲使公忠孝根心文武一貫心事則青天白日政事則雷動風馳詩之道既感達之有政

矣而探邪之患如風之穉又往往見之於詩非昔人所稱是父是子者哉是曰政治之原雖淺余則有從矣不能述也無何則憲使公枉駕而問焉迺使弟麟執未簡次所嘗答問之語以復時

隆慶壬申秋日

進士出身中奉大夫前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二谷山人侯一元謹序

杜工部詩通卷之一

高郵張綖
男守中校刊

開元天寶年間所作

觀杜詩固必先考編年據事求情而後其意可見然編年非公自訂不過後人因詩意而附之耳夫史傳編年已有失其真而不可盡信者又况數百年之後徒因詩意以求合史傳之年耶若北征發秦州同谷等篇及公自註年月卓有明據固無可疑其餘諸篇時之或先或後亦未必盡實觀者要當以詩意為主不可泥於編年反牽合詩意也且如守臨邑舍弟黃河泛溢詩諸家皆編在開元二十九年公是時年甫三十而詩中有吾衰同泛梗之句是豈其少作耶徒以唐史此年有伊洛及支川皆溢河南北二十四郡水遂為編附然黃河水溢常常有之豈獨是年哉集中如此類者甚多不能徧舉今惟大約標三宗年號於卷首其逐詩編年頗為考訂分註題下使覽者更詳焉

遊龍門奉先寺舊譜以為開元二十四年游東都作考公在東都者不一是亦未可據也

龍門在河南縣即闕塞山一名伊闕

巳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招提即十方寺院籟風聲也天闕寺之門觀也以奉先故稱舊注引韋述東都記以為指伊闕山蓋因龍門字而誤也奉先縣橋陵詩亦有雲闕虛冉冉之句彼處初無伊闕山亦稱雲闕可見象緯星辰也臥謂臥室猶言雲室也李白贈盧徵君詩亦有雲臥留丹壑天書降紫泥句皆謂臥室則臥非虛字也聞鐘深省亦香嚴道侶之儔有得於聲聞緣覺者也○巳字更字生一篇

意謂此寺之勝不易得游尤不易得宿者三四狀風月之佳五六見高寒之極正言其勝也陰壑月林天闕雲臥即招提境結語乃發宿字之意

贈李白此詩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二載夢弼訂在開元二十四年單譜又訂在天寶九年然白天寶元年始入長安則開元間安得即謂之金閨彥考公天寶七年冬住東都是年白放還山至九年庚寅公與白俱在東都尚謂二年客東都與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合即單譜近是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羶腥蔬食常不飽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

東都洛陽也羶腥牛羊魚鼈之屬周禮有膏膻膏腥韓退之詩長安眾富兒杯盤羅膻葷青精飯道家所服者大藥長生之藥也跡如掃謂絕人跡也金閨金馬門也江文通別賦金閨之諸彥討尋也梁宋地在河南太上之藥有廣庭芝草又金光草仙家所餌皆瑤草之類○此公贈白與巳同趣也言我久客東都厭歷機巧每對羶腥常不得飽其蔬食思欲飯青精而駐吾顏以遠其羶腥入山林而絕人跡以遠其機巧柰苦于乏大藥之資無以遂此願耳今李侯本金閨之彥乃脫身紛華而事幽討是亦厭機巧樂山林與我同趣者也故將遊梁宋方期同拾瑤草以為大藥之

資焉觀此詩則二公皆有超然塵表之思視濁世如污池等浮榮於腐鼠襟趣如此斯其為萬代詩人之宗乎又按醫書論諸肉食皆凝滯真氣攝生者所忌惟蔬食最宜謂能疏通其氣也杜公厭機巧故惡羶腥喜蔬食蓋厭機巧則心得其養心體交養神氣俱清真道具矣

望嶽此詩單譜訂在開元十四年公省親兗州作時年十五然公自省親至天寶丙戌二十年間往來齊魯者數矣今亦未知的為何歲所作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范公原註起句之超然者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曾雲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岱宗泰山也割分也陰陽之氣分昏曉正見山之神秀

也曾與層同皆睫也（相如賦中必決眥）○齊魯青猶未了斯其為岱宗也于是以三四言其氣之靈五六狀其形之大末用孔子登泰山之意

登兖州城樓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来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兖州漢之東郡公父閑嘗為兖州司馬公時省侍故云趨庭海岱東海泰山也青徐二州名秦碑秦始皇登嶧山刻碑李斯篆文魯恭王靈光殿所謂巋然獨存者也○首二句序事中二聯縱目所見末二句則慨古之懷

三四俯仰以盡眼界之極五六更含蓄有餘大凡詩雖欲其宏而思欲其密致廣大而盡精微此詩兼之矣考公作此時年甫十五嘗云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去復来然其所作已如此其得之天者良不偶也（公遊齊魯者不一已註見望岳題下嘗疑此詩亦非在省覲時恐是後来遊兖州登城思其親而作是謂我當時東郡趨庭之日登此南樓之初縱目之下見雲連海岱野入青徐今孤嶂秦碑尚在荒城魯殿仍餘其景皆猶夫昔也而吾親不可見矣夫從来已多古意況此臨眺又懷思覲之感此所以獨躊躇也曰日曰初曰從来皆是追昔之辭如此說似亦可通姑記於此以俟知者詳焉蓋此詩尤成沉鬱疑非少作）

題張氏隱居

舊註皆以張氏為張叔明與李白孔巢父等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者今詳公詩意恐非其人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乘興杳然迷出處（去聲）對君疑是泛虛舟

丁丁伐木聲小雅伐木丁丁求友生也到謂照及也金銀氣金寶之積於土上皆其氣不貪則其心清明故能夜識出處猶言出路也○一篇之意皆自首二句發之三四承次句而述其地之幽僻如此五六承首句而美其人之虛靜如此惟幽僻也故我乘興而来杳然迷其所出之處惟虛靜也故對其人若泛虛舟然矣首尾相應條理燦然

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

大宛胡國名出良馬馬之相耳欲其峻蹄欲其輕前表其相之異後狀其用之神四十字間其種其相其才其德無所不備而形容痛快凡筆望一字不可得

畫鷹

素練風霜起蒼鷹畫作殊攫身思狡兔側目似愁胡絛鏇光堪摘軒楹勢可呼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

攓與球同魏彥深鷹賦望似愁胡絛絲繩也轆轤圓轉
曰鏇光堪擿言畫色鮮明也勢可呼言其無異真鷹也
○風霜非言絹色正謂蒼鷹畫作殊耳中二聯皆是畫
作殊末則想其搏擊猛迅如此趙所謂疾惡者是也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天寶四年夏在齊州作

公自註時邑人蹇處士等在坐○北海郡唐青
州也李邕時為北海太守歷下以歷山名在齊
州唐之濟南郡也

東藩駐皂蓋北渚凌清河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雲山
已發興玉佩仍當歌脩竹不受暑交流空湧波蘊真愜所

遇落日將如何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

青齊皆山東郡故曰東藩後漢輿服志中二千石皆皂
蓋朱兩幡北渚即北海清河即濟南也海右者濟南在
海之右名士多指蹇處士等也玉佩佩玉者也交流河
濟也曹大姑東征賦河濟之交流脩竹二句言亭前有
脩竹之陰自不受暑不必交流之蕩暑也蘊真言其景
物含蘊真趣 謝靈運詩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 貴指李公賤公自謂也
○此詩美李北海能延名士而賞勝境也言李公駐蓋
東藩之地由北海而來濟南遂述濟南亭與人之勝其
雲山既發興而玉佩斯當歌矣水竹之間炎暑不侵其
含靈之境實愜我所遇但此樂不可久留其如日之已
落何因言貴賤皆為物役如此清暇之宴殆難再矣

行次昭陵 此詩舊編在天寶五載按公長安人必數往來此地安知其的為此歲耶凡如此類者不辯

昭陵唐太宗陵在醴泉縣西

舊俗疲庸主群雄問獨夫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天屬
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絕足日月繼高衢文物多師
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往者災猶降蒼
生喘未蘇指揮安率土盪滌撫洪鑪壯士悲陵邑幽人拜
鼎湖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松柏瞻虛殿塵沙立暝途

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舊俗舊染汚俗也疲病也庸主煬帝也群雄李密之流
太宗有龍鳳之姿虎狼都關中也 蘇秦曰秦為虎狼之國言定都者蓋太宗得天下根本在先據關中故也 風雲句言其君臣際會日月句言其
父子重光文物句言其有典刑也朝廷句言其用老成
也幽人公自謂鼎湖借言軒轅仙遊之地玉衣鐵馬二
句湏溪謂其寂寥精爽玄思入冥得之夢猶引高皇哀
帝事非是○言太宗乘隋之亂以定天下雖以天屬而
尊高祖其實神功在太宗也是以天下英賢皆從之而
起如雲之從龍風之從虎及其繼明而為君也文物則

多師古朝廷則半老儒直詞則不戮辱賢路則不崎嶇其盡君道如此而天變猶有未消民生猶有未遂則又勤恤以安天下之民生備省以回天災於大造故其升遐之後壯士守陵邑而悲幽人望鼎湖而拜其精爽之氣乃凜然如生然而瞻松栢之虛殿立塵沙之瞑途感時事而追先世則當時開國景象皆不復見矣蓋既不能嗣前人明德則典刑老成納諫用賢皆不如舊貞觀之治一變而為天寶之亂此所以流恨滿山隅也

重經昭陵

草昧英雄起謳歌曆數歸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翼亮貞文德丕承戢武威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陵寢盤空曲熊羆守翠微再窺松栢路還見五雲飛

首句言太宗所由興次句言太宗所由立此二句是一篇柱風塵一聯應首句翼亮一聯應次句聖圖一句言創業之大三尺劍一戎衣之成功也宗祀一句言垂統之遠貞文德戢武威之餘蔭也陵寢二句纔言昭陵再窺二句却見重經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二韻

汝陽王名璡讓皇帝成器之子玄宗姪也

特進群公表天人夙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鵬服禮

求毫髮推忠忘寢興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仙醴來浮蟻奇毛或賜鷹清關塵不雜中使日相乘晚節嬉遊簡平居孝義稱自多親棣萼誰敢問山陵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能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騫騰精理通談笑忘形向友朋寸腸堪繾綣一諾豈驕矜已忝歸曹植何知對李膺招要恩屢至崇重力難勝披霧初歡夕高秋爽氣澄樽罍臨極浦鳧鴈宿張燈花月窮游宴炎天避鬱蒸硯寒金井水簷動玉壺冰瓢飲唯三逕巖棲在百層謬持蠡測海況挹酒如澠鴻寶寧全秘丹梯庶可凌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

邯鄲淳歎曹植之才謂之天人若無憑言其蒙眷之至但一朝退而主上如失所據也嬉遊簡言其晚年喪親嘶戚無心遊樂也棣萼兄弟也山陵指讓皇帝誰敢問者語及其親則必哀痛故人不敢問如門人喪親戚之意鸞聳鳳騫狀其筆勢之妙後漢杜密李膺名行相次是稱李杜何知者公謙言不敢並也衛瓘稱樂廣若披雲霧而覩青天蠡瓠瓢也東方朔以蠡測海澠水名左傳有酒如澠淮南王安好仙術有枕中鴻寶秘書愛士招致賓客有八公之徒嵇康幽憤詩云昔慚柳下今愧孫登○特進至驕矜二十四句頌汝陽王已忝至篇終則公自敘蒙王之眷也首二句言其位以德居霜蹄一

聯言其才之踈爽服禮一聯言其德之密塞以見其為天人也聖情以下六句言其主眷之隆晚節四句言其孝友之篤學業四句言其學藝之美精理四句言其好士之至巳忝至壺氷十二句備述汝陽眷巳之厚瓢飲四句言巳以寒士而承王之眷鴻寶四句言汝陽好道術而已亦可登於道也

高都護驄馬行

高都護高仙芝也開元末為安西副都護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欻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腕促蹄高如踣鐵交河幾蹴曾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

貞觀中初置安西都護府於西州馬青白色曰驄流沙在西極相馬經曰腕欲促促則健蹄欲高高則耐險峻踣踏也交河在伊州西七百里河水分流繞城下因名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大意言都護驄馬出自西極成大功而負遠志因表其相之奇才之異結句却言徒蒙恩養不得一出橫門以騁其千里之足其寓意有在矣

凡詩人題詠必須胷次之高下筆方卓絕不凡杜公此詩如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又云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如此狀物不惟格韻高亦足以見少陵人品矣若曹唐病馬詩云一朝千里心猶在爭敢潛忘秣飼恩真乞兒語其意趣可憐也哉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公自註廟有吳道子畫五聖圖○玄元皇帝李老君也天寶二年追尊大聖祖玄元皇帝仍詔天下皆建紫極宮

配極玄都閟憑高禁籞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翠柏深留景紅梨迥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

配極見題下註玄都仙所閟幽也禁籞禁苑之籞守祧守宗廟之官節信也金莖盛露盤之柱老子生指李樹

為姓而唐以為聖祖故曰盤根大漢景王后七月七日生武帝於猗蘭殿唐累世之盛故曰奕葉光太史公不為老子作世家是遺舊史而明皇親注道德經是付今王也吳生指道子擅場專美也五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也日光曰景風箏謂掣箏掛之風際風至則鳴銀床井欄也卑周室者老子見周衰而遠去拱漢皇者文帝傳河上丈人經崇之以治天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首十二句為一節言玄元皇帝廟之隆仙李四句見老子為唐聖祖而道盛于今中十二句為一節言吳道子畫五聖之妙翠栢四句述所見廟中之景末四句為一節申贊老子之道晦於當時而顯於後世公因欲用其道以自脩也

兵車行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轔轔車聲蕭蕭不諠譁也咸陽橋在長安城外行人即役夫點行謂以丁籍點差當行如漢更行也防河以防虜渡如所謂防秋公詩有材官守涇渭亦其事也營田猶屯田無事則耕有事則戰者也武皇托漢武而言明皇也青海在吐蕃城歌舒翰嘗築城於其地新鬼舊鬼言沒邊者是也吊古戰場文往往鬼哭天陰則聞

○此因明皇用民開邊民苦於行役而作車轔轔至干雲霄七句為一節言點民為兵送別悲楚之狀道傍至犬與雞十四句為第二節言明皇黷兵不已致民久役於外生業俱廢此行役所以可悲者也長者至百草十句為第三節申說上節之意征役不休而稅斂復急民皆無以聊生也君不見至篇末四句則言前後沒邊之鬼含冤號哭於遠地陰雨之野以極其痛楚焉嘗觀蘇東坡諫用兵書云傷生之事非一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好兵者必亡又坡讀班史有云戾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則嘆曰孟堅非常人也夫明皇嘗承平之

時非有他故徒以志在拓邊苦生民廢農業事遠夷而疲中國人怨鬼哭而不之恤未幾不戢自焚之禍作竄身弃命不能保其骨肉雖僅獲存而兵連不解唐業自此衰矣班氏所謂與之終始者豈不尤信嗚呼一將成功萬骨枯其愁怨所積必有任其咎者天道固如是耳人君觀此其可以輕用民命乎又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爲棄之農民素未閑戰一旦點行以爲兵徒送之死地豈能取勝乎故曰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蓋秦兵耐苦戰今乃以執耒耜者與之同事則被敵所驅殆猶犬雞耳豈非棄之耶自三代後農養兵兵衛

民民不可爲兵也尚矣唐尚用民爲兵可哀者如此至石壕吏極由是觀之民兵尤不可輕用也

此當與公前出塞九首同看又梅聖俞詩云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䩨州符令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艾唯存跛與目田閭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愁氣變久雨鐺缶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觀梅詩益可見民兵可哀然軍之而取之民亦有勢之不容已者要在推行之善無使之悲苦如此耳

杜工部詩通卷之一

杜工部詩通卷之二

高郵張綖

男守中校刊

前出塞九首（單譜訂在開元二十八年黄氏以爲乾元時思天寶間事而作范編在九日寄岑參後則以爲天寶年間作矣今詳其詞黄氏以爲追作者良是但其事在天寶仍依范編）

范註前後出塞皆傑作也有樂府之聲而理勝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絶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交河註見前程期程限期會也亡命脫其名籍而逃亡

也○此章敘其別家之戚前四句述事見在下者之率義後四句敘情見在上者之不仁蓋富土開邊事之可已棄絶親恩人之大情爲人上者亦獨何心哉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搴旗

青絲即轡頭古詩宛轉青絲鞚曹子建詩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此詩敘其在道之勇出門日遠不受衆欺是豈忘我骨肉之恩蓋男兒有四方之志可死即死安能戀戀鄉土爲兒女子情乎三應首句四應二句下四句即言其爲男兒者走馬搴旗如投石超距之意貫

勇如此宜其不受徒旅欺也
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丈夫
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隴山俗歌云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遥望秦州肝腸斷絶
故名嗚咽水漢武帝獲白麟作麒麟閣宣帝圖功臣像
於閣上○此章叙其立功之志嗚咽水能令人腸斷以
之磨刀乃欲輕彼腸斷之聲厲我奮發之氣如吳隱之
飲貪泉意然心緒久亂不覺刃之傷手蓋真情終不能
輕腸斷聲也雖傷手又自解云丈夫既誓許國亦何憤
惋之有若得功名圖麒麟死且甘心豈以傷手細故而

憤惋乎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路逢
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絶不復同苦辛
此章叙其赴戍之情言送徒固有長我遠戍者亦自有
身生死向前斯已矣何須怒嗔耶因道逢相識寄書六
親而嘆從此決絶不復同辛苦此其氣雖壯而其情亦
可悲矣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隔河
見胡騎倏忽數百群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
衛青為奴僕牧羊有相者言其後當封侯此章叙其軍
中之憤軍中苦辛卒見虜群之盛便思立功然方為奴
僕無委任之權有難如頑者奴僕與衛青本事小異
挽弓當挽强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
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此章叙其制敵之畧一篇大意只在擒賊先擒王一句
上三句皆為此句起興下四句申言此意即所謂殲厥
渠魁者制侵陵應立國句多殺傷應殺人句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層冰間已去
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此章叙其築城之苦雨雪高山地凍徑危因抱寒石指

墮層冰遂言去漢地已遠築城之功未畢日暮望浮雲
南征思欲還鄉而不可得也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為我奔虜其
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潛身被行列一勝何足論
楚鏌鋣鑄雙劍一雌一雄越絶書晉鄭師圍楚楚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流血千里霍去病擊匈奴虜其名王貴人以百數賈誼策
請必繫單于之頸而笞其背軍中次車為藩以其轅表
門謂之轅門○此章叙其不伐之心亦見主將掩功下
情不達也開元中河西將宋青春每戰運劍大呼執馘
而旋未嘗中鋒鏑後獲吐蕃主帥問曰衣大蟲皮者爾

葦何不能害曰常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如及銅
鐵以為神助也始知劍之異公雄劍四五動二句蓋用
此事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中原
有鬬爭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丈夫生而懸弧矢于戶以其有四方之志○此章敘其
過人之度從軍歲久豈無小功所以不言功者蓋羞與
衆雷同於苟得耳夫中原異狄戎者以其有禮讓也今
中原論功而鬬爭何責狄戎耶夫有四方之志本以安
天下為心豈在得富貴乎故羞雷同於苟得而不辭固
窮也

綖按李杜二公齊名李集中多古樂府之作而杜公
絕無樂府惟此前後出塞數首耳然又別出一格用
古體寫今事大家機軸不主故常後人不敢議也而
稱詩史者以此

後出塞 舊譜以為乾元二年秦州作單從之雖未見所據觀末章殆必追作也范編附前出塞欲便並觀耳

綖按前出塞蓋言歌舒翰涼州之兵其辭悲後
出塞蓋言安祿山幽州之兵其辭樂悲則猶以
為憚而樂則佳之矣老子曰佳兵不祥祿山將
謀叛輕予濫賞以悅士卒人趨于利故佳兵忌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召募
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
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
笑看吳鈎

薊門在燕地古木蘭詞東市買駿馬北市買鞍韉詩生
于道周周曲也吳鈎刀名○此言赴募之事首八句言
人志在封侯故勇于應募遂以千百金置買刀馬蓋欲
圖大功不惜重費後六句言送行之盛此行為功名之
機會故閭里親戚皆以為榮不復以為戚送至擁道周

老者慈愛惟贈飲食少年英銳所贈者獨在立功業意
氣閒也曰含笑云者默焉而意已傳矣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
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
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東門洛東門河陽洛邑也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霍
去病為嫖姚校尉○此敘軍中之景言朝進軍營暮登
橋望則見落日大旗馬鳴風寒萬幕招部伍而歸宿及
夜則見明月中天令嚴夜靜壯士聞笳聲而悽慘其威
令整肅如此因言其大將恐是霍嫖姚乎武皇開邊去

病勤遠故以之託言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勲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子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拔劍擊大荒用滅宮馬武鳴劍伊吾事○此章言人主有好大喜功之意遂啓臣下逢迎生事之心重守邊制其侵陵而已其有戰爭者不得已而應之重高勲則邀功生事者也兵書曰善戰者無赫赫之功彼其所以重高勲亦緣人主好尚在有以啓之爾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道衢

兩蕃燕雲也漁陽即范陽河北之地唐時惠通河未開劉晏為江淮轉運使自蘇州海運故曰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輿臺賤卒也主將謂祿山也此章言邊將邀功濫賞之事故曰戰者乃人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主將位崇氣驕而凌上都是其反狀已露議者輒死則誰敢言之書云啓寵納侮祿山之叛玄宗實啓之也觀要亢轉

遼海二句則海運在唐已然丘文莊備載其說於衍義補而運徒擇於涉險卒以為難行若廟堂舉其說酌而行之亦長策也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

漢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舜分冀州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即河北也祿山自幽州起兵陷河洛○此章言將校有不從叛者祿山盡殺其妻子也言我本漢良家子經事主將亦多矣今身貴不足論但將驕益愁思耳躍馬二句應首二句坐見二句應將驕二句本四句則言其不辜明主恩者左傳云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前四章著明皇黷兵不戢過寵邊將縱其驕恣輕上之心此因著祿山之叛以見明皇自焚之禍也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天寶十作在長安作

公自註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西京外郭城進業坊慈恩寺唐高宗為文德皇后立故名慈恩西院浮圖六級高三百尺永徽三年沙門玄奘所立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撑幽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辯皇州回首叫虞舜蒼梧雲

正愁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粱謀

象教為形象以教人即謂浮屠冥搜遐想也孫綽天台賦遠寄冥搜仰穿龍蛇窟謂塔間磴道屈曲而升也枝撐邪柱也羲和日御鞭白日言秋日疾急也少昊秋神蓐收舜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塟零陵九疑穆天子傳周穆王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又曰天子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此二事皆以巡行言然舜乃勤政穆則荒遊也故借以言玄宗幸驪山事靈湫詩亦有閬風入轍跡之句禹貢註隨陽鳥謂鴈也○此因登高見遠憂世亂也首六句

見高而不寧動人憂思下文云云即憂思者也仰穿二句謂至塔之盡處七星四句仰而所見者秋暮之景則非盛時矣秦山四句俯而所見者昏昧之象則非明世矣於是有思古傷今之感黃鵠四句言世將亂君子小人各有謀安之計竟不知已計之安出其憂深矣其曰君看者言禽鳥皆識時而謀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對同登諸公言之也蓋寓北風惠我之意一說謂君子遠引而不返在位者皆隨時懷祿之徒耳前說為長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愚得在天寶十載考當在天寶初

巢父字弱翁孔子二十七世孫少與李白等六人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

左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此用其語而義別禹穴在越州會稽山問訊梵語猶問候也○此因巢父遠隱送詩

以致其情也言其掉頭莫挽長往東海之濱惟詩卷留世而身則高蹈矣如彼龍蛇遠蟠深山大澤真得其所而春寒野陰之暮又適當隱之時是與文雅高流相招於幽絕之境其出塵之姿得於天賦是以胷襟灑落翛乎萬物之表夫豈世人所能識哉惜之者猶欲苦留不知其視區區富貴直草頭露耳烏足動其中耶今蔡侯乃恬靜之人故與契合而意獨有餘樽酒敘別繾綣莫捨然我亦雅與同志何時寄我一書自天而下耶是往也李白在東海之地巢父必當尋會為我致意耳蓋公與巢白皆是素心之人安得不惓惓於茲別乎

說者以此詩送巢父辭永王璘之辟然未有南尋禹穴見李白之語考白居會稽在天寶初而璘辟巢父在至德二載相距後十餘歲其非辭璘辟明甚又以李白嘗從永王獲罪故公高巢父之見而末因以諷白尤非也考二傳巢父不應璘辟在稱兵之後白從璘在開府之時及其起兵遂迯還彭澤矣且白在玄宗時直使力士脫靴目貴妃為飛燕氣度如此豈從璘逆者況前後事跡明白尚何疑乎

醉時歌

公自註贈廣文館學士鄭虔

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文過屈宋德尊一代常轗軻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老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杯

屈宋是屈原宋玉也轗軻車行失利貌故以喻人之失

志禰衡與孔融為爾汝交真吾師謂凡痛飲者真吾師也司馬相如賣酒臨邛親為滌器楊子雲最識奇字嘗被逮投天祿閣陶淵明為彭澤令賦歸去來辭○諸公至何用八句敘鄭公才德之高而不遇杜陵至投閣十四句敘己不遇更甚於鄭所以與鄭公但痛飲耳庸恤其他又引楊馬以自解意謂有才不遇在古人亦有然者非獨我二人也末四句乃勸鄭公如陶令早歸安能以區區冷官為時俯仰乎

樂遊園歌　天寶十載公獻賦詔試集賢院為宰相所忌但得參列選序詳詩中聖朝已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似當在此歲

公自註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樂遊園在長安東南曲江漢宣帝所立唐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其地四望寬敞唐以正月晦日與上巳重陽為三令節

樂遊古園崒森爽煙綿碧草萋萋長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長生木瓢示真率更調鞍馬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閶闔晴開昳蕩蕩曲江翠幕排銀牓拂水低迴舞袖翻緣雲清切歌聲上却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杯亦不辭聖朝亦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飲罷無歸

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公子即楊長史長生木瓢瓠生脩長者用以酌酒芙蓉園在曲江中有殿明皇開元間自大明宮築夾城通其地伏天子來幸之儀也閶闔天門也銀牓門牓以銀飾者也○前節十四句言宴樂遊園及進賞曲江之勝却憶至末則叙其悲感之情也青春以下正言歡賞之實數莖以下却伸可悲之情夫老而不遇其終也已安得不緩酒以自遣然飲罷無歸處益可悲矣

敬贈鄭諫議十韻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思飄

雲外物律中鬼神驚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野人寧得所天意薄浮生多病休儒服冥搜信客旌築居仙縹緲旅食歲崢嶸使者求顏闔諸公厭禰衡將期一諾重欻使寸心傾君見途窮哭宜憂阮步兵

魯君使人以幣求顏闔闔曰恐聽者謬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復來求之則不得已禰衡恃才傲物曹操怒之送與劉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後竟為祖所殺此一聯言朝廷本有求賢之意但為諸當國者忌才不用耳○公言諫官亦達矣而詩義乃早知名以下六句皆言其詩義之精蓋語有詩能

窮人之說故起句云云野人至終篇公自敘也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天寶十一載

翰自隴右節度使加封開府儀同三司又加河西節度進封西平郡王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挂弓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每惜河湟棄新兼節制通智謀垂睿想出入冠諸公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胡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受命邊沙遠歸來御席同軒墀曾寵鶴畋獵舊非熊茅土加名數山河誓始終策行

遺戰伐契合動昭融勳業青冥上交親氣槩中未為珠履客已是白頭翁壯節初題柱生涯獨轉蓬幾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窮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

兩隅北突厥西吐蕃也傳箭胡人每起兵則傳箭為號青海以吐蕃言天山以突厥言即略地兩隅空也廉頗趙良將嘗破胡晉魏絳和戎有五利翰兼河西節度欲其收伏河湟之地日月低秦樹者謂翰能而朝廷威德明命於河西之地如所謂顯於西土者也乾坤繞漢宮者謂翰以西北歘順於朝使天下一統如在左右也胡

人一聯又申言兩隅之空也受命一聯言翰雖在邊遠而蒙寵則親密也軒墀當是軒車曾寵鶴何曾寵鶴此一聯言上之恩寵未嘗及於清華無功之士而所任用者乃在太公鷹揚之流也茅土分茅胙土封建諸侯者也山河漢高祖封功臣誓云黄河如帶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策行句貴謀賤戰也契合句君臣相悦也勳業一聯謂雖處功高之地能傾好士之懷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相如題升仙橋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春草用楚辭語途窮用阮籍事言幾年旅遊於外今日之窮則無所往矣晉孫楚恃才凌傲嘗為石苞參

軍長揖苞云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吳呂蒙為孫策所奇拔於行伍曰留曰識見翰有容士之度知人之明故公以二子為況也崆峒隴右山名○首四句槩論當代元功為翰張本開府以下備言翰之功在西北及蒙寵賚封錫之隆未為以下述己老未用世欲依翰幕以就功名蓋是時李林甫陳希烈當國忌才斥士無路可進翰獨能甄用才俊如高適田梁丘輩皆在幕下故公不得已欲依之以進身亦孔聖歷聘列國之意也

送高三十五書記 天寶十二載夏在京師作

高適字達夫渤海人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歌舒翰表為掌書記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為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 一節 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一書記所愧國士知 二節 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 三節 常恨結懽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中腸安不悲 中腸安不悲諸本作慘慘中腸悲 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黄塵翳沙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四節

三國志陳登言呂布譬如養鷹饑則附人飽則颺去此

告翰馭屬之道當留窮荒之賞以為將士未飽之肉也幽并地在西北 曹子建詩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 脫身簿尉二句謂適去封丘尉而為書記乃不復以捶楚為職韓退之詩棲法曹椽何處事卑陬何況親犴獄敲榜發奸偷則尉固以捶楚為職矣武威即涼州豫讓云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幕府軍府也此行二句言適之將達足以慰己所望 他日又寄適詩開君已朱紱且得慰蹉跎即此意 男兒二句猶馬援兄所謂大才當晚成也參商辰為商星參為晉星二星常不相見 古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王仲宣有從軍詩○此篇范公分作四節首節欲達告翰務農息兵且得馭屬之

道二節言遣意氣倜儻方脫冗俗之職今又觸熱遠去果何官耶答云一書記耳官雖微而知遇實深矣所以觸熱遠去也三節又致戒勉之詞言不可以知遇之深而遂不慎其儀也能慎其儀計十年後自可行其志矣然則此行豈不足慰我所望而成功名乎四節則言常恨不得與遣懽合今得暫合又離豈不可悲驚風二句傷已不得去而隨遣黃塵二句念遣不得來而見已我不得去遣不得來但望其早寄從軍之作以慰相思之意焉

杜工部詩通卷之二

杜工部詩通卷之三

高郵張綖
男守中校刊

天寶年間所作

上韋左相二十韻 天寶十三載作

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鴻鈞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應圖求駿馬驚代得麒麟沙汰江河濁調和鼎鼐新韋賢初相漢范叔已歸秦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豫樟深出地滄海闊無津北斗司喉舌東方領搢紳持衡留藻鑒聽履上星辰獨步才超古餘波德照隣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遵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才傑俱登用愚蒙但隱淪長卿多病久子夏索居貧回首驅流俗生涯似衆人巫咸不可問鄒魯莫容身感激時將晚蒼茫興有神為公歌此曲涕淚在衣巾

高宗命傅說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楊雄即充國圖像而頌之戰國策按圖索驥又梅福傳猶似伯樂之圖求麒麟於市韋賢授昭帝詩後為漢相范雎字叔入秦為丞相輔成秦業盛業應范傳經應韋然業之大者本於學之正也豫章巨木以言負大材滄海以言其有大度李固

傳尚書猶天之北斗也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君之喉舌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見素先為吏部侍郎銓序平允故云持衡留藻鑒漢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求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魏管輅明易數漢陳遵與人尺牘皆藏以為榮此言見素精術善書也周瑜云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司馬相如有消渴病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久矣列子有神巫季咸知人死生禍福莊子孔子逐於魯不容身於天下○此詩必作於歲初觀首四句可見言明皇在位四十載以其壽而壽之一世之人故曰八荒開壽域履端啓元天下經始故曰一氣轉鴻鈞當是時也方求賢相以資共理思見素乃父之賢求得如其人者以為之相而見素實克肖而象賢故曰應圖求駿馬驚代得麒麟沙汰以下方說見素之為相宰賢以下六句言其具相之體北斗四句言其委用之隆獨步四句言其備大才而復兼乎曲藝豈是四句則贊其有是抱負固有是勳業非偶然也才傑至篇終則公自述其窮以冀其用已感激四句是雖時邁急於求仕然必與吾道契合者然後望其汲引非苟焉而泛求也故獨為韋公歌此曲致於涕在衣巾然則非韋之賢抑何以

致公之感也如此哉

醉歌行 此詩范訂在至德二載是時公方陷賊中朝勤安得有落第之事單譜編在天寶七載而汝伯何由髮如漆亦頗未合

公自註從姪勤落第歸作此以別之

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速世上兒子徒紛紛驊騮作駒已汗血鷙鳥舉翮連青雲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只今年纔十六七射策君門期第一舊穿楊葉真自知暫蹶霜蹄未為失偶然擢秀非難取會是排風有毛質汝身已見唾成珠汝伯何由髮如漆春光澹沲秦東亭渚蒲牙白水荇青風吹客衣日杲杲樹覺離思花冥冥酒盡沙頭雙玉餅衆賓已醉我獨醒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躑躅涕淚零

晉陸機年二十作文賦楚養由基去楊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澹沲猶澹蕩秦東亭即京城門外東亭送別多於此處躑躅行不進貌○首八句美勤少高才中八句言勤今雖下第有才如此終當必得意不患勤之不貴但恨吾老耳末八句遂因身老不濟而極感別之悲風吹客衣一聯最有深思

渼陂行

在長安鄠縣西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游渼陂天地黤慘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漫汗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錦帆相為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沉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靜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黑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裊窕沖融間船舷瞑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群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恐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啁啾鳥聲以言絲管之音也渤澥海名言陂之中流曠邈若海也終南長安南山也沖融水深貌雲際山名上有大定寺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馮夷河伯也湘妃漢女皆水神光有無言其光或隱或現也漢武帝秋風辭曰橫樓船兮濟汾河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此公與岑參遊渼陂而作好奇二字乃一篇大義此以下皆言遊渼陂之奇也言泛舟渼陂天色忽變至惡風白浪悔無所及俄而天霽風止主人開帆舟子喜甚於是鳧鷖驚飛而棹歌發絲管聲繁而空翠來遂言陂水清深景物穠麗舟入中流虛無滉瀁峯陰浸水波搖影動未幾日暮船舷之聲瞑戛

雲際之寺水面月色遠出藍田之關斯時也恍然驪龍吐珠馮夷擊鼓湘妃漢女出而歌舞金支翠旗其光有無蓋因陂中昏夜月出而樂作形容其神遊異境如此非真有是事也及其將歸雷雨又至茫乎莫曉神靈之意因舉漢武橫汾辭以結之若謂一日之間亦且哀樂幾變如此則老而哀無異矣又按公此詩因渼陂奇固出語亦奇其此時驪龍亦吐珠四句最奇凡公此等處初學若以實理泥之殆有難解惟熟讀楚辭當自知耳

城西陂泛舟

城西陂即渼陂也

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動遲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蕩槳百壺那送酒如泉

悲遠天者狀笛簫之聲哀吟於空濶之際也牙檣以象牙飾檣以扇障面而歌謂之歌扇○此言渼陂泛舟之樂夫泛樓船簫管於渼陂之地又當春風遲日之時偕青蛾皓齒以為歌舞之樂斯地也斯時也而有斯樂也若非小舟飛送如泉之酒亦何以暢其懷乎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　天寶十三載京師作

唐顯慶於中書省復置起居舍人與門下省起

居郎分掌左右龍朔改爲左右史每皇帝御殿
對立於殿有命則臨陛俯聽退而書之以爲起
居注又按唐中書令掌侍從獻替制敕冊命敷
奏文表監起居注則起居舍人隸中書正司獻
納者也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宮
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趨青瑣闥晴𦖀點檢白雲篇揚雄
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

唐儀便殿奏事有宮女開函青瑣以青畫戶邊鏤中爲
瑣文天子制也宮門曰闥白雲篇莊子乘彼白雲游於

帝鄉豈以舍人清切之地爲白雲鄉遂以其所作爲白
雲篇歟漢楊雄從成帝既祭後土於汾陰行陟西嶽還
上河東賦以勸公是時欲進封西嶽賦○首二句言舍
人職司獻納承寵渥而居清切之地中二聯遂言其地
之清切而司獻納者如此然則公有敷奏非舍人莫能
達矣故結聯云云上天正應雨露邊也

贈田九判官梁丘 天寶十二載京師作

按史是年秋哥舒翰以隴右節度使擊吐蕃拔
洪濟大漠門等悉收河西九曲部落蓋是時翰
遣梁丘奏捷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宛馬總肥春首蓿將
軍只數漢嫖姚陳留玩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招麾
下賴君才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降王吐蕃來降之君長宛馬大宛國之馬嗜首蓿草蓋
降王既款蕃馬之良者皆入爲中國所字美嫖姚漢霍
去病爲嫖姚校尉謂翰也阮瑀陳留人爲魏軍謀祭酒
漢田鳳爲郎入奏靈帝稱爲京兆田郎漁樵公自謂○
前四句言梁丘爲哥舒翰持節入朝領降蕃而納款因
美翰之功冠絕當時後四句言梁丘早以才名爲翰所
招而一時人才遂皆爲梁丘引進故深有望於引已也

五六一聯問荅之詞也軍謀中才名有如陳留阮瑀者
誰能與爭長乎吾乃今見梁丘早爲翰招于軍門實能
與之爭長也蓋因姓同即以京兆田郎爲梁丘矣

夏日李公見訪

公自註李時爲太子家令○鶴曰按宗室世系
表李公當是李炎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貧居類村塢僻近城南樓傍舍
頗淳朴所願亦易求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牆頭過濁
醪展布俯長流清風左右至客意已驚秋巢多衆鳥鬬葉
密鳴蟬稠苦遭此物聒孰謂吾廬幽水花晚色靜庶足充

淹留預恐尊中盡更起爲君謀

水花蓮花也○此言李有厭煩暑而就疎曠之意故兒訪也巢多衆鳥鬭以下六句言居有鳥碎喧聒不足留客然有水花之晩静庶可留耳豈謂在上者爭攫在下者静而可從歟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黄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寛其意

二儀積風雨百谷漏波濤聞道洪河坼遥連滄海高職司憂悄悄群國訴嗷嗷舍弟卑棲邑防川領簿曹尺書前日至版築不時操難假黿鼉力空瞻烏鵲毛燕南吹畎畝濟上沒蓬蒿螺蚌滿近郭蛟螭乘九皐徐關深水府碣石小秋毫白屋留孤樹青天矢萬艘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倚賴天涯釣猶能掣巨鼇

嗷嗷衆訴聲周穆王東至九江以黿鼉爲橋梁烏鵲填河成橋齊地在燕之南吹畎畞者言畎畞皆在水中爲風所吹渤海東有碣石山徐關亦齊地矢萬艘者言萬艘直行如矢不復回還取路也東海度索山有大桃屈蟠三千里名曰蟠桃龍伯國大人一釣而連六鼇○首六句言久雨河溢職司憂水群國告灾舍弟以下十四句乃言其弟在臨邑有防川之責昨以尺書至我云領防川部曹時操版築然水勢之大須假神靈以治之而黿鼉烏鵲之靈其實不可假也燕南至矢萬艘因備述其水勢之大可憂如此皆尺書所云者末四句則公寛其意也言我衰年無定殆同斯水之泛梗方思利涉以致蟠桃之地倚賴吾弟猶能有掣鼇之才力則如此水者又何足憂乎蓋公欲遠引而望其弟以治世之責也

秋雨歎三首 天寶十三載

雨中百草秋爛死堦下决明顔色鮮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黄金錢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比也决明七月開花服之能明目○前四句喻君子遁亂世而不顯其節後四句則公憂其終不能保其節深惜之也空白頭愛莫助也

闌風伏雨秋紛紛四海八荒同一雲去馬來牛不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父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

賦而比也闌風伏雨風雨之不已也○前四句喻世道昏亂後四句言百穀不成民無以爲生也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稚子無憂走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鴈翅濕高飛難秋來

未曾見白日泥汚后土何時乾

長安布衣公自謂也漢張蔚閉門不出所居長蓬蒿○前四句公言自守其窮後四句憂亂世也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天寶十三載秋在京師作）

公自註隴西公即漢中王瑀徵士即琅琊王徹

今秋乃淫雨仲月來寒風群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所思礙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滻路迢迢天漢東頹騰六尺馬背若孤征鴻劃見公子面超然歡笑同奮飛既胡越局促傷樊籠一飯四五起憑軒心力窮嘉蔬沒溷濁時菊碎榛叢鷹隼亦屈猛烏鳶何所蒙式瞻北鄰居取適南巷翁掛席釣川漲焉知清興終

所思指隴西公滻水在關內三輔黃圖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周禮六尺為馬公子亦謂隴西公胡越言南北相背也樊以籠鳥莊子澤雉不蘄畜乎樊中月令鷹隼至秋始擊北鄰居指王徵士南巷翁公自謂偶仄行我居巷南子巷北是也掛席即掛帆也（木玄虛海賦維長綃掛帆席謝靈運詩掛席拾海月）○此詩因苦雨以興時亂而思隱去也興而比也首四句言久雨所思以下則言苦雨之懷與隴西公咫尺隔絕不得同其歡笑隴西奮飛與我相違我且局促傷如籠鳥是以一飯累起憑軒望斷嘉蔬四句言久雨動植之物皆不遂其性以興時亂賢者為小人所蔽風紀之臣失其擊搏豪強之職而小民無所賴也故敬瞻王徵君之隱以為我之取適將掛席釣川長往不反不終為之局促也

九日寄岑參（天寶十三載）

出門復入門雨脚但仍舊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沉吟坐西軒飯（疑作眠）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難為一相就吁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大明韜日月曠野號禽獸君子強逶迤小人困馳驟維南有崇山恐與川浸溜是節東籬菊紛披為誰秀岑生多新詩性亦嗜醇酎（切瀘救）采采黃金花何由滿衣袖

曲江在長安南十五里雲師曰屏翳女媧鍊五色石以補天缺古詩地近漏天終歲雨君子小人以位言逶迤緩步也崇山即終南山陶淵明采菊東籬下西京雜記正月旦造酒八月成曰九醞一名醇酎○此因九日雨阻不得會岑參作興而比也首八句言雨阻不得會岑而極相思之意吁嗟至川浸溜言久雨害稼託興以比小人蒙蔽其上人莫誰何主暗民窮上下失所大臣表著之地而與群陰比德也是節至篇末見本題言岑生能詩好飲正可共賞籬菊雨不能會何由采黃花滿袖

也蓋所以思之者如此是時將亂故公思同志之人嗜
飲以志忘世采菊以自況所謂有託而逃焉者也邶之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亦此意也
按簡成華兩縣諸子
成當作咸謂咸陽華原二縣也
赤城官曹擁材傑軟裘快馬當氷雪長安苦寒誰獨悲杜
陵野老骨欲折南山豆苗早荒穢青門瓜地新凍裂鄉里
兒童項領成朝廷故舊禮數絶自然棄擲與時異況乃疎
頑臨事拙饑卧動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聯百結君不見空
墻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

赤縣附京縣漢楊惲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
豆落而爲萁青門邵平種瓜處也鄉里朝廷一聯言新
進與故舊皆不相顧也○此因苦寒自敘其窮困如此
尾句謂無所控訴但自傷也
至德年間所作
哀王孫 天寶十五載秋作此年肅宗已即位改元至德故繫之至德年間作
王深父曰時安禄山陷潼關玄宗倉卒西幸夜
半出延秋門諸嗣王及公主之在外者皆不及
從其後多爲禄山所屠鮮有脫者此詩記而哀
之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
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驅腰下
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
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
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
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爲王孫立斯須昨夜春風吹血
醒東來槖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鋭今何愚
竊聞太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剺面請雪恥慎
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孫慎勿疎五陵佳氣無時無
白頭烏性靈能預報人禍延秋長安城西門明皇幸蜀

所出也豺狼諭賊龍諭玄宗禄山陷兩京以槖駝運御
府珍寶於范陽不知紀極東来言賊由東都而來舊都
即長安哥舒翰領朔方節度使有威名後守潼關爲禄
山所破南單于回紇也花門回紇地名剺面披面以示
誠悃也狙竊聽也五陵還是漢五陵在長安光武將興
蘇伯阿望春陵之氣曰佳哉鬱鬱葱葱曰無時無見唐
之中興亦將如漢也○言禄山破潼關靈烏報禍明皇
君臣出奔避胡急遽之甚至於鞭折馬死骨肉之人不
及同往遺下王孫尚佩寶玦珊瑚泣訴道傍久竄荊棘
身無完膚雖隱姓名而帝王子孫狀貌自異故公識其

爲王孫而哀之曰值此世亂盜賊得志君上播遷尒王孫可善保貴軀以待天下之清也交衢人衆今不敢長語且爲王孫少立斯須畧言其槩昨夜以下至篇終即斯須所言者也謂祿山陷東都又陷長安皆由潼關不守之故哥舒翰朔方之軍素號精強今乃據險要而不能守致賊陷都城亦何愚鈍也所幸者竊聞太子即位靈武聖德北服回紇回紇獻誠請助兵破賊以雪國耻此事且慎勿言恐爲諜者竊聽也又臨别丁寧重戒之曰哀哉王孫慎勿踈漏我祖宗在天之靈唐祚不憂不興復也此皆申前善保千金軀之意

悲陳陶 天寶十五年冬作

房琯與祿山之黨戰於陳陶斜敗績死者四萬人公作此以悲之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群胡歸来雪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漢兵有六郡良家子善騎射雪洗箭是洗血箭也○前四句述陳陶之敗後四句言胡人得志長安遺民悲泣北向日夜更望官軍之至以勦胡也觀公野曠天清無戰聲二句是房琯用古車戰法軍士不鬪遂不及力戰敗死傷哉此詩曰良家子曰義兵則琯所將者長安民兵也既皆戰死都人不以爲怨猶泣望官軍之至是唐德在人者未忘也此肅宗所以興復也歟琯以衣冠之族負時重望及用兵乃以車戰致敗其臨敗時尤欲持重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罷相子美上疏力救故朱文公論子美云其救房琯亦正然致四萬生靈死於一日是豈細故則琯雖有忠藎之心亦焉能逭其責也夫所貴乎學者正欲通時務耳若琯之泥古不通豈所謂議事以制者耶張無盡孤憤詩云房琯

未相日所談皆皐夔一朝陳陶下覆没十萬師中原已紛潰老杜尚嗟咨其論正矣宋張得逺數失機喪師耗國元氣亦與琯類而論者猶以南軒之故往往比之諸葛亮吾不知之也

杜工部詩通卷之三

杜工部詩通卷之四

高郵張

至德年間所作

對雪 天寶十五載冬作

戰苦多新鬼愁吟獨老翁亂雲低薄暮急雪
樽無綠爐存火似紅數州消息斷愁坐正書
殷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以
陶之敗而作曰愁吟曰愁坐正以愁思之極
也初傷軍敗既愁吟又不聞後來消息尤

相天下望其有爲今乃敗衄故書空以爲
對雪五六言對雪無聊懷抱當此時愁何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至德二載譜編在天是歲正月在奉先蘇薛在長安此載陷賊中詩也詩中千里猶殘山初亂之日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愛客滿
筵上日思芳草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
猶殘舊氷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惡聞戰
緩憂心擣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
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爲長句

事終傷不自保者盖後生視老人中心必不誠服也逮
夫氣酣日落則飲將散矣顧因西風之來（春日西風吹暮景悽切）
野水以添金盃使如灑之酒常得快意不特百壺而已
則我懷抱既開窮愁盡去忽憶秋雨之時墓井傾塌井
中之人白骨已生青苔矣彼其生前富貴果安在哉人
生可哀如此是烏得不縱飲以開懷抱乎
大槩詩才有二有才華有才力詞情藻麗之謂華氣
量宏深之謂力華配則翡翠蘭苕也力配則鯨魚碧
海也華凡纖巧者皆能爲之若才力則非大手筆不
能也何劉數子之作不過詞華已耳是以其力未工

雖然鮑照猶愁絶倒戔戔之士其得不見笑於大方
家也韓退之謂李杜文章在光熖萬丈長正以其才
力勝耳然才力非可强爲必作者度越一世然後風
格高邁自成一家又公以辭華與李白並稱華竟不
聞於後世則不朽者詞章果足恃乎立言君子其必
有說矣

晦日尋崔戢李封（諸本編作乾元元年是年春公方在諫省詩辭皆非居官語意）
（鯨呑九州地軸爲翻正極亂時也范公定爲陷賊將作良是）

朝光入甕牖尸寢驚敝裘起行視天宇春氣漸和柔興來
不暇懶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步覺自由杖藜復恣
意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交會心真罕儔每過得酒傾二
宅可淹留喜結仁里歡況因令節求李生園欲荒舊竹頗
脩脩引客看掃除隨時成獻酬崔侯促莚色已畏空樽愁
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草芽既青出蜂聲亦暖遊思見
農器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民不貽黃屋憂至今阮籍
等熟醉爲身謀威鳳高且翔長鯨呑九州地軸爲之翻百
川皆亂流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
沉浮

記蓬戶甕牖令節唐以正月晦日上巳重九爲三令節
黃屋天子車盖阮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

故明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常酣飲以自全威
鳳鳳之有威儀者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水族畏之悖
物志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此因令節尋仁里
而作言方穩卧爲朝光入戶驚着弊裘而起見春氣和
柔遂梳頭出門徒步逍遥以尋崔李二子情極歡洽因
覩草色蜂聲春氣之和思得陳農器而休甲兵然甲兵
未可休也彼上古葛天之民惟知自適不任國憂故阮
籍爲身謀而孰醉但今日高賢遠引巨賊橫行宇内大
亂不能不爲之深悲者是雖不若阮籍身謀亦借酒而
自慰也

春望至德二載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司馬温公曰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娱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趙曰烽火句應感時家書句應恨別髮本白今更短亦感時所致總見傷時之意以結之

月夜至德二載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遥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鄜州在陝西○遥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此其只獨看者也香霧至雲鬟之濕清輝至玉臂之寒此其看月之久憶望之至也何時應今夜虛幌應閨中雙照應獨看前聯小不解憶乃復可悲韋應物悼忘詩云幼女復何如時來庭下戲語意極悲蓋本諸此

哀江頭至德二載

曲江在長安城南十五里有芙蓉苑内有宮殿明皇嘗築夾城通之與貴妃遊幸其地遭禄山之亂公作此以哀之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緑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劒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草江花豈終極黄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

南苑即曲江芙蓉苑又名宜春苑第一人指貴妃唐制内宮有才人七人明眸皓齒亦指妃血污遊魂妃死馬嵬也清渭在長安劒閣在蜀○首四句覩江曲景物而哀之宮殿荒寂蒲柳姿緑其傷情何如也憶昔至雙飛翼八句追憶明皇與貴妃遊幸曲江之事輦前才人四句雖是鋪敘當時從行之人如此其實托意言禄山之逆輦前蒙親倖也帶弓箭材武也白馬嚼金勒恃寵驕也翻身仰射反面肆逆也中雙飛翼傷其同歡故下文直云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一句言南北相遼彼此絶問此一聯極有深意末四句中言吞聲之情不但江草江花之無終極及聞黄昏胡騎滿城遂昏迷不知城之南北其哀情至矣

雨過蘇端至德二載春在賊中作

公自註端置酒

雞鳴風雨交久旱雨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諸家憶所歷一飯跡便掃蘇侯得數過歡喜每傾倒也復可憐人呼兒具黎棗濁醪必在眼盡醉攄懷抱紅稠屋角花碧委墻隅草親賓縱談謔喧閙慰衰老況蒙霈澤垂糧粒或自保妻孥隔軍壘撥棄不擬道

此公陷賊中無聊因蘇端留飲作此以自慰蘇侯以下言喜遇款留厚情又值花草佳景既有談謔足慰衰老況逢霈澤可保糧粒得以暫開懷抱且不憂妻孥可也

喜晴 至德二載春春在中作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蕭蕭春增華青熒陵陂麥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實我肌豈無涯干戈雖橫去聲放慘淡鬬龍蛇甘澤不猶愈且耕今未賒丈夫則帶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千載商山芝往者東門瓜其人骨已朽此道誰疵瑕英賢遇轗軻遠引蟠泥沙顧慙昧所適迴首白日斜漢陰有鹿門滄海有靈查焉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

莊子青青之麥生于陵陂四皓隱商山採芝以食邵平秦故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東門史記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朽矣轗軻比時運之不利賈誼賦鳳縹緲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楊子龍蟠于泥旣其肆矣漢陰鹿門在襄陽龐德公隱處博物志天河與海通世有人居海渚年年八月見浮槎去來不失期查與槎同○皇天至菜與麻言喜晴千載至篇末則因情景而感懷也商山採芝東門種瓜其人雖已往其道則誰得而非之蓋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英賢遇世亂而隱者其道當然也今我乃昧於所適回首已晚矣雖然入山則有鹿門不遠浮海則有靈槎可求苟欲隱尚可隱也焉能學衆口徒嗟歎乎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至德二載夏達鳳翔行在所作

漢中唐興元府本梁州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沸相噬天子從北來長驅振凋敝頓兵岐梁下却跨沙漠裔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蕭索漢水清緬通淮湖稅使者紛星散王綱尚旒綴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坐知七曜曆手畫三軍勢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幕府輟諫官朝廷無此例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補闕暮徵入柱史晨征憩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回風吹獨樹白日照執袂慟哭蒼烟根山門萬里閑居人莽牢落遊子方迢遞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陶唐歌遺民後漢更列一作別帝恨無匡復姿聊欲從此逝

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揚雄河東賦天狼之威弧覆岐梁鳳翔也二京長安洛陽也至德元載十月上至彭原第五琦見上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州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詩爲下國綴旒南伯謂漢中王將七曜日月五星也旰晏也左傳楚君大夫其旰食乎補闕諫官也蕭望之頎在朝補闕柱史御史也左傳季札觀樂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漢紀高帝曰吾亦從此逝矣○首四句言玄宗失其威天下之道以致逆胡之亂自此遂無寧歲川谷二句即無寧歲也天子至旒綴十句言肅宗即位靈武移兵鳳翔振敝而服遠離兩京未收而四極我得制之然軍興儲胥最急漢中通淮湖租稅以供國用故使者星散而出以催軍儲國勢尚危險也南伯以下美漢中主將之賢樊君此行必能相合坐知七曜而冰雪淨其聰明手畫三軍而雷霆走其精銳以美南伯之賢如此蓋定天下之亂非智勇不可也此一段承上蕭索漢水清二句而言幕府至長久計言朝廷命樊爲判官之意而勉樊以濟時艱也蓋諫官本不當遠出特以時艱之故欲其布德惠爲長久計耳此一段承上使者紛星散二句而言回風至逕逝言相別忠憤激烈之情徘徊至末則因與樊

別歎已無所效用令民思唐之遺澤而皇上中興恨我非匡復之才聊欲從此遠遁以避亂而已是時蓋未授拾遺也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至德二載授拾遺時作

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繡衣黃白郎騎向交河道○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須早去秋群胡反不得無電掃此行牧遺甿風俗還再造○族父領元戎名聲國中老奪我同官良飄颻按城堡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若人才思闊溟漲浸絕島樽前失詩流塞上得國寶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極柱亦傾如何正穹昊

涼州武威郡節度使之治所去秋群胡反謂至德元載吐蕃陷隴右宕鄯郭河等州族父杜鴻漸也是歲遷河西節度使公時爲拾遺長孫爲侍御史皆諫官故曰同官東郊史思明西極吐蕃也○首八句言長孫別去之速則以西邊之急也去秋至再造四句言河西經吐蕃之亂民重傷殘長孫此行當愛養遺民有更生之德叔父以下言鴻漸奏辟長孫爲判官奪我同官之良爲彼邊備之用若人四句正見其爲同官之良末四句申別意而期以安邊反正之功也

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

亞字次公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世事擢校書郎至德二載杜鴻漸節度河西奏辟幕府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危異人至令弟草中來蒼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兵法五十家爾腹為篋笥應對如轉丸疏通略文字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宗廟尚為灰君臣俱下淚崆峒地無軸青海天軒輊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燧○帝曰大布衣藉卿佐元帥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歸當再前席適遠非歷試須存武威郡為畫長久利○孤峰石戴驛快馬金纏轡黃

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踴躍常人情慘淡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始遂吾聞駕鼓車不可用騏驥龍吟廻其頭夾輔待所致

鷹隼至秋乃擊惟南風作秋聲故盛夏鷹隼擊也崆峒青海皆河西地軒輊動搖不安也詩如軒如輊邊方有警晝則燔燧夜則舉烽連山暗烽燧言吐蕃入寇書西被于流沙漢文帝前席賈生究歷試彝武威即安西都護府也漢紀撥亂反之正光武時異國有獻名馬日行千里詔以馬駕鼓車左傳夾輔周室○此詩范分四節愚意當分五節第一節即時危異人至一句是一篇之柱上三句言時危下二句言異人至第二節詔書至神器見異人之實宗廟至烽燧見時危之實第三節言上命為安西判官之意以此地最急且重非輕用也所以見時危用異人意第四節期杜悲安邊反正方為異人勿似常人踴躍安西享用之美而已安邊以佐元帥言反正以正神位言末四句為第五節言異人當有異用見悲不當為判官姑用以安邊耳天子方咨嗟眷顧以待夾輔致反正之功也應前帝曰大布衣二句及歸來再前席之句○嘗聞巳巳之變于少保招草野豪傑湯胤績應募大營于欲試之胤績請無以紙筆贊請以面對

問以三十餘事答應如響悉中肯綮將士傾聽吐舌吾不知杜悲何如若胤績者真異人也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至德二載作

郭中丞英乂也郭知運季子

詔發西山將秋屯隴西兵淒涼餘部曲燀赫舊家聲鵰鶚乘時去驊騮顧主鳴艱難須上策容易即前程斜日當軒蓋高風卷旆旌松悲天水冷沙亂雪山清和虜猶懷惠防邊詎敢驚古來於異域鎮靜示專征燕薊奔封豕周秦觸駭鯨中原何慘黷餘孽尚縱橫箭入昭陽殿笳吟細柳營

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宸極妖星動園陵殺氣平空餘
金椀出無復繐帷輕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罘罳朝共
落棆桷夜同傾三月師逾整群胡勢就烹瘡痍親接戰勇
決冠垂成妙譽期元宰殊恩且列卿幾時回節鉞戮力掃
欃槍圭竇三千士雲梯七十城耻非齊說客甘似魯諸生
通籍微班忝周行獨坐榮隨肩趨漏刻短髮寄簪纓徑欲
依劉表還疑厭禰衡漸衰那此別忍淚獨含情廢邑狐狸
語空村虎豹爭人頻墜塗炭公豈忘精誠元帥調新律前
軍壓舊京安邊仍扈從莫作後功名

西山謂秦州英乂先爲秦州都督詔還加隴右節度使

其父知運嘗節度隴右部曲猶有存者故曰淒涼餘部
曲今英乂又節度其地故曰燀赫舊家聲天水即秦州
雪山在隴右左傳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陳琳檄
云若駭鯨觸細網此喻安史之亂昭陽漢殿名笳胡所
吹者細柳營在長安王子白衣行見哀王孫詩金椀出
即秋興詩所謂早時金琬出人間者繐帷喪帷也此二
句言園陵遭其伐掘罘罳連闕曲閣以蔽鳥雀者欃槍
妖星也圭竇穿墻爲竇如圭窮士之居也雲梯楚王令
公輸作雲梯以攻宋齊說客漢酈食其說齊王田廣下七
十餘城叔孫通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微班公自謂詩賓

周行箋云周之列位也獨坐美英乂後漢宣秉拜御史中丞光武
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隷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
故京師號曰三獨坐王粲以西京擾亂之荊州依劉表
公借言欲依英乂元帥廣平王俶也時朝廷以俶爲元
帥李嗣業爲前軍收復長安安邊仍扈從期英乂以安
隴右之邊仍歸朝扈從天子也○首十六句言英乂以
西北之將爲隴右節度使燕薊至同傾十六句極言胡
虜亂華之慘黷三月至欃槍即期英乂以平寇圭竇至
含情十二句則公自述其送別英乂之情廢邑至末八
句深說時艱勉以共濟而立功名也

獨酌成詩至德二載

燈花何太喜酒綠正相親醉裏從爲客詩成覺有神兵戈
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

前四句言飲酒之樂從爲客忘其爲客也後四句則言
所遇非時不得行志強顏一官有愧野人之踈散也盖
禹稷當平世過門不入顏子當亂世簞食瓢飲夫進既
不能憂天下之憂則當退而樂一己之樂也

徒步歸行至德二載

公自註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邠作特
進李嗣業也時爲邠州守史稱忠毅憂國前後

賞賜皆以給散軍士有馬千疋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籍英雄姿國之社稷今若是武
定禍亂非公誰鳳翔千官具飽飯衣馬不復能輕肥青袍
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人生交契無老少論交何
必先同調妻孥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驃
鳳翔千官從駕官也且飽飯時當倥偬得飽飯足矣青
袍朝士公自謂也

杜工部詩通卷之四

杜工部詩通卷之五

高郵張綖
男守中校刊

至德年間所作

玉華宮至德二載秋作

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之鳳凰谷

溪迴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
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蕭灑○美人
為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
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宮近有符堅墓前有溪曰醲酴莊子天籟吹萬不同而
使其自已也○此公自鳳翔行在歸鄜州探家路經玉
華宮有感而作首四句言路經玉華宮陰房四句言宮
年久悽愴之狀及宮前秋景美人四句言宮之故物皆
已頹壞獨石馬存耳末四句公感宮之銷歇而傷己之
勞役也意謂萬物終歸於盡誰是長年者乃冉冉征途
間乎此所以憂來浩歌而淚盈把也蓋公自感非泛慨
世人張充在每好我此詩以為風雅鼓吹平生極力摸寫惟有一篇言響節奏略得其似乃離黃州之作
偶同此韻其詩云衙川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迴地勢卷天豁江雨灑中流望赤壁石胸拂水下昏昏烟霧嶺
歷歷漁樵舍炎實三截隣里通借假別之豈無情老淚為一洒篇工起鶴鼓蛇檣健於馬聊為過江宿烀寔

樊山夜

九成宮（至德二載秋作）

唐志鳳翔府麟遊縣西五里有九城宮本隋仁壽宮貞觀五年修之以避暑因山有九重更名焉魏徵作碑

蒼山入百里厓斷如杵臼曾宮憑風迥岌嶪土囊口立神扶棟梁鑿翠開戶牖其陽産靈芝其陰宿牛斗紛披長松倒揭嶂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頹朽向使國不亡焉為巨唐有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瑤水遠跡是雕墻後我來屬時危仰望嗟嘆久

天王狩太白駐馬更搔首（范註此營不成者也此所以駐馬而復搔首也杜詩之沈鬱頓挫類此）

岌嶪高貌土囊土穴也宋玉風賦起於青蘋之末怒於土囊之口揭嶂嶄嵓貌周穆王觴西王母于瑤池書峻宇雕墻天王狩太白用春秋狩於河陽之義太白鳳翔山名○此公自鳳翔歸鄜州路經九成宮有感而作首四句言宮在山谷中驟風之處見可以避暑立神四句言宮之高嚴紛披四句言宮前景物聞猿迸淚又以起下文之意荒哉至雕墻後言隋以荒於營建而亡故宮為唐有雖無增修亦不當更置官守蓋其地雖非穆王瑤水之遠而其制亦犯大禹雕墻之戒也末四句公言我來方值時危仰見此宮嗟嘆者久之以平時吾君嘗避暑於此今天王乃狩於太白未能反正故駐馬更搔首焉搔諸本作回意尤明切

羌村三首

羌村在鄜州洛交縣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走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墻頭感歎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崢嶸高秀貌雀噪客歸用古語乾雀噪而行人至更字作平聲便不成語陳後山了知不是夢忽忽心未穩翻意亦妙不如杜語自然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憶昔好追凉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字煎百慮賴知黍秫收已覺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莫

離好皆去聲嬌兒四句兒情甚至謂兒憶我昔時嘗好追凉却故繞池邊樹黍秫糟床斟酌以慰遲莫言懽趣也遲暮應晚歲

羣鷄正亂叫客至鷄鬬爭驅鷄上樹木始聞叩柴荆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携傾榼濁復清苦辭酒味

溝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艱
難愧深情歌罷仰天嘆四座淚縱横
客至之時羣鷄正亂叫鬭爭驅鷄上樹始聞叩門却是
村家景苦辭四句父老自觧酒薄之意請為二句公荅
其意也

北征 范註前詠懐詩當與北征詩同看

東坡曰北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
色爭髙可貴也山谷曰北征詩書一代之事與
國風雅頌相為表裏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

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拜辭詣闕
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
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
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 一節 靡靡逾阡陌人烟眇
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
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猛虎
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
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
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内益歎身
世拙坡陀望鄜畤谷巖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

鴟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
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況我墮胡
塵及歸盡華髮 二節 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
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顔色白勝雪見爺背面啼垢
膩脚不韈牀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海圖拆波濤舊繡移
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懐惡嘔泄臥數日
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凛慄粉黛亦觧包衾裯稍羅列瘦妻
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
鉛狼籍畫眉濶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饑渴問事競挽鬚誰
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

得說 三節 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袄
氛豁陰風西北來慘淡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善馳突
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疋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所用
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竚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
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伺俱發此舉開青徐旋
瞻略恒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歳勢成擒
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絶 四節 憶昨狼狽初事與古
先別奸臣竟葅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
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
人盡非于今國猶活 五節 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都人

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掃灑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六節

東胡指安慶緒靡靡遲遲也鳳翔肅宗行在所邠郊邠州地涇水所通挑源在常德府鄜時即鄜州公家所在〇言時者時地高而遠先見也我行二句言望家而行遠如此哥舒翰守潼關師敗降賊天吳水獸八首八足尾背青黃見山海經海圖四句公言見妻子寒凍以海圖舊繡爲小兒短衣故波濤爲之折繡紋爲之移天吳紫鳳之類或顛或倒也左傳天子蒙塵于外回紇即回鶻時送五千人助順伊洛東都西京長安也青州徐州

恒山碣石皆東北之地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言世事乖者稱狼狽褒妲褒姒妲己也按詩言夏商當云妹妲此指貴妃周宣王漢光武皆中興主桓桓威武貌陳將軍陳元禮也首建誅國忠之策大同白獸皆宮殿名翠華天子之旗園陵天子所塋之處也〇第一節述將行戀闕之懷第二節述行後在道所見之景及陷胡之事第三節言至家見妻子之事第四節言回紇助順滅胡之事第五節言國雖遭亂而君能悔禍臣能效忠與前代不同第六節言乘輿反正實祖宗在天之靈創業垂謨之遠也邵康節觀

唐史云貞觀若無風凛凛開元安得氣堂堂即杜公之言實錄矣〇公深以借回紇兵爲非計故云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後回紇果爲唐患至於收復河洛則欲乘機長驅幽薊故云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當時郭子儀李泌諸臣亦欲乘河陽之勝搗賊巢穴然後還京惜肅宗不能從而河北迄不爲唐有以至于亡即此二事觀之杜公經濟槩見其云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蓋謂此也

月至德二載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兔長生只益

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千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

蟾兔以比近習小人入河不沒不離君側也搗藥長生竊國柄者不絕也只益丹心苦無路以告也能添白髮明憂思益老也故結句云云謂照見軍營則愈觸其憂矣蓋祿山之亂官軍營於長安城西虜寇勢逼如此而近習猶用事天下望清光者何由見太平耶此其苦心者〇公又詩云兔應疑鶴髮蟾亦戀貂裘斟酌嫦娥寡天寒耐九秋（其蟾兔亦指近習疑鶴髮猜忌老成也戀貂裘連結黨與也末二句則憂人主孤立不能勝陰邪之多也此意舊皆缺註今附見之）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

按史至德二年九月丁亥以廣平王俶爲元帥

司空郭子儀副之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

衆發鳳翔壬寅至長安城西陳香積寺之北與

賊戰斬首六萬賊大潰癸卯大軍入京師

胡虜潛京縣官軍擁賊壕鳥魚猶餧息穴蟻欲何逃帳殿羅玄冕轅門照白袍秦山當警蹕漢苑入旌旄路失羊腸險雲橫雉尾高五原空壁壘八水散風濤今日看天意遊魂貸爾曹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勞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兵氣回飛鳥威聲沒巨鰲戈鋋開雪色弓矢向秋毫天步艱方盡時和運更遭誰云

遺毒螫已是沃腥臊睿想丹墀近神行羽衛牢花門騰絕漠拓羯渡臨洮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操鋒先衣染血騎突劔吹毛喜覺都城動悲連子女號家家賣釵釧準擬獻香醪

南史丘遲與陳伯之書將軍魚遊於鼎沸之中帳殿行

幸所在以幔帝爲殿玄冕卿大夫之服梁陳慶之軍悉

着白袍天子出稱警入稱蹕羊腸坂在太行天下之險

也雉尾扇也五丈原在長安近地關中八水涇渭滻灞

灃滈潏也空壁壘散風濤言賊退也元帥廣平王俶

司空郭子儀漢蘇武持節使匈奴晉呂虔有佩刀相者

曰必三公可佩花門謂回訖拓羯謂安西西域傳云安

西募勇健者爲拓羯猶言戰士也羸俘何足操言殘寇

不足平也劔吹毛言其利也古有吹毛之劔

潼關吏至德二載公歸京師作

潼關又名桃林塞在華陰縣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去爲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爲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

草草勞苦貌戰格列柵也丈人關吏稱公也蜀都賦一

夫守隘萬夫莫向桃林戰謂哥舒翰與賊戰于桃林爲

賊所敗死者百萬〇此公因潼關吏言關之險隘而戒

其不可恃險也首四句言築城之險借問二句公問而

關吏答也因要公下馬指示關之形勢連雲至一夫皆

關吏言關之險隘如此末四句則公因關吏之言而以

哥舒恃險而敗之事戒其防關之將也

留花門至德二載收京後作

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

今言花門指回紇也時用朔方吐蕃回訖諸兵

以討賊既收長安葉護奏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為掃除范陽餘孽

北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自古以為患詩人厭薄伐修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胡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公主歌黃鵠君王指白日蔡註公主歌黃鵠君王指白日此中國何如時也積此者可以鑒春秋書會戎盟戎之義矣謂子美詩為詩史詎不信哉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長戟烏休飛哀笳曉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沙苑臨清渭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撇烈胡塵踰大行雜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

匈奴自稱天之驕子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匈奴贊曰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注云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漢以江都王建女為公主嫁烏孫昆莫公主悲愁作歌曰願為黃鵠兮歸故鄉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嫁回紇可汗詩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左輔馮翊也積雪回紇衣冠皆白若積雪然沙苑唐牧馬地在馮翊撇烈超越貌上林賦轉騰潎洌言相撇也雜種即謂回紇丘希範書姬漢舊邦無取雜種○此因留回紇兵於沙苑而作首四句言夷性必為中國之患下因承言夷狄自古為患而中國所以制御之道不過叛則薄伐之來則羈縻之而已未嘗與之共事也今何為使之傾國而至出入暗金闕乎蓋中國有安史之亂隱忍用之以驅除耳昔齊吳涕女周鄭交質皆隱忍也歌黃鵠指白日非隱忍而何連雲至篇末卻言留回紇於沙苑之地深為農桑之害其種類之多北踰太行南抵京室當時原野遭亂而蕭瑟今亂雖驅除又留此物以為民患則轉蕭瑟矣

瘦馬行至德二載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硉兀如堵墻絆之欲動轉欹側此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印帶官字衆道三軍遺路傍皮乾剝落雜泥滓毛暗蕭條連雪霜去歲奔波逐餘寇驊騮不

慣不得將士卒多騎內廄馬惆悵恐是病乘黃當時歷塊誤一蹶委棄非汝能周防見人慘澹若哀訴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雁為伴日暮不收烏啄瘡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

硉兀骨高貌六印一作火印乘黃神馬也王褒頌曰過都越國蹶如歷塊顏延年賦願終惠養○此詩舊註謂傷房琯者得之通篇敘其一敗遂棄置可傷如此末則冀人主復用以收其桑榆之功也

洗兵馬

公自註收京後作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淸晝同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中秖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餧肉蒲萄宮已喜皇威淸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淸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繞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關中既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撰何淸頌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莫懶城南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

山東河北地（唐都安長以太行以東皆山東也）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破竹言易也（晉杜預傳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矣）鄴城相州也時郭子儀破賊十萬于衛州遂安慶和乃圍慶緒於相州（今河南彰德府）朔方指郭子儀時為節度使汗血馬

出大宛上林苑有蒲萄宮肅宗宴回紇於此海岱是山東河北之地崆峒在西軒轅問道廣成子處此謂明皇幸蜀也成王廣平王俶也郭相即子儀司徒李光弼也尚書王思禮也鶴駕太子駕也周文王為太子雞鳴問寢楊子攀龍鱗附鳳翼丞相蕭華也子房張鎬也鎬徵起窮谷故稱江海客青袍當作青絲指安史也（大同中童謠青絲白馬壽陽來後侯景乘白馬青絲為轡亦以應讖）白環銀甕皆瑞物（帝王世紀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顧野王應瑞圖王者宴下及醉刑罰中則銀甕出）四皓隱商山歌紫芝曲鮑明遠作河淸頌至德二年黃河淸三千里蓋收京之瑞也淇上健兒衛相州屯兵也城南長安城南也武

王伐紂風霽而乘之大雨王曰此洗兵雨也（）此公因諸將之捷遂思盡偃甲兵也凡四節每節十二句一換韻首節言山東河南俱已收復惟鄴城未下亦當不日而得皆由獨任朔方之兵成此大功也汗血馬滿都而回紇受犒已喜肅宗威淸海岱還思明皇出奔西蜀卒徒久役於外天下共惟於兵蓋因今日之平復回思前日之艱難痛定思痛喜之極也二節言委用得人諸賢効力故能撥亂反治君子不復思隱小民亦得安生兩君次第回宮復覩父子之樂三節言封賞功臣頗多倖得亦惟內脩又有其人故寇盜不敢復起而成此中興

之治也四節言率土既平諸祥必至黎獻共臣詞人製頌農民安業皆望雨澤以及時耕種復祝攻鄴軍士早歸以慰其室家之思夫然則兵甲悉休矣安得壯士挽天河之水洗此甲兵之淨永不復用乎蓋厭亂思治之心如此其至也一篇之意全在末二句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至德二年作

昔年有狂客號尒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聲名從此大汩沒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白日來深殿青雲滿後塵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稻粱求未足薏苡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鵩鳥獨泣向麒麟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賀知章號四明狂客見太白文章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有詔供奉翰林又玄宗遊白蓮池召白作序時白被酒命高力士扶以登舟白作樂章賜錦袍後白為高力士所譖自知不為親近所

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杜公嘗與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太白集有梁園醉歌泗水在山東後漢馬援征交趾載薏苡種還人謗以為明珠大貝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持陽揭陽也白為永王璘之諸流夜郎五嶺三危與夜郎鄰境也賈誼謫居長沙有鵩鳥入室作鵩賦孔子泣麟曰吾道窮矣黃公四皓之一穆生見楚元王不設醴酒而辭鄒陽見怒於梁王下獄遂從獄中上書此皆以比白之不從永王璘而璘本待白之薄當時不見察已施之於法誰能為陳此義也古今詩話云老杜此詩備叙白事盡得其故迹矣

臘日至德二載為拾遺時作

唐以大寒後辰日為臘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侵凌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

紫宸唐殿名唐製臘日宣賜口脂面藥翠管銀罌所盛之器也○大寒之後必有陽春大亂之後必有至治臘日而煖此寒極而春亂極而治世道一轉之機也故公喜而賦焉雪尚在故萱曰侵凌春未來故柳曰漏洩觀之植物驗其氣之和者如此則陰沴衰將無有驅逐者

乎善氣復將無有導迎者乎遂欲縱酒謀良夜之醉正值散朝多休暇之時是日也且有恩澤之頒自天而降典膳而榮賜縱酒之意蓋有不容已焉者矣

杜工部詩通卷之五

杜工部詩通卷之六

高郵張綖
男守中校刊

乾元年間所作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乾元元年春在諫省作

大明宮即蓬萊宮其殿爲含元元日冬至受華夷萬國大朝會即古之外朝也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

五夜即五更起於甲止於戊九重以禁地言桃在禁內故稱仙醉言花色也舊註引方朔事殊謬龍蛇旌旗之所畫者絲綸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世掌者謂至繼父曾爲中書舍人知制誥也 玄宗傳位冊帝曰昔先帝誥命乃父爲之辭今茲冊命又爾爲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 池鳳池謂中書省鳳毛南宋謝鳳子超宗有文詞帝曰超宗殊有鳳毛○首二句言早朝之時見春色之盛三四以朝儀整肅著特和物育之象五六言舍人居近侍有徽嚴之才尾聯則及其世官之美而申結之前四句見早朝大明宮後四句見和賈舍人詩意 按此早朝詩賈至倡公與王維岑參三人和之四詩皆溫醇典麗極一時之盛故讀

者尚之併録於此亦足以悉發公詩之義賈至銀燭朝
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囀流
鶯繞建章劍珮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
波鳳池裏朝朝染翰侍君王岑參鷄鳴紫陌曙光寒鶯
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
迎劍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
春一曲和皆難王維絳幘鷄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
裘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僊掌
動香煙欲傍袞龍浮朝罷須
裁五色詔珮聲歸到鳳池頭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乾元元年諫省作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霏霏承委佩爐煙細細駐游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鳷鵲亦多時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宣政在含元殿後謂之正衙朔望御之即古之內朝也其左右有門下中書二省公爲左拾遺隷門下

牓門牓也以黃金飾赤羽旗旗畫赤鳥也委佩禮主佩垂則臣佩委駐游絲因爐煙而爲之駐也蓬萊宮名雲常五色休祥之徵也鳷鵲漢之觀名在甘泉宮雪殘多時言積陰消也侍臣公自謂也青瑣謂省門青塗連瑣者也○前六句以宣政殿言見朝廷太平之象尾二句上言退朝下言晚出

紫宸殿退朝口號 乾元元年諫省作

紫宸乃唐內便殿謂之上閤日御之即古之燕朝也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同影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昭容女官唐制天子燕朝宮人引至殿上高閣報謂傳呼晝刻此言內廷之深邃也東省門下省在宣政殿東公時爲左拾遺隷門下故曰歸東省夔龍舜二臣名龍作納言實中書令之始鳳池中書省也蓋晉人以中書比天上鳳凰池時中書令權重兩省故有會送之體○此內殿也其所詠者皆宮中之景

題省中院壁 乾元元年諫省作

掖垣竹埤皮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陰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袞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

省門曰掖垣墻也埤增也竹埤謂掖垣之上以竹檜累為儲胥也雪山之積雪也通籍謂為拾遺家天子龍袞衣也補補其闕也詩大雅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南金南方之金謂重物也○此公有不得志而題之院壁也前四句言省中之景後四句則歎其不得志之意然景中已微寓其情梧十尋表孤高也常陰陰苦陰勝也

白日靜慨素飡也青春深惜時邁也故後段遂明言之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乾元元年諫省作

雀啄江頭黃柳花鵁鶄鸂鶒滿晴沙自知白髮非春事且盡芳尊戀物華近侍只今難浪跡此身那得更無家丈人才力猶強健豈傍青門學種瓜

興也鵁鶄似鳧長脚有毛冠鸂鶒毛五色皆水鳥也非春事言無與春事歐陽公詩所謂青春固非老者事是也近侍謂爲拾遺○公見曲江花鳥以發其興言華如此而我自知衰老無與春事矣然春雖無預於我我則不能不感於春故且盡鄭公之芳尊以戀此花鳥也夫既老矣固當浪迹以適其意但今居近侍之官有難於遂願者欲去官以自適又爲家累有資祿仕安得更無家累遂我浪迹之願乎凡此乃我因衰老然耳若鄭丈力猶強健豈當爲隱計也是時公蓋志有不行不能安其位矣

曲江乾元元年諫省作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古語飛此一片花減却青春色翡赤羽翠青羽俗通謂翠鳥爲翡翠飛水上食魚苑謂芙蓉苑在曲江西南麒麟塚前石獸也小堂巢翡翠言雖貧可樂高塚臥麒麟言死後雖貴可傷○前四句言及時行樂後四句則言所以當及時行樂之意

曲江對酒乾元元年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晶宮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縱飲久拚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傷未拂衣

苑即芙蓉苑吏情猶言宦況也滄洲即江頭之洲可適意者也遠疏曠也拂衣謂去官也○此以首句見題次句言江頭宮殿三四言江頭景物五六即所謂坐不歸者末又以不歸之意結之

曲江對雨乾元元年諫省作

城上春雲覆苑墻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着雨胭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

雲覆苑墻兩意不絕也龍武新軍玄宗置龍武軍肅宗又置左右神武兩軍賜名天騎故曰新軍芙蓉苑連曲江玄宗嘗幸其中有殿金錢會開元間於中和節賜百官宴錢於曲江合宴并賜太平教坊樂錦瑟即教

坊樂也○前四句對雨之景以寓比意雲覆牆時未清
明也年芳靜才不見用也朴花着雨落君平推殘而去
位也水荇牽風長小人附合而黃緣也後四句對雨之
懷言乘興不出南苑之人徒為望幸因思復見太平之
盛會也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乾元元年

江寧在今應天府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否
老去新詩誰與傳棊局動隨幽澗竹袈裟憶上泛湖船聞
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

潺湲流而不絕貌袈裟釋服也君指許八○首二句因
別之久故感之至一四寄問之意舊來好事今尚能否
恐其將倦于衰年矣老去新詩誰與傳之于我意其必
進于昔日矣唐僧多能詩旻蓋亦能詩者舊注謂為杜
公詩者誤五六追憶舊游之情乃其好事之實也末言
旻公聞許八話我為官而在必且問我何為許八當告
以頭白昏昏只醉眠耳言雖為官而在然老矣無能為
也已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開元二十四年

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

穠花發春城細雨來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迴
首句遠人被化二句相國製文落者言自天而下也三
殿蓬萊拾翠紫微也翰林須詔自此而去五六句客程
之適也末二句望其速歸也因滄海之遠不可以人寄
故曰天遣

偪側行 乾元元年

公自註贈畢曜

偪側何偪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憐隣里間十日不一見
顏色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澀如棘我貧無乘非無
足昔者相過今不得實不是愛微軀又非關足無力徒步
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曉來急雨春風顛睡美不
聞鍾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已令請急
會通籍男兒性命絕可憐焉能終日心拳拳憶君誦詩神
凜然辛夷始花亦已落況我與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苦
貴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偪側相迫也請急請假也會通籍掌門者會驗名籍得
以通出入也辛夷木筆也正二月開花方外遊方之外
者也○此贈畢曜招其過飲也言與畢君鄰居相近不
得常見者以無馬出入耳夫我貧無馬其足固在也昔
常相過今乃不得過者非因居官愛重其身亦非年老

足之無力但徒歩而来恐爲宵長所怒耳畢君想亦光
察此心也且曉来風雨䐲美雖朝天亦不能去蓋丈夫
所圖者大其性命當惜故泥濘不敢騎驢而請假通籍
也復言思畢君而不能見但誦其詩神采凜然猶相見
也况春光易過我二人皆老矣乃若於酒貴稀得醉眠
我固不能過君君當速過我以飲一斗令却有錢三百
足爲酒價也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来相訪握手呼兒延入戸手
持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冥憑軒忽若無丹青陰崖

却承霜雪幹偃蓋反走虬龍形老夫平生好竒古對此興
與精靈聚已知僊客憶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松下丈人
巾屨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悵望聊歌紫芝曲時危慘淡来
悲風

無丹青言逼真也精靈言畫之神彩也已知更覺一聯
言僊客有出塵之姿已知與此畫相親而畫之精妙非
人所知更覺良工作此時用心獨苦也結語悲壯有餘
意

題鄭十八著作丈乾元元年春作

虔貶台州司戸公作傷之題字恐誤

台州地濶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亂後故人雙別淚春
深逐客一浮萍酒酣懶舞誰相拽詩罷能吟不復聽第五
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賈生對鵩傷王傅蘇武看
羊陷賊庭可念此公懷直道也霑新國用輕刑禰衡實恐
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歳星窮巷悄然車馬絶案頭乾死讀
書螢

第五橋皇陂俱在長安城外乃會別之地也周禮刑新
國用輕典漢禰衡才高氣傲後爲江夏太守黄祖所殺
此比虔爲當時所忌東方朔去官居會稽人或傳其歳
星下降此比虔之謫台也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乾元元年

鄠縣屬長安

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胡過金牛廻鞭却走見天子朝
飲漢水暮靈州自矜胡騮奇絶代乗出千人萬人愛一聞
説盡急難材轉益愁向駑駘輩頭上鋭耳批秋竹脚下高
蹄削寒玉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馬空多肉洛陽大道
時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鳳臆龍鬐未易識側身注目長
風生

金牛漢中縣名蜀嶓山出漾水東流爲漢靈州即靈武
肅宗行在之地急難材言能脫人於急難也駑駘凡馬

也耳銳小如截筒蹄高堅如削玉其胷如鳳其氣如龍
皆良馬之相○言李丈胡騮嘗避胡至蜀又自蜀廻見
肅宗於靈武有一日千里之疾李丈自矜此馬為絶代
奇物每一乘出人皆愛之我聞李丈說盡此馬脫人急
難轉益愁向凡馬之不能脫人難也因觀此馬異相自
是神龍別種不比駑駘但豢養多肉而已此比出衆之
才非若庸流徒享富貴無補緩急也洛陽二句言此馬
經過急難今日喜得與人同履清平大道末二句言鳳
臆龍鬐固未易識至如一側身注目間而長風生焉其
亦可謂良馬也已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乾元元年

四鎮富精銳摧鋒皆絶倫還聞獻士卒足以靜風塵老馬
夜知道蒼鷹饑著人臨危經久戰用意始如神

安西節度使統龜玆于闐焉耆疏勒四國謂之四鎮齊
桓公伐孤竹失道管仲請放老馬而隨之列子用意不
分乃凝於神○前四句言安西之兵精銳無敵後四句
則言雖有此精銳當知駕馭之道故馬有老而可用鷹
有銳而難馴惟臨危能致其死力始見統御者用意入
神矣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舊譜天寶十二年作范公編在乾元年間詩

中化作長黃虯似是祿山稍帝之後即范譜近是

靈湫在驪山湯泉之東水清澈有龍居焉

東山氣鴻濛宮殿居上頭君來必十月樹羽臨九州陰火
煑玉泉噴薄漲巖幽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閣風入轍
跡廣原延冥搜沸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幽靈新可佳王
命官屬休初聞龍用壯擘石摧林丘中夜窟宅改移因風
雨秋倒懸瑶池影屈注滄海流味如甘露漿揮弄滑且柔
翠旗淡偃蹇雲車紛少留簫鼓蕩四溟異香泱漭浮鮫人
獻微消曾祝沈豪牛百祥奔盛明古先莫能儔坡陁金蝦
蟆出見蓋有由至尊顧之笑王母不遺收復歸虛無底化

作長黃虯飄飄青瑣郎文彩珊瑚鉤浩歌綠水曲清絶聽
者愁

鴻濛廣大貌長安志玄宗嘗以十月幸溫泉歲盡而歸
詩崇雅樹海賦陽水不治陰火潛然崑崙一名閬風周
穆王欲使車轍馬跡遍於天下廣原崑崙東北鄉名休
齋沐也泱漭水廣遠貌鮫人水居織綃者曾重祝史也
穆天子傳天子至河宗奉璧曾祝佐之沈牛馬羊豕又
天子與之豪牛豪馬金蝦蟆或云驪山上有古碑載之
漢制給事中黃門侍郎日暮入對青瑣門綠水曲名○
此詩同郭給事游驪山靈湫而作首四句言玄宗幸驪

山陰火四句言湯泉赤日君象也閶風四句言玄宗將
遊此山之境因觀靈湫幽靈以下至滑且柔十句皆言
湫之為靈王命官屬休因湫靈新可佳命官休沐而致
齋也下文即新可佳者翠旗以下至莫能儔八句言祀
湫之盛以承沸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二句金蝦蟆必
傳聞湫有此物因借以諭祿山也青瑣郎四句方美郭
給事

義鶻行 乾元元年作

陰厓有蒼鷹養子黑柏顛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飛
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從西
歸翻身入長烟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捩練結切孤
影嗷古弔切哮許交切來九天倏欻脫遠枝巨顙坼老拳高空
得蹭蹬短草辭蛇蜿折尾能一掉飽腸皆已穿生雖滅眾
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鷙鳥最急
難心惻然功成失所在用捨何其賢近經潏水湄此事樵
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沖儒冠人生許與分只在顧盼間
聊為義鶻行永激壯士肝

黃口鳥雛也家語孔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黃口也捩撇捩也嗷哮深聲也
巨顙蛇頭老拳鶻翼下勁骨詩兄弟急難潏水在長安
杜陵水濱曰湄○觀祁子厚說及公此詩鶻真有義哉

然鶻搏擊群雛以自養亦何異虵食其子也此又何笑
公特有激而云耳若縛雞行自是通論

題鄭縣亭子 乾元元年作

是年夏公以直言被讒出為華州司功鄭縣即
長安華州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嶽蓮臨大路天
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遠趁人更欲
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賦而比也鄭縣有游春亭在西溪上岳蓮華嶽頂有池
生千葉蓮大路華州地名長春離宮名在同州朝邑縣
○雲斷天晴之句即所以發興新者雀群欺燕蜂遠趁
人因所見以比小人之黨欺害君子者如此故更欲題
詩滿竹且恐晚來幽獨而傷神也幽獨對群遠看傷神
對發興看青竹物之幽獨同類者也

苦竹 乾元二年作

青冥亦自守軟弱強扶持味苦夏蟲避叢卑春鳥疑軒墀
曾不重翦伐欲無辭幸近幽人室霜根結在茲

此言士世不之重惟與君子相親耳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乾元元年華州作

七月六日苦炎熱對食暫飡還不能每愁夜中自足蝎況

乃秋後轉多蠅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
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層氷
蝎北方多有之以毒尾螫人者也○前六句言苦熱堆
案相仍末二句則欲適青松架壑之地以避此煩熱又
以松壑爲不足直思赤脚踏層氷然後爲快也孔子論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少陵平生自比稷契其爲拾
遺也正欲陳忠言以成致君素志乃出爲外州曹掾則
簿書瑣屑固非其長矣適當秋熱之酷夜足蝎日多蠅
時物感其心者既甚又何堪堆案之相仍耶此束帶所
以欲發狂大叫也韓昌黎謂人各有能有不能抑而行
之必發狂疾正此意也是時北地戎馬方殷惟南方稍
可居故南望云云蓋公有棄官南適以遂踈放之意矣

崔氏東山草堂 乾元元年華州作

東山即藍田山以出美玉又名玉山在長安藍
田縣東南

愛女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鐘磬響落
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鴉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何謂
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
爽氣東山之爽氣相鮮新者謂秋氣與爽氣相鮮新也
杜牧詩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亦此意鐘磬還是山

寺鐘磬其音自發故爲幽致白鴉谷名出栗谷有翠微
寺青泥水名近在玉山防隄也王給事王維也有輞川
別業在西○言我愛崔君玉山草堂之靜者有高秋爽
氣之相新有鐘磬漁樵之適與又有所產蔬果之可食
是則天下之樂無以易此地矣而王給事者乃捨其西
莊之勝溺於仕而不返此崔氏所以獨可嘉也按維輞川別集詩云積雨空林烟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此即給事詠西莊者前六句之意蓋亦識此趣矣末乃謂海鷗何事相疑少陵惟歎給事給事惟歎鷗鳥豈彼亦自知機心之未忘歟

九日藍田崔氏莊 乾元元年華州作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
倩傍人爲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明年
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
吹帽晉孟嘉九日宴龍山風吹帽落藍田有洲其水北
流合谿谷之水爲藍水兩峯指泰山華山也圖經茱萸
到九日氣烈世俗於是日用插頭以辟惡○三四翻用
九日故事以承首句五六盛稱崔氏莊山水以承次句
蓋山水之勝所以動興也尾聯上句結老去悲秋下句
結興來盡懽而意又相蒙也

雨晴

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塞柳行踈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鴈入高空

凡久雨得西風則晴雲薄西風所以晴也三四看題五六即景末二句物遇晴而踈越也

初月

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河漢不改色關山徒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

此詩主言肅宗無疑即少陵無此意而郢書燕説不為無理蓋新君即位必有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河漢不改色是猶夫舊也關山空自寒是失其望也

露滿菊園陰邪勝而壓君子則何以成正君之功哉

杜工部詩通卷之六

杜工部詩通卷之七

髙郵　張綖
男守中校刊

乾元年間所作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乾元元年華州作

去歲茲辰捧玉床五更三點入鵷行欲知趨走傷心地正想氤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笑有時顛倒着衣裳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

鵷行朝班也趨走謂為司功氤氳香氣貌顛倒衣裳急

遽之甚也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窮愁窮困而愁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是也張閣老謂冬至日陽生陰退君子道長謂之窮愁日未知何據何人指舊閣老兩院故人至日宮中以女工揆日至後日晷漸長日添一線○言我去歲此日近君而得班於同列矣欲知今為州掾奔走傷心者正想近侍之時耳遂言其遠隔朝班而迫於奔走如此何人乃錯憶我窮愁之日為道長之日不知我之窮愁方與日而共長也五承四句六承三句言

憶昨逍遥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顔麒麟不動爐烟上孔雀徐開扇影還玉几由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間孤城

此日堪腸斷愁對寒雲雪滿山

逍遥從容自得之貌唐拾遺掌供奉諷諫麒麟香爐象也孔雀文禽以其羽為宮扇玉几天子所憑者朱衣至日侍臣着朱衣也孤城謂華州雲寒雪滿陰不消也○首二句與前篇起聯同意三四正言侍龍顔所見五六言宸極㝠邈而已獨近侍皆所謂逍遥供奉班也末乃歎在孤城景象如此豈不堪腸斷乎此詩以第二句與七句對看以見憶昨之意

憶弟二首乾元元年冬

公自註時歸南陸渾莊陸渾屬洛陽

喪亂聞吾弟饑寒傍濟州人稀書不到兵在見何由憶昨狂催走無時病去憂即今千種恨惟共水東流

濟州在山東○前四句言弟在濟州兵亂不得相見後四句言憶之之意

且喜河南定不問鄴城圍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斷絶人烟久東西消息稀

鄴城即相州時河南諸郡皆平惟相州為安慶緒所據諸節度兵圍之

玄都壇七言六韻寄元逸人

玄都壇在長安南山子午谷中元逸人隱道士

也

故人昔隱東蒙峰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厓結茅屋屋前太古玄都壇青石漠漠常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知君此計誠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鐵鎖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

東蒙峰在兖州蒼精龍劍也含景是劍所含之象太上之藥有廣庭芝草碧海琅玕晉時有戍卒屯於子午谷入谷之西澗水窮處忽見鐵鎖下垂約百有餘丈戍卒欲挽引而上有虎蹲踞焉○首四句言逸人自東蒙來居子午谷中四句寫谷中之景象末四句美逸人得其所居也

不見乾元二年

公自註近無李白消息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因永王璘反白坐累下獄流夜郎匡山匡廬山也白愛廬之匡阜將築室老焉後北歸猶不忍去乃指廬山曰與君再會不敢寒盟丹崖緑壑神其鑒之然則公云頭白好歸來者正以白有此語也以為蜀之大匡山者非是

新安吏觀公自註當作至德二載冬今諸家編與石壕新婚諸詩為一時之作皆在鄴城師潰之後姑從之〇乾元二年
公自註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〇王深
父云時郭子儀九節度之師圍安慶緒於鄴師
潰於城下諸節度各還本鎮子儀保河陽詔留
守東都此詩哀出兵之役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
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
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
汝淚縱橫眼枯卽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取相州日夕望

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
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
勿泣血僕射如父兄范註天地無情而僕射如父兄當時之人心可知朝廷之大體可悲矣
唐志新安屬河南府伶俜孤單貌歸軍星散言鄴師潰
也僕射郭子儀也〇此因鄴師潰公在新安見調兵益
急而作借問二句公問而吏答也我軍取相州以下至
末皆勸其勿泣之辭我軍四句言朝廷初意亦只望賊
平而罷兵不虞賊勢難料我軍潰散不得已而又調郡
兵是則義亦當赴戍也何可泣乎就糧練卒其地皆近
掘壕牧馬其役皆輕四事言僕射撫養分明也意謂朝

廷雖調兵不已而僕射撫士之仁如此是則何必泣乎
天地終無情只是勸其泣之無益言天地豈有情而能
聞汝泣也如范註則子美直指君上無情豈其意哉〇
凡公此等詩不專是刺蓋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
之故可已而不已者則刺之不得已而用者則慰之哀
之若兵車行前後出塞之類皆刺也此可已而不已者
也若新安吏之類則慰也石壕吏之類則哀也此不得
已而用者也然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則所以慰哀之者
是亦刺也
石壕吏自新安吏以下至無家別凡一時之作

石壕吏屬陝州陝東戍也在新安縣西卽石嶺
也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吏呼
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
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偸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
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
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結句是公登前途與老翁別蓋翁已踰墻走故獨在前
途別也

新婚別

劉須溪云曲折詳至縷縷凡七轉微顯條達王深甫云先王之政新婚者朞不使政出刑名則一切使之而已此詩所怨蓋其常分而能不忘禮義余是以錄

兎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結髮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鷄狗亦得將君生往死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范註顛沛流離之際猶有是婦人者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何心哉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詩蔦與女蘿施于松栢毛傳蔦寄生也蘿兎絲松蘿也在草曰兎絲在木曰松蘿古詩與君為新婚兎絲附女蘿姑之夫曰嫜婦人嫁三日告廟成婚然後稱姑嫜正名也李陵與單于戰陵曰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軍中豈有女子乎襦短衣也錯迕錯雜交迕也○兎絲至蒼黃發乎情也勿為至篇末止乎禮義也生女有所歸二句言人情皆欲其女有所歸而後父母之心始慰即是鷄狗亦欲使之得所而況女子乎鷄狗蓋用諺語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卧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飡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歎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土門杏園俱在長安去京七十里○歲暮衣裳單是老妻卧啼語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俱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室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隣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

別何以爲蒸梨

鞞戰鼓也天寶十四載祿山反至乾元二年是五年也近行謂居鄉遠去謂爲戍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猶有戀鄉之意然家既蕩盡則遠與近一理也又何憚遠去乎但痛我病母委於此地溝渠五年矣以致母子終身之悲蓋謂生既無以養死當守其骸骨之地此則不能忘情耳○觀此數詩唐之調兵其與閭左之役殆有甚焉然唐得以存而秦遂亡者何也秦上首功暴於兵非一日矣唐則貞觀遺澤在人又肅代雖非有爲之才亦能憂勤自奮有愛人之心焉此所以得僅存者然唐亦由是不振矣譬如人在中年搆危疾不死而元氣遂衰孟子論老老幼幼天下可運於掌推自刑於寡妻始焉玄宗早平内難資非不哲夙愛同氣性非不仁其致老幼之民至此極者徒以一妃子之故唐人一曲霓裳四海兵可謂一言以蔽之矣書云明王慎德肆夷咸賓然則閨門之地其慎德之原乎

夏日歎　乾元二年華州作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涯萬人尚流冗舉目惟蒿萊至今大河北盡作虎與豺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飡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

中街夏日所經黃道也流冗流散之多也光武詔曰流冗道路朕甚愍之○此詩憂旱而作首四句以無雨夏日之烈雷者天之號令今久無雷則號令乖矣以諷肅、宗政尚姑息愆恒暘若也飛鳥四句言久旱人物皆失其生理舉目惟蒿萊見禾黍皆槁死應前良田黃埃之句此萬人所以流散也因言河北之民大兵之後又遇大荒遂盡化而爲賊王師之弔伐若時雨降者不知何在也於是憂之深而對食不能飡遠懷貞觀之初若房杜王魏數子輔成斗米三錢之化者不可見也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颻吹我裳昊天出華月茫註宋人長風將佳月詩意調本出乎此此便可以觀古今人氣象優劣只一將字甚費力與山將落日去自別茂林延疎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竟夕擊刁斗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城北悲笳發鸛鶴號且翔況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

刁斗以銅作鐎晝炊以食夜擊以警○此詩因夏日炎

蒸辛夜凉可適雖羽蟲之微亦借夜凉以自適而征戍者日既有荷戈之勞竟夜又不得息以洗濯煩熱此所以激烈思時康也

立秋後題乾元二年

按公為華州司功關輔饑棄官客秦州此其時也

日月不相饒節序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陶淵明歸去来辭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是時公年四十八半百者舉成數也○前四句述景見立秋後後四句叙情見題字之意按公贈李白詩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埽幽人詩往與惠詢輩中年滄州期昔遊詩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皆平生獨往之願也

秦州乾元二年作

秦州山北寺勝跡隗囂宫苔蘚山門古丹青野殿空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

後漢隗囂據隴西天水郡城北寺即其故居也晋陽山渭水所出寺枕秦山下接渭水水流長安謂渭水與我無情之極當我愁時獨向東也詩人優柔之旨還是如此其思鄉之懐朝宗之喻舉在中矣若謂渭水本無情之物尚且東流可以人而不如水者則覬角太甚似失其意戴叔倫詩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為愁人住少時祖公此意詩邨之忠彼泉水亦流於淇公意本此

赤谷西崦人家乾元二年秋作

秦州有崦嵫山赤谷西

躋險不自安出郊已清目溪廻日氣暖逕轉山田熟鳥雀依茅茨藩籬帶松菊如行武陵暮欲問桃源宿

陶淵明桃源記晋大康中武陵人捕魚沿溪而行忽逢桃花夾岸漁人異之復行窮林見一山便從山口入土地平廣邑屋連接黄髮垂髫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来邀還家設酒食數日辭去既出迷不復得路○此公棄官之秦州宿赤谷西崦人家而有此作首句槩言赤谷惟躋險不安故出郊清目溪廻逕轉應出郊氣暖田熟應清目此聯說西崦鳥雀藩籬一聯說人家武陵暮說西崦桃源宿說人家按赤谷在秦州近境秦州有大隴山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越故公言躋險不自安而樂出郊清目之快也又公詩云晨發赤谷亭險艱方自兹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饑悄然村墟迥烟火何由追亦言地險人稀之故當斯境也而忽得茅茨松菊人家之宿豈不猶武陵之桃源耶

佳人

絶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敗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壻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迴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李延年歌云北方有佳人絶代而獨立詩在彼空谷關中長安也喪亂謂經禄山之變轉燭言疾也合昏槿也即夜合一名合昏其葉至昏即合鴛鴦匹類匹鳥也董

偃毋以賣珠爲事詩終朝采綠不盈一掬○此詩比中兼興也首二句乃一篇大意下文皆言其爲幽居佳人者如此而又以佳人比君子也兄弟官高應良家子世情以下皆言其零落之意合昏二句謂其夫之不歸不如合昏之時而我之獨處不如鴛鴦成匹也在山四句比其守身之謹摘花四句興其晩節之堅花柏修竹應依草木

天河

常時任顯晦秋至最分明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清含星動雙闕伴月落邊城牛女年年度何曾風浪生

此托意而言君子首二句見君子之節因時而顯也三四雖被小人之掩蔽不損其光也五句懷忠而著於朝誠則形也六句與類而居於遠德不孤也末二句接引抑塞之賢無忌嫉也

蕃劍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風塵苦未息持汝奉明王

世傳虎丘常有劍氣狀如虎延津劍躍化爲龍也

促織

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親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悲絲與急管感激異天真

前聯應哀音後聯應動人末言悲絲急管雖能動人不如促織之天真也

螢火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

此托言近習小人末二句警之也哀之也

擣衣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況經長別心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

前述其意後據其實結有深味

月夜憶舍弟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兵

前感時後傷懷皆以兵亂之故也

夢李白二首乾元二年作

白坐永王璘事長流夜郎會赦放居潯陽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濶無使蛟龍得

潯陽唐屬江南道楓林以潯陽言楚辭湛湛江水兮上有楓林關塞以秦州言公所居也白居潯陽後坐事下獄故曰在羅網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如明月舒其光○首二句泛論交游中死別者既已有吞聲之悲生別者又常有惻惻之感以起下文與白有生離之感也江南四句言夢白正見生別長惻惻者魂來楓林青言魂依楓林而來魂返關塞黑憂其去路之迷也君今四句以魂來而言水深二句以魂返而言承關塞黑祝其好去也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古詩浮雲蔽白日遊子顧不返又江淹詩日暮碧雲合美人殊未來道言也老子天網恢恢晉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阮籍詩千秋百歲後榮名安所之○前詩紀其初夢此詩紀其頻夢也苦道來不易至舟楫恐失墜即告歸之辭出門二句想像其將別之狀此以上皆以夢言冠蓋至末方是覺後歎白之辭

天末懷李白乾元二年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鴈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冤魂屈原也原被讒投汨羅江死賈誼投文弔之○前四句因涼風起天末而懷天末之人當此時其意如何於是望其信息而傷其飄泊也後四句則深致意焉夫文章達身者也反憎命達魑魅害人者也乃喜人過則斯世斯人可知矣遂意其悠悠之懷惟求之古人耳

杜工部詩通卷之七

杜工部詩通卷之八

高郵張綖

男守中校刊

乾元年間所作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 乾元二年秋作

公自註時患瘧病彭門在蜀高適由太子詹事出刺彭州虢州在晉岑參由補闕左遷虢州長史

故人何寂寞今我獨淒涼老去才難盡秋來興甚長物情

尤可見詞客未能忘海內知名士雲端各異方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舉天悲富駱近代惜盧王似爾官仍貴前賢命可傷諸侯非棄擲半刺已翱翔詩好幾時見書成無使將男兒行處是客子鬬身強羈旅推賢聖沉綿抵咎殃三年猶瘧病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潜隙地有靦屢鮮粧何大龍鍾極于今出處妨無錢居帝里盡室在邊疆劉表雖遺恨龐公至死藏心微傍魚鳥肉瘦怯豺狼隴草蕭蕭白洮雲片片黃彭門劍閣外虢略鼎湖傍荆玉簪頭冷巴箋染翰光烏麻蒸續曬丹橘露應嘗豈異神仙宅俱兼山水鄉竹齋

燒藥竈花嶼讀書牀更得清新否遙知對屬忙舊官寧改漢淳俗本歸唐濟世宜公等安貧亦士常蚩尤終戮辱胡羯漫猖狂會待妖氛靜論文暫裹糧

沈鮑沈約鮑照富駱富嘉謨駱賓王盧王盧照鄰王勃也前賢即謂富駱盧王諸侯謂適也庾亮書別駕任居刺史之半謂參也俗言辟瘧鬼必於幽隙之地不爾即盡易容貌龍鍾竹名以比老態邊疆謂旅於秦州後漢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竟隱鹿門山不返草白雲黃狀秦州蕭條之景荆玉巴箋烏麻丹橘皆言彭虢之地所產舊官寧改漢

謂不改漢官威儀也此因安史亂後故云虢本晉地有唐堯之遺風焉史記黃帝擒殺蚩尤胡羯以比安史○首六句言故人遠別而寂寞已之窮愁而淒涼雖爲時棄獨詞客未忘以爲高岑張本海內至使將十四句乘詞客而言遂美高岑之作高妙可並古人而且貴顯却恨其不得相會以應起句故人何寂寞男兒至片片黃二十句則述已之羈旅病瘧之苦以應起句今我獨淒涼彭門至歸唐十四句亦似爾身仍達而言高岑居官彭虢二地之樂濟世至末六句言二子之達雖足濟世我之窮亦士之常惟欲待天下之清相就論文則故人

不知寂寞而我之凄涼亦不足言矣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乾元二年冬作）

西枝村在秦州近郭有巖竇之勝杉漆之利贊
常稱之公自華至秦意欲居之故尋草堂地焉

出郭眄細岑披榛得微路溪行一流水曲折方屢渡贊公
湯休徒好靜心迹素昨枉霞上作盛論巖中趣怡然共携
手恣意同遠步捫蘿澁先登陟巘眩反顧要求陽岡煖苦
陟陰嶺沍惆悵老大藤沉吟屈蟠樹卜居意未展杖策廻
（一作照）且暮層巔餘落日草蔓已多露

湯休僧惠休湯姓霞上作謂贊公所作思出烟霞之上
蓋贊嘗以詩約公為隣盛論巖中之趣山南曰陽山北
曰陰沍寒也○此詩言西枝村尋置草堂地首四句言
至西枝村乃美贊公曾以詩約己為隣故欣然遠步同
尋其地贊乃先登以導路而反顧以招己然所求在陽
岡之煖且須陟陰嶺之沍故惆悵沉吟藤樹之間未得
其地且以日暮而返矣

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土室延白光松門耿踈影躋攀
倦日短語樂寄夜永明燃林中薪暗汲石底井太師京國
舊德業天機秉從來支許游興趣江湖迥數奇謫關塞道
廣存箕潁何知戎馬間復接塵事屏幽尋豈一路遠色有

諸嶺晨光稍朦朧更越西南頂

太師指贊公支許支遁許詢也數奇命隻不偶（漢書李廣數奇）
關塞秦州也箕潁巢由所隱之地以指西枝村○此詩
言夜宿贊公土室謂晚至贊室月色松陰可愛雖日短
倦於躋攀而燃薪照室汲井具茶有夜語之樂且贊公
本京國舊識有德業而秉天機與我素為支許之遊興
趣曠逸今我以命也謫處關塞而贊公道廣在此箕潁
不意戎馬之間乃復相見得此幽閒之會故心實願與
為隣因言草堂之地非一路可得待明早更登西南諸
山之頂而尋之也

發秦州（自此至萬丈潭俱乾元二年十月作）

唐志秦州西南至成州二百六十五里同谷其
附邑也韓子蒼曰子美秦州紀行諸詩筆力變
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學者宜常諷誦之朱
文公語錄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曠逸不可當
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縱
按二公之論不同大抵此詩變化精細皆無有
之但公時年四十八其詩首句已自云我衰更
懶拙未可謂之少作

我衰更懶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一節）

漢源十月交天氣凉如秋草木未黃落况聞山水幽栗亭
名更嘉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密竹復冬
筍清池可方舟雖傷旅寓遠庶遂平生遊 二節 此邦俯要
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谿谷無異石塞
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惆悵難久留 三節 月色隱孤戍烏
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蒼茫雲
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 四節

漢源成州屬縣州有栗亭川魏置縣唐為館薯蕷山藥
也崖蜜可和百藥方舟並兩舟也此邦指秦州王粲登
樓賦聊暇日以銷憂○此詩言欲去南州者實以謀生
之故又兼山水之幽也地暖便無衣良田便無食密竹
清池正言山水幽也秦州惟要衝則非幽地微收則非
樂土故難久留月色隱孤戍以下却言發秦州

赤谷

曹操與劉備戰于此水為之赤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晨發
赤谷亭險艱方自茲亂石無改轍我車已載脂山深苦多
風落日童稚饑悄然村墟迥烟火何由追貧病轉零落故
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為高人嗤

險艱謂歷大隴九回坂也○亂石至童稚饑應險艱句
故鄉至高人嗤應貧病句

石龕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狨又啼天寒
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伐竹者誰
子悲歌上雲梯為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苦云直幹盡無
以充提攜漁陽騎颯颯驚蒸黎

狨猿狖之類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雲梯高
山蹬道祿山之亂所領皆漁陽突騎○此詩傷世亂也
前節叙已因亂勞於行役後節憫人因亂困於征求首
四句見左右前後皆難行也

積草嶺

公自註同谷界

連峰積長陰白日遞隱見颼颼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山分
積草嶺路異明水縣旅泊吾道窮衰年歲時倦卜居尚百
里休駕投諸彥邑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來書語絕妙遠
客驚深眷食蕨不願餘茅茨眼中見

明水縣屬興州言路異者自此嶺之外東西別行東則
同谷西則明水孔子傷麟反袂漣洏嗟吾道窮左太冲
詩貴足不願餘○首四句言連峰蔽日陰寒之狀次四
句歎已道途行役之倦卜居至篇末言去同谷尚遠且

欲休駕投宿諸彦喜邑有佳主人未晤而情已至来書
之語極好使我遠客驚其深愛而我所願者食蕨之外
無他求也夫主人之情既厚我所求者又微卜居不難
啚矣故曰茅茨眼中見然則公前欲居西枝者以贊公
盛論之作此欲居同谷者以主人深眷之書

鳳凰臺

成州東南十二里有鳳凰山相傳弄玉吹簫處

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山峻
路絶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為君上上頭恐有無母
雛饑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
然忘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辭微
命休坐看彩翮長擧意八極周自天啣瑞圖飛下十二樓
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猷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
正為此群盜何淹留

武德初以同谷置西康州貞觀初廢西伯文王也時鳳
鳴岐山鳳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瑞應圖曰鳳王者
之嘉瑞黄帝坐元扈洛水之上鳳凰啣圖至帝前帝再
拜受圖漢郊祀志黄帝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鴻猷
大道也○此因鳳餘興思世治也亦可以見其忠懇之
心矣秦地有鳳臺本因西伯後人謬為弄玉吹簫之說公此詩不惟寓意高古兼破此惑矣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乾元二年作

同谷成州附邑也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
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脚凍皴皮肉死嗚呼
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来

橡栗栗之小者即茅栗也狙公養狙者也○此言拾茅
栗以食狙手足致於凍皴也

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黄精無苗山雪盛短
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嗚呼
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為我色惆悵

鑱鋭鐵也○此言掘黄精以為食雪深不可得兒女未
免啼饑也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見胡
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駕鵝後鶖鶬安得送我置汝傍嗚呼
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公有弟四人頴觀豐占此言三人其一早卒此憶弟不
可見欲乘飛鳥而往也駕鵝大於鴈鶖狀似鶴鶬麋鴰
也此皆鳥之大者疑若可載人以飛故擧言之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殁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
年不見来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

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為我啼清晝
公妹嫁韋氏鍾離屬濠州憶妹詩近聞韋氏妹迎在漢
鍾離是也此憶妹欲見而阻於亂也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黃蒿古城雲不開白
狐跳梁黃狐立我生胡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嗚呼
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興而比也歎時昏亂盜賊縱橫也末句謂魂招不來者
乃歸故鄉也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巃嵸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蟄蝮
蛇東來水上遊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嗚呼

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為我廻春姿
比也長安南山有龍湫巃嵸糾結貌蝮毒蛇也東來水
上遊喻安史寇河南之地○此言君德隱而賊勢横拔
劍欲斬忠所憤也且復休力未能也歌思遲聲緩而情
紆也蓋上五歌聲氣已極至此則不能不緩窮則變也
故溪壑一回春姿則龍蟄將出矣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
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
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此歌則深慨老而無成以寄無窮之意焉其仰視日速
也歲不與我情如之何

萬丈潭

同谷縣有萬丈潭兩山危立其下泓澄萬丈

清溪含冥漠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跼步
凌垠堮側身下烟靄前臨洪濤寬却立蒼石大山危一逕
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瀩徒對切黑知灣環
底清見光炯碎孤雲到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幄寒
木壘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造幽無人境發興自
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閑藏脩鱗蟄出入巨石礙
何當炎天過快意風雲會

垠堮端崖也淮南子坐於無垠堮之閒削成山峰也倒
影日光也澹瀩水帶沙往來貌高蘿二句言蘿之結若
帷幄木之搖若旌旆然也○此觀萬丈潭因龍而寓意
也首四句言潭之大而且深為龍蟠之窟次四句言已
涉險而觀此潭削成至不在外六句詳言潭之深大以
應首句高蘿至洩瀨四句言山之草木川竇之勝以上
皆所謂造幽而發興者造幽四句言人跡未到處皆自
我始遊之然猶未能窮探而歸多遺恨故此游為平生
之最即東坡詩茲遊奇絕冠平生也末四句言此冬時
龍蟄不見何事當炎天過日快意而覩風雲之會也以

寓際會之意亦應起句顯晦語

木皮嶺 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同谷發行至成都紀行作

首路栗亭西尚想鳳凰村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蜀門南登
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為之暄遠岫爭輔
佐千巖自崩奔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仰干塞大明俯
入裂厚坤再聞虎豹鬬屢跼風水昏高有廢閣道摧折如
短轅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
潤聚金碧氣青無沙土痕憶觀崑崙圖目擊玄圃存對此
欲何適默傷垂老魂

首路初程也栗亭鳳凰村皆在成州之境蜀即劍門初
寒盛寒也五嶽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恒
山中嶽嵩山也閣道即棧道崑崙玄圃神僊所居之地
目擊玄圃存言親見玄圃在此地也○首四句言自栗
亭發行而西赴蜀道南登四句見季冬辛苦之實遠岫
至厚坤六句言嶺之崇峻再聞至長根六句言嶺之景
物虎豹鬬風水昏以與盜未寧息世未清明也末八句
言西崖秀麗宛然僊境欲稅而不得此所以傷魂也

五盤

謂棧道盤屈有五里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木疎地僻

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
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鬬巨猾何時除故鄉有弟妹流
落隨丘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

楊雄云水至清則無魚上古之民巢居而野處○地僻
二句以俯言好鳥二句以仰言皆是此地淳朴俗也東
郊河南地公喜蜀風土可居但以世亂不得還鄉為念
即所謂雖信美而非吾土也

劍門

地志劍州劍門縣有梁山亦名大劍山

惟天有設險劍閣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向北兩崖
崇墉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珠玉走中
原岷峨氣悽愴三皇五帝前雞犬莫相放後王常柔遠職
貢道已喪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與割據極力不
相讓吾將罪真宰意欲鏟疊嶂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

易曰天險不可升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詩其崇如墉蜀
都賦云一夫守隘萬夫莫向古語珠玉無翼而飛無脛
而行岷山在成都之西青城山是也峨山在成都之西
南峨嵋山是也書柔遠能邇職貢禹貢華陽黑水惟梁
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并吞兼有之也
割據分守之也鏟削也○首八句言蜀地為天造自然

之險甲于天下珠玉二句言蜀以富而困于征求三皇
以下言上古時中國與此方不相干自禹制梁州之貢
始通中國而太古淳朴之道已傷矣遂啓後世英雄負
險吞據其地魚肉生民因罪真宰生此地險而思欲剗
平之然僭竊本由中國馭失其道而然非專險之罪也
故又謂恐此吞據是偶然之事而臨風默惆悵

成都府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但逢
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遊子去日長曾城填華
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信美無與適側

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衆星尚
爭光自古有羇旅我何苦哀傷
翳翳昏蔽也桑榆晚日也江水出岷山東流入於海遊
子去日長者言江向東遊子向西日與之遠也王粲登
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久留○此詩大畧
與五盤詩同意首六句言晚至成都山川人民皆與故
鄉相異未卜何日見故鄉也大江二句因江水東流而
歎去故鄉之遠曾城以下言蜀土信美終不能已其懷
土之思故言鳥雀夜各知歸而我乃不能歸中原也又
即途次之景寓言所以不得歸者則以羣盜不息之故

耳末二句自慰之辭也

杜工部詩通卷之八

杜工部詩通卷之九

高郵張綖

男守中校刊

上元寶應年間所作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賦而興也錦官城成都府城也其南有武侯祠三顧謂武侯在南陽先主三往見之頻繁勤渠也兩朝先主後

主也開濟開展經濟以恢復中原也亮嘗悉大衆與司馬懿對壘渭上卒於軍○首二句言武侯祠之所在三四述其入祠之感草自春色其手采則不可得而見鳥空好音其聲欬則不可得而聞蓋思慕其人而感之物者如此五六言先主三顧武侯之勤乃爲天下大計而侯之兩朝開濟實能以天下之計爲己任老臣忠蓋之心實能不負其三顧之頻繁也末則傷其年之不永弗究斯志徒重英雄之感於無窮焉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漫興九首 上元元年

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即遣花開深造次便教鶯語太丁寧

近色而聽讒內外壅矣得無愁乎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墻低還是家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惜才也

熟知茅齋絕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啣泥點污琴書內更接飛蟲打着人

惜小人之玷士類而無忌憚也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及時行樂也其及時行樂者何恐憂傷之終老也

腸斷春江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

望遠而憂深此其腸斷也所見者狂薄此憂之不容已也

懶慢無堪不出村呼兒自在掩柴門蒼苔濁酒林中靜碧水春風野外昏

獨樂也獨樂而付皆世於度外非莫本情也

糁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笋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鳬雛傍母眠

娛閑也稚當作雉正見幽閑之趣

舍西柔桑葉可拈江上細麥復纖纖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

惜時日也惜之而思香醪所謂有托而逃焉者也畧與第四首同意

隔戶楊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女兒腰誰謂朝来不作意狂風挽斷最長條

與第二首畧異亦惜才也楊鐵崖曰學杜者必先得其情性語言而後可得其情性語言必自其漫興始鐵崖此論但以詩言耳而揆公漫興殆有深意其曰漫興非真漫也

江畔獨步尋花

尋花與漫興意別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床

公自註斛斯融吾酒徒也公方走覓此公共飲而彼已出飲經旬矣家獨餘空床耳其風致更高如此

稠花亂蕊裹江濱行步欹危實怕春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老而益壯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荅春光知有處應須美酒送生涯

東望少城花滿烟百花高樓更可憐誰能載酒開金盞喚取佳人舞繡筵

成都府西有少城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愛淺紅

須溪云放翁曾用此句格似以可字作敢字肯字看乎

按朱文公梅花詩亦有可愛紅芳愛素芳之句其語意猶可見今范公訂作映字尤為明易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朶萬朶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不是愛花即欲死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蕊商量細細開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寶應元年春成都作

步屧隨春風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迴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

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能往否叫婦開大瓶盤中為
吾取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
朝来偶然出自卯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高聲
索果栗欲起時被肘㨩擇過無禮未覺村野醜月出遮我
留仍嗔問升斗

屧音燮屐也宋書袁粲為丹陽尹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亏琴
手籍民丁為兵也飛騎軍名長番蓋長在役輪流者
也放營農放回營農事也救衰朽謂子弟得奉養其長
上之衰老也差科差役征斂也郡守為風化之首升斗
酒數也○首四句言因時京出游遇田父邀飲酒酣以

下至舉家走十句述田父美嚴中丞之辭感此二句公
自言留飲之意語多二句申言美中丞之至朝来以下
至末十句則言遭其泥飲也

客至

公自註喜崔明府相過按公生母崔氏明府其
舅氏也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来花徑不曾緣客掃蓬
門今始為君開盤飧孫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
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飧熟食也醅酒之未漉者隔籬呼取謂欲邀鄰翁以對
飲也盡餘杯盡其舊醅之所餘也○前四句叙客至言
我僻居水鄉但見水鳥日来未嘗見有客至今始得君
一顧也後四句喜客之至因為款語以留之言我僻居
遠市無他物可以奉客但盤飧樽酒皆是貧家現成所
有若能見留肯與鄰翁對飲隔籬呼取以盡餘杯耳其
真率親厚之情藹然於言意之表客安得而不留乎

絕句

門外鸕鷀久不来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知人意一
日須来一百廻

君子之儀儼然人望而畏之而其中實和平樂易可親

也此詩盖為衆人初以君子為峻絕不敢近及一見而
知其心之樂易也遂欲常常見之詩云既見君子我心
則夷

杜鵑行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為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
群鳥至今為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
工竄伏深樹裡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
何事常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
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
群臣趨

此詩興也非比也蓋論人事之無常耳大意只在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句言世事翻覆雖蜀天子之貴亦有變而爲微鳥者則萬事豈能料乎所以深諭世人富貴之不足恃也舊註謂比明皇居西內然羞帶羽翮傷形愚豈所以論君上哉説者但知杜子忠不忘君遂篇篇附會其説斯則謬矣

遣意二首 上元二年作

囀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衰年催釀黍細雨更移橙漸喜交游絶幽居不用名

孤村春水生冲澹自然不知與池塘春草孰勝我目吾

目固謂勝之

簷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野船明細火宿鴈聚圓沙雲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鄰人有美酒稚子也能賒

世有大可憂者衆人不知所憂惟君子獨憂之然世有可適意者衆人不知所適惟君子獨取之以自適如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雲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此景此趣誰不見之而取之以適者君子也此其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而非夫人之所能與歟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鈎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江抱村流境已幽矣又當長夏之時故事事皆幽中二聯即其江村事事幽者如此亦足以自樂矣但微軀多病所須者藥物耳此外復何求哉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

多年冷似鐵嬌兒惡卧踏裏裂牀牀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絶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茅屋既爲秋風所破風急而雨作屋漏床濕此所以難度夜也末數句則因已之不得其所而憂天下寒士不得其所思有以共憐憫之此其憂以天下非獨一已之憂也禹稷思天下有溺者饑者看已溺而饑之公之心即禹稷之心也其自比稷契豈虛語哉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

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畫無敵戲拈禿筆掃驊騮欻見麒麟出東壁一匹齕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霜蹄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

此公因韋偃東壁畫馬思得異才以濟時艱也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掛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溆山木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

巴陵在岳州其地有洞庭湖日本國在海東齊蕭貢於扇上圖山水咫尺內便覺萬里為遙○戲言王宰疎散任真以畫為適故能臻其妙因美其畫如崑崙方壺之圖掛於堂壁蓋崑崙在西海方壺在東海相距萬里而一圖畫之此所以嘆其壯哉也又以其水勢潤遠言之其巴陵洞庭乎其日本東乎其赤岸之水與銀河通者乎蓋愈觀而愈覺其遠也中有雲氣以隨飛龍舟人漁子皆避入浦溆而山木盡亞洪濤之風滄茫無際如此是其尤工遠勢在古無比咫尺之間應須論萬里矣然安得并州快刀而剪取吳松半江水乎末二句殆不可曉前輩謂公託意言永王璘反非江淮時李光弼在并州所攻必下意欲得光弼鋒利之將平江淮以通吳松意或然也

戲韋偃為雙松圖歌

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絕筆長風起纖末滿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廻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松根胡僧憩寂寞龐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脚葉裡松子僧前落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請公放筆為直幹

畢宏大曆時給事中白摧一句言畫之枯淡處黑入句言畫之濃潤處此一聯超邁奇古無住著是禪家語放筆為直幹取其正直也嘗詠古栢云正直元因造化工公性所合也偃畫松善屈鐵交錯故以此戲之

寄楊五桂州譚

公自注因州參軍段子之任

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聞此寬相憶為邦復好音江邊送孫楚遠附白頭吟

白頭吟不必引相如事即謂此詩前六句寄楊五桂州末二句因段參軍之任以寄楊詩

野望

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遥雲山兼五嶺風壤帶三苗野樹浸江澗春蒲長雪消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

公自註云嶺有五因以為名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五嶺也○郡國遥所以見乾坤大三四承次句即郡國遥也五六即所見之景結句身老遠方心在王室一篇之意主在於此

後游上元元年

寺憶曾游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野潤烟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為減捨此復何之

前聯跌宕後聯細潤末復自然

村夜

風色蕭蕭暮江頭人不行村舂雨外急鄰火夜深明胡羯何多難漁樵寄此生中原有兄弟萬里正含情

遭時多難寄跡漁樵聊足自適但為兄弟遠別牽情耳前四句正見漁樵寄生之實

江亭

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故林歸未得排悶强裁詩

欣欣物自私却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中二聯頗似見道末句露出詩人本色

戲作花卿歌

夢弼曰花卿名敬定劒南節度光遠之末將也時梓州副使叚子璋反東川節度李奐敗走於是光遠率敬定討之子璋既誅敬定恃功大掠肅宗聞之怒由是不見擢用公作花卿歌盖惜之也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副使着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

卿絶世無既稱絶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

綿州副使即指子璋是時子璋適治綿州着柘黃言其僭乘輿服色也李侯李奐也嘗見敗子璋卿既平亂奐得歸本鎮故云重有此節度也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韓盖公之鄉人豈其父母避亂江東而往省之歟

兵戈不見老萊衣嘆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老莱子孝奉二親嘗戲五彩班斕之衣黄牛峡在夷陵州白馬江在江陵縣○言韓之父母以兵亂不見其子則韓有親且不得奉人間萬事皆不足道矣夫父母兄弟天倫之樂也我已無家尋弟妹矣韓君今從何處以訪其父母耶於是計其訪之之處乃從黄牛峡白馬江以達江東也然峡靜惟聞灘聲之轉江寒但見樹影之稀道路經亂蕭條之象如此其甚也可不慎耶故又勉韓以處亂之道同歸故鄉也盖喜其獨有省親之樂而又憂其莫遂歸鄉之願焉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 賈至寶應元年作

賈侍郎賈至也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為萬里別送子山之阿白鶴久同林潜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衰老强高歌歌罷兩悽惻六龍忽蹉跎相視髮皓白況難駐羲和胡星墜燕地漢将仍横戈蕭條四海内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饑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子負經濟才天門鬱嵯峨飄飄適東周来往若崩波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他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為我謝賈公病肺卧江沱

六龍羲和以六龍御日蹉跎遲暮也猶言白日忽已晩

也胡星旄頭星也燕地幽薊之地謂禄山反於范陽信任也易子食左傳易子而食天門君門也嵯峨高峻貌猶言君門深九重也東周即洛陽南宮禮部也白馬賈達為禮部侍郎嘗乘白馬金盤陀馬鞍上飾江沱江水出岷山其支流為沱乃公所居也○前二十句叙與唐誠相別之情且因世亂道梗戒其慎於往来子負經濟才以下欲其至東都往見賈至也少人四句言少人固當慎所投矣而多虎乃可任所過乎且易子而食至親不保獸猶畏羅可以人而不知自重耶所以諷其来往奔波也雄筆至末言賈公能文好士但善師事勿改所守必能薦達若我則病卧遐方不復望賈之薦矣

病栢

有栢生崇岡童童状車蓋偃蹇龍虎姿正當風雲會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豈知千年根中路顔色壊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日夜柯葉改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鴟鴞志意滿養子穿穴内客從何鄉来竚立久吁恠靜求元精理浩蕩難倚頼

童童高盖貌蜀志先主舍角有桑樹遥望童童如小車盖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建康實録鳳凰將九雛見於豐城鴟鴞惡鳥客公自謂也元精元氣之精後漢書元精所生王之佐臣○比也此為君子不能保

其脱節者而作言此栢生於崇岡狀如車蓋則出非不
得地矣龍虎之姿風雲所會則蟠擄亦高大矣神明且
依其正直而為故老所敬矣不意千年之根中路而椽
遂使歲寒無憑柯葉日改以喻君子德望在人其心一
變節隨以隳使善類無以依歸而反為覊小棲托之地
是以竚立吁惟求其理而不得茫然不知所賴也

病橘

群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為惜哉結實小酸澁如棠梨剖之
蠹蠹蟲采掇奚其宜紛然不適口豈止存其皮蕭蕭半死
葉未忍別故枝玄冬霜雪積況乃迴風吹嘗聞蓬萊殿羅

列瀟湘姿此物歲不稔玉食失光輝寇盜尚憑陵當君減
膳時汝病是天意吾愁罪有司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
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

漢武帝會群臣於蓬萊殿羅列瀟湘之橘以為珍果洪
範惟辟玉食天子徹樂減膳示自責也漢和帝時南海
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險阻死者繼路
唐時荔枝貢於涪州今言南海者借漢事以譏也○此
言人主以口腹之欲而病人也末以貴妃荔枝之害致
戒題小而關涉者大矣

杜工部詩通卷之九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

高郵張綖
男守中校刊

上元寶應年間所作

枯柟

楩柟枯崢嶸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上枝
摩蒼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折萬孔蟲蟻萃凍雨落流
膠衝風奪佳氣白鵠遂不來天雞為愁思猶含棟梁具無
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種榆水中央成長何
容易截承金露盤褭褭不自畏

凍雨夏月暴雨也衝風隧風也爾雅鶾一名天雞赤羽
之鳥也漢武帝以建章宮作承露盤銅柱高二十丈上
有仙人以手掌承露○比也言大材不見用遭摧折而
可憫新進蒙重任矜得志而不量賈誼賦云鸞鳳伏竄
鴟鴞翱翔闒茸尊顯方正倒置騰駕罷牛驂蹇兩耳幹
棄周鼎寶用康瓠凡皆公此詩之意夫物之用舍固有
幸不幸而任用舍者則固有不得辭其責焉者是又世
道之憂也良工古昔少識者為涕淚鳴呼此卞和所以
抱連城而慟哭也歟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

聲有陽律陰呂各六相和者陰陽之聲相和也切謂風飄其聲切也笛有關山月晉劉琨為胡騎所圍夜吹胡笳賊聞之棄圍而去馬援征武陵蠻夷門人袁生善吹笛援作歌和之曰武谿深折楊柳亦曲名○首句聞吹笛而其時可感次句因言笛聲之悲三四承首句風月而言五六承次句斷腸而言末則因笛聲而起故園之思蓋設為怪嘆之辭以深致思鄉之感此則公之斷腸者也李白聞笛詩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

落日

落日在簾鈎溪邊春事幽芳菲緣岸圃樵爨起灘舟啅雀爭枝墜飛蟲滿院遊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憂

此以落日起興當閑適之景而意有不能適者此其借酒以自寬也啅雀爭枝墜蓋物必有爭須聰明時又飛蟲滿院遊則蟲沙多矣景雖適吾得而適諸

獨酌

步屧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薄劣慙真隱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

因步屧歸來而開樽獨酌最是自怡仰蜂一聯亦見幽思凡古人真隱者抱濟世之才者也若我之薄劣不過幽偏自怡而已結句申說此意

二　和裴廸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見寄

蜀州屬成都府今崇慶州是也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楊州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

東閣即東亭何遜為廣陵記室有詠梅詩雪春皆以梅言折來用陸凱折梅寄范曄事其詩云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垂垂梅帶雪貌○言裴以東閣官梅而動詩興與何遜在楊州同一風致當此之時對梅相憶寄詩於我乃是送客逢春烏能已於情也蓋送客則愴悽逢春則增感此相憶之情所以不自由也然幸只寄詩不折梅來以傷歲暮若折來看去則亂我思鄉之愁何可當也且此江頭一樹之梅垂垂而發其朝夕催人亦自白頭矣

贈別何邕

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塵緜谷元通漢沱江不向秦五陵花滿眼傳語故鄉春

何邑時為利州縣谷縣尉蓋與公為鄉人秦漢皆都長安縣可通漢沱不通秦言邑可歸而已不可故結句云
云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将頻直詞才不世雄畧動如神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層城臨媚景絶域望餘春旗尾蛟龍會樓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帝念深分閫軍須遠筭緡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辭第輸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緒事業闇相親

漢汲黯為中大夫好直諫廉頗趙之良将漢武帝筭緡錢衰世之政也今武取之於羅錦以充軍須其與筭緡者遠矣霍去病傳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晉杜預贈征南将軍公遠祖也

望野 寶應元年作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内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涙一身遥唯将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西山即雪山在城都西本唐維州今威州是也其地有三城戍守吐蕃按高適傳上皇還京復分劒南為兩節度百姓敝於調度而三城列戍適上䟽論之不納清江

即浣花谿唐屬犀浦縣○前六句先述其意末二句始見題三六應首句四五應次句其意自見言備寇之守方嚴而我流落之地甚遠是以諸弟隔絶於風塵一身感傷於留滞遂嘆老病苟延歳月微忱莫效朝廷目撃時艱徒自不能為情而已然則公之涕涙者豈以一身覊旅之故哉實傷世亂而憫人窮也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王郎酒酣抜劒斫地歌莫哀我能抜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豫樟翻風白日動鯨魚䟦浪滄溟開且脱劒佩休徘徊西得諸侯棹錦水欲向何門䟦珠履仲宣樓頭春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豫樟木之大者鯨魚之大者䟦進足也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仲宣樓在荊州阮籍能為青白眼嵇康造焉乃見青眼○王郎時為蜀州刺史欲薦公公作此歌贈之述王郎酒酣抜劒斫地而歌曰我能援爾抑塞磊落之奇材遂形容其歌聲激烈如豫樟翻風而動白日鯨魚䟦海而開滄溟又述其謂已曰且脱劒佩休徘徊言勿遲疑也西得以下則公言我為王郎所知捨此更復何適但我欲有荊南之行仲宣樓頭春深之際高歌回首以不忘吾子之青眼而已若吾子眼中人則吾已老矣

無能爲也既而王郎衆不能薦此說姑從舊註

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

夢弼曰時吐蕃入三道入冦欲取成都爲東府竇公以御史出檢校諸州軍儲器械得以便宜入奏公作是詩以贈之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絶代無烱如一段清氷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蔗漿歸廚金盌凍洗滌煩熱足以寧君軀政用疎通合典則戚聯豪貴耽文儒兵革未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憑凌氣頗麤竇氏檢察應時須運糧繩橋壯士喜斬木火井窮猿

呼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邊却可圖此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恩應殊繡衣春當霄漢立綵服日向庭闈趨省郎京尹必俯拾江花未落還成都肯訪浣花老翁無爲君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芻

驥子鳳雛美其世家子也漢有迎風乘露之館繩橋在成都即笮橋蓋蜀人以竹索爲橋也蜀有火井八州謂松維恭蓬雅黎姚悉三城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也浣花老翁公自謂也○言竇侍御以世家少年忠直絶世其清而無滓如玉壺之氷又如金盌蔗漿之寒足以滌除煩熱也政尚疎通仍合典則達權變不失其常才之

妙也戚聯豪貴乃耽文儒處紛華而能好事趣之高也以上皆美其稱侍御之職如是遂言當此未靖之日朝庭更生西顧之憂廣情方横特命侍御檢察蜀之諸州儲械以應時用而侍御乃能勤勞以盡其責故八州刺史皆憤勵思戰而韓公守邊三城却可圖也於是言其入奏之計非小被旨之眷異常又極其歸朝寧家之歡因冀其超擢清要之易末復期以還蜀訪巳宴會之意焉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春

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着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去聲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

僻偏也漫興言無復着意於驚人也陶謂淵明謝謂靈運玄暉輩也○此篇專爲詩興而發蓋有感於衰年也言我性僻耽吟佳句語不驚人雖死不止今老去詩篇渾漫興耳春來花鳥無用深愁矣夫動詩興莫過春之花鳥也亦且倦於運思其他可知是以值此江水新添檻以供釣舊着槎而替舟宜有長篇大作以狀此水乃惟短述而已安得思如陶謝手者令彼述作與之同遊以形容如海之勢乎思字對漫興看

客夜

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

前四句言客夜不寐後四句則言所以不寐之懷計拙一聯此未歸之情也

野望 寶應元年冬作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凄凄山連越嶲息委反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谿獨鶴不知何事舞饑烏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極目傷神誰爲攜

賦而興也金華山在梓州射洪縣北涪水出西羌自州東南流合射江凄凄微寒意越嶲郡名三蜀秦置蜀郡漢高祖置廣漢郡武帝又分置犍爲郡故後人謂之三蜀巴渝二水名在今重慶府五溪謂雄溪滿溪酉溪沅溪辰溪也在辰州界○此公在梓州射洪縣感寓而作言我於金華之北涪水之西一望其地但見仲冬風日始有寒意而山川蟠結深遠實爲蠻夷荒裔之鄉乃致傷神也又即所見言之彼獨鶴之舞不知何適而饑烏欲啼殆類羈人矣因言此地酒美當此目極傷神之際誰爲攜之以解我懷耶蓋因野望傷神思醉酒以自釋也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 寶應元年冬梓州射洪縣作

本傳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少讀書於金華山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子昂始變雅正初爲感遇詩王適見之曰是必爲海內文宗武后時遷右拾遺解官歸大曆中節度使李叔明爲立旌德碑

涪右衆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繫舟接絕壁杖策窮縈迴四顧俯層巔淡然川谷開雪嶺日色死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裡仙人來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爲我起激烈傷雄材

梓州在涪江之右蔚藍天色也韓子蒼詩水色天光共蔚藍 瓊臺猶言瑤臺孫綽遊天台賦瓊臺中天而懸居 雪嶺射洪縣南有懸蛩山遠望皓如白雪玉女仙人皆觀中神像○首四句言金華山之勝繫舟至仙人來八句言冬到金華山觀雪嶺二句形容山高陰寒慘慘之景焚香二句觀中所有者陳公四句言陳公學堂遺跡傾頹寂寞而深致懷悼之意爲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泛江 寶應元年作

通泉縣屬梓州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有杜史多暇日陪驄馬遊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銷我憂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攜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怨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深莫相違迴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霑人衣

漢陳寔為太丘長強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遠近稱之瓠巴鼓瑟遊魚出聽○三更以下四句衆人就樂而忘憂也請公至篇末則公言樂不可極之意可謂知節矣

奉贈射洪李四丈 寶應元年冬射洪作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南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東征下月峽掛席窮海島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蒼茫風塵際蹭蹬騏驥老志士懷感傷心胷已傾倒

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曰[illegible]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烏憎人者憎其儲胥南京成都也色枯槁謂經陂子璋之亂民物凋弊茅齋謂浣花草堂月峽明月峽也十金漢書百金中人十家之產騏驥一作麒麟皆謂良馬志士指李四丈○此蓋感李丈顧遇而贈之也首四句言與李意氣相投傾蓋如故南京至騏驥老十句述已飄泊窮困而嘆其老於風塵李丈懷感傷同志之情故一見而心已傾倒也以應人生意氣豁二句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同前註

將老憂貧窶筋力豈能及征途乃侵星得使諸病入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傲裝逐徒旅達曙陵險澁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進驚馬若維縶汀洲稍疎散風景開快悒空慰所向悽終非暴遊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挹茫然阮籍途更灑楊朱泣

鮑明遠詩侵星赴早路傲始也 張平子思玄賦簡元辰而俶裝 維縶皆縶也快悒抑鬱之意顏破破愁也楊朱泣多岐為其可以東可以西○此詩述其衰老窮困跋涉道路之苦也將老至陵險澁言早發寒日至篇末言途中之情謂我以憂貧之故奔走道路此豈老者筋力所能及耶征途乃侵星應首句乃字最有味謂以憂貧故早發如此得使諸病入應筋力句僕夫二句言僕馬俱病即詩所謂我馬瘏矣我僕痡矣是我快悒之懷何如耶及汀洲疎散則非險澁矣其風景開我快悒然此亦空慰我之懷

耳終不若昔時之游集也況乃偶一破顔而勝事實難屢得此窮途多岐之泣所以不能自已也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寶應元年冬作

地志梓州通泉縣去縣十五里有佳山水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冬溫蚊蚋在人遠鳧鴨亂登頓坐曾陰欹傾出高岸驛道衰柳側縣郭輕烟畔一川何綺麗盡日窮壯觀山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傷時愧孔父去國同王粲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嘆

孔子泣麟曰出非其時吾道窮矣王粲因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有七哀詩云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此篇述其飄零之情雖遇佳山水不能適意也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寶應元年冬作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以力群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蒼鶴鄰高堂未傾覆常得慰佳賓曝露墻壁外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真骨恥飲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

晉永嘉記青田有雙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即仙鶴也

威遲即逶迤也蒼鶴黃鸝也○薛公至風雨頻十六句言少保署壁畫鶴赤霄四句則言鶴志氣之遠以寓意

馬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一

高郵張綖
男守中校刊

廣德年間所作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廣德元年作）

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束滿堂賓客皆歎息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乘濤鼓枻白帝城路幽必為鬼神奪杖劍或與蛟龍爭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龍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峯噫風塵澒洞兮豺虎咬人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

桃竹生嶺表其身似竹寄節而實中梓潼梓州也使君謂梓州刺史章彝白帝城在夔州府化龍用費長房事君山在洞庭湖心○風塵澒洞言世亂方殷也豺虎喻寇盜二杖蓋喻嚴武與彝也是時武被召去蜀公復欲辭彝東下故云忽失二杖

春日梓州登樓（廣德元年作）

天畔登樓眼隨春入故園戰場今始定移柳更能存厭蜀交遊冷思吳勝事繁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荆門

移柳江令詩見桐猶識井看柳尚知門○首因登樓而思故園前聯則言世亂而故鄉未可歸夫故鄉可歸而蜀之交游冷又不可處於是思下吳耳故結句云云

有感五首（廣德元年作）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白骨新交戰雲臺舊拓邊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騫

漢張騫使西域在外國二十載始得歸此言將帥不效命致境土淪陷使臣覊留也蓋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府州縣是年吐蕃入寇盡有隴右之地又是年遣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吐蕃為虜所留故有輪臺張騫之句

幽薊餘蛇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

左傳曰吳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餘蛇豕謂安史餘黨尚在也青海越裳指西羌東夷也○此詩言內難未靖不當勤兵於遠末則欲其偃武修文以綏懷未服者也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洛陽為天地之中四方貢賦道路均焉翠華天子之旗○此蓋以人心緩弛欲乘輿巡行東都以振起其惰也

言洛陽既平其地爲四方道路所均且闐其地富庶有紅腐之積人心皆望翠華一臨以考覈四方諸侯不可惟恃關中之險固要當出狩天中之地以考覈方岳而所以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者則人心振作海内常新矣然此初無難事不過以儉德行之文中子曰大舜一歲四狩人不告勞者兵衛少而徵求寡也此即行儉德者也夫然則彼盜賊亦王臣爾豈復有梗化者乎

冊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由來強幹地未有不臣朝受鉞親賢往卑宮制詔遥終依古封建豈獨聽簫韶

當風霜之急冊桂自若青梧遂凋此其強弱之辨矣故人君得其強幹之道則未有不臣者是時河北諸鎮負固擁衆多有不臣漸成尾大末重之勢此則威令不行法制之失也今雖嘗以雍王适爲關内兵馬元帥受鉞而往又以諸將傷於甲第下詔禁止然亦無救於大勢必須依古封建之制大國不過百里如賈誼衆建少力之論然後天下可得而治不但以德化之而已蓋治天下有道有法道以爲感化之本法以爲處置之方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豈徒奏簫韶之曲致儀鳳之化哉

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顧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

當時所患者胡所苦者兵今胡滅矣而人還亂兵殘矣而將自疑則近日用事以令不平之故也是以諸節度雖是真拜而報主者絕少又士大夫皆憚外任而無爲民之心故願聞哀痛之詔一問民瘼也

按唐虞命官先十二牧而後百揆推其功至於蠻夷率服是帝王之世未嘗輕外任也後世内官尊若神明其持節臨之者視外官則奴隸之而已矣彼其并心如此不過隱忍以苟祿耳柰何不牛羊而用民也書云元后作民父母今親民之官謂之父母則可知命官之所在矣公所謂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其弊至今皆然嗚呼斯民安得蒙至治之澤也有志天下者其必念瘡痍之民均内外之勢乎

上牛頭寺 廣德二年春作

牛頭山在梓州郪縣南四面孤絕俯臨州郭上有長樂寺樓閣烟花爲一方之勝槩

青山意不盡衮衮上牛頭無復能拘礙真成浪出遊花穠春寺静竹細野池幽何處鶯啼切移時獨未休

感在末句

送路六侍御入朝 廣德元年梓州作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爲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别筵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劍南春色還無頼觸忤愁人到酒邊

言與路六會之難别之遽故花柳春色可悦者皆可憎以其觸忤愁人到酒邊也鶴林玉露云錦與綿有用之物而花絮勝之此劍南春色所以無頼也故因路侍御入朝言之評此説不爲無理梅聖俞金針格所謂外盡其象内盡其理者此類是也然此意但當黙會必以爲詩道所先則泥矣

春寒廣德二年作

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静慘慘暮寒多戍鼓猶長撃林鶯遂不歌忽思高宴會朱袖拂雲和

雲和琴瑟名○前六句言春寒無聊末則思有以釋其懐也公嘗云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豈亦因此無聊之懐想見當時太平之樂事耶

椶拂子

椶拂且薄陋豈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熒熒金錯刀濯濯朱絲繩非獨顔色好亦用顧眄稱吾老抱疾病家貧卧炎蒸咂膚倦撲滅頼爾甘服膺物微世競棄義在誰肯徵三歳淸秋至未敢闕緘縢

白羽扇也金錯刀以黄金錯文錢亦有稱金錯刀者此則佩刀也朱絲繩中琵琴之用熒熒光明貌濯濯鮮潔貌咂齧也莊子作嗜○此言椶拂雖微而有效能之用則不可棄以喩側陋之士苟有益于國不可棄也觀此詩使有翕受敷施使野無遺賢之意此其所以自比稷契者歟

九日

公往閬州今保寧府是也

去年登高郪七兮反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濵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黄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爲客路難悠悠常傍人

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

郪縣即射洪縣涪江經閬州北南合梓州之射江驪山在長安東南臨潼縣下有華清宫玄宗每十月臨幸清路塵謂輦道以憶故郷之路也○年年九日客寓他方衰老逢辰何情對菊其久客傍人者實以世亂路難之故酒後却憶十年間流落之事何所不有重傷清平臨幸之地而不可至也

閬山歌廣德元年秋閬州作

閬州城東靈山白閬州城北玉臺碧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已崩石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中原

格鬭且未歸應結茅齋看青壁
閬州有靈山其北有玉臺山嵩中岳華西岳○前六句
言山之奇狀末二句則言巳之未得歸中原將居此以
觀山蓋自慰之詞也

閬水歌廣德元年作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更
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欹側過水鷄銜魚來去飛閬中
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
嘉陵江源出散關而入于閬又閬州城南有山極秀麗
人謂之錦屏○江色巳可愛又當日出春回之際愈可

愛矣巴童蕩槳欹側而過水鳥銜魚來去以飛閬州勝
事天下所少而可為腸斷者則以未歸之故也按此二
歌雖當亂離之時而不失仁知之樂君子之處困而亨
也如此夫

李潮八分小篆歌廣德元年作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巳訛大
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
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
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
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
況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
龍盤拏肉屈強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知
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東逢李潮逾月求我歌
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柰汝何
蒼頡黃帝臣觀鳥跡而為文字自後周太史籀作大篆
秦丞相李斯作小篆漢中郎蔡邕割李斯小篆去二分
取八分故曰八分書陳倉石鼓歌乃籀大篆嶧山碑乃
斯小篆苦縣碑乃邕八分書內疑作兩不流宕言不失
古意也

冬狩行廣德元年作

公自註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
○夢弼曰時章彝夭閱東川公以此詩諷其多
殺仍勉其攘夷狄以安王室也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士三
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禽獸巳斃十七八殺聲落日廻蒼
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駱駝壘峞垂玄熊東西南北百里間
髣髴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鸜鵒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
不足登俎胡為見羈虞羅中春蒐冬狩侯得同使君五
馬一馬驄況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
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回轡擒

西戎草中狝兕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

校獵以所獵者校多寡也步驟同言整肅也兕野牛崗岩高貌熊猛獸也鸜鵒似鵙五馬一馬驄言彝以刺史兼侍御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天子播遷於外謂之蒙塵初明皇避胡入蜀是年吐蕃寇京師代宗居陝故云再蒙大意刺彝有四婬殺非仁僭侈非禮舍猛敵而逐麋兕非智不哀痛君父之難非忠嗚呼此彝之所以不免譏○此篇即賈誼不獵猛敵而獵禽獸可為流涕之意夫當天子蒙塵之日而猶肆獵校是豈有哀痛君父之心哉故重歎以結之且竭澤而漁窮林而獵非仁者所為令禽獸以盡七八校聲致於廻日未已雖鸜鵒微物亦在掩取其慘甚矣

折檻行

漢朱雲嘗乞斬張禹成帝怒命武士將下誅之雲攀殿檻檻為之折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青襟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

房魏房玄齡魏徵也太宗為秦王時開弘文館學士十八人青襟胄子文儒也魏麗德人謂之白馬將軍婁公

宋公舊註以為婁師德宋璟先皇玄宗也○此有感於文士失時武臣怙勢思得朱雲之直以折其氣而不可得但今未詳所指為何人耳以刺朝臣皆隱情惜已無宋公之直也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韻

梓州留後章彝也○廣德二年春去梓州作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覺成老醜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既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兒簸紅旗此樂幾難朽日車隱崑崙鳥雀噪戶牖波濤未足畏三峽徒雷吼所憂盗賊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終作適荊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掛席上南斗有使即寄書無使長回首

王褒頌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家語孔子纍纍然若喪家之狗論語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既無遊方戀二句公言無父母繫戀行止得由已也青草湖在巴陵崑崙西極之山三峽巫峽黃牛峽明月峽也黃屋天子車蓋荊蠻吳楚之地莊子安排而去化乃入寥天九歌有

東皇太一楚神也南斗吳地分○此公厭居蜀將適吳楚作此以別章梓州及幕府諸公也我來至吾手十六句述將適吳楚之意謂留蜀之久常恐蹤跡卒䏶酒取咎自致謙謹于人此必公久爲客有厭薄之者故其言如此然如喪家狗則不得意甚矣故遂言既無係念則或行或止何所不可因有吳楚之適而喜扁舟之遂願也眷眷章梓州以下則言章公餞別賓從留懽之厚白車以下言暮景當別其路險不足畏但世亂未靖不聞君之安否爲可憂耳終作以下言世雖未靖我亦終當去吳楚耳感章公厚情別後有使即寄書問若無使寄書

但長企望不忘而已

憶昔 廣德二年作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汗血馬長驅東胡胡走藏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爲忙至今今上猶撥亂勞心焦思補四方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肅不可當爲留猛士守未央致使岐雍防西羌犬戎直來坐御牀百官跣足隨天王願見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

先皇肅宗也陰山驕子回紇也東胡安史也關中小兒謂李輔國張后肅宗后今上代宗也猛士指郭子儀程

元振忌子儀不自安請解副元帥遂留京師朔方西邊之地西羌吐蕃也傅介子北地人嘗斬樓蘭○此亦肅宗時事也肅宗播外而能反正回紇效順東胡走藏惟鄴城未下乃致反覆難收功者此不足怪蓋由李輔國居內壞其紀綱又有張后惑主表裏煽亂所以至今皇上不能平定勞心焦思以補四方豈其才之不足歟然我昔叨近侍親見其爲元帥時治兵整肅而不可當則非不足於才者此由程元振輩忌功使猛士郭子儀留居京師獨令岐雍卑弱之人以防西羌遂致犬戎直來坐御牀百官倉皇隨駕出奔是亂之不靖皆近習爲之耳末乃公發憤欲隨傅介子斬虜以雪中國之恥我老儒之志殊不在封賞也蓋必人主清心知人讒說不能惑而後受鉞者得以成功不然雖有傅介子莫能用也

奉寄章十侍御 廣德二年

即章彝也公自註時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揮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猶宜借寇恂朝覲從容問幽側勿云江漢有垂綸

禹貢淮海維揚州章揚州人也才知過人曰後命章戳
綏刺史之職章善治兵嘗預平段子璋之亂故稱其回
天地而動鬼神關羽蜀將先主定益州拜羽督荊州事
此以比章為留後寇恂漢河內太守移潁川去後盜起
百姓願借寇君一年此以比章為刺史皆言其善守東
川而惜其罷也江漢謂荊南時公將南下垂綸謂其漁
也○言章乃揚州之俊也少年貴達其號令軍威極其
振肅為東川所仰賴不當去其地末則因其入朝而望
其薦已也

春歸 廣德二年

苔逕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倏忽一本作歸到又春
華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世
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即為家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廣德二年作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休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庶官
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為德韋生富春
秋洞徹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當令豪奪吏自
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揮淚臨大江天高憶
悽惻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喬林歷四川刺史嘗謂錄事參軍任紹業曰子綱紀一
郡能刻刺史平故六帖亦謂之綱紀掾鮑照白頭吟直
如朱絲繩管子曰凡輕重散斂以時平準故大賈富家
不得豪奪吾人也詩去其螟螣及其蟊賊樹立也○此
詩因常諷為閬州錄事欲其去貪吏以蘇民困也言國
家多事小民以是久困征求而貪吏又乘時割剝不復
憂其激變故賢者當施德以惠民所謂德者非人人而
恩之也惟祛其害民者爾今常生少年絕識既足以洞
燭斯民之利病而居要地秉直氣又力足以為是以貪
吏望風而畏必能去蝥賊以救瘡痍因復深悲小民幽
遠無告勉其樹佳政以慰已思焉佳政即前所云者也

蓋生民不安凡以庶官不得其人庶官非人凡以監司
不舉其職故公以此告諷公又有詩送諷云他時如按
縣不得慢陶潛則又欲其優禮庶官之賢者誠以激濁
揚清錄事之職也朱子論監司庶官之本亦以別賢否
明好惡為振舉紀綱之道有識之論類如此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廣德二年

國初以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
間又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
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
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

拳毛騧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
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疋亦殊
絕迥若寒空動烟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厮養森成列
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
有韋諷前支遁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
磊落三萬疋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
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栢裏龍媒去盡鳥呼風
乘黃照夜白見前註明皇在藩邸居興慶里宅有龍池
湧出黃馬黑喙曰騧代宗以九花虬賜郭子儀一名獅
子驄縞素畫絹也漠漠開風沙謂恍如沙漠迥野也韋
諷閬州錄事支遁字道林嘗畜馬曰愛其神駿耳驪山
華清宮在新豐縣明皇幸驪山王毛仲以馬數萬疋從
河宗即河伯周穆王西征至河伯所居與披圖視典而
觀寶器又秦始皇沉璧於河後山鬼獻之使者曰明年
祖龍死漢武帝嘗射蛟江中此二句言明皇既崩不復
巡幸也金粟堆明皇泰陵在焉龍媒神馬名○首至光
輝十二句言曹霸畫馬獲賜賚之盛權貴皆欲得其畫
以為重也昔日至支遁十四句方入題言觀霸所畫九
馬而為韋諷所深愛也憶昔至篇末八句則言明皇當
時從幸三萬之馬皆如此九馬之良明皇崩後馬不復

見但見鳥呼風耳感慨之意深矣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廣德二年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
彩風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
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
上南薰殿凌烟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
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
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
下迥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
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卻在御榻上榻
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
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
騮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漂泊
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返遭俗眼白世人未有如
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庶人王者後裔之降名也左傳三后之姓於今為庶清門門第清高
也英雄即指魏武文彩風流言霸猶有操之遺風也晉
李夫人名衛善書嘗云有一弟子王逸少用筆咄咄逼
人進賢儒者之冠唐太宗嘗制長弓大羽箭皆倍常制
以旌武功褒公段志玄鄂公尉遲敬德明皇嘗乘照夜

白王花驄閶闔天門也圉人掌馬太僕掌車駕惆悵者恨其恩眷出覇下也坎壈不遇貌○首句至浮雲為一節言覇有家世風能書善畫其樂之所在忘年老而輕富貴矣開元至酣戰為一節言覇圖凌烟功臣凛然如生先帝至凋喪為一節言覇畫馬與真馬無異而韓幹不及其妙將軍至篇末則歎覇之困窮也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廣德二年秋成都作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疎雨過高城葉心朱實堪時落階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浣花谿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

雨後晚日倒照及鐘鼓聲亦皆晴占也饒多也吏隱謂為吏而實隱也汝南鄭欽吏隱蟻陂之陽○前四句先言院中秋陰五六却言晚晴末二句言懷西郭茅舍夫在院中而懷茅舍且曰花饒笑其志有在矣又按公遣悶呈嚴公云胡為來幕下秖合在舟中信然龜觸網直作鳥窺籠烏鵲愁銀漢駑駘怕錦幪到村云暫酬知己分還入故林棲又秋院中云主將歸調鼎吾還訪舊丘則參謀非其志可見特感嚴公之意而不欲即去耳若未費清晨謁那成長者謀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老去參戎幕歸來散馬蹄之句是所以不樂就者其以此歟

釋悶 廣德二年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咸京失道非關出襄野揚鞭忽是過湖城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夜屍縱橫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嬖孽能全生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一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二

高郵張綖
男守中校刊

永泰年間所作

登樓 永泰元年春成都作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

賦而興也寇盜謂吐蕃也去冬陷京師及松維保三州梁父吟漢相諸葛亮所作其詞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

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登樓見花而傷心者以萬方多難也遂即花而言此錦江春色乃來自天地彼玉壘浮雲則變經古今以與天地之春色不改我朝廷之德澤亦終不改浮雲之聚散不常猶寇盜之起滅亦當不常故諭以莫相侵也又即所見而推本言之可憐後主猶祠廟於此亦以德澤在蜀人心不忘耳蓋後主雖庸而能信任諸葛賢相此所以得祠廟者況英主苟能用賢則寇盜豈足平乎是以日暮為梁父之吟而重有感也

旅夜書懷 永泰元年作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文章不足顯身老病無能用世往来江湖殊無所謂殆類一沙鷗耳因舟居感懷如此

柟樹為風雨所拔歎

倚江柟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誅茅卜居總為此五月髣髴聞寒蟬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雲氣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滄波老樹性所愛浦上童

童一青蓋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竽籟虎倒龍顛委榛棘淚痕血點垂胸臆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

柟葉理細其木直上不相妨故一名交讓竽管一十六管長四尺二寸籟出聲機竅也亦簫名○此詩說者謂公傷嚴武而作意蓋得之永泰元年四月嚴武薨公托意柟木以傷之是年三月大風拔木致前作耳

錦樹行 永泰元年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霜凋碧樹作錦樹萬壑東逝無停留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住青丘飛書

白帝營斗粟琴瑟几杖柴門幽青草萋萋盡枯死天驥跛
足隨氂牛自古聖賢多薄命姦雄惡少封公侯故國三年
一消息終南渭水寒悠悠五陵豪貴反顛倒鄉里小兒狐
白裘生男墮地要膂力生女富貴傾邦國莫愁父母少黃
金天下風塵兒亦得

東郭老人公自謂也天驥神馬氂牛長毛牛也出西南
終南渭水即公故國之地狐白裘服之貴者○此因錦
樹起興而有感於歲暮也荒戍以下公感慷索居窮處
營求斗粟柴門之內但有琴瑟几杖之幽而已雖青草
亦皆枯死其窮可知遂歎其厄時雜處若天驥跛足之
隨氂牛賢愚莫辨情不能堪則以自古聖賢薄命奸惡
得志以自解況故鄉信稀而路遠是亦烏能已於情耶
五陵以下言舊族反貧小人暴富時事翻覆皆以世亂
之故故結句云云言乘機取富貴為不難也此詩縱其
筆力之所至無不成言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者然未
免規角峭露之處困而亨之度故曰貧而無怨難

寄裴施州 永泰元年

裴冕以附李輔國貶施州刺史

廊廟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金鐘大鏞在東序冰
壺玉衡懸清秋自從相遇減多病三歲為客寬邊愁堯有

四嶽明至理漢二千石真分憂幾度寄書白鹽北苦寒贈
我青羔裘霜雪迴光避錦袖蛟龍動篋蟠銀鉤紫衣使者
辭復命再拜故人謝佳政將老已失子孫憂後來況接才
華盛

冕嘗為宰相故曰廊廟之具公初入蜀時冕為成都尹
即為營西郭草堂故曰宿昔一逢鏞大鐘也顧命天球
河圖在東序玉衡量璇璣之衡以玉為之四嶽堯掌方
嶽之官漢刺史食二千石宣帝曰與我共理者其惟良
二千石乎白鹽夔州山名後來指裴之後人○此因裴
施州寄書於夔且贈公青羔之裘作此以復之也金鐘
一聯即廊廟之具自從至分憂四句喜其遇而稱其才
之優於為郡如此於是叙其數寄書於遠地兼贈裘於
苦寒以言其裘之美則霜雪迴光而錦袖為避以言其
字之妙則蛟龍動篋而銀鉤相蟠末四句乃言復命謝
裴之意且謂窮老不復憂其子孫者況嘗接裴後之多
才豈不能敦世契而顧我後人乎所以見其通家之厚
也如此夫

荊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大食國名趙公自荊南討寇至夔示公此刀公
為作歌舊註以討寇至夔崔旰之亂恐未必然

詩中芮公者別是一人觀曰分閫用賢之語則
趙乃其僚屬師以為趙芮公合為一人者謬矣
太常樓船聲嗷嘈問兵刮寇趨下牢牧出令奔飛白艘猛
蛟突獸紛騰逃白帝寒城駐錦袍玄冬示我胡國刀壯士
短衣頭虎毛憑軒拔鞘天為高翻風轉日木怒號冰翼雲
淡傷哀猱鐫錯碧甖鸊鵜膏鋩鍔已瑩虛秋濤鬼物撇捩
亂坑壕蒼水使者捫赤絛龍伯國人罷釣鰲芮公迴首顏
色勞分閫救世用賢豪趙公玉立高歌起攬環結佩相終
始萬歲持之護天子得君亂絲與君理蜀江如線針如水
荊岑彈丸心未已賊臣惡子休干紀魑魅魍魎徒為耳妖

腰亂領敢欣喜用之不高亦不痺不似長劒須天倚吁嗟
光祿英雄彌大食寶刀聊可比丹青宛轉麒麟裏光芒六
合無泥滓
嗷嘈衆喧聲下牢地名上牢下牢楚蜀分畛由楚而上
蜀故曰趨牧州守令縣尹也鸊鵜似梟而小膏可淬刀
鐫錯碧甖盛膏器也撇捩見前蒼水使者水神也龍伯
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彈丸言其小也痺與卑同上
辭讀宋玉賦長劒倚天外光祿未詳恐是趙公之爵劉
須溪云必別有光祿刀故麒麟閣名漢圖功臣於上○
言趙公刮寇自荊南來夔州示我以大食刀出刀之際

則見其精光動天地而驚鬼神水神拊惜海怪潛消荊
南芮公方有西顧之憂分閫救世以用賢豪於是趙公
應芮公之用玉立高歌而起佩此刀與之終始以衛王
室以治亂民視蜀江之地猶一線耳荊山之地猶彈丸
耳其雄心有不止此者彼亂臣惡子勿干我紀視區區
鬼魅徒為不靖而已矣腰領之血何足以污吾此刀乃
敢跳梁欣喜乎又言此刀之用不高不痺適當其平非
若長劒之過高虛誇也因歎趙公才望足使英雄讋息
此寶刀聊可與比其佩而與之終始也固宜他日功成
圖形麟閣丹青亦將以此佩刀宛轉畫之於上若猛將

腰間長弓大羽然而其光芒照耀則天下為之永清矣
此歌崛崎頓挫語繁而不殺緒多而不亂意之所到氣
亦隨之盖不可以常法論當與太史公諸傳並觀

王兵馬使二角鷹

悲臺蕭瑟石巃嵸哀壑杈枒浩呼洶中有萬里之長江迴
風陷日孤光動角鷹翻倒壯士臂將軍玉帳軒勇氣二鷹
猛腦條徐墮目如愁胡視天地杉鷄竹兎不自惜孩虎野
牛俱辟易鞲上鋒稜十二翮將軍勇銳與之敵將軍樹勳
起安西崑崙虞泉入馬蹄白羽曾肉三狻猊敢決豈不與
之齊荊南芮公得將軍亦隨角鷹下翔雲惡鳥飛飛啄金

屋安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六合梟鸞分

龍㧕高大貌杈枒不齊貌杉雞黃冠青綬常在樹下竹兔似兔而小食竹葉漢書注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鞲臂捍也崑崙虞泉皆在西極白羽箭也後視本作後麂似虎色黄食虎豹出西域肉三後視謂曾殄三猛酋也○首四句言地之奇絕處産此二鷹角鷹至辟易則言二鷹之奇絕也鞲上至之齊言王兵馬與角鷹同一勇鋭因即其樹勳西域之敢決以證其相同也末則言趙芮公得兵馬亦如兵馬得角鷹要當逐去凶逆以分善惡可也猛腦條徐墜五字必有錯誤一作猛腦徐侯猶循不成語

又雪 永泰元年

南雪不到地青崖霑未消微微向日薄脉脉去人遥冬熱鴛鴦病峽深虎豹驕愁邊有江水焉得北之朝

此蓋因蜀地之遠朝廷威令所不能及良弱受病强恭肆志愁思之心欲因江水之去以達於朝而不可得感南雪不寒而作也末北字正應首南字

大曆年間所作

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 大曆元年春在雲安作

東城抱春岑江閣鄰石面崔嵬晨雲白朝旭射芳甸雨檻卧花叢風床展書卷鈎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晚交嚴明府矧此數相見

崔嵬高峻貌日初出曰旭芳甸芳草之野 謝玄暉詩雜英滿芳甸 文選梁昭明太子蕭統所選詩文○首二句言水閣三四見朝霽此下承朝霽而言檻花垂宿雨而可愛風床因明日而展書宿鷺快霽景而起鈎簾時適見之流鶯喜晴暖而囀丸藥時適聞之其幽興何如耶遂呼婢取酒續兒誦書勿草此好天氣也結簡嚴明府 杜公詩無所不具後人各因其資之所近而祖之皆足以名家雨檻風床一聯秦淮海以婉麗得之而有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之句鈎簾丸藥一聯王荊公以工刻得之而有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之句

客居 大曆元年春雲安作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塹萬尋岸蒼濤鬱飛翻葱青衆木梢邪豎雜石痕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魂峽開四千里水合數百源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西南失大將商旅自星奔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我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論卧愁病脚廢徐步視少園短畦帶碧草悵望思王孫鳳隨其皇去籬雀暮喧繁覽物想故園十年別鄉村日暮歸幾翼北林空自昏安得覆八溟為君洗乾坤稷契易為力犬戎何足吞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藩篋中有舊筆情至時

復援
峽開水合二句言蜀爲總會之地人虎相半言善惡之
人相半也蜀出麻布兵出鹽因亂貿易不通故蜀布不
來吳鹽擁滯西南失大將謂嚴武殂于成都武卒兵亂
商旅奔竄貨物所以塞也降元戎杜鴻漸將來也按史
是年二月以鴻漸爲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副元帥以
平蜀亂淮南招隱云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鳳
喻嚴武雛雀喻小民蓋鳳凰爲百鳥之主鳳凰去而雛
雀啞以喻嚴武不在小民擾亂也十年別公自肅宗離
官去國至今代宗大曆丙午幾十年矣四藩猶四國以
藩屏王室言也○此公因久居蜀厭亂思治之作也客
居至歛精魂八句言客居之地而有思歸之感以寓下
文十年別之意峽開至節制尊十二句言嚴武卒而蜀
亂我在路中央至篇末則叙已久客思治之情

杜鵑詩 原註明皇蒙塵在蜀 大曆元年春雲安作

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
穡教人務農後以其位禪開明望帝死其魂化
爲鳥名曰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一節 范註此詩起句爾古詩似此重言疊句更無倫者何限何必以爲疣 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

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
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爲餧其
子禮若奉至尊 二節 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 音杭 飛與跪
乳識序又知恩 三節 聖賢古 諸本作吾 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
鳥情猶解事杜鵑 范註亂臣賊子聞是詩者亦可警矣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今忽暮春
間値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 四節
西川成都東川梓州涪萬涪州萬縣雲安縣屬夔州也
錦城即成都也鴻雁有禮即行飛識序也 羊祚鴈賦前不越貫後不越序 羔羊有禮即跪乳知恩也 春秋繁露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 聖賢古
法則謂取法二物以爲禮如卿執羔大夫執鴈爲贄禮
之類○此詩托杜鵑而諷蜀之刺史以君臣之義與而
比也我昔遊錦城以下言西川杜鵑也公言我見杜鵑
必拜者重其爲古帝之魂衆鳥禮之若奉至尊彼鴻雁
羔羊有禮聖賢既取之以爲古法則是傳之後世矣此
禽鳥禮奉杜鵑獨不當拜之以爲法則乎但今値我久
病聞杜鵑而不能拜使我淚下如迸泉焉末四句言雲
安杜鵑也其曰君看曰猶解而至于淚下如泉其所以
警諷當時而感動之者至矣○東坡志林云杜鵑詩子
美蓋譏當時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嚴武在蜀雖橫斂刻
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杜克遜在梓州擅軍旅

絶貢賦是東川無杜鵑至於涪萬雲安刺史不可考凡
其尊君者為有懐二者為無不在夫杜鵑真有無也

謁先主廟 大曆元年

先主永安三年卒于夔州故夔州有先主廟

慘淡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復漢
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已嘔血事酸辛霸氣西南
歇雄圖曆數屯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舊俗存祠廟空
山泣鬼神虚簷交鳥道枯木半龍鱗竹送清溪月苔移玉
座春閭閻兒女換歌舞歳時新絶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
如何對摇落況乃久風塵孰與關張並功臨耿鄧親應天

才不小得士契無鄰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緡向來憂國
淚寂寞洒衣巾

雜耕孔明伐魏每患糧不繼乃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
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又魏書載亮糧盡勢窮憂恚嘔
血而卒先主廟在夔州山中故云交鳥道清溪豈溪也
耿弇鄧禹光武功臣最親者也堪是不堪也○此因謁
先主廟有感於先主孔明之遇而深致意焉首十二句
叙蜀所以不能興復之故言漢季昏亂羣雄乘之而起
輔之者各有其人如魏則有荀彧郭嘉之流吳則有張
昭周瑜之輩惟其力相侔故社稷遂分以成鼎足之勢
而先主志屈征吳乃偃其興漢經綸賫恨而殁其身雖
死尚留興漢長策付中原之託於老臣孔明繼而孔明
方圖恢復而又復殞竟辜先主之志所以然者蓋以霸
氣歇於西南而雄圖屯於曆數耳不然則蜀都雖小猶
足以王其東達楚可以吞吳其西通秦可以取魏豈不
足以成混一之勢哉其無成者適惟漢祚以訖使其君
臣相繼而殁則先主孔明雖有興復之志其如天意何
哉舊俗至歳時新八句言其廟之所在雖年久荒落而
夔人敬祀之心初不少怠則以其澤之在人之深是以
没世不忘也絶域至篇終十二句乃公之自感者也言

我流滯遠方對此摇落之景既無以堪而況世亂未清
歸期難必蹉跎歳暮情如之何因想當時先主之臣有
如關張者功親耿鄧其孰與之並然而先主一得孔明
隆中窮士爾遂情同魚水親並關張是其大有為之才
蓋應天不小矣世豈有知遇之主如此者哉今我年已
遲暮則雖遇知己之君如先主者亦不堪帷幄之任矣
飄零且事漁釣以終吾生焉夫用世之心則固已矣而
憂世之志尚未終忘但常涙灑衣巾不容自已耳

古栢行 大曆元年

孔明廟前有老栢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

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雲來
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聯當在霜皮黛色下憶昔路繞錦
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
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
正直元因造化功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不
露文章世已驚未辭翦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
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

巫峽雪山極屬東西之地而言錦亭在成都詩閟宮有
侐○此詠夔州孔明廟前之古柏也首八句言柏之高
大而武侯君臣道合遺澤在人故至今猶愛其樹憶昨
以下四句則思成都亦有武侯古柏之廟落落四句言
柏之高大正直乃得於神明造化之力非偶然也末八
句言此柏材大難用以喻志士幽人其感深矣

負薪行 大曆元年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
生抱恨堪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應當門戶女出入十猶
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供給至老雙鬟只垂頸野花山
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面粧首飾
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此有昭
君村

昭君村在興山縣○此因蜀之風土而哀其女之不得
其所也先王之時內無怨女禮女不言外今蜀俗乃使
男坐而女應門戶至老不嫁其悖男女之道傷陰陽之
化非細故也夫無地無才觀昭君村則此地之女嘗美
矣今而粗醜如此是豈女之本然哉為政者必思有以
變其俗而後可也

灩澦堆

瞿塘峽口有孤石曰灩澦堆冬出水二十餘丈
夏水漲即沒土人云灩澦如象瞿塘莫上灩澦
如馬瞿塘莫下以此為水候蘇東坡有賦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長沉牛荅雲雨如馬戒舟航天意
存傾覆神功接混茫干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

出水如馬見題下註沉牛荅雲雨以牛沉江報神雲雨
之賜也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蘇東坡灩澦堆賦云蜀江遠來
兮浩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推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
也而何灩澦之下喧豗震掉盡力以與石鬭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
堅而不可取矢盡劍折兮迤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汩汩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
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按坡此賦蓋祖公詩
意而公天意神功十字道之然坡賦殆似杜詩疏義今
附見焉

偶題大曆元年作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騷人
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為後賢兼舊
例歷代各清規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永懷江左逸多
病鄴中奇騄驥皆良馬騏驎帶好兒車輪徒已斲堂構惜
仍虧謾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緣情慰漂蕩抱疾屢遷移
經濟慚長策飛棲假一枝塵沙傍蜂蠆江峽繞蛟螭蕭瑟
唐虞遠聯翩楚漢危聖朝無盜賊異俗更喧卑鬱鬱星辰
劍蒼蒼雲雨池兩都開幕府萬㝢插軍麾南海殘銅柱東
風避月支音書恨烏鵲號怒怪熊羆稼穡分詩興柴荊學

土宜故山迷白閣秋水憶皇陂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
騷人屈宋輩漢道蘇李輩飛騰者掣鯨魚於碧海綺麗
者戲翡翠於蘭苕江左逸鮑謝諸人之俊逸即所謂綺
麗者也鄴中奇曹劉羣公之奇邁即所謂飛騰者也多
病者苦於追逐也騄驥騏驎一聯謂父子相繼者輪扁
告齊桓公言其斲輪得之於手應之於心臣不能以喻
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書梓材若考作室既
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此二句蓋公自此得詩法
於前人而歎其子不能繼也後漢王符隱居著書號潛
夫論曹娥碑陰有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八字張華傳寶

如劍蹠蛟龍掄蓋今尉起冢東床見招如簫迎鸞鳳掄
必歸姻宗室也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三

高郵張綖
男守中校刊

大曆年間所作

除草

公自註去蕁也蕁音潛山韭也有芒刺觸之螫人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霜雪一沾疑蕙葉亦難留荷鋤先童稚日夕仍討求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頑根易滋蔓敢使依舊丘自玆藩籬曠更覺松竹幽芟夷不可闕疾惡信如讎

狹道曰阻長道曰脩蕙香草也討求尋而去之也左傳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此因除草而寓去惡之意賦而比也言草有害于人者常在僻地曾何生于道傍今此蕁既甚毒乃多至彌道周以比大惡之人充滿當道也是以晨步前林雖有江色不足散憂以此草芒刺在眼也若待高秋霜雪則蕙葉且難留矣故身先童稚荷鋤盡日除之以雙釣舟送至水之中央無使再殖然後藩籬清曠松竹幽雅以比小人屏之四裔不與同中國而後朝廷清明善類得安也末句用左傳語結之方露本意柳子厚捕蛇者說至篇終方說出孔子苛政猛於虎一句蓋此格也

白帝城 大曆元年夔州作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鬬古木長藤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

出門趙氏以為無義改作若屯然白帝城在高山故李白有白帝綵雲間之句則雲出門自可通也戎馬不如

歸馬逸者言馬亦厭戰矣○前四句賦峽中雲雨以興時未清明也後四句傷蜀兵未解生民凋弊也

閣夜 大曆元年夔州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霜天夜晴故鼓角之聲特響星河之影映峽水而動搖亦狀霽景也舊說以為民勞之應恐無此意聞戰伐謂聞戰伐聲息而哭也夷歌歌為蠻腔者也臥龍謂孔明躍馬謂公孫述左太冲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前

四句闇夜之景後四句則寫其情也言我宿此閣夜聞
野哭者如此而夷歌者又如彼盖憂樂之情皆勞生所
不免寫懷詩所謂萬古一骸骨鄰家遍歌哭也是以雖
卧龍躍馬稱人傑者忠逆不同亦同歸於盡然則人事
音書漫從寂寥也我何憂傷耶韓退之詩莫憂世事兼
身事須着人間比夢間盖皆因憂思之甚聊以自解云
爾

返照 大曆二年夔州作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
雲擁樹失山村衰年病肺唯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

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黃昏日曛時也宋玉有招魂賦為招屈原之魂反於樂
土此云未招者言其寬散南方而未反也○此言世道
暫明而復暗方抱病殊方故愁時早卧欲反於樂鄉而
未可得也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細織成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逶迤
羅水族瑣細不足名客云充君褥承君終宴榮空堂魑魅
走高枕形神清領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
之混柴荊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老短褐更
無營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
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來瑱
賜自盡氣豪直阻兵昔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
翁受此厚貺情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塵愧
一作愧 客茹藜羹
廣雅天竺出細織成風濤鯨魚水族之類即細織之文
也宴安也不祥左傳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故謂之不祥
珠宮龍宮也楚辭貝闕兮珠宮 寢處左傳吾寢處之矣岐陽鳳
翔也舊史李鼎嘗代崔光遠為鳳翔尹充本府及秦隴
觀察使來瑱嘗為襄陽節度使裴茂稱瑱倔强難制宜

早除之後貶播州尋賜死左傳州吁阻兵而安忍戰國
策蘇季子位高金多○此詩因張舍人遺織成褥段作
此以卻之因論驕盈取禍之道客從西北來以下十句
言舍人命客遺褥開緘見褥之織文中有大鯨旁羅水
族客因致詞舍人以此織段充君之褥欲承君以安榮
寢之可以辟邪而清神也領客珍重意以下公却褥之
詞珍重意即客云承君宴榮辟邪清神之意言服飾自
有分制此褥惟公卿可用我一賤老服踰其分斯禍之
所嬰也因又歎雖公卿亦當存節制戒驕侈今干戈縱
橫民不聊生有仁心者寧忍侈於自奉而當路之人往

往以握權在手乘肥衣輕不知居寵思危之道故李夫
二子皆以驕盈死焉此近事之明鑒也且昔聞蘇秦以
金多坐見悔吝彼其赫赫然驕閭里者能得幾時而遂
致殺身之禍此又古事之明鑒也夫以貴者侈靡尚亦
嬰禍如此柰何我一賤老而受此厚貺乎故卷還錦褥
心方自安惟以粗席藜羹待客安我貧賤之分焉卷字
應前開緘按此詩不但公自謂其所以警舍人者亦至
矣嗚呼其真有道者之言哉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出一作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

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亭亭
新粧立龍駕具曾空世人亦為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豐
儉白屋連公宮膳夫翊堂殿鳴玉凄房櫳曝衣遍天下曳
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初筵裛重露日出甘
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
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義無
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齟
齬丈夫多英雄

風土記七夕祠牽牛織女云此二星當會天漢中奕奕
有白氣光曜五色以此為徵見者便拜而有乞也謝朓

七夕賦回龍駕之容裔亭亭二句蓋宮中為此象以祀
牛女而祈請也如明皇貴妃七夕長生殿有感牛女則
當時宮中固有此俗矣白屋貧家也公宮公侯之家四
民月令七月七日曝經書及衣裳又荊楚歲時記七夕
婦人結綵樓穿七孔針陳瓜菓於庭以乞巧有蟢子網
於瓜上則以為得巧齟齬齒不相值也楚辭九辯圜鑿而方枘兮吾固
知其齟齬而難入○興而比也此詩專為士者進身之道而言
易曰物不可以苟合蓋以牛女無私會之事以興男女
無苟合之道又以男女無苟合之道以比君臣無苟合
之義也牽牛至秋遂通八句謂牛女二星各有定位誰

見其七夕之會設相會其精氣即合何必待秋期而後
通哉以見必無私會之理也此以下因言七夕之俗始
自宮中祈請於是世人効之無分貴賤之家各隨豐儉
而為祈請之事膳夫二句言貴家之盛會曝衣二句言
天下之同風蛛絲二句寓言物情之狗俗初筵二句述
其酣宴之通宵蓋世之風俗如此則是以牛女有私會
之事矣是豈有此理哉嗟汝以下乃示男女無苟合之
道言汝未嫁之女當小心律己竭力機杼之功雖無舅
姑奉事而織作自其當為之職以比士人當慎於守身
雖未出仕而進德脩業自其職分初非有為而為蓋欲

其修己以候時不當枉道而冒進也以下遂言冒進之害言明明君臣之契其左右近臣尚或有不容者况疎遠之士乎所以然者君臣夫婦皆以義合義則無棄禮法者矣守禮自相合棄禮必不容彼夫婦之愛皆生於敬君臣之恩亦猶是也小大有佳期者小而男女之合大而君臣之遇皆有佳期合必以禮者女之佳期進必以正者士之佳期故戒之在至公也如或不在至公則合之而不以其禮進之而不由于正殆非所以相合相遇之道矣吾見圓鑿方枘齟齬難入英雄丈夫必不以不令之女而為婦剛明正大之主又豈以不合之士而

為臣哉此又以男女苟合之道以比君臣無苟合之義也是詩高古嚴正可見古作者之意觀者深味有得自不涉凡近矣

君不見簡蘇徯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百年死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丈夫蓋棺事始定君今幸未成老翁何恨憔悴在山中深山窮谷不可處霹靂魍魎兼狂風

此以池桐起興言物有遺廢折而卒有用者因勉蘇及時以立功業無久處以招侵侮也

能畫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

毛延壽漢元帝時人善畫郭舍人漢武帝時人善投壺神異傳東王公與王女投壺不捷天為之笑洪容齋曰技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盼賞接然使化如水恩若神為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或用此輩亦無害也

吾宗 大曆元年作

公自註衛倉曹崇簡

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

中二聯皆言其質朴古人風末二句則又其乎人之質朴矣

宿江邊閣 大曆元年作

暝色延山逕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鸛鶴追飛靜豺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

三四寫俯仰之景分應首二句賦而比也五言軍士奔命而疲六言賊盜得志而橫末則憂無如之何正乾坤欲撥亂世而反之正也是時蜀有崔旰之亂

朝 大曆元年作

清旭楚宮南霜空萬嶺含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俊鶻

無聲過饑烏下食貪病身終不動搖落任江潭
當日之朝物皆動而有得公也流滯江潭蹉跎歲暮豈
得無感乎

贈李十五丈別大曆元年夔州作

秘書李文嶷也與汧公勉俱宗室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巔下臨不測江中有萬里船一節
多病紛倚薄少留改歲年絕域誰慰懷開顏喜名賢孤陋
忝末戚等級敢比肩人生意頗合相與襟袂連一日兩遣
僕三日共一筵揚論展寸心壯筆過飛泉玄成美價存子
山舊業傳不閒八尺軀常受眾目憐且為辛苦行蓋被生

事牽北迴白帝棹南入黔陽天二節汧公制方隅迥出諸
侯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蕭然清高金莖露正直朱絲絃
昔在堯四岳今之黃潁川于邁恨不同所思無由宣山深
水增波解榻秋露懸客遊雖云久亦思月再圓晨集風渚
亭醉操雲嶠篇丈夫貴知己歡罷念歸旋三節
倚薄叢集之意謝靈運詩拙疾相倚薄　葦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
歷位至丞相南北朝庾信字子山父肩吾與徐陵父子
文並綺艷世號徐庾體白帝夔州城也黔陽黔州也屬
江南道汧公李勉也封汧國公時為江西觀察使治在
洪州金莖漢武帝承露盤之銅柱也堯四岳堯時四岳
掌四方諸侯黃霸為潁川太守有治狀薛少保詩秋風
水增波解榻用洪州陳蕃下榻事晨集醉操二句言晨
宴集於風亭而醉操琴於雲嶠即指滕王閣也○此因
李秘書之豫章謁汧公而贈別也首四句蜀之土俗為
下文絕域誰慰懷張本多病至黔陽天公自述客蜀孤
寂得遇十五因美十五交契之厚文會之奇其文才能
繼家聲偉軀終當貴顯今且辛苦道路者蓋為生事所
累耳故方回北棹又有南行言由黔州之道至洪而謁
汧公也汧公以下則因其將謁勉而美勉之為政也制
方隅而諸侯莫及履危世而一境獨安其清高則如金

莖之露其正直則如朱絲之絃此昔之堯四岳而今之
黃潁川也是皆公素心之所思者故恨其不能與十五
同行以宣其所思也山深二句計其會勉之時洊子二
句祝以歸來之日言客遊雖久亦思過兩月矣晨集二
句遥度與勉懽會之趣末二句又丁寧速歸言丈夫雖
貴知己不可以知己之樂而久忘歸也蓋十五此行不
過以生事而謁故速其歸如此意其人必一磊落脫畧
之士每過意之所愜而輒忘歸者其曰思曰念意可見
矣○又攷公寄李十五詩有云行李千金贈衣冠八尺
身飛騰知有策意度不無神與此篇一日兩遣僕三日

共一定則十五乃通儻而好士者意度動人人多厚贈豈馬援所謂杜季良之流歟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大曆元年作）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群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

張旭東吳人嗜酒善草書後漢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張王謂伯英羲之劉伶有酒德頌○首四句言旭已

歿其書難得今楊監見示觀其遺跡而生悽惻之心悲風至百代則贊旭書之妙與古名公書法並傳無疑嗚呼以下嘆旭書足以感楊之清識珍藏酷愛而想見其逸氣也

送元二適江左（大曆元年作）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為客日江海送君情晉室丹陽尹公孫白帝城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

晉溫嶠嘗為丹陽尹公孫述以魚復縣為白帝城即夔州也○首二句見之難而其別亦難也三承首句四承次句丹陽尹言元二之官黙諷以太真清世之志白帝城舉相逢之地寓指當時僭竊之人末則欲其韜晦以需時用愛之至也

雷（大曆元年作）

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龍蛇不成蟄天地劃爭迴却碾空山過深蟠絕壁來何須妬雲雨霹靂楚王臺

號令弃失其威矣霹靂楚王臺無足警者

鷗（大曆元年作）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群滄海上清影日蕭蕭

鷗本瀟洒之鳥一有欲心遂逐於物而失其本性不若

滄海之群得其遠也是故居不可以不慎也孔子曰擇不處仁焉得智

雨

始賀天休雨還嗟地出雷驟看浮峽過密作渡江來牛馬行無色蛟龍鬬不開干戈盛陰氣未必自陽臺

謁真諦寺禪師

蘭若山高處烟霞嶂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峯

蘭若僧寺名佛氏以空為宗問法則知多言之為妄矣禪家有觀白骨法觀身之為白骨則向酒慵而已

月 大曆元年作

斷續巫山雨天河此夜新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魍魎移深樹蝦蟆動半輪故園當北斗直想照西秦

北斗長安城名○巫峽之地常陰暗而此夜天河獨新故三四云云盖青嶂月即天河新者也於是魍魎畏月光而移深樹然蝦蟆動半輪則君側之捍搖國法者猶在也未因天路清明起故鄉之思

寄栢學士林居 大曆元年作

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歎彼幽棲載典籍蕭然暴露依山阿青山萬里靜散地白雨一洗空垂蘿亂代飄零予到此古人成敗子如何荆揚春冬異風土巫峽日夜多雲雨赤葉楓林百舌鳴黃泥野岸天雞舞盜賊縱橫甚家通形神寂寞甘辛苦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

言自兵亂以来天下學士亦困奔波歎栢君獨有幽棲讀書之樂我則蕭然暴露於山阿而已青山靜散地此栢之所以幽棲也白雨空垂蘿此我之所以暴露也然我值世亂飄零至此栢君讀書知古人成敗之數而以為何如耶春冬異風土者荆揚之間冬暖春寒風土獨異韓退之所謂窮冬或搖扇盛夏或重裘是也遂又言其風土之異陰晦之多赤葉楓林尚鳴百舌黃泥野岸乃舞天雞盜賊之為隣而形神之俱瘁也却期望學士効用於朝使蒼生各有環堵之樂則如予之飄零失所者亦受安居之賜矣

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堂 大曆二年作

綵雲陰復白錦樹曉来青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哀歌時自短醉舞為誰醒細雨荷鋤立江猿吟翠屏

公懷當時之畧遭時不試衰老無成飄零絕域時復哀歌醉舞心獨耿耿細雨荷鋤將與山夫野叟共終吾生聞江猿之吟其感慨何如哉此與林猿為我啼清晝同意而語更微婉

日暮

牛羊下来久各已閉柴門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頭白燈明裏何須花燼繁

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天地間佳景何當不在但人之情有異尒故曰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且石泉之流草露之滴與其境亦幽矣其如非吾土何未又有感衰老而百念灰矣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三

高郵張綖
男守中校刊

大曆年間所作

中夜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長為萬里客有愧百年身故國
風雲氣高堂戰伐塵胡雛負恩澤嗟爾太平人
玄宗當承平之世不能謹芭桑之戒以致禄山之變使
太平黎庶肝腦塗地然則厲階果誰生乎今公乃云胡
雛負恩澤嗟爾太平人此得温厚之體故國一聯見公

有為之志未嘗忘但值時之不可為爾

寄薛三郎中璩 大曆二年夏夔州作

人生無賢愚飄飄若埃塵自非得神仙誰免危其身與子
俱白頭役役常苦辛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 一節 憶昔
村野人其樂難具陳藹藹桑麻交公侯無為 一作等倫天未
厭戎馬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荊州我亦滯江濱峽中一卧
病瘧癘終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早歳與蘇鄭痛
飲情相親二公化為土嗜酒不失真予今委脩短豈得恨
命也 二節 聞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珍上馬不用扶每扶必
怒嗔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盖代手才力老益神
青草洞庭湖東浮滄海濱君山可避暑況足采白蘋子豈
無扁舟往復江漢津我未下瞿塘空念禹功勤聽說松門
峽吐藥攬衣巾高秋却束帶鼓枻 一作栧 視清旻 三節 鳳池
日澄碧濟濟多士新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上有明哲
君下有行化臣 四節

飄飄輕虛貌飄飄若埃塵猶所謂輕塵棲弱草也蘇鄭
蘇源明鄭虔也禮記儒者有席上之珍青草洞庭二湖
名在岳州君山在洞庭湖心澄碧喻朝廷清明○此寄
薛璩述已老病欲去蜀未能羡薛之健當適意勝遊且
勸其乘時出仕也范分四節首言人之生命不常今我

與子俱老矣乃不能及時為樂而多苦辛雖為尚書郎
不及為村野人時也次言憶昔為村野人之樂不讓公
侯而歎世亂未已我輩本合常貧故君久客荊州我亦
留滯蜀土又自述卧病之久追言病原由于當年與蘇
鄭飲酒太過彼二人者俱已死矣我今以壽之脩短且
皆委于天豈得復恨命也乎又次羨薛之老而益壯
當往來洞庭君山佳勝之處以暢其懷不當鬱鬱久客
荊州也我今甚欲去蜀未能即去稍待高秋體快亦當
遂此意耳末言朝廷清明登崇多士我病不能起周薛
君強健便當速起出仕盖上有明哲之君下有行化之

臣不可失此機會也或問公既言尚書郎不及為野人矣却又勸薛乘時出仕者何耶夫謂為郎不及野人者為其不能行志也苟可以行志此實君子之遑遑者又何惡於仕焉

詠懷古跡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明妃即昭君紫臺漢宮名朔漠胡地也青塚昭君死葬胡地多白草其塚獨青號曰青塚琵琶胡樂昭君入胡常彈之以寄恨名昭君怨○此有感於昭君古跡而詠也首二句言山水鍾聚此地秀生明妃故名其村者尚未泯也中二聯則叙其去漢宮而遠嫁死胡地而不返使後人徒依稀乎識畫圖之面而想像其歸環珮之魂斗末乃深致夫哀悼之意時肅宗以少女寧國公主下嫁回紇公主臨別之語聞者酸心公故借明妃之事以哀之○綖按代宗又嘗以僕固懷恩之女號崇徽公主將回紇歐陽文忠公詠其手痕云故鄉飛鳥尚啁啾何況悲笳出塞愁青塚埋魂知不返翠崖遺跡為誰留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行路至今空歎息巖

花野草自春秋朱文公謂玉顏肉食一聯以詩言之第一等詩以議論言之第一等議論夫文公非但為詩評也亦重傷中國失其體故有契於歐公之作耳夫以堂堂帝王之尊乃捐所愛為腥膻犬羊之配謀之不臧一至於此獨謂國有人乎今觀杜歐二公之詩千載之下真有餘悲云

秋興八首 大曆二年秋夔州作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蕭森清蕭貌江謂巫峽塞謂巫山兼天湧接地陰又舉蕭森之甚者言之也兩開謂兩秋也他日前日也一繫猶言純繫也○前四句景中含情乃秋興之端後四句情中寓景乃秋興之實五六已盡其羈旅之情末二句則無衣之懷愈至矣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南斗吳楚分近夔州公詩桂席上南斗是也宜都山川記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漢張騫奉使西

域或傳其八月乘槎畫省香爐尚書郎居粉署有侍女執香爐以從謂己爲省郎也伏枕臥病也山樓夔城樓也粉堞即今女墻以粉飾者也笳胡人捲蘆葉吹之似觱篥而無孔○此承上篇末句而因有感夔之暮景也以落日起興聽猿應首句夔府而言奉使應次句京華而言古傳猿鳴三聲下淚今我則實下矣古傳奉使八月乘槎今我則虛隨矣畫省句又以京華言山樓句又以夔府言蓋聽猿悲笳皆落日時景也結聯請看已映四字極有味蓋以月應落日而言謂方日落而遽月出繞臨石上而已映洲前光陰迅速如此人生幾何豈堪久客羈旅耶其感深矣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汎汎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江樓謂西閣翠微山色也再宿曰信匡衡漢元帝時上疏言日食地震之變上說之遷爲太子少傅劉向宣帝時徵受穀梁春秋講論五經於石渠五陵皆豪貴所居○此又及夔之朝景也乘朝景之清日坐江樓因即所見而感漁人燕子得其適遂嘆其亦嘗如匡衡抗疏而我之心事則違矣彼同學少年今多貴顯而乘肥衣輕

於五陵間我何爲獨寂寞於此地哉一說同學學習之同者也蓋當時新進少年必自爲一種學習以趨時好而取貴顯若公之素學與彼正自不同殆謂之昔之人矣然彼自貴顯爾吾亦安能變所學以從之乎又一說公謂與我少年同學之人今多不賤彼其得志於五陵豈復念我故人之飄泊耶三說不一前說較平實

聞道長安似奕棊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似奕棊言變故不常也直北謂隴右關輔之間征西言當時西有吐蕃之亂諸道節度使無一人救援者朝廷遣使敦喻竟不至鄜道元水經云魚龍以秋日爲夜故國即指長安○前三首皆以夔州言此以下遂及長安之事故以聞道發之三四一聯即似奕棊者五六言西北二方兵戈不解此長安所以似奕棊也末見秋與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蓬萊宮名即大明宮承露金莖即通天臺漢武帝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

之瑶池在崑崙之丘西王母所居漢武帝時王母來降函關在靈寶縣老子西遊紫氣浮函谷關雉尾以雉尾為扇也青瑣謂青瑣闥也點朝班謂為拾遺時也○此下四首皆承上篇末句有所思而言此則思故國之宮闕也言蓬萊宮對南山而起有承露之盤高在霄漢是以東西瞻望為仙人往來之地天子端拱於雲日間以受群臣之朝恍然上帝之居也斯地也我昔嘗幾回厠於朝班矣今一卧滄江徒驚歲晚安能復到耶所以深致其戀闕之懷也三四一聯乃楚詞寓言之意以見宮闕之地真為仙居耳蓋因蓬萊露盤起興舊註謂譏其慕仙老誤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瞿塘峽在夔州曲江在長安玄宗廣花萼樓築夾城入芙蓉園故謂之通御氣也入邊愁謂吐蕃之陷也黃鵠珠繡作黃鵠文歌舞地指曲江也公樂游原詩近水低回舞袖翻緣雲清切歌聲上是也秦中古雍州之域周秦漢隋皆都焉○此思故國之曲江也言峽口之地遠達曲江同一秋色矣然此曲江之地通於禁籞今乃為

裔夷所陷因憶盛時游幸其舟則有珠簾繡柱以圍黃鵠綿纜牙檣驚飛白鷗回望此歌舞之地真為可惜蓋此地乃古帝王之都所以紛華盛麗甲於天下也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迴四十里漢武帝欲征昆明為其地有滇叉多年池乃作池象之以習水戰其左右有二石人作牽牛織女以象天河又刻石為鯨相傳每至雷雨鯨嘗鳴吼鬣尾皆動菰一名蔣秋實乃凋黑米鳥道者惟鳥可過也江湖謂瀟湘洞庭漁翁公自謂也○此思故國之昆明池也言昆明池作於漢武以習水戰其旌旗如在眼中故織女石鯨之象宛然猶在斯時也菰沉雲黑蓮墜粉紅想見其秋晚之景又如此因嘆流落天涯道路遼阻但隨江湖之處作一漁翁耳豈能歸見此地哉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渼陂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昆吾地名御宿川名乃長安至渼陂所經之地逶迤回

遠觀紫閣終南山之別峰所謂半陂以南純浸山者也晚更移言忘歸也氣象指山水之氣象干者言其綵筆之作氣凌山水也公昔有渼陂行及城西泛舟等篇○此思故國之渼陂也言適渼陂之路浸渼陂之山今自皆在而我乃不得復游其地也因憶其景物之麗及游人之盛如此我昔綵筆之作曾干其氣象以與山水爭奇今白頭吟望苦爲低垂而不能忘也○按秋興八首皆雄渾豊麗沉着痛快其有感於長安者但極言其盛而所感自寓於中徐而味之則凡懷鄉戀闕之情慨往傷今之意與夫夷狄亂華小人病國風俗之非舊盛衰

之相尋所謂不勝其悲者固已不出乎言意之表矣卓然一家之言嬰然百世之上此杜子所以爲詩人之宗仰也

寄韓諫議注 大曆二年作

韓諫議注直言天下事貶岳陽注適遊君山棄人間事將爲長往之計公思之故有是作

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牀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霜玉京群帝集北斗或騎麒麟翳鳳凰芙蓉旌旗烟霧樂影動倒景搖瀟湘星宮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傍似聞昨者赤松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餐楓香周南留滯古莫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美人胡爲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

岳陽在巴陵有君山洞庭之勝美人指韓注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日光在下曰倒景裴航遇仙飲瓊漿漢張良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壺公令費長房噉溷臭長房色難之太史公留滯周南之地南極老人星見主壽昌○此詩宗楚騷多托意茫昧觀者當以意會首言我思岳陽而不得去韓君方隔秋水濯足洞庭之闊以望八荒之遠其去就分明適當時晦遂托意仙境以

狀其高蹈之趣言諫議恐是韓之張良嘗輔君以治世至今獻納之心未忘而憂時之志猶切蓋國家成敗吾豈敢忘但溷濁之祿不可食不得已而潔身此地也然其竄流遠方雖可惜而其全身保壽亦爲得也求復申已思韓之意欲貢之玉堂蓋如韓之直言利國終當置之廟堂之上而不可棄之外地也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大曆二年秋夔州作

忽忽峽中睡悲風方一醒西來有好鳥爲我下青冥羽毛靜白雪慘淡飛雲汀既蒙主人顧舉翮唳孤亭持此凡佳士及此慰揚舲清文動哀玉見道發新硎欲學鴟夷子待

勸無山銘誰重斬郅劍致君君未聽志在麒麟閣無心雲
母屏車氏近新寡妻家朱門爲相如才調逸銀漢會雙星
客來洗粉黛日暮拾流螢不是無膏火勸郎勤六經老夫
自汲澗野水日冷冷我嘆黑頭白君看銀印青卧病識山
鬼爲農知地形誰矜坐錦帳苦厭食魚腥東南兩岸坼橫
水注滄溟碧色忽惆悵風雷搜百靈空中右白虎赤節引
娉婷自云帝里女噀雨鳳凰翎襄王薄行跡莫學冷如丁
千秋一拭淚夢覺有微馨人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熒丈人
但安坐休辨渭與涇龍蛇尚格鬭洒血暗郊坰吾聞聰明
主治國用輕刑銷兵鑄農器今古歲方寧文王日儉德俊

又始盈庭榮華貴少壯豈食楚江萍
忽忽昏忘狽揚舲行舟也慰者言薛以所贈慰其行舟
蓋公將出峽也發新硎見前註范蠡避吳浮江湖變名
姓爲鴟夷子後漢竇憲大破匈奴勒功燕然山漢陳湯
斬郅支單于於康居漢鄭弘爲太尉時舉第五倫爲司
空班次不順上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臨卭富人
卓氏有女文君新寡以司馬相如有逸才遂相合洗粉
黛用孟光事拾流螢用車胤事銀印青以銀青期之漢
百官志郎官給錦帳齊客馮驩歌曰長鋏歸來兮食無
魚此聯公自言不欲爲工部郎在嚴武幙下意碧色天

色也風雷喻號令搜百靈喻求賢也右白虎西方神也
地在西故耳帝里女公蓋自況爲長安人也鳳凰取其
相匹之意噀雨用神女事此句意謂君臣相遇膏澤可
下於民也遼東華表鶴言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
今來歸莫學莫不學也千秋以丁鶴言夢覺以襄王言
○此酬薛判官見贈而作忽忽至勤六經二十六句爲
一節皆酬薛之辭首以好鳥比薛之佳士因羨其所贈
之文辭理兩佳欲學范蠡歸休當待功成
之後此必薛贈文中自述意也誰重二句言世無知薛
之才而別薦之者故不爲君用也志在二句言薛志在

立功非圖大位也卓氏以下八句叙其新得賢婦老夫
至有微馨二十句爲一節因薛得賢婦嘆已親自採汲
且衰老病貧雖嘗爲郎而食魚非其所欲盖其心在歸
朝故也東南以下即江水赴海之急以況已心趨朝之
切又托峽中神女之事以比君臣相遇之道千秋一句
言其相遇之踈夢覺一句伸其眷君之意人生至篇末
十四句爲一節承上相遇之踈而言人生自有真遇若
兩心相感則銘如金石故謂薛丈但靜以俟之不須分
別清濁也韓退之有云昔殷之高宗得良弼於宵昧孰
左右者爲之先信天同而神比及時運之未來或兩求

而莫致蓋亦此意云云其曰軽刑曰倹徳雖美代宗其實憂其尚小節而昧大機也蓋撥亂世反之正必須有智勇之才非煦煦之恩孑孑之義所能辦也按此篇文多難曉今姑以臆見解之尚俟知者訂焉

昔遊（舊編乾元二年秦州作范公編為大暦二年夔州范近是）

昔謁華蓋君緑袍崑王脚人棺巳上天白日亦寂寞暮升良岑頂巾几猶未却弟子四五人入来淚俱落余時遊名山發軔在遠壑良覿違夙願含悽向寥廓林昏罷幽磬竟夜伏石閣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晨溪響虛駛歸徑行巳昨豈辭青鞋胝悵望金匕藥東蒙赴舊隱尚憶同志樂伏事董先生於今獨蕭索胡為客關塞道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雖悲鬒髮變未憂筋力弱杖藜望清秋有興入廬霍

華蓋山在伊洛間神仙傳昔周王子喬養道於此後昇仙號華蓋君天降玉棺于堂上喬遂沐浴卧其中由是尸解發軔車初發也良覿嘉會也（離騷朝發軔於蒼梧謝靈運詩引領冀良覿）王喬即謂華蓋君又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浮丘公接上嵩山後告桓良曰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至山頂舉手謝時人而去駛疾也胝足病也東蒙魯山名元逸人舊隱處（公詩故人昔隱東蒙峯）董先生京威即衡陽董鍊師鬒黒髮也廬山在九江霍山即衡山在衡陽○此公追憶昔游梁齊間謁華蓋會道流之事而嘆今客關塞久負求道之心末言雖巳老尚欲入名山以遂初志焉其間所叙皆想象遇真之意非真有其事也

虎牙行（大暦二年作虎牙灘名）

秋風欻吸吹南國天地慘慘無顏色洞庭揚波江漢迴虎牙銅柱皆傾側巫峽陰岑朔漠氣峯巒窅窕溪谷黒杜鵑不來猨狖寒山鬼幽憂雪霜逼楚老長嗟憶炎瘴三尺角弓兩斛力壁立石城横塞起金錯旌竿滿雲直漁陽突騎獵青丘犬戎鎖甲聞丹極八荒十年防盜賊征戍誅求寡妻哭遠客中宵淚沾臆

欻吸吐吞貌銅柱亦灘名狖猿類石城夔州地名青丘内地屬洛陽丹極宸極也○此因秋風之起天地肅殺山川晦冥人物蕭條而發精胡虜平陵而猶志兵戈不休賦斂方急哀民生之無聊也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四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五

高郵張綖
男守中校刊

大曆年間所作

刈稻了詠懷 大曆二年作

稻穫空雲水川平對石門寒風疎草木旭日散鷄豚野哭
初聞戰樵歌稍出村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

三四寫刈稻了景畫復不及點出寒風旭日尤妙後四
句感懷以緩語說深悲

寫懷二首 大曆二年冬夔州作

勞生共乾坤何處異風俗冉冉自趨競行行見羈束無貴
賤不悲無富貧亦足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鄙夫到巫
峽三歲如轉燭全命甘留滯忘情任榮辱朝班及暮齒日
給還脫粟編蓬石城東采藥山北谷用心霜雪間不必條
蔓綠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獨達士如弦直小人似鉤曲
曲直吾不知負暄候樵牧

老子曰太上貴我以德勞我以生冉冉猶紛紛也行行
猶類類也無貧賤不悲二句言貧賤富貴者皆勞其生
鄙夫公自謂也轉燭言疾也朝班即朝貫如嚴武高適
之流脫粟麤米也石城夔州地名 瞿塘石城草蕭瑟 謝靈運詩

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後漢童謠云直如弦死道邊
曲如鉤封公侯○此詩有安命樂天之意首八句言舉
世人情以起其端下乃寫其懷也言人生天地間為形
役而勞其生者處處皆然因言勞生之故萬古之人皆
死於形役而悲懽于得喪者方未已也鄙夫以下言我
到巫峽倏爾三歲幸得全生豈復更恨留滯亦且忘情
榮辱一聽於天矣賴朝班故人念及暮齒足供粗飯度
日之資結茆采藥託興用心霜雪之間不必條蔓之綠
見其幽獨也此非故為是安排實順吾幽獨其靜之心
耳蓋反謝靈運詩意末又云是非兩忘寄情樵牧則其

順幽獨者益至矣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日已出群生
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為私實天寒行旅
稀歲暮日月疾榮名忽中人世亂如蟣虱古者三皇前滿
腹志願畢胡為有結繩陷此膠與漆禍首燧人氏厲階董
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放神八極外俯仰俱蕭瑟
終契如往還得匪合仙術

中人猶九辨薄寒中人之中滿腹食飽也滿腹志願畢
即所謂飽則棄餘也燧人氏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董
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此詩有厭煩囂而思清靜

之意首四句興也言夜而忽旦群生庶類暫息而復動
以營其生我亦不能免此然天寒歲暮行人息矣流光
疾矣胡為而擾擾不已耶良以世人為榮名所中紛紛
乎逐於欲者如蟣虱之吮血然而誰能免之因思太古
之時淳風洎穆一飽之外無他求斯時也希希夷夷胡
思胡為而亦胡有乎榮名之中人也迨夫有結繩之政
混沌死而智巧出人心陷溺于榮名遂如膠漆之不可
解時則禍首於燧人之熟食厲階於董狐之直筆盖利
源開而嗜欲之心生于是有貪夫殉財者矣名教立而
是非之端起于是有烈士殉名者矣率天下之生而死
之不謂之禍首厲階也乎且吾何以罪燧狐然哉君看
燈燭一張飛蛾轉客則趨競之招法之察察者實為之
也若相忘於昏黑之地蛾亦胡由喪其生耶夫太古遠
矣不可復矣吾將放神於八極之表超脫塵累惟澹泊
寂寞是居終契乎造化如往還者是雖不見太古之風
其亦有合無欲之仙術也耶前篇處困而亨得聖賢之
餘矩此篇返淳遺智乃莊老之玄談蓋達人厭世而放
言往往如此觀者勿以辭害意也

白帝城樓大曆二年

江度寒山閣城高絕塞樓翠屏宜晚對白谷會深遊急急

能鳴鴈輕輕不下鷗夷陵春色起漸擬放扁舟
五六狀樓之高末二句欲乘春以出峽也

哭李尚書大曆三年作

李尚書之芳也唐宗室

漳濱與蒿里逝水竟同年欲挂留徐劍猶迴憶戴船相知
成白首此別閒黃泉風雨嗟何及江湖涕泫然修文將管
輅奉使失張騫史閣行人在詩家秀句傳客亭鞍馬絕旅
櫬網蟲懸復魄昭丘遠歸魂素滻偏樵蘇封葬地喉舌罷
朝天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
劉公幹詩余嬰沉痼疾竄身清漳邊田橫挽歌有薤露
蒿里挂劍季札事迴船王子猷事世言顏回卜商為地
下修文郎管輅三國魏人漢張騫奉使西域之芳嘗使
吐蕃被留二年故以為比復魄即復土也昭丘楚地素
滻長安水名尚書君之喉舌也楚辭王孫遊兮不歸春
草生兮萋萋

移居公安山館大曆三年作

公安縣屬江陵府

南國晝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遠宿雲端山鬼
吹燈滅厨人語夜闌雞鳴問前館世亂敢求安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大曆三年作

神仙中人不易得顏氏之子才孫標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公自注顧況吳人）君不見西漢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為君掃是日霜風凍七澤烏蠻落照銜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感君意氣無所惜一為歌行歌主客

晉王公人稱其為神仙中人楚地有七澤蜀嶲州嶲山地接烏蠻部嘉魚有赤壁揚惲歌醉後耳熱主客主指顏少府客謂顧八與己也歌主客者歌其相得也

官亭夕坐戲簡顏十少府（大曆三年作）

南國調寒杵西江浸日車客愁連蟋蟀亭古帶蒹葭不返

青絲鞚虛燒夜燭花老翁須地坐細細酌流霞

青絲鞚言顏之乘騎也○調寒杵則秋已晚矣浸日車則景將暮矣客愁連於蟋蟀而此亭之古遙帶蒹葭可一坐也此四句言官亭夕坐以下乃調顏少府不來遂欲地坐細酌以待之蓋必邀其至也故題曰戲簡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鈞（大曆三年作）

衛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雅量涵高遠清襟照等夷平生感意氣少小愛文辭河海由來合風雲若有期形容勞宇宙質朴謝軒墀自古幽人泣流年壯士悲水烟通徑草秋露接園葵入邑豺狼鬬傷弓鳥雀饑白頭供宴語烏几伴樓遲交態遭輕薄今朝豁所思

雅量以下六句申不易得形容至篇終申汝知之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是年秋晚公遷居公安作）

公安江陵屬縣少府縣尉也

逍遙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別筵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首各風烟

韋夐濟於勢利周文帝號之曰逍遙公又唐韋嗣立中宗亦封逍遙公世稱為小逍遙公以別夐○首二句稱韋之世賢而惜其別三四則於別後望其以書慰己而

且欲其自謹謂其詩雖佳不必廣傳也蓋詩之道有美刺焉而必及時事如不得乎溫柔敦厚之教殆將有種豆種桃之旣即不然亦取時忌蘇子瞻好以詩刺譏之者曰西湖雖好莫吟詩柳子厚送劉禹錫云直以慵疎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公慮韋之疎也故為此語以戒其愛之也至矣後四句則又述其所以惜別者乃因時危身老之故而重為感傷焉

公安縣懷古（大曆三年作）

野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寒天催日短風浪與雲平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

首二句以言其地三四以言其時五六賛俯與蒙結聯懐古含情者令洒落飛騰之情

贈虞十五司馬（大暦三年作）

遠師虞秘監（公自注世南）今喜識玄孫形象丹青逼家聲氣宇存淒涼憐筆勢浩蕩問辭源爽氣金天豁清談玉露繁佇鳴南嶽鳳欲化北溟鯤交態知浮俗儒流不異門過逢連客位日夜倒芳樽沙岸風吹葉雲江月上軒百年嗟已半四座敢辭喧書籍終相與青山隔故園

金天即秋天董仲舒有玉盃繁露劉公幹詩鳳凰來南嶽徘徊孤竹根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

名為鵬蔡邕以王粲有異才吾家書籍盡當與之○前十句羨虞十五有乃祖世南之風必將顯於當世後十句言已與十五交契之情

憶昔行（大暦三年作）

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辛勤不見華蓋君艮岑青輝慘么麽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回頭五步坐秋山眼冷魂未歸仙賞心違淚交墮弟子誰依白茅屋盧老獨啓青銅鎖巾拂香餘擣藥塵階除灰死燒丹火玄圃滄洲莽空闊金節羽衣飄婀娜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松風澗水聲合時青兕黃熊啼向我徒然咨嗟撫遺跡至今夢想仍猶左祕訣隱文須內教晚歲何功使願果更討衡陽董煉師南遊早鼓瀟湘柂

小有洞在河東王屋山（大天之內有玄中洞天三十六所第一王屋山之洞名曰小有清虛之天）華蓋君周王子喬也（華蓋山名在伊洛間王子喬養道于此後升仙號華蓋君）艮岑即華蓋祠之所么麽細小貌玄圃滄洲皆仙境婀娜舒遲貌討尋也煉師董京處也瀟湘二水在衡陽之地○此追憶小有洞時衡洪濤過輕舸及至其地不逢華蓋君惟見艮岑青輝之小耳山壑幽絶使我眷戀不已望之極不見君來感之切淚為交墮弟子盧老啓鎖開祠覽其擣藥之塵猶餘巾拂燒丹之灰尚在階除思

慕精誠之至乃見君之来降恍忽乎仙境空闊其金節羽衣之儀飄動容與而閃映於落日初霞之際倏忽往来殊無方所既而神去但聞松風之響青兕黃熊之啼於是咨嗟撫其遺跡至今夢寐猶為想見然我果其願乎遂欲南尋衡陽董煉師以俟之意謂華蓋君不可見矣得見斯人亦可也○此詩雖是托意方外然公少遊齊趙所謂小有洞者要必嘗至其地與夫無勞董煉師亦必真有其人故昔遊幽人等作往往思之非虛語也劉須溪盡以為夢說過矣

歲宴行（大暦三年作）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雲中漁父天寒網罟凍莫徭射鴈鳴桑弓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太傷農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柚茅茨空楚人重魚不重鳥汝休枉殺南飛鴻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鉛錫和青銅刻泥為之最易得好惡不合長相蒙萬國城頭吹畫角此曲哀怨何時終

長沙郡雜有夷獠名曰莫徭自言先祖有功常免其徭杼柚織具也唐制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泥刻刻泥為錢模也○此感歲暮小民不得其生而作蓋以上之政廢而重以兵革之不息也米賤闕軍食米貴太傷農是歛法之無備也達官厭酒肉小民空杼柚是上下之無經也鬻男女還租庸是徵賦之苛急也銅和鉛錫好惡相蒙是禁令之廢弛也上失其政下無以養當此歲窮之日網罟凍而事射鴈難乎其為生矣且天下兵難未息角聲哀怨何時而終也重傷之也

幽人大曆三年冬在岳陽作

此篇可與昔游詩並看

孤雲亦群遊神物有所歸靈鳳在赤霄何嘗一來儀往與惠詢輩中年滄洲期天高無消息棄我忽若遺內懼非道流幽人見瑕疵洪濤隱笑語鼓枻蓬萊池崔嵬扶桑日照耀珊瑚枝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嚥漱元和津所思烟霞微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五湖復浩蕩歲暮有餘悲

神物龍也書鳳凰來儀鳳凰靈鳥有道則見賈誼賦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今遇世亂故在赤霄而不來儀也惠詢晉惠遠許詢也唐史拾遺作惠昭荀珏未見所據滄洲神仙之地珊瑚枝謂幽人容也楚辭有東皇太一中黃經服元和註謂嚥津液○此思昔日交游道流而作首四句比也言龍亦嘗與孤雲群遊然神物終為隱去靈鳳恍在天上何時一見耶以比昔與交游幽人今不得見內懼我非道流故不為幽人所取因想像其遠隱於海外蓬萊之境玉貌朱顏朝映扶桑之日風帆翠蓋暮把東皇之衣鍊形秘跡不與世通若四皓之流局促商山之芝而為人所知名者未足稱也夫幽人既我棄我又在五湖之地茫茫然無所招尋嗟跎歲暮空有餘悲也豈厭世囂而有出塵之思歟抑真有其人而欲往從之歟

示宗武大曆三年作

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試吟青玉案莫羡紫羅囊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

稽紹新解覔句稍知音律王渾阿戎年小漸解滿床摊書晉謝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叔父安焚之嵇康顧子紹曰阿紹明年共我長矣吾甚喜爾成人曾參以晉名滸夏以文學名而參竟傳一貫之道以升聖人之堂可見學者在志道不在文藝也○此公示宗武以聖賢之正學

登岳陽樓大曆三年作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是時吐蕃入寇京邑故有戎馬之句此詩百代詩人所

共推服無他以實氣對實景寫實情爾氣有餒者欲不言襲取終不能欺人

祠南夕望大曆四年作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

百丈牽船纜也屈原九歌山鬼篇云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三四言其地勢之曠遠五六言其物色之濃麗此皆所謂清絕者也是地也徒為遷客羈人之所遊此萬古所以一長嗟者極有含蓄

遣遇大曆四年春自潭州之衡州作

磬折辭主人開帆駕洪濤春水滿南國朱崖雲日高舟子廢寢食飄風爭所操我行匪利涉謝爾從者勞石間采蕨女鬻菜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聞見事畧同刻剝及錐刀貴人豈不仁視汝若莠蒿索錢多門戶喪亂紛嗷嗷奈何黠吏徒漁奪成逋逃自喜遂生理花時甘縕袍

磬折曲腰也朱崖即潭州丹崖也左傳刀錐之末○此因途間所見傷民遇世亂困于橫征莫遂其生也首八句言發潭適衡之事舟子四句言飄風不利極操舟之勞乃已命也不利於涉累及舟子故謝之也石間至篇末因途中見採蕨女之事言小民為官曹刻剝秋毫不

遺處處聞見皆同在上之人豈不仁乃以汝若莠蒿而必欲鋤去之盖以遭時喪亂征求多門又為黠吏漁奪以致逃亡不能遂其生理耳因自喜比此輩猶為遂其生理得覩花時之樂故甘心縕袍之賤也上言所遇末二句言遣遇

詠懷大曆四年春衡州作

人生貴是男丈夫重天機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為嗟予竟轗軻將老逢艱危胡雛逼神器逆節同所歸河洛化為血公侯草間啼西京復陷沒翠蓋蒙塵飛萬姓悲赤子兩宮棄紫微倏忽向二紀姦雄多是非本朝再樹立未及貞

覲時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有司高賢迫形勢豈暇相扶持
疲旅苟懷策棲屑無所施先王實罪己愁痛正謂茲歲月
不我與蹉跎病於斯夜看豐城劍氣一作回首蛟龍池齒髮
已自料意深陳苦辭
莊子榮啓期曰人之所貴者男子幸得之天機謂天時
之機會胡雛指安祿山書堯崩百姓如喪考妣悲赤子
即謂有考妣之悲也兩京玄宗肅宗紫微帝垣也姦雄
指李林甫陳希烈元載之徒本朝謂代宗疲旅公自謂
也棲屑棲遲瑣屑也先王罪己謂肅宗嘗下詔痛自刻
責公詩恐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此詩公自述逢時

不辰不得行其志也首四句言人生貴作丈夫而丈夫
者又必重時之機會蓋未達善其一身將以得志行其
所爲而得志非遇時不可故重天機也嗟予以下言我
所以終不得行其志者則以逢時艱危之故蓋自祿山
之變逆節之臣與之同歸一叛胡倡之衆逆華附之遂
使生靈血于河洛公卿啼於草間京都陷沒天子出奔
甫及反正又值萬姓有赤子之悲兩宮一時殂落討自
李林甫當國棄士蔽賢姦雄相繼多有是非倏忽二紀
於茲當是時雖欲行所爲得乎此則在先朝不得志之
故也及今上即位立綱振紀庶幾中興之會然其治平

尚未及貞觀之世日給軍儲上下督責高賢迫於形勢
將自救之不暇豈遑薦拔幽潛扶持同類是以我疲旅
誠懷匡時之策棲屑無所施之世未寧謐民未安生此
先帝所以下罪己哀痛之詔者正爲此爾是又可以行
其所爲乎此則在今朝不得志之故也以茲二故歲月
不留遂蹉跎老病於遐方矣然而志士暮年壯心不已
夜看龍劍未銷牛斗之光回首蛟池尚有風雲之意素
志氣雖在齒髮已衰自料無能爲矣委曲之衷所難盡
者惟陳此苦辭耳○抑余嘗有感於杜公天機之說曰
嗟乎道不勝時也久矣得其天機尋常可以樹立非其

天機賢哲不免沉淪故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
基不如待時王荆公有云志士無時亦少成中才隨世
就功名不其然哉不其然哉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五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六

高郵張綖

男守中校刊

大暦年間所作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赴廣州 大暦四年作

李御史大人勉也鄭惠王之曾孫故詩内稱曰
王孫

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日月
籠中鳥乾坤水上萍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

斧鉞御史所持記曰諸侯賜斧鉞然後殺南斗南國之

星 公詩掛席上南斗 首聯見李以御史大夫持節赴廣三言其
威望之流播四言其文才之卓絶後四句乃自述言我
之度日月也局促如籠中之鳥我之在乾坤也浮流如
水上之萍遂呼李告之曰王孫丈人行乃見我之垂老
飄零也盖垂老字應五句飄零字應六句舊註以後四
句為傷李者非是豈有斧鉞樓船如此威風而謂之飄零

望嶽 大暦四年春晩自衡之潭作

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歘吸領地靈鴻洞半炎方邦家
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狩何寂寥有虞今則亡洎吾隘世
網行邁越瀟湘渴日絶壁出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峯尊峯
峯次低昂紫盖獨不朝爭長嶫相望恭聞魏夫人群仙夾
翺翔有時五峯氣散風如飛霜牽迫限脩途未暇杖崇崗
歸来覲命駕沐浴休玉堂三嘆問府主曷以賛我皇牲璧
忍衰俗神其思降祥

南嶽衡山在衡州朱鳥南方七宿秩禮謂牲帛祝號之
禮秩如五嶽視三公也歘吸鴻洞見其精氣廣遠書君
陳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舜典歳二
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五月南巡狩至於
南嶽如岱禮五峯祝融紫盖天柱石廪芙蓉也嶽之諸
峯皆朝于祝融獨紫盖一峯勢轉東去嶫山峻貌晉魏

舒之女幼好神仙嘗有四仙人降之盡傳其秘術壽終
封南嶽夫人治南嶽玉堂嶽廟堂也○此因望南嶽感
祀禮不舉而作言南嶽配天宿朱鳥以鎮南方禮秩之
祀在百王已然矣邦家用祀典而舉祀盖欲達至治于
神以明德感通非在黍稷馨香也自後世巡狩不行故
有虞望秩之禮今則不舉矣洎吾以下公述其過衡望
嶽之事祝融四句言南嶽之形勢恭聞四句言南嶽之
靈異牽迫至篇末言我此行迫于長途程限未暇登高
細覽待歸来之日齋戒以休玉堂問衡州府主何以賛
吾皇之治盖國之大事在祀諸侯祀山川職也忍如衰

俗不脩祀典乎苟以牲璧禮神神其思降福祥以惠此一方人矣○按易之萃渙王假有廟享帝立廟言萃天下之渙莫先于祀帝王之禪代周召之營都皆首舉祀事其謂祭無益擾竊牷牲者則亡國之昏也蓋禮法治人於昭昭之際禋祀感人于默默之中其治也有涯其感也無涯故言治民者先神不特祈報而已孔子祭必如在謂鬼神德盛誠不可揜又曰知其義者治國如視掌乎吁其旨微矣杜公此作其有見於茲乎

次空舲岸 大曆四年自潭適衡所經

湘水縣有空舲峽

沄沄逆素浪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檝遲得盡所歷妙空舲霞石峻楓栝隱奔峭青春猶無私白日亦偏照可使營吾居終焉託長嘯毒瘴未足憂兵戈滿邊徼嚮者留遺恨恥為達人誚迴帆覬賞延佳處領其要

沄沄浪紋也落落曠遠意奔峭峻石也○此言舟行從容得覽空舲山水之佳遂有營居終焉之意末四句言向者奔馳道路無暇覽勝而有遺恨恥為達人所誚尚待自衡州回日更覬賞延此地佳處而領其要也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大曆四年夏四潭州作

白日照舟師朱旗散廣川群公餞南伯肅肅秩初筵鄙人

奉末眷佩服自早年義均骨肉地懷抱罄所宣盛名富事業無取愧高賢不以喪亂嬰保愛金石堅計拙百寮下氣蘇君子前會合苦不久哀樂本相纏交遊颯向盡宿昔浩茫然促觴激萬事 一作百慮 掩抑淚潺湲熱雲集曛黑闕月未生天白團為我破華燭蟠長烟鵾鷄催明星解袂從此旋上請減甲兵下請安井田永念病渴老附書遠山巔

道州南邦也州長曰伯白團謂扇也鵾鷄鳥名明星啓明星也俗謂之曉星○首四句言群公於湘江餞裴公儀從之盛鄙人以下公自叙家裴眷遇之久知契之深然裴公盛名富於事業我則無可取而徒愧高賢之知也裴乃不以我嬰喪亂之故變其初心保而愛之始終一致殆如金石之固是以我雖計拙百寮之下而得氣蘇君子之前但會合不久而又相別斯乃哀樂相纏之理無可柰何因念舊遊颯然向盡有如裴公知己茲又別去故促觴感動百慮不覺淚下潺湲也斯時也暮著方集缺月未生舟中則有白團之扇以破著月華燭之光以代月及鷄聲催曉然後解袂回旋夫臨別有贈言之道我感裴公知遇何以贈之上請其減兵甲下請其安井田而已蓋兵貴精不貴多若汰而精之足兵之道也兵甲減使民得安于田畝秉時耕作足食之道也二

者舉治道備矣末二句則祝裴公別後寄書以慰其衰老焉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渙侍御

大曆四年作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暄問泛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作窮途哭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倚崑山玉撥棄潭州百斛酒蕪沒瀟岸千株菊使我晝立煩兒孫令我夜坐費燈燭憶子初尉永嘉去紅顏白面花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紫燕騄耳行甚速聖朝尚飛戰鬭塵濟世宜引英俊人黎元愁痛會蘇息夷狄跋扈徒逡巡授鉞築壇聞意旨頹綱漏網期彌綸郭欽上書見大計劉毅答詔驚群臣他日更僕語不淺明公論兵氣益振傾壺簫管黑白髮舞劍霜雪吹青春宴筵曾語蘇季子後來傑出雲孫比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市北有輿每聯袂郭南抱甕亦隱几無數將軍西第成早作丞相東山起烏雀苦肥秋粟菽蛟龍欲蟄寒沙水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部曲終日死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

張儀游說不得志謂其妻曰吾舌存足矣阮籍哭窮途

紫燕騄駬皆神馬名跋扈強梁貌逡巡遷延貌授鉞築壇皆任將之事晉郭欽上疏言徙戎晉武帝問劉毅曰我可方漢之何君對曰桓靈更僕更代其僕以時久也禮記孔子對魯哀公悉數之乃留更僕十世孫曰雲定王城漁商市皆在潭州漢陰有丈人抱甕灌畦南郭子綦隱几而卧大將軍梁冀作西第謝安起於東山○首六句言書雖多皆泛愛耳然我雖老尚有用世之心雖窮恥為窮途之哭也道州至燈燭言得裴道州書勝得珠玉至於花酒俱廢日悵望而夜忘寢情如此其篤也憶子至益振追言裴作尉時年方少美其才取富貴不難況值亂世正英雄進用之日以救民命以清虜寇假以威權則廢政可從而理矣又言其先見如郭欽剛直如劉毅主上聽其言不倦以其論兵而氣壯也傾壺至篇終則敘裴與公宴飲之樂傾壺則絲管復發少壯之興舞劍則霜雪忽生和煦之時筵次語及蘇侍御乃季子英裔我方僑居定王之城養病漁商之市卻蒙二君數來携手以共寂寞因勉其勿以圖富貴為心而以慰蒼生為念且令小人素食賢者退處兵難方殷戰士屢役此誠何時也故附書施州因示侍御若我之衰殘已難用世致君之責惟望二君早居要路奮發捐生以濟天下之難可也

奉送魏六丈少府佑之交廣 大曆四年冬潭州作

賢豪贊經綸功成空名垂子孫不振耀歷代皆有之鄭公四葉孫長大常苦饑衆中見毛骨猶是麒麟兒磊落貞觀事致君樸直詞家聲蓋六合行色何其微遇我蒼梧陰忽驚會面稀議論有餘地公侯來未遲虛思黃金貴自笑青雲期長卿久病渴武帝元同時季子黑貂弊得無妻嫂欺尚為諸侯客獨屈州縣卑南遊炎海甸浩蕩從此辭窮途仗神道世亂輕土宜解帆歲云暮可與春風歸出入朱門家華屋刻蛟螭玉食亞王者樂張遊子悲侍婢艶傾城綃綺輕霧霏掌中琥珀鍾行酒雙逶迤新歡繼明燭梁棟星辰飛兩情顧盼合珠璧贈於斯上貴見肝膽下貴不相疑心事披寫間氣酣達所為錯揮鐵如意莫避珊瑚枝始兼逸邁興終慎賓主儀戎馬闇天宇嗚呼生別離

鄭公魏徵也晉元帝幼時稽康異之謂人曰瑯琊王毛骨非常寶誌見徐陵曰此兒天上石麒麟也莊子車馬有行色蒼梧陰潭州地也漢武帝讀相如子虛賦飄飄有凌雲之氣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戰蘇秦說秦王不行黑貂之裘弊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後秦佩六國印歸嫂蛇行見秦秦問何故曰見季子位高金多耳黃金貴青雲期亦用蘇秦事輕土宜言不暇擇地李延

年歌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輕霧霏狀侍婢衣之輕靡星辰飛謂明燭之光也錯揮還當作揹揮王愷以珊瑚樹示石崇崇以鐵如意揮之應手而碎楚辭悲莫悲兮生別離○此贈別魏佑惜其賢豪之後抱長才而不遇也首四句言功臣子孫多不振見在上者缺崇德報功之典鄭公四句即言佑為魏鄭公四世孫雖少貧而毛骨自異猶有賢豪餘風非若寒門之子也磊落四句言鄭公事太宗直氣忠言宜其家聲振於天下而佑之行色乃如此之微也遇我以下言佑與己相會湖湘之地叙契濶後聽其議論有餘當取大爵而乃不遇故以相如蘇秦二子比之以見其早雖窮而終當達也尚為二句言佑不遇尚為諸侯之客屈於州縣卑官也南遊以下乃叙其之交廣而冀其早歸也出入朱門以下歷叙交廣貴豪之家其宮室饗用及媵妾侈靡之事佑此行將出入其門而見之也兩情四句言客若與彼兩情顧盼相合彼即不吝珠璧厚贈其所貴者在開心見誠而不相疑耳心事四句言貴者慷慨意氣豪縱如此始兼二句則公戒佑之辭言始雖兼彼逸邁之興終當慎吾賓主之儀為夷性不可測雖甚傾倒而亦易變也盜交廣遠於中國故其蠻俗豪侈如此自陸賈使南粵時

則已然矣觀今主官之家猶可見也末二句感佑遠適交廣因嘆遭世亂而人多生別離不特指佑也味嗚呼字有不盡嘆世之意然則佑此行亦以避亂而去歟

清明 大曆五年作

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寂寂繫舟雙下淚悠悠伏枕左書空十年蹴踘將雛遠萬里秋千習俗同旅鴈上雲歸紫塞家人鑽火用青楓秦城樓閣烟花裡漢主山河錦繡中風水春來洞庭濶白蘋愁殺白頭翁

殷浩既廢嘗以手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蹴踘秋千皆清明景物長安士女所尚韓昌黎所謂紅毬彩索是也今楚俗亦然故公思之春取榆柳之火無用青楓者用青楓蓋楚俗也病而越吟者人情之常也公既病矣覩異鄉之景物思故國之繁華阻洞庭風波之濶而不得歸安能不極其愁思也

白馬 大曆五年春潭州作

白馬東北來空鞍貫雙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近時主將戮中夜傷於戰喪亂死多門嗚呼淚如霰

主將謂崔瓘時為臧玠所殺○此因見白馬傷戰死之人也言白馬從東北而來但見一空鞍猶貫雙箭因傷其馬上之人不知何在矣此乃逝日主將為人所殺故

憤不顧身中夜傷於戰而死矣因傷斯世之人不幸遇喪亂或以逆胡或以群盜或以叛將格鬬而死者殆非一門遂嘆息哀悼淚下如霰也傷於祖孟子死傷勇字意作商於者謬

奉酬李都督表文早春作

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人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望鄉猶未已四海尚風塵

後四句述早春景物如此而我獨老病且風塵不得歸鄉其感興何如以終前悲早春之意

暮秋將歸留別湖南幕府親友 大曆五年作

水濶蒼梧野天高白帝秋途窮那免哭身老不禁愁大府才能會諸公德業優北歸衝雨雪誰憫弊貂裘

有才如子美而使之窮且老於土地大府諸公無以辭其責矣至於將衝雨雪而歸乃無有憫其貂裘之弊者竟羈死耒陽哀哉感綈袍之故人弔幽冥之良友其獨無愧乎

歸夢

道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寥偷生惟一老伐叛已三朝雨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遙夢歸歸未得不用楚辭招

雨急雲深江山幽暗故夢魂歸未得不用楚辭之招也

公嘗有云魂招不來歸故鄉此反前歌之言又是妙意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大曆五年作

長沙西岸有岳麓山蓋衡山之足岳麓寺道林寺岳麓書院皆在焉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爭盤紆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塔劫宮墻壯麗敵香廚松道清涼俱蓮花交響共命鳥金牓雙迴三足烏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飄然斑白身奚適旁此烟霞茅可誅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内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久為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興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與老夫

玉泉地名赤沙湖名阿彌陀經極樂國土常作天樂晝夜六時楞嚴經大力白牛食雪山香草蓮花漏名釋書有共命鳥二首一身金牓門額題名以金飾者也三足烏日中烏也交響雙迴謂瀉滴交響鳥語門字雙迴日光以狀二寺相並也宮墻謂岳麓書院松道荊州記麓山有夾道循松敵謂塔與宮墻其壯麗敵也壯麗敵以言佛儒一道也清涼俱以言寺境兩虛也海中有方丈蓬萊玄圃乃崑崙也茅可誅言可結屋也桃源在常德府橘洲洲名老宿高年僧也野客或作謝客謂靈運也性好遊山水何顒夢簿曰疑是周顒好奉佛嘗勸何胤食菜恐以出處誤姓宋公之問也有詩在寺壁○王泉至三足烏具述二寺之勝方丈至有餘則言仙境茫昧不若此二寺近而可尋遂有築室娛老之意至謂一重一掩之山皆其肺腑山鳥山花之物皆其兄弟其耽之也至矣末二句言題詩

同豆盧峯貽主客李員外賢子棐知字韵大曆五年作

煉金歐冶子噴玉大宛兒符彩高無敵聰明達所為夢蘭他日應折桂早年知爛熳通經術光芒刷羽儀謝庭瞻不遠潘省會於斯唱和將飢曲田翁號鹿皮

干將與歐冶子採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煉而為劍穆天子傳曰黃之澤其馬歕玉大宛國出善馬貫侯頌貌曰此吾宗大宛兒也一日千里亦可符彩猶光彩也子建七啓曰符彩照爛鄭文公妾燕姞夢天與己蘭而生穆公晉謝安戒約子姪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潘岳

賦以大尉掾寓直于散騎之省樂府有凰將雛曲田翁

公自謂

杜工部詩通卷之十六

先大夫著杜詩通十六卷嘉靖辛亥歲素菴先叔尹定海携行篋中會臨海舉人胡子重氏借錄及覲回胡亦出仕山東相繼淪沒原本遂失傳焉迨今二十年矣歲壬申不肖以職事分巡浙東歷台郡學諸生有胡承忠者揖而進曰此先大人所註杜詩也敢以獻諸行臺不肖且喜且悲有若神授者迺托進士張鳴鸞侯一麟正其魯魚之誤捐俸鋟梓竊惟詩之為教也尚矣非有關於世道民風即工且美無傳焉子美忠義根於天性平生以稷契自期先儒稱其有志於道故建議擬策灼見一代利害觀其所作自天

寶以迄於大曆凡懷鄉戀國之情慨往傷今之意與夫夷狄亂華小人病國民俗之非舊盛衰之相尋俱隱然於立意之表論者以為詩史信然哉有唐宗工首稱范楊仲弘編輯唐音詩家到今宗之猶不及李杜大家清江范德機先生批點杜詩共三百十一篇皆精深高古之什蓋欲合葩經之數悉有深意太史公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為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然則清江杜選其亦有志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者耶可謂嚴矣先大夫甫湖公髫齔即有志當世之務蚤年舉於鄉歷正德嘉靖

中涵揉不露與世異趣恥覔知己雅好古文詞感遇之情契於杜者獨深暇日取清江所選杜詩爲之註釋證事釋文悉加考究以會杜子之本意題曰杜詩通不肖敬受而讀之凡平日有疑於杜者皆煥然氷釋且知作詩之法如此其嚴也雖然子美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又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然則作詩者非以其辭而已矣顧所養何如耳觀者精思妙悟觸類而長之由先君之意而逆杜子之志以上遡三百篇之旨則是集之刻尚亦有裨於風教哉不肖敢敬述諸末簡

明隆慶壬申秋日不肖男守中含淚百拜謹識

杜工部詩通跋

憲伯裕齋夫子肅清海宇戢武之暇雅意綏文間出南湖公箋註詩通示鳴鸞曰此吾先大夫手澤也曩余未離定省仲叔官遊赤城謀梓是書尋失之嗣余購以百朋不獲今二十年矣適觀風其地偶校官弟子胡承忠者挾書以獻余經怪此事悲喜交集鳴鸞受讀拜手稱嘆曰夫詩追少陵颯颯乎幾於風雅頌矣顧訓故者自宋以來言人人殊竟不能一窺堂奧南湖公病之嘗喜范氏批選杜詩爲之考據歲月而辯其真贋於凡作者忠憤之所寓音律之所原才情之所蘊意逆而指明之分文析字爍乎昭晰使誦其詩於千載之下者不復畧有疑義此其不朽著述視蘇黃諸名家所釋尤爲踔絕宜乎更歷歲時往往有神物在默爲之護持也不然是書失於赤城郡治數遭兵火重以洪水之災承忠生不免其家廼故楮今復完璧亦豈偶然哉語未畢有應之者曰斯文未喪實維孝感夫子戀戀遺書不忘宵晤吾聞純乎孝者天所質也出書於水火而假手於儒生之畀彼答其無意乎夫霜竹擇笋枚孝子之欲也煙爍丸宇釋孝子之憾也事鵠而史精誠所格則有然者又何疑于書

鳴鸞曰然遂同侯子弈昭酌去其曾氶之誤因厠言于簡末

隆慶壬申秋日後學東越張鳴鸞頓首謹䟦

杜詩通十六卷本義四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張綖註綖字世文千頃堂書目作字世昌疑傳寫誤也高郵人正德癸酉舉人官至光州知州是編因清江范德機批點杜詩三百十一篇每首先明訓詁名物後詮作意頗能去詩家鉤棘穿鑿之說而其失又在於淺近本義二卷皆釋七言律詩大抵順文演意均不能窺杜之藩籬也

杜律意註二卷

〔明〕趙統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杜律意註二卷》提要

杜律意註自叙

杜子美詩前人註之多不似爲不得其意自麗其支
耳異乎我先師孔子贊易說詩之辭矣至其品詩也
動謂之曰藝夫詩以言志文以載道直藝成而下云
乎哉一蒙藝名將學者自以爲藝而註者亦但以藝
註之耳博物編年而竟不及其意代有作者亦自按
律致調如小獄吏然而觀人詩者亦以吏眼意熄而
詩道喪矣乎夫此異世匾匾註杜詩者將以廣詩教
也由此以逆晉魏以志乎古三百篇焉是詩道也孟
子蓋言之矣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舍意而言律調以

求如藝然如此乎論詩與夫其稱杜也動兼屈宋曹
劉而下之如譽老泉醉翁紫陽之文者極爲不倩之
辭是前無古人矣且一牙官屈宋之云也夫屈之乎
豈固樂牙人官哉何以學詩至其少之也則謂杜非
詩史無含畜如以千家百存之辭謂不古詩鴻雁哀
鳴若然亦何如靡有子遺是使後無後人矣夫其辭
之不同者古今之文變耳苟得其意皆爲詩道其所
爲註者人多是虞伯生近亦有非之者矣夫伯生不
必皆是然見其非者皆自其非處得之則凡我之今
是虞固我師也可少之與若夫其意益杜老罷[illegible]

惟罹患難者而後知之苟得其意則此老之全詩
一愁可以貫之凡其忠愛皆自愁中出者耳余無命
徙以他同省同姓之嫌移毒於監守之誤報比於大
辟近三十年奔流羈縻因多暗杜意故特爲註意以
破杜愁自負盡得杜意也若余之受者吏毒與國難
力則杜尚得自寬而余以恤典生還則杜尚或有遺
恨與恤而註杜乃吊杜也註止七律以詩學相尚推
類解意諸體可兼也誤報我者已而盡忘杜老其如
盧楊安史何前人可作或反解余云詩曰寺人孟子
作爲此詩新豐趙統註杜如斯

萬歷七年已卯九月望日新豐趙伯一統敘

杜律意註凡例

一杜七言律凡一百五十一首昔因王槐埜考拘
體謝四溟講調嚴於後四句第五字遂取杜詩
約以近體句爲細考蓋得拘者凡五十二首云
又於其中參考互直除第七句第五字換平一
十七首同似可爲體餘皆紛錯雜出不勝體拘
大抵此老之粗律耳姑以所考五十二拘題月
詳列於左欲使後人見之者再考無拘體以白
粗細爲律以不墮晩唐末宋之卑格顛調未必
非醫詩之一藥石也或所考之所不該者可略
也

一魏晉而下詩賦試士辭尚駢麗如諸刊兩體詩
意氣卑弱已貽晩唐之漸盛唐以來如太白之
少爲律子美之律祖是尚餘魏晉之風故特表
杜律之無拘體且爲屢發杜意以破俗論之拘
格趁調
一余家破書亡止得虞註二冊舊曾見趙張二註
亦多不及記憶故不知揣量徹爲意註
一諸舊本各題下詩字之不同者今但以意自定
爲取其一不爲並列如他有所眞知其爲倒訛

者各與改正君所疑似但爲別詳章義於各字下而字則仍其舊如飯顆青泥坊底尊今本訛作芹而其字仍以芹行云

一諸註本多詳於考事物地理年月姓名紀年索名必非詩之所能得凡閲杜者亮於事物地理必有先知少有未知不病於槪故多畧之若他物名地理有失眞者則註已見以表之亦以見地志之不足據

一杜律舊本目錄凡一百五十一首於其外又撮爲紀行述懷諸總目凡三十有二本無倫次意義今但刪各本蕪繁文節省刊工而仍列其舊目籍以如古詩之什以別卽事卽事類之重複又小分爲兩卷各以所分目列於各卷之首以刊類晉例以便檢閲

八庾愁諸將二西郭茅夜江陵節吹笛許相迎郭十
五　九青師事覃山人殿中丞十蒸李之芳蔡拂
案　十一尤聊短述卜居江村吳郎舍弟觀一張
氏隱涪城閣愁與六白帝最高白鷹李創州杜
和裴迪李十一　十二侵蜀相省壁舍弟觀二秋
興之一瀧潁登樓　十三覃　十四鹽
十五咸

右分韵

一句二句○曉發公安○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引
星亦不遲○十二月一日○今朝臘月春意動雲
安縣前江可憐○螢火○巫山秋夜螢火飛○簾
事○暮春三月巫峽長
愁一句○江草日日喚愁生○堆案○七月六日
苦炎熱○至後○冬至至後日初長
暮歸一句○霜黃碧梧白鶴棲○省院○披垣竹
埤梧十尋○詠古跡四第一○蜀主窺吾幸三峽
○長沙李十一○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
二秋○卜居○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爲卜林塘
幽○簡吳○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瀼西頭
○栢學二句○白馬郝走身岩居○瀼洞二○留
客夏簟青琅玕○覃山二○北山移文誰勒銘○
瀧潁二○西來水多愁太陰○終明二○終軍棄
繻英妙時○暮春○臥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
虛映空○立春一○春日春盤細生菜○所思○
苦憶荊州醉司馬○和裴迪○東閣官梅動詩興
○成都草堂五一○錦官城西生事微○九日○
去年登高郪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晝夢○二
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鄭典設○春

雨閤闔塞峽中旱蔵來自楚王宮○白帝二○白
帝城下雨翻盆○黃草二○赤甲山下行人稀
白帝最高○城尖徑昃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
三句四句○曉發公安○隣雞野哭如昨日物色生
態能幾時○愁○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
分明○望嶽○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
盆○卽事○一雙白魚不受釣三寸黃柑猶自靑
○省中院壁○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靑春
深○江雨懷鄭○亂波紛披已打岸弱雲狼籍不
禁風○赤甲○炙背可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

人○早秋苦熱○每愁夜中自足蝎況乃秋後轉
多蠅○崔氏草堂○有時自發鐘磬響落日更見
漁樵人○晝夢○桃花氣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
相牽○鄭洞○春酒盃濃琥珀薄水漿椀碧瑪瑙
寒○雨不絶○階前短草泥不亂院裏長條風乍
稀○終明府○承家節操尚不改爲政風流今在
玆○橘亭餞○玉人送客何所作飮酒賦詩殊未
央
五句六句○愁○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客老孤
城○暮歸○南渡桂水缺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鼙

○九日二首○世亂鬱鬱久爲客路難悠悠長傍
人○暮春○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紅
○至後○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蕚一別永想忘○
白帝城最高○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長
流○崔氏草堂○盤剝白鴉谷口栗飯煮靑泥坊
底芹○十二月一日○新亭擧目風景異茂陵著
書消渴長○晝夢○故鄕門巷荊棘底中原君臣
豺虎邊○滑瓏洞中○[illegible]疑茅堂過江麓已入風
磴埋雲端
七句八句○恨別七○閣道河陽近乘勝

曲江二同○九日二○同○王十七○同
詠古跡三○千歲琵琶解胡語○宿府同
小寒食同○觀赴藍田三○比年病酒開涓滴弟
勸兄酬何怨嗟○將赴成都四同
曉發公安○出門轉盻已陳迹藥餌扶吾隨所之
○覃山同○暮春同○卽事○未聞細柳散金甲
腸斷秦川流濁涇○愁○渭水秦川得見否人今
罷病虎縱橫○暮歸○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
雲還杖藜○十二月一日○明光起草人所羨肺
病幾時朝日邊○早秋苦熱○南望靑松架短壑

安得赤脚踏層氷○十二月一日○明光起草人
所羡接上句更取椒花媚遠天○十二月一日○
春花不愁不爛熳接上句茂陵著書消渴長
十二月一日○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惟聽棹相
將○立春○此身未知歸定處接上句杜陵遷客
不勝悲○王後○愁極本憑詩遣興接上句棣蕚
一别永相望○白帝高○枝藜嘆世者誰子接上
句弱水東影隨長流○終明府二○楚江巫峽半
雲雨接上句何處老翁來賦詩
句裡換字○詠古跡五○伯仲之間見伊呂○諸將

四○殊錫曾爲大司馬○張氏隱居○澗道餘寒
歷氷雪○秋興五○西望瑤池降王母○將赴成
都五○昔去爲憂亂兵八

右拘體

杜律意註卷之一目錄

杜律意註卷之一

新豐趙統伯一意註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劒外兵戈阻絶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

恨別通篇是恨當時妖胡作孽國破家亡故恨別非謂入蜀不得所依也若得依將忘禍而不恨乎此之謂杜詩之忠愛首句是恨遠次句恨久三四句仰時與地以見恨五六句夜立晝眠是無所泄

其恨而自為恨以寫其恨也末二句是遥祝而自壯之氣猶之勖諸將以翊劉也河陽地名古有河陽縣公詩失自註亦不必考索不可信之史據以為十月司徒李光弼敗思明否也况舊註云是年已自失照應

曉發公安數月憩息此縣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鄰雞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態能幾時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出門轉眄已陳迹藥餌扶吾隨所之

曉發公安全篇是怨首四句是曉五六句是發七句是憩息尾句是自嘆其飄流無所抵止極怨也怨而不怨哀而不傷是之謂杜詩三四句對而不細後人遂跡之以為就句對格五六亦對而不嚴人遂跡以為偷春體公何嘗自作體格哉且盛唐律尚少拘溺如黄崔樓詩前聯不對又以為何體乎體格一立律日趨細所以陵夷為晩唐至今不振今人知贊盛唐而不知沓六朝兩體之漸不知破晩唐迷套非善學也求扶於藥亦太白之飛仙無可奈何之想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劒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謾卷詩書喜欲狂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聞收河南北全篇是喜慶幸之詞久客而喜所怨鬧故不知其涕淚之交集是泣所以泄其積恨積愁之情今有亡人偶幸見其父母妻子而反慟哭者正此追慟其往者之艱難也三句中愁正是往者之愁一哭喜盡之矣四句則是直賦其喜卷是喜中番為歸計凡不盡之愁皆為不歸耳喜極故白首為之放歌更須狂醉以宣喜以按喜以慰喜

所喜者正在及此青春發還鄉耳故以六句足之末二句則直數其歸程不日至故鄉也觀卽便二字則欲速之意居然可見洛陽是公故鄉故歸重于洛不急襄陽此等悲喜不可與痴生不知愁者道也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着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

江上水勢全篇是言詩首二句是自述其平日之苦心三四句是自悲老無復高興而於春日花鳥莫自因物發興以深愁思而多題詠也愁是自愁非物見愁於我也他詩中爲花鳥愁思者多矣花鳥無情何以愁人借曰有情譬之夫人一經富貴頭[illegible]喜不自勝何爲愁苦若曰詩人發興無情作有情何爲酷及孳生而重之以春愁乎殊無興咏此上是公自言其往之好吟今老而不禁愁吟矣而我之添檻替槎遭此水勢正可游詠之與而安得思無前人代我以同遊乎此末二句正是前死不休之餘意而希慕前哲之不艾也如常作春秋

如字義倒猶言入也如韻有平去二音義亦略同渠是文法倒換渠仍指我也言欲思入陶謝是以我爲渠令渠述作則渠仍我也此卽傳燈錄良价過水見影偈語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之渠之語勢

撥悶

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卽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銷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遥憐汝捩柁開頭捷有神已辦青錢防雇直當令美味入吾脣

撥悶撥與遣悶皆是敺悶無可奈何強自排遣耳當知公之苦心將事之艱危難與得意庸人道首二句是發興言其取醉非難已定可得幾巡銷愁也五六七句與撥無干是轉言下峽之有人而又有雇直則與不難於取醉入脣而定幾回稍愁矣通章是活潑潑地流動命脉精神長年三老捩柁開頭皆是舟人船語借俗而巧用之長張松谷遊擊詡爲上聲爲附記之

愁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冷冷非世情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客老

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橫
愁章全篇是愁而愁之根則在不得生歸畿輔如
已歸則吾君恢復矣是之謂忠愛然所以不得歸
者正為戎馬況今民病虎橫又無速歸之政是無
歸期矣虎是虎政平世虎吏而況亂世大愁也惟
愁者知之江草春生春愁日抽如草之相嗅然怨
詞婉者也次句非猶無也世情即戎馬民病之謂
古峽水句清冷而非有與世情相關者是貽我之
獨愁也非即今戲劇常言所謂滔滔不管古今愁
之詞因言鳥是何等心性而得意自浴樹是何等

分明而花自發二句皆是足上非意以寓怨也不
關有無賞心之故前四句是即時興愁非愁端也

即事

天畔羣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溟溟一雙白魚不受
釣三寸黃柑猶自青多病馬卿無日起窮途阮籍幾
時醒未聞細柳散金甲腸斷秦川流濁涇
即事全篇是即三寸是言柑徑圓之數與一雙者
皆是取足七字無他異義末散是厭亂憂君也濁
涇亦是足字數若曰驕亂勦亂涇終古可清邪井
孚警矣

峽中覽物

曾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巫峽忽如瞻華
嶽蜀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
薜蘿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
峽中覽物全篇是歸思特於尾句見之首二句是
述其所由來所夙見河嶽包在憶與多字中矣三
四句是峽中之覽因憶其關中之所見觀忽如猶
似字是前四句通貫互言之也五六句是所覽之
餘即事自敘自傷病久而時變也七句是又特起
更端亦是峽中所覽大較如彼也故末句總結何

日得回首北歸畿輔而高歌以離此惡土乎故曰
全篇歸思不是回望如前轉聘陳跡而留連也若
然則不言惡矣公他詩厭蜀交遊冷其亦惡之凡
乎歌是快其得歸河嶽是言故鄉畿輔非為其高
大以壯思致也三輔京兆在中左馮翊右扶風當
關在華陰縣東境上今為衛

暮歸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中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
皎誰家擣練風淒淒南渡桂水闕舟楫北歸秦川多
鼓鞞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暮歸全是無可柰何之愁惟可與愁人言字字下淚巢夜奔竄彷徨無依雖聖人不能忘情非勢窮事定可以俟命死義不動心之比可忍忘君棄親而投溝壑以自訣哉後聯上四字全仄全平此是公律粗處後人跡之以爲拘體非也公他詩或前聯後聯如此者尚多亦有不盡然者何以爲體近人或謂孫太初詩野痾其不律也盛唐人野處尚多不可盡病太初亦不可曲體子美以一字一句敗高人情與關舟楫非少顧直阻時難也中他本作上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江浦雷聲喧作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鶯並坐交愁濕白鷺群飛太劇乾晩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盃寛唯君最愛清狂客百遍相過意未闌

遣悶全章是悶加一戲字是調謔也前四句是點雨景阻悶後四句是欲就路以遣悶也路亦必可與文字飲者故工誇之以細律戀之以未闌意欲招之以再過歡酒賦詩借以相遣云爾亦以嘆他友之薄也據此詩律爲極細又妙在一坐字上由此細以律公他詩儘有粗處可見盛唐律尚未嚴

此後人拘體之所由名也詩原無拘體猶韻之不當立叶韻叶韻拘體立殊敗高人情與效顰之不似也其第六句是暗寓曹長於末二句始明言之此與詠懷古跡首章後三句是一樣詩法即此又可以證詞客非公自謂是暗寓己意亦尚是暗寓子山故下以庾信明言而足之此是公詩之妙處若詞客爲自謂即不見古跡若非暗寓己意又不見詠懷誰家杯寛句即十二街頭三尺雪馬蹄今去入誰家之意即此二句足以蔽公之八句又別是青出於藍矣

詠懷古跡五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詠懷五首必非一時之作蓋續錄類稿耳以所詠不倫也昭君正是責君不失爲同錄首章首二句先敘流離東北西南亦是近體大段對待字面因漂泊三峽登樓登臺以日月淹留有惜時之思淹中因與五溪衣服相共郎袒裼裸程于我側之意因追嘆我之遭亂如此皆胡祿山之孽其無賴如

此而致我今日如昔流離詞客且未得返也詞客
卽以庾信自况末句明言乎山失鄕土而有名寓
嘆言外悲已老無脩名也若滄作遮蔽衣服作俗
思便少情詞客作自謂更不見古跡且第七句頓
入信亦無着落

揺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
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
夢思最是楚宮倶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詠懷第二首專悲宋玉以有玉宅也公自謂客故
以文藻與玉屈宋後文人皆慕屈宋未必皆術宦

屈宋者也故公思異代而師之是公異世之解而
心契者也江山故宅空傳文藻之名耳而宋之儒
雅可得而親炙之邪陽臺之賦亦宋一時之作文
豈在玆乎我之慕應不在此而豈我夢思之所及
乎不在宅不在賦而所懷在其人也末聯又轉言
楚已泯滅空勞客之指點而况一宋宅乎慨廢興
之無常而我老而羈客空懷思耳不免抱獨愁也

羣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
漠獨留靑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
夜魂千歲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詠懷第三首非專詠昭君惆賢者之仄陋而不
知於君借妃以悲之亦以惜時君之受蔽而[illegible]公
所云耳日所及尚如此之悲於尾句怨字見之怨
恨他本作哀怨不然則老杜反是殺毛延壽之餘
根耳月夜或當作夜月刋本誤倒耳以公之細律
必夜月方爲切對如江東日暮雲亦恐是暮日誤
倒刋之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
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
村翁武侯祠屋長隣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詠懷第四首懷孔明也兼懷昭烈公集中多留思
於孔明蓋亦自許稷契之餘意若宋玉則特師其
文藻耳前四句悲蜀主之不終恢復也五六言遺
愛之見思而今荒廢之餘尚存此古廟也走村翁
是德惠之不忘沒世者使之奔走祭事不專言勤
同亦是各廟分祭者之同不是合祭末聯公懷其
君而并念其臣言孔明亦有祠廟隣近於斯亦以
見武侯之遺愛而致君之有道皆爲人不忘也見
公慷慨自悵之意公蓋不忘唐室傾覆之念不專
言其君臣際會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
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
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詠懷第五首因祠而思人也可以見公之所懷亦
有次第而歸重於孔明以極爲稱許蓋亦自寓己
恢復之志也首二句已極其尊仰三句見其所可
以大而謂者羽毛言孔明輕身許國無所係吝從
萬古自視若一毛耳卽堯舜自視若浮雲之過太
虛語意也不是高出無儔五句是據其已然已然
者可擬之倫六句是要其旣定者而言七句是因

定字轉出悲其無命而終未定以徒勞死軍務也
無可奈何之悲身殲疑或殲字之訛據詩書經傳
殲皆訓戮滅之義韻書云亦作纖想少陵用意或
謂其藐焉微軀亦如史食少之意云爾縱匪訛也
亦當正之爲殲以歸典雅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栢森森映堦碧草自春
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
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蜀相懷仰孔明之志也卽詠懷古跡不盡之思因

懷思故尋其祠堂前四句全是思而尋之之所[illegible]
尋而得之之所見五六則是稱其人之可尊[illegible]
快其風仰之心末二句則深悲其不幸而致浩嘆
英雄異世相感之意氣也栢是後人建祠思而樹
之而今愛之

諸將五首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尙入關昨日玉魚蒙葬
地早時金盌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
斗殷多少才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諸將五章公一時之作也時祿山禍昌五方多事

天下皆兵而回紇爲尤慘吐蕃爲最近故公五首
言五方之兵務皆切時事可見公自許稷契用世
之才如此等機務豈醉翁所及知聞昔太公亦遇
人以爲狂老人世成敗論跡也第一首借漢而言
追咎潼關之破以致發掘之禍而今反逼於西戎
則譏誚諸將可以渠憂而破愁顏乎責之以主辱
臣死也陵墓只是陵寢天子之葬地千秋是爲葬
者自爲千秋萬歲計玉魚金盌碗自是帝王相傳殉
器不須過引故事辨別金玉昨日早時亦是言其
甚近猶云不保朝夕云爾非必一夕也以此又可

以謹陵爲借漢千秋爲爲葬者自心之長慮五句
愁是由公自出上下遠近之公愁西戎不必專指
吐蕃時回紇亦自稔禍六句是追矜前日之全盛
上下得以安閑諸將亦嘗得以享其福榮也才官
卽漢才官借言從征將士也守言操水爲守也涇
濁渭清不須考索合流卽混不必三百里涇不必
如河濁渭不必如江清涇入渭没其濁猶渭入河
失其清河入海化其濁吾鄉所目擊吾人所共見
不可執古本以過倍八句愁是言諸將本無愁悝
之以愁所以寄遊戒也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絶天驕援漢旌豈謂盡煩回紇
馬翩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
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

諸將第二首是責望北地諸將也言昔韓公築城
本爲經略北事豈謂今之內潰而使回紇反救削
方乎朔方與京畿相表裏而回紇禍更慘故特及
之三四句是一意卽還帽正冠句法此四句言北
事已說殺矣忽又泛起餘意追念潼關之易破而
邊城邊兵今皆不及內捍然尚幸我嗣君之龍起
而尚聞晉水之清也薛南岡云晉水不在河北者

言唐高祖起兵晉陽以取天下今肅宗卽位靈武
遙借而擬之曰龍起猶聞晉水清猶言重清也揭
此以表天下之再定示諸將之知所歸向也開如
前劍外初聞收薊北之聞疑借慶幸之詞謂國家
尚幸有此中清耳中音仲然關之破者不可補回
紇之橫不可制邊城不足言矣皆至尊之獨憂至
辱臣死之日諸將憂人之憂之事也而可使吾君
獨憂乎獨憂何以濟事而我何以報答昇平乎援
旌謂志滅突厥不再竪旌戍邊若作恐虜之我援
非尊我體是誤於漢史援幟之文監謂胡來如踏

平地不覺險隘易之之詞也

洛陽宮殿化爲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
貢薊門何處覓堯封朝廷袞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
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

諸將第三篇責東都諸將也言東都已燒毀重關
不足言矣言無可恃險也不言燒而言化自諱也
言若我自化而作烽燧者然況藩鎭救尤事胡餘
禍禹貢未歸堯封無覓皆言失地之恥也又況爾
諸將多帶內職而誰爭爲補袞哉言補以微寓闕
意悲內外之無補此之謂閑之者不恕又况諸君

皆不知務農講武之道天下軍儲皆不自供而徒累吾殘民之靴輸以擁兵坐食耳是內而無所補外而無所恢復而徒坐食以觀望何以將爲哉但就中王某者稍知愛民而事農耳使諸將皆知此以少蘇民力别圖勤王內而有補外而無畏卽中興有日矣惜諸將之不然也銷甲亦是倒言不敗農以益兵揚之也非必眞銷無甲何以爲軍稍亦是僅可之辭必內補外辟然後足爲良將通篇是嘆息痛恨責望之意此公廊廟江湖之憂

回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爲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聖朝

諸將第四篇與首篇第三篇語意略同嶺南諸將也言嶺海之氛祲不消而南貢不至則南土之失不待言矣而諸君之在南者固有加大司馬亦有插侍中貂者矣貴重如此可不思有以忠良翊朝廷者乎勗之也忠良是就其中忠良者而勗之非責其不能翊而致望於他人之忠良也炎風朔雪因南以及北言南北皆王土可輕而不知翊乎大司馬侍中貂亦是假對法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盃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諸將第五篇是欲爲西蜀擇將也多於自叙辭意其慘殺哀壑亦是破敗蕭條之狀故因憶往者之僕射而與我共迎中使也二句是一意顚倒互出言此公三爲節使責重之久而軍令嚴明以得從容燕飲而今則往矣而今新將可不爲險地而擇人哉望之將來者也亦因以稱嚴耳非專美嚴也公未嘗滿意於嚴由今觀之數數舉杯可見武之不知用賢更可見他將之不勤王安危猶言緩急非安其危之謂也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烟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

和賈舍人此等詩題是冠冕大套數與應制應敎諸作略同故前人評品謂似春帖所以世俗謂生子慶壽詩所不當作也殊不足以見公之才與前四句是早朝大明描寫氣象而已註不必盡考典

故龍蛇動跡旋斿垂末之影顫搖也不是旗上之
雉尾雉尾上指不解爲龍五六句是言和敍其見
和之由末二句是贊美而論其世也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微微承委
佩爐烟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鳷鵲亦
多時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宣政晚出此亦是冠冕套子題前六句全是描寫
朝殿景象七句是言朝事畢而退出之漸末句是
言出言晚從容緩步可以見太平無事氣度此是

前全盛之唐時公詩也遊絲後人以意訓者凡三
其一謂爐篆之上出者故曰細以其不靡于爐而
不離乎爐故云駐其二謂宮柳之垂絲言爐烟上
騰嫋嫋縈於柳間若駐然者公他詩歸院柳邊迷
固皆絲也其三謂暮春之時風日晴明時有蜘蛛
斷網虛飄而來如張殘敗纏縷縷然者或以爲游
以三說決之以香篆自相駐者爲是古來相傳殿
廷大爐實以蘇檀香料數斗香下然炭所成香基
承之以爲焚人從殿下望之香烟滿殿故可云駐
若柳絲則散遠蛛網則不時至且不相駐往背與

屈生言之若公他詩落花遊絲白日靜則或可謂
之蛛絲耳若對花而言或當爲柳絲柳絲有細如
線長丈餘者風中固自爲遊也宮草嘗見他本宮
作墀頁是凡古今皆恒稱前朝後宮宣政殿在紫
宸後爲天子正衙內殿人臣佩委於墀不得言宮
紫宸殿退朝口號 唐內正殿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
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
臣知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紫宸殿與題省院壁同意皆是寸心違之慨然者

也前五句皆是入朝之景與事第六句正是違處
言不近君也末二句言徒爾旅進旅退會送相公
而已矣會送句中含有餘意言徒爲此相體以自
尊貴坐享太平耳不聞有正救建白以悟君者此
所以致後日播遷之禍也即省院題壁七句自修
無補則時固或有可補者矣
題省中院壁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雪長陰陰落花游絲白日
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
寸心袞職曾無一字補許身媿比雙南金

題省壁全篇意在六句寸心違上蓋公自傷老宦閑散不得近君以自效也竹埤編竹爲墻也今京師人家或爲之不是植竹圍護如槿籬榆墻者然十尋是言梧之茂長猶彷彿經約之以由旬者耳對雪是一時偶有春雪耳關中地不苦寒春雪殊少三四句一時省院之景象亦可以覩公詩之渾成以爲聖也遊絲對花而言的爲柳絲唐省中植花柳公他詩云歸院柳邊迷爲往而非絲遊乎五句自敘以宣六句寸心之違此公含蓄之獨悲深傷者也此之謂忠愛末二句是足違心之意無補雖是自愧自薄亦可見當時之有關而一時貴近之臣不知有補者亦可見矣南金無他意喻自許之重耳郎自許稷契之變文

宿府

淸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路行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棲息一枝安

宿府通篇是悲公時久羈異域無他用世之機空自鬱鬱寄食爾已首四句總是宿府獨夜寂寥雖有憂者知之五六是敘其獨憂之苦心所以不得

歸而天子於何歸恐乎是追咎其前日致亂之由今日不能靖難之故而此身心無可奈何卽責諸將本源不盡之恨以此可見嚴武之在西蜀無他能事徒能舉杯耳又以見武之不學公感故謂諸將末章非專美武也若論詩句法則三四句爲悲壯之聖悲自語是言角之倡聲而我可獨與之語耳悲是言角言角之悲但自與之語耳見獨居也自語下何誰字彼此相對言是無情作有情也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淸淡雲疎雨過高城葉心朱實堪時落階面靑苔先自生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

院中晚晴無大意義朱實先自鐘鼓本不可解大段言果熟者經雨而可以自落也果熟多朱朱當時落經雨則苔增靑音院陰無入而苔在雨前已先生矣首句敘時景次句避字是露晴景三四句皆點晴景亦因微以見晴甚闡之也五句言暮之晴景倒銜樓臺以足前四句不顯言之晴六句新晴是明日之晴言今晚著晴則來曉之晴可預知矣故不勞報也蜀地多雨亦喜晴餘意鐘鼓本示

可訓處俗生以爲晚深不辨天色准聽鐘鼓聲亮則可以知明日之晴此又是審聲之說也雖詩人無情可借作有情終難安一報字愚意謂直夜在公必有司夜者以知鐘鼓宣節辨漏或當時掌漏之人夜中有報晴故事而今亡之矣公無自註或此訓或近之愚家玻多發每夜數問陰晴以此可以見公之心饒笑猶言參是笑我之吏係而不相歸猶言審之態且信我之吏隱而未嘗忘茅舍乎言花竹以見人之不忘公之心也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烟滴露梢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

堂成公意寓烏燕況已之携妻子成此堂而居也數當是數字聲相近之訛言數以自見其携挈之窮烏之數子是爲常物何須爲之救之路傍只是言其有行跡也今人以蹊徑經由之處爲行道是古來鄉說即上出成白道之謂籠他語以爲竹名對榿而言因爲竹木之名也烏燕皆屬至止之鳥姑舉時物以自況耳不是物各得遂性之意不言野鳥豈必失所哉古詩于雛之屋焉往而非鳥所邪末句偶擬子雲耳公未嘗草玄亦別無他寄意者

卜居

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爲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消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卜居題居爾已無他寄意末句亦無溥主人求適他樂土之意公時流跡飄蓬望門投止非事君比而擇之者也公北歸是至意在成都亦但依嚴武耳何所厚薄即武欲殺公何厚乎但久羈於此又他望耳然公明言厭蜀交遊冷矣而所先簡嚴鄭公者又何戀戀乎即藥餌扶吾隨所之之意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裛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凄凉欲塡溝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狂夫身公欲發其狂也公流竄不偶僂狂以自放自謂之狂耳更狂皆自放之狂辭也主意在於五句因草堂以起興耳前四句全是言堂之景物五

六悲窮也書斷卽我之自斷自耻似干人也于人殊難干之而不應自厭而自薄之辭外無所干於人內無所謀於家自顧何所有哉疎放卽窮而自放之狂也獨有此疎放欲相痾以入溝壑耳及此不死尚可自笑狂也狂狂言不盡之狂潦倒之詞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船隨返照來長路關心悲劍閣片雲何意傍琴臺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

野老通是寫不得歸之愁前四句是卽羈居之所見以發憂與關心是愁悲劍閣言劍門爲北歸之路悲不得由此而出若劍閣之相阻者然故可悲也七句是愁之根若報收則不須悲矣末句愁中聞角而哀愁之極也於句語極爲悲壯聖之一句也琴臺是陪客亦醜之也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爲碁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江村通篇是愁怨但公之善作旁觀若適意者然然其意乃寓言外首二句言江自抱村而村事頗幽幽言閒寂無可爲者三句是悲已之羈孤不如燕之自如也四句言已之孤獨無與不如鷗之有羣得依倚也如公他詩厚祿故人書斷絕可見公意矣五六句言妻之休事兒之廢學徒以棊釣嬉戲遣長日耳言妻子無所事正以見已之無事以應上事幽之意七句嘆已之無事而又有病正須藥物而求之不得卽太白苦乏大藥資之謂也苟得藥矣此外更何求哉隱寓不得藥不得不求人意在矣公詩中求人處頗多多是求而不得反說者也玩世自寬不恭之態也人自不覺耳此古人所以貴有心解

赤甲

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炙背可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人荊州鄭薛寄書近蜀客郄岑非我鄰笑接郎中評事飲病從深酌道吾眞

赤甲道窮困耳無他意也頷聯是暴其窮而無所有也兩句是倒搭一意卽卜居頷聯句法非爲言獻也頸聯是順上句而廣之言此山居無所有而故人又各相遠不得朝夕爲慰勞皆自悲也寄與

非隣皆以遠言薛南岡云杜時自成都後變夔去成都二千里故不得隣郡岑荊州去夔千二百里但可便於寄書亦不得爲隣也然尚倖有此耶巾評事可相笑接而爲飲耳無可奈何銷愁之辭凡此姓銜皆一時奔竄之故人非公自註不可爲考也旁而得名何干於詩

簡吳郎司法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瀼西頭古堂本買藉疎豁借汝遷居停宴遊雲石熒熒高葉曉江風颯颯亂帆秋屋爲姻婭遷逢地許坐層軒數散愁

簡吳言借居事耳五六言堂前之秋意皆可宴遊之景也時時相過坐軒散愁得與之宴遊而慰離愁也言坐則宴飲可知宴飲可以散一時之愁愁是愁不北歸也匪歸無以散之曉他本作曉錄者相訛耳無可決擇舊註以坐軒爲調亂殊爲非言

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隣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爲困窮寧有此秪緣恐懼轉須親卽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疎籬却甚眞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呈吳郎因棗而告民窮也全篇是一棗想吳先有止而不止而有插籬以相禁之舉也故首二句呈而爲之言可任此隣婦撲棗此甚無告之窮人也卽桃實饑貧之意三四是哀而告其任撲之由言此撲熟矣不爲困窮豈忍關棗秖緣懷懼所以親而任其撲而不欲過其意卽架橋散箏之意親是自我不嚴而言也遠客指吳防自婦言猶云防忌此遠客何多事而及棗那使自杜言言爾使插此籬則彼以爲眞愛棗而不撲矣若婦知爲多事則甘餓不撲矣他將何以濟之況此婦已嘗告我以徵求之貧甚矣卽此戎馬多事之日何以止徵求我正爲思之而墮淚此所以呈吳之欲不相禁也傷時之惻情

杜律意註卷之一

杜律意註卷之二目錄

杜律意註卷之二

新昌趙統伯一意註

柏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却走身岩居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晴雲滿戶團傾蓋秋水浮堦溜決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

柏學士公葢借譽而寓嘲者也舊註碧山學士引史謂爲梁張奭以不已職爲御史劾去若學士何所司哉柏不知何爲焚魚可以見其不非輕棄富貴而去亂朝者矣亦想一浮慄少年者耳或亦寡學妄多自負者云故公詩引之遠愧江總之微辭也然於詩辭亦已頗露輕跼如曰年少曰今開但微而婉耳且如三句用古人字雖曰求對於柏何情焉結句則直指而反言之者也不然此豈健羨勵人之語哉晴雲秋水是茅屋見在景物猶蘭亭梓澤遊樂之地時月一至焉者耳柏豈隱居而能久處幽寂者乎舊註特以杜老不輕譽人故過成柏美要非識公意者且反俗從此老嘗有譽太白詩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人猶爲之不滿解之者曰清新或少俊逸俊逸或難清新太白恭兼

之而況擬之以碧山者乎非少陵之善類也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鍾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鴉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何謂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

崔堂與後張隱居俱是即己身見在事物而題即看竹不問主人情與鍾磬是公在堂因其所有而發擊以自娛有時是即消磨之餘或時忽有所見泛然敲剝亦恐皆繫紘以自快之意非必古器鍾律審音也自發是客自發非主人所設有賓之樂

今人家招客醉飽之後或乘豪興登覽博劇甚有自彈絲吹竹者皆發響之逸氣落日是留連已終日而剝果下飯亦主人卒食事更見是登眺遊覽前六句皆是公自發客興不干草堂事末二句旁及王給事蓋諷之也摩詰嘗自有詩云羞稱獻納臣正何謂之謂也芹或作尊聲相近之訛乎今之詩韻唐取士之律也歷比公律他無出韻者況芹已收文部矣安知青泥坊之不尊況飯不必芹而芹亦自不禁煮飯且況本坊不著芹美特借爲白鴉對偶耳今鴉池口尚自美栗也故於此章芹

及前宣政殿晚出官草特願爲公正字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汝迎妻子達荊州消息眞傳解我憂鴻雁影來連峽內鶺鴒飛急到沙頭嶢關險路今虛遠禹鑿寒江正穩流朱紱即當隨綵鷁青春不假報黃牛

馬度秦山雪正深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生春色故國移居見客心歡劇提攜如意舞喜多行坐白頭吟巡簷索共梅花笑冷蕊疎枝半不禁

弟觀三首皆註俱是但太分數着形跡少失流動意首章鴻雁鶺鴒自是比體舉二禽言耳虛遠言

可至也正穩言可下也末二句是預言下江事此正是杜老細處與玉臺觀結語同唐人近體所以病魏晉之辨正在此處是所以開晚唐之漸詩要巧對多是害意且黃牛亦欺後猶舊註言玉臺觀結語漁樵字謂爲求對上句而用此名者云後學當自忌二首第二句甚要就我見從我處頭生春非弟相就也結句見節物見在者而言不是舞與之不是役索梅也不禁是我之不自禁所謂不勝情也索不是索梅亦不是索弟猶俗所謂想的心邪了右所謂黃墻見荛之意

庾信雖貧俱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短墻若在從殘
草喬木如存可假花卜築應同蔣詡逕為園須似邵
平瓜比年病酒開涓滴弟勸兄酬何怨嗟
弟觀弟三首亦預擬為居相喜慶之辭言此行之
卜築也求先哲故跡而屬之首二句是求故地云
四句是言其得卜而經營之事如云高松斬竹云
爾五六不是別求亦是比言經營之事言欲就此
故地開徑如蔣種瓜如邵以為一家生事也末二
句亦就上卜居而言其意是就已然者道言於宅
中有花有瓜可以兄弟痛飲而忘長離之怨況幸

近又不復病酒為無量之飲也
覃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誰勒名徵君已去獨松
居哀壑無光留戶庭予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處必
須經高車駟馬帶傾覆悵望秋天虛翠屏
薛南岡云覃山人不曰故居而曰隱居不是吊詞
首句起興言南山老人自有星矣北山移文誰勒
名矣譏其不終隱也三四應第二句言已去無光
所謂高霞孤映明月高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者
也五六言予見亂離不得已而至此子之出也知

出處必須經乎又戒之曰高車駟馬有傾覆之患
不必出也子既出矣我今但悵望秋天虛翠屏而
已以足三四句意
題張氏隱居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冰
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
鹿遊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
張氏隱居是公信宿留賞之興詩乃詰朝之所題
也前四句敍其所以求并求之之所見及其至之
時一幅山行畫也次句是即所見變古詩而成之

無求友之比四句到以斜日必宿客也宿必夜飲
清朝相留而款之故相與夜遊得識金銀之氣識
是識認之識言相與指示而識認之也不專言張
是相忘彼已相見之辭若曰美張張他日山夜之
識公何由而知之氣不是壚壘之氣山中之礦氣
也驪山有礦其產如水欲華上泄而為纏人跡而
竊之纏俚語讀為去聲他無所見但據土人如此
稱耳韻書纏汲平去二聲訓繞也約也綴也今人
謂行縢曰纏亦去聲又日月躔度躔訓踐歷也夫
媄之為此纏名也者蓋為其自山下旋繞而上出

亦若日月之行天是以傳於此名也遂并其辭而訛轉之此固小知更俟知者山居本非城市故境僻看麋鹿故相怏遠害也遊即舜遊鹿豕之遊遠而相與者也以上六句皆朝夕所乘七句之興也故彼己人物之相忘而杳渺迷亂如泛虛舟即莊生逍遙遊之故

南隣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堦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錦里先生大段是閑散好事之人今時固有其人公亦看竹不問主之意相遊適耳芋刋誤作芋芋栗也收芋正見其清貧好客三四句是即其目前事而言亦是雖家盃甕之餉詞舊註以馴雀爲愛物此正揮之而不去者也航受兩三人自是江村小船之變疑時或與公爲舟遊亦看弄漁舟之況味舊註以爲水淺客少過求矣末二句是公自放眞象亦以見主人之好客與公他詩百過未闕情景略同亦可見公流寓無上下之交徇俗之妙用俟六詞眞爲詩聖

留別公安大易沙門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人數問舟船留製作長開篋笥凝心神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先蹴爐峰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

大易一首無疑義隱辭舊註皆是但多失於過求三四句皆應麗藻開篋即是愛好網閱之意愛其詩句固愛其人也大易詩今不傳豈必眞用詳求哉尾二句與弟觀首章結句畧同以接上句畧較深亦傳於求對避風塵是帶出餘辭非必爲遠避兵戈之地也世亂何所不兵隱居亦是避亂之別名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棋局動隨幽澗竹袈裟憶上泛湖船聞君話我爲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

旻上人一首舊註全是但過多過求首二句亦是大約三十年護情寄淚耳人固有惜逝自悲而淚下者三四句語意平易不必爲註五六句是叙舊即其寄淚之情尾結但叙老耳不必擬罷官虐々多有僧詩不必爲道行文名大抵僧房叙靜寂

世耳即又得浮生半日閑之眞解也故欲註者勿
過求

涪城縣香積寺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壁孤雲
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廻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晩
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香積一首正是杜老近體細律無一字不諧近代
之所謂調也但專言調便恐傷渾然意思首句不
流後人有議之者非也第五句楓字疑當作峰對
相近或訛耳盖楓與木即一物壁與雲爲兩體似

對不精嘗見曰欲西千峰嘉氣如出丹穴此或杜
老之所見者乎此是助杜之細非求異者也末句
昏黑上頭亦是偶即舊語自假之辭耳舊註謂暮
方達則是爲寺計程反失自慢之意此我前所謂
著形迹處大抵詩貴解意爾已愁舊註以爲感時
懷鄕之愁可謂得愁

暮登西安寺鍾樓寄裵十迪

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鍾孤城返照紅將
斂近市浮烟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闃寂故人相見未
從容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遊萬事慵

西安寺一首首句是所登自負之高大凡鍾樓不
必太高二句鳴鍾是迎客嘗見秦俗山僧見士夫
來寺則鳴鍾奉迎各省想畧同盖鳴鍾導香僧以
爲迎貴客之禮杜老之在當時已自異於凡民而
與貴宦遊偶而登樓僧覺而倉卒鳴鍾故不及致
迎辭非僧晨暮自鳴乃鍾也末句瘦亦是唐人相
調之辭故太白亦調子美之太瘦與門對寒流雪
滿山之淸思畧同末句當作三節解言向交遊及
他萬事皆懶太慵以充七句且以上應六句故人

玉臺觀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
鼓始知嬴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黿鼉窟石勢參差烏
鵲橋更有紅顔生羽翰便應黃髮老漁樵

玉臺觀首二句是怳惚倣像流動之辭言人間做
天上之玉臺爲之觀以事上帝故就事爲之高中
天曰遙高之自下而上之辭故爲之加高居朝節
以假而壯乃觀三四句亦是假怳惚神異之故事
以軼成其居與朝若天神洋洋乎上下左右奏如
此之神樂非眞有之也今道士之能事者步虛談
空率託仙神正此境象也五六句皆是觀前實景

反借而點入舊字面以相神異耳窩是水中日影
摇石若黿鼉然浮動水中乍有乍沒者耳橋是出
水之石象參差若集烏然故云橋以浮水上也烏
鵲是暗用淮南子烏鵲塡橋事結二句正是杜老
露頂隊處嘲夫人非禮之祀也曾爲泰山不如林
放乎安祀不過求福壽若由此可生羽仙去我將
黃此處以沒漁樵而逐之甚言其必無也鄙笑之
辭藉託所示及但謂漁樵用對上句則是知言

卽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皛皛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峰
雨花氣渾如百和香黃鶯過水翻迴去燕子銜泥濕
不妨飛閤捲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

卽事篇與暮春大段是同一意臨峽中之扼溺也
峽雖不廣豈不容人自不如意如拘鳥然故望得
洞庭瀟湘以自廣皆自廣之辭耳若在瀟湘而不
得廣又如坐井矣此屈平之所以離騷也而復欲
遠遊爲凡詩須先得作者之意如此身履之者而
後可與論詩故就此篇以宣公怨首句巫峽長是
言日長也三月非夏日而知其長厭長如不終日
也雲浮日光卽太白長安不見之餘意寄怨也三

四句言卽所見雨與花各自爲命各自得意與卽景
推遷而我顧塊然獨孤如此哉五六句亦是卽景
翻迴是言其從橫自如非爲雨濕上言忽送已雨
過矣濕不妨言雖雨餘之濕亦不病其銜泥亦自
如之意亦怨已之拘滯而不如禽鳥也末二句方
直入已意是揮無以自廣無可奈何之極怨也閣
簾亦是除景設言登閣以少自舒猶在瀟湘中矣
故云虛云少是多少活潑潑地飛動意思

暮春

臥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楚天不斷四時
雨巫峽長吹萬里風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
欲紅暮春鴛鷺立洲渚挾子翻飛還一叢

暮春全篇是愁故云老杜一生愁過也公自能愁
者若他人難不愁而死首句病擁峽中是何景象
自盤也次句是承上想見廣谷大川而不可得也
三四句又言病塞中苦風雨也五六句是卽物之
對時茂育不解人之愁而我不得如物也末二句
又卽鳥之携子立而飛飛而聚而我之去國喪棄
妻子以不如鳥也健羨悲壯之辭此詩不知作於
何年何地據當時兵戈寇盜虐吏窮俗而已之年

窮愁孤不免於病不得於天時地理是何可勝愁
而公詩哀而不怨是之謂聖此篇兩出峽字與後
曲江前首兩出花字可見盛唐不忌重字亦非別
爲體格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
眼莫厭傷多酒入脣江上小堂巢翡翠花邊高塚臥
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
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

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曲江二首舊註皆是然據二首相形又自有操縱
先後前首是傷衰敗景象鳥來石什故欲假酒以
自遣羈絆後首則自傷壽命之不長因時物而自
寛觧故曰暫賞皆寫出傷時念亂不得已之至情
可見公許身稷契真不爲過非爲嗜酒逃酒者也
太白亦是逃酒其才并有所試不可論也人之苦
心人最難知明著於詩且相謬訓可爲與代傷心
大凡今人看詩看之以藝聲韻字面求解者也豈
得作者心事李杜在當時巧遭奇數無所用世又
不足以自辟世奔竄干謁皆非本情雖祿山未亂
之先此老已自見亂離之幾矣可奈何哉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晶宮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
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縱飲久拌人共棄懶朝眞與世
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悲未拂衣

曲江對酒對自對也此詩不知作於何時大抵公
失意之作也坐不歸無所排遣痴坐也宮殿花鳥
各自爲光景悵然無與已也因念人棄世違是自
叙其惡懷抱也如此景況則當去矣徒爲吏情牽

耳悔其晚也是倒裝句法吏情猶言宦情宦則誤
去朝豈容懶亦其意以旅進旅退無益於時蓋意
懶耳拌刋本誤作拚

曲江對雨

城上春雲覆苑墻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臙脂
落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
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

曲江對雨與對酒通是一意皆公之失意頻來曲
江避人以自舒憤者耳前四句與對酒前四句同
是江上之景五六句即江上苑中之事言雨中之

罷游幸卽對酒五六句意而易其詞耳末二句才歸着已身事曰何時是已久不與會矣通篇是悵悵觀望之怨意非爲留連羡慕也更非不忍去君之意去國憂君意寄言外曰對酒對雨總是頻來曲江故互見所對以爲題耳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之芳

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須氣鬱蒸大水淼茫炎海接奇峰硉兀火雲升思霑道暍黃梅雨敢望宮恩玉井氷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雪興難乘

多病執熱本題執熱言爲熱所執如執我仇仇之

語意李必公之知舊故曰懷然又加一奉字則李固公忘年之友尊之也非其官之謂也通篇是一意首句敘病次句入熱言已病不熱已不勝又何須旱熱以甚之惜時也三四句皆極熱而言五句是自思霑雨而不得又望恩氷皆不可得望天望君之思而病無可柰所以不及顧期也尾句反言以足之言若有雪而不熱則顧之矣此與公他詩實少銀鞍傍險行意同擬李亦必先有他期會者因寫懷而謝之云要之本題當羡一奉字唐詩題懷叅爲彼此情親若曰尊長則不容輕懷若曰情親又不宜以尚書而題奉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七月六日苦炎熱對食暫餐還不能每愁夜中自足蠍況乃秋後轉多蠅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層氷

早秋苦熱此公自苦熱之作與執熱詩略同不可牽入時事前四句通是言熱五六句是敘其所以苦末二句是願凉之意正不必註華州功曹也古云北方地寒是言邊地秦晉中原七月上旬是盛熱之時蠍與蠅正橫時也且公本無託譏意又時

物南北略同三輔九月尚不蟄蠍蠅十月初旬或尚有飛蟲舊註云秋熱過時此蟲不蟄不知北者也層氷亦託寄之辭非眞有也註不宜引神異經氷事五六句不對是公律粗處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地城高急暮砧

秋興八首皆是思望念亂至情是之謂杜老忠愛然亦非一日之詩想時深秋無聊日出日望日吟

以爲八耳若約八爲一則首章其總也是大槩言
之後乃日數而條言之是其凡也首章首四句全
是悲秋五六句才點破客思末二句又是悲秋借
遊五六句兩一字是七言嶺限法舊註一繫言始
終繫又分身心過矣兩開是悲久客追言前開之
淚也一繫猶今俗言若喫他這一舟繫住此身心
卽舟中怨舟也辭近於謔末句處處刀尺砧杵是
我之感物舊註以爲人家感秋備衣迂矣舊註又
謂中四句交股以應二句巫山巫峽則又過矣詩
不以交股爲奇翻爲後學添一交股酷倒病詩何

極急宜刪之

夔府孤城落日斜毎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
淚奉使虛傳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
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秋興第二首註太多首二句只是箇異域懷故都
的大意日西望斗是追言其先日日望斗事也自
是北斗曰南斗則反背矣且非君所在處何所思
哉第三句用事換在一實字上見意四句換在一
虛字上見意言乘槎是一大虛是痴人說夢耳皆
言不得歸也此是得酒而棄糟的用事法又何苦

辯張騫是否而誤公爲承襲公詩中原不用人名
違枕是順言今不得如昔省日而伏枕其中以
養病故云違若以爲因病前日辭省則辭倒逆日
不見思君意後三句皆是一時望中所見總是思
君請看已映又是思歸惜逝隨他本作傳當改定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
泛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
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秋興第三首全是責貴近之不忠所事首四句全
是敘江上事亦可以見公此爲第三出故云日日

信宿信宿不兼言晝夜如今俗言我來這幾日漁
舟還是這等泛是說覊話自調也燕子亦是見其
飛而競秋非其知當去而不去以貪秋如人之忘
故鄉也五六句是借故事以傷已之不得抗疏而
徒失望於貴近之臣也貴近可抗而不抗亂離當
抗而不抗以致己之久客江干獨傷而深悲之也
與論綰相事全不相干其云傳經亦猶今俗言所
謂陪客聯上句耳少年裘馬皆是狀貴近不抗之
婉辭文之以成章以足七字之句耳皆可略之勿
註也若以爲久淹江頭嘆寂寞則淺之乎識公矣

此後四句與諸將第四首後四句略同皆責其臣
也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
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
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秋興第四首全是傷亂卽諸將五首之餘所以責
將相之臣也首句是譬語中四句是敘足第二句
不勝悲之狀七句亦是卽秋江魚龍與前章淸秋
燕子同不是悲龍之蟄舊註似迂八句有所思本
難訓若推盡其義要是思前時之盛當時之賢悲

今日之不如也若以爲思中四句事則本句中已
盡言明言不勝悲矣何所庸思思今之不如前正
欲責斯人以中興也衣冠異昔時當如宋史趙元
昊逆書云改大漢衣冠之說爲是指言當時諸將
跋扈羣盜僭妄將自敗度殆不貴侍中貂矣故云
大將軍告身不能易一醉此固杜老耳目所親之
傷若以爲非前時衣冠舊臣將朝不進退人乎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
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
聖顔一卧滄江驚歲晩幾回靑瑣點朝班

秋興第五首全是念亂與前第四首同但四首是
直言以悲其亂此首是婉辭以諱其敗蓋公在江
上日日北望長想反覆出許多事件恥言而諱之
所謂憂之切而言之深非復前日之下淚如賈誼
痛哭之心事已矣前六句總是盛言長安昔日之
盛七句始引入秋八句才隱寓敗意言中朝前日
之盛日日點朝班矣而今自我卧秋江之上又不
知點朝班者尾幾同哉言其必不如前日朝班之
點者也是之謂隱寓敗意於言外非如舊註謂傷
已之不復覲朝儀要之前四句總是借寓以言前

日朝儀之盛似亦不宜註神仙事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
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
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秋興第六首與五首同意但一句卽入江上二句
隨點破秋爲少異耳中四句皆是言曲江之盛通
御氣是言前日鬱葱佳氣入邊愁言邊聲入大內
也此是杜公日日江上思想出況味或以入邊愁
謂杜時在夔爲邊徼更非也至七句方暗入亂離
言曲江爲如此之盛凡以歌舞樂太平耳以見一

時君臣逸情致此亂離將誰歸怨獨可憐其鞠爲敗瓦殘燼不復歌舞爾已憐不是惜其盛憐其敗亂無可悔咎也舊註皆未發公此隱意八句卽公北極朝廷終不改意言此地自古爲帝王之居盜賊夷狄甚不可犯順鎭靜之辭也至此望益切而意愈深矣矜枉舊註謂爲繪畫蓋眞繡也古史言木不呈材正謂圍繞若云畫反不足以張其驕奢而亡國賜是自起習見橘纜何以驚爲此等詩旨可以方雅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秋興第七首全是念亂而思昆明前六句是描寫出昆明池之來歷景致七句方賠點悲思言今隔絕此身於關塞鳥道之外何以使我不得見前池之盛而與他鄉漁翁相趨於江湖之淵茫哉卽古詩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之怨益至此而意愈深矣怨而不怒是以聖杜江湖卽指見在江上者之漁順七句一意而下不是下峽之江湖是又[illegible]一蛇足矣沉雲是菰米之星落漂水上[illegible]

沉影水中也舊註與詩話多深求則過矣詩之聖正不在此關塞特是泛言亦不必分別關秦塞亦不指白帝城峽中山言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渼陂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秋興第八首是思渼陂舊註謂秋興後五首皆以前六句始終長安之事而末乃嘆其異鄉而不得歸是也但未發憂國之意舊註春相問言遊者衆也晚更移言遊忘歸也皆繁華佳麗之景象綵筆

是言我昔遊宴渼陂數揮綵筆留題製作亦曾干係氣象自負之辭如云下筆驚鬼神之類非干他人氣象擬飛騰也或訓干爲盛亦非也而今樂極悲來夫誰使我至於此極哉低垂白頭空自吟望而不可見矣低垂是憂深而自傷之象益至此而情迫急付之於無可奈何而已古詩變雅離騷多是怨盡子之所謂愈疏不孝也夫人獨羈江上不一念及而家而悵望長安帝居非忠愛鮮不胡越非情性之正[illegible]不[illegible]怒詈是之謂杜之聖鸚鵡右註以爲出於隴蜀嶺南今鄜杜後山尚自有之

非粧點也但能言不如癡虛然時或間有黄白與
黑者

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廻無邊落木蕭蕭
下不盡長江衮衮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
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登高一首註者謂題曰登高而第六句方言臺以
前四句爲臺上之景不然也前四句是在臺上之
詞五句是敘其所由來六句方點破臺以足之末
二句是自悲以了作客獨登之況此老工詩譬巧

匠作舩錯綜顛倒無不脗合是之謂通方若以公
他詩首句見題者例之只易一字而復成章如云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無邊落木蕭
蕭下不盡長江滚滚來風急天高猿嘯切渚清沙
白鳥飛回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亦
更不失公意是之謂工若不以首四句爲在臺上
之詞是倒言矣要之以四五句爲首終不若原次
意足切一字亦是夔公十二月一日第二首第五
句風景切之切殊羞代劉

秋盡

秋盡東行且未廻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
菊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
人來不辭萬里長爲客懷抱何時得好開

秋盡首句不知爲何行失公自註不宜强註嘆東
行之久而反思少城之齋即并州故鄉之意三句
是因行久而想菊之老四句是因行中而牽他飲
以空銷此伏暑昔惜時之詞五句因見山而悲白
日之又空落亦是惜時六句是明惜時事而天下
非一家更是憂國因知此是以使我流落久爲旅
客然亦非敢辭也但行中無奇遇鬱鬱鬱懷何時

得好開又是惜時通篇是怨而不怨末二句猶太
白但是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餘意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
鴈百丈誰家上瀨船未將梅蕊驚愁眼更取椒花媚
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

十二月一日杜老多少是怨但其詞婉承平者不
深解耳一首首二句意動可憐是因時生怨即江
草喚愁也三句悲家書不至也上瀨傷已之留滞
也五句言梅尚未開而以眼曰愁不忍視也六句

言不久當歲除欲預取椒酒以自娟於遠天自慰之詞天而曰遠言異域也方曰娟即又曰遠是何等輾轉不樂之意末二句怨追憶昔之近侍得內禁起草人以爲榮而今我僅還授內職員外且復病廢異域何及朝於日邊乎皆不歸之悲與相如故事不相干更不是懸雲安縣前之景據公擬閒章急於取醉雲安今此雲安縣前三首中不出一酒字顧不銷一巡哉可見公愁非爲窮狂非縱酒亦可以見公詩年月不可考進必先閱而後至乃縣也

寒輕市上山烟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舡何郡郎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渴長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惟聽棹相將

十二月一日第二首與首篇大同首二句是縣景鹽出舡發是人人生事之動悲己之獨滯也因嘆己之留滯於此如新亭然而舉目風景更切矣我之移病於此如相如之病渴而更長也末二句要而言此春動之光景不愁春花之不盛開而不得伴春還鄉惟徒聽他楚客往過來續相將之棹聲耳感傷當如何哉棹即上瀨鼓發誰家何郡之舡也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岸輕輕柳絮點人衣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十二月一日第三首承上文全是假如之義除春之詞也言由此縣前膽意即見燕子來巢豈不有黃鸝遊出哉難測也三四句是攝來春景非即眞也言加此春來久擬開懷念之深也而我之親故則實稀見何自遂開縱要有他日之杯亦應難強進矣只恐衰老筋力不克反故山空重嗟耳極悲

也鶯歷翠微蓄極以爲鶯春出蟄不復在山非也鶯蟄蟄於燕蟄之溪泉泥水中其啓極遲春盡方至故詩出谷言出蟄也其至處不擇山川故詩又言止於丘隅此章言歷是言春燕既至豈不有鶯飛歷山川者乎燕鶯皆賒春之詞大槩言耳

杜律意註二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明趙統撰統字伯一臨潼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戶部郎中是編詮釋杜甫七言律詩首論拗體謂爲杜之粗律是全然不解聲調者所詮釋亦皆膚度不甚得作者之意凡例稱所見杜詩惟虞註二卷故雖頗有所校正而漫無考證如崔氏東山草堂詩以芹字爲出韻是未知唐韻殷字附眞不附文至宋賈昌朝乃移之許觀東齋紀事王應麟玉海皆可考也

杜詩鈔述註十六卷

〔明〕林兆珂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杜詩鈔述註十六卷》提要

杜詩鈔述註序

夫詩可解乎不可解乎不可解而安必解乎蓋可解者詞事解而若不可解者神理也子美之詩包羅古今千彙萬狀即片言隻字稱引必核故

巨顙老拳之句雖劉夢得不能遽識所以則烏可無解哉然作者神在爲先意存言外或比彙目前而托之千古或佀閭巷俚語而恍然周情孔思非可按圖想生當在以意逆志夫白酒炙

牛子美身遇且殁不白况於作
詩之旨若渺若忽又烏能盡
解哉蓋自昔解杜詩者幾充棟
矣家可賞者惟滕國所傳千家
註林孟鳴先生官西曹時聞取十
之五六彙鈔成帙於諸家舊註

訂其所譌參其未晐又或疏其欵
言之意而傳其默遇之神所不
可強求者卒無牽合蓋其沉酣
風雅搜爤日閲瘦骨苦吟性殆
相類故不特据椅獨工直得神理
於詞事之表斯已勤矣爾者分符

守衡鑄士勸誡境內綏靜暇則
手是編讀之謂子美游於是壘
於是藉臨斯土采摭所遺以成
茲編之美揚湘嶽之靈誠千載
快事迺覓全衡不得善本傳之
於戲杜陵誠不以衡傳為衡人者

盍僭杜陵自重乎何識後愚溪之
重柳也於是其僚佐諸公請曰幸
胥先生述註在函梓之先生辟席
謝不敏曰毋余自為近戳耳非全
書胡以傳也諸公曰不然夫趙虞
二註流傳世間何病不備體乎

且如趙松雪寫陶詩二十篇豈二十篇外陶遂無詩耶情偶有鍾何論趣舍惟先生情鍾斯編因可寄先生爲衡之意耳先生囅然曰若是是誠衡人徵文之一助乎乃授諸梓時不佞壽愷客衡湘閱其事因得敘其概如此先生又有太白詩註若干卷大都與此集相次茲刻爲衡人傳者故未之及云

柯壽愷堯錫父

其未備時或僭附已見窺大明於一郄紬金縷之緒餘泝細流於清源酌流霞於古洞繕寫成書命曰杜詩鈔述註時置座側以自娛目蓋不

復省王匡之漏之無當也既而分虎守衡衡故多帝王遺趾七十二峰當海内五嶽之一文人墨士凡過是都者爭躡屐嘯歌其上子美唐之

大家大曆間嘗下峽至公安入湖南泝湘流而遊衡嶽今集所載紀詠纚纚可述已余意重嶽靈者無如子美則徵文於衡宜莫先子美詩乃

寥寥不得善本傳之豈非全衡一缺事哉昔子厚居零陵永人至今有柳集是重柳所以重愚溪也衡永地壤相接而重衡嶽者不逮永人之

重愚溪余甚慨之乃搜之簏中取向者所鈔出與寮長曾汝嘉鄭克嚴周元徵暨衡陽令王世端共商定之以付剞劂雖未能令之覩全書亦或可補衡之缺焉耳讀是編者其鑒之

莆陽林兆珂孟鳴父

照磨邵時登書

杜詩鈔述註後序

參師林孟嘐先生爲鹵曹時蒐諸家敓杜註者爲芟薙穢訂剌謬破膠攣而或衆說多岐旨未暢則另鮮可證獨謂爲宗所謂千載而後旦莫遇之矣異後任牧荆衡念少陵流寓茲地寄詠不乏而篇帙羼儳當貽从靈以詒余職杜守土紀乘湮沒揚扢以謂何始是委嬴奉校以業㳄竟而會

以喪歸過延津則以成帙十
以六示其門人鄭鵬奎鵬奎
從師在成均鹵曹日與二三
兄弟徵稱訨師顧余嘗辭兼
雖爲干時業不欲以是從吏
以而心知鄭生啓固徵稱訨
也時生竊觀師所爲訨時漢
時魏晉時而善其於唐時而
盛而初無肅肖類而神情以
而胡津〻少陵爲古今故少
陵者尋家其行世無和冥伯
生以伯生故少陵者也比合

愈互禍致愈遠余二十讀以
數歎以而數以語人十人然
乎一人何能疑耳迺今得師
所鈔註則以少陵故少陵者
乎言在意即放意而比物不
徵以而旁出也言在物即相
物而徵善不廣以而出譬也
意可衆見不必從而傳以善
在顯指不必濁而引以擧少
陵所爲忠君憂國以畢時抉
其鈔而露其倪不必語〻而
求合時而片詞有會則群疑

盡捐亦不必前人以已解而
九京可作少陵且當爲師肯
肯幸有忠臣矣惟其有以是
已但以吾師乎吾師乎奎不
肯辱杜門牆寢溟顧衆能窺
作者以藩遂已伯生并疑少

陵者幾十年餘讀師鈔註迺
霍然汗下蓋師常以不二法
門開示鈍根奎自今益幸有
所受持云

門人昭易鄧獻奎謹識

杜詩鈔述註目録

卷一

五言古詩

卷二

五言古詩

卷三

五言古詩

卷四

五言古詩

卷五

七言古詩

卷六

七言古詩

卷七

七言古詩

卷八

五言律詩

出郭　村夜　悲秋
梓州樓二首　領妻子赴蜀二首　去蜀
移居夔州　瀼西移居　移居公安
青草湖　白沙驛　泊岳陽
銅官渚　發潭州　入喬口
薄暮　日暮　中夜
夜　旅夜書懷　歸夢
野望　春遠　南征

樓上　愁坐　懷灞上遊
憶鄭南玭　獨酌成詩　秦州八首
漫成二首　遣意二首　江亭
畏人　晚望　早起
朝　落日

卷九

五言律詩

獨酌　水檻遣心　屏跡二首

江村二首　瀼西草堂　瀼西寒望
西郊　草閣　野望
秋野　斫舍北果林　刈稻詠懷
達行在三首　收京二首　春望
歲暮　暮寒　倦夜
中宵　有感五首　寓目
夕烽　城上　洞房
宿昔　驪山　能畫

晚出左掖　春宿左省　何將軍六首
重過四首　納涼遇雨　常曲二首
左氏莊　李梓州泛江　宴通泉野亭
章梓州水亭　朱山人水亭　鄭氏東亭
登牛頭山亭　滕王亭子

卷十

五言律詩

兗州城樓　岳陽樓　白帝城

卷十一

五言律詩

嚴僕射歸櫬

卷十二

七言律詩

恨別　曉發公安　官軍收河南

江上值水　撥悶　愁

即事　峽中覽物　暮歸

戲呈路曹長　古跡五首　蜀相

諸將五首　奉和早朝　宣政殿退朝

紫宸殿退朝　省中院壁　宿府

院中晚晴　堂成　卜居

狂夫　野老　江村

崔氏草堂　張氏隱居　南鄰

舍弟觀三首　別大易沙門　寄旻上人

香積寺閣　西安寺鐘樓　王臺觀

卷十三

七言律詩

人日　小寒食　即事

暮春　曲江二首　曲江對酒

曲江對雨　多病執熱　早秋苦熱

秋興八首　秋盡　九日

九日　九日藍田　登高

十二月三首　小至　至日二首

冬至　至後　臘日

晝夢　夜　江雨有懷

雨不絕　白帝　返照

望嶽　黃草峽　灔澦

白帝城樓　江陵新樓　又作奉衛王

終明府樓　登樓　閣夜

野望　野望

卷十四

七言律詩

滕王亭子　鄭縣亭子　題桃樹

杜詩鈔述註卷一

莆林兆珂[illegible]纂述
仍孫徐實時垣氏重校

五言古詩

前出塞九首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絶父母恩呑聲行負戈

唐志西州有交河郡河水分流繞城下因名程期刻其路程以定期會也漢書竇榮亡命山林注云

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也此詩意似不然猶言判命李奎被掠毀冠裂冕呑聲負戈此章叙其別家之戚

其二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搴旗

日已遠離家日久也死無時謂以身許國不顧死生之時青絲卽轡頭梁簡文紫騮馬青絲聯玉鐙

梁元帝宛轉青絲鞚曹子建詩仰手接飛猱俯身
散馬蹄李陵書猶斬將搴旗搴拔取也走馬搴旗
如投石超距之意賈勇如此宜其不受徒旅欺也
此章叙其從戎之勇

其三

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
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三秦記隴山天水大坂也俗歌云隴頭流水鳴聲

幽咽遥望秦川肝腸斷絶故名嗚咽水兵戍交河
磨刀於隴豈道經於此耶腸斷聲指水言鮑照詩
行子心腸斷漢書武帝作麒麟閣宣帝時圖功臣
於其中記死欲速朽此章叙其立功之志

其四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
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絶不復同苦辛
史記漢高初為亭長為縣送徒驪山附書六親兩
相決絶其辭則壯情實可悲此章叙其赴戍之情

其五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
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群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勲
樂羊子為將與士卒同甘苦今云苦樂異豈善撫
士卒者乎寧盡聞不敢直言主將辱之道也衛青
少時父使牧羊皆奴畜之有相青曰貴人也官至
封侯後拜為車騎將軍此章叙其軍中之憤

其六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凌豈在多殺傷
張諒少壯氣銳好挽强弓漢匈奴傳月氏欲殺冒
頓奔歸頭曼適作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
此章叙其制敵之畧而戒其妄殺

其七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層冰間

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嶺南征可望不可攀
陸士衡詩驅馬陟陰山漢書高祖將兵擊匈奴會
冬雨雪士卒墮指者十二三此章叙其築城之苦

其八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爲我奔
虜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
越絕書楚王作鐵劍二枚晉鄭求之不得興師圍
城三年不解楚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

敗漢書霍去病衛青擊匈奴虜名王貴人以百數
注名王謂有大名以別諸小王也賈誼求試屬國
請繫單于之頸周禮設車宮轅門注次車以爲藩
則仰車以其轅表門蘆綏潛身屈志暫備行列孫
子一勝一負兵家常事不足論也此章叙其不伐
之心亦見主將掩功而下情不達也

其九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
中原有鬬爭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曲禮毋雷同注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中原
鬬爭謂人貴苟得論功而鬬爭也禮記桑弧蓬矢
以射天地四方示男子之有志也此章叙其立志
之遠故羞雷同於苟得而不辭固窮也前出塞乾
元二年公至秦州思天寶間而作戍交河以備回
紇入寇有謂備吐蕃者非

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
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
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
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鈎
梁竦曰大丈夫生當封侯召募吳中郎將周祗乞
於鄱陽召募鮑照詩召募到河源謂自隱度而應
募也一作占募薊門在燕地古木蘭詞東市買駿
馬西市買韉鞍唐刺史見觀察使皆抹首靴足握

刀頭候踣左詩生于道周周曲也庶羞亨炮殺物
調以五味盛於鉶器謂之鉶羨盛之於豆謂之庶
羞吳越春秋吳王闔廬命國中作金鉤令曰善者
賞百金有人貪王之重賞殺其二子以血統金遂
成二鉤獻而求賞王曰爲鉤者衆子獨求賞何以
異作鉤者乃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兩鉤俱飛著父
之胸王大驚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贈曰含笑
默馬而意已傳矣此言赴募之事志在封侯故閭

里親戚皆以爲榮不復以爲戚與前出塞戚戚去
鄉里而以棄絕父母爲痛者不同亦可以觀世變

其二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
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
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東門河南洛陽東都門夏官大司馬師以門名疏
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
桐門右師皆上卿爲將軍者河陽亦在洛陽縣李
陵詩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詩蕭蕭馬鳴悠悠
旆旌荊軻歌風蕭蕭兮易水寒部伍漢大將營五
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軍法以伍爲主五人
爲伍各見招一部伍之人各相招認以居幕也笳
塞上捲蘆葉吹之其聲最哀李陵書胡笳互發牧
馬悲鳴漢書霍去病爲嫖姚校尉武皇開邊去病
勤遠故以之託言此章敘軍中之景

其三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
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
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重守邊保其疆場而已重高勳則邀功生事者也
兵書曰善戰者無赫赫之功拔劍擊大荒用臧宮
馬武鳴劍伊吾事玄冥北方之神謂玄冥所主之
地此章言人主有好大喜功之意遂啟臣下逢迎

生事之心

其四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
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
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道衢

凱獻功之樂兩蕃謂吐蕃與奚契丹也段容曰西
北安靜二蕃無虞漁陽即范陽河北之地今薊州
也左太沖詩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十三簧爲

笙二十六簧爲竽遼海遼東之海也唐時惠通河
未開劉晏爲江淮轉運使自蘇州海運故曰雲帆
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輿臺賤卒也左傳皂臣輿輿
臣隷隷臣僚僚臣臺主將謂祿山也祿山兵還玄
宗御承天門率百官迎迓祿山恃寵氣凌公卿是
時反狀已露議者輒死是以莫敢言之卒致漁陽
之變也此章言主將邀功濫賞之事

其五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
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
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

漢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田穰苴
戰伐出師多門左傳晉政多門蔡澤曰躍馬疾驅
四十二年足矣古樂府以死報君恩舜分冀東北
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即河北也祿山自幽州起兵
陷河洛漢高紀從間道走歸師古曰間空也投空

隙而行不公顯也此章言將校有不從叛者祿山
盡殺其妻子也後出塞五首乃乾元時公在秦州
思天寶間而作傳云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前四章
著明皇黷武不戢過寵邊將啟其驕恣輕上之心
末章因著祿山之叛以見明皇自焚之禍也

夏日歎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
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

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涯萬人尚流冗擧目唯蒿萊
上今大河北盡作虎與豺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
對食不能飡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
夏至日行北陸故夏則日出東北艮方也漢天文志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中街即中道也楚辭暘杲杲其未光應璩曰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易傳當雷不雷陽德弱也郎顗傳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

無藏此言君令之不時也隋煬帝時大旱任安曰上蒼久不降甘雨良田黃埃勃然而起漢光武詔曰流冗在道朕甚憫之冗散也晉灼曰蒿萊荊棘擧目皆是大河即黃河當祿山反首陷河北諸郡祿山爲范陽節度使幽薊即范陽郡是其節制之地也豺虎喻盜賊蓋河北之民大兵之後又遇大荒遂盡起而爲盜是時諸軍乏食各自潰散王師之弔伐者不知何在也蔡琰詩饑當食兮不能餐貞觀初輔相得房杜王魏諸賢以致太平公蓋傷今而思古也此時憂旱而作按乾元二年三月丁亥以旱降死罪流以下原之四月癸亥以天旱徙市雩祀祈雨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颻吹我裳
昊天出華月茂林延疎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
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

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
竟夕擊刁斗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
北城悲笳發鸛鶴號且翔況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
相如夢僊引天悠悠夢到無何鄉大風飄颻吹我裳潘章曰安得萬里長風掃此陰翳蕭子範詩憑軒竹涼氣陶潛詩夜景湛虛明李嶠詩月華滿院寒飛揚羽蟲亂詩荷戈與殳刁斗以銅爲器狀如小鍋晝炊飯食夜擊以警衆李廣傳程不識正部

曲行伍營陣擊刁斗至天明始罷至德二載郭子儀與安守忠戰敗府庫無積蓄專以官爵賞功由是應募入軍一切衣金紫張茂先詩煩促每有餘稱子卿詩長歌正激烈

潼關吏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為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

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

詩勞人草草注草草勞苦貌世說如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潼關在華陰縣天寶十四載祿山反詔哥舒翰率衆二十萬守潼關為賊所敗關門不守翰被執降京師遂陷玄宗奔蜀暨收復長安增修阨險以備胡列戰格列柵以捍馬者也丈人關吏稱公也李左車云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即容單車之謂也蜀都賦一夫守隘萬夫莫向左傳晉使詹家守桃林之塞注今潼關是也此公哀潼關士卒而作戒後人之不可恃險也設為關吏問荅之詞首四句言築城之險借問二句公問而關吏荅也要公下馬指示關之形勝連雲至一夫皆關吏言關之險隘如此末四句則公因關吏之言而以哥舒恃險之事戒其防關之將也

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收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公自注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唐志新安

屬河南府古木蘭詩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古
猛虎行少年惶且怖伶俜到他鄉伶俜無成單孤
貌天地無情只是勸其泣之無益言天地豈有情
而憐汝泣也如范註則子美直指君上無情豈其
意哉相州即鄴郡今彰德府時郭子儀九節度圍
安慶緒鄴師潰城下諸節度各還本鎮子儀保河
陽詔留守東都異起曰出兵不可輕戰賊勢難料
星散言鄴師潰也舊京即東都僕射即郭子儀也

子儀至德二載貶為左僕射就糧練卒其地皆近
掘壕牧馬其役又輕四事言僕射撫養分明也自
此篇至無家别五詩並紀鄴師之役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
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夜久語聲絶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别
石壕屬邠州陝東戍也在新安縣西即石崤也時
鄴師潰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東京士
民驚駭散奔山谷子儀在河陽將謀城守人又驚
奔諸將繼至衆及數萬議捐東京且守蒲陝都虞
候張濉曰蒲陝荐饑不如守河陽子儀從之築南
北兩城以守之公見徵兵太急故作此詩

新婚别

兎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道旁
結髮為妻子席不煖君床暮婚晨告别無乃太匆忙
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
君今死生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往形勢反蒼黄
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
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

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詩蔦與女蘿施于松柏古詩與君為新婚兎絲附
女蘿周述生而惟異其父曰不如棄置道旁結髮
猶云束髮少時也蘇子卿詩結髮為夫妻恩愛兩
不疑班固荅賓戲孔席不暖漢廣川王去為幸姬
陶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顏師古注尊章言
舅姑也飲馬長城窟行善侍新姑嫜古者婦三月
告廟上墳始謂之成婚婚禮既明白然後稱姑嫜

正名也今嫁未成婚而別故曰妾身未分明何以
拜姑嫜孫武兵書置之死地而後生鮑照詩沈痛
切中腸北山移文蒼黃翻覆漢書李陵與單于戰
曰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軍中豈有婦人乎搜得
盡斬之襦短衣也左傳施氏婦曰鳥獸猶不失其
儷子將若何宋王風賦回穴錯迕先王之政新婚
者朞年不使政出刑名一切使之而已此詩所怨
蓋其常分而不忘禮義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
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
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
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
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
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嘆
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

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曲禮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衛隆曰吾宗世業
儒值此離亂子孫不慣操戈陣亡皆盡禮介冑之
士不拜土門口在鎮州獲鹿縣即井陘關也郭子
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董秦為濮州刺史移鎮杏
園蓋在衛州汲縣非長安曲江之杏園鮑照詩臨
路獨遲迴又烽火入咸陽蜀都賦岡巒糾紛衛紹
曰累年兵戈不解積屍遍野草木皆腥楊子川谷

流人之血原野厭人之肉詩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曹植詩哀哉傷肺肝觀念蓬室士張約過金陵回
首淚下不能止心肝摧折唐制六十免役今則垂
老而從軍此詩寫其忠憤激烈垂老不變又叙其
夫婦別情濃至可傷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
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

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
四隣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
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
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携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
家鄉既盪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
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為烝黎
梁竦云賢愚貴賤一死皆為塵泥造化豈有彼此
之異賤子卽相州師潰而歸之人也王齊累日饑

腸慘悽覺瘦魏武苦寒行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
啼潘勗見陸機曰今天下三分干戈騷屑吾獨荷
鋤山谷采芝术養此衰朽不復有意於世間事也
鞞馬上小鼓也盧湛詩豈謂鄉曲譽謬充本州役
陳涉父母生我不得力天寶十四載祿山反至乾
元二年凡五年也近行謂居鄉遠去謂戍邊近行
止一身遠去終轉迷猶有戀鄉之意然家既盪盡
則遠與近一也又何憚遠去乎但痛病母委於此

地溝谿五年矣以致母子終身之悲蓋謂生既無
以養死當守其骸骨之地此則不能忘情耳

留花門

北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
自古以為患詩人厭薄伐修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
胡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
公主歌黃鵠君王指白日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
長戟鳥休飛哀笳曉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

沙苑臨清渭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瀲洌
胡塵踰太行雜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
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今
言花門指回紇也時用朔方吐蕃回紇諸兵以討
賊既收長安葉護奏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
自歸取馬還為掃除范陽餘孽北門即比方也前
漢匈奴傳單于遺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
者天之驕子也又云匈奴居北邊君王以下咸食

畜肉衣其皮革趙充國曰龝高馬肥變必起矣師
古曰盛龝馬肥健虜必為寇匈奴舉事常隨日月
盛壯以攻伐月虧則退兵詩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匈奴贊曰其慕義而貢獻則綏之以禮讓羈縻不
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應劭曰
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西域
傳漢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為公主嫁烏孫昆莫
公主悲愁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

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墻以肉為食兮酪為
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天子
聞而憐之乾元初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嫁回紇
可汗詩謂予不信有如皎日今言指白日以為誓
也連雲謂回紇之兵左輔馮翊也積雪回紇衣冠
皆白若積雪然呂布曰長戟霜戈鳥亦不能飛其
人何患耶沙苑唐牧馬地在馮翊渭水在西安府
城北王臻至漾波愛其泉香草木豐秀瀲洌起越

貌上林賦轉騰瀲洌太行山名在河南彰德衛輝
懷慶之間雜種即謂回紇丘希範書姬漢舊邦無
取雜種蕭瑟即蕭條之意

發秦州

我衰更懶拙生意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
漢源十月交天氣涼如龝草木未黃落況聞山水幽
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
密竹復冬筍清池可方舟雖傷旅寓遠庶遂平生遊

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
谿谷無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惆然難久留
日色隱孤戍烏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
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内吾道長悠悠
乾元二年公自秦州赴同谷縣唐志秦州西南至
成州二百六十里同谷其附邑也同谷在京之南
時不經破敗故曰樂土詩適彼樂土楚辭嘉南州
之炎德今言無衣而思南州以其氣煖故也漢源

成州蜀縣州有栗亭川魏置縣唐為館山海經景
山少澤多諸蕷本草藏石蜜即崖蜜謂為櫻桃者
非方舟兩舟並駕也此邦指秦州阮嗣宗曰頻倦
人事接應進退非吾本性王仲宣登樓賦登茲樓
以四望聊暇日以銷憂塞田邊塞沙田也磊落疎
曠貌古詩磊磊落落向曙星此詩言欲適南州者
實以謀生之故又無山水之幽也地暖便無衣良
田便無食客竹清池言山水幽也秦州惟要衝則
非幽地微收則非樂土故難久留日色隱孤戍以
下却言發秦州

赤谷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
晨發赤谷亭險艱方自茲亂石無改轍我車已載脂
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饑悄然村墟逈煙火何由追
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為高人嗤
地理志赤谷在秦州崦嵫山之東曹孟德與劉先

主戰於此水為之赤故名孔子曰天寒既至霜雪
既降曹子建詩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詩載脂
載舝魏文帝苦寒行谿谷多風霜露沾衣險艱謂
歷大隴九回坂也按地理志秦州隴城縣有大隴
山亦曰隴首三秦記云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越
又云上有清水四注而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
幽咽遙見秦川肝腸斷絕此公初發秦州道經赤
谷而作首言天寒歲暮遊子有所往而重來未可

卜次言早發赤谷躋險則自此始而我車已脂應
遊子有所之次言山深風多日落人饑而村墟尚
遠應天寒霜雪繁末言貧病俞覺零落故鄉其安
在哉常恐死於道路永為高人所嗤耳應重來未
有期

鐵堂峽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峽形藏堂隍壁色立積鐵
徑摩穹蒼蟠石與厚地裂脩纖無限竹嵌空太始雪

威遲哀壑底徒旅慘不悅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
生涯抵弧矢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回首肝肺熱
峽在秦州東南七十里遊子公自謂也縹緲衣裳
飛揚貌山陗夾水曰峽峽形藏堂隍謂山基如堂
隍峽藏於兩山之間也壁山之峭石如壁也立積
鐵壁色積如鐵也魏文詩脩條摩蒼天太始雪峽
中常有雪似鑿開混沌以來其雪未消也殷仲文
詩哀壑叩虛牝謝靈運詩徒旅苦奔峭又石橫水
分流詩我馬瘏矣荀子折筋絕骨抵者逢抵之抵
抵弧矢則遭用兵之時也肝肺熱即莊子我其內
熱意

寒峽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積阻霾天寒
寒峽不可度我實衣裳單況當仲冬交泝沿增波瀾
野人尋煙語行子傍水餐此生免荷殳未敢辭路難
秦成二州大抵多峽仲冬道經山峽故曰寒峽遠

行曰邁雲門成州地名爾雅風雨土為霾雨去聲
蓋謂大風飛塵而塵又自上而下如雨然言非齊
明之景也詩荷戈與殳古今注殳戟之遺象也劉
肅退居高嶺活然自樂謂兒姪曰爾輩當勉力升
春此生何望青雲致身倘免荷戈執殳其幸亦非
細矣

法鏡寺

身危適他州勉強終勞苦神傷山行深愁破崕寺古

嬋娟碧鮮淨蕭摵寒籜聚洄洄山根水冉冉松上雨
泄雲蒙清晨初日翳復吐朱甍半光爛戶牖粲可數
拄策忘前期出蘿已亭午冥冥子規啼微徑不復取
公自秦州南還而經此寺也身危謂避荒亂也陶
侃勉強仕宦終亦苦心勞力山行深謂經九曲坂
頓令傷神也左太冲吳都賦其竹則檀欒嬋娟玉
潤碧鮮洩猶出也慕要曰日當午曰亭午冥冥幽
遠之意子規春深乃鳴今仲冬之交而其聲已聞

南方地暖故也公欲少憩此寺奈聞子規之聲起
人歸思況徑陌微窄難以取次一遊於是前過故
云微徑不復取也

青陽峽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岡巒相經亘雲水氣參錯
林迥峽角來天窄壁面削磎西五里石奮怒向我落
仰看日車側俯恐坤軸弱魑魅嘯有風霜霰浩漠漠
昨憶踰隴坂高秋視吳嶽東笑蓮花卑北知崆峒薄
超然侔壯觀已謂殷寥廓突兀猶趁人及茲嘆其冥
此亦適同谷所經之峽也秦州在雍州邊塞之外
日車即日轂也坤軸即地軸也日車側坤軸弱猶
詩所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之意言世路嶮巇雖日亦覺側而地亦覺弱也何
遜詩林閒夕風生隔水魑魅嘯秦州記隴坂九曲
不知高幾里周禮雍州其山鎮曰嶽山註吳嶽也
唐隴州吳山縣西四十里有吳山其頂有五峰是

也今鳳翔府蓮華華山也今在西安府崆峒山
今在鞏昌府侔壯觀言青陽峽可與西嶽為比也
趁人謂前險已過後險復來如險追逐人也

石龕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狨又啼
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
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為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
苦云直幹盡無以充提攜奈何漁陽騎颯颯驚烝黎

石形似龕在成州近境楚辭虎豹鬬兮熊羆咆猨猱猴之類虹霓止見於夏秋仲冬而見紀異也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雲梯高山蹬道也渠謂汴州齊謂山東皆安史之兵所在故采箭以供官府之用也祿山之亂所領皆漁陽突騎

積草嶺

連峰積長陰白日遞隱見颼颼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山分積草嶺路異明水縣旅泊吾道窮衰年歲時倦

卜居尚百里休駕投諸彥邑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食蕨不願餘茅茨眼中見

公自注在同谷界亦公自秦南行所經地也積長陰謂林木隱翳也遞隱見言日光映射或有或無也林響交遠林與近林聲相接也明水縣屬興州言路異者自此嶺之外東西別行東則同谷西則明水也唐志明作鳴孔子傷麟反袂漣洏嗟吾道窮謝靈運鄴中詩序云二三諸彥佳主人指同谷縣尹也沈約得來書云詞語絕妙筆墨遒勁遠客公自謂也左太沖詠史詩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

鳳皇臺

亭亭鳳皇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為君上上頭恐有無母雛饑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忘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

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坐看彩翮長舉意八極周自天啣瑞圖飛下十二樓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猷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正為此群盜何淹留

成州東南十二里有鳳皇山相傳弄玉吹簫處亭亭高貌謝連惠詩亭亭映江月武德初以同谷置西康州貞觀初廢文王為西伯時鳳鳴岐山之陽莊子南方有鳥其名鵷鶵非梧桐不棲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瑞應圖曰鳳王者之瑞春秋合誠

圖曰黄帝坐元扈洛水之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
觀鳳皇銜圖置帝前黄帝再拜受圖注元扈石室
名也漢郊祀志黄帝為五樓十二城以候神人鴻
猷大道也鳳銜鴻猷所以表大道也深衷公自言
已之衷曲蓋感鳳而思見賢人以致平治之效也

萬丈潭

青溪合冥寞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内
跼步凌垠堮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寬却立蒼石大

山危一逕盡岸絶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瀩
黒知瀲濴底清見光炯碎孤雲倒来深飛鳥不在外
高蘿成帷幄寒木壘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
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将老斯遊最
閉藏修鱗蟄出入巨石礙何當炎天過快意風雲會
同谷縣有萬丈潭一名鳳皇潭淮南子出鮮垠堮
之門張平子西京賦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
鍔注垠鍔端崖也顔延年詩䟫華因削成根虛無
言由太極之初所自有也漢郊祀志登遐倒景注
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澹瀩水帶沙往
来貌天台賦序或倒影於重瀩旋水曰濴光明曰
炯不在外潭上石高鳥飛不能過也康協終南行
楓冊杉碧壘旌立旆天台賦序䟫無人之境此公
觀萬丈潭因龍而寓意也首四句言潭之大而且
為龍蟠之窟次四句言已涉險而觀此潭削成至
不在外六句詳言潭之深大以應首句高蘿至洩

瀨四句言山之草木川竇之勝以上皆所謂造幽
而發興者造幽四句言人跡未到處皆自我始遊
之然未能窮探歸多遺恨而此遊實為平生之最
亦猶東坡詩茲遊奇絶冠平生也末四句言此冬
時龍蟄不見何事當炎天過日快意而覩風雲之
會也以寓際遇之意亦應起句顯晦語

發同谷縣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煖席況我饑愚人焉能尚安宅

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柰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
忡忡去絶境杳杳更遠適停驂龍潭雲迴首虎崖石
臨岐别數子握手淚再滴交情無舊深窮老多慘慽
平生懶拙意偶值棲遁迹去住與願違仰慙林間翮
公自注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劍南紀
行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公以昨歲自
諫省出為華州掾今夏去官發華州秋客秦州冬
離秦州至同谷又發同谷而赴成都是一歲四行

役也龍潭虎崖俱在同谷地江文通詩尊酒送征
人握手淚如霰郭景純詩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遁
棲稽康云事與願違裴寂去住不能如願四海干
戈未息出門無食仰見飛鳥頷子曰吾弗如此物
羽翮飲棲出入自得長嘆久之

木皮嶺

首路栗亭西尚想鳳皇村季冬携童穉辛苦赴蜀門
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為之暄

遠岫爭輔佐千岩自崩奔始知五嶽外别有他山尊
仰看大明俯入裂厚坤再聞虎豹鬭屢跼風水昏
高有廢閣道摧折如短轅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
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清無沙土痕
憶觀崑崙圖目擊玄圃存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
嶺在成縣之西境此公乾元二年十二月發同谷
入蜀經行之作也首猶言命車向西行也栗亭在
同谷鳳皇村在漢中府鳳縣蜀門即劍門也蜀在

同谷之南故曰南登爭輔佐謂遠山重疊來拱此
木皮嶺也崩奔石裂而水泉奔下也謂千岩崩奔
而此嶺則安固自如有謂比安禄山者非五嶽東
岱南霍西華北恒中嵩也他山指木皮嶺之山也
閣道即棧道也冬青一名女貞一名萬年樹左太
冲蜀都賦金馬騁光而絶影碧鷄倏忽而曜儀連
珠金碧之岩必辱鳳舉之使崑崙山名在西域玄
圃崑崙第三級名皆仙境也目擊玄圃存言親見

杜詩鈔述註卷二

莆郡兆珂[illegible]纂述

五言古詩

白沙渡

長途隨長江渡口下絕岸差池上舟楫杳窕入雲漢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馬向北嘶山猿飲相喚水清石礧礧沙白灘漫漫迥然洗愁辛多病一疎散高壁抵嶔崟洪濤越陵亂臨風獨回首攬轡敍三嘆

渡之水經槃頭郡東南合鳳溪水莊子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江賦云絕岸萬丈詩差池其羽古詩胡馬嘶北風嚴助遊陸渾山嘆曰多病無聊来此疎散以釋沉鬱之興謝惠連詩清波時湲亂王筠臨風長想英猷時復迴首東望復三嘆謂公遭亂離疲於奔走是以有范滂攬轡澄清之志奈何時不見用止於三嘆自傷而已

水會渡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
大江動我前洶若溟渤寬篙師暗理楫謌笑輕波瀾
霜濃木石滑風急手足寒入舟已千憂陟巘仍萬盤
迴眺積水外始知衆星乾遠遊令人瘦衰疾慚加餐
水會渡一名水回渡即所謂合屬溪水也在今陝
西漢中府宼恂中夜悲愁不得安寢程煜云傾崖
斷路人馬不通如逢泥水去住多艱謝朓詩兵兒
未習水謌笑輕波瀾衆星乾乾星上出也積水外
即水會渡也古詩思君令人老又努力加餐飯

飛仙閣

土門山行窄微徑緣秋毫棧雲闌干峻梯石結構牢
萬壑欹疎林積陰帶奔濤寒日外澹泊長風中怒號
歇鞍在地底始覺所歷高往來雜坐臥人馬同疲勞
浮生有定分饑飽豈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
飛仙言其高自此上棧道矣在今四川保寧府華
陽志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為飛梁閣道棧雲棧
道高而連雲也帶奔濤棧道之水在劍州山下其
山峭壁中斷兩崖相嶔如門之闢如劍之植故又
名劍門山上有棧道急流在下聲聞於上莊子風
作則萬竅怒號李陵云人疲馬勞一日三戰

五盤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木疎
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
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鬬巨猾何時除

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
棧道盤曲有五重在保寧府廣元縣北今名七盤
嶺陶淵明詩山氣日夕佳宋玉出遊見山鳥自得
嘆曰此中林幽地僻無網罟彈射宜爾盡其天年
也楊雄云水至清則無魚公反用之也禮運篇昔
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注橧
聚薪柴以為巢居也范曾云東郊金華不息尚思
格鬬戰壘滿目寧不心痛東郊河南地公喜蜀風

土可居但以世亂不得還鄉為念即所謂雖信美
非吾土也

石櫃閣

季冬日已長山晚半天赤蜀道多早花江間饒奇石
石櫃曾波上臨虛蕩高壁清暉迴群鷗暝色帶遠客
羈棲負幽意感嘆向絕迹信甘孱懦嬰不獨凍餒迫
優游謝康樂放浪陶彭澤吾衰未自由謝爾性有適

閣在保寧府昭化縣即棧道路江淹詩海濱饒奇

石絕迹言道險而人跡絕也嬰縈也謂行路辛勤
而身軀為懦弱所嬰也謝玄封康樂公孫靈運襲
封與何長瑜等以文章賞會為山澤之遊詩家稱
康樂乃靈運也陶淵明為彭澤令公數不能如陶
謝優游放浪而自適其性也

桔柏渡

青冥寒江渡駕竹為長橋竿濕煙漠漠江水風蕭蕭
連笮動嫋娜征衣颯飄颻急流鴇鷁散絕岸黿鼉驕
西轅自茲異東逝不可要高通荊門路闊會滄海潮
孤光隱顧眄遊子悵寂寥無以洗心胸前登但山椒

桔柏江名文州嘉陵二江合流處東下入渝合通
於荊門楚辭據青冥而攄虹謝玄暉詩生煙紛漠
漠荊卿歌風蕭蕭兮易水寒笮連竹索而為梁也
成都之笮橋即此類鴇似雁而無後趾鷁鷀水
鳥鷁鷀喻舟船黿鼉喻橋梁強壯也山頂曰椒廣
雅曰山高四墮曰山椒

劍門

惟天有設險劍門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
兩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
珠玉走中原岷峨氣悽愴三皇五帝前雞犬莫相放
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
并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吾將罪真宰意欲鏟疊嶂
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

易天險不可升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地志劍州劍

門縣有梁山亦名大劍山張孟陽劍閣銘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萬仞嚴助至蜀見劍門關乃嘆曰天下壯險扼隘喉衿莫過此關也劍門山雖抱西南而石角北向則有面內之義詩其崇如墉蜀都賦金城石郭兼帀中區又云一夫守隘萬夫莫向古語珠玉無翼而飛無脛而行岷山在成都之西青城山是也峨山在成都之西南峩嵋山是也珠玉蜀地所產困於誅求而悽愴之氣

見於岷峨以無情之山猶且悽愴則有情之民可知矣蜀舊為西蠻之地三皇五帝以前雖犬不聞乎中國況珠玉乎至秦鑿岷峨以通蜀務在懷柔遠人遠人雖修職貢而太古淳朴之道已喪矣幷呑蕪有之也割據分守之也英雄如公孫述李雄輩皆乘中國有亂起而據蜀李特送流人至劍門箕踞四顧太息曰劉禪有此形勢而束手於人乎遂潛謀割據莊子若有真宰焉而不得其眹雖削也言欲羅真宰而削平疊嶂使不險固誠恐中原未復之日而復有割據之謀或一時無以禦之耳是以臨風而惆悵也末四句則公忠憤之辭

鹿頭山

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饑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
遊子出京華劍門不可越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闊
殊方昔三分霸氣曾間發天下今一家雲端失雙闕
悠然想揚馬繼起名碑兀有文令人傷何處埋爾骨

紆餘脂膏地慘澹豪俠窟杖鉞非老臣宣風豈專達
冀公柱石姿論道邦國活斯人亦何幸公鎮踰歲月

鹿頭山在成都府德陽縣以昔有張鹿頭造宅於此因以名山有鹿頭關即高崇文敗劉闢處公自出陝西咸陽入蜀皆經歷險阻至此山始見成都平曠之野足慰饑渴之望遊子公自謂也京華即咸陽也天子之門兩旁曰闕雲端失雙闕是崤函失險意揚馬謂子雲相如也二子皆蜀人有文而

不顯用於漢至此追思之亦傷已之不遇時也成都富饒之地故曰膏腴史記漢書皆有遊俠傳即豪俠也郭璞詩京師遊俠窟司馬法左杖黃鉞唐中宗時蕭至忠為尊達中丞謂事得直達于天子不受人節制也冀公謂冀國公裴冕也時為劍南節度使陸凱傳宰相國之柱石

成都府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

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遊子去日長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

歸去来辭景翳翳以將入淮南子曰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阮嗣宗詠懷詩云灼灼西頹日餘光照我衣新人民謂初到成都無舊識也江水出岷山東流入於海遊子去日長者言江向東遊子向西日與之遠也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久留四愁詩側身西望涕沾裳此詩大畧與五盤同意首六句言晚至成都山川人民皆與故鄉相異未卜何日見故鄉也大江二句因江水東流而嘆去故鄉之遠曾城以下言蜀土信美然終不能已其懐土之思故言鳥雀夜各知歸而我乃不能歸中原也又因途次之景寓言所以不得歸者則以群盗不息之故耳末二句自慰之辭也

早發射洪縣南中途作

將老憂貧窶筋力豈能及征途乃侵星得使諸病入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傲裳逐徒旅達曙陵險澁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進駑馬若維縶汀洲稍疎散風景開快悒空慰所尚懐終非曩遊集衰顔偶一破勝事難屢挹茫然阮籍途更灑楊朱泣

射洪縣在今四川潼川州東南鮑明遠詩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張平子思玄賦占既吉而無悔

兮簡元晨而俶裝注俶始也潘正叔詩世故尚未夷崤函方險澁詩縶之維之維縶其靭縶絆其足也阮籍行不由徑至窮途則哭楊朱泣多岐謂其可以南可以北此詩述其衰老窮困跋涉道路之苦將老至陵險澁言早發寒日至篇末言途中景况謂我以憂貧之故奔走道路此豈老者筋力所能及耶征途乃侵星應首句得使諸病入應次句寡道氣故多疾寒日清江皆征途早景僕夫二句

言僕馬俱病即詩所謂我馬瘏矣我僕痡矣是我快悒之懷何如耶及汀洲踈散則非險澁矣其風景開我快悒然此亦空慰我之懷耳終不若昔時之游集也况乃偶一破顏而勝事實難屢得此窮途多岐之泣所以不能自已也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佳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冬溫蚊蚋集人遠鳧鴨亂登頓生曾陰欹傾出高岸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煙畔一川何綺麗盡日窮壯觀山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傷時愧孔父去國同王粲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嘆

地理志梓州通泉驛去縣十五里有佳山水諺稱沈家坑衣自濕謂溪水欝蒸之霧所濕也蚋醯鷄似蚊而至小者鳧浮鷗鴨野鴨行人少故鳧鴨亂也登頓登臨而少頓息也江文通詩曾陰萬里生一川即沈家坑也孔子泣麟曰出非其時吾道窮矣王粲因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有七哀詩

云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此篇述其飄零之情雖遇佳山水不能適意也

北征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

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合瘡痍憂虞何時畢
靡靡踰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
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
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
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
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
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
坡陀望鄜時谷巖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

鴟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
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
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
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驕兒顏色白勝雪
見耶背面啼垢膩腳不韈牀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
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裋褐
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
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

學母無不為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闊
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喝
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能說
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妖氛豁
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
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
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
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伺俱發

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
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
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競菹醢同惡隨蕩析
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
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
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
園陵固有神灑掃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漢班彪更始時避地涼州發長安作北征賦故公

因之作北征詩按輿地圖鳳翔府在西北鄜州在
西南自北啓行至鄜州也二載至德二載也蒼茫
急遽之意胡混自金陵歸永安蒼茫下馬問里人
曰家室何在恩私被時房琯得罪公上言琯罪細
不宜免帝怒詔放公歸鄜州省家詩以放歸為實
被恩私也東胡指安慶緒天子行幸所在曰行在
時肅宗即位于靈武未返長安故曰行在靡靡猶
遲遲也詩行邁靡靡阡陌謂田間疆境南北為阡

東西為陌鳳翔縣即今陝西鳳翔府屬縣時肅宗
在鳳翔也周禮司常析羽為旌熊虎為旗晚明滅
謂屯兵以扈駕也邠郊邠州之郊野涇水所經也
今隸西安府猛虎喻盜賊也古車轍石戴山巔如
車轍也西京賦珍物羅生高唐賦芳草羅生橡如
栗而小晉虞摯拾橡栗而食桃源在常德府鄜時
即鄜州公家所在必言時者時地高而遠先見也
木末言遠也李隱塞上行寒月上征壘沙與骨俱

白潼關在西安府哥舒翰守潼關師敗降賊魏文
帝云元瑜長逝化為異物天吳水獸八首八足尾
背青黃丹穴有鸑鷟如鳳五色而多紫公言妻子
寒凍以海圖舊繡為小兒裋衣故波濤為之折繡
文為之移天吳紫鳳之類一顛一倒也郭攸嘗曰
吾幸生還故鄉喜對童穉雖死心亦足矣林喆自
田中還鄉兒童輩問事爭挽鬚髯左傳天子蒙塵
于外張子房曰幾日妖氣開豁天宇明靜妖氣即

妖氣也回鶻即回紇言回鶻者謂其勇鷙猶鶻也
伊洛東都西京長安也青州徐州恒山碣石皆東
北之地隋長孫晟傳臣夜望磧北有赤氣長百餘
里如雨下垂按兵書名洒血欲滅匈奴宜在今日
狼狽二獸名狽前足絕短每行必駕兩狼失狼則
不能動故言世事乖者稱狼狽褒妲褒姒妲己也
按詩言夏商當云妹妲此指貴妃也中自誅褒妲
者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禍賜妃子死官軍何

與哉周宣王漢光武皆中興主桓桓武勇貌陳將軍陳元禮也首建誅國忠之策齊高帝手敕其孫國珍云卿愛人活國甚副吾志大同白獸皆宮殿名翠華天子之旗都人望肅宗收復兩京也相如賦建翠華之旗園陵天子所塟之地也此詩分作六大節首句至憂虞何時畢為第一節述將行戀闕之懷靡靡踰阡陌至及歸盡華髮為第二節述行役在道所見之景及陷胡之事經年至茅屋至

生理焉得說為第三節言至家見妻子之事至尊尚蒙塵至皇綱未宜絕為第四節言回紇助順滅胡之事憶昨狼狽初至于今國猶活為第五節言國雖遭亂而君能悔禍臣能効忠與前代不同淒涼大同殿至結句為第六節言乘輿反正實祖宗在天之靈創業垂謨之遠也公深以借回紇兵為非計故云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後回紇果為唐患至於收復河洛則欲乘勝長驅幽薊故云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當時郭子儀李泌諸臣亦欲乘河陽之勝搗賊巢穴然後還京惜肅宗不能從而河北迄不為唐有以至於亡即此二事觀之杜公經濟槩見其云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蓋謂此也

過津口

南嶽自茲近湘流東逝深和風引桂楫春日漲雲岑回道過津口而多楓樹林白魚困密網黃鳥喧嘉音

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甕餘不盡酒膝有無聲琴聖賢兩寂寞眇眇獨開襟

津口在今荊州府江陵縣南嶽在今衡州府衡山縣湘江在今長沙府西與江陵之津口相近梁元帝烏棲曲沙棠作船桂為楫困密網塞也喧嘉音通也陸士衡詩甕餘殘酒膝有橫琴眇眇孤獨貌傷時無君子故獨開襟也

次空靈岸

沄沄逆素浪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
空靈霞石峻楓括隱奔峭青春猶無私白日亦偏照
可使營吾居終焉托長嘯毒瘴未足憂兵戈滿邊徼
棡者留遺恨耻為達人誚回帆覲賞延佳處領其要
空靈岸在今長沙府湘潭縣沄沄浪紋也落落曠
遠貌霞石峻湘中記湘水深五六丈其清見底五
色石子鮮明可見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奔峭
奔流峭謂峭峰謝靈運詩徒旅苦奔峭亦偏照□

為山嶺障閡故偏照也覲賞延覲望逍遥延賞也
領其要尤妙處也

赤谷西崦人家

躋險不自安出郊已清目溪廻日氣暖徑轉山田熟
鳥雀依茅茨藩籬帶松菊如行武陵暮欲問桃源宿
秦州有崦嵫山在赤谷之西謝靈運詩躋險築幽
居陶淵明桃源記晋太康中武陵人捕魚沿溪而
行忽逢桃花夾岸漁人異之復行窮林見一山便
從山口入土地平廣邑屋連接黃髮垂髫怡然自
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邀還家設酒食數日
辭去既出迷不復得路

羌村三首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
鄰人滿墻頭感嘆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羌村在鄜州洛交縣公妻子所寓地崢嶸高秀貌

西都賦巖峻崷崒金石崢嶸赤雲西峰返照雲漢
皆赤色楚辭載赤雲而凌太清陸賈新語乾雀噪
而行人至更平聲閑更互秉燭照之尚恐是夢也

其二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
憶昔好追凉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
賴知禾黍收已覺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莫
仲長統傳濯清水追凉風江淹詩伏枕懷百慮楚

辭恐美人之遲暮

其三

群鷄正亂叫客至鷄闘爭驅鷄上樹木始聞扣柴荊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携傾榼濁復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艱難媿深情歌罷仰天嘆四座淚縱橫

謝朓過鄴貴交零落有田畯野老四五人慰朓曰道左商旅樵人酒徳頌挈榼提壺徐邈曰酒清者

為聖人濁者為賢人

客居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塹萬尋岸蒼濤鬱飛翻葱青衆木梢邪豎雜石痕子規晝夜啼壯士歛精魂峽開四千里水合數百源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蜀麻久不来呉塩擁荊門西南失大将商旅自星奔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我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論卧愁病脚廢徐步視小園短畦帶碧草悵望思王孫鳳隨其皇去籬雀暮喧繁覧物想故國十年別鄉村日暮歸幾翼北林空自昏安得覆八溟為君洗乾坤稷契易為力犬戎何足吞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藩篋中有舊笔情至時復援

公在雲安欲遷夔州時作葱青如葱之色沈休文詩林薄杳葱青邪豎謂樹木或斜或豎也阮籍詩精魂自漂淪按峽記瀘合遂蜀皆峽之郡自蠻江桔柏池導等江至此二百八十里會於峽前次荊

門都四百五十灘蜀在西川而瀘在東川水有數百源則其紆回自源徂末未必無四千里也舊注謂千字為誤者非峽開水合言蜀為總會之地人虎相半言善惡之人相半也蜀出麻布呉出塩因亂貿易不通故蜀布不来呉塩擁滞西南失大将謂嚴武殂于成都武卒兵亂商旅奔竄貨物所以塞也劉孝標廣絶交論靡不望影星奔降元戎謂杜鴻漸将来也時以杜鴻漸為山南西道劍南東

西川副元帥以平蜀亂易和涉大川節制尊指鴻
漸言路中央公欲南下以歸長安到處留滯而未
能今尚在半路也思王孫思嚴武也淮南招隱云
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鳳喻嚴武爵雀喻
小民蓋鳳皇爲百鳥之王鳳皇去而雞雀喧以喻
嚴武不在小民擾亂也十年別公自肅宗離官去
國至代宗大曆丙午幾十年矣洗乾坤時公厭亂
之極故前有洗兵馬此有洗乾坤之說老無成公

自謂也孔安國云儒士懦弱到老無成立矣四藩
猶四國以藩屛王室言也

述懷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絶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
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醜
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
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鷄狗
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頹蒼松根地冷骨未朽
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嶔岑猛虎場鬱結回我首
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
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潼關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天寶十五年安祿山
僭號於東京賊將安慶緒犯潼關公陷賊中而妻
子在鄜州故云隔絶久陶淵明詩孟夏草木長得
西走時明皇幸蜀走避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
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元載亡走謁帝鳳翔受官

拾遺按公本傳公寄家三川鄜寠彌年懦弱至饑
死者黃巾犯渭上鷄狗俱殺戮盡數千里斷絶人
煙吊王褒文西山地冷靈骨未朽十月後謂經十
月也曹子建賦若耽於觴酌流情縱佚先王所棄
君子所失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

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内熱取咲同學翁浩歌彌激烈
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
當今廊廟具構厦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
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輙擬偃溟渤
以兹悟生理獨耻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
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沈飲聊自遣放歌頗愁絶
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
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嵽嵲

蚩尤塞寒空蹴蹋崖谷滑瑤池氣欝律羽林相摩戛
君臣留歡娛樂動殷樛嶱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
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況聞内金盤盡在衛霍室
中堂有神仙煙霧蒙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勸客駝蹄羮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

羣水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
河梁幸未圻支撑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廣不可越
老妻既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
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猶嗚咽
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
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迹猶酸辛平人固騷屑
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

奉先屬京兆今之陝西乾州也時公妻子在奉先

按是年祿山反書未到公作此詩至十一月日祿
山反莊子𣫘落無所容注𣫘布濩落零落也陸士
衡詩安得携手俱契闊成騑服劉毅云丈夫蓋棺
事方定矣謝靈運詩窮年迫憂患蘇武詩長歌正
激烈叔孫通贊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曹植若葵
藿之傾太陽顏延年詩韜精日沈飲長門賦天飄
飄而疾風江淹詩客子淚已零驪山在陝西臨潼
縣溫泉所出有宫在山下開元天寶間無歲不幸

温泉故云御榻在嵽嵲嵽嵲山高貌蚩尤乘輿前
導之旗黃帝殺蚩尤于涿鹿後塚上常有赤氣出
如匹絳呼為蚩尤旗西京賦隱轔鬱律羽林扈駕
之軍也樛嶱當作膠葛相如賦張樂乎膠葛之寓
賜浴明皇至驪山賜群臣並浴於温泉江淹詩長
纓皆俊乂衛青霍光皆以后戚而貴蓋以比楊國
忠輩神仙瘖指貴妃陳思王製馳蹄炙一甌費千
金吳起朱門大路猶肉臭不可過馬官渡地名即

曹操袁紹相持處列子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
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絕窸窣聲不安也易先號
咷而後笑號咷大哭貌淮南子鴻濛澒洞澒洞亂
貌魏武詩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掇拾也公自京赴
奉先省家而作首自言衰老而意轉拙以稷契自
許一何愚也此四句乃一篇之綱領次自言居然
濩落白首自甘然吾此志死而後已猶望一伸故
窮年憂黎民而嘆息熱中以是取笑於同學之

友死他人乎乃浩歌而加激烈耳應首四句次言
我亦有遺世之志第生逢聖君而不忍耳且當今
構廈之具豈云缺乎言朝廷有人也然葵藿傾陽
物性固有不可奪者況於人乎顧我若螻蟻耳但
當安分自求其穴胡為慕彼大鯨輒欲偃遊大海
以此自娛又耻于謁遂至于此然豈忍為塵埃所
沒耶惜乎此志常欲一伸故未能易傾陽之志終
有愧於巢由耳乃沈飲自遣而放歌益愁絕也應

第二節歲暮百草零至惆悵難再述言自京赴奉
先時氣候陰凝及道經驪山述其君臣留滯歡娛
不恤民隱等事所謂憂黎元而腸內熱者正指此
也北轅就涇渭至川廣不可越言洪水之勢如山
之高而河梁雖幸未圻然支撐之聲已窸窣此行
旅所以相攀援而急渡也不然則不可越矣其曰
官渡又改轍曰恐觸天柱折曰河梁幸未圻且以
比禍亂之將作國勢之將危也次四句言赴奉先

之由繼言入門聞號咷則幼子已饑死故為一哀而里巷之人亦嗚咽也自愧為人之父無食以養其子當此秋禾既登猶有此倉卒耶且我生常免租稅名又不隸軍籍撫迹猶且酸辛若平人固為騷屑矣於是默思失業之徒遠從征戍其憂貞可齊于終南而澒洞深憂誠不可掇傷哉

寫懷二首

勞生共乾坤何處異風俗冉冉自趨競行行見羈束

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鄙夫到巫峽三歲如轉燭全命甘留滯忘情任榮辱朝班及暮齒日給還脫粟編蓬石城東采藥山北谷用心霜雪間不必條蔓綠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獨達士如弦直小人似鉤曲曲直吾不知負暄候樵牧

老子太上貴我以德勞我以生古樂府冉冉幕中趨古詩行行重行行鄙夫公自謂也轉燭言疾也朝班公嘗為朝士而列于班行暮齒時公年五十六矣脫粟米之麤者編蓬編草以覆屋也石城夔州地名許畋隱居北山采藥讀易自號太易先生漢武三召不起霜雪間謂自守困窮持霜雪之操條蔓綠謂不依附於人以求榮也謝靈運詩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漢童謠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趙勝冬日負暄坐卧風簷之下以候樵牧之歸此詩有安命樂天之意首八句言舉世人情以起其端下乃寫其懷也言人生天地間奔趨

名利故拘束而不得自由然無富貴貧賤同歸枯骨何必遞相悲樂哉鄙夫以下言我來巫峽倏忽三載幸得全生豈復更恨留滯亦且忘情榮辱一聽於天矣因思早廁朝班今已忽驚衰老日給不敷編茅采藥堅持雅操寧肯阿附於人哉此非故為是安排實順吾幽獨貞靜之心耳蓋反謝靈運詩意末又云是非兩忘寄情樵牧則其順幽獨者益至矣

其二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日已出
群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為私實
天寒行旅稀歲暮日月疾榮名忽中人世亂如饑鳥
古者三皇前滿腹志頗畢胡為有結繩陷此膠與漆
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
放神八極外俛仰俱蕭瑟終契如往還得匪合仙術

宋玉九辯薄寒之中人燧人氏始鑽木取火炮生

為熟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燧人火化而嗜
欲之心生於是有貪夫殉財者矣董狐直筆而是
非之端起於是有烈士殉名者矣故謂之禍首厲
階終契言死之有生猶往之有還無不契合也前
篇處困而亨得聖賢之餘規此篇從淳去智乃莊
老之玄譚

遣興三首

朔風飄胡雁慘澹帶砂礫長林何蕭蕭秋草萋更碧
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鄰客九月猶絺綌

鮑明遠詩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飛揚左太冲詩南
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晉袁充少時父黨過門方
冬充尚衣葛戲充曰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充曰為
絺為綌服之無斁

其二

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騂弓金爪鏑白馬蹴微雪
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狼門戶有旌節

長陵地名在長安四十里秦武安君白起長陵人
頭小而銳詩明發不寐又騂騂角弓騂騂弓調和
貌鏑矢鋒也言箭鏃之利如金爪然蹴蹋也詩有
懸貆兮又並驅從兩狼兮旌節貴人所建而羅列
於門者從指當時權貴而言

其三

朝逢富家葬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大緦麻百夫行
送者各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看束縛去亦得歸山岡

吳志孫峻殺諸葛恪以葦席裹其身而篾束其腰投之於長陵石子岡

遣興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黄葉墜我前朽骨穴螻蟻又為蔓草纏故老行嘆息今人尚開邊漢虜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

徐斯過洛汭無復見五侯第宅馳馬四顧茫然漢息老子其人已死其骨已朽莊子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江淹恨賦試望平原蔓草縈骨秦彭過五原見白骨蔽野駐馬嗟嘆曰令人不能文民瘠戍尚思興師開邊豈不憫黎民之性命乎廉頗趙良將也時祿山已平思明猶據鄴肉食者謀不臧尚與吐蕃再戰故公詩謂安得有如廉頗不邀功伐惟務安邊與三軍同晏眠也

白馬

白馬東北來空鞍貫雙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近時主將戮中夜商於戰喪亂死多門嗚呼涕如霰

侯景之亂舉軍皆白馬青袍雙貫箭言主將已敗止見馬貫二箭而逃也馬上郎主將皆指崔瓘時為衛玠所殺商當作傷楚辭哀郢涕淫淫其若霰

卷二終

莆林兆珂孟鳴纂述

五言古詩

玉華宮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蕭灑美人為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之鳳皇谷正殿覆瓦餘皆葺茅當時以為清涼勝於九成宮宮近晉苻堅墓前有溪曰醽醁溪回言回遠也惟回遠故松風不歇淮南子人血為燐許慎注兵死之血為鬼火燐者鬼火之名壞道虞號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等護此道莊子天籟吹萬不同使其自已也潘岳美人歸重泉列子粉白黛黑梁隱過茂林覽遺跡了無故舊碑文考驗往事獨石馬在茂草中此公自鳳翔歸鄜州路經玉華宮有感而作首四句言路經玉華宮陰房四句言宮年久悽愴之狀及宮前秋景美人四句言宮之故物皆已頹壞獨石馬存耳末四句公感宮之銷歇而傷已之勞役也意謂萬物終歸於盡誰是長年者乃冉冉征途間乎此所以歸來浩歌而淚盈把也、蓋公自感非泛慨世人

九成宮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曾宮憑風迥岌嶪土囊口立神扶棟宇鑿翠開戶牖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斗紛披長松倒揭蘗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頹朽向使國不亡焉為巨唐有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瑶水遠跡是雕墻後我來屬時危仰望嗟歎久天王狩太白駐馬更回首

九成宮在今鳳翔府麟遊縣西五里本隋仁壽宮唐貞觀間太宗脩之以避暑因山有九重更名九

成宮張衡西京賦狀嵬峩以岌嶪岌嶪山高貌宋
玉風賦夫風起青蘋之末盛怒於土囊之口土囊
土穴也魯靈光殿賦神靈扶其棟宇洞簫賦若凱
風紛披紛披即紛散也魯靈光殿賦飛陛揭孽緣
雲上征揭孽嶄巖貌古樂府巴東三峽巫峽長猿
啼三聲淚霑裳唐志九成宮周垣千八百步并置
禁苑及府庫宮寺等太宗高宗嘗臨幸舊史云九
成宮總監一人副監一人丞一人錄事一人府三

人史五人周穆王觴西王母於瑤池書峻宇雕墻
天王狩用春秋狩於河陽之義太白山在今鳳翔
府郿縣謂肅宗時在鳳翔也此公歸鄜州路經九
成宮有感而作首四句言宮在山谷飈風之處見
可以避暑立神四句言宮之高麗紛披四句言宮
前景物聞猿迸淚又以起下文之意荒哉至雕墻
後言隋以荒於營建而亡故宮為唐有雖無增脩
亦不當更置官守盖其地雖非穆王瑤水之遠而
其制亦犯大禹雕墻之戒也末四句公言我来方
值時危仰見此宮嘆嗟者久之以平時吾君嘗避
暑於此今天王乃狩於太白未能反正故駐馬更
回首耳

述古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
鳳凰從天来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饑
古来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

列子周穆王八駿曰赤驥陸機赴洛詩頓轡倚嵩
巖注頓猶舍也戰國策夫驥之服塩車而上太行
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
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
而噴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王褒頌
周流八極萬里一息韓詩外傳黃帝即位鳳乃蔽
日而至止帝東園集帝桐樹食帝竹實

遣興二首

昔者龐德公未嘗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
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
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
後漢逸民傳龐德公者襄陽人也荊州刺史劉表
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保全一身孰若保全
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
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中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
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

也因釋耕於隴上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
良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
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
同未必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遂攜其妻子登
鹿門山採藥不反襄陽記鹿門山舊名蘇嶺山襄
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道口俗謂之
鹿門廟又因以名山

其二

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
爽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江海日清涼
賀知章字季真越州人性曠夷善談說陸象先曰
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開元間
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晚節尤誕放自號四明
狂客為秘書外監天寶初夢遊帝居寤乃請為道
士還鄉里詔許之賜鏡湖一曲晉陸機雅能吳語
吳兒聞之皆起歸思禮記野夫黃冠小註皮弁素

服為天子主祭之服黃衣黃冠為田夫助祭者之
服蓋古者天子郊天田夫亦得助祭此義賀公明
農而田也王徽之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
爽氣山陰越州也在會稽之北故名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迹

涪右衆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
繫舟接絕壁杖策窮縈迴四顧俯層巔淡然川谷開
雪嶺日色死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裡仙人來

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爲我起激烈傷雄材

按本傳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少讀書於金華山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子昂始變雅正初爲感遇詩王適見之曰是必爲海内文宗武后時遷右拾遺解官歸大曆中節度使李叔明爲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遺跡至今猶存涪江水東南合射江故梓州謂之涪右金華山在射江縣陸士衡詩西山何其峻層曲鬱崔嵬蔚藍天乃洞天之名

金華山有觀故云孫綽遊天台賦瓊臺中天而懸居謝靈運詩晨策尋絕壁寰宇記射洪縣南有懸嵒山遠望皓如白雪玉女仙人皆指觀中之景物也首四句言金華山之勝繫舟至仙人來八句言冬到金華山觀雪嶺二句形容山高陰森淒凉之景焚香二句觀中所有者陳公四句言陳公學堂遺跡傾頹寂寞而深致懷悼之意焉

遊龍門奉先寺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龍門在今河南府闕塞山一名伊闕山而俗名龍門山僧史後魏創立伽藍爲招提之境隋大業中改寺爲道場唐復爲寺釋氏書招提菩薩皆古佛號故寺謂之招提或名伽藍或名道場其實一也籟風聲也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内對峙若天闕焉一說天闕寺之門觀也指伊闕者非

奉仙縣橋陵詩亦有雲闕虛冉冉之句彼處初無伊闕山亦稱雲闕可見二十八宿爲經五星爲緯皆天象也象緯逼極言其山之高故多雲氣夜宿此寺如卧雲中衣裳皆冷潤也夜宿招提人境俱靜又當昧旦志氣清明故聞晨鐘發越塵慮無不省覺昔香嚴和尚一日掃菴瓦礫擊竹作聲忽然大悟亦此陶淵明聞遠公議論謂人曰令人頗發深省

望嶽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
盪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岱宗泰山也升中告代於此為四嶽所宗故曰岱
宗泰山跨齊魯二國之境眺望其山之青已窮齊
魯而其山尚未窮盡故曰青未了首二句乃一問
一答之詞天台賦天台者山嶽之神秀也詩崧高
維嶽維嶽降神凡名山大川皆有神異天地造化

神秀之氣于此鍾聚也陰陽日月也割昏曉如史
記云崑崙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張衡南都賦
滴水盪其胸公羊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
而雨天下者泰山之雲也雲勢重疊而起故曰層
雲眥目睫也相如賦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本言射
藝之妙中必決目此借用之謂望歸鳥之遠至裂
人之目眥也衆山小即孔子登泰山小天下語不
必以衆山為安史筆如千家註所云

望嶽

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歘吸領地靈鴻洞半炎方
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狩何寂寥有虞今則亡
洎吾隘世網行邁越瀟湘渴日絕壁出漾舟清光旁
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嶫相望
恭聞魏夫人群仙夾翱翔有時五峯氣散風如飛霜
牽迫限脩途未暇杖崇岡歸來覬命駕沐浴休玉堂
三嘆問府主曷以贊我皇牲壁忍衰俗神其思降祥

南嶽衡山也又名霍山五嶽之一也朱鳥南方七
宿秩禮謂牲帛祝號之禮秩如五嶽視三公也顏
延年詩邑社總地靈王褒曰鴻洞朗天淮南子鴻
濛澒洞莫知其門周書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舜典
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五月南
巡狩至於南嶽如岱禮渴日謂難逢晴霽望日影
出於高峰之上如渴然也祝融山峯之名衡山有
五峰曰祝融紫蓋芙蓉石廩天柱也衡之諸峯皆

朝于祝融獨紫蓋一峯勢轉東去業山峻貌魏夫
人諱華存字賢安晉魏舒之女幼讀書好神仙嘗
有四仙人降之盡得其秘術壽終日以杖代尸而
升天封南嶽夫人治南嶽吳都賦玉堂對霤石室
相距註皆仙人所居此公因望南嶽感祀典不舉
而作首言南嶽之鎮南方自百王而秩祀非一日
矣邦家用祀典非在黍稷馨香欲以明德感神自
後世巡狩不行故有虞望秩之禮久廢耳洎吾以

下公述其過衡望嶽之事祝融四句言南嶽之形
勢恭聞四句言南嶽之靈異牵迫至篇末言我此
行迫于長途未暇登高細覽待歸來之日齋戒以
休玉堂問府主何以贊吾皇之治盖國之大事在
祀諸侯祀山川職也忍如衰俗不脩祀典乎苟以
牲璧禮神神其思降福祥以惠此一方人矣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東山氣鴻濛宮殿居上頭君來必十月樹羽臨九州
陰火煑玉泉噴薄漲巖幽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
閣風入轍跡廣原延冥搜沸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
幽靈新可佳王命官屬休初聞龍角壯擘石摧林丘
中夜窟穴改移因風雨湫倒懸瑤池影屈注滄江流
味如甘露漿揮弄滑且柔翠旗淡偃蹇雲車紛少留
簫鼓蕩四溟異香泱漭浮鮫人獻微綃曾祝沈豪牛
百祥奔盛明古先莫能儔坡陁金蝦蟆出見蓋有由
至尊顧之笑王母不遺收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虬

飄飄青瑣郎文采珊瑚鉤浩歌淥水曲清絕聽者愁
靈湫在驪山湯泉之東水清徹有龍居焉東山即
驪山也鴻濛廣大貌楊雄羽獵賦鴻濛沆茫古樂
府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長安志開元後玄宗
每歲十月幸溫湯歲盡而歸詩崇牙樹羽博物志
凡水源有硫黃其泉則溫故云陰火海賦陽水不
治陰火潛然山海經日拂於扶桑出於暘谷浴於
咸池閶風一名崑崙周穆王欲使車轍馬跡遍於

天下廣原乃崑崙東北鄉名燕城賦歌吹沸天穆天子傳命王屬休注休息也此謂休沐以致祭也龍角壯即此瀧中之龍也易大壯利貞言龍之壯盛也瑤池仙子所居瑤池在上龍瀧在下故影倒懸於下也屈注謂屈曲而注於江也甘露漿言瀧水之味也滑且柔言瀧水之性也偃蹇美貌楚辭靈偃蹇兮姣服洛神賦載雲車之容裔漢武帝詞簫鼓鳴兮發棹歌泱漭水廣遠貌七啟入乎泱漭

之野鮫人水居織綃者曾重也祝史也穆天子傳天子至河宗奉璧曾祝佐之沉牛馬羊豕又天子賜文山之民豪牛豪馬注似犛牛也此言玄宗幸溫泉至靈瀧駐車祭龍鮫人獻綃以為幣曾祝沉牛以為牲也小說有人見夜光燭天上如月迹而視之有一金背蝦蟆或云驪山有古碑載之漢制給事中黃門侍郎日暮入對青瑣門珊瑚生海底枝柯明潤如紅玉相如見枚叔文曰如珊瑚之鉤璠璵之器非世間尋常所見也長笛賦中取度於白雪淥水注二曲名首四句言玄宗幸驪山陰火四句言湯泉赤日君象也閶風四句言玄宗窮遊此山之境因觀靈瀧幽靈以下至滑且柔十句皆言瀧之為靈王命官屬休因靈瀧新可佳命官休沐而致祭也下文即新可佳者翠旗以下至莫儔八句言祀瀧之盛以承沸天萬乘動觀水百丈瀧二句金蝦蟆必傳聞瀧有此物因借以喻祿山也

青瑣郎四句方美郭給事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東藩駐皁蓋北渚凌清河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
雲山已發興玉珮仍當歌脩竹不受暑交流空湧波
蘊真愜所遇落日將如何貴賤俱物役從公難再過

公自注時邑人蹇處士等在坐北海唐青州也天寶初李邕為北海太守嘗過齊州與公宴於歷下亭歷下以歷山名唐之濟南郡也青齊皆山東郡

故曰東藩後漢輿服志中二千石皆皂蓋朱兩幡
北渚即北海清河即濟南也海右者濟南在海之
右名士多指蹇處士等也交流河濟也曹大家賦
望洛河之交流脩竹二句言亭有脩竹之陰自不
受暑不必交流之蕩暑也蘊真言其景物含蘊真
趣謝靈運詩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貴指李公
賤公自謂也貴賤雖殊其為物役則一人生天地
間勞形體疲精神歡會時少愁別時多恐此一會

後難與李公再逢故公所悵惜也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
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
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
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宴崑崙丘
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粱謀

公自注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慈恩寺在陝西西
安府城南曲江池側唐高宗為文德皇后建故以
慈恩為名寺西院有浮屠六級高三百尺永徽三
年沙門玄奘所立登樓賦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
日以消憂詩我生之後逢此百憂王筠頭陀寺碑
正法既沒象教陵夷注謂為形象以教人也孫興
公天台賦序非遠寄冥搜篤性通神者何肯遐想
而存之龍蛇窟謂塔間磴道屈曲如龍蛇之形也

枝撐邪柱也塔每級之下多邪撐之木至其盡級
高處則為出枝撐幽矣晉傳玄日昇行羲和初攬
轡六龍並騰驤廣雅羲和日御也鞭白日言龝日
疾急也月令仲龝之月其帝少昊潘尼朱明送夏
少昊迎龝山海經南方蒼梧之丘其中有九疑山
舜之所葬處穆天子傳周穆王觴西王母於瑤池
之上又曰天子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此二
事皆以巡行言然舜乃勤政穆則荒遊也故借以

言玄宗幸驪山事舊說謂虞舜為傷高宗瑤池為
悲文德皇后恐非韓詩外傳田饒事魯哀公而不
見察謂哀公曰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啄君
稻粱君猶貴之以其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
舉矣書陽鳥攸居注隨陽之鳥謂鴈也此因登高
見遠憂世亂也首六句言塔高風烈動人憂思下
文云云即憂思者也仰穿二句謂至塔之盡處七
星四句仰而所見者纔暮之景則非盛時矣秦山

四句俯而所見者昏昧之象則非明世矣於是有
思古傷今之感黃鵠四句言世將亂君子小人各
有謀安之計竟不知已之計安出其憂深矣其曰
君看者言禽鳥皆識時而謀生可以人而不如鳥
乎此對同登諸公言之也蓋寓北風惠我之意

大雲寺贊公房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
天黑閉春院地清棲暗芳玉繩迴斷絕鐵鳳森翺翔

梵放時出寺鐘殘仍殷床明朝在沃野苦見塵沙黃
大雲寺在陝西長安縣唐帝都也時贊公為寺主
維摩經云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其界皆以香作
樓閣其國如來無文字說但以衆香令諸天人入
律行菩薩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即獲得藏三昧
妙香有三種謂多聞香戒香施香此三香遙風順
風無不聞之琅璫鈴鐸之類玉繩星名陸倕石闕
銘銅雀鐵鳳之工蓋施雀鳳於屋脊也梵放蓋佛

事畢梵音必唱而誦之史記沃野千里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出郭眄細岑披榛得微路溪行一流水曲折方屢渡
贊公湯休徒好靜心迹素昨枉霞上作盛論巖中趣
怡然共携手恣意同遠步捫蘿澀先登陟巘眩反顧
要求陽岡煖苦陟陰嶺冱惆悵老大藤沉吟屈蟠樹
卜居意未展杖策迴且暮層巔餘落日草蔓已多露
西枝村在秦近郭有巖實之勝杉漆之利公自華

至秦意欲居之故尋置草堂地焉趙景真書涉澤求蹊披榛覓路湯休僧惠休湯姓能詩霞上作謂贊公所作思出烟霞之上蓋贊公嘗以詩約公為鄰盛論巖中之趣山南曰陽山北曰陰左太冲詩杖策招隱士謝靈運詩築觀基層巔盧子諒詩凝露霑蔓草

其二

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土室延白光松門耿疎影

躋攀倦日短語樂寄夜永明燃林中薪暗汲石底井太師京國舊德業天機秉從來支許遊興趣江湖迥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穎何知戎馬間復接塵事屏幽尋豈一路遠色有諸嶺晨光稍朦朧更越西南頂

鮑照詩天寒幽鳥歸謝靈運詩弃葉入松門太師指贊公京國舊贊公京師大雲寺主謫秦州安置與公為舊交支遁講維摩經為法師許詢為都講數奇命隻不偶漢書李廣數奇關塞秦州也箕穎巢由隱居之地以指西枝村郭璞詩色上遠野嶺沉吟立夕陽歸去來辭恨晨光之熹微前首言西枝村尋置草堂地此首言夜宿贊公土室

夏日李公見訪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貧居類村塢僻近城南樓傍舍頗淳朴所願亦易求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牆頭過濁醪展席俯長流清風左右至客意已驚秋巢多衆鳥鬬葉密鳴蟬稠苦遭此物聒孰謂吾廬幽

水花晚色靜庶足充淹留預恐尊中盡更起為君謀

公自註李時為太子家令按宗室世系表李公當是李炎城南樓公所居也陶侃家貧友人見過其鄰人謂侃曰于門有長者軒車何不延論當世大事密於墻頭度以濁酒隻鷄遂成終日之樂古今注蓮花亦名水花

晦日尋崔戢李封

朝光入甕牖尸寢驚敝裘起行視天宇春氣漸和柔

與来下脵懶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步覺自由
杖藜復恣意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交會心真罕儔
每過得酒傾二宅可淹留喜結仁里歡况因令節求
李生園欲荒舊竹頗脩脩引客看掃除隨時成獻酬
崔侯初筵色已畏空樽愁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
草牙既青出蜂聲亦暖遊思見農器陳何當甲兵休
上古葛天氏不貽黃屋憂至今阮籍等熟醉為身謀
威鳳高其翔長鯨吞九州地軸為之翻百川皆亂流

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
記儒有環堵之室蓬戶甕牖陶淵明詩昭昭天宇
闊無所待謂他無所藉也張平子思玄賦匪仁里
其焉宅令節唐以正月晦日為中和節孔融曰樽
中酒不空帝王世紀女媧氏沒有大庭氏葛天氏
陰康氏無懷氏皆襲庖犧氏之號曰炎帝漢書音
義黃屋車上之蓋天子之儀以黃繒為裏也晋阮
籍傳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晋之際天下多故名士

少有全者籍由此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鍾會數
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以酣醉獲免
漢紀南郡獲威鳳為寶晋灼注鳳之有威儀者也
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水族畏之博物志地有三
千六百軸王商見于存飲濁酒商歎曰吾子何苦
好飲此存曰自有妙理非公所知

雨過蘇端

雞鳴風雨交久旱雨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

諸家憶所歷一飯跡便掃蘇侯得數過歡喜每傾倒
也復可憐人呼兒具梨棗濁醪必在眼盡醉攄懷抱
紅稠屋角花碧委墻隅草親賓縱談謔喧鬧慰衰老
况蒙霈澤垂糧粒或自保妻孥隔軍壘撥棄不擬道
公自註端置酒詩風雨凄凄雞鳴喈喈至德二年
大旱春三月癸亥大雨甲戌方止凡十有二日故
旱得蘇也邵平曰交態浮薄吾甘自養或有親知
家得一飯即掃跡不復再扣門矣世態由此見也

阮籍詠懷一身不自保何况戀妻子

寄薛三郎中璩

人生無賢愚飄飄若埃塵自非得神仙誰免危其身
與子俱白頭役役常苦辛雖爲尚書郎不及村野人
憶昔村野人其樂難具陳藹藹桑麻交公侯爲等倫
天未厭戎馬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荆州我亦滯江濱
峽中一卧病瘧癘終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皆有因
早歲與蘇鄭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爲土嗜酒不失真

予今委脩短豈得恨命屯聞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珍
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嗔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
乃知蓋代手才力老益神青草洞庭湖東浮滄海潛
君山可避暑況足采白蘋子豈無扁舟往復江漢津
我未下瞿塘空念禹功勤聽說松門峽吐藥攬衣巾
高秋却束帶鼓枻視清旻鳳池日澄碧濟濟多士新
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上有明哲君下有行化臣

丁固云人生無賢與愚百年之後皆成糞壤飄飄輕虛貌黃圯云利名聚散若風中塵埃去來不足較輕重馬融云我輩仕途不及村野之人雞豚社酒足以自樂蘇鄭謂蘇源明鄭虔也禮記儒有席上之珍青草洞庭二湖名在岳州君山在洞庭湖心夷上灑下曰濳是水涯也公纔聞松門峽方喫藥遽吐之欲攬衣巾而去鳳池朝廷也澄碧喻朝廷清明健者指薛璩言袁紹勃然起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此公勉薛出仕而寄之也

奉贈射洪李四丈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
南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穜草
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島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
蒼茫風塵際蹭蹬騏驎老志士懷感傷心胷已傾倒

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旦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烏憎人者憎其儲胥北史閻信謂李曉之言曰古人相知不必在早南京成都也色

枯槁謂段子璋之亂民物凋敝遊子公自謂無定居也茅齋即浣花草堂月峽明月峽也十金漢書百金中人十家之產蹭蹬馬失勢貌騏驥公自況也傾倒言與李四一見如故也

九日寄岑參

出門復入門雨脚但仍舊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沈吟坐西軒飲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難為一相就吁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

大明韜日月曠野號禽獸君子強逶迤小人困馳驟維南有崇山恐與川浸溜是節東籬菊紛披為誰秀岑生多新詩性亦嗜醇酎釆釆黃金花何由滿衣袖

古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曲江在長安南十五里雲師曰屏翳廣雅曰雲師謂之豐隆有謂雲師如簪長六寸者非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闕蜀有地名漏天在四川資縣有大黎小黎二山四時霖霪謂之大漏天小漏天古詩地近漏天終歲兩君子小人以位言逶迤緩步也崇山即終南山陶淵明釆菊東籬下西京雜記正月旦造酒八月成曰九醞一名醇酎此詩只思岑生舊註君為奸邪所蔽之說恐非

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

東城抱春岑江閣鄰石面崔嵬晨雲白朝旭射芳甸雨檻卧花叢風床展書卷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晚交嚴明府矧此數相見

東城白帝城東也崔嵬高峻貌日初出曰旭芳甸芳草之野謝玄暉詩雜英滿芳甸首二句言水閣三四見朝霽也下承朝霽而言檻花垂宿雨而可愛風床因明日而展書宿鷺快霽景而起鉤簾時適見之流鶯喜晴暖而囀丸藥時適聞之其幽興何如耶遂呼婢取酒續兒誦書勿辜此好天氣也結簡嚴明府

贈李白

三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羶腥蔬食常不飽
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
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
東都洛陽也羶腥牛羊魚鱉之屬周禮有膏羶膏
腥青精飯道家所服者大藥長生之藥也跡如掃
謂絶人跡也此八句言野人所喜者蔬食第對羶
腥故思青精飯耳使有大藥資隱居山林絶人跡
豈顧見此機巧者乎金閨金馬門也江文通別賦

金閨之諸彥白嘗供奉翰林故云梁宋地在河南
山海經姑瑶之山帝女死焉化為瑶草江淹別賦
惜瑶草之徒芳瑶草珊瑚之類仙家用以合丹藥
服餌此四句言李侯本金閨之彥乃脫身紛華而
事幽討是亦厭機巧樂山林與我同趣者也故將
遊梁宋方期同拾瑶草以為大藥之資耳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纏結青驄馬出入錦城中
時危未授鉞勢屈難為功賓客滿堂上何人高義同
孫子曰并敵一向奪其膽氣趙括每出乘高馬左
右懸二白弓授鉞古者授大將以斧鉞得專征伐

贈衛八處士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
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
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

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黄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
十觴亦不醉感子意故長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按唐史拾遺甫與李白高適衛賓為友善時賓年
最少號小友左傳高辛二子閼伯實沈居于曠林
不相能也後帝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依故
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依故參為
晉星宋玉招魂蘭膏明燭華鐙錯些武帝秋風辭
少壯幾時奈老何魏文帝與吳質書數年之間零

湉畧盡言之傷心須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覩其姓
名半為鬼録王仲宣詩高會君子堂禮記見父之
執者不謂之進不敢進郭林宗見友人夜冒兩剪
韭作炊飯今洛汭人皆效之禮記庶人春薦韭曹
子建詩主稱千金壽古詩會面安可知李牧云吳
將軍飲十觴未見其醉容

戲贈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源明

廣文到官舍繋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

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氊近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
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為廣文館學士性嗜酒
不治事數為官長所誚怡然不以為意後坐免官
故至貧窶惟蘇源明重其才時時給餉之吳隱之
為度支尚書以竹蓬為屏風坐無氊席山谷云時
時乞酒錢乞與也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忽忽峽中睡悲風方一醒西來有好鳥為我下青冥
羽毛淨白雪慘淡飛雲汀既蒙主人顧舉翮唳孤亭
持以比佳士及此慰揚舲清文動哀玉見道發新硎
欲學鴟夷子待勒燕山銘誰重斷蛇劍致君君未聽
志在麒麟閣無心雲母屏卓氏近新寡豪家朱門扃
相如才調逸銀漢會雙星客來洗粉黛日暮拾流螢
不是無膏火勸郎勤六經老夫自汲澗野水日泠泠
我嘆黑頭白君看銀印青卧病識山鬼為農知地形
誰矜坐錦帳苦厭食魚腥東南兩岸坼横水注滄溟

碧色忽惆悵風雷搜百靈空中右白虎赤節引娉婷
自云帝里女噀雨鳳凰翎襄王薄行跡莫學冷如丁
千秋一拭淚夢覺有微馨人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熒
丈人但安坐休辨渭與涇龍蛇尚格鬬灑血暗郊坰
吾聞聰明主治國用輕刑銷兵鑄農器今古歲方寧
文王日儉德俊乂始盈庭榮華貴少壯豈食楚江萍
忽忽昏忘貌劉勰彌勒石像碑似揚舲游水揚舲
行舟蓋公將出峽也莊子屠牛坦刀刃若新發於

硎范蠡既相越滅吳浮江湖變名姓為鴟夷子後漢竇憲大破匈奴勒功燕然山漢陳湯斬郅支單于於康居漢鄭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臨邛富人卓氏有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遂為夫婦洗粉黛用孟光事拾流螢用車胤事漢官儀二千石銀印青綬百官志郎官給錦帳齊客馮驩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此

聯公自言不欲為工部郎在嚴武部下意碧色天色也風雷喻號令搜百靈喻求賢也右白虎西方神也地在西故耳帝里女孟公自況為長安人也鳳皇取其相匹之意噀雨用神女事此句意謂君臣相遇膏澤可下於民也遼東華表言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來歸莫學莫不學也千龝以丁鶴言夢覺以褒王言此酧薛判官見贈而作忽忽至勳六經二十六句為一節皆酧薛之辭首以

秃鳥比薛之佳士因美其所贈之文辭理兩佳欲學二句言欲學范蠡當待功成之後必薛贈文中自述意也誰重二句言世無知薛之才而引荐之者故不為君用也志在二句言薛志在立功非圖大位也卓氏以下八句叙其新得賢婦洗粧拾螢以勸郎勤學老夫至有徵馨二十句為一節因薛得賢婦嘆已親自操汲且衰老病貧雖嘗為郎而食魚非其所欲蓋其心在歸朝故也東南以下即

江水赴海之急以況已心趨朝之切又托峽中神女之事以比君臣相遇之道千龝一句言其相遇之疎夢覺一句伸其眷君之意人生至篇末為一節承上相遇之疎而言人生自有真遇若兩心相感則銘如金石故謂薛丈但靜以俟之不須分別清濁也其曰輕刑曰脩德雖美代宗實憂其尚小節而昧大機也蓋撥亂世而反之正必須有智勇之才非煦煦之恩孑孑之義所能辦也

宿青谿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

漾舟千山內日入泊荒渚我生本飄飄今復在何許
石根青楓林猿鳥聚儔侶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語
中夜懷友朋乾坤此深阻浩蕩前後間佳期付荊楚
青谿驛在嘉州犍為縣楚辭浩蕩而傷懷付荊楚
公離蜀中移居夔州今又自夔州下峽欲往荊楚
故宿青谿驛而作此詩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
昔如水上鷗今如罝中兔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顧
山鬼獨一脚蝮蛇長如樹呼號傍孤城歲月誰與度
從來禦魑魅多為才名誤夫子嵇阮流更被時俗惡
海隅微小吏眼暗髮垂素黃帽映青袍非供折腰具
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相望無所成乾坤莽回互
公自注虔時坐污賊貶台州司戶天台山在台州
三江錢塘楊子吳淞公時在秦故言天台隔三江

也鮑照詩昔如韝上鷹今如檻中猿公倣此周杰
悲辛眩旋時復狂顧離騷九歌有山鬼博物志一
足曰夔山海經蝮蛇色如綬文大百餘觔左傳舜
流四凶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嵇阮謂嵇康阮籍嵇
康晉書云阮嗣宗為禮法之士所繩故嫉之為仇陶
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曰
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遂棄官去沈休文詩平生
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古

詩瀟湘逢故人

得舍弟消息

風吹紫荊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反無處
骨肉恩書重漂泊難相遇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弟在河南而公方西去在華州作周景式孝子傳
曰古有兄弟相忿欲分異出門見三荊同枝接葉
連陰歎曰木猶欣聚況我而殊哉又陸士衡豫章
行三荊歡同株注田廣田真田慶兄弟三人欲分

其夜庭前三荆便枯兄弟感嘆遂不分樹復榮茂
世說人問顧長康哭桓宣武之狀如何曰鼻如廣
莫風眼如懸河決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夢李白二首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
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
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網羅何以有羽翼
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白坐永王璘事長流夜郎會赦放居潯陽鮑明遠
行路難吞聲躑躅不敢言楚辭悲莫悲兮生別離
歐陽建詩惻惻心中酸潯陽唐屬江南道劉孝標
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韓非子六國時張
敏與高惠二人為友每相憶不能得見敏便於夢
中往尋至半途即迷不知路沈約詩夢中不識路
何以慰相思楚辭湛湛江水兮上有楓林楓林以
潯陽言關塞以秦州言公所居也白居潯陽獲罪

事下獄故曰在網羅宋玉神女賦耀乎若白日初
出照屋梁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言夢中見之
而覺其猶在即所謂夢中魂魄猶是覺後精神傳
神之說非是首二句泛論交游中死別者已有吞
聲之悲生別者又常有惻惻之感以起下文與白
有生離之感也江南四句言夢白正見生別長惻
惻者魂來楓林青言魂依楓林而來魂返關塞黑
憂其去路之迷也君今四句以魂來而言水深二

句以魂去而言承關塞黑祝其好去也此詩云水
深波浪闊天末懷白詩又云投詩贈汨羅卒有采
石之驗昔人以為讖語

其二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
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
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顦顇
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古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又江淹詩日暮碧
雲合佳人殊未來諸葛松詩出門無往還時復樓
白首乖常一褰裳倖拘束塵埃中負平生山林之
志左太沖詩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
術朱輪竟長衢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輿老子天
網恢恢疎而不漏稽昂曰吾將老矣反為牛尾累
身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阮籍
詩千鑑百歲後榮名安所之前詩紀其初夢此詩

紀其頻夢也苦道來不易至舟楫恐失墜即告歸
之辭出門二句想像其將別之狀此以上皆以夢
言冠蓋至末方是覺後嘆白之詞

幽人

孤雲亦群遊神物有所歸麟鳳在赤霄何當一來儀
往與惠詢輩中年滄洲期天高無消息棄我忽如遺
內懼非道流幽人在瑕疵洪濤隱語笑鼓柂蓬萊池
崔嵬扶桑㵎照曜珊瑚枝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
嚥漱元和津所思烟霞微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
五湖復浩蕩歲暮有餘悲

神物龍也陶淵明詩萬族各有托孤雲獨無依蔡
注麟疑作靈趙注引南史竇誌見徐陵曰天上麒
麟則麟亦可言在赤霄然不可言來儀也作靈為
是書蕭韶九成鳳凰來儀鳳凰靈鳥有道則見賈
誼賦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今遇世亂
故在赤霄而不來儀也晉高僧惠遠與許詢為方

外之友舊註引唐史拾遺作惠昭荀珏與甫友善
甫思之作是詩海中有十洲其一曰滄洲仙人居
也詩將安將樂棄予如遺郭泰機詩衣工秉刀尺
棄我忽如遺左傳求不汝瑕疵曹植詩泛舟越洪
濤孫楚賦舟人鼓枻而揚波蓬萊山名在東海亦
仙人所居也方鯤云吾將吞曒日月光華鼓枻遊
蓬萊酌大醴玄漿還源反腦為世外人青山木板
非吾所好也山海經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

乘珊瑚生於海底上有五色故曰照曜此以比幽
人姿容也楚詞有東皇太乙中黃經但服元和除
五穀必獲寥天得真籙註咽津液也高士傳四皓
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漢
武帝局促效轅下駒張景陽詩歲暮懷百憂此公
思昔日交遊道流而作

昔遊

昔謁華蓋君緑袍崑王脚人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

暮升艮岑頂巾几猶未却弟子四五人入来涙俱落
余時遊名山發軔在遠壑良覲違夙願含凄向寥廓
林昏罷幽磬竟夜伏石閣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
晨溪響虛駛歸徑行已昨豈辭青鞋胝悵望金匕藥
東蒙赴舊隱尚憶同志樂伏事董先生於今獨蕭索
胡為客關塞道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
雖悲鬢髮變未憂筋力弱杖藜望清秋有興入廬霍
華蓋山在伊洛間神仙傳昔漢王喬養道於此後

昇仙號華蓋君天降玉棺於堂上喬遂沐浴卧其
中由是尸解發軔車初發也離騷朝發軔於蒼梧
良覲嘉會也謝靈運詩引領冀良覲王喬即謂華
蓋君又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
作鳳鳴遊伊洛間浮丘公接上嵩山後告桓良曰
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頂舉手
謝時人而去駛疾也良馬日行千里莊子手足胼
胝東蒙曾山名元逸人舊隱處公有寄元逸人詩

故人昔隱東蒙峰已佩含景蒼精龍董先生即衡
陽鍊師董京威也行吟常宿白社之中時乞市肆
得碎繒結以自覆吳持詩道意久不怡神氣覺衰
欲晉葛洪求為勾漏令以鍊丹砂鬒黒髮也詩鬒
髮如雲謝玄暉詩有情知望鄉誰能鬒不變廬山
在九江霍山即衡山在衡州此公追憶昔遊梁齊
間謁華蓋會道流而作

卷三終

杜詩鈔述註卷四

莆林兆珂[illegible]纂述

五言古詩

送高三十五書記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君問主將焉用窮荒為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脫身薄尉中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一書記所媿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

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常恨結歡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中腸安不悲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高適字達夫渤海人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哥舒翰表為掌書記漢武帝欲討西域耿遂諫曰今崆峒小麥方熟陛下宜休王師主將即哥舒翰也三國志陳登言呂布譬如養鷹饑則附人飽則颺去此告翰馭屬之道當留窮荒之賞以為將士未飽之肉也幽并地在西北曹子建詩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脫身薄尉二句謂適去封丘尉而為書記獲免治獄之勞韓退之詩栖栖法曹掾何處事卑陬何况親犴獄敲榜發奸偷則尉固以捶楚為職矣武威即涼州故匈奴休屠王地豫讓云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侯嬴謂信陵君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詩各敬爾儀又敬慎

威儀幕府軍府也此行二句言適之特達足以慰已所望男兒二句猶馬援所謂大才當晚成也古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張良傳鴻鵠高飛一舉千里曹子建詩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蘇子卿詩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王仲宣有從軍詩此篇分作四節首六句欲適告翰務農休兵及馭屬之道次八句言適意氣倜儻方脫冗俗之職今又觸熱遠去問其官則曰一書記耳官雖微而知

遇實深所以觸熱遠去也又次八句復致戒勉之
詞言不可以知遇之深而遂不慎其儀也能慎其
儀計十年自可行其志矣然則此行豈不足慰我
所望而成功名耶後十句則言常恨不得與適懽
合今得暫合又離豈不可悲驚風二句傷已不得
去而隨適黃塵二句念適不得来而見已但望其
早寄從軍之詩以慰相思之意耳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沸相噬
天子從北来長驅振凋敝頓兵岐梁下却跨沙漠裔
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蕭索漢水清緬通淮湖稅
使者紛星散王綱尚旒綴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
坐知七曜曆手畫三軍勢氷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
幕府輟諫官朝廷無此例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
補闕暮徵入柱史晨征憩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
回風吹獨樹白日照執袂慟哭蒼煙根山門萬里閉
居人莽牢落遊子方迢遞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
陶唐歌遺民後漢更列帝恨無匡復資聊欲從此逝

漢中唐興元府本梁州易繫辭弦木為弧剡木為
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楊雄河東賦彏
天狼之威弧岐梁鳳翔也二京長安洛陽也至德
元載十月上至彭原第五琦見上請以江淮租庸
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州令漢中王瑀陸運至
扶風以助軍上從之古詩星使日夜馳詩受小球

大球為下國綴旒南伯謂漢中主將也彭城劉孝
孫博學通敏而仕多不遂常嘆曰古人或關一說
而致卿相立談而降白壁書籍妄耳七曜日月五
星也馬援於漢光武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肝
晏也左傳楚君大夫其旰食乎詩袞職有闕惟仲
山甫補之左師觸龍願得補黑衣之闕蕭望之願
在朝補闕吳起曰正當艱難之際舉兵深入唯慮
糧草不繼陷彼逆計更宜度而行之庾信詩回風

即送師王褒詩平原看獨樹左傳吳季札聞唐之
歌曰思深哉其有唐之遺民乎漢光武中興故有
明章安順諸帝漢紀高帝曰吾亦從此逝矣首四
句言玄宗失其威天下之道以致逆胡之亂自此
遂無寧歲川谷二句即無寧歲也天子至旒綴十
句言肅宗即位靈武移兵鳳翔振敝而服遠雖兩
京未收而四極我得制之然軍興儲胥最急漢中
通淮湖租稅以供國用故使者星散而出以催軍

儲國勢尚危險也南伯以下美漢中主將之賢樊
君此行必能相合坐知七曜而氷雪淨其聰明手
畫三軍如雷霆走其精銳以美南伯之賢如此蓋
定天下之亂非智勇不可也此一段承上蕭索漢
水清二句而言幕府至長久計言朝廷命樊為判
官之意而勉樊以濟時艱也蓋諫官本不當遠出
特以時艱之故欲其布德惠為長久計耳此一段
承上使者紛星散二句而言回風至迢遞言相別

忠憤激烈之情徘徊至末則因與樊別歎已無所
效用令民思唐之遺澤而主上中興根我非匡復
之才聊欲從此遠遁以避亂而已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繡衣黃白郎騎向交河道
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須早
去穐群胡反不得無電掃此行收遺甿風俗還再造
族父領元戎聲名閣中老奪我同官良飄颻按城堡

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若人才思闊溟漲浸絕島
尊前失詩流塞上得國寶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
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極柱亦傾如何正穹昊
武威漢武威郡唐屬隴右乃河西節度治所也漢
桓典為御史常乘驄馬時人語曰行行且止避驄
馬御史漢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持斧捕盜唐安西
去交河郡七百里以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
去穐群胡反謂至德元載吐蕃[illegible]

等州族父杜鴻漸也是歲遷河西節度使公時
拾遺長孫爲侍御史皆諫官故曰同官東郊史思
明西極吐蕃也

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

南風作翻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危異人至
令弟草中來蒼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
兵法五十家爾腹爲篋笥應對如轉丸疎通畧文字
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宗廟尚爲灰君臣俱下淚

崆峒地無軸青海天軒輊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燧
帝曰大布衣藉卿佐元帥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
歸當再前席適遠非歷試須存武威郡爲畫長久利
孤峰石戴驛快馬金纓轡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
踴躍常人情慘淡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始遂
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驥龍吟廻其頭夾輔待所致
亞字次公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世事擢校書郎
至德二載杜鴻漸節度河西奏辟幕府鷹隼至秋

乃擊惟南風作翻聲故盛夏鷹隼擊也異人杜亞
也蒼然倉卒間也五十家兵志也詳見漢藝文志
邊韶謂門人曰腹便便五經笥張敞聽郝現說書
從容語左右曰萬卷書郝腹爲笥篋收貯矣易雲
雷屯君子以經綸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崆峒
青海皆河西地博物志地有二千六百軸詩如輕
如軒季布瘡痍未起邊方有警晝則燔燧夜則舉
烽連山暗烽燧言吐蕃入寇書西被于流沙漢文

帝前席賈生武威即安西都護府也黃羊野物可
獵取而食之無羶氣蘆酒糜穀醞成可以醱醅取
不醉也但力微飲多即醉此二物皆西方所有者
漢紀撥亂反之正光武時異國有獻名馬日行千
里詔以馬駕鼓車龍吟比肅宗王言也左傳夾輔
王室此詩分五節首六句爲第一節時危異人至
一句是一篇之柱上三句言時危下三句言異人
詔書十四句爲二節詔書至神器見異人之實宗

廟至烽燧見時危之實帝曰八句為第三節言上
命為安西判官之意以此地最急且重非輕用也
所以見時危用異人意孤峰八句為四節期杜亞
安邊反正方為異人勿似常人踴躍安西亭用之
美而已安邊以佐元帥言反正以正神器言末四
句為第五節言異人當有異用見亞不當為判官
姑用以安邊耳天子方咨嗟眷顧以待夾輔致反
正之功也應前帝曰大布衣二句及歸來再前席

之句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白日照舟師朱旗散廣川群公餞南伯肅肅秩初筵
鄙人奉末眷佩服自早年義均骨肉地懷抱罄所宣
盛名富事業無取愧前賢不以喪亂嬰保愛金石堅
計拙百寮下氣蘇君子前會合苦不久哀樂本相纏
交游颯向盡宿昔浩然促觴激萬慮掩抑淚潺湲
熱雲集曛黑闕月未生天白團為我破華燭蟠長烟
鵠鶡催明星解袂從此旋上請減兵甲下請安井田
永念病渴老附書遠山巔

裴二即裴虬也楚辭青春受謝白日昭只道州南
邦也州長曰伯詩賓之初筵左右秩秩楚辭橫流
涕兮潺湲謝靈運詩朝遊窮曛黑古詩三五明月
滿四五蟾兔缺鵠鶡似伯勞而小江湖水邊多有
之催天明之鳥也明星啟明星也俗謂之曉星魏
文帝詩鵠鶡催天明明星落林表減兵甲傾息兵

也安井田願養民也遠山巔時公寓居永州山間
也

贈別李十五丈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巔下臨不測江中有萬里船
多病紛倚薄少留改歲年絕域誰慰懷開顏喜名賢
孤陋忝末戚等級敢比肩人生意氣合相與襟袂連
一日兩遣僕三日一共筵揚論展寸心壯筆過飛泉
玄成美價存子山舊業傳不聞八尺軀常受眾目憐

且為辛苦行蓋被生事牽北廻白帝棹南入黔陽天

汧公制方隅廻出諸侯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蕭然

清高金莖露正直朱絲絃昔在堯四岳今之黃潁川

于邁恨不同所思無由宣山深水增波解榻韈露懸

客遊誰云久亦思月再圓晨集風渚亭醉操雲嶠篇

丈夫貴知己歡罷念歸旋

李十五即秘書李文嶷也與汧公勉俱宗室魏都

賦蠻陬夷落譯導而通者鳥獸之氓也峽即夔州

之瞿塘三峽兩岸對峙中貫一江舟行其間倚薄

凌逼之意謝靈運詩拙疾相倚薄曹子建作王仲

宣詩思若湧泉羣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

丞相南北朝庾信字子山父肩吾與徐陵父子文

並綺艷世號徐庾體白帝夔州城也黔陽黔州也

今隸湖廣辰州府汧公李勉也封汧國公時為江

西觀察使治在洪州漢武帝作金莖承露鮑明遠

詩直如朱絲繩堯時四岳分總四方諸侯漢黃霸

為潁州太守有治狀此以美汧公也解榻用洪州

陳蕃下榻事晨集醉操二句言晨宴集於風亭而

醉操琴於雲嶠即指滕王閣也

別唐十五誡因寄禮部賈侍郎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為萬里別送子山之阿

白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衰老強高歌

歌罷兩悽惻六龍忽蹉跎相視髮皓白況難駐羲和

胡星墜燕地漢將仍橫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

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饑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

子負經濟才天門鬱嵯峨飄飄適東周來往若崩波

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他

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為吾謝賈公病肺卧江沱

賈至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復故官轉禮部侍郎古

詩百年能幾何會少別離多公以天寶十五載丙

申避亂與唐相別至廣德二年甲辰共九年是詩

劉據送蕭款曰與君衰老又作別未

[illegible]羲和之六龍御日蹉跎遲暮也
[illegible]此言安祿山在北方作
[illegible]仍[illegible]時[illegible]不[illegible]横戈以防胡也戰
國策衛行人燭過[illegible]而進左傳易子而食
折骸而爨虞[illegible]設以捕獸也夫以虞
羅而獸猶避之[illegible]觀而不能相保其荒亂
亦極矣戴逵送王十書孚負經濟之才幸遇明時
胡為把犂鉏老于岩谷乎漢官儀曰泰山東上七

十里至天門南宮禮部也賈逵為禮部侍郎嘗乘
白馬故以稱賈至也金盤陀按韻府馬鞍飾也或
曰山名屬東都詩之死矢靡他江水別出曰沱病
肺公自謂也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
字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覺成老醜
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
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既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
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
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
健兒簸紅旗此樂幾難朽日車隱崑崙鳥雀噪戶牖
波濤未足畏三峽徒雷吼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走
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終作適荊蠻安排用莊叟
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有使即寄書無使長回首

阮籍詩日暮成老醜王褒頌沛乎如巨魚縱大壑

家語纍纍然若喪家之狗論語父母在不遠遊遊
必有方公言無父母繫戀行止得自由也青草湖
在巴陵莊子若乘日之車崑崙西極之山隱謂日
落西山也噪戶牖謂將晚而鳥雀喧也三峽巫峽
廣澤峽明月峽也黃屋天子車蓋荊蠻吳楚之地
莊子安排去化乃入於寥天一九歌東皇太乙楚
神也春秋說題南斗吳地也韓翃送李定出上東
門握手曰因風示信慰我跂仰定曰有使即寄書

以通安好

別贊上人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漂蕩何時有終極贊公釋門老放逐來上國還為世塵嬰頗帶憔悴色楊枝晨在手豆子雨已熟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異縣逢舊友初欣寫胸臆天長關塞寒歲暮饑凍逼野風吹征衣欲别向曛黑馬嘶思故櫪歸鳥盡斂翼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荊棘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力

贊公京師大雲寺主從房琯游琯得罪贊亦安置秦州公以關輔饑乃去秦州故與贊為別曹子建詩相思無終極釋氏書手把青楊柳枝徧灑甘露之水吳玄見習鑿齒曰豆子熟矣張亘曰豆子眼中黑精也言無邪視也一說楊枝者見贊春時猶為寺主來秦州而忽豆熟之際矣雨或作兩謂豆經兩次成熟身在秦州將二年矣維摩經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是身如電念念不在陶淵明詩歸鳥趨林鳴姑蘇臺詩荊棘霜露沾人衣

立秋後題

日月不相饒節序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按公為華州司功關輔饑棄官客秦州時作王獻之覽鏡見髮顧兒童曰日月不相饒村野之人二毛俱催矣汝等何不汲汲為學寸陰過而不可復得也張衡旅寓洛汭生計無聊有命駕之心顧梁

上燕曰秋風已至想如客與斯難久留也時公年四十八半百者舉全數也陶淵明歸去來詞既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亭亭新粧立龍駕具層空世人亦為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豐儉白屋達公宮膳夫翊堂殿鳴玉凄房櫳

曝衣遍天下曳月揚徵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
初筵裏重露日出甘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
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
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
大小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

焦林天斗記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
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氐之下謂之織女周
處風土記七夕祀牽牛織女云此二星當會天漢

中奕奕有白氣光曜五色以此為徵見者便拜而
有乞也東海記神龍交即風濤颯然精靈符合水
為之渾天有九重故曰層空謝朓七夕賦回龍駕
之容裔白屋貧家也公宮公侯之家也左傳有守
于公宮四民月令七月七日曝經書及衣裳荊楚
歲時記七夕婦人結彩樓穿七孔針于中庭以乞
巧有蟢子網于瓜上則以為得巧姚萇婦女精力
竭于機杼尚不能支持西北之費齟齬齒不相值
也楚辭九辯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難
入此詩專為士者進身之道言感牛女之事而發
之也處女特借以為喻耳舊註謂以君臣喻夫婦
似未融

大雨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夏雲鬱陶
執熱乃沸鼎纖絺成縕袍風雷颯萬里霈澤施蓬蒿
敢辭茅葦漏已喜黍豆高三日無行人二江聲怒號

流惡邑里清矧茲遠江皋荒庭步鸛鶴隱几望波濤
沉痾聚藥餌頓忘所進勞則知潤物功可以貸不毛
陰色靜隴畝勸耕自官曹四鄰出耒耜何必吾家操

按是年公有說旱上嚴武云今蜀自十月不雨抵
建卯月非雩之時柰久旱何穀者百姓之本百役
是出況冬麥黃枯春種不入公誠能暫輟諸務疏
決囚徒使囹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沴氣消則和
氣應矣冬不雪旱徵也西北人諺曰要宜麥見三

搜神記萬物燋枯百姓嗷嗷言旱甚也漢文帝
曰上天昭明曲田衷眷憫此黎民謝靈運詩幽居
猶鬱陶秋興賦釋織絺裘宇記秦李冰穿二江於
成都城中皆可行舟謂之內江外江溉田萬頃蜀
都賦帶二江之𨗦流左傳汾澮流其惡今言大雨
所蕩流出穢惡故邑里得清也步鶴鶴茅君內傳
三神乘白鶴各在一山頭時雨灌旱稻陸田亦復
周詩東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皆雨徵也漢西南
夷傳不毛之地王褒喜見四隣耒耜之具

雨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樹雨灑石壁來
淒淒生餘寒殷殷兼出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哉
高鳥濕不下居人門未開楚宮久已滅幽珮爲誰哀
侍臣書王夢賦有冠古才冥冥翠龍駕多自巫山臺
詩殷其雷神女賦於是搖珮飾鳴玉鸞宋玉高唐
賦序先王嘗游高唐夢一婦人曰巫山之女爲高
唐之客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
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楚
詞雷塡塡兮雨冥冥謝朓七夕賦回龍駕之容裔
公在夔州見雨故以巫山事言之

喜晴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蕭蕭春增華
青熒陵陂麥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實我饑豈無涯
干戈雖橫放慘淡闘龍蛇甘澤不猶愈且耕今未賒
丈夫則帶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

千載商山芝往者東門瓜其人骨已朽此道誰疵瑕
英賢遇轗軻遠引蟠泥沙顧慙昧所適迴首白日斜
漢陰有鹿門滄海有靈查焉能學衆口咄咄空自嗟
西都賦琳珉青熒莊子青青之麥生于陵陂曹子
建詩容顏若桃李四皓避秦入商雒山採芝以食
邵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
史記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朽矣左傳不

汝瓶猳買誼傳鳳漂漂其高遰兮夫固自縮而遠
去楊子龍蟠于泥鹿門龐德公隱地在漢水之陰
張華博物志天河與海相通世有人居海渚者年
年八月見浮槎去来不失期吳筠曰吾馬擧衆兒
女口嗜棗栗瓜果乎晉殷浩被廢在信安終日恒
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及兹煩見示滿目一凄惻

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群松直
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
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
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
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
按本傳張旭蘇州人嗜酒善草書毎大醉呼叫狂
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世
號張顛孫堅曰人事淒凉滿目淒惻潘安仁詩凱
風揚微綃溟漲言筆力浩汗若溟渤之漲水以上
四句皆言草書之狀晉史張伯英家有衣帛必先
書而後練王羲之臨池作書池水盡黑逸氣謂旭
之逸氣清識謂楊監之清識李成得逸少帖舒卷
披玩寢食俱忘示兒曰此吾傳家之寶晉劉伶好
飲有酒德頌以旭嗜酒故云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

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
萬里不以力群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倉鶊隣
高堂未傾覆幸得慰佳賓曝露墻壁外終嗟風雨頻
赤霄有真骨恥飲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
按画志薛公画有八鶴後人莫及今云十一不知
何據晉永嘉記青田縣有雙鶴年年生子長大便
去即仙鶴也北史劉敲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各
有意言画中之鶴或反啄或蹤翎或仄天或警露

皆言其類而畫之晉嵇紹在稠人中昂然如野鶴
之在鷄群楊雄作甘泉賦吐白鳳爾雅倉庚黃
鸝也感遲即逶迤顏延年詩行路正威遲有送支
遁鶴者遁曰爾冲天之物寧爲耳目之玩遂放之
任所往

佳人

絶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
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

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顏如玉
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知舊人哭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迴牽蘿補茅屋
摘花不插髮采栢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絶代而獨立詩在彼空谷
一關中即長安也喪亂謂經祿山之變漢書冬十月
骨肉合飲食於祖廟轉燭言疾也沈休文詩長安
輕薄兒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本草合歡

一名合昏至昏葉合陸倕刻漏銘合昏暮捲蓂莢
朝開崔豹古今注鴛鴦鳥類雌雄未嘗相離故爲
匹鳥董偃母以賣珠爲事山居賦牽蘿補巖屋
胡曩隱居衡山采栢子食詩終朝采綠不盈一掬
此詩以佳人比君子也首二句乃一篇大意下文
皆言其爲幽居佳人兄弟官高應良家子世情以
下皆言其零落之意合昏二句謂其夫之不歸不
如合昏知時而我之獨處不如鴛鴦成匹也在山

四句比其守身之謹摘花四句與其晩節之堅花
栢修竹應依草木

聽楊氏歌

佳人絶代歌獨立發皓齒滿堂慘不樂響下清虛裏
江城帶素月況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壯士淚如水
玉杯久寂寞金管迷宮徵勿云聽者疲愚智心盡死
古來傑出士豈待一知己吾聞昔秦青傾側天下耳
古樂府雜曲從來著名惟趙子復有丹脣發皓齒

一嬌一態本難逢如畫如花定相似前漢刑法志
滿堂飲酒一人向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
謝希逸月賦素月流天王敦每酒後輙歌老驥伏
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荊軻歌於易水
之上士皆淚垂犬戎國有一女子方跪獻玉杯食
玉盃寂寞言其不敢為聲金管迷宮徵言其聲之
不逮以形容歌聲之獨妙也列子秦青撫節悲歌
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義鶻行

陰崖有蒼鷹養子黒柏巔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
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黄口無半存
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
斗上捩孤影噭哮來九天脩鱗脱遠枝巨顙拆老拳
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飽腸已皆穿
生雖滅衆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
茲實鷙鳥最急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賢
近經滴水湄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凛欲衝儒冠
人生許與分亦在顧眄間聊為義鶻行永激壯士肝
楚辭屑瓊以朝餐黄口鳥雛也家語孔子見羅者
所得雀皆黄口也捩撇捩也噭哮深聲也巨顙蛇
頭老拳鶻翼下勁骨石勒與李陽隣居爭漚麻池
日相毆擊及貴乃召陽與酬譜引陽臂嘆曰孤往
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晉周顗曰人生幾時
但當快意詩兄弟急難滴水在長安杜陵水濱曰
湄藺相如怒髮衝冠陸遜曰不以典刑善惡焉能

激壯士之肝膽耶

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
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
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為餧其子禮若奉至尊
鴻鴈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又知恩

聖賢吾法則付之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
今忽暮春間値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

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
教人務農後以其住禪開明望帝死其魂化為鳥
名曰杜鵑西川成都東川梓州涪萬涪州萬縣雲
安縣屬夔州府錦城即成都也鴻鴈有禮即行飛
識序也羊祜鴈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羔羊有禮
即跪乳知恩也春秋繁露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

者聖賢吾法則謂取法二物以為禮如卿執羔大
夫執鴈為贄禮之類東坡志林云杜鵑詩予美其
譏當時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嚴武在蜀雖橫斂刻
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杜克遜在梓州禮
軍旅絕貢賦是東川無杜鵑至於涪萬雲安刺史
不可考凡其尊君者為有懷二者為無不在夫杜
鵑真有無也

除草

草有害於人何曾生阻修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
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
霜露一霑凝蕙葉亦難留荷鋤先童稚日入仍討求
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頑根易滋蔓敢使依舊丘
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芟夷不可闕疾惡信如讐

公自註去蘩也蘩音潛山韭也有芒刺觸之刺人
狹道曰阻長道曰脩蜂蠆二虫其尾最毒馬援見
諂佞輩如芒刺在眼中陶淵明詩荷鋤稺子倦先

者以身率之也討求尋而去之也周禮薙氏掌殺
草有水火之化今云致之水是亦水化也左傳無
使滋蔓蔓難圖也又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
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
能殖則善者信矣此詩因除草而寓去惡之意

枯柟

楩柟枯崢嶸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
上枝摩皇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折萬孔蟲蟻萃

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白鷴遂不来天鷄爲愁思

猶含梁棟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

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

枏與楠同梗枏皆美木葉如牛耳子似杏而酸不

可食赤色者堅白色者脆蜀中多有之魏文帝詩

倐𩢍摩蒼天凍雨夏月暴雨也楚辭使凍雨兮灑

塵衝風隧風也風從地道出者楚辭衝風至兮水

揚波白鷴一名鷴小鳥天鷄一名鶾似雉赤羽之

鳥也謝靈運詩天鷄弄和聲白榆一名白枌易生

之物也漢武帝於建章宮作承露盤銅柱高二十

丈上有仙人以掌承露此詩公傷當時抱材者見

棄而不材者見用故以枯枏爲比

北風

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垂洞庭鵰欲雪鴻鴈將安歸

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烟稀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

北風陰南極陽也喻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諸葛

孔明曰方今南北鬨沸東西兵革不止寘寘之鴻鴈

吾與段安歸漢初老商山四皓也陳留志𡻿庚字

宣明與河内枳人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爲友

避秦入商山是謂四皓嘗有歌曰紫芝燁燁兮可

以療饑漢高帝初徵之不至

卷四終

莆林兆珂孟鳴父纂述

七言古詩

兵車行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

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鷄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隣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詩有車轔轔又蕭蕭馬鳴咸陽橋即長安城外橋行人即役夫點行注史謂之更行以丁籍點上下更換差役唐封德彝所諫點兵亦此類防河謂築堤備河水汎決或謂亦防虜渡河耳如所謂防秋公詩有材官守涇渭亦其事也營田如漢趙充國獻屯田之策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寓兵於農之意嚴助傳武帝好征伐四夷開置邊郡二百州謂大行山以東二百州前言山東後言關西明天下無

不用兵處也縣官謂天子不敢斥言之也青海在吐蕃哥舒翰嘗築城於其地李華弔古戰場文往往鬼哭天陰則聞此詩為玄宗用兵吐蕃託漢武以風刺車轔轔至干雲霄七句為一節言點民為兵送別悲楚之狀道旁至犬與鷄十四句為第二節言明皇黷兵不已致民久役於外生業俱廢此行役所以可悲也長者至百草十句為第三節申說上節之意征役不休而稅歛復急民皆無以聊

生君不見至篇末四句則言前後沒邊之鬼含寃
號哭於遠地陰雨之野誠可哀也已

悲陳陶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
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群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
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漢書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天寶十四年
十月辛丑房琯及祿山戰于陳陶斜敗績癸卯琯

又以南軍戰敗績時朔方安西回紇大食諸胡兵
相助討賊然夷狄之性不無殘擾琯雖敗績而都
人不願胡兵討賊望官軍至耳陳陶斜在咸陽縣
唐書作陳濤

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
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
顏色昭陽殿裡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
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笑正
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
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
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

曲江在長安城南十五里有芙蓉苑內有宮殿明
皇嘗築夾城通之與貴妃游幸其間祿山反帝西
幸行次馬嵬賜貴妃死而曲江亂後荒凉矣公作
此以哀之南苑即芙蓉苑也昭陽一人蓋以漢趙

飛燕居昭陽殿比貴妃明眸皓齒亦指妃血污遊
魂妃死馬嵬也清渭在長安劍閣在蜀時帝尚留
蜀未還長安彼此杳無消息也胡騎時史思明連
結吐蕃入寇也欲往城南省家忘南而走北寫其
倉皇之際心曲錯亂如此

哀王孫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
屋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

馳驅腰下寳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為王孫立斯須昨夜東風吹血腥東來槖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太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剺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孫慎勿疎五陵佳氣無時無

安祿山陷潼關玄宗倉卒西幸夜半出延秋門諸嗣王及公主之在外者皆不及從多為祿山所屠鮮有脫者此詩紀而哀之三國典畧侯景篡位令飾朱雀門其日有白頭烏萬計集於門樓童謠曰白頭烏拂朱雀還與吳用景事比祿山也漢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浮雲二赤電三絶群四逸驃五紫燕六綠耳七騘龍八紫騂九絶塵漢書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顔隋文帝子勇勇子儼雲昭訓所生昭訓雲定興女也文帝喜曰皇太孫何謂生不得其地定興奏曰大王龍種所以因雲而生豺狼喻賊龍喻玄宗沈約詩坐喪千金軀長語剰言也交衢謂路相交錯要衢之所公與之問答不敢多言但共立斯須恐為奸人窺伺故也東來賊自東都進也祿山陷兩京以槖駞運御府珍寳於范陽不知紀極舊都即長安哥舒翰領朔方節度使有威名後守潼關為祿山所敗太子傳位謂肅宗

即位於靈武南單于即回紇也花門回紇地名剺面披面以示誠悃也後漢耿恭卒匈奴聞之舉國號泣或至剺面流血狙竊聽也西都賦北眺五陵高惠景武昭五帝陵也在長安光武將與蘇伯阿望舂陵之氣曰佳哉鬱鬱葱葱曰無時無見唐之中興亦將如漢也

洗兵馬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葦

過胡兒命在破竹中秖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
限功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餧肉蒲萄宮已喜皇威
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笛裡關山月萬國兵
前草木風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
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為時出整
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
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鶴駕通宵鳳輦
備雞鳴問寢龍樓曉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

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關中既留
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
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青袍
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貢奇
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
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河清頌田家望望惜雨
乾布穀處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莫懶城南思婦愁
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

山東河北地唐都長安自太行以東皆山東也祿
山反先陷河北諸郡至肅宗復兩京進收山東以
建中興之業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晉書杜預傳
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鄴城
相州也時郭子儀破賊十萬于衛州獲安慶和進
圍慶緒於相州未下所以有不日得之句自陳陶
斜之敗也帝惟倚朔方兵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汗
血馬出大宛張耳傳如以肉餧虎何益上林苑有

蒲萄宮時回紇送兵五千助討賊及還帝就蒲萄
宮宴勞之海謂河東岱謂河北崆峒山在西軒轅
問道廣成子處此謂玄宗幸蜀也周王褒燕歌行
無復漢地關山月趙肅云萬國兵革振動如雄風
之偃草木其悲聲非一也當收復京師廣平王俶
為元帥居中軍郭子儀副之王思禮為後軍李光
弼為河東節度使後廣平徙封成王子儀為中書
令光弼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思禮為兵部尚

書晉書張翰為齊王別駕見秋風起思吳中蓴菜
羹鱸魚膾命駕東歸曹孟德詩月朗星稀烏鵲南
飛遶樹三匝無枝可依謝希逸宣貴妃誄收華紫
禁註王者之宮象紫微列仙傳周靈王太子晉好
吹笙作鳳鳴七月七日于緱氏山頭乘白鶴仙去
故後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禁曰鶴禁禮記文王
為世子鷄初鳴至寢門外問內竪之御者曰今日
安否漢書成帝為太子元帝急召太子出龍樓門

不敢絕馳道楊子攀龍鱗附鳳翼撃壤歌帝力何
有於我哉史高帝紀上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
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
糧道吾不如蕭何京師既平以蕭華留守張鎬為
幕府參謀按史鎬儀狀瓌瑋性簡重好王霸大畧
始擢為拾遺房琯罷遂為相故以蕭何子房比之
青袍指安史也南史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
陽來至渦陽之敗景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讖

庾信哀江南賦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後漢今周宏
宣王光武比肅宗之中興也白環銀甕皆瑞物帝
王世紀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顧野王瑞應圖
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為非則銀甕出禮運
山出器車注謂若銀甕丹甑四皓隱商山歌紫芝
曲宋書元嘉中河濟俱清以為瑞鮑照作河清頌
至德二年黃河清三千里蓋收京之祥此紀實事
也按史乾元二年旱時思明餘黨未殄衛相等州

尚留兵屯故有田家惜雨淇上健兒之句衛相等
州有淇水城南長安城南也後漢李尤歌安得壯
士翻日車劉文靜曰方今爲兄宇宙鏤居黎民烏
得五丁壯士挽回天河洗滌天下之甲兵也武王
伐紂風霽而乘之大雨王曰此洗兵雨也此公因
諸將之捷遂思盡偃甲兵也九四節每十二句一
換韻首節言山東河南俱巳收復惟鄴城未下亦
當不日而得皆由獨任朔方之兵成此大功也汗

血馬多回紇受犒已喜肅宗威清海岱還思明皇出奔西蜀益因今日之平復回思前日之艱難痛定思痛喜之極也二節言委用得人諸賢効力故能撥亂反治君子不能隱小民亦得安生兩君次第回宮復覲父子之樂三節言功臣盡獲功賞當知蒙帝之力莫誇身強而妄想戒之之詞也且內修又有其人故寇盜不敢復起而中興之業已成諭之之詞也四節言率土既平諸祥畢至黎獻共

臣詞人製頌農民安業皆望雨澤以及時耕種復祝攻鄴軍士早歸以慰其室家之思如是則甲兵悉休矣安得壯士挽天河之水洗淨甲兵而永不復用乎蓋厭亂思治之心如此其至也一篇之意全在末二句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士使我歎恨傷精魂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

上元二年段子璋反陷遂州綿州此詩為馬巴州作漢馬援號伏波將軍牛繪戰死張先嘆曰天下未安干戈尚爾遽失壯士山濤曰稽中散就誅失我精神歎憤而已江南涪江之南也狂賊指段子璋

冬狩行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

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駞駝磊峞垂玄熊東西南北百里間髣髴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鸜鵒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胡為見羈虞羅中春蒐冬狩侯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驄况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回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

痛塵再蒙嗚乎得不哀痛塵再蒙

公自註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校獵者獵有所獲校其多寡以賞功也禮記天子不合圍步驟同言整齊也西京賦僵禽斃獸爛若磧礫白日未移晷已獮其十七八兕野牛馲駝背有肉鞍行三百里負千斤而知水脉嵩巷高貌熊猛獸鸇鴞似鷂鸛鴞賦亦何勞於咢狙春蒐冬狩本天子之事令諸侯同之譏章彝僭也五馬一馬驄言

彝以刺史兼御史也孫嵓曰昨見耿將軍行師號令嚴明頗有前賢威風老翁公自謂也角里先生語薪者曰十年厭見干戈旌旗只非今日耶天寶九年諸衛與諸節度所用緋色旗旛盡改為赤故曰旌旗紅西戎指吐蕃也韓擒虎出獵門人諫曰將軍驅旌旆獵原野逐獸馳躍以為樂盡得草棘窟穴狐兔亦何益於君子宜掃除塵坌勒功彝鼎非細事也韓大喜咸陽宮在長安時天子避吐蕃故不在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天子播遷於外謂之蒙塵初明皇避胡入蜀是年吐蕃寇京師代宗居陝故云再蒙此篇即賈誼不獵猛敵而獵禽獸可為流涕之意

折檻行

嗚乎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青襟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

房魏房玄齡魏徵也太宗為秦王時開弘文館學士十八人詩青青子衿書命汝典樂教胄子魏龎德人謂之白馬將軍漢朱雲上書乞斬佞臣張禹帝怒將雲下雲攀檻檻折後當修上曰勿理以旌直臣也婁公婁師德宋公宋璟先皇玄宗也唐代宗大曆初杜鴻漸入蜀平崔旰之亂鴻漸至蜀境聞之而懼使人先達意於旰許其萬全旰卑辭厚賂以迎之鴻漸至成都見旰接以溫恭無一言責

其千紀又數薦之於朝請以節制讓肝上不得巳從之入朝累加檢校工部尚書皆鴻漸不能除惡從而引之要路當時在廷無一人敢言故有感於朱雲折檻而賦此也

大麥行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西梁洋問誰腰鐮胡與羌豈無蜀兵三千人部領辛苦江山長安得如鳥有羽翅托身白雲還故鄉

漢童謠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集壁梁洋四州屬山南道唐史寶應元年羌渾奴剌寇梁洋等州吐蕃陷成都時杜鴻漸以蜀兵三千遏賊衝突江山險澁士卒至有介胄生蟣蝨不得休息者是詩言大麥乾枯而小麥巳黃時寇盜縱橫婦女皆行泣於道路其夫皆奔藏於山谷故不得收穫此麥而悉為胡羌所掠矣蜀中禦寇之兵亦有三千之衆但部領非人統馭失道遠涉江山以致勞悴不能成功也結言吾不得如鳥之有羽翅託身白雲飛還故鄉以避寇也詩匪鶉匪鳶翰飛戾天皆無可奈何之詞

負薪行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生抱恨堪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應當門戶女出入十猶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供給至老雙鬟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

利兼鹽井面粧首飾雜啼痕地褊身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此有昭君村

半華半白也先王之時内無怨女禮女不言外今蜀俗乃使男坐而女應門至老不嫁賣薪取直以應供給雙鬟垂頸言未笄也花葉並於銀釵採薪故也夔州有鹽井女又販之也是以啼痕滿面寒臥石根其麤醜不言可知若云巫女皆如此麤醜則胡為亦有昭君村乎亦解嘲之意昭君村在與

山縣

最能行

峽中丈夫絶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艓子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欹帆側柂入波濤撇旋梢濆無險阻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瞿塘漫天虎鬚怒歸州長年與最能此鄉之人氣量窄悞競南風疎北客若道士無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

楊雄方言大船曰舸小船曰艓以其舟小如一葉也水之回曰漩濆水涯也撇猶過梢猶泊也無險阻以其少習於操舟也自白帝城至江陵縣經歷三峽之中共行七百餘里瞿塘峽名虎鬚灘名長年與最能俱操舟水手之稱歸州秭歸縣北有屈原故宅方七頃累石為基此與前篇同意見天之生人不限土地賢否靡常焉知後日不再生如昭君屈原者耶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隴右河源不種田胡騎羌兵入巴蜀洪濤滔天風拔木前飛禿鶖後鴻鵠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

老人公自謂也陳秀飄泊西平秋月自歎曰鴻鴈皆歸天邊老人尚困逆旅廣德元年吐蕃陷隴右而河源不種矣十二月陷松維保三州則入巴蜀矣胡騎指吐蕃羌兵指党項羌渾奴剌之類永泰

元年三月大風拔木禿鶖水鳥狀似鶴長頸赤目公自天寶十四載避賊至永泰元年已恰十載時公有弟在洛陽骨肉指弟而言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腳凍皴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

同谷成州附邑也公乾元二年十一月至同谷十

二月入蜀內典云傅大士當侯景之亂拾橡栗以給鄉里莊子狙公賦芧

其二

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為命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来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為我色惆悵

鑱銳鐵也黃精一名黃獨食之可延年相如家居徒四壁立

其三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駕鵝後鶖鶬安得送我置汝傍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公有弟四人穎觀豐占在他郡惟占從公入蜀嘗有詩云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来後漢趙孝有弟禮為餓賊所獲將食之孝自縛詣賊曰禮瘦不如孝肥賊俱舍之樂府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陶隱居本草駕鵝大於鴈楊雄傳豈駕鵝之能捷鶬麋鴰左傳余收汝骨焉

其四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来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為我啼清晝

公又有憶妹詩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鍾離縣屬濠州

其五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黃蒿古城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胡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来歸故鄉

古城即同谷舊為西康州也楚屈原放逐弟子宋玉作招魂辭

其六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巃嵸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

蟄蝮蛇東來水上遊我行恠此安敢出拔劒欲斬且
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谿壑為我回春姿
長安南山有龍湫龍從科結貌劉安招隱士云山
氣巃嵸兮石嵯峨秋風辭草木黃落兮鴈南飛楚
辭招䰟蝮蛇蓁蓁此領車駕反正之辭也

其七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
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夙

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肅宗中興所用皆後生晚進元勲舊德咸見齟齬
此詩深慨老而無成以寄無窮之意

茅屋為穐風所破歌

八月穐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洒江
郊高者挂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群童欺
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
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嘆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
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卧踏裡裂
床床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絶自經喪亂少睡
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
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
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茅屋既為秋風所破風急而雨作屋漏床濕此所
以難度夜也末數句則因己之不得其所而憂天
下寒士不得其所思以共帡幪之公嘗自比稷禹

此其憂天下之心可見也大抵此詩公因茅屋破
於穐風寓其實以紀之或謂指安禄山之亂而作
或謂公在蜀嚴武死欲依郭英乂而英乂驕縱不
可託故有所感傷而托言者俱非

發劉郎浦

挂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颯颯昏亭午舟中無日不沙
塵岸上空村盡豺虎十日北風風未回客行歲晚尤
相催白頭厭伴漁人宿黃帽青鞋歸去來

十道志劉郎洑在荆州先主納吳女處黄帽鞾冠

青鞋芒鞋

閬山歌

閬州城東靈山白閬州城北玉臺碧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已崩石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中原格鬬且未歸應結茅齋看青壁

閬州今四川保寧府靈山在府城東一十里玉臺山在府城北七里嵩中岳華西岳格鬬兩相交戰

也時吐蕃犯京師中原尚未寧息青壁謂閬山青聳如壁也此詩前六句言山之奇狀末二句則言已之未得歸中原將居此以觀山蓋自慰之詞也

閬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欹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飛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

嘉陵江源出散關而入于閬又閬州城南有山極秀麗人謂之錦屏山此詩首言閬州江色似石黛碧玉已自可愛又當日出春回之際愈可愛矣巴童蕩槳欹側而過水鳥銜魚來去以飛末言閬中之勝事如此而可為腸斷者則以未歸之故也按此二歌當是廣德二年春嚴鄭公復鎮劒南表公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故公遂歸成都居幕下其未離閬州而作

曲江三章章五句

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游子空嗟垂二毛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

曲江在今陝西長安縣城內曲江亭漢武帝所造當時祿山之亂焚毀殆盡故公過之不勝傷感而作正禾黍離離之意左傳君子不禽二毛注頭白有二色此章自嘆垂老不得其時獨立無與

其二

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梢林莽比屋豪華固難

數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

梢林莽去宿草也宋玉風賦蹷石伐木梢殺林莽莊子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此章自言甘守貧賤不羨人之富貴而止弟姪之傷

其三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楚辭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

可問故曰天問杜曲在長安公故鄉也漢李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此章自言道與時違守分居山看人除惡以終殘年

越王樓歌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綿州屬成都府顯慶高宗年號越王太宗子貞也嘗為綿州刺史創此樓於州城西北

大覺高僧蘭若

巫山不見廬山遠松林蘭若秋風晚一老猶鳴日暮鐘諸僧尚乞齋時飯香爐峯色隱晴湖種杏仙家近白榆飛錫去年啼邑子獻花何日許門徒

大覺僧之法號蘭若寺之總名廬山遠惠遠也姓

賈氏見廬山清淨遂居焉公借以稱大覺僧也一說公在巫山望大覺在廬山相距甚遠非是楞嚴經食辦擊鼓衆集撞鐘毘羅三昧經云佛為法惠菩薩說四食時一旦時為天食二午時為法食日影過一髮一瞬即非正時佛敎過中不食為齋香爐峰廬山勝境也勢如香爐上有飛泉白榆星名古詩云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神仙傳董奉杏林近白榆言其所居之高近星辰也飛錫高僧有

飛錫而起齋者昔高僧隱峰遊五臺山出淮西擲錫飛空而往西天比丘有二十五威儀凡室中錫不得着地必挂於壁牙故釋子稱游行僧為飛錫安住僧為住錫邑子同邑之子也尹翁傳于定國歆爲託邑子兩人高僧傳僧有戒行嚴潔天女來獻花後分經又云釋迦為靜慧仙人時獻五蓮花於燃燈佛此獻花之祖也此詩首句紀地次句紀時一老二句遥憶蘭若之事香爐二句想象蘭若

之景末二句却憶大覺而未卜其歸期故云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爭盤紆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角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塔劫宮墻壯麗敵香厨松道清涼俱蓮花交響共命鳥金牓雙廻三足烏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飄然斑白身奚適傍此煙霞茅可誅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跡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久為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興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與老夫

二寺謂岳麓寺道林寺在湖廣長沙府玉泉地名洞庭赤沙皆湖名在岳州府岳州在長沙西北寺

門殿角遠相掩映也阿彌陀經極樂國土常作天樂晝夜六時楞嚴經雪山大力白牛食其山中肥膩香草僧寶即所謂佛法僧三寶此指寺僧而言滄海珠言僧性圓明而無瑕纇塔劫謂塔之大階級宮墻謂岳麓書院敵謂塔與宮墻其壯麗敵也梁劉孝威謝東宮賜聖僧餘飯啓乳糜香飯素饌餘漿氣馥上天薰流下界佛家謂僧廚為香積廚湘州記麓山有夾道喬松泉澗盤繞清涼俱言寺

境兩虛也蓮花漏名釋書有共命鳥二首一身金
牓門額題名以金飾者也三足烏日中烏也交響
雙廻謂漏滴交響烏語門字雙廻日光以狀二寺
相亞也天台賦涉海則方丈蓬萊玄圃乃崑崙也
昔張騫乘槎尋黃河之源出自崑崙山茅可誅言
可結屋也桃源在常德府秦人避亂之地橘洲在
長沙府週圍五里上皆種橘水泛不沒長沙舊名
曰潭州老宿謂僧之年臘高者野客公自謂也或

作謝客謂靈運也性好遊山水何顒疑是周顒好
奉佛嘗勸何胤食菜恐以出處誤姓宋公之問也
有詩在寺壁此詩起句至三足烏具述二寺之勝
方丈至友于則言仙境茫淼不若此寺近而可尋
遂有築室娛老之意至謂一重一掩皆其肺腑山
鳥山花皆其友于其躭之至矣末言宋公昔曾題
壁令我復吟咏以步芳塵豈不由宋公之所留哉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携酒

泛江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有柱
史多暇日陪驄馬遊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銷
我憂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攜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怒
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
昂如有求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
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深莫相違回
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樂豈有極無使霜露霑人衣

東山在通泉縣今四川梓州射洪縣是也漢書陳
寔為太丘長強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遠近
稱之老子周時為柱下史後漢桓典為侍御史嘗
乘驄馬京師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王粲登
樓賦聊暇日以銷憂漢武秋風辭懷佳人兮不能
忘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
哀情多荀子瓠巴鼓瑟游魚出聽謝希逸月賦月
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

霜露人衣此詩實應元年十一月公至通泉縣時作聽曲以上既陳宴樂之興遂於末章有警戒之意三更以下皆其警戒之辭此發乎情而止乎禮義也當與樂遊園歌渼陂行互看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愛客滿堂盡豪傑開筵上日思芳草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千里猶殘舊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惡聞

戰鼓悲急觴為緩憂心擣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槁座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諸生頗盡新知樂萬事終傷不自保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如澠之酒常快意亦知窮愁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

文章有神非鈍拙也交友有道非苟合也書止月上日注朔日也又見玉燭寶典垂老公自謂也戰鼓悲時安祿山初亂也謝靈運詩急觴盪幽默言急酒而緩酌者憂亂故也詩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楚辭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盧蒙見江總文嘆曰格老辭麗非後生輩所到山東李白楊升菴云當作東山白詩集序白嘗以聲伎自隨効謝安石自號東山何遜劉孝綽沈約謝朓鮑照並齊梁間詞人絕倒大笑也少司命云樂莫樂兮新相知阮籍與

人野飲酒盡與未盡籍曰焉得東風吹野水添此壺使金盃不空耶詩有酒如澠井是貴者之墓猶今言陵為金井也陳叡曰古人白骨遍野而生莓苔人在生胡不飲耶此詩天寶十五載公自奉先

疾

帳駐馬偶識雲卿面向非劉顥爲地主嬾迴鞭轡成
高宴劉侯歡我携客來置酒張鐙促華饌且將款曲
終今夕休語艱難尚酣戰照室紅爐促曙光縈窗素
月垂文練天開地裂長安陌寒盡春生洛陽殿豈知
驅車復同軌可惜刻漏隨更箭人生會合不可常庭
樹雞鳴淚如綫
唐志湖城縣屬虢州卽皇帝鑄鼎地長門賦天飄
飄而疾風管子道途揚塵十步不相見左傳地主

致饌米宗昨見王齊遂成高臺之宴清談如玉屑
落金盤使人嬾迴鞭轡繼燭飛玉觥焉魯陽公與
韓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是時九
節度兵攻安慶緒於鄴故云長安西京有九衢三
陌洛陽東都時盜賊充斥而肅宗方議兵收復也
陞佐公新刻漏銘銅史司刻金徒抱箭渾天儀制
曰鑄金銅人爲胥徒居壺之左右以左手抱箭右
手指刻以別天時之早晚也張衡古離別曲雞鳴

庭樹枝客子振衣起別淚落如線相顧不能止

樂遊園歌

樂遊古園崒森爽煙綿碧草萋萋長公子華筵勢最
高秦川對酒平如掌長生木瓢示眞率更調鞍馬狂
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閶闔晴開
詄蕩蕩曲江翠幕排銀牓拂水低回舞袖翻緑雲清
切歌聲上郤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
白髮那拋得百罰深杯亦不辭聖朝已知賤士醜一

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飮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公自註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西京雜記樂
遊園在長安東南曲江漢宣帝所立唐太平公主
於原上置亭遊賞每上巳重陽祓禊登高車馬塡
塞朝士詞人賦詩翼日傳於京師唐志德宗前以
正月晦日上巳重陽爲三令節公子卽楊長史勢
最高勢疑作輿三秦記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
爲秦川長生木瓢匏生脩長者用以酌酒正見其

真率也芙蓉園在曲江中有殿明皇開元間自大
明宮築夾城通其地仗天子来幸之儀也漢禮樂
志遊閶闔觀玉臺又天門開詄蕩蕩閶闔即天門
潘岳洛水詩翠幕映洛湄沈炯林屋館記崑山平
圃銀牓相輝漢高帝令戚夫人歌出塞望歸之曲
後宮齊唱聲入雲霄桑又在江摠席上曰雖深杯
百罰吾亦不辭此詩前十四句言宴樂遊園及遊
賞曲江之勝却憶至末叙其悲感之情青春以下

正言歡賞之實數莖以下則伸可悲之情也夫老
而不遇其終也已安得不縱酒以自遣然飲罷無
歸處益可悲矣

渼陂行

岑參兄弟皆好奇携我遠来遊渼陂天地黤慘忽異
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漫汗泛舟入事殊興極憂
思集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錦帆
相為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啁
啾空翠来沈笮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靜如拭宛在
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黑半陂以南純浸山動
影裊窕冲融間船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
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群龍趨湘妃漢女出歌
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
靈意少壯幾時奈老何向来哀樂何其多

陂在西安府鄠縣其中出魚甚美故以渼名岑參
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後甫薦為補闕黤淡天

色昏黑也琉璃石名出大秦國有赤白黑青綠縹
紺紅黃紫十色堆琉璃言其水之清澈也詩啜其
泣矣何嗟及矣隋煬帝以錦為帆古詩夜靜氛氣
埃鳧鷖水鳥啁啾鳥聲以言絲管之音也渤澥海
名言陂之中流曠邈若海也終南長安南山也冲
融水深貌海賦沖瀜沆瀁雲際山名有大定寺藍
田關在藍田縣東南莊子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
淵驪龍頷下馮夷河伯也湘妃舜二妃以舜南巡

不返沉湘水死漢女鄭交甫遊漢江見二女解珮與之詩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禮樂志金支秀華赤旄翠旌臣瓚曰樂上衆飾有流蘇羽葆以金為支其首數散若草木之秀華也光有無言其光或隱或現也漢郊祀歌東風飄兮神靈雨漢武秋風辭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此公與岑參遊渼陂而作好奇二字乃一篇大義此以下皆言遊渼陂之奇也言泛舟渼陂天色忽變至惡

風白浪悔無所及俄而天霽風止主人開帆舟子喜甚於是鳧鷖鶖飛而棹歌發絲管聲繁而空翠来遂言陂水清深景物穠麗舟入中流虛無漭瀁峰陰浸水波搖影動未幾日暮船舷之聲膜戞雲際之寺水面月色遠出藍田之關斯時也恍然驪龍吐珠馮夷擊鼓湘妃漢女出而歌舞金支翠旗其光有無蓋因陂中昏夜月出而樂作形容其神遊異境如此非真有是事也及其將歸雷雨又至泛乎莫曉神靈之意因舉漢武橫汾辭以結之若謂一日之間亦且哀樂幾變如此則老而哀無異矣

卷五終

莆林兆珂孟鳴父纂述

七言古詩

飲中八仙歌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麯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世賢宗之瀟洒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

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辨驚四筵

前章詠賀知章知章會稽人為太常博士性放曠善謔笑當時賢達皆傾慕之晚年尤加縱誕自號四明狂客似行船阮咸醉騎馬欹傾人皆指而笑曰箇老子騎馬似乘船行波浪中眼花落井王祥醉憑肩與頭不舉歸其親戲之曰子眼花在井底身在水中睡亦不醒耶或謂井目恐非次章詠汝陽王李璡璡嘗於上前醉不能下殿上遣人掖出之璡謝罪曰臣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三斗北齊王詢好飲帝一日召詢詢曰盡此三斗方去見帝帝聞而笑之移封酒泉漢郭弘甚飲能顛一日見帝帝曰欲封卿何地弘好飲對曰若封酒泉貸出望外帝笑而封之酒泉即肅州城下有泉味甘如

酒故名三章詠李適之天寶初代牛仙客為左相後為李林甫所中罷政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試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酒之清者為聖人樂聖言愛酒之清者世賢當作避賢正用其詩語也四章詠崔宗之宗之為侍御史謫官金陵與李白詩酒唱和白眼晉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嵇康齎酒携琴造馬乃見青眼以白眼望青天言其縱飲視造化如小兒耳玉樹

謝玄譬如芝蘭玉樹使其生於庭階耳五章詠蘇晉晉頲之子也逃禪言逃去而禪坐晉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晉寶之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六章詠李白白少有逸才酣歌縱酒天寶初待詔翰林日與酒徒醉於酒肆賀知章曰此天上謫仙人也玄宗嘗宴白蓮池欲有所賦遣人召白至帝所醉不能上船帝命力士扶之而上故曰不上船蜀人

謂衣領為船妄也七章詠張旭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飲大醉號呼狂走以頭濡墨而書及醒自以為神時人號為張顛草聖後漢張芝工草書韋仲將謂之草聖八章詠焦遂遂與李白號為酒中八仙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酬答如注時人目為酒吃

今夕行

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為歡娛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梟盧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

莊子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尹文子博畫關塞之宜得周通之路劉向說苑塞行棋相塞謂之塞左傳憑陵敝邑宋玉招魂成梟而牟呼五白五白局戲之采白黑各六以白多為勝故呼五白梟盧以五木為采有梟盧雉犢之形以盧多為勝梟勝也

盧大名牟倍勝也南史劉毅於東府聚樗蒲次擲得雉大喜叫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劉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有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後桓玄聞毅起兵曰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又慕容寶與韓黃李根等樗蒲誓曰世云樗蒲有神若富貴可期願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袒跣大叫

麗人行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為㔩葉垂鬢脣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足下何所着紅渠羅襪穿鐙銀鈚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紫駝之峯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筯厭飫久未下鑾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廚絲絡送八珍簫鼓哀唫感鬼

神賓從雜遝實要津後来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

明皇時貴妃擅寵三姊封韓虢秦三國夫人楊國忠與虢國隣居並轡入朝又夫人從車駕幸華清宮會國忠第唐時曲江遊宴惟上巳中和最盛麗人行諷也太一仙妃態濃意遠来風御氣来往四方宋玉招魂靡顏膩理西京賦䙪肌分理孔雀麒麟指首飾言㔩葉婦人髮花以翠羽鋪飾腰衱即今之裙帶綴珠其上壓而下垂南都賦羅襪躡蹀而容與漢書皇后稱椒房以椒塗壁取其馨香且取其蕃實多子之義橐駝脊上肉高如峰者味最美漢獻帝以水晶盤盛鮮鱠賜近臣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筯處詩執其鑾刀漢書注禁中黃門謂閹人居禁中在黃門内給事者周禮膳夫珍用八物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山

海經注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者此詩首四句泛言上巳水邊遊賞麗人容質意態之美次十句言其服飾之盛及戚里之貴封國之大次八句言其食品之珍音樂之盛趨附賓從之多且貴次四句言後来鞍馬丞相所寵嬖者逡巡當軒下馬氣勢洋洋旁若無人也楊花覆蘋青鳥銜巾言其景物閑雅有若通仙也末二句言其氣焰薰灼而戒人勿犯其威可也許彥周詩話云老杜麗人行賜名

大國號與秦其卒曰愼勿近前丞相嗔號國秦國
何預國忠事而近前即嗔耶東坡言老杜似司馬
遷蓋深知之

偪側行

偪側何偪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憐鄰里間十日不
一見顏色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澁如棘我貧
無乘非無足昔者相過今不得實不是愛微軀又非
關足無力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曉來

急雨春風顛睡美不聞鐘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泥
滑不敢騎朝天已令請急會通籍男兒性命絕可憐
焉能終日心拳拳憶君誦詩神凜然辛夷始花亦已
落況我與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
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公自注贈畢曜有文集行于世與公相善為詩
酒之交偪側相迫也西京賦駢田偪側賈誼弔屈
原賦騰駕罷牛驂蹇驢兮請急請假也會通籍朝

省官出入禁門者有以傳籍載姓名掌門者會驗
門籍得以通出入也辛夷花名南方正月開謂之
迎春北方二月開謂之木筆莊子彼遊方之外者
也

醉時歌

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
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文過
屈宋德尊一代常轗軻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客

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
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
飲眞吾師清夜沉沉動春酌簷前細雨燈花落但覺
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
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
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
愴生前相遇且銜杯

公自註贈廣文館學士鄭虔按虔本傳虔鄭州滎

陽人天寳初爲協律郎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
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聞命不知
廣文曹司所在詣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
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
乎虔乃就職漢書高祖詔列侯食邑皆賜大第室
注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轗軻車失利貌故以喻
人之失志陶淵明詩被褐欣自得五升米天寳十
二載八月京師霖雨米貴令出太倉米十萬石減

價糶與貧人公困于長安故亦在日糴之數漢書
禰衡與孔融作爾汝交吳肅醉後耳熱浩歌春風
疑有鬼神所助左太冲詩當其未遇時憂其塡溝
壑司馬相如賣酒臨邛親爲滌器劉棻嘗從楊雄
學竒字王莽立棻以獻符命被竄辭聯雄雄時校
書天祿閣恐不能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陶淵
明爲彭澤令賦歸去来辭詩膌彼阪田阪即石田
至磽确者此詩自起語至何用八句叙鄭公才德

之髙而不遇杜陵至投閣十四句叙已不遇更甚
於鄭所以與鄭公但痛飲耳庸恤其他又引楊馬
以自觧意謂有才不遇在古人亦有然者非獨我
二人也末四句乃勸鄭公如陶令早歸安能區區
冷官與時俯仰乎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王郎酒酣拔劒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
奇才豫樟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且脫劒佩

休徘徊西得諸侯棹錦水欲向何門趿珠履仲宣樓
頭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東方朔時坐席中酒酣據地作歌豫樟木之大者
鯨魚之大者張華遇魯銍於滙水且脫劒佩於此
徘徊蜀州在西方刺史古之諸侯時王郎爲蜀州
刺史也錦水蜀江水也趿進足也春申君上客皆
躡珠履仲宣樓在荆州王粲字仲宣以西京亂依
劉表作登樓賦是詩因王郎始欲薦公既而不果

故作此詩贈之首述王郎酒酣拔劍斫地而歌曰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材遂形容其歌聲激烈如豫章翻風而動白日鯨魚跋海而開滄溟又述其謂巳曰且脫劍佩休徘徊言勿遲疑也西得二句則公言我為王郎所知舍此更欲何適末又借仲宣依劉表事以結之謂仲宣樓頭春色已深醉酒高歌唯望吾子以青眼視我而吾子眼中之人獨吾巳老無能用矣何足以當吾子之薦哉

寄柏學士林居

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歎彼幽棲載典籍蕭然暴露向山阿青山萬里靜散地白雨一洗空垂蘿亂代飄零予到此古人成敗子如何荊楊春冬異風土巫峽日夜多雲雨赤葉楓林百舌鳴黃泥野岸天鷄舞盜賊縱橫甚密邇形神寂寞甘辛苦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

自胡之胡指吐蕃安史等言漢書衣冠暴露風土記荊楊之間春寒冬暖風土獨異韓退之所謂窮冬或搖扇盛夏或重裘是也巫峽之間雲雨頗多九楓木經霜則葉赤百舌鳥名交春則能為百鳥之音五月則反舌無聲今云百舌鳴於赤葉楓林則非其時也桃都有天鷄日出則鳴天下之鷄皆鳴禮記環堵之室五坂曰堵環堵止方一丈至小之室也此詩言兵亂以来天下學士亦困於奔波歎柏君獨有幽棲讀書之樂我則蕭然暴露於山

阿而已青山靜散地此柏之所以幽棲也白雨空垂蘿此我之所以暴露也然我值世亂飄零至此柏君讀書知古人成敗之數而以為何如耶況荊楊風土之異巫峽雲雨之多赤葉楓林尚鳴百舌黃泥野岸乃舞天鷄盜賊之為隣而形神之俱瘁也却期望學士効用於朝使蒼生各有環堵之樂則如予之飄零失所者亦受安居之賜矣

寄裴施州

廊廟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金鐘大鏞在東序氷壺玉衡懸清秋自從相遇減多病三歲為客寬邊愁堯有四岳明至理漢二千石真分憂幾度寄書白鹽北苦寒贈我青羔裘霜雪廻光避錦袖蛟龍動篋蟠銀鉤紫衣使者辭復命再拜故人謝佳政將老已失子孫憂後來况接才華盛

按裴冕廣德初充山陵使表李輔國親昵術士劉烜為判官後烜坐法冕坐貶施州刺史冕嘗為掌

相故曰廊廟之具公初入蜀時冕為成都尹即為營西郭草堂故曰宿昔一逢詩貫鼓維鏞書天球河圖在東序文選清如玉壺氷書在璿璣玉衡四岳堯時掌方岳之官漢刺史食二千石宣帝曰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白鹽夔州山名後來指裴之後人也因裴施州寄書於夔且贈公青羔之裘作此以復之也金鐘一聯即廊廟之具自從至分憂四句喜其過而稱其才之優於為郡如此於是叙其數寄書於遠地兼贈裘於苦寒以言其裘之美則霜雪廻光而錦袖為避以言其字之妙則蛟龍動篋而銀鉤相蟠末四句乃言復命謝裴之意且謂窮老不憂其子孫者况嘗接裴後之多才豈不能敦世契而顧我後人乎所以見其通家之厚也

寄韓諫議注

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床美人娟娟隔秋

水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霜玉京群帝朝北斗或騎麒麟翳鳳凰芙蓉旌旗煙霧樂影動倒景搖瀟湘星宮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傍似聞昨者赤松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飡楓香周南留滯古莫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美人胡為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

韓諫議注好直言天下事代宗不悅貶岳陽注遂

遠意遊君山棄人間事將爲長往之計公思之故有是作詩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地理志岳州巴陵郡在岳之陽故曰岳陽有君山洞庭湘江之勝詩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美人指韓注也楊子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選詩曉霜楓葉丹鮑照詩窮秋九月落葉黄北風驅鴈天雨霜玉京玉帝居也五方各有斗維北極至尊爲人君之象群帝如諸侯三公之類三十六天之帝比於天帝爲卑故稱群帝

集仙傳仙人皆騎麒麟鳳凰龍鶴大鳥芙蓉荷花也楚詞搴芙蓉兮木末旌旗謂画荷花於旌旗之上煙霧樂謂樂聲和諧於煙霧之中日光在下曰倒景郊祀志登遐倒景司馬相如賦貫列缺之倒景裴航遇仙飲瓊漿楚詞瑤漿蜜勺實羽觴華酌既陳有瓊漿羽人飛仙也楚詞仰羽人於丹丘赤松子神農時爲雨師漢張良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神仙傳壺公數試費長房繼令噉溷臭惡非常長房色難之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漢家封禪之事發憤而卒周南自陝以東地也春秋元命苞老人星治平則見見則主壽昌此詩宗楚騷多託意茫昧觀者當以意會首言我思岳陽而不得去韓君方隅穢水濯足洞庭以望八荒之遠其去就分明適當時晦遂託意仙境以状其高蹈之趣言諫議恐是韓之張良嘗輔君以治世至今獻納之心未忘而憂時之志猶切盖國家成敗吾豈敢

忘但溷濁之禄不可食不得已而潔身此地也然其氣流遠方雖可惜而全身保壽亦爲得也末復申已思韓之意欲貢之玉堂盖如韓之直言利國終當置之廟堂之上而不可棄之外地也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赤縣官曹擁材傑軟裘快馬當冰雪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南山豆苗早荒穢青門瓜地新凍裂鄉里兒童項領成朝廷故舊禮數絶自然棄擲

興時異況乃疎頑臨事拙饑卧動即向一旬敝裘何
啻聯百結君不見空墻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如血
成當作咸謂咸陽華原兩縣京邑屬縣有赤有畿
其浩穰者為赤杜陵屬長安古杜伯國漢宣帝葬
此因曰杜陵公所居也楊惲詩田彼南山蕪穢不
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陶淵明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蕭何傳召平
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城東之

門謂之青門詩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注項大也猶
所謂大頸也董京感衣百結之衣申包胥淚盡而
繼之以血鄉里朝廷一聯言新進與故舊皆不相
顧末句謂無所控訴但自傷也

魏將軍歌

將軍昔著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銜被堅執銳畧西
極崑崙月窟東斬巖君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
所監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過海收風帆平生流輩
徒驀驀長安少年氣欲盡魏侯骨聳精爽緊華嶽峯
尖見龝隼星纏寶鉸金盤陀夜騎天駟超天河攙搶
熒惑不敢動翠蕤雲旓相蕩摩吾為子起歌都護酒
闌插劍肝膽露鉤陳蒼蒼風玄武萬歲千龝奉明主
臨江節士安足數
別駕亦曰治中從事孔愉為別駕從事吳起暫卸
戰袭着從事衣衫銜馬口勒也馬勒重銜則戰馬
之謹也堅謂甲冑也銳謂利兵也西極西番以外

極西之地崑崙月窟俱在西今謂之東者蓋畧地
至西方之極而回顧崑崙月窟反在東也漢制有
羽林軍唐因隋制十二衛楊素起家五年門列棨
戟唐制官階三品然後門列棨戟竇武上書奉詔
承命精爽隕越龝隼隼至龝而益健也寶鉸金盤
陀馬裝飾也顏延年赭白馬賦具服金組兼飾丹
雘寶鉸星纏鏤章霞布晉書漢中四星曰天駟
主馬攙搶妖星熒惑火星不敢動言畏其威也翠

毿雲旓皆旗也相羊摩舒閑也漢王吉護匈奴南
北兩道故曰都護古樂府有丁都護歌鉤陳六星
在北極紫微宮華蓋星下主斧衆之象所以衛宮
居也風玄武當作玄武暮未央宮北有玄[illegible]
鉤陳則蒼蒼以玄武則暮言當酒闌捧劍[illegible]
古樂府臨江王節士歌曰節士慷慨髮上衝[illegible]
弓掛若水長劍棘雲端有謂公自稱節士[illegible]

戲作花卿歌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
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副使着柘黃我卿掃除即
日平子璋髑髏血糢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侯重有
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代無既稱絕代無天子何不喚
取守京都

花卿名敬定劍南節度崔光遠之牙將時梓州副
使段子璋及東川節度李奐敗走光遠率敬定討
平之敬定恃功大掠肅宗聞之怒由是不見擢用
南史曹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
覺耳後生風鼻尖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
將至身始輕漢光武見大敵則勇也綿州副使即
段子璋着柘黃僭天子服色也崔大夫即光遠也
李侯即李奐也嘗見敗子璋卿既平亂奐得歸本
鎮故云重有此節度也何不喚取守京都蓋惜花
卿有功而不能有終取怒於天子不復擢用或謂
譏肅宗不能用卿者非

玄都壇歌寄元逸人

故人昔隱東蒙峰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
谷獨在陰崖結茅屋屋前太古玄都壇青石漠漠常
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知君此計
誠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鐵鎖高垂不可攀致身福
地何蕭爽

玄都壇漢武帝所築在長安南山子午谷中元逸
人隱道士也有仙術地理志東蒙山屬兗州泰[illegible]

繁露劍佩於左蒼龍之象公孫端劍銘含景吐商
神仙傳周穆王與王母會於瑶池雲旗霓裳簇擁
自天而下楊升菴云齊郡函山有鳥名王母使者
昔漢武上山得玉函長五寸帝下山函化為鳥飛
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常令鳥守之杜詩用此
後漢逸民儔長往之轍未殊而感致之數非一漢
武内傳王母曰太上之藥有廣庭芝草碧海琅玕
道藏經晋時有戍卒屯子午谷入谷之西澗水窮

處忽見鐵鎖下垂約百餘丈戍卒欲挽引而上有
虎蹲踞焉神仙訣録有天仙地仙三十六洞天八
十一福地由地仙積累功行遂超昇天仙也此詩
首四句言逸人自東蒙来居子午谷中四句寫谷
中之景象末四句美逸人得其所居也

憶昔行

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辛勤不見華蓋
君艮岑青輝慘么麼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歩迴頭五
歩坐攙山眼冷魂未歸仙賞心違淚交墮弟子誰依
白茅屋盧老獨啟青銅鎖巾拂香餘擣藥塵階除灰
死焼丹火玄圃滄洲莽空闊金節羽衣飄婀娜落日
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松風澗水聲合時青
兕黄熊啼向我徒然咨嗟撫遺跡至今夢想仍猶左
秘訣隱文須内教晩歳何功使願果更討衡陽董鍊
師南遊早鼓瀟湘柁

茅君内傳大天之内有玄中之洞三十六所第一

王屋山之洞周圍萬里名曰小有清虚之天華蓋
山名在伊洛間王子喬養道于此後升仙號華蓋
君艮岑華蓋山東北之岑么麼微細貌王命論云
又况么麼不及數子玄圃滄洲皆仙境婀娜舒遅
貌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討尋也鍊師董京威也
瀟湘二水在衡陽此詩追憶昔時尋小有洞天衡
洪濤過輕舸及至其地不逢華蓋君惟見艮岑青
輝之小耳山壑幽寂使我眷戀不巳秖見攙山眼

冷而魂招不来仙賞心違而淚為交下幸有弟子
盧老啟鎖開祠覽其搖樂之塵猶餘巾拂燒丹之
灰尚在階除思慕精誠之至乃見君之来降恍忽
乎仙境空闊其金節羽衣之儀飄動容與而閃映
於落日初霞之際倏忽往来殊無方所既而神去
但聞松風之響青兕黄熊之啼於是咨嗟其遺跡
至夢寐猶為想見然晚歲將何以為功使我學仙
之願果耶必更尋衡陽董鍊師以俟之意謂華蓋

君不可見矣得見斯人亦可也此公託於方外以
寓言使謂真游與事董殆癡人前説夢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

公自叙云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
適往居在成都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
淚灑行間讀終篇末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殁
又六七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内忘形故
人獨漢中王瑀與昭州敬使君超先在愛而不見
情見乎辭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
此作因寄王及敬弟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
開迸淚幽吟事如昨嗚呼壯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動
寥廓嘆我悽悽求友篇感時鬱鬱匡君畧錦里春光
空爛熳瑶墀侍臣已冥寞瀟湘水國傍黿鼉鄠杜龝
天失鵰鶚東西南北更堪論白首扁舟病獨存遥拱
北辰纏寇盗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蕃最充斥衣

冠南渡多崩奔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處覓王門
文章曹植波瀾闊服食劉安德業尊長笛誰能亂愁
思昭州詞翰與招魂

求友篇小雅伐木詩也鬱鬱不伸貌錦里成都地
名鄠杜長安地名漢劉向亡父老嘆曰鄠邑杜陵
何期風霜失于鵰鶚也禰衡傳鷙鳥累百不如一
鶚東西南北答高原句孔子曰丘也東西南北人
也充斥縱横也崩奔蒼黄貌楚辭使湘靈鼓瑟兮

鄱陽傳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曹植陳思王劉
安淮南王也晉向秀聞鄰人吹笛思昔嵇康遊宴
之好作思舊賦宋玉哀屈原作招魂此詩言昔在
蜀州曾厚高蜀州見寄人日之作不意零落以至
于今今焉見于散帙而眼界忽開淚迸幽吟而事
如昨日悲夫壯士志多慷慨合沓高名根動寥廓
嘆我求友之篇感時匡君之畧錦里春光而景在
人非瑶墀侍從而竟成寘寞故我傍瀟湘以興思

撫鄭杜以成感瞻彼東西南北之詞更何足論念
我白首扁舟之客病猶未愈今見帝都尚遭寇盜
何時得遂昇平況乃西蕃尚爾充斥衣冠亦多竄
奔我聞娥英鼓瑟之悲未免有感海内忘形故人
如蜀州者不可復見獨漢中王敬昭州二人尚在
漢中王相遠無因曳裾于其門因羨其文章波瀾
可比陳思服食學仙可比淮南末遂言敬昭州必
能因聞笛思蜀州爲詞以招其魂也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
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
景暮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
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
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
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
甫問訊今何如

孔巢父字弱翁冀州人善屬文嗌詩少與李白韓
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永王璘起江淮以從事辟
之巢父察其必敗側身潛遁由是知名淵明詩彭
祖愛永年掉頭不肯住吳璠見劉禎詩曰學海深
淵非璠敢量將此卷長留天地間俟知音者賞之
左傳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有子謂其
子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懼其生龍蛇以
禍女陶隱居真誥朱關内真以雲車虛輳相迎虛

無登仙之路曹子建詩處無求列仙棲嵒老人見
孫登曰君非世俗人身有神仙玉骨神仙傳嚴青
居貧忽有人以一卷素書與青曰女有仙骨應得
長生魏文帝詩清夜延賓客西溪叢語云空中書
用史宗引小兒騰空覺脚下有波濤寄書事乃蓬
萊仙人也謂空中書乃鴈足書者非禹穴在會稽
法華經問訊如來此詩蔡侯座上送孔巢父而作
言其棹頭莫挽長往東海之濱惟詩卷留世而身

則高蹈矣如彼龍蛇遠蟠深山大澤真得其所正
值春寒景暮之時神仙指引歸踏以其素有仙骨
而世人不能知也惜之者猶欲苦留之不知其視
富貴如草頭露耳鳥足動其中耶今蔡侯乃恬静
之人故與契合而意獨有餘尊酒叙別繾綣莫捨
然我亦雅與同志何時寄我一書自天而下耶是
往也李白在東海之地巢父必當尋會爲我致意
耳說者謂巢父辭永王之辟而白嘗從永王獲罪

子美兼呈李白不無微意按白天寶初居會稽璘
至德二載辟巢父舊說非

醉歌行

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少年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
速世上兒子徒紛紛驊騮作駒已汗血鷙鳥舉翮連
青雲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只今年纔
十六七射策君門期第一舊穿楊葉真自知暫蹶霜
蹄未爲失偶然擢秀非難取會是排風有毛質汝身

已見唾成珠汝伯何由髮如漆春光澹沲秦東亭渚
蒲牙白水荇青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
酒盡沙頭雙玉餅衆賓已醉我獨醒乃知貧賤別更
苦吞聲躑躅涕泣零
公自註從姪杜勤落第歸作此以別之晉書陸機
字士衡年二十作文賦詩總角丱兮註聚兩髦幼
稺也草書以遲爲工所謂匆匆不及草書是也以
速爲神所謂一筆變化書是也汗血良馬之汗赤

從前傳上小孔中出三峽水指明月峽巫山峽廣
澤峽言詞源壯健可以衝激三峽之水使之倒流
也王羲之筆陣圖云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
鍪甲也硯者城也木筍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
掃千軍謂用筆之快利也漢蕭望之以射策甲科
為郎史楚養由基者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
中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漢趙壹傳咳唾成珠璣
江淹謂郭璞曰子之咳唾成珠玉吐氣作虹霓非

碌碌傳比也淡淹猶淡蕩秦東亭即京城門外東
亭送別多於此地水荇接余也日杲杲光明貌詩
杲杲出日花宜宜茂盛貌焦光仲遜同游見春和
景妍謂光曰何宜宜花樹亂人離思也衛宏失意
送弟還鄉外氣塞臆而幾不能言久之曰貧賤中
離別更苦躑躅行不進貌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
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史記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仲累窮困鮑叔終善
遇之仲嘗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此詩是
言今人交不如古以警世俗有謂指嚴武有謂指
高適皆似無據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
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

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明主此日饑寒趨路傍晚將
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
爭好惡莫相疑
天寶中甫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使待制集賢院
命宰相試文章今云中書堂即宰相之堂也禮記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陸機嘆逝賦託
末契於後生是詩為郭英乂作也永泰元年四月
嚴武薨以英乂為成都尹與公不協故有此作

秋雨嘆三首

雨中百草皆爛死堦下决明顏色鮮着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凉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本草云草决明主明目夏初生苗七月有花黃白色東京賦樹翠羽之高蓋王羲之當晉亂終日撚花枝嗅香嚬蹙無言陳江摠重九日見菊花揉而視之久謂席上賓客曰元亮若見必不使泥於籬

草中至醉又語客曰三嗅三憶古人使人三泣衆客慘然前四句喻君子處世而不聚其節後四句則恐其或見中傷不得自全豈以當時善類獨立朝端而作與

其二

闌風伏雨龝紛紛四海八荒同一雲去馬來牛不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父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

闌珊之風沉伏之雨言風雨不已也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西都賦帶以涇渭之川朝野僉載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前四句喻世道昏亂後四句言百穀不成民無以爲生也

其三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稚子無憂走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鴈翅濕高

飛難龝來未曾見白日泥污后土何時乾

長安布衣公自謂也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記儒有環堵之室漢仲蔚閉門不出所居長蓬蒿古詩願爲雙鴻鵠奮翅起高飛宋玉九辯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得乾前四句公言自守其窮後四句憂亂世也

復陰

方冬合沓玄陰塞昨日晚晴今日黑萬里飛蓬映天

過狐城樹羽揚風直江濤簸岸黃沙走雲雪埋山蒼兕吼君不見夔子之國杜陵翁牙齒半落左耳聾

玄陰太盛寒乎天地故昨日晚晴而今日又黑是以樹羽揚風江濤泊岸逢飛沙走雲雪埋山虎兕哮吼且以喻兵亂未自言在夔而衰病若此無能為矣柰之何哉

秋風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擣練急石古路細行人稀不知明月為誰好早晚孤帆他夜歸會将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

此感秋風而起故鄉之思

卷六終

杜詩鈔述註卷七

黃林兆珂孟鳴甫著述

七言古詩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淩煙功臣少顏色将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

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
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来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霸魏武操之後也左傳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
知也清門門第清高也英雄指魏武晉羊祜至蜀
・愛其山川風物明媚謂御驂者曰楊雄王褒相如
君平雖去數百年覽其遺踪風流文彩宛然如在
晉李夫人名衛善書嘗云有一弟子王逸少用筆
咻咻逼人南薫殿名凌烟閣名貞觀中太宗嘗畫

功臣李靖等二十四人於其上畫像顏色已暗開
元中玄宗命霸重為之故云開生面後漢志進賢
冠古緇布冠文儒者之服太宗嘗自製大羽箭皆
倍常製以旌武功褒公段志玄鄂公尉遅敬德毛
髮飛動英姿颯爽皆有酣戰氣象所謂開生面者
如此明皇嘗乘照夜白玉花驄赤墀天子庭墀以
朱漆地劉孝標連命論時在赤墀之下閶闔天門
也經營謂思索也畫品有六法五曰經營圍人學

養馬太僕掌車駕惆悵者恨其恩眷出霸下也画
記韓幹大梁人善寫人物尤工鞍馬初師曹霸坎
壈不遇貌

韋諷録事宅觀曹将軍画馬圖引

國初已来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将軍得名三十
載人間又見真乘黄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
霹靂内府殷紅碼碯盤婕妤傳語才人索盤賜将軍
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迹始覺屏

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師子花今之
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
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絶迥若寒空動烟雪
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厮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
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
支遁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来向東騰驤磊落
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
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

風

韋諷成都府人為閬州録事名画記江都王緒〻
才藝画鞍馬擅名將軍即曹覇符瑞圖騰黄者也
馬也色黄一名乘黄有肉角明皇有馬名照夜白
嘗命曹將軍画以為圖唐會要明皇在藩邸居興
慶里宅有龍池湧出言覇所画神妙而照夜白者
乃真龍耳盖真龍在圖能感動龍池中之龍而飛
霹靂龍出則雷随之也毌丘之野多鬼血化成有

文之石似馬腦故曰碼碯昔龜茲國進碼碯楸漢
制婕妤唐制才人並女官唐太宗有六駿皆平盜
時所乘拳毛騧乃平劉黒闥時乘郭子儀收復京
師代宗以九花虬賜之一名獅子驄縞素画絹也
漠開風沙謂馬雖画在絹素却有開拓風沙之勢
也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維摩經龍象蹴踏曹子
建詩走馬長楸間世說支遁好養馬人問之曰貧
道愛其神駿耳驪山華清宮在新豐明皇每歲山

王毛仲以厩馬數萬從毎色為一隊馬之低昂曰
騰擧躍曰驤穆天子傳天子至陽紆山馮夷河伯
之所居是為河宗沉璧禮馬河伯與天子披圖視
典用觀天子寶器前漢志元封五年武帝自潯陽
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長安志明皇泰陵在蒲城
東北金粟山禮樂志天馬歌天馬徠龍之媒是詩
首句至光輝十二句言曹覇画馬獲賜賚之盛權
貴皆欲得其画以為重也昔日至支遁十四句方

入題言画九馬而為韋諷所深愛也憶昔至篇末
八句則言明皇當時從幸三萬之馬皆如此九馬
之良明皇崩後馬不復見但見鳥呼風耳感傷之
意深矣

天育驃騎歌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画圖無乃是是何意態
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毛為緑縹兩耳黄眼有紫
焰雙瞳方矯矯龍性合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伊

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閱清峻遂令大奴字天育別
養驥子憐神駿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才盡下
故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
影嗚呼健步無由騁如今豈無騕褭與驊騮時無王
良伯樂死即休

天育廐名穆天子傳天子之馬走千里齊景公好
馬命善畫者圖之訪似者朞年不得蕭梢搖尾貌
漢天馬曲尾蕭梢兮朔風起賈誼賦驥垂兩耳相

馬經眼欲紫燄光顏延年賦雙瞳夾鏡詩四牡蹻
蹻唐兵志監牧之制其官領以太僕張景順開元
初為監牧都副使大奴王毛仲也其父高麗人坐
事沒為官奴時毛仲領內外廐按張說作隴右監
牧頌德碑序云開元初牧馬二十四萬後乃二四
十三萬上顧景順曰吾馬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
之力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騕褭神馬黑喙赤
身與飛兔同王良善御伯樂善相馬是詩首言天
子之馬日走千里而吾未之見今始見之畫圖之
間不然是馬何其意態之雄且傑也次乃狀其形
性之異常正所謂雄且傑也繼言張太僕考駒而
閱其清峻憐其神駿令王毛仲養之天閑當時四
十三萬馬太僕嘆其才皆凡下故獨寫此騋騎之
真傳之世人今也年多物化空遺形影於畫圖雖
有千里之才何由騁哉應首節末言良馬常有而
王良伯樂不常有誰能知之誰能駕馭之惟死即

休耳人負英傑之才老死岩谷者能無驊騮騕褭
之嘆耶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

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畫無敵戲拈禿筆掃驊
騮欻見騏驎出東壁一匹齕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
霜蹄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

韋偃京兆人寓居於蜀工畫馬韓幹之亞也公題
韋偃畫馬蓋思得異才以濟時艱也

戲韋偃為雙松圖歌

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絕筆長風起纖末滿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迴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松根胡僧憩寂寞龐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脚葉裹松子僧前落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疋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請君放筆為直幹

名畫記韋偃作老松異石筆力勁健人知其善畫

馬不知松石更工也畢宏大曆間為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好事者皆詩詠之其畫擅名當代屈鐵言其松枝屈曲堅勁也白摧一句言畫之枯淡處黑入一句言畫之濃潤處楞嚴經名無住行名無著行金剛經偏袒右肩左膝著地梓州塩亭縣出絹最良時人謂之鵝溪絹即東絹也一作凍絹周禮慌氏湅帛放箏為直幹取其正直也公詠古柏云正直元因造化工公性所合也偃畫松若屈鐵交錯故以此戲之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握髮呼兒延入戶手提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冥憑軒忽若無丹青陰崖却承霜雪幹偃蓋反走虬龍形老夫平生好奇古對此興與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悵望聊歌紫芝曲時危慘澹來悲風

李尊師玄都道士也長安子午谷有玄都壇又曾要云京城朱雀街有玄都觀此詩首四句直述其事次四句形容画松之妙無丹青言逼真也偃蓋松老則有結頂向下如虬龍之形次二句自言好奇古及見此画而興與精靈聚精靈言画之精彩也已知更覺一聯言僊客有出塵之姿已知與此画相親而画之精妙非人所知更覺良工作此時用心獨苦也末言所画之松其下有偶坐之叟如

商山之翁我今悵望商山聊歌其紫芝之曲嘗此
危亂之時而悲風為之来也其感事傷時之懐為
何如哉

戲題王宰画山水圖歌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
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
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
人漁子入浦漵山木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

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幷州快剪刀剪取呉松半江
水

畫斷云王宰家西蜀能画山水意出象外崑崙山
在西北高萬餘里河水出其東北海中五山三曰
方壺巴陵岳陽洞庭湖在其左日本國在東海以
其日出之地故曰日本赤岸山在瓜步東南臨江
中郭景純江賦鼓洪濤于赤岸莊子藐姑射之山
有神人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南史蕭
賁字文奐能書善画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内便
覺萬里為遥索靖見顧愷之画欣然曰恨不帶幷
州快剪刀来剪松江半幅紋練歸去呉松 呉之松
江也是詩言王宰之画山水乃其能事也從容而
成不受促迫始肯留其真跡因美其畫若崑崙方
壺之圖掛於堂壁盖崑崙在西海方壺在東海相
距數萬里而 圖畫之此所以歎其壯也及以其
水勢闊遠言之其巴陵洞庭乎其日本東乎其赤

岸之水與銀河通者乎盖愈觀而愈覺其遠也中
有雲氣隨於飛龍漁舟入浦山木亞風是其尤工
遠勢在古無比咫尺之間應須論萬里矣吾安得
幷州快刀而剪取半江水乎末二句戲之之辭也
舊説謂公託意言永王璘反拒江淮時李光弼在
幷州所攻必下意欲光弼鋒利之将平江淮以通
呉松恐未必然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烟霧聞君掃却赤縣
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
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
契丹得非玄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
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
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
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欹岸側島秋
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

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
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
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
奉先舊蒲城屬長安故曰赤縣劉時為尉以其邑
山水為圖楓樹煙霧即畫景也滄洲東海去中國
數萬里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人多不死
乃仙境也左太冲詩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祁
岳鄭虔並善畫虔畫稱一絕隋楊素畫傳於契丹

故曰楊契丹吳越志天姥山與括蒼山相連洞微
志無雲而雨謂之天泣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染
竹竹即斑妃死為湘水神楚詞使湘靈鼓瑟兮徐
邈云吾見王貴畫入骨髓南史何徹隱居不仕以
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耶溪雲門寺青鞋布
襪隱者之服此美劉奉先新畫山水屏障也一篇
之中微則竹樹花草變則煙霧風雨仙境則滄洲
玄圃州邑則赤縣蒲城山則天姥水則瀟湘人則

漁翁釋子物則猿猱舟楫妙則鬼神怪則湘靈無
不備足前言其畫之精妙雖當時善畫如祁岳鄭
虔楊契丹皆所不及後言兩兒繼之各有所長大
兒能添老樹巔崖小兒善圖僧童之容貌若耶
雲門紛紛高隱之人盡歸揮灑顧我親見而興感
青鞋布襪亦將從此往矣何為在此泥滓之中乎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

神儁中人不易得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待駕

馭穢屢整翩當雲霽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君不見西
漢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為君掃是日
霜風凍七澤烏蠻落照銜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感
君意氣無所惜一為歌行歌主客

公安縣名隷荊州顧八金石録以為前太子文學
顧誡奢註謂顧況誤易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子
虚賦楚有七澤蜀巂州地接諸蠻郡有烏蠻白蠻
赤壁在鄂州魏文帝與吳質書昔日游慶每至酒

酣耳熱仰面賦詩忽然不自知其樂也鄭球云感
君意氣倜儻醉何所惜此詩首言顏少府如梅福
之得僊而其才如天馬之待駕御穢鷹之當雲霽
皆不易得者末所謂歌主也次言顧文學之翰墨
杜陵老之詩詞為顏少府所喜乃升堂一掃于素
壁末所謂歌客也末言時當霜嚴氷凍落照啣山
酒酣耳熱頓忘衰白感君意氣不覺甚歡故賦此
歌以歌主客也

李潮八分小篆歌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
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
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
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
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隣開元以來數八
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況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
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盤拏肉屈強吳郡

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如吾甥不流宕丞
相中郎丈人行巴東逢李潮逾月索我歌我今衰老
才力薄潮乎潮乎柰汝何

書苑李潮善小篆師李斯嶧山碑見稱於時唐慧
義寺彌勒像碑潮八分書也蒼頡黄帝臣觀鳥跡
而為文字自後周太史籀作大篆秦丞相李斯作
小篆漢中郎蔡邕割李斯小篆去二分取八分故
曰八分書馮翊府陳倉縣有石鼓山石形如鼓其

數有十紀周宣畋獵之事即史籀大篆也史記始
皇東行郡國上鄒嶧山刻石頌功德即李斯小篆
也續漢書桓帝延熹間詔苦縣立老子祠命邊韶
為文即蔡邕八分書也韓擇木昌黎人官至工部
尚書工八分師蔡邕風流閑媚號伯喈中興蔡有
鄰濟陽人官至冑曹參軍善八分始拙弱至天寶
中遂精妙入神快劍長戟言其筆勢堅勁也盤拏
謂盤旋牽引也言筆跡可愛如蛟龍之盤拏屈強

也肉疑作兩不流宕言不失古意也丈人行尊者
之稱謂丈人之行輩也巴東指夔州古之巴國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江心磻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
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束滿堂賓客皆
嘆息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
東南征乘濤鼓枻白帝城路幽必為鬼神奪杖劒或
與蛟龍爭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
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龍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
於君山湖上之青峰噫風塵澒洞兮豺虎咬人忽失
雙杖兮吾將曷從

桃竹生嶺表其身似竹密節而實中江賦馮夷倚
浪以傲睨江妃含嚬而矊眇梓州為梓潼郡以東
倚梓林西枕潼水故名時章彝為梓州刺史神仙
傳費長房從壺公遊壺公與竹杖騎而歸即以杖
投葛陂中顧視乃龍也君山在洞庭湖中風塵澒

洞言世亂方殷也豺虎喻寇盜二杖喻嚴武與彝
也是時武被召去蜀公復欲辭彝東下故云忽失
二杖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劒器行并序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別駕元持宅見臨潁
李十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
大娘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
孫氏舞劍器渾脫瀏灕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

春梨園二伎坊内人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
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繡衣況余白首今
茲弟子亦匪盛顏既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
慷慨聊為劍器行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
嘗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
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
喪天地為之久低昂㸌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群帝驂

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絳脣朱袖
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潁美人在白帝妙舞此
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
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
塵澒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女樂餘姿映寒日
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
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
愁疾

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堯令羿射中九日日烏皆
死墮其羽翼唐紀玄宗陵在金粟山左傳墓木拱
矣古樂府催絃急管為君舞足繭足胝如繭言奔
走多矣公見舞劍器傷時衰亂而作首言昔有公
孫大娘能舞劍器聳動四方觀者變色而天地亦
為之低昂至於回旋疾徐無不巧妙次言公孫已
死而有弟子李十二娘能傳其術白帝城中得一
見之與之問答皆有所以于是感時撫事增我惋

傷追思先帝盛時以公孫為第一到今五十年間
風塵澒洞王室傾危梨園弟子與散如煙女樂餘
姿掩映寒日此言其蕭條失所之狀結言明皇久
已升遐泰陵之木已拱李十二娘流寓瞿塘之石
城草木蕭瑟時遭寇亂悽惻可知惟一時歌舞管
急曲終樂極哀來月已東出不獨李十二娘流散
荒陬老夫之去留亦無定蹤足胝如繭不能休息
經歷荒山轉自愁絕而已

荊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太常樓船聲嗷嘈問兵刮寇趁下牢牧出令奔飛百
艘猛蛟突獸紛騰逃白帝寒城駐錦袍玄冬示我胡
國刀壯士短衣頭虎毛憑軒拔鞘天為高翻風轉日
木怒號冰翼雲淡傷哀猱鐫錯碧甖鸊鵜膏鋩鍔已
瑩虛秋濤兇物搬揆亂坑壕蒼水使者捫赤絛龍伯
國人罷釣鰲芮公迴首顏色勞分閫救世用賢豪趙
公玉立高歌起攬環結佩相終始萬歲持之護天子

得君亂絲與君理蜀江如線鍼如水荊岑彈丸心未
已賊臣惡子休干紀魑魅魍魎徒為耳妖腰亂領敢
欣喜用之不高亦不埤不似長劍須天倚吁嗟光祿
英雄弭大食寶刀聊可比丹青宛轉麒麟裡光芒六
合無泥滓

荊南今之湖廣唐志天下兵馬元帥下有前軍中
軍後軍兵馬永泰元年崔旰反時蜀中大亂故趙
公刮寇至夔隸荊南節度太常卿蓋官也大食
國名樓船漢有樓船將軍嗷嘈喧聲下牢地名上
牢下牢楚蜀分畛由此而上至夔故曰趁下牢牧
出令奔謂州牧縣令同赴軍事也駐錦袍指趙公
暫駐於寒城也莊子庚人之劍蓬頭突鬢垂曼胡
纓短後之衣翼衛也冰翼謂冰遶四圍也鐫錯謂
刻嵌金於寶刀也甖當作纓以碧色之繩為刀飾
也一說甖盛膏器也爾雅鸊鵜似鳧而小膏中瑩
刀搬揆奔進也搜神記秦時有夜渡河見一人手

長丈餘橫刀而立叱之乃曰吾蒼水使者也列子
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鰲芮公荊南節度
趙公統鎮也舊註衛伯玉為荊南節度使疑衛訛
為芮耳桓溫表抗節玉立左傳衆仲曰以德和民
不聞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蜀江如線蜀水至瞿
塘則為峽所束如線焉針如水極言其小也王粲
登樓賦蔽荊山之高岑彈丸亦言其小也舊註引
三元說隗囂以一丸泥東封函谷事潘岳射雉賦

揆懸刀鸊絶伎如輕如軒不高不埤宋玉大言賦
亏掛扶桑長劍倚天外光祿亦刀名此詩首言趙
公問兵荆寇由荆而上至夔超出下牢而猛蛟突
獸為之驚奔次言趙駐兵白帝而示我大食國刀
命壯士挨出於鞘而精光動天其勢翻風轉日而
木獅怒其色氷翼雲淡而猱哀傷及膏鵰鶚而錯
鍔瑩不但鬼物撇捩驚亂雖蒼水使者龍伯國人
亦皆歛容畏避也次又言荀公方有西顧之憂分

閫救世以用賢豪於是趙公應荀公之用王立高
歌而起欲終始佩此刀以衛王室以治亂民視蜀
江之地猶一綫耳荆山之地猶彈丸耳其雄心有
不止此者彼亂臣惡子勿干我紀視區區鬼魅徒
為不靖而已矣用此劍以誅斬其腰領高卑不差
不似虛誇倚天之長劍也末遂歎羨光祿消弭英
雄此刀聊可比之趙公必用此以立大功而畫像
麒麟閣也

夜聞觱篥

夜聞觱篥滄江上衰年側耳情所向鄰舟一聽多感
傷塞曲三更欻悲壯積雪飛霜此夜寒孤燈急管復
風湍君知天地干戈滿不見江湖行路難

樂部觱篥者笳管也卷蘆葉為頭截竹為管通典
本名悲慄出胡中其聲悲唐編入鹵簿滄江在四
川夔州府塞曲謂胡笳有出塞曲入塞曲干戈滿
大曆二年時周智光吐蕃兩入寇京師戒嚴桂州

山獠又反也行路難樂府篇名鮑照所作

高都護驄馬行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欻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
敵與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
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腕促蹄高
如踣鐵交河幾蹴曾氷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
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
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

唐書高仙芝傳開元末爲安西副都護舊註以爲高適非唐志安西去交河七百里貞觀中置安西都護府于西州顯慶中移龜玆城馬青白色曰驄顏延年赭白馬賦頤終惠養蔭本枝兮天馬歌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魏彥深賦資五方之猛氣相馬經腕欲促促則健蹄欲高高則耐險峻踣跡也曾與層同層積之氷也隋冊元子步天歌五簡花文王良星王良馬星馬鬣翦爲五花或二花

皆象天文星義舊注云大宛國多善馬嶠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花牝馬置其下與集生駒號爲天馬子天馬歌體容與兮騁萬里露赤汗兮沫流赭崔豹古今注秦始皇有七名馬一名追雷古樂府青絲纏馬尾黃金絡馬頭三輔黃圖長安城北出西第一門曰橫門門之外有橋曰橫橋此詩首十四句言都護驄馬出自西極成大功而負遠志因表其相之奇才之異結句却言徒蒙惠養不得一出橫門以騁其千里之足其寓意有在矣

驄馬行

鄧公馬癖人共知新得花驄大宛種夙昔傳聞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嶒峥顧影驕嘶自矜寵隅目青熒夾鏡懸肉騣碨礧連錢動朝來少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赤汗微生白雪毛銀鞍却覆香羅帕卿家舊物公能取天廄真龍此其亞晝洗須騰涇渭深朝趨可刷幽并夜吾聞良驥老始成此

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麒麟地上行

公自註太常梁卿勅賜馬也李鄧公愛而有之命甫製詩晉王濟善相馬杜預嘗稱濟有馬癖南史蕭摩訶曰千聞不如一見傳玄鷹賦雄姿逸世逸氣橫空西都賦嶒峻嶒崪西京賦隅目高眶謂目有角也西都賦琳珉青熒赭白馬賦雙瞳夾鏡東

坡志林秦州進一馬騣如牛頷下毋毛生肉端[illegible]
人云此肉騣馬也連錢謂馬文點綴如錢也一說
連錢鋏所作如今馬鈴之類西域傳武帝遣使者
持千金請大宛國善馬馬八尺以上為龍涇渭二
水在西幽并二州在北相去幾千里赭白馬賦曰
刷幽燕晝秣荊越穆天子傳穆王乘八駿之馬巡
行天下春秋考異記地生月精為馬雲霧晦暝龍
多與馬交而龍馬生此詩首言大宛花驄梁鄉受

賜於君不可以與人鄧公愛而有之其癖於愛馬
人所共知也夙昔嘗聞龍馬思欲一見而不可得
今也牽來人皆為之神竦而此馬雄姿逸態亦自
傾影驕嘶而矜其榮寵曰隅目曰肉騣皆狀馬之
異相也次言少試之而毛生赤汗帕覆銀鞍雖千
金不足以酧其高價此梁鄉君賜之舊物而鄧公
能取之晝洗則深騰涇渭朝趨則夜至幽并豈非
天廄真龍之亞耶次言良馬老而始成數年之後

人見之則更驚矣豈有四蹄如飛鳥之疾而不先
八駿之鳴乎且世上何能卒致此物必雲霧晦暝
神物降精而始生馬近聞下詔索之以當天子之
御肯使此馬在世上乎其曰馬癖曰矜寵曰舊物
曰能取曰下詔曰肯使皆譏之之詞也

瘦馬行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硉兀如堵墻絆之欲動轉欹
側此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印帶官字衆道三軍遺

路傍皮乾剝落雜泥滓毛暗蕭條連雪霜去歲奔波
逐餘寇驊騮不慣不得將士卒多騎內廄馬惆悵恐
是病乘黃當時歷塊誤一蹶委棄非汝能周防見人
慘澹若哀訴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鴈為伴日
暮不收烏啄瘡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
郭璞江賦巨石硉兀以前却硉兀骨高貌記觀者
如堵墻西京賦仍奮翅而騰驤六印官字按唐令
一諸掌牧馬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

以監名依左右廂印印尾側至二歲起春量強弱漸以飛字印印左廂髀髆騊馬俱以龍形印印項左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印右頰六印一作火印乘黃一名飛黃神馬也龍翼馬身昔黃帝乘之登仙王褒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赭白馬賦頎然惠養蔭本枝兮此詩舊註謂傷房琯得之通篇叙其一敗遂棄置可傷如此末則冀人主復用以收其桑榆之功也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胡過金牛迴鞭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州自矜胡騮奇絶代乘出千人萬人愛一聞説盡急難材轉益愁向駑駘輩頭上鋭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馬空多肉洛陽大道時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鳳臆龍鬐未易識側身注目長風生

鄠扶風縣名屬長安金牛漢中縣名蜀嶓冢山出漾水東流爲漢靈州即靈武肅宗行在之地急難才言能脱人於急難也相馬經耳欲鋭而小洛陽再清言已收復東京相馬經胸如鳳鬣如龍真良馬也長風生馬行疾而風自生也是詩以良馬未易識比君子未易知也首言丈人之胡騮曾避胡而過金牛却自漢水至靈武以見天子朝馳夕到則其才可知於是丈人自矜此馬乃絶代之奇才故乘出而人皆愛之至若説其急難之才則凡馬益不足取也次狀其耳蹄而知龍馬固異於凡馬也末言東京已收復連日喜得與之俱東行乃嘆良馬固未易識然其側身注目之間精神自別矣

杜鵑行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爲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群鳥至今爲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羇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

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群臣趨

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後以其位禪開明遂自亡去化爲杜鵑故蜀人聞杜鵑鳴曰是望帝也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此詩泛論人事之無常耳大意只在蒼天變化誰能料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句言世事翻覆雖蜀天子之貴亦有變而爲微鳥者則萬事豈能料乎所以深喩世人富貴之不足

恃舊說謂爲明皇居西內而作恐未必然鮑照行路難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擧頭四顧望但見松柏荊棘鬱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憶昔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與此詩極相類

白鳧行

君不見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爲白鳧似老翁故畦遺穗已蕩盡天寒歲暮波濤中鱗介腥膻素不食終日忍饑西復東魯門鶢鶋亦蹭蹬聞道如今猶避風

黃鵠似鴨而大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者是即鴨也在家曰鶩在野曰鳧國語海鳥鶢鶋止於魯東門外展禽曰今玆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羅鶴林云五尺之童高於黃鵠化爲老翁則似白鳧爲倒句格此說恐非

其意盖謂黃鵠高於五尺之童本有凌漢之志今化爲白鳧則似老翁由大而小不得志也可知況故畦遺穗已盡天寒歲暮在乎波濤之中猶以介潔自守不苟食此腥膻之鱗介寧終日忍饑西而復東也末以鶢鶋慰解之謂不特黃鵠如此蹭蹬彼海中大鳥鶢鶋亦蹭蹬矣意避風於魯東門以喩君子雖失時終不爲利誘而喪其所守也

朱鳳行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嗷嗷側身長
顧求其曹翅垂口噤心甚勞下愍百鳥在羅網黃雀
最小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號
衡山南嶽也嗷嗷哀鳴也鳳皇之性非竹實不食
螻蟻喻生靈鴟梟喻寇盜也此詩為衡州刺史楊
濟作也濟攝連帥職以討臧玠之亂章末譏其不
能盡討賊之義

王兵馬使二角鷹

悲臺蕭瑟石巃嵸哀壑杈枒浩呼洶中有萬里之長
江迴風滔日孤光動角鷹翻倒壯士臂將軍玉帳軒
勇氣二鷹猛腦條徐墜目如愁胡視天地杉雞竹兔
不自惜溪虎野羊俱辟易韝上鋒稜十二翮將軍勇
銳與之敵將軍樹勳起安西崑崙虞泉入馬蹄白羽
曾肉三狻猊敢決豈不與之齊荊南芮公得將軍亦
如角鷹下翔雲惡鳥飛飛啄金屋安得爾輩開其群
驅出六合梟鸞分

喻杈枒大貌杈枒不齊貌杉雞黃冠青綬常在樹
下竹兔似兔而小食竹葉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
處也韝臂捍也崑崙虞泉皆在西極白羽箭也狻
猊本作狻麑似虎色黃食虎豹出西域肉三狻猊
謂曾殄三猛獸也梟食母之鳥也鸞瑞鳥也此詩
首四句悲臺哀壑長江所以形容荊楚風景述角
鷹所從出也角鷹至辟易則言二鷹之奇絕而所
向無前也韝上至之齊言王兵馬與角鷹同一勇

銳因叙其樹勳西域之敢決以證其相同也末則
言趙芮公得兵馬亦如兵馬得角鷹要當逐去凶
逆以分善惡亦如二鷹一舉而梟鸞頓分可也

柟樹為風雨所拔歎

倚江柟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誅茅卜居總為
此五月彷彿聞寒蟬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
雲氣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滄波老樹
性所愛浦上童童一青蓋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

過聽竽籟虎倒龍顛委荊棘淚痕血點垂胸臆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

柟葉理細其木直上不相妨故一名交讓草堂成都草堂也莊子雲氣不待族而雨童童獨也蜀先主舍東南有一木遥望之童童若車蓋宋玉高唐賦纖條悲鳴聲似竽籟竽管三十六簧長四尺二寸籟三孔籥出聲機竅也此詩首言倚江之柟樹當草堂之前我卜居而誅茅者蓋為愛滄波老樹

五月之陰涼也次言柟樹為風雨所拔而幹猶力排雷雨乃根又為泉源所斷豈不係於天意乎次言老樹滄波我性所愛故欲頻留而懼雪霜之凋零豈料為風雨所拔耶應第一節末言樹倒而草堂失色故悲傷之應二節舊説謂公傷嚴武之死而托意於柟樹恐未必然

古柏行

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遶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

按成都先主廟西院即武侯祠夔州先主廟武侯廟各居一所此專言武侯廟當在夔州作二處皆植柏最古青銅言古也四十圍二千尺極形容其高大也人愛惜思其人故愛其樹也巫峽在夔之東雪山在夔之西氣與雲接寒與月通亦形容其高大也此聯氣脈不偶或曰當在霜皮黛色下憶昨公近離成都而幾至夔州也錦亭在成都詩閟宮有侐漢耿弇謂岑彭曰方今漢基頹圮英雄塞

饑如大厦將傾求天下之義士要爲棟梁詩勿剪勿伐後漢方儲遭母憂塚上松柏鸞棲其上張華云志士蓄悲幽人含嗟此詠夔州孔明廟前之古栢也首八句言栢之高大而武侯君臣道合遺澤在人故至今猶愛其樹憶昨以下則思成都亦有武侯古栢之廟落落四句言栢之高大正直乃得於神明造化之力非偶然也末八句言此栢材大難用以喻志士幽人其感深矣

錦樹行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霜凋碧樹作錦樹萬壑東逝無停留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住青丘飛書白帝營斗粟琴瑟几杖柴門幽青草萋萋盡枯死天驥號足隨氂牛自古聖賢多薄命姦雄惡少封公侯故國三年一消息終南渭水寒悠悠五陵豪貴反顛倒鄉里小兒狐白裘生男墮地要膂力生女富貴傾邦國莫愁父母少黄金天下風塵兒亦得

東郭老人公自謂也青丘夔州地名非洛陽之青丘天驥神馬氂牛長毛牛也出西南終南渭水即公故國之地狐白裘服之貴者此因錦樹起興而有感於歲暮也荒戍以下公感懷索居窮處營求斗粟柴門之內但有琴瑟几杖之幽而已雖青草亦皆枯死其窮可知遂嘆其厄時雖處若天驥號足之隨氂牛賢愚莫辨情不能堪則以自古聖賢薄命奸惡得志以自解况故鄉信稀而路遠是亦

烏能已於情耶五陵以下言舊族反貧小人暴富時事翻覆皆以世亂之故耳結言時方尚力悅色而輕才賢不惟女以色而致富貴即男有膂力者亦可以驟得黄金彼懷才抱德者誰復爲用执其感傷之意深矣

杜詩鈔述註卷八

莆林兆珂孟鳴父纂述

五言律詩

江上

江上日多雨蕭蕭荆楚秋高風下木葉永夜攬貂裘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

夔州古荆州之域楚詞洞庭秋兮木葉下蘇季子不得用而貂裘敝庾信詩匣中取明鏡披圖自照

看時危安史崔盱等亂也公在夔州江上而作言江上多雨荆楚已成秋景是時風吹葉落不寐攬衣嘆勳業未成憂其身之易老行藏靡定惜無人之與謀逢時艱危空思報主身雖老而志不能休耳豈徒為兒女之悲耶

晚行口號

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落鴈浮寒渚饑烏集戍樓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摠還家尚黑頭

一公時家在鄜州有墨制許往省視八月自鳳翔還鄜州三川在鄜州南六十里以華池水黑源水洛水同會故名江摠亂後歸金陵嘆曰市朝人情異於曩日公引之以見經亂風物變也劉須溪云人知江令自陳入隋不知其自梁時已達官矣一梁字不勝其慨此公歸鄜州省家道中作也言路途多梗三川不可遽到況跋涉崎嶇晚山重疊惟有鴈浮寒水烏集戍樓其所見之景如此且傷市朝

經變喪亂未平其所感之懷又如此末言我已老矣豈能當此跋涉之勞是以遠媿梁之江摠黑頭而歸也殆亦諷當時士類有諛容如江摠者與

客夜

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

客中秋思更愁因不寐而覺夜長故曰不肯明夜深故但見殘月夜靜故遂聞江聲仗友生指嚴武

言書數紙時家在成都寄來書也歸歸成都也前
四句言客夜不寐後四句則言所以不寐之懷計
拙一聯未歸之情也

客亭

秋窓猶曙色木落更天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
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任轉蓬
曙色將旦時也王祥云聖世物無大小皆料材適
用無棄擲者公居客亭有感而言秋窓將旦更天

風落葉之時日出江流是寫其將旦之景也後四
句言聖朝固無棄物特我痛而且老餘生能幾何
哉惟任其轉蓬而已蓬任風轉而已之流落亦無
常故曰任蓋悽然有不知所終之歎矣

遣懷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風隨斷柳客淚墮清笳
水淨樓陰直山昏塞日斜夜來歸鳥盡啼殺後棲鴉
古出塞曲寒城菊白花曠野木脱盡清笳塞上胡
笳之聲至秋清且悲也後棲鴉歸遲無枝可栖故
啼多耳公客秦州欲於東柯谷西枝村尋置草堂
而未遂故以啼鴉自比所遣之懷在此

空囊

翠柏苦猶食朝霞高可餐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
不爨井晨凍無衣牀夜寒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看
史言公客秦州負薪採橡栗以自給羈旅之窮於
是為甚仙人偓佺食松柏之實陵陽子春食朝霞

楚辭漱正陽而飡朝霞鹵莽不用心之貌晉阮孚
山野自放嗜酒持皁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對
曰無物但一錢看囊免其羞澁看守視也詩言食
柏飡霞神仙事也而吾猶然者蓋世皆鹵莽無心
顧念屬吾道之艱難故也斯時也不爨而井晨凍
無衣而牀夜寒倒囊無物秪留一錢以看守之庶
其免於羞澁乎蓋自戲耳所感者囊所以感者道
之艱難也

出郭

霜露晚淒淒高天逐望低遠烟鹽井上斜景雪峰西故國猶兵馬他鄉亦鼓鼙江城今夜客還與舊烏啼

蜀都賦家有鹽泉之井遂烟煑鹽之烟雪峰即西山上有積雪經夏不消故國謂長安他鄉泛言猶兵馬亦鼓鼙言安史等之亂未已無處不兵戈也今夜客公自謂也

村夜

風色蕭蕭暮江頭人不行村春雨外急鄰火夜深明胡羯何多難漁樵寄此生中原有兄弟萬里正含情

江頭錦江頭也胡羯安祿山本是胡人為狡手羯奴梁華曰衣冠我非敢倚甘寄生於漁樵中盡此天年中原謂長安也起句先言將暮之景次聯言深夜之景下四句則言村夜情懷見其旅宿江村而寄生理於漁樵者由胡羯之多難故也此時手足離析更有不能為情

悲秋

涼風動萬里羣盜尚縱橫家遠傳書日秋來為客情愁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峽無由見兩京

寶應元年召嚴武還朝公將出蜀入縣州涼風動萬里便見秋景可悲時史朝義與吐蕃之亂未息是羣盜尚縱橫也四方未靖音信難通遊子逢秋旅寬尤慘秋來一句頂上三句起下四句皆悲秋也下四句言不能如高鳥得以自適乃衰老隨人

遷徙茲欲投去縣州而兩京故宅何由得見悽絶難堪通篇悲情悉吐而根柢於盜尚縱橫句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却少壯跡有但羇棲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鼙雙雙新燕子依舊巳銜泥

古詩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公欲去荊吳未遂故嘆行路之難因登樓發之又嗟此身自少壯遭亂已覺若無今雖寄跡於此但羇棲而已城郭影

倒江中若爲水流漂蕩之象春風人和之氣竟入
鼓鼙之聲則無復生意矣二句狀世亂之景燕子
依舊巢比已之不如傷嘆之辭也

其二

天畔登樓眼隨風入故園戰場今始定移柳更能存
厭蜀交游冷思吳勝事繁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荊門

首章追叙時危景物此曰戰場始定則言當時史
朝義已滅矣移柳江令詩見桐猶識井看柳尚知
門交游冷謂嚴武還朝餘人交情俱冷荊門山在
江陵其峰對峙如門長嘯下荊門承戰場今始定
言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

長林偃風色迴復意猶迷衫裛翠微潤馬銜青草嘶
棧懸斜避石橋斷却尋溪何日兵戈盡飄零愧老妻

公出峡之計未遂聞嚴武再鎮成都遂歸草堂再
來依武豈其本心故感長林風色乃迴復轉側此
意猶迷衣穿氣濕馬銜草嘶棧道崎嶇石橋斷水
寫盡跋涉辛勤之狀末言何日免此奔馳使妻室
少得寧息故有媿老妻之嘆正迴復猶迷之意

其三

行色遞隱見人煙時有無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
轉石驚魑魅抨弓落狖鼯眞供一笑樂似欲慰窮途

莊子車馬有行色天台賦始經魑魅之塗抨彈也
狖猿屬鼯鼠也荀卿鼯鼠五技而窮陸績爲黔江
大守官署後多鼯抨弦即驚車馬遞相隱見人煙
時或有無寫山行景象僕夫稚子懽呼笑語轉石
抨弓皆沿途嬉弄以忘行役之勞乃自寬之詞也

去蜀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
萬事已黄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

永泰元年四月嚴武薨五月以郭英乂爲成都尹
公與乂有舊識而志不合遂去蜀按公乾元二年

冬至成都距永泰元年正月為五載寶應元年秋至廣德元年秋在梓州為一年是年郭子儀敗吐蕃於靈臺公既去蜀而言避亂客居梓蜀為日已久關塞尚爾不通故將為荊楚之遊況身當暮景泛若浮鷗無復當世之望然不能無當世之憂又自寬幸有大臣倚賴故不必淚長流也

移居夔州郭

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清

農事聞人說山光見鳥情禹功饒斷石且就土微平

雲安今為雲陽縣屬夔州白帝城即夔州也沿峽皆開鑿而成故多斷石而少平土惟夔州稍平耳

自瀼西荊扉移居東屯茅屋

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平地一川穩高山四面同烟霜淒野日秔稻熟天風人事傷蓬轉吾將守桂叢

楚辭桂樹叢生兮山之幽此因移居東屯而言東屯當白鹽之北赤甲之東其地平易則一川穩而秔稻熟天風其山高聳則四面同而烟霞淒野日我逐人事而傷轉蓬今將於此守桂叢而棲隱焉無復有求於世矣

移居公安山館

南國晝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遠宿雲端山鬼吹燈滅廚人語夜闌雞鳴問前館世亂敢求安

公安縣屬江陵府吳大帝推蜀先主為左將軍荊州牧鎮油口時號為左公因名曰公安張茂先詩

北風凜冽天色正寒游子不歸吾心如割杪樹梢也此詩言荊楚南國之地晝亦多霧北風凜冽天氣正寒之時其山高甚行路如在木杪夜宿如在雲端山鬼吹燈廚人夜語早問前館以就征途適值吐蕃之亂敢求即安而忘當世之慮哉

宿青草湖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宿槳依農事郵籤報水程寒冰爭倚薄雲月遞微明湖雁雙雙起人來故北征

荆州記巴陵有青草湖與洞庭湖相連周廻數百里日月出沒其中楚人多於湖邊淺處種田故舟夜依田畔而宿也郵籤舟中置籌以紀水候此見湖邊民俗冰滯月明此湖中夜景也末言鴈若知已欲北歸而未能故北飛以相惱也

宿白沙驛

水宿仍餘照人烟復此亭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隨波無限好的的近南溟

謝靈運詩客游倦水宿景差湘江辭隨波無限月愁殺獨醒人白沙驛初過青草湖南五里曰仍見末照曰復見不孤沙白紀地草青紀時曰的則見物之逢春各有生意曰自則見已獨如孤槎之遠泛無所與於春氣也莊子南溟者天池也有乘槎浮海意

泊岳陽城下

江國踰千里山城僅百層岸風翻夕浪舟雪洒寒燈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鯤鵬

顏延年賦臨廣坐望百層太史公自序太史公留滯周南史儒夫增氣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自長安南來江國已踰千里見山城僅亦百層此紀地也風翻夕浪雪灑寒燈此紀時也此地此時不堪留滯總屬艱危然我遭此終不為之少挫才則益奮氣則益增此二句紀情末承氣益增而言今欲南行尚有變化之志未知

天時人事能容人再奮否耶

銅官渚守風

不夜楚帆落避風湘渚閒水耕先浸草野火更燒山早泊雲物晦逆行波浪慳飛來雙白鶴過去杳難攀

渚在長沙城北六十里舊傳楚鑄錢處其山亦名銅官山漢書江南之地火耕水耨註燒草下水種稻及草與稻並生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也三秦記趙高燒山山雞飛走古詞飛來雙

白鶴乃從西南來此詩首言未夜而收帆早者以守風也水耕火燒守風時所見湘渚民俗雲物晦故宜早泊波浪慳故難逆行二句守風之故也末以鶴之來去自由而已阻風不能攀附與宿青草湖雁北征意同於鶴於雁每言雙者傷已之孤零也

發潭州

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

賈傅才何有褚公書絶倫名高前後事回首一傷神

潭州即長沙府謝惠連雪賦酌湘吳之醇酎賈誼爲長沙王太傅褚遂良諫立武后左遷潭州都督此公自潭州入衡州而作夜醉早行紀程也花猶送客燕復留人慨人情之不花鳥若也下四句因去潭而感賈褚之名高不免遷謫此地已亦以旅寓而來故回首一傷神也自負不淺

入喬口

漠漠舊京遠遲遲歸路賒殘年傍水國落日對春華樹蜜早蜂亂江泥輕燕斜賈生骨已朽悽惻近長沙

喬口鎮在長沙府北界玄宗幸蜀爲南京故長安爲舊京陸機樂府街巷紛漠漠盧湛詩南望舊京路潭州卑下故曰水國顏延年詩水國周地險崔豹古今註棋一名樹蜜一名木餳實形拳曲核在實外荆湘多此首四句言舊京遠而歸路賒乃以衰老之年入喬口而對春華蜂採樹蜜燕掠江泥

二句皆喬口春華也結意嘆賈生通達國體不獲大用淪沒於長沙我不能不爲之悽惻焉耳羈旅之懷經濟之志千載一轍

薄暮

江水最深地山雲薄暮時寒花隱亂草宿鳥擇深枝舊國見何日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鬢髮白成絲

江水涪江也寒花已非其時自比衰年也鳥志在高飛擇枝而宿自比無飛騰之志也十字景意懷

絶

日暮

牛羊下來久各已閉柴門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
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頭白明鐙裏何須花燼繁
詩日之夕矣牛羊下來沈休文詩樹頂鳴風飈草
根滴霜露天地間佳景何嘗不在但人之情有異
爾故曰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且石泉之流草
露之滴此其境亦幽矣其如非吾土何末文感衰

年而百念灰矣

中夜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長為萬里客有愧百年身
故國風雲氣高堂戰伐塵胡雛負恩澤嗟爾太平人
時吐蕃入寇公居夔州瀼西望北辰思君也孔融
中夜不寢翻覆生計無補於世有愧百年身後之
名取羞於子孫史記風雲天之客氣也雲從龍風
從虎此喩君臣高堂西方地名借指吐蕃也戰伐

塵言其入寇也唐以公主與吐蕃和親恩澤厚矣
背盟入寇是負恩澤此詩首以中夜景靜在西閣
望朝廷起詠言已以百年之身久客萬里之外中
夜不寢實有愧於世蓋故國有風雲之氣而我不
能明良聚會高堂有戰伐之塵而我不能肅寧夷
夏徒使胡雛負中國之恩而斯民不蒙太平之澤
大丈夫一生不能裕尺　役飄泊萬里得無厚愧

手

夜

絶岸風威動寒房燭影微嶺猿霜外宿江鳥夜深飛
獨坐親雄劍哀歌歎短衣煙塵繞閶闔白首壯心違
蕪城賦蔌蔌風威絶岸風威寒房微燭夜則寂寞
矣猿宿鳥飛皆寫其寂寞之景於此時而獨坐能
已於哀嘆耶雄劍龍劍有雌雄也短衣甯戚飯牛
歌短布衣不及骭閶闔天子門也時吐蕃陷雲州
寇邠州子儀屯涇陽京師戒嚴故曰煙塵繞壯心

匡君濟時之心也惟壯心違故覩雄劍嘆短衣也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故以白首為言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
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王仲宣詩獨夜不能寐又大江日夜流此永泰元
年去忠州之雲安時作細草微風孤舟宿岸夜景
近而小者星隨野闊月湧江流夜景遠而大者文

章不足顯身老病無能為用往來江湖殊無所謂
殆類一沙鷗耳正是書懷

歸夢

道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寥偷生惟一老伐叛已三朝
雨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遥夢歸歸未得不用楚辭招
一老公自謂也三朝玄肅代三宗朝也青楓楚岸
樹也黑水在鄜杜之間去長安為近宋玉哀屈原
作招魂辭公在閬州因夢故鄉而言吐蕃作亂時
方用兵道路或通或塞江山氣象日就蕭條而已
偷生漂泊老於其間見三朝舉兵誅戮未得平復
因敘雨急雲深之景而思欲歸未能安用楚辭招
我魂耶公嘗有云招魂不來歸故鄉此反前歌之
言又是妙意

野望

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遥雲山兼五嶺風壤帶三苗
野樹侵江闊春蒲長雪消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

納納廣大包容之貌楚辭衣納納而掩露古樂府
行行重行行裴氏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
陽謂之五嶺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范蠡扁舟
遊五湖郡國遥所以見乾坤大三四承次句即郡
國遥也五六即所見之景結句身老遠方心在王
室一篇主於此

春遠

肅肅花絮晚菲菲紅素輕日長惟鳥雀春遠獨柴荊

數有關中亂何曾劍外清故鄉歸不得地入亞夫營
蕭蕭整貌非非盛貌紅言花素言絮輕飛舞輕揚
也周素云山居風煖日長不耐賓客俯檐把盞但
聞鳥雀啁啾亦足為幽人之樂獨柴扉言無人往
來也是年吐蕃雖退二月党項寇京兆富平縣故
云數有關中亂也亞夫營在長安漢文時周亞夫
軍細柳以備胡永泰元年公歸草堂傷亂而作首
言客蜀之久又見花落絮飛春日舒長柴荊無客

惟聞鳥雀而已又傷關中劍外俱亂未清是故鄉
不得歸而他鄉又難久也題曰春遠有旨

南征

春岸桃花水雲帆楓樹林偷生長避地適遠更霑襟
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
桃水用秦人桃源事楓林用楚辭招魂事偷生避
地接桃花句適遠霑襟接楓林句南征北望又接
前聯末有知音之嘆其自傷也至矣

樓上

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簪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南
戀闕勞肝肺論材愧杞柟亂離難自救終是老湘潭
皇輿指京師而言五湖洞庭青草鄱陽震澤射陽
是也湘潭縣屬長沙公因登樓而有感言其無補
於天地之間抽簪搔首望帝都而自愧於五湖南
耳然忠憤之氣至勞肝肺且嘆身非有用之才終
無成於事業當此離亂之時自救不暇況國家乎

宜其終老於湘潭而已

愁坐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氣昏
葭萌氐種迥左擔犬戎屯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論
李克蜀道記蜀山自綿谷葭萌道徑險窄北來擔
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山寒水昏奔走已難
況加之羌夷混雜故終日憂而歸期莫定也

懷灞上遊

悵望東陵道平生灞上游春濃停野騎夜宿敞雲樓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歸舟

灞水在長安東陵道指長安東門外春停野騎暮宿雲樓即昔日灞上之遊也今則睽違日久同遊之人不知誰在假使我復經過惜年衰老登臨之興已休試看眼前之事遂成今古此所以望東陵而惆悵也但願江漢之間買舟以歸故鄉焉耳

憶鄭南玭

鄭南伏毒寺瀟灑到江心石影銜珠閣泉聲帶玉琴風杉曾曙倚雲嶠憶春臨萬里蒼茫水龍蛇只自深

玭王色言石似玉也鄭南當是華州鄭縣之南伏毒寺在華州江心中石影銜閣泉聲似琴追憶江寺之景曉倚風杉春遊雲嶠追憶昔遊之事末二句言今欲重游而不可得想憶江寺如在萬里蒼茫之外徒為龍蛇之窟穴耳矣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酒綠正相親醉裏從為客詩成覺有神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

燈花用西京雜記陸賈語詩有神非自謂其詩有神助以詩成而歸神於酒也蓋酒名掃愁帚一名釣詩鉤覩題曰獨酌成詩自見此詩公嘆兵戈未息儒冠誤身又微官卑屈不及野人放逸悶獨夜飲而以燈花起興至醉而詩成任其為客有許多怨恨篇章是倒裝法

秦州雜詩八首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遲迴度隴怯浩蕩及關愁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

乾元元年公論房琯事貶華州司功屬關輔饑棄官去客秦州因人傍人也即路難悠悠長傍人意或謂指房琯非是遲迴欲行不進貌唐志秦州天水郡屬隴右道三秦記隴西關其坂九迴不知高幾百丈望秦州長安如帶魚龍川名水經注一水發

源天水縣其水出五色魚俗以為龍而莫敢捕因謂之魚龍水鳥鼠山名在首陽縣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西征指吐蕃之亂也別賦心折骨驚王戎曰非吾願在此淹留每想故園風物客心將折满目悲生事悲字乃一篇要旨傍人作遠遊緣生事之寒塞也關隴遠遊所經者曰怯曰愁則可悲矣山水遠遊所見者曰落曰空則可悲矣於此時而問西征之烽火心折而於此淹留也此淹留結作

遠遊心折結悲字

其二

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苔蘚山門古丹青野殿空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

後漢隗囂據隴西天水郡城北寺即其故居也陰鏗詩鶯隨入戶樹山逐下溪風李隱尋友人不見謂童曰主人何往童曰白雲無心逐風渡溪耳李鷙異父之隴西首陽山渭水所出此章言秦州城北寺乃隗囂故居今門古殿空英雄安在但見月明葉露雲逐溪風而已因見寺前渭水乃怪其何太無情我正愁時乃獨向東而不與我俱往乎水無心也而怪不俱往怨恨何極

其三

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風散入雲悲抱葉寒蟬靜歸山獨鳥遲萬方聲一槩吾道竟何之

戍鼓角聲防秋之具也首句聞鼓角之地次句聞

鼓角之時槩音隱詩殷其雷注雷聲也入雲悲鼓角至秋而其聲愈悲也應首句蟬靜鳥遲欲夜景也應次句末言戎馬之際天下槩是鼓鞞之聲時方以武事為急吾道其窮矣

其四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屬國歸何晚樓蘭斬未還煙塵一長望衰颯正摧顏

莽莽草深貌孤城秦城也屬國掌外夷之官漢書

蘇武自匈奴歸拜為典屬國傅介子傅先是龜玆樓蘭嘗殺使者介子持節至樓蘭刺樓蘭王持首還詔封介子為義陽侯

其五

開道窮源使從天此路回牽牛去幾許宛馬至今來一望幽燕隔何時郡國開東征健兒盡羌笛暮吹哀

荆楚歲時記張騫使西域尋河源乘槎經月至一處見女織于室丈夫牽牛飲河乃天河也漢書張

騫使西域言大宛多善馬武帝以李廣利伐大宛取其馬時安史未平幽燕諸郡不通唐志天寶十四載京師召募十萬號天武健兒乾元二年春九節度兵二十萬潰於安陽此因秦州驛通西域言開漢遣使乘槎經天漢從此路通西域而宛馬來何其易也今一望幽燕隔絶郡國何時開通且東征健兵消盡羌笛暮吹可哀抑何衰弱至此乎蓋傷無使以通朝廷德意無兵以討夷虜不庭也

其六

求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落木客舍雨連山阮籍行多興龐公隱不還東柯遂疎懶休鑷鬢毛斑

阮籍縱情物外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龐德公携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返南史鬱林王年五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我是誰耶答曰太翁帝笑曰豈有為人曾祖而拔白髮乎即擲鏡鑷此章言我未暇乘槎浮海

而悠悠於兵馬之間但見風落塞門之木雨連客舍之山何蕭條之甚然東柯可遂疎懶吾將如阮籍之率意命駕龐公之隱遯不返而老於東柯安能鑷除鬢斑依依作少年以干世乎

其七

地僻秋將盡山高客未歸塞雲多斷續邊日少光輝警急烽常報傳聲檄屢飛西戎外甥國何得近天威

漢書注邊方備胡寇夜燃火以相告曰烽說文檄

以木簡為書長尺二以徵軍也有急則插以雞羽
謂之羽檄唐書貞觀景龍間並以公主下嫁吐蕃
乾元初肅宗以幼女下嫁回紇又按贊普曰我與
唐舅甥國也此言秦州秋將盡而未歸因塞雲之
斷續多故邊日之光輝少也托秋景以比邊郡之
不安是以烽火羽書之屢報言吐蕃入寇也夫吐
蕃乃外甥之國何得犯舅國之尊乎蓋以義責之
然天子有道守在四夷降女和戎失策甚矣此亦

少陵之微言

其八

鳳林戈未息魚海路常難候火雲峰峻懸軍幕井乾
風連西極動月過北庭寒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

唐志河州有鳳林關桑欽水經河水必東歷鳳林
注鳳林山名五巒俱峙魚海縣名在河州西與吐
蕃為界郭子儀取魚海五縣是也周禮挈壺氏為
軍穿井井成懸壺於上令軍望見知有井取壺以
飲易上六井收勿幕漢李廣為北平太守匈奴號
曰飛將軍漢高祖築壇拜韓信為大將軍公深望
朝廷選將

漫成二首

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渚蒲隨地有村逕逐門成
只作披衣慣常從漉酒生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

荒荒無色泯泯無聲梁簡文詩渚蒲變新節逐門
成言隣曲横斜一家一徑之意披衣用莊子陶潛

用葛巾漉酒全紹獨居一小室窓前列圖史燒香
默坐曰眼前無俗撓雖病身亦安穩平日稱懶者
由俗物敗意也

其二

江皐已仲春花下復清晨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
讀書難字過對酒滿壺頻近識峨嵋老知予懶是真

楚辭朝馳子馬兮江皐峨嵋老公自注東山隱者
公詩中屢言懶非真懶也平日抱經濟之具百不

一試屢廢棄于岷山旅寓之間與田夫野老共一日之樂夫豈本心哉况又有俗子以溷之其懶宜矣東山隱者庶足以知此故曰知子懶是眞觀前後二詩結語可見

遣意二首

囀枝黄鳥近泛渚白鷗輕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衰年催釀黍細雨更移橙漸喜交游絶幽居不用名

歸去來辭請息交以絶遊野花落故黄鳥近春水生故白鷗輕皆物各得所之意此幽居之景也釀黍以供老移橙以適趣此幽居之情也結喜交游漸絶則幽居何必用名可見乎將與交游馳逐由名之為累也今也不然意自可遣

其二

簷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野船明細火宿鴈聚圓沙雲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鄰人有美酒稚子也能賒

庾肩吾七夕詩初弦値早秋馬融好飲夜開隣家有酒便童兒去賒隣家以甕瓶贈之舉欣然曰非老子好飲喜稚子能賒村居日夕景物可娯民俗淳厚鄰酒易賒題曰遣意以此

江亭

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寂寂春將晩欣欣物自私故林歸未得排悶強裁詩

坦腹閒臥之意王羲之坦腹東牀歸去來辭物欣欣以向榮自私言物各遂其生若自私然劉公幹曰吾非好吟詩強排悶耳此詩言我當江亭和暖而長吟野望此時春水滔滔流去我心則不與水競相馳逐春雲凝在一處我意則與雲俱此遲留何以故哉蓋春寂寂將暮矣萬物皆欣欣然自得矣我乃欲歸故林未能是以心不與水競意則與雲俱遲其強裁詩句特排悶耳豈故好長吟耶

畏人

早花隨處發春鳥異方啼萬里清江上三年落日低

畏人成小築褊性合幽棲門徑從榛草無心待馬蹄

異方指成都萬里橋名三年公居蜀已歷三年落日低狀已之衰暮也殺亮云性氣褊窄才術無能肉食非我所宜幽棲林泉平生心足矣崔豹云讀書尚無暇誰有心待輪蹄來往詩言異方春日花發鳥啼我旅寓江上已三年所矣原小築於此以幽棲者蓋畏人往來褊窄之性合宜然也雖徑長榛草亦且任之又何心廣接交游以待其馬蹄耶

曉望

白帝更聲盡陽臺曉色分高峰上寒日疊嶺宿霾雲

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聞荊扉對麋鹿應共爾為羣

白帝城楚陽臺皆在夔州仇輝云疊嶺霾雲長江激浪樂廣云地坼山摧國有大恐時吐蕃寇靈州邠州公悲觸所見所聞景物末言荊扉與麋鹿為羣以深山野人自分也

早起

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帖石防隤岸開林出遠山

一丘藏曲折緩步有躋攀童僕來城市瓶中得酒還

班固書云嚴子若棲遲一丘之中天下不易其樂幽事相關早起之由也中二聯皆幽事相關者結用意別亦幽事也

朝

清旭楚宮南霜空萬嶺含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

俊鶻無聲過饑烏下食貪病身終不動搖落任江潭

郭璞江賦覘雰祲於清旭萬嶺含言霜空木落故山嶺皆含旭日也晁錯曰仰看飛鳥無聲而過者俊鶻乾噪而下者饑烏西方妙華尊者國王三召不來使者又召曰不來王當斬爾尊者曰斬即斬吾身終不動王加禮焉庾信枯樹賦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

落日

落日在簾鉤溪邊春事幽芳菲緣岸圃樵爨倚灘舟

啅雀爭枝墜飛蟲滿院遊濁醪誰造汝一酌解千愁

楚詞芳菲菲兮滿堂屢璚糵蘇不變東方朔積愛

一者得酒而解首句天然晩景得句在此因以命題

溪浣花溪也

杜詩鈔述註卷八終

杜詩鈔述註卷九

莆林兆珂纂述

五言律詩

獨酌

步屧深林晩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薄劣慚眞隱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

謝靈運詩彼美丘園道喟然傷薄劣宋何尚之致仕著閑居賦以明所守後還攝職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跡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焉莊子以軒冕為物之儻來寄者號曰漆園傲吏因步屧歸來而開尊獨酌最足自怡仰蜂一聯亦見幽事思凡古人眞隱者抱濟世之才者也若我之薄劣不過幽偏自怡而已結句申說此意

水檻遣心

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賒澄江平少岸幽樹晩多花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

起言水檻之處中四句言水檻之景結言水檻以幽靜勝此詩八句皆言景每句中自有曲折題曰遣心而詩不言情者盖寓有不樂登水檻覽景物而賦之以自適也

屛跡二首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

阮瑀云白首杖藜來往亦鄉里中風流事用拙則機心不生故能存道幽居則靜觀自得故近物情中四句皆是物情末二句卽所謂用拙也

其二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舍影漾江流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

江流錦江之流也稽康絶交書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無營則境靜故曰轉幽次二句承地轉幽而言後四句卽無營之實前言用拙此言無營皆

沙王太傅歲餘思誼徵至宣室因問以鬼神事帝不覺前席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公依嚴武彷彿王粲之依劉表公為嚴薦檢校工部依稀宣室之召賈生而歸期未遂復負平生上下千載深為一慨

暮春題瀼西債草堂

綵雲陰復白錦樹曉來青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哀歌時自短醉舞為誰醒細雨荷鋤立江猿吟翠屏

錦樹卽楓樹秋葉紅黄故若錦然曉來青暮春生葉也雙蓬鬢衰年也一草亭言天地如此其大而瀼西只一草堂貧無餘產也老而且貧故哀歌不能長醉舞不能醒也晁咏因思詩荷鋤立雨中衣濕不覺人愛其苦學

瀼西寒望

水色含羣動朝光切太虛年侵頻悵望興遠一蕭疎猿掛時相學鷗行炯自如瞿塘春欲至定卜瀼西居

瀼夔州水名居人分其左右謂之瀼東瀼西陶潛詩日入羣動息天台賦太虛寥廓陸機詩前路既已多後路隨年侵時相學猿相戲狎也炯分明自如自得也鶴林玉露云杜詩鷗行炯自如形容甚妙召南大夫節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歸於周而從容有常皆炯自如者也此詩首二句言瀼西景物之大者望中既佳三四以情承之乃望時所感五六言望中景物之小者亦佳末又以情結

之言來春當卜居此地

西郊

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傍架齊書帙看題減藥囊無人覺來往疎懶意何長

碧雞坊在成都二句見自成都歸草堂之所經水經注益州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在府治之西江路錦江路也柳細梅香皆西郊景物帙書衣又書卷編次也題名也如本草醫方之類減藥囊謂減去

囊中無用藥物也二句皆草堂幽事樂者知也梁
一徐排妻題芭蕉示人詩云夕泣已非疎梦啼真太
數惟當夜枕知過此無人覺舊本作競非陶淵明
云此時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皆悠然自得趣覺字
屬他人來往字屬杜本身

草閣

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魚龍迴夜水星月動秋山
久露晴初濕高雲薄未還泛舟慚小婦飄泊損紅顏

頭陀寺碑飛閣逶迤下臨無地水經魚龍以秋為
夜魚龍至秋分而降蟄寢於淵故以秋為夜東方
朔日星辰動搖民勞之應晴初濕夜晴則露多也
慙小婦蜀中多是婦人刺船傷小婦貧損紅顏比
已飄泊而衰老也

野望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層陰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
葉稀風更落山迥日初沉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
望不極猶言望不盡遠也清秋所以望不遠者因迢
遞層陰故也中二聯皆應起句乃清秋野望之景
末亦野望偶然得之以成章不必有所指興味自
佳

秋野

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
吾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秋風吹几杖不厭北山薇
殷棘晉宣帝兩徵不起人勸其仕棘曰老人不厭

北山薇君其謂予何首句達已生也次句遂物性
也魚樂鳥歸此物不違其性也甘貧病識是非此
達生之理也于秋野之中臨風採薇以了吾餘生
而已公不拜河西尉及辭幕府歸草堂後又不赴
功曹故知此味非自設虛談者比

課小豎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移床

眾壑生寒早長林捲霧齊青蟲懸就日朱果落封泥
薄俗防人面全身學馬蹄吟詩坐回首隨意葛巾低

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有善治馬者出則馬失真性起見舍北之景三四見枝葉荒穢五六因果材荒穢而感時俗薄惡吾為之包羞故曰防人面我惟一切任其真性故曰學馬蹄結言移床後賦詩自適而已正是防人面學馬蹄意

刈稻了詠懷

稻穫空雲水川平對石門寒風疎草木旭日散鷄豚

野哭初聞戰樵歌稍出村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

石門在夔州初聞戰時吐蕃入寇公耕於瀼西瀼西未受兵而云野哭聞戰者蓋蜀中調發守戍而死者也稍出村樵者出少以戰死者多也信乾坤謂付與造物首四句寫刈稻後之景後四句感懷

喜達行在所三首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却回眼穿當落日心死着寒灰霧樹行相引蓮峰望或開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

肅宗卽位於靈武移軍鳳翔公脫賊西走謁帝行在拜左拾遺岐陽鳳翔也在賊之西故曰西憶庚桑楚曰心若死灰着如着衣之着委落倚傍意華山有蓮花峰望或開冒霧而行望中或有時而開見日也漢書云素所親任者

其二

愁思胡笳夕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司隷章初覩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

胡人捲蘆葉吹之謂之胡笳漢儀註養鳥獸者通名為苑雖春而淒涼言凋敝也班超妹昭上書請超曰丐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又超從間道至疏勒後漢書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隷校尉使前整脩宮府於是僚屬文移一如舊章三輔吏士見者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謝玄暉詩還覩司隷章南陽屬河南府光武所居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

遲望見春陵郭喟曰氣佳哉鬱鬱葱葱

其三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
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

楚詞私自憐兮何極太白山在鳳翔武功縣傌京
兆千官裏謂入朝班行中也前漢刑法志京師有
南北軍屯武帝內增七校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
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言七影

靜異前日之奔擾心蘇幸實灰之復然新數謂中
興曆數中去聲題言喜達行在所而詩多追說脫
身間關之情所謂痛定思痛逾于痛時

收京二首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
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叨逢罪己日沾灑望青霄

稽康養生論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漢武
帝末年下哀痛之詔肅宗至德二載十一月壬申
御丹鳳樓下制十二月戊午又御丹鳳門下制大
赦此所謂哀痛詔也漢高帝欲易太子商山四皓
羽翼之書序昔在帝堯欽明文思將遜于位讓于
虞舜此以四皓比裴冕杜鴻漸等輔肅宗以堯禪
舜比明皇禪位也左傳臧文仲曰禹湯罪己其興
也勃焉青園翁曰泰鹿未息四海如斯終日洒淚
沾衣仰霄漢而已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公自
言在鄜州也細玩忽聞又下四字其喜何如哉又

言懷四皓之調護憶帝堯之授受曰懷曰憶皆願
望之詞今逢聖明罪己之日則其興必矣故天下
皆望其恩澤之沾被焉厥後果遣李輔國劫遷西
內以無四皓之調護故耳亦公先見之明也

其二

汗馬收宮闕春城鏟賊壕賞應歌杕杜歸及薦櫻桃
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

漢蕭何傳未有汗馬之勞詩杕杜勞還役也禮月

令仲夏之月天子乃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漢武帝為霍去病治第甲第猶言甲乙次第也揚盈川碑匈奴未滅甲第何高此言兩京已煩汗馬收復宮闕在春時盡鏟賊壕若行賞須當歌杕杜之詩而班師必及薦櫻桃之月預道之也然兩京雖收而雜虜之横戈莫制後來有平虜之臣將必行賞而甲第增高矣雖萬方頻送奏凱之喜而聖心宵旰邊防不亦勞乎言甲第高則有功臣侈靡僭横之

慮言聖躬勞則謂平定之勲統於天子人臣不得貪為巳功也厥後雜虜猾夏藩鎮專權豈未聞此詩之義乎上四句是喜收京下四句是思防患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王筠久在沙場得家書抵得萬金鮑照行路難白頭零落不勝簪曰山河在明無餘物矣曰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烽火不息感時也家書難得恨別也況白頭搔之而種種不勝簪矣其為春望豈不悲傷哉

歲暮

歲暮遠為客邊隅還用兵烟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

遠為客公時在蜀也邊隅用兵時吐蕃陷松維保

三城也雪嶺在成都城西江城錦江城也漢終軍年十八請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

暮寒

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岍波沉沉春色靜慘慘暮寒多戍鼓猶長擊林鶯遂不歌忽思高宴會朱袖拂雲和

周禮大司樂奏雲和之琴瑟注雲和地名以其產良材而為琴瑟也前六句言春寒無聊末則思以釋其懷也公嘗云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

瑟傍豈亦因此無聊之懷想見當時太平樂事耶

倦夜

竹涼侵臥内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徂

成涓滴露隆下也應重字乍有無星明滅也應稀字王符潛夫論逢飛耀自照謂螢也公詩本此林鳥曰棲水鳥曰宿林鳥朝鳴水鳥夜鳴水宿相呼欲共攸居也干戈裏吐蕃之亂也古詩云良馬白

日足壯士中夜心公有用世之志而遭變亂不得用故空悲清夜徂武元衡咏夜詩曰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則惜夜而非倦夜也意自不同

中宵

西閣百尋餘中宵步綺疏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擇木知幽鳥潛波想巨魚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

漢梁冀窗牖皆有綺疏注鏤為綺文也左傳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古詩潛蚪思餘波漢書巨魚縱

大埜

有感五首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白骨新交戰雲臺舊拓邊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騫

漢張騫使西域在外國二十載始得歸此言將帥不效命致境土淪陷使臣羈留也蓋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府州縣是年吐蕃入寇盡有隴右之地又是年遣御史大夫李之芳等

使吐蕃為虜所留故有雲臺張騫之句

其二

幽薊餘蛇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

左傳吳為封豕長蛇薦食上國餘蛇豕時安史雖滅餘黨尚在也尚虎狼言羣盜充斥也春不貢藩鎮擅命基兆於此也青海西羌越裳東夷書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此詩言內難未靖不當勤

兵於遠末則欲其偃武修文以綏懷未服者也

其三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闢紅粟腐寒待翠華春
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洛陽為天地之中四方貢賦道路均焉漢文帝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上林賦建翠華之旗盖天子之旗也翠華春言天下之寒者待天子春光煦育也取恃也賈誼金城湯池帝王萬世之業王元長策金湯非粟不守謂倉廩充實乃金

湯之所由固也宇宙新言人君當約已裕民使宇宙如新造之日也易儉德以避難邵輝曰盜賊蜂起皆吾王之臣修德不臻之所致此詩意在末句盖盜本王臣重當周恤也首言京師貢賦無阻而太倉紅腐之粟實貧人所仰賴周給者也今當離叛之餘慎勿恃此以為金湯之所由固者斬而不發尚當散給宇宙使其常新雖盜賊弄兵潢池然本王臣不過一行儉德損已益下則恩賚普及不離叛矣揭一儉字見唐業中微自恣奢侈也

其四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由來強幹地未有不臣朝
受鉞親賢往卑宮制詔遥終依古封建豈獨聽簫韶

丹桂耐風霜青梧易凋落此引下句強幹弱枝之意光武紀丁恭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左傳分茅列土親賢並建廣

德元年以雍王适為關内兵馬元帥又當時諸將侈於宮室嘗下詔禁止之當風霜之急丹桂自若青梧遂凋此其強弱之辨矣故人君得其強幹之道則未有不臣者是時河北諸鎮負固擁衆多有不臣漸成尾大末重之勢此則威令不行法制之失也今朝廷親賢受鉞制詔卑宮亦勤於治理矣第所闕者封建之制尚未如古甚非強幹而弱枝也然當遵而行之若徒受鉞卑宮豈足無為致治

而坐聽簫韶之奏哉、

其五

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絶假報主爾何遲
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

安史既滅僕固懷恩以疑而叛李光弼以疑而阻
漢高祖築壇拜韓信為大將軍名絶假謂真拜非
特假節已也報主何遲責其自疑也時士大夫皆
重內官而不樂外任故公有無色有詞之譏漢武

帝末年下哀痛之詔以自悔過當時所患者胡所
苦者兵今胡滅矣而人還亂兵殘矣而將自疑則
近習用事政令不平之故也是以諸節度雖是真
拜而報主者絶少又士大夫皆憚外任而無為民
之心故願聞哀痛之詔一問民瘼也

寓目

一縣蒲萄熟秋山苜蓿多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
羌女輕烽燧胡兒制駱駝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

永徽圖經蒲萄生隴西五原燉煌山谷今處處有
之苜蓿草名出大宛秋後結實黑房纍米可為
飯亦可釀酒秋水泛溢無定故曰不成河雲常帶
雨水不成河見關塞寥落無阻制讀作製詞挽服
也駱駝獸名日行三百里負千觔蒲萄苜蓿羌女
胡兒皆非中國所有今無處無之蓋由關塞寥落
無阻故與羌夷雜處他日之禍有由然矣曰葡萄
苜蓿觀物而見世變也曰羌女胡兒觀人而見世

變也夫以遲暮之年飽經喪亂之地故自可傷用
眼字結詩意故題曰寓目

夕烽

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光小雲邊落點殘
照秦通警急過隴自艱難聞道蓬萊殿千門立馬看

唐鎮戍烽候每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烟一炬
謂之平安火有寇則自邊塞達京師以次舉火以
備緩急塞上雲邊言不近也光小點殘言夕烽也

時安史猶出沒隴上故過隴艱難蓬萊殿在東內紫宸殿北看曰立馬言宮掖彷徨不能安居有急便於奔走危悚如此寧不可悲

城上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風吹花片片春動水茫茫八駿隨天子羣臣從武皇遙聞出巡狩早晚遍遐荒

周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漢武帝初幸汾陰至洛陽侵尋於泰山其所巡幸周萬八千里詩意

盖托言巡狩也時吐蕃陷京師代宗奔陝

洞房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繫舟今夜遠清漏往時同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

秦地長安也舊宮興慶宮也明皇潛龍之地有龍池在焉黃山宮在右扶風槐里縣唐帝微行至此園陵謂泰陵明皇葬地此公在陝州望長安而懷帝闕言洞房玉殿環珮冷而秋風高秦地之月雖新而龍池之宮則舊不無物是人非之感今夜繫舟于陝固與長安相遠然而漏聲則與往時相同遠望興思自不可置其尤可痛者園陵在黃山之北蕭然白露之中不能不愴興懷也

宿昔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

青門長安東門也蓬萊殿名天寶中最重木芍藥

羣花莫比其貴盛沈約詩春風搖雜樹柳芳傳信記天寶中興慶宮小龍常遊於宮垣南溝水中漢武帝時王母降內庭以比貴妃衛青傳衛媼少女為少兒以比貴妃諸姨之屬前漢周仁為人謹密得幸入臥內凡後宮秘戲絕無言及宮中秘樂外人鮮知世變事徂寧無陳迹之感

驪山

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地下無朝燭人間有賜金

鼎湖龍去遠銀海鴈飛深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羽林
驪山在長安有溫泉宮明皇歲臨幸焉又於上都
建花萼相輝樓與諸王宴集無朝燭凡朝在昧爽
則秉燭地下幽閟不復有朝燭矣有賜金謂生時
賜下之金尚有留在人間也漢書黃帝鑄鼎於荊
山鼎成龍下迎去後人名其地曰鼎湖劉向傳秦
始皇葬於驪山下錮三泉上崇山墳石椁為遊宮
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何遜詩銀

海終無浪金鳧會不飛此比明皇上升蓬萊殿名
萬歲臣子祝君之詞君猶日也舊羽林護陵軍也
羽林星名漢有羽林軍

能畫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以物皆春
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
毛延壽漢元帝時人善寫人形必得其真郭舍人
漢武帝時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神異傳

東王公與玉女投壺不接天為之笑天一笑接投
壺物皆春接能畫化如水無偏詖也恩若神不可
測也抵戲謂角觝之戲令兩兩相當角力量
其技耳雜風塵謂致亂也洪容齋云此詩三聯與
前語不貫然按其旨本謂技藝倡優不應蒙人主
顧盼賞接使化若水恩若神為治大要既無所損
則時或用此輩亦無害也明皇為技藝所移荒淫
致亂故公感而賦此

晚出左掖

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
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
舊史宣政殿左右有中書門下三省左拾遺屬門
下故曰左掖長安志殿東西有上閤門以掖稱新
刻漏銘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注衛宏著漢
儀使夜漏譙衛傳呼以為備魏陳羣每上封章輒
削其藁晉羊祜嘉言讜議焚其草故世莫聞詩雞

栖于騎日之夕矣此詩乃出省後賦起句先言立
朝之景三四言退朝歸省之景五六省中所見之
景結句見晚出之情騎馬見出欲雞栖見晚

春宿左省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戸動月傍九霄多
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王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漢武帝起建章宮有千門萬戸本草珂貝類唐車
服制五品以上有珂傘通俗文馬勒飾曰珂一云

導者所鳴之珂唐志補闕拾遺掌供奉諷諫大事
廷諍小則上封事詩夜如何其夜未央此詩言暮
宿左省則花隱掖垣日暮而棲鳥過矣萬戸星臨
而動搖九霄月傍而多彩民勞未息而已得近清
光於是不寢而聽金鑰者恐天門之或開因風而
想王珂者意朝臣之將入封事待旦欲上故數問
夜如何其不遑寧也史志云民勞則星動搖公詩
三峽星河影動搖亦此意也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六首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
谷口舊相得濠梁同見招平生為幽興未惜馬蹄遙

南塘地名第五橋在萬年縣郭外西南北山移文
干青霄而直上鄭子眞耕于谷口名震京師借指
廣文濠梁莊子與惠子觀魚處借指何氏山林杜
預曰山家酒香難肥不惜道長馬蹄遙遠可訪蓬
華慰此拳拳耳公與鄭虔平素相得因同赴何將

軍之招故言何氏山林舊未知識今因招至果見
名園之美綠竹之高且與相知同往正與平生幽
興相愜肯惜路遙而不一至哉

其二

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
銀甲彈箏卸金魚換酒來興移無酒掃隨意坐莓苔

引江作池如破滄江鑿石作洞如開碣石皆極狀
其山林之勝風筍雨梅山林夏時景也古詩十五

學彈箏銀甲不曾卸阮孚爲常侍以金貂換酒鄭子真得酒隨意所在藉芳草而飲

其三

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鮮鯽銀絲鱠香芹碧澗羹翻疑柂樓底晚飯越中行

百頃言其深廣也風吹潭水成文故曰風潭食貨志木千章注大材曰章枝與葉承夏木言皆風潭上之景鯽鱠芹羹庖饌之美皆風潭上宴會之具

柂樓舟大則有柂樓也越中山林清麗與北方迥異又當晚飯時返照輝映其景愈奇今在風潭宴會恍若柂樓晚飯行遊越中極稱之也

其四

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泉酒醒思臥簟衣冷欲裝綿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只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

磴石梯之道也雲門謂雲擁巽山門首四句見山林夏涼野老見客至而來看問以河魚相饋其俗何淳朴故嘆其與他處迥異

其五

牀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醒酒微風入聽詩靜夜分絺衣掛蘿薜涼月白紛紛

能文原不好武來月言紛紛謂在蘿薜之上也

其六

幽意忽不愜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住回首白雲多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祗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

愜快也流水何曾有住顧出山林之外自覺境界不同雖流水亦若住然白雲多猶言空自多耳於我何與朋好即所謂谷口舊相得者也首二句倒裝句法言將歸而幽意忽不愜心故出門而流水自別回首而白雲徒多既歸之後孤燈寂寞歌也舞也惟自笑耳其誰憐之顧此山林之美難忘雖風雨亦願與朋好來過以愜此幽意也

重過何氏四首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倒衣還命駕高枕乃吾廬
花妥鶯捎蝶溪喧獺趁魚重來休沐地真作野人居
橋即第五橋竹即上青霄之竹欲重過主人所以
托為問竹報書謂答書許其重來也詩顛倒衣裳
乃吾廬言到山林若吾居也捎掠也關中謂落為
妥曲禮正義云妥下也頹下之貌言花落者鶯之
掠蝶故也溪喧者獺之趁魚故也二句重游所見
休沐地官暇游衍之所也以居官休沐地而作野

人居見雖居官不忘山林氣味惟其如是故我得
而高枕乃吾廬也

其二

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
雲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向來幽興極步屧過東籬
前三句見再遊第四句即所見以紀時皇子陂在
萬年縣秦葬皇子起冢陂北原上故名寺與陂皆
山林近地勝景曰雲薄曰天青俱見雨霽淨也
下四句拓開言向日之遊幽興極至今寺陂晴霽
又著屐步過東籬而遊寺與陂幽興不益加耶

其三

落日平臺上春風啜茗時石欄斜點筆桐葉坐題詩
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自今幽興熟來往亦無期
兩遊皆當夏月春必薰字誤斜點筆謂置硯於石
欄上而筆斜染墨也黃藏好詩酒幽居得向家無
紙即摘桐葉題之言平臺之上啜茗之時人物各

適自今以後幽期既熟則往來亦頻蓋上言有報
書方倒衣命駕今則不煩報書乘興即至矣

其四

頗怪朝參懶應躭野趣長雨抛金鎖甲苔臥綠沉槍
手自移蒲柳家纔足稻粱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
金鎖甲以金線連鎖之也綠沉槍以綠色沉抹槍
柄也武庫賦綠沉之槍一說綠沉精鐵也陶潛與
子書夏日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

皇上人此詩言將軍懶於仕宦者盡由耽野趣之長也故拋甲於雨卧槍於苔以見朝參之懶復親栽蒲柳纔足稻粱以見野趣之長結美其有古意異於時流此所以欲頻來往也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携妓納凉晚際遇雨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凉時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

丈八溝意是韋堅所通漕渠簡文晚景納凉詩荷

淨月應來家語黍以雪桃注雪拭也謝玄暉詩秋藕折輕絲結句偶爾戲談遂為佳話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淥樽須盡日白髮好禁春石角鉤衣破藤枝刺眼新何時占叢竹頭戴小烏巾

駙馬鄭潛曜也韋曲在長安古詩蕭蕭愁殺人花惱殺人已自放顛家家如是何其無賴見韋曲繁華沈休文詩憂來命淥樽淥與醁同美酒也好禁春春遊乃少年之事白髮亦禁得春遊被花惱拚沉醉也石角鉤衣藤枝刺眼見韋曲景逸幽雅也劉巖隱逸不仕常着緇衣小烏巾公欲占竹林居此若劉巖隱逸也

其二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

首四句言韋曲景物之佳比前詩又進一步次乃

自言平日在朝市間曾無所事坐老歲月故留戀韋曲之勝至不欲與公子薄暮俱還市朝乃公為左拾遺時不得行其志而云然

夜宴左氏莊

風林纖月落衣露淨琴張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檢書燒燭短看劍引盃長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

纖月新月也月落露下夜深也春星帶草堂暗用德星聚意韋玄使子弟讀書燒短燭燼則罷夜以

為常公孫滿寓秦中月夜聞吳音棹歌浩然有歸
心卽日命駕汎舫扁舟遊五湖公未鄕貢前遊吳
越下第後遊齊趙聞吳詠而起扁舟之念不忘舊
遊之地也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爲艶曲

上客迴空騎佳人滿近船江淸歌扇底野曠舞衣前
王袖凌風並金壺隱浪偏競將明媚色偸眼艶陽天

上客李梓州也舍騎登舟故云迴空騎梁簡文詠

內人詩風吹玉袖香隱浪偏言在船中則浪紋搖
漾於金壺之上影則或在一邊故曰偏艶陽天言
佳人自恃其美色偸眼睇視春光似相爭勝之意
鮑照詩茲晨自爲美當避艶陽天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江水東流去淸樽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
亭景臨山水村烟對浦沙狂歌遇形勝得醉卽爲家

通泉縣屬梓州江錦江也是京華思京師之亂也

阮宣漂泊往來人問居止何處曰得醉處卽爲家
起語便見感慨三四感慨之由五六野亭之景卒
以曠達自釋蓋羈旅之極感也

章梓州水亭

城晩通雲霧亭深到芰荷吏人橋外少秋水席邊多
近屬淮王至高門薊子過荊州愛山簡吾醉亦長歌

公自注時漢中王兼道士席謙在會同用荷字韻

章梓州章彝也城晩見城在亭傍也到芰荷亭跨

水上也尹伯吉爲丹陽令好飮語友人曰可同過
橋飮彼處人吏少漢淮南王劉安好賢下士以比
漢中王也漢薊子訓有神異之術士大夫向慕之
以比席道士也晉山簡鎭襄陽每出遊習家池酩
酊而歸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
倒載歸酩酊無所知以指章梓州也亦長歌見不
異人意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樹曲水細通池
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此公歸草堂作朱南隣疑即錦里先生歸客公自
謂也席更移見南鄰之好客多道氣謂眉睫間皆
是曹子建詩飛蓋相追隨

重題鄭氏東亭

華亭入翠微秋日亂清暉崩石欹山樹清漣曳水衣
紫鱗衝岸躍蒼隼護巢歸向晚尋征路殘雲傍馬飛

鄭氏即駙馬鄭潛曜也公自註亭在新安界七言
律中主家陰洞一首是夏作此詩乃秋作也爾雅
山未及上曰翠微一說山氣青縹色亭入翠微則
岡巒與林木參錯而日影不齊故曰亂清暉謝靈
運詩山水含清暉樹因崩石所壓故曰欹水成紋
曰漣水衣苔也紫鱗魚也隼鷙鳥也上六句皆寫
東亭景結則寫歸時景也

登牛頭山亭子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山谷遠含風
兵革身將老關河信不通猶殘數行淚忍對百花叢
雙林寺院萬井城市也信不通時吐蕃猶盛也淚
眼對花奚忍者以景勝而心則悲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
鳥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
亭在閬州王臺觀內滕王元嬰高祖子也任閬州

刺史高唐賦虛閣松聲西都賦靡雲旗下霓旌此
詩首言春山之路不改其舊寂莫若此者以君王
不復行也次言亭牆古而竹色猶在閣虛而松聲
自吟承不復行句以寓感嘆次又言鳥雀雲霞感
愴客情見懷古躊躕之意過客公自指也結言昔
王來此歌吹喧填部從繁盛今皆不見令人回思之
能不慨然此正見過客之情以足寂莫二字

卷九終

莆林兆珂纂述

五言律詩

登兗州城樓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唐志兗州瑕丘之東郡公父閑常為兗州司馬公時省覲故云趨庭海岱東海泰山也青徐二州與兗

相接史記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功德靈光殿賦序魯靈光殿者漢恭王餘所立遭漢中微自未央建章之殿悉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此詩叙事起其言意總在第二句言縱目之初遠則雲連海岱野入青徐近則孤嶂秦碑荒城魯殿而我臨眺躊躇獨不能去平生懷古之意何其多乎古今興喪天地蜉蝣達人大觀能無一慨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地裂開曰坼吳與楚相接謂此湖在吳之南楚之東也日夜浮謂湖水日夜浮於元氣之上也此極言洞庭幅員連亘之廣無一字世亂無音信也有孤舟言無家也孔伋友人見訪問先生何之伋搖溪上孤舟曰有此足以養老病復何愁馬老子戎馬生郊時吐蕃犯京邑故有戎馬之句登樓賦憑

軒檻以遥望向北風而開襟張景陽詩遠望涕泗流按公自嚴武卒即去蜀遊雲安客夔蜀亂又去之岳陽老病日侵亂離未已詩哀而傷不亦宜乎

上白帝城

城峻隨天壁樓高更女牆江流思夏后風至憶襄王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

魚復縣秦置巴郡公孫述僭位更名白帝城唐改夔州天壁西方室壁之星言城高與天壁相隨古

一令註女牆城上小牆也亦名睥睨城峻樓高又加
女墻高而嶮也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左傳見
河洛者思禹功宋玉風賦楚襄王遊蘭臺之宫有
一風颯然至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蜀都賦公孫
躍馬而稱帝蜀地肥饒險阻兵力精強述恃勢僭
位之初自以為一夫守隘萬夫莫向其睥睨中原
意亦何長不知在德不在險竟為光武所誅區區
負固不服弄兵潢池者烏能久於世哉結句用一

初字又用一長字春秋警筆

白帝城樓

江度寒山閣城高絶塞樓翠屏宜晚對白谷會深遊
急急能鳴鴈輕輕不下鷗夷陵春色近漸擬放扁舟

江岷江也在夔州城南翠屏山色也羊元山居當
戶山峰奇秀每據筇牀終日笑傲或偃臥看山客
至謂客曰此翠屏宜晚對與人心目白谷白帝山
谷也列子鷗鳥舞而不下五六狀樓之高末二句
欲乘春以出峽也

九日登梓州城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懽筋力異望遠歲時同
弟妹悲歌裏朝廷醉眼中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

世人九日登山飲菊花酒悲歌裏時公弟妹飄零
各方也索休曰近幾子胥朝廷在吾醉眼中矣兵
戈言戰鬪關塞言屯戍時史朝義之亂未息而西
域党項又入寇也詩言在昔重九把酒以對黃花

而今對菊翻成皓首把酒所以追懽昔則少今則
衰老筋力何其異哉登高所以望遠昔九日今亦
九日歲時雖同不能無慨於其間矣此時此地弟
妹在吾悲歌之裏朝廷在吾醉眼之中兵戈之戰
鬪未息關塞之屯戍猶存加以吾之衰老雖追懽
實以增悲雖望遠實以長恨意豈有盡

宿江邊閣

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

鸛鶴追飛靜豺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
謝靈運詩林壑斂暝色何遜詩游雲薄際出孤月
浪中生鸛鶴喻軍士豺狼喻盜賊三四寫俯仰之
景分應首二句五六言軍士奔命而疲盜賊得志
而橫末則憂無如之何正乾坤欲撥亂世而反之
正也是時蜀有崔旰之亂

不離西閣

西閣從人別人今亦故亭江雲飄素練石壁斷空青

滄海先迎日銀河倒列星平生耽勝事吁駭始初經
素練白絹也白雲之色如之空青非藥石言空中
碧色也勝事即素練空青迎日倒星之景也詩言
西閣本容人別然人亦自戀其故亭不忍別耳且
閣前景物雲飄壁斷迎日倒星無限勝事固可安
居然屢遭亂離故鄉遠隔是以可嘆可驚之事今
日無不經歷不離西閣豈得已哉

龍門

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
往來時屢改川陸日悠哉相閱征途上生涯盡幾回
龍門在洛陽南遠望雙闕對峙如門公自註山有
佛寺金碧照耀最為勝槩洪覺範曰佛地有金世
界銀世界詩言龍門一山連跨數郡大禹鑿之故
其山橫野分斷而見驛樹出城皇都氣色切近佛
寺金碧相輝誠雄壯佳麗地也但我往來於此時
屢遷改川陸優悠跋涉徒勞功名未就相閱征途

之上吾人盡此生涯百年能幾回耶

灩澦堆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長沉牛答雲雨如馬戒舟航
天意存傾覆神功接混茫干戈連解纜行上憶垂堂
寰宇記灩澦堆本一巨石在夔之西蜀江心中瞿
塘峽口冬水淺出二十餘丈夏水漲半沒楚俗禱
雨于此必沉牛以答神貺蜀諺云灩澦如象瞿塘
莫上灩澦如馬瞿塘莫下以此為水候爰焱傳十

金之子坐不垂堂公因身遭亂離見灩澦之險而
言灩澦巨石在於江心天寒水落高出水上此堆
也禱雨則沉牛以答神貺水漲則戒人以慎舟航
盖天設此險傾覆可畏神所司柄仰接混茫此舟
航所以當戒也當此避亂涉險其行其止皆不可
必安得如千金之子自能慎重哉

瞿塘兩崖

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

猱玃鬚髯古蛟龍窟宅尊羲和冬馭近愁畏日車翻
瞿塘三峽之門兩崖對峙中貫一江望之如門雲
根石也淮南子曰乘車駕以六龍羲和為之馭李
尤歌安得壯士翻日車公見瞿塘之險而言三峽
之門其勢雄壯石色上入於天下穿於水入天則
猱玃鬚髯古言其不為人所得而老於此也穿水
則蛟龍窟宅尊言其潛藏於此而無他虞也羲和
馭日過此而憂車翻則其險峻可知矣末有時事
之感

江漢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問長途
韓非子桓公伐孤竹反迷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
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馬公盖以老馬
自比也一說存老馬用韓詩外傳田子方見老馬
放于道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不為也束帛贖之

意有諷矣

巴蜀驛亭觀漲呈竇使君

向晩波微綠連空岸脚青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醒
漂泊猶杯酒躊躇此驛亭相看萬里客同是一浮萍
起句寫驛亭之景三四見驛亭之情五六言愁與
醉之由結承漂泊躊躇之意而見與竇使君懷抱
相同也

琴臺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

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

十道志成都有琴臺司馬相如文君貰酒處漢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有消渴病武帝時為郎後以病免居茂陵初相如過臨邛卓王孫家有女文君新寡善音樂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就遂與歸成都家徒立四壁又之臨邛盡賣車騎置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親滌器於市中人間世莊子篇名

言以此慢世間人藏名酒肆中也江淹詩曰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江淹褒賦庭草雨過草芊芊連雲鎖南陌門前君試看似妾羅裙色相如挑文君琴曲有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何遜聽琴畢謂客曰吾恐伯牙絃絶之後此意寥寥世不復聞今日何期再洗吾耳也此見琴臺而賦往事也言相如病渴免歸尚愛文君則年少可知一因思其未遇之時付人間之世於酒肆寄暮雲之思於二琴臺見其放達不羈而多情也今皆已矣於是因花草之艷想文君之容但見花留寶靨而實莫留草見羅裙而實莫見歸鳳求凰之意終不復聞盖色歸空雖弔之實譏之也

禹廟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

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宋玉仰觀刻桷畫為龍蛇些走白沙川中有走沙

皆水神為之書禹乘四載註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也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三巴記閬水東南流三折如巴字故曰三巴又十道記巴縣並巴東西為三巴按成都府廣柔縣有石紐鄉禹所生地也郡人以禹六月六日生歲以此日致祭

湘夫人祠

肅肅湘妃廟空牆碧水春蟲書玉佩蘚燕舞翠帷塵

晚泊登汀樹微聲借渚蘋蒼梧恨不淺染淚在叢篠
湘夫人舜二妃娥皇女英肅肅整飭貌詩肅肅在
廟汀水際也博物志舜崩于蒼梧二妃淚下染竹
成斑

祠南夕望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
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絶地萬古一長嗟
百丈牽船纜也屈原九歌山鬼篇云余處幽篁兮

終不見天郭璞江賦協靈爽於湘娥徐元詩萬古
長安景搔頭一嘆嗟三四言其地勢之曠遠五六
言其物色之濃麗此皆所謂清絶者也是地也徒
為遷客羈人之所遊此萬古所以長嗟極有含蓄

公安縣懷古

野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寒天催日短風浪與雲平
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
公安在江陵南漢末孫權推劉先主為左將軍荊

州牧又孫
陵縣言在
則深江惟
之名聲今
為之含情

山寺

野寺殘僧少
亂水通人過

麝香鳥名嘴
記鸚鵡能言
牢山下倚巖
之極也天水
應寺山形如
尺山下水縱
以眺遠虛窓
金桃皆隴右

殘僧少者以兵亂故爾

後遊

寺憶曾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
野潤烟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為減捨此復何之
再遊修覺寺也曾遊再渡便說破後遊江山花柳
不減昔之幽豁故如有待而更無私二句皆因後
遊而言蓋此時心融意愜自覺物我同流若尋常
憂悶則江山花柳與我落落不相干矣日色烟光

全減客愁舍此將欲何適故憶曾遊而今復遊有
不厭其煩者

上牛頭寺

青山意不盡衮衮上牛頭無復能拘礙真成浪出遊
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何處鶯啼切移時獨未休
寰宇記牛頭山在梓州郪縣西南形似牛頭四面
孤絕俯臨州郭下有長樂寺樓閣烟花為一方之
勝槩衮衮不絕之義無拘礙猶言胸次悠然也浪

出遊即遊子澹忘歸意花濃竹細寺靜池幽已足
以忘拘礙而供浪遊況鶯啼未休益添其趣而意
之衮衮難盡矣

上兜率寺

兜率知名寺真如會法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
庾信哀雖久何顒好不忘白牛車遠近且欲上慈航
兜率寺在郪縣南石林佛書有兜率天因以名寺
實性平等謂之真如庾信作哀江南賦何顒當是

周顒南史周顒音辭辯麗長於佛理法華經云有
大白牛肥壯多力以駕寶車蓋喻大乘也心經云
般若者苦海之慈航昏衢之巨燭蓋佛以濟人為
慈航也

天地上下惟我獨尊釋氏以行遊謂之隨喜給孤
長者舍其園爲寺迎佛說法

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
義寺

春日無人境虛空不住天鶯花隨世界樓閣倚山巔
遲暮身何得登臨意惘然誰能解金印瀟洒共安禪

惠義寺在梓州郪縣北佛書不住相猶無着也鶯
花寂寞樓閣峻嶒正見寺前虛空無人境界身何

得公自言衰老而未得禪味也登臨却見陪從之
意法華經偈安禪合掌王得至少室山寺愛其瀟
洒顧弟侍曰好解金印共此安禪庶免榮華之累
弟笑而不答公用此語欲與四使君共安禪也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何限倚山木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塘
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

王侍郎維弟縉也公自註王時爲蜀牧遊子指裴
言江淹過灞陵秋深葉脫嘆曰何限風物寥落秪
悲遊子故園之思宋王賦登山臨水送將歸老夫
公自謂也古語貪佛不貪僧金光明經佛日大悲
滅一切闇大意謂山木黃脫紛紛無限裴乃倚之
吟詩聞蟬聲之淒見鳥影之没而自悲其風物者
盖登臨以憶王侍郎也此和裴登寺寄王縉詩中
之意末則言我貪佛日惟隨意以宿僧房耳奚能
共登臨以吟詩乎有諷意在觀西安寺寄裴詩太

向交游萬事慵可見

巳上人茅齋

巳公茅舍下可以賦新詩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
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詞

僧齋巳善詩知名於唐寓湘東太平里崇勝寺開
元間公遊江湘訪之贈以是詩潘安仁秋興賦偃
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王弘嘗携竹簟石枕於林
泉僻處終日偃臥長孺白羽扇也言江蓮花白風

動如搖白羽扇也天棘天門冬也其苗蔓生好纏
竹木上葉細如青絲今寺院庭檻間多植之晉支
遁字道林講維摩經許詢常設問難言齊巳之茅
屋其下可賦詩或入林枕簟或留客茶瓜或江蓮
之搖白羽或天棘之蔓青絲皆能助發詩興但我
不能如許詢輩難以酬支遁之詞耳

宿贊公房

杖錫何來此秋風巳颯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

放逐寧違性虛空不離禪相逢成夜宿隴月向人圓
贊公京師大雲寺主與宰相房琯游及房罷相公
上疏爭之亦幾獲罪由此流落贊亦被謫于秦州
故公與之款曲如此言贊公方外之人亦何為被
謫而來此耶當此秋風颯然之際菊因雨荒蓮因
霜倒其所居又蕭索甚矣然禪家不以窮達違性
不以遠謫離禪故我喜得相逢遂成夜宿隴月似
知人意亦向我兩人而圓也

謁真諦寺禪師

蘭若山高處烟霞嶂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
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
蘭若寺名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也故僧寺謂之
蘭若佛氏以空為宗問法則知多言之為妄矣禪
家有觀白骨法觀身之為白骨則向酒慵而巳周
顒長於佛理在鍾山西丘隱舍終日長蔬雖有妻
子而獨處焉此於卜宅近寺可為杜公證也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綵雲蕭史駐文字魯恭留
宮闕通羣帝乾坤到十洲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
道書惟有元始浩劫之家今言此觀乃滕王刱造
一說浩劫大塔也塔之一級二級即一劫二劫也
梁孝王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以平
臺比玉臺也列仙傳蕭史教秦王女弄玉吹簫作
鳳皇鳴因造鳳凰臺吹簫其上一旦並隨鳳仙去

魯恭王初治宮室欲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復于其中得古文經傳以魯恭王氾滕王也道書天有羣帝而大帝最尊十洲記漢武帝聞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洲麟洲聚窟此十洲人跡所稀到列仙傳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浮丘公接上嵩山嘗乘白鶴駐緱氏山頭此詩註者多謂公羡其仙境而覩實女道士乃

曰蕭史駐又曰笙鶴過則借名道流者往來頻矣與馮夷擊鼓瀛女吹簫同一含刺

憶弟二首

喪亂聞吾弟饑寒傍濟州人稀書不到兵在見何由憶昨狂催走無時病去憂即今千種恨惟共水東流

公自註時歸南陸渾莊陸渾屬洛陽濟州屬山東言當喪亂聞弟所在乃往來人少書信不通兵戈尚在相見無由追憶向時昇平與汝歡狂催走雖多病而適無憂今喪亂而汝饑寒傍人即此千種恨心惟共水東流耳可奈何哉

其二

且喜河南定不問鄴城圍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斷絕人烟久東西消息稀

鄴城即相州時郭子儀克復東都惟相州為安慶緒所據諸節度兵圍之此言東京收復而河南已定喜吾弟之無虞鄴城未下無須問也且人經百

戰今復誰在弟幸無虞故我望之歸已三年矣因傷故園無主花鳥徒自發自飛今河南雖定而往來人烟斷絕已久東西消息傳寄猶稀何時得遂還歸之樂以敘兄弟之情耶

月夜憶舍弟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鴈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兵

公二弟一在濟一在許前感時後傷懷皆以兵亂

之故也

送舍弟穎赴齊州

岷嶺南蠻北徐關東海西此行何日到送汝萬行啼
絶域惟高枕清風獨杖藜危時暫相見衰白意都迷
岷嶺蜀地徐關齊地言弟自蜀赴齊何時可到我
衰老避亂他鄉與汝暫相見而又別故意都迷而
不知所云也前四句是傷道遠後四句是傷時危

吾宗

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
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
劉琨常早起治蔬圃自力桔槔公自註衛倉曹崇
簡三四句美其安時處順五六句美其勤生憂國
皆所謂質朴古人風也末謂其通經術知君臣大
義則又不但質朴已也

杜位宅守歲

守歲阿戎家椒盤已頌花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
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
阿戎舊註引王渾子王戎事杜位公從弟也或曰
當作阿咸按齊史譬林王之將廢也王晏從弟思
遠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以權計相須未
知將來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
後名及拜驃騎謂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
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阿戎思遠字也周庾信正
旦詩椒花逐頌來杜位李林甫諸壻也詩四十明

朝過年譜謂天寶十載時林甫在相位焱籍列炬
之盛其炙手之徒與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消渴遊江漢羈棲尚甲兵幾年逢熟食萬里逼清明
松柏邙山路風花白帝城汝曹催我老回首淚縱橫
熟食卽寒食節也秦人呼寒食為熟食十道志邙
山在洛陽縣北公先塋在焉唐制寒食文武百官
有墓塋在城外者任其拜掃公因墓在洛陽不得

依時拜掃故示二子以此詩言我抱病而遊江漢漂泊而逢甲兵幾年萬里之外屢過寒食清明因傷邛山不得祭掃徒懷風木之悲夔府淹留此身不勝飄零之嘆況汝曹復催我老回首故鄉墳塋不得不淚縱橫也

過客相尋

窮老真無事江山已定居地幽忘盥櫛客至罷琴書掛壁移筐果呼兒問煮魚時聞繫舟楫及此問吾廬

定居指赤甲山岷江而言此詩言貧而且老無復當世之志故於此定居地幽踈散至忘梳洗以琴書自娛而已客至相尋乃為之罷琴書移果烹魚真率如此而又聞時有繫舟楫問吾廬者皆喜客之辭也

有客

患氣經時久臨江卜宅新喧卑方避俗踈快頗宜人有客過茅宇呼兒正葛巾自鋤稀菜甲小摘為情親

患氣公嘗病肺臨江謂浣花溪上也時裴冕鎮蜀為公作草堂于此故云卜宅新因言此地僻故人語低靜又踈快宜人方爾避俗有客適來乃呼兒正巾以接之菜出自鋤又稀少尚是菜甲而未免小摘者蓋為親情不嫌貧薄故耳謝靈運永嘉記以小摘供日

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寄此作

暫往比鄰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簡略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媿重肯款柴扉

比鄰並鄰也晉尚書令衛瓘尚書郎索靖皆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指范吳二公而言重款柴扉望其再來也范彥龍詩還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公詩中每以無俗物絕交游門徑榛塞為喜今於二妙之來乃以在外闕展委曲盡情如此則平日稱懶其果懶乎峨嵋老必能言之

不見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盃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公自註近無李白消息白嘗縱酒自放故曰佯狂白自夜郎會赦還潯陽坐事下獄此衆人皆欲殺之證匡山匡廬山也白愛廬之匡阜將築室老焉後北歸猶不忍去乃指廬山曰與君再會不敢寒盟丹崖緑壑神其鑒之然則公云頭白歸來正以

白有此語也以為蜀之大匡山非是

天末懷李白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鴈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寃魂語投詩贈汨羅

陸士衡詩借問歎何為佳人眇天末寃魂屈原也原被讒投汨羅江怨賈誼謫長沙投文吊之前四句因涼風起天末而思天末之人當此時其意如何於是望其信息而傷其飄泊也後四句則深致意焉夫文章遂身者也反憎命達魑魅害人者也乃喜人過則斯世斯人可知矣遂意其悠悠之懷惟求之古人耳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

南紀風濤壯陰晴屢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層閣憑雷殷長空面水文雨來銅柱北應洗伏波軍

唐侍御史號為臺端故稱端公裴虬時為道州刺史同平臧玠之亂南紀分野名廣天文志循嶺徼

達甌閩是謂南紀一作南極顏延年詩春江壯風濤陰晴不分乍晴乍雨也野流地日謂日在天也光射野潦而流於地江入山雲謂雲噴映沒江而入於山陰晴混故風濤壯也層閣西閣也殷音隱雷聲隱隱然也在層閣而憑雷殷當長空而面水文即題之江閣對雨也下二句遂言懷裴二之情驩州有馬援銅柱武王伐紂大雨太公謂之洗兵雨今雨向銅柱而來應是洗伏波之軍也比裴本

荆功之亂而望其鎮靜也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

朔風吹桂水大雪夜紛紛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雲燭斜初近見舟重竟無聞不識山陰道聽雞更憶君盧十四公祖母盧氏姪孫故呼為弟桂水在長沙湘潭縣南樓在武昌庾亮與諸佐史共登者北渚亦在武昌竟無聞謂雪積舟上無復打篷之聲也王子猷居山陰雪夜訪戴安道郭璞詩夜夢江山

遠聞雞更憶君

奉贈王中允維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共傳收庾信不比得陳琳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聲名久謂聲名早著也契闊深謂交好最舊也侯景之亂梁簡文帝使庾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奔江陵梁元帝承制除信御史中丞此言王維初以祿山之脅受偽命肅宗憐之釋其死下遷中允陳琳避難冀州袁紹初使典文章作檄以告劉先主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及議曹公父子後紹敗曹公得琳愛其才不之責此言王維在賊中祿山大宴作樂維賦詩痛悼則異乎曹公之得陳琳矣一病正言維也玄宗出幸維扈從不及為賊所得維服藥偽稱瘖病自維陷賊中至此已三年也白頭吟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子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感之

乃止其詞曰淒淒重淒淒嫁女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此言維白頭不改節也

奉簡高三十五使君

當代論才子如公復幾人驊騮開道路鷹隼出風塵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天涯喜相見披豁對吾眞高適時為蜀州刺史復幾人言其才美不多見也驊騮喻其有馳騁千里之才鷹隼喻其有凌厲九霄之勢皆承才美而言五六言我行會君秋色將

晚君篤交情老而更親末言高喜天涯之相見而
披豁情素以對乎我者極其真篤此所謂老更親
也

寄楊五桂州譚

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
聞此寬相憶為邦復好音江邊送孫楚遠附白頭吟

公自註因參軍段子之任寄之五嶺大庾始安臨
賀桂揚揭陽是也陳藏器云桂林桂嶺因桂得名

炎熱謂瘴氣也五嶺皆有惟桂林獨無故曰宜人
梅嶺即大庾也嶺多梅花萬里外桂林去長安萬
里也雪片嶺南無雪獨桂林一冬有之靈川興安
兩山蹲踞中容一馬名嚴關朔雪至關輒止大盛
則度關至桂州城下不復南矣寬相憶因無瘴也
復好音政聲善也孫楚為石苞參軍以比段參軍
而送其之任因寄白頭吟于楊也白頭吟不必引
相如事即謂此詩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

鄉關胡騎遠宇宙蜀城偏忽得炎州信遙從月峽傳
雲深驃騎幕夜隔孝廉船却寄雙愁眼相思淚點懸

廣州在南南方屬火故曰炎州荊州記巴蜀有明
月峽漢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晉張憑嘗謁丹陽尹
劉惔惔留宿明日乃遣船須史惔出傳教覓張孝
廉船便召與同載時人榮之此公因得書有感而
作言鄉關以胡騎而隔遠宇宙以蜀城為偏方忽

得廣州張叔卿之書遠自明月峽而來因以驃騎
幕孝廉船為比以明張判官之不得見惟相思而
下淚託詩以寄遠耳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史書功曹却歸聊寄
此詩

衛青開幕府楊僕將樓船漢節梅花外春城海水邊
銅梁書遠及珠浦使將旋貧病他鄉老煩君萬里傳

衛青伐匈奴克獲帝就拜青大將幕中故曰幕府

此指廣州之帥府也漢伐越以楊僕為樓船將軍
楢楊長史廣州大庾嶺多梅故言梅花外又近海
故言海水邊指楊所任且見與公隔遠銅梁縣屬
成都時公寓此書遠及卽題中得楊五書也廣州
有合浦縣使將旋卽題中功曹却歸也他鄉老公
自謂君謂功曹萬里卽題中聊寄此詩也

官亭夕坐戲簡顏十少府

南國調寒杵西江浸日車客愁連蟋蟀亭古帶蒹葭

不返青絲鞚虛燒夜燭花老翁須地主細細酌流霞
時頻為公安尉公嘗賦醉歌行神仙中人不易得
顏氏之子才孤標正其人也官亭亦在公安淮南
子日乘車駕以六龍鞚馬勒以青絲為之地主指
顏少府也抱朴子項曼卿言到天上仙人以流霞
杯飲之調寒杵則秋已晚矣浸日車則景將暮矣

蟋蟀之見以下

老而寓此須得地主以細酌流霞如何少府不一
命駕使我徒然燒燭以待耶戲之之詞也

贈高式顏

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夫故人還寂寞削跡共艱虞
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平生飛動意見爾不能無
按高適傳式顏適族姪也莊子山木篇孔子削跡
於衛世說晉王戎過黃公鑪謂後車客曰吾昔與
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鑪自嵇阮云亡便為時

所羈紲今視此雖近邈若山河公少與高適李白
常入酒鑪論文酣詠自離亂相失今見式顏平生
飛動之意自不能已言見式顏如見適也有悲喜
交集意

卷十終

杜詩鈔述註卷十一

莆林兆珂孟鳴父纂述

五言律詩

酬韋韶州見寄

養拙江湖外朝廷記憶踈深慙長者轍重得故人書白髮絲難理新詩錦不如雖無南過雁看取北來魚

陳平傳門外多長者車轍重得猶言難得也理調也言無藥可醫白髮也衡陽有回雁峰相傳雁至

此而回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魚雁皆傳書物也按韋超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詩云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楚岫千峰翠湘潭一葉黃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為郎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公詩曰養拙江湖外朝廷記憶踈白髮絲難理答韋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為郎句曰重得故人書新詩錦不如酬韋見寄詩也曰雖無南雁過答其相憶無南雁句曰看取北來魚答其何時有報章句言已之音問自當不絕也

酬高使君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雙樹容聽法三車肯載書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

上林賦牢落陸離牢落即寥落之意客公自謂也供祿米時裴冕帥蜀相館穀也與園蔬見隣里亦相存顧也涅槃經云世尊在雙樹間講如是大經法華經火宅喻章云三車謂牛車羊車鹿車也三

車非載書之具公借言爾楊子雲草太玄經以準易作賦擬司馬相如公初到成都居浣花溪寺高適為彭州刺史寄贈詩云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佛香時入院僧飯屢過門聽法還應難尋經賸欲翻草玄今已畢此後更何言此詩言寺古僧稀而我空房索居則無人與討論矣答首二句祿米故人供之園蔬隣舍給之直述旅食所資答入院過門句雙樹但容聽法奚能如許詢之互相披難

三章未及載書奚暇如莊子之翻經委曲答還應
難贈欲翻句末則不敢當子雲之草玄或似相如
之作賦意謂詞藻之麗可幾而玄真之妙難企答
結句

奉酬李都督表文早春作
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人
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望鄉猶未已四海尚風塵
姚弋仲求見石虎虎力疾見之王當避地江表徒

步惟有愁伴遂無情悰作文字後醉作放步行後
四句述早春景物如此而我獨老病且風塵不得
歸鄉其感與何如以終前悲早春之意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
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迴
首句遠人被化二句相國製文落者言自天而下
也三殿蓬萊含翠紫微也翰林須詔自此而去五
六句客稱之適也末二句望其速歸也因滄海之
遠不可以人寄故曰天遣

送賈閣老出汝州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
宮殿青門隔雲山紫邏深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
賈至由中書舍人出守汝州中書省在月華門西
故曰西掖賈已別去尚留桐陰猶召伯既去而存
甘棠也賈本河南洛陽人汝州與洛陽為隣故曰

故里去者指賈住者公自謂也損春心當春別離
各傷心也青門長安送別處紫邏汝州山也出青
門而宮殿隔歸紫邏而雲山深正是艱難道路去
住傷心末言其未老而貴勉其勳業及時無致蹉
跎也

送元二適江左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為客日江海送君情
晉室丹陽尹公孫白帝城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

公自註元結也東晉江左以丹陽為重溫嶠嘗為
丹陽尹竭忠王室公孫述僭稱帝以魚復縣為白
帝城前二句言見之難而其別亦難也三承首句
四承次句丹陽尹言元二之官黜謫以太真清世
之志白帝城舉相逢之地寓指當時僭竊之人末
則欲其韜晦以需時用愛之至也元嘗應孫吳科
舉

鄭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

憑高送所親久坐惜芳辰遠水非無浪他山自有春
野花隨處發官柳著行新天際傷愁別離筵何太頻
鄭縣屬梓州非無浪言遠水不能無浪見水程辛
苦也阮咸歸陳留衆留咸曰看洛陽中春罷去王
尚曰他山春色甚可人意成都之山雖有春色恨
已不得與二判官同遊賞也野花官柳別時景也
正是芳辰何太頻言別未久而又別也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

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
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
廣州馮崇道反勉遣將討平斧鉞御史所持漢有
持斧之使廣南炎州而北風隨其爽氣見能肅清
也南斗南國之星劍有星文南斗避之所謂北斗
以南公一人而已勉鄭惠王曾孫故稱王孫曰丈
人行者尊之詞也首聯見李以御史大夫持節赴
廣三言其威望之流播四言其文彩之輝煌後四

句乃自述我之度日月也局促如籠中之鳥在乾
坤也浮流如水上之萍遂呼李告之曰王孫丈人
行乃見我之垂老飄零也蓋垂老字應第五句飄
零字應第六句舊註以後四句為傷李者非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

正解柴桑纜仍看蜀道行檣烏相背發塞鴈一行鳴
南紀連銅柱西江接錦城憑將百錢卜飄泊問君平
晉肅即李賀之父柴桑里在江陵檣烏恍檣之上

刻為烏形以占風候相背發言李入蜀巴下沔鄂故二舟相背而行塞鴈鳴喻其惜别之悲也南紀漢水也銅柱在交廣馬援所立成都號錦城西江句指巴所下之舟上句則言李也漢嚴君平賣卜成都蓋謂巴之飄泊無定欲以百錢憑李往卜之

送裴二虬作尉永嘉

孤嶼亭何在天涯水氣中故人官就此絕境與誰同隱吏逢梅福遊山憶謝公扁舟吾已就把釣待秋風

虬字深原永嘉溫州也永嘉有孤嶼山下臨永寧江故人指裴二也絕境即孤嶼亭想其地佳勝故曰絕梅福為南昌尉因亂去人以為仙後見福於會稽變姓名為吳門市卒謝靈運為永嘉守好遊山水其地有謝公岩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

寵渥徵黃漸權宜借寇頻湖南安背水峽內憶行春王室仍多故蒼生倚大臣還將徐孺榻處處待高人

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治行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寇恂原為潁川守後從光武南征至潁川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此借以美韋之恩寵也韓信有背水陣言韋嘗為湖南都團使是也東方朔曰郡守四馬駕車一馬行春韋亦嘗守峽中郡故云鼂錯曰天下蒼生全倚大臣安養[illegible][illegible]陳蕃守豫章為徐孺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前四句褒美中丞後四句言國家多故中丞任重勉其招

賢下士如陳蕃也

送張二十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

好去張公子通家别恨添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御史新驄馬參軍舊紫髯皇華吾善處於汝定無嫌

呂東萊云凡詩人於姓張者得曰張公子通家世契也唐時道路兩傍皆植樹木今自長安入蜀道出於秦故曰秦樹直蜀山尖言道遠而山高也漢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此指楊五為御史晉郗

趙為桓溫參軍國中語曰紫髯參軍此指張二十
言詩皇華天子遣使之詩因張呈楊謂皇華使與
我相善於爾必見愛蓋薦之也

送遠

帶甲滿天地胡為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
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

孤城指秦州前四句言盜賊充斥君乃別孤城遠
行親朋惟問其故盡哭而莫能挽留二句寫情痛

切如画出塞圖歲月晚霜雪清二句俱見冬景已
昨日言我正欲去秦而所送者遠客兩情難隔已
先定於此時矣豈待今日占[illegible]重別謂悲莫悲於
生別離我今與客遠別生離其悲哭如是是故因
知古人之情狀

贈別何邕

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塵
緜谷元通漢沱江不向秦五陵花滿眼傳語故鄉春

鄭當時傳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公孫傳鴻漸之翼
困于燕雀漢水自集閒而下與利州水合緜谷乃
利州屬縣故能通漢岷山之江別而為沱其流入
荊州故不向秦五陵在長安公故鄉也張相送友
人入關曰憑君傳語故鄉春來歲相期何邕時為
利州緜谷縣尉與公為鄉人緜谷通漢水言邕得
歸漢上也沱江水不入秦自喻在蜀不得歸秦也
故結句云云

暮龝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

水闊蒼梧野天高白帝龝途窮那免哭身老不禁愁
大府才能會諸公德業優北歸衝雨雪誰憫弊貂裘

蒼梧縣屬梧州白帝西方之帝行龝之令二句紀
地與時頗延年詩途窮能無慟孔仲年老失意不
禁愁恨蘇季子黑貂之裘敝有才如子美而使之
窮且老於上地大府諸公無以辭其責矣至於將
衝雨雪而歸乃無有憫其貂裘之弊者竟羈死耒

陽哀哉感綈袍之故人吊幽冥之良友其能無愧
乎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娟娟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
晨鐘雲外濕勝地石堂煙柔櫓輕鷗外含悽覺汝賢

娟娟美好貌石堂是夔州佳勝之地汝字指鷗言
此公自雲安遷居夔州時作也言舟依沙宿石瀨
月明風起而春燈亂江鳴而夜雨懸晨鐘之時雲

帶雨濕石堂之地煙籠雨生當此雨天不能奉別
故友是以舟行鷗外旅思含悽而嘆不如鷗之往
来自由也

人日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氷雪鶯難至春寒花較遲
雲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蓬鬢稀疎久無勞比素絲

白水泉名紫山山名俱在江陵東方朔占書歲後
八日一雞二狗三豕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
日晴主物育陰則災公意謂大寶離亂四方雲擾
幅裂人物歲歲俱災故傷之且雲落風悲愈增愁
思何忍以稀疎白髮與素絲相比方也一則傷時
一則悲老

寒食

寒食江村路風花高下飛汀煙輕冉冉竹日淨暉暉
田父要皆去隣家問不違地偏相識盡雞犬亦忘歸

寒食清明前三日也要招致也問問遺也陶詩心

遠地自偏上四句言寒食江村之景物下四句言
與田父隣家往来晝皆知識雖雞犬亦不歸與之
相忘也俱與俗無忤意

月

天上穐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擣藥兎長生
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

春穐元命苞月之言闕也而設蟾蜍與兎者陰陽
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也蟾兎以比近習小

人入河不沒不離君側也搗藥長生竊國柄者不
絕也只益丹心苦無路以告也能添白髮明憂思
益老也故結句云云謂照見軍營則愈觸其憂矣
盖祿山之亂官軍營於長安城西虜寇勢逼如此
而近習猶用事天下望清光何由見太平耶此其
苦心者

月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鈎

兔應疑鶴髮蟾亦戀貂裘斟酌姮娥寡天寒柰九穐
殘夜即四更也元是十五夜者殘夜月吐非如鏡
圓故云元開鏡自上鈎簾外見殘月如鈎自上於
簾也兔與蟾蜍皆月中所有之物疑鶴髮念我之
老也戀貂裘念我之貧也以無心之殘月獨念我
之衰貧有人莫我知之歎淮南子羿得不死之藥
於西王母其妻姮娥竊之奔月九穐穐三月凡九
十日也柰姮娥之寡禁九穐之寒又以已度月有

悄然者

月

斷續巫山雨天河此夜新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
魍魎移深樹蝦蟆動半輪故園當北斗直想照西秦
天河銀漢也李愬曰若無明月豈不愁人白頭人
公自謂也長安上直北斗公家在焉西秦即長安
見天路清明不能不起故鄉之思

一百五日夜對月

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
仳離放紅蘂想像嚬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
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詩有女仳離注仳別也
紅蘂桂花至德二載公陷賊中對月思鄜州而作

初月

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
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
弦欲上言光漸生如上弦也輪未安光滿則[illegible]

未安未成輪也此言初月形狀三四承上而言惟其光細而影斜故微升而易落也五六又承三四而言惟其纔升易落故雖河漢不以月隱改色然關山則隱而不見空自寒矣公嘗有詩云月傍關山幾處明即此意白露暗滿亦承已隱而言露滿菊圃月隱則露華不見故曰暗滿此詩公見初月思鄉而作味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句意自可會一說此為肅宗而作微升古塞外喻肅宗即位

靈武也已隱暮雲端喻肅宗為張皇后李輔國所蔽也河漢不改色謂政不更新也關山空自寒謂民不慰望也露暗菊圃陰邪勝而壓君子則何以成正君之功哉

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
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鄜州在陝西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此其閨中只獨看也月中有桂故霧氣香而濕雲鬟氷魄浴澈故清輝逼而寒玉臂遙想閨中獨看之景也何時應今夜虛幌應閨中雙照應獨看

十七夜對月

秋月仍圓夜江村獨老身捲簾還照客倚杖更隨人
光射潛虬動明翻宿鳥頻茅齋依橘柚清切露華新

江村瀼西也公自言江村老人獨對仍圓之月或捲簾則光照客或倚杖則影隨人其明之至下及

潛虬上及宿鳥無不驚動而我茅齋依於橘柚露華清切亦其可對者矣此篇形容月色實寓羈旅之情

翫月呈漢中王

夜深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客轉危坐歸舟應獨行
關山同一點烏鵲自多驚欲得淮王術風吹暈已生

淮南子曰畫隨灰而月暈缺注以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令圜畫缺其一面則月暈亦缺暈日月傍氣

也又云月暈則多風蓋以淮南王比漢中王也此詩言夜深露清月滿江城吾在此危坐而王出峽獨行去住不同關山之月同一照耳然明翻宿烏多驚不定吾坐奚以安乎欲王缺暈之術而王獨去暈已風吹而生吾安能釋情於王哉故因說月而呈以詩蓋離別之感也

天河

常時任顯晦秋至最分明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清

含星動雙闕伴月落邊城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

齊諧記武丁有僊道謂其弟曰織女當渡河諸僊悉還宮弟問曰何事渡河答曰織女暫詣牽牛此公咏天河言常時雖有明晦然秋至則愈明而不可掩或含星而動雙闕或伴月而落山城至於牛女年年七夕渡河亦不起風浪其猶寫天河語意渾渾自極稱題又一說此托意而言君子首二句見君子之節因時而顯也三四雖被小人之掩蔽不損其光也五句懷忠而著於朝誠則形也六句與類而居於遠德不孤也末二句接引抑塞之賢無忌嫉也

對雪

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亂雲低薄暮急雪舞回風瓢棄尊無綠爐存火似紅數州消息斷愁坐正書空

陳寵為太守洛陽城每陰雨常有哭聲寵使吏按問還言世亂時此地死亡者骸骨不得埋寵盡收

葬之哭聲遂絶殷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此聞房琯陳陶之敗而作曰愁吟曰愁坐正以愁思之極不覺其發也初傷軍敗既愁吟又不聞後來消息尤可愁也琯賢相天下望其有為今乃敗衂故書空以為怪事三四言對雪五六言對雪寂寞首尾對雪所感

又雪

南雪不到地青崖霑未消微微向日薄脉脉去人遥

冬熱鴛鴦病峽深豺虎驕愁邊有江水焉得北之朝

此蓋因蜀地之遠朝廷威令所不能及良弱受病強暴肆志愁思之心欲因江水之去以達於朝而不可得感南雪不寒而作也末北字正應首南字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春乃發生之候而雨及其時且入夜不驟則暗潤

潛滋雖無聲可聞然明日江城之花勃然見其生色是故喜之草木當春發生而滋息多在於夜腹聯言其入夜結句驗其發生

喜雨

南國旱無雨今朝江出雲入空纔漠漠灑迥已紛紛巢燕高飛盡林花潤色分晚來聲不絕應得夜深聞

永泰元年自春不雨四月乃雨

時公在荆楚也記天降時雨、、

出雲、、

雨

始賀天休雨還嗟地出雷驟看浮峽過密作渡江來牛馬行無色蛟龍鬬不開干戈盛陰氣未必自陽臺

易豫卦雷出地奮既雨而雷乃陰縱陽微之證故干戈不息莊子秋水時至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月令云天地不時陽衰陰盛君弱臣強即生兵戈陽臺巫山陽臺也高唐賦妾在巫山之陽暮為

行雨此因當時柏茂林楊子琳李昌巙並起兵討崔旰而作言始喜晴而反苦雨狀其雨勢之大而又歸于干戈所召未必獨自陽臺而來也夫霪雨之作兆于兵戈兵戈之興自有釁端托諷微婉風人遺意

雨

楚雨石苔滋京華消息遲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饑神女花鈿落鮫人織杼悲繁憂不自整終日灑如絲

任昉述異記南海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泣則出珠

對雨

莽莽天涯雨江邊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恐失漢旌旗雪嶺防秋急繩橋戰勝遲西戎甥舅禮未敢背恩私

莽莽雨大貌愁巴路時公在閬州將回梓州也失漢旌謂雨中道遠不見者非盖恐陰雨而旌旗失道高適傳西山三城列戍民罷於役適上書論之

不納雪嶺即西山在威州唐志注唐興有羊灌田朋索繩橋三城西氐吐蕃也詩言對雨獨立非以巴山道路為憂第恐漢兵失道則雪嶺之防秋繩橋之戰伐無救緊急而吐蕃入寇禍彌熾矣此特吾私憂耳若吐蕃乃外甥之國豈敢遽背私恩耶追論公主和親也諷微婉

雨晴

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塞柳行疎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鴈入高空

凡久雨得西風則晴雲薄西風所以晴也三四著題五六即景末二句物遇晴而疎越也

反照

反照開巫峽寒空半有無已低魚復暗不盡白鹽孤荻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圖牛羊識童僕既夕應傳呼

反照落日反照於東也魚復浦名白鹽山名松門地名俱在夔州此公在瀼西見反照而言巫峽常

暗今不暗者反照遠映也故寒空景物半有半無半無之景日向低而魚復先暗半有之景日未盡而白鹽尚孤荻岸清絕如水松門掩映如圖此皆反照之佳致于時牛羊亦識童僕之狀而應傳呼以下來也

擣衣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況經長別心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

此因聞砧而託戍婦之詞曰吾亦知夫之遠戍不得遽歸方穐至而拂拭衣砧者蓋以吾寒之月近長別之情悲亦安得辭擣衣之勞而不一寄塞垣之遠是以竭閨中之力而不自惜也但聽空外之音則知之矣

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

漢伐大宛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相馬經耳欲銳而小如削筒顏延年赭白馬賦品藝驍騰前表其相之異後狀其用之神

鷗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群滄海上清影日蕭蕭

鷗本瀟洒之鳥一有欲心遂逐於物而失其本性不若滄海之群得其適也是故居不可不慎也

促織

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親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悲絲與急管感激異天真

詩豳風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得無淚言客久悲秋聞此蛩鳴安得不下淚也難及晨言思良人遠行將寒欲俟天明以事砧杵苦夜之難曉也前聯應哀音後聯應動人末言悲絲急管雖能動人不如促織之天真也

螢火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

禮月令腐草化為螢車胤好讀書家貧無燈火夜以囊聚螢而照之此詩言螢火幸托腐草以生其飛不敢近乎太陽但隨風帶雨然且微細故未足以臨書卷間時亦點客衣耳苟十月霜重飄零不知何處歸乎此詩曲盡小人情態末二句警之也

衣之也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空字
日臨公館靜畫列地圖樵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
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興與烟霞發清樽幸不空
劍閣在劍州星橋在成都李冰作七星橋松州即
今成都威州之地雪嶺在威州保縣劍閣在星橋
之北松州在雪嶺之東因詠蜀道畫圖故擬蜀地
山川而言也山不斷言華夷之山皆起於西山之

西即崑崙山也水相通言蜀江之水東趨於海乃
入吳中也興謂詩興烟霞指畫圖而言烟霞發興
酒助詩神示喜幸也
題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聞
范蠡舟偏小王喬鶴不群此身隨萬物何處出塵氛
孫綽天台賦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
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史范蠡為
越破吳功成乃乘扁舟泛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
夷子其圖必畫舟與鶴故以范蠡王喬比之隨萬
物人在天地間亦一物耳莊子曰與物轉徙是也
塵氛氛氣也傳楚氛甚惡
題玄武禪師屋壁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流
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似得廬山路真隨惠遠游
梓州有玄武縣顧愷之小字虎頭善丹青圖寫特

妙世說愷之嘗為虎頭將軍言此滿壁滄洲疑即
愷之所畫滄洲在海外去中國萬餘里仙人所居
石林江海畫中景也梁僧誌公與白鶴道人並欲
居舒州潛山山麓謀於武帝帝令各以物識其地
得者居之道人以鶴止處誌公以卓錫處為記已
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飛錫聲誌公之
錫遂卓於山麓高僧傳杯渡者不知其名姓常乘
木杯渡河因名焉二高僧比禪師且見圖中有鶴

有鷗晉傳惠遠居廬山東林陶淵明從之遊結白
蓮社此言圖中似得廬山之路真可從惠遠遊也

畫鷹

素練風霜起蒼鷹畫作殊㩳身思狡兔側目似愁胡
絛鏇光堪擿軒楹勢可呼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
㩳與竦同魏彦深鷹似愁胡鷹產於岱北胡地愁
胡思胡也一說愁胡胡人面常如愁也絛絲繩也
鏇轆轤圓轉曰鏇光堪擿言畫色鮮明也勢可呼言

無異真鷹可呼以獵也風霜非言絹色正謂蒼鷹
畫作殊耳中二聯皆是畫作殊末則想其真能搏
擊思狡兎而所擊者凡鳥亦有刺意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

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枉道祇從入吟詩許更過
淹留問耆老寂寞向山河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
公自註員外季弟執金吾見知於代故有下句此
詩言之問以詩擅名曾於首陽館吟詩矣不知今

日更許我吟於此否乎蓋尊慕其詩而寓自附之
意淹留不能去而問耆老寂寞無聊而向山河尊
慕之心又何如哉馮異號大樹將軍今以比之問
季弟結是見其弟而益悲其兄風字因樹字生悲
字因舊字生多字因更識字生公祖審言與之問
及陳子昂沈佺期四人為唐律之祖有交承之契
故過之問舊館仰慕不已末四句尤多感慨

別房太尉墓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
對碁陪謝傅把劍覓徐君惟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
晉書謝安當符堅入寇京師震恐安夷然無懼色旋
命駕出山墅已而兄子玄破堅書至安方對客圍
碁看竟放床上了無喜色史記季札聘晉過徐徐
君愛其寶劍弗敢言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
至徐而徐君已死遂解劍繫冢樹而去曰始吾以
心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房琯字次律玄宗幸蜀

拜為相陳濤斜之敗出守邠州歷漢川召拜刑部尚書道卒閬州僧舍公將赴蜀別房太尉墓哭之哀而淚濕土愁思結而雲斷空生對碁死掛劍叙平生之交誼也今惟見花落鶯啼情極慘切

故武衛將軍挽詞二首

嚴譬當寒夜前軍落大星壯士思敢決哀詔惜精靈王者今無戰書生已勒銘封侯意踈闊編簡為誰青

晉陽穐有星赤而芒角投於諸葛亮營俄而亮卒

鍾士季檄蜀文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班固為竇憲勒功燕然山吳祐傳吳恢殺青簡註火炙簡令汗出取其青易書且不蠹故謂之汗簡首四句言將軍之死士卒與主上思慕哀傷末四句言時當承平不事戰伐而將軍封侯之意已踈書生為勒墓銘後將垂名於青史矣

其二

哀挽青門去新阡絳水邊路人紛雨泣天意颯風飈部曲精仍鋭匈奴氣不驕無由覩雄畧大樹日蕭蕭

青門長安城東門其所經處絳水枯絳州其所葬處諸葛亡人皆野哭詩泣涕如雨漢光武紀大將軍營有五部部三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大樹即馮異事此言將軍歸葬絳州自長安青門而去人皆哀挽慟哭天意亦為之變更蓋由將軍昔曾横行沙漠今雖云殂而其餘威尚使匈奴讋服因嘆幽明路隔無由再覩其雄畧徒對大樹蕭蕭

而日生悲感耳

哭嚴僕射歸櫬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風送蛟龍雨天長驃騎營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

武年四十薨贈尚書左僕射有老母在異平生言部曲不如武存之日整肅也蛟龍得雲雨今雨被風吹則蛟龍化去矣天長言士卒戀其恩德如天之長晉齊王攸遷驃騎將軍時當罷營内兵士數

千人戀依恩德不肯去

杜詩鈔述註卷十一終

杜詩鈔述註卷十二

莆林兆珂孟鳴父纂述

七言律詩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劒外兵戈阻絶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

洛城河南洛陽城公故鄉也胡騎指安史之亂宋玉九辨草木搖落兮變衰劒外劒閣之外也江邊錦江邊也公弟有四穎觀豐避亂他郡惟占從公入蜀河陽地名幽燕河北州也史思明據幽燕時李光弼敗思明於河陽此詩言恨洛城一別涉四千里則行劒外而草木變衰矣苦胡騎長驅已五六年則老江邊而兵戈阻絶焉自念也於是思家憶弟晝卧夜立反其常者恨之深也應洛城一別求則憂國而言聞道司徒近敗思明於河陽可為

急破幽燕使兵戈永息則故鄉可歸而恨可釋矣
應胡騎長驅

曉發公安數月憩息此縣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鄰鷄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態能幾時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出門轉眄已陳迹藥餌扶吾隨所之

啓明星先日而出鷄鳴人哭多在將旦之時生態有生之態能幾時歎時光之易也王羲之云俯仰

之間已為陳迹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劒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按唐史廣徳元年正月甲申史朝義自殺其將李懐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博降薊北即幽州指河南河北巴峽巫峽皆蜀地襄陽屬湖廣北歸洛陽所經之道峽江狹而險故曰穿襄水順而易故曰下洛陽公故鄉田園在焉久客苦亂忽聞收復之事先之以泣者痛定思痛也却看妻子俱存愁何在乎言不復愁也所以裝束書籍喜欲顛狂故雖白首不覺放歌縱酒便欲乘此春光作伴還鄉逐言歸途所經而至洛陽之神速此預道之言也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

興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着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

江錦江如海勢言其平漫廣闊非謂洶湧如海也渾漫興言無復着意於驚人也陶謂淵明謝謂靈運玄暉輩此篇專為詩興而發盖有感於衰年也言我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雖死不止今老去詩篇渾漫興耳春來花鳥無用深愁矣夫動詩興莫過春之花鳥也亦且倦於運思其他可知是以

值此江水新添檻以供釣舊着搓而替舟宜有長篇大作以狀此水乃惟短述而已安得思如陶謝手者令彼述作與之同遊以形容如海之勢乎況殊不淺

撥悶

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峡銷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遥憐汝捩柁開頭捷有神已辦青錢防雇直當令美味入吾脣

雲安縣屬夔州麴米春酒名唐人多以春名酒如若下春富水春之類峡中以篙師為長年柁工為三老死行船捩柁尾則船便開故曰捩柁開頭川人以一色見錢為青錢雇以賃船直以沽酒盂兩事也當令與聞道二字相應曰聞道曰當令只是遥想以此撥悶耳永泰元年正月公辭幕府歸草堂五月下戎渝六月至忠州乃至雲安此欲往雲安之先託雲安之酒為名者殆不安於忠渝若也

愁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峡冷冷非世情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横

公自註强戲為呉體前四句言愁後四句愁之實也楚詞春草生兮萋萋王孫遊兮不歸今江上之草日長而公未得歸故云喚愁生巫峡之水非有情之物不能為我而少住其流故云非世情底心

性者問鷺之辞是何心性自得如此也自分明者謂花之開特自家美好無干人事也凡人有愁心故見物增愁十年戎馬以安史亂十年也南國洛陽也賓客公自謂也孤城謂夔州渭水秦山在長安公故居虎縱横以暴斂言所謂苛政猛於虎也時用第五琦什一稅法民多流亡故有結句

即事

天畔群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一雙白魚不受

釣二寸黃椑猶自青多病馬卿無日起窮途阮籍幾
時醒末聞細柳散金甲腸斷秦川流濁涇
草亭濮西草堂魯璘隱釣人問得多少答曰此處
淺惟一雙白魚長二三寸不受釣黃椑以滿三寸
入貢魚不受釣椑不堪摘無一事快意也司馬長
卿病消渴阮籍率意獨駕車迹所窮輙痛哭而返
起與醒者公自況也漢周亞夫屯兵細柳以備匈
奴此借言之謂防禦吐蕃也時吐蕃不靖京師戒

嚴而涇渭之材官屯集猶在人情洶洶若濁涇之
湧流求為清平之人苦不可得寧不為之斷腸乎
前四句即物之事第三聯即身之事末聯即時之
事

峽中覽物

曾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巫峽忽如瞻華
嶽蜀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
薜蘿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

掾吏功曹也三輔京兆馮翊扶風潼關在華川屬
三輔華嶽在州東南黃河亦經州北而東俱在陝
西公故鄉也巫峽蜀江俱在夔府回首時公卧病
雲安而舟下夔州回首望至潼關也

暮歸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
皎誰家擣練風淒淒南渡桂水闕舟楫北歸秦川多
鼓鞞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梧葉碧經霜則黃鶴不木棲當是鸛也此借言之
客子非故鄉也入門述所見與霜黃句相應擣練
句述所聞與擊柝句相應首四句總夜暮歸之景
桂水指湘潭言時公自桂江而下以滯於行故託
言闕舟楫秦川鼓鞞以有吐蕃之亂也不稱意即
闕舟楫多鼓鞞之意看雲杖藜無可柰何而安之
之辭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鸎並坐交愁濕白鷺群飛太劇乾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杯寛唯君最愛清狂客百遍相過意未闌

水濱曰浦動微寒蓋夜經雷雨旦必微寒鸎畏雨故交愁鷺喜雨故劇乾清狂客公自謂也百遍相過意尚未闌則其悶不待遣而自遣矣應酒杯寛蓋索飲而戲之之詞

詠懐古跡五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支離只是流離不必引莊子解三峽巫峡明月峡廣澤峡七百里中両岸連山重岩疊嶂隱天蔽日漢書馬援征武陵五溪蠻夷雄樠酉沅辰皆槃瓠子孫所居衣冠異制羯胡指祿山詞客公自謂也周書庾信字子山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有云壯士不還寒風蕭瑟信因侯景亂自建業遁江陵居宋玉故宅

其二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宋玉嘗師屈原原忠而放逐玉憫之作九辨有草木搖落句人知宋玉悲秋耳而我深知宋玉之悲

其師也而曰悲秋者淺也深字宜細玩味風流以標格言儒雅以文學言一灑淚以玉得同時師屈原恨已不得同時師宋玉也宋玉故宅在歸州雲雨臺在夔州玉從襄王遊高唐峰王夢與神女遇玉作賦有朝雲暮雨句故名豈夢思謂高唐雲雨之賦特諷楚君之好色耳豈真夢想耶疑即疑神女之事

其三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
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
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昭君村在歸州江淹恨賦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紫臺漢宮名北方為朔胡地為漠胡地多白草昭君塚獨青號曰青塚畫圖即延壽所画不識而曰省識婉言也環珮招魂之具琵琶胡樂昭君入胡常彈之以寄恨時肅宗以少女

寧國公主下嫁回紇臨別之語聞者酸心公借明妃哀之

其四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
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
村翁武侯祠屋長隣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昭烈為吳陸遜所敗歩歸魚復縣居永安宮翠華天子之旗公自註曰山有卧龍寺先主祠在焉殿今毀為寺廟在宮東曰幸曰崩曰翠華烈為正統春秋之筆也巢水鶴見杉松甘棠之思也走村翁見伏臘民必奉也武侯祠近祀事同焉見昭烈信任體德澤在蜀皆民所不能忘也

其五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
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

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

漢書蕭何曹參為一代之宗臣魏文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陳平傳天下孔明在軍罰二十以上皆親之黙翁論議妙絶古今然必先知紆字訓詁紆卷也猶屈也孔明籌策豈止三分止此者有所屈也歎息之詞也一羽毛羽毛也一獨也特異之也孔明於人

鶩高翔於雲霄之上蓋羽毛之特異者賛美之詞也下觧一羽毛之實孔明人品上比伊吕使其指揮魏呉悉底平定蕭曹何足擬就未觧紆籌策之由孔明止於三分割據者非屈於魏呉也屈於天不祚漢耳惟屈於天故志雖决於恢復而身則殲於軍務之勞矣陳壽三國志以武侯爲管蕭之亞匹時議又止詔立廟沔陽不得祭於太廟與蕭曹伍公故激而以伊尹太公擬之爲微顯闡幽之意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栢森森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黄鸝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涙滿襟

諸葛武侯廟在成都西南成都亦名錦官城栢武侯所植草自春色其手采則不可得而見鳥空好音其聲欬則不可得而聞蓋思慕其人而感之物也本傳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将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得見兩朝先主後主也開濟誠心布公道恢復中原也蜀志亮悉大衆由斜谷出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卒于軍此詩首二句問答祠堂所在三四寫其入祠之景且傷其人之不見五六述先主爲天下計而三顧之而武侯兩朝開濟實能不負三顧之頻繁末則傷其年之不永而功業弗就徒重英雄之感於無窮焉

諸将五首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殷多少材官守涇渭将軍且莫破愁顔

長安志終南山連亘藍田諸縣兩漢諸陵及大臣墓多與之對玉魚殮物金盌殉葬器西京襍記宣政殿初成每夜見數十騎往遊其間高宗使巫明奴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

天子殄我玉魚一雙及發梱王魚宛然見在南史
沈烱為北魏所虜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有
云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西戎
謂吐蕃及回紇入寇閃閃爍也朱旗旗画朱雀也
長安城北面號北斗城涇水在長安城北渭水在
城南漢書材官蹶張謂武臣也前四句追述祿山
之慘後四句言今吐蕃入寇責諸將縱弛

其二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援漢旌豈謂盡煩回紇
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来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
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

景龍間韓國公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烽火
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匈奴遺漢書
胡者天之驕子回紇匈奴種類至德元載郭子儀
以朔方兵討安慶緒又請兵回紇使其入援至是
回紇恃功內擾首四句謂築城本以備蕃而反資
蕃以平中國大失築三城本意胡来即安史也潼
關在長安東隘險也謂安史之来雖潼關若履平
地而不覺其險阻也龍起肅宗也晉水在太原府
唐始興地謂肅宗即位靈武乃平河北太宗清晉
水之風猶存也未究借兵回紇之原蓋諸將不能
憂國盡瘁使肅宗獨憂社稷以至資兵於寇如此
諸將享遇昇平之恩不知何以報之乎此追咎借
兵回紇之失

其三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
貢薊門何處覓堯封朝廷衮職誰争補天下軍儲自
不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

漢紀秦得百二焉謂秦地險固二萬人可當天下
諸侯百萬人滄海謂南海薊即幽薊言天下之地
南盡于海北盡于薊有謂山東河北者非是夏書
禹別九州任土作貢唐高祖廟號神堯封封疆也

時李懷僊等收安史餘黨相與根據蟠結故曰兗
封難覓又不供貢賦故曰禹貢未歸詩大雅袞職
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注袞職王職也天子龍袞不
敢斥言王闕故曰袞職有闕也山甫出城東方故
引以擬臨邊之將言大臣上佐天子理天下補袞
非其職乎軍國之儲朝廷大計乃不能相先盡職
以實國計天下軍興粮饟豈能自給哉稍見王臨
邊肯息兵屯田兵農合一庶幾不忝大臣之職爲

可喜耳稍者僅見之詞責諸將也

其四

回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
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爲大司馬總戎皆插侍
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聖朝

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後漢書馬援征交趾立銅
柱爲界以勒功公在成都常北面京闕扶桑銅柱
在南故曰回首氛祲妖氣也越裳在交趾南即周
公時獻白雉者漢賈琮傳交趾土多珍異產明璣
翠羽犀象玳瑁之屬無消息久寂寥者代宗時呂
太一爲廣南市舶使逐刺史張休故交趾珠崖之
貢不來晉以王導討石勒詔加大司馬假黃鉞帝
親餞于郊此殊錫也漢制侍中冠武弁大冠一曰
惠文冠加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時總兵於外者
皆兼内任而插侍中之貂也炎風以極南言朔雪
以極北言天王用春秋例大一統也職貢久缺而

諸將極承恩寵可無忠良之報乎此因嶺南未平
責其混一

其五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
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
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群材

此公在夔而憶嚴公也考年譜是年春公離成都
是錦江春色逐之至夔也巫峽在夔州公寓夔西

闊故曰巫峽清穐萬壑哀穐聲之哀實吾之哀也
望鄉臺在成都北公憶往時曾隨嚴武登此臺以
迎中使今武亡矣是以不能無悲秋之感也武两
鎮蜀一刺綿州故曰三持節領旅多暇故數舉杯
三握重兵令嚴多暇正所謂出群材也安危安天
下之危也言西蜀險甲天下奸雄易據須仗異材
如武者方可鎮安蓋曰今無其人蜀遂多事矣其
媿諸將意溢言表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
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烟携滿袖詩成珠玉在
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
大明宮即蓬萊宮其殿為含元元日冬至受華夷
萬國大朝會即古之外朝也漢儀中黃門持五夜
謂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九重以禁地言桃在
禁內故稱仙桃醉以花色言見早朝時春色盛也

有引東方朔事者非龍蛇画于旌旗者燕雀巢于
宮殿者香烟滿袖即至詩衣冠身惹御爐香者謂
居近侍也曹植書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
謂抱荊山之玉言文章也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
綸世掌者至父曾開元間掌制誥至從玄宗幸蜀
為中書舍人帝傳位至當譔冊帝曰昔先帝誥命
乃父為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為之两朝盛典出自
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池鳳凰池謂中書省宋書

謝鳳子超宗有文辭帝曰超宗殊有鳳毛首二句
言早朝之時見春色之盛三四以朝儀整肅者時
和物育之象五六言舍人居近侍有敏麗之才尾
聯則及其世官之美而申結之前四句見早朝大
明宮後四句言和賈舍人詩意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天門日射黃金牓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霏霏承委
佩爐烟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鳷鵲亦

多時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宣政殿在含元殿後謂之正衙朔望御之即古之
内朝也其左右有門下中書二省公為左拾遺隷
門下旁門扁也以黄金飾之赤羽旗旗画赤鳥所
謂前朱雀也委佩曲禮主佩垂則臣佩委駐遊絲
爐烟停駐如遊絲也草承委佩臣節恭矣烟駐遊
絲白日静矣蓬萊即大明宮雲常五色休祥之徵
也鳷鵲觀名在甘泉宮雪消多時言積陰消也侍

臣公自謂也青瑣謂瑣門以青画戸邊鏤中也詩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前六句以宣政殿言俱見朝廷
太平之象末二句上言退朝下言晚出

紫宸殿退朝口號

戸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
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顔有喜近
臣知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紫宸乃唐内便殿謂之上閤日御之即古之燕朝
也唐制昭容正二品係九嬪之
坐朝宮人引至殿上雙瞻御座
引導也風轉香飄爐烟㨿矣畫
影覺移立亦多時矣高閣報語
聞蓋君臣精神潜會議論款密
聞公時為左拾遺蓋近臣也此
惟知天顔之喜故稀聞晝漏之
以其在東故也夔龍舜二臣名

令之始鳳池中書省也蓋晉人
凰池時中書令權重两省故有
言與前篇相類前六句言在朝
朝之事

題省中院壁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
静鳴鳩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晩謬
寸心哀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

省中左右門曰掖垣墻也埤增也竹埤謂掖垣之
上以竹槍爲儲胥也董賢傳重殿洞門註洞門
謂門相當也對雪西北地寒春深猶有積雪也一
說唐省中皆青壁画雪漢高帝對衆折隋何曰腐
儒爲天下安用腐儒哉通籍謂爲拾遺也唐文武
九品以上每月送冊籍於引駕仗及監門衛凡朝
參奏事左監門判入右監門判出詩退食自公又
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古詩美人贈我緑綺琴

何以報之雙南金此公有不得意而題之院壁也
前四句言省中之景末四句自述所懐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
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絶關塞蕭條行
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

廣德二年嚴武表公爲參謀而非其志因宿幕府
發之梧寒秋暮矣炬殘夜闌矣幕府在蜀郡城故
書鄉書也伶俜獨行不正貌自禄山反至今凡十
年遭亂之態蓋如此莊子鷦鷯巣林不過一枝蓋
取以自况也

院中晚晴懐西郭茅舎

幕府秋風日夜清淡雲疎雨過高城葉心朱實堪時
落階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鍾鼓報

新晴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

公大有不樂於幕府作此秋風轉清所以吹晴也
淡雲疎雨故易散而晩晴果已熟而又經雨故曰
堪時落院中階潤苔先自生非因雨也樓臺獨高
夕陽倒影射之如相啣鍾鼓聲亮則晴應蓋俗占
也既晩晴則不待占矣浣花溪即茅舎所在饒多
也肯豈肯也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於蟻陂之陽
晉山濤吏非吏隱非隱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稍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

浣花溪在成都城外故曰背郭蔭覆也誅茅為之故曰蔭白茅路熟者沿江人所慣行非蕪穢生澁之地也榿平聲木名蜀中記玉壘以東多榿木易成而可薪美蔭而不害籠竹蜀竹鐘龍是也林高

則葉吟風竹高則梢滴露烏以將子故暫止燕以定巢故頻來揚雄傳雄有田一廛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雄方草太玄或嘲雄以玄尚白雄乃作解嘲此公翻案語謂此宅人雖比之子雲然我懶惰不能如子雲作解嘲也蓋公不得志真無異於子雲但不作解嘲而以懶惰自居解嘲之意有在矣

卜居

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消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浣花溪在成都府城西南一名錦江主人謂裴冕公到成都劍南節度使裴冕為公卜浣花溪營草堂地僻得脫借紫江澄可遣旅況觀蟲鳥之自適真可玩之而消愁也萬里成都橋名在浣花溪之東昔孔明送吳使至此曰萬里之行從此始矣因

是得名王子猷居山陰雪夜乘興泛舟訪戴安道造門而返二句言所居雖通津無遠不可到但須知已而後往覓不輕舍此幽勝而去也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裛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淒涼欲填溝壑惟疎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宋宇記公之宅接浣花溪地名百花潭娟娟美好

貌昃襲也冉冉至而不絶貌雨濕乃見其淨今云風含翠篠娟娟淨是風中含有雨意風送乃聞其香今云雨裛紅蕖冉冉香是雨中含有風意疎放言無求即狂也故人絶問稚子恒饑皆疎放甚至老死塡溝壑亦惟此疎放宜乎人以狂夫目我然我豈為饑困而改其素態乎故自笑其老而更狂也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廻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船隨返照來長路關心悲劍閣片雲何意傍琴臺王師未報収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

野老公自謂也岸迂廻門逐岸開故不正潭百花潭也下下網也二句逐江所見言漁賈得所也長路自長安至蜀路之長也劍閣窮天之峻極地之險棧道也身在劍閣心係長安悲其路之遠也片雲公自況也琴臺在浣花溪司馬相如卓文君賈酒之地何意傍琴臺言無心於蜀也東郡滑州也乾元二年史思明陷東京及濟汝鄭滑四州至德二年玄宗行在于成都故稱城闕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棊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江指浣花溪也鷗燕近育物之幽也妻子競戲人

之幽也病軀須藥更無他求亦幽事也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鍾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鴉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何事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

東山即藍田山又名玉山在長安藍田縣東南爽氣東山之爽氣相鮮新者謂秋氣與爽氣相鮮新也鍾磬還是山寺鍾磬其音自發故為幽致落日

所見者漁樵與朝市人相遠其幽静又可知矣白鵶谷在藍田縣東谷口出栗青泥縣南有青泥水坊與防同即堤也芹雜米為飯也栗芹草堂待客之物言其率也何事慳嘆之詞王給事王維也有輞川别業在草堂西乃泥於仕路使松筠空鎖柴門之内有愧於草堂多矣抑王所以揚摧也

題張氏隱居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氷

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

丁丁伐木聲小雅伐木丁丁求友生也唐志石門山属齊上有二石東西相向下通人行到謂日照及也地鎮圖曰黄金之氣赤黄千萬以上光大如鏡盤金氣發光上赤下青也氣見於夜尤明出處謂所從来也莊子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来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人能虛己以遊於世孰能害

之一篇之意皆自首二句發之三四承次句而述其地之幽僻如此五六承首句而美其人之虛静如此惟幽僻也故我乗興而来杳然迷其所出之處惟虛静也故對其人若泛虛舟然矣首尾相應條理森然按舊唐書李白傳少與魯中諸生張叔明等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盖公開元間遊齊趙從李白因訪張氏

南隣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児童喜得食堦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艇恰受两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南隣朱山人也錦里成都府號錦城芋橡子似栗而小莊子狙公賦芧賓客公自謂也因好客故児童見慣而喜馴馴擾近人也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汝迎妻子赴荊州消息真傳解我憂鴻鴈影来連峽

内鶺鴒飛急到沙頭峽關險路今虛遠禹鑿寒江正
穩流朱紱即當隨彩鷁青春不假報黃牛

天寶初荊州改為江陵[illegible]藍田在三輔
鴻鴈鶺鴒喩兄弟急難[illegible]内沙頭
地名在江陵郭外峽關即峕田關路有七盤十二
紆郭璞賦巴東之峽夏禹所鑿穩流冬寒水落其
流穩也公嘗為郎賜緋故朱紱鷁水鳥画於船頭
以厭水神者黃牛西陵峽中有黃牛山首二句言

覩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次二句承汝迎及
消息真傳而言三聯言藍田路雖險今已到江陵
亦歷遠爾江正穩流則我即當隨彩鷁以到荊州
不必報黃牛之險

其二

馬度秦山雪正深北来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生春
色故國移居見客心歡劇提携如意舞喜多行坐白
頭吟巡簷索共梅花笑冷蕊疎枝半不禁

秦山即藍田山他鄉峽中生春色生笑顏也藍田
杜曲同在三輔故曰故國客椅覩言如意器名執
之以指揮者王戎好如意舞白頭吟猶云白首放
歌也索共梅花笑歡劇無所告意半不禁不能當
此春色之半也

其三

庾信羅含俱有宅春来秖去作誰家短墻若在從殘
草喬木如存可假花卜築應同蔣詡逕為園須似邵

平瓜比年病酒開涓滴弟勸兒酬何怨嗟

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
在城北三里羅含為桓溫別駕以廨舍喧擾於江
陵城西三里小洲上立茅屋而居布衣蔬食晏如
也公将定居江陵故云然短墻喬木指二宅而言
從殘草不嫌也假花雖無花亦可求假
也蔣詡舍中竹下開三徑惟求仲羊仲從之遊邵
平種瓜長安城東瓜有五色比近也開涓滴為弟

而開也

留別公安太易沙門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人數問舟航留製作長開篋笥擬心神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先蹋鑪峯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

廬山記昔匡俗先生兄弟七人隱於山因號匡廬在潯陽晉惠遠姓賈氏見廬山清淨遂居焉宋史休上人僧惠休也姓湯能詩鑪峯廬山西南有香

鑪峯相望二十五里飛錫舒州灊山寂奇絕而山麓尤勝即誌公和尚與白鶴道人所誌築室事此詩以首聯為綱次承麗藻句言休與吾唱和頗密如此末四句承隱居言吾今冬先往鑪峯為爾圖置僧地以待其來也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棋局動隨幽澗竹袈裟憶上泛湖船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

潺湲離騷橫流涕兮潺湲好事謂好儒者之事猶浮屠文暢喜文章也釋氏要覽袈裟者從色彰施也梵言迦羅沙曳華言不正正色四分律云一切上色衣不得蓄當壞作迦沙葛洪字苑始添衣言道服也首傷久別揮淚寄書二念旻公三十年從事三念旻公三十年前事末言旻公話我為官不知我老而無能但如醉夢度日而已亦見旻公之

能念我故我為知己者道也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涪城縣在潼川州西北有香積山并寺而官閣在焉江涪江也深不流浪靜也官閣迎官之所小院迴廊閣中屋也諸天釋家神像隋常琮侍煬帝游

寶山問幾時到上方琮曰昏黑應須到上顯存右
失笑香積寺冠山俯江而官閣正瞰流也此時春
江不流風恬浪静不應添愁公因久客梓州感時
悽土所以迴添愁也中二聯皆官閣所見景結言
諸天在山頂昏黑須到必一日窮覽之將散秋
藤蘿之外也

暮登西安寺鍾樓寄裴十迪

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鍾孤城返照紅將

斂近市浮烟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閴寂故人相見未
從容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遊萬事慵
雪峰即雪山在四川巴縣鳴鍾釋書所謂淡集撞
鍾是也倚樓對山而鳴鍾之僧黙黙不語與一何
孤城有殘照市有濃烟無非暮景閴静也故人即
裴迪崔浩愛吟咏一日病起友人戯之曰非子病
如此乃子苦吟詩瘦也首四句言暮登鍾樓而形
容暮景末二句自言多病而故人相見未遑且以
諷裴交誼之踈

玉臺觀

中天積翠玉臺遥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来擊
皷始知嬴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黿鼉窟石勢參差烏
鵲橋更有紅顔生羽翰便應黄髮老漁樵

公自註滕王造列子周穆王築臺號中天之臺漢
禮樂志遊閶闔觀玉臺註上帝之所居顔延年詩
積翠亦葱芊註松柏重布曰積翠曹植洛神賦馮

夷擊皷馮夷河伯也列仙傳蕭史教秦女弄玉吹
簫作鳳鳴淮南子烏鵲塡河成橋而渡織女趙滄
洲測旨云此觀中蓋女道士是詩刺其淫穢中四
句蓋比詞諸註美其仙境誤矣言觀高奉尊神以
惑世遂有借名道流者来通道姑誘致外人始如
善吹簫能引鳳也觀地踪跡不明爲無頼巢窟也
淫潜通如鵲橋渡牛女私會淫穢如此雖更有長
生爲飛仙者我亦甘老漁樵不往從也　卷終

莆林兆珂纂述

七言律詩

人日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尊前柏葉休隨
酒勝裏金花巧耐寒佩劍衝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
須彈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

四民月令元日進椒栢酒飲以年少者為先歲時

記人日剪綵為花勝以相遺或縷金薄為人勝取
攺舊從新之義晉書斗牛之間有紫氣雷煥曰寶
劍之精上徹於天伯牙鼓琴志在流水子期曰洋
洋乎若江河琴劍裝具也暫拔自彈只是携此二
物以随行不必如諸註謂稍振豪氣不求人知也
觀下江湖引興只重在去江湖耳江湖指荊南行
路難公嘗以行路為難而此云直道而行無往不
可也大曆元年公決意去夔而作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強飲食猶寒隠几蕭條戴鶡冠春水船如天上
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閑幔片片輕鷗下
急湍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

大曆五年公復在潭卒舟居小寒食如小至之類
謂前一日也鶡冠隠士之冠也古有隠士號鶡冠
子張歎至秦嘆曰老年看花眼眩如隔霧殺誰於
燭下數牛毛也閑幔揚升菴據張文潛松窓錄定

作開幔言幔開而見蝶也鮑明遠詩灞陵望長安
此詩言舟中本不欲飲以其佳節勉強而飲然猶
禁火冷食亦不能多飲矣凭几蕭條感在下六句
舟居無所依泊年老目覺漸昏羡蝶鷗之自適無
非所以感其蕭條也末嘆長安之遠感雲山而生
愁蕭條之甚也

即事

暮春三月巫峡長皛皛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峰

雨花氣渾如百和香黃鶯過水翻廻去燕子啣泥濕
不妨飛閣卷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
盛弘之荊州記巴東三峽巫峽長皛皛明也陶詩
皛皛川上平漢武帝時月氏國進百和香古詩博
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與都梁鶯畏濕故飛廻
濕則土潤故燕不妨也飛閣即公所居西閣言飛
狀其高也圖畫裏言乍雨乍晴暖氣薰人鶯燕往
來凭闌寓目真如圖畫也虛無空濶也此即峽中

事而有懷荊南其欲出峽之意切矣

暮春

臥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楚天不斷四時
雨巫峽長吹萬里風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
欲紅暮春鴛鷺立洲渚挾子翻飛還一叢
擁塞非病也緣病擁塞其身不得南下也峽巫峽
也瀟湘洞庭俱在荊南公久欲挈家下荊南乃病
阻峽中則瀟湘洞庭之空闊爲虛遠矣夔州爲南
楚蜀卭僰山後四時常無晴日稱爲漏天巫峽多
風故曰長吹二句言峽中天氣不佳不可久居也
柳暗蓮紅物序相催不能使人無感矧彼鴛鷺挾
子還相依倚而我不能挈家相適臥病鬱塞有如
此何哉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
眼莫厭傷多酒入脣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

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丘豫見庭中花落謂友人曰飛此一片花減却青
春色不趁行樂復待何時耶翡赤翠青俗通謂翠
鳥爲翡翠飛水上食魚西京雜記五柞宮西青梧
觀栢樹下有石麒麟二枚各刻其脇爲文字是秦
始皇驪山墓上物也江上堂荒故翡翠來巢苑邊
塚廢故石獸偃臥蓋祿山亂後也公志不行必有
人尼之者故托傷春發之首四句言及時行樂後

四句則言所以及時行樂之意

其二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欵欵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孫濟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業欠人酒緡人皆笑之濟怡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錢欲質此縕袍償之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猶言長短七

十稀古語也深深有翩翩隱見之狀欵欵有上下相乘之狀馬少隣春日詩傳語春光道先歸何處邊上篇言轉盻之間已成陳迹此篇言人非金石姿何碌碌自苦如此我之常醉者以此且穿花點水物皆自適吾何獨不然暫相賞而莫相違蓋亦留春之詞云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晶宮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縱飲久拚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悲未拂衣

苑芙蓉苑也坐不歸無意緒也水晶盡狀宮殿之清明指宮殿在江頭者言霏微烟霧貌宮殿深杳而落花飛鳥混襍為羣愈無意緒吏情猶言宦況也覺滄洲者動江湖之興也遠者悠長也惟苦宦況之局促故覺江湖興之悠長也拂衣猶言解綬不必引王獻之觀樗蒱事首句見題次句言江頭

宮殿三四言江頭景物五六即所謂坐不歸者末又以不歸之意結之

曲江對雨

城上春雲覆苑墻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着雨臙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

雲覆苑墻雨斯集矣四時以春為芳靜年芳春事歇矣花着雨落荇牽風長所謂綠暗紅稀即靜年

芳之意玄宗置龍武軍肅宗又置左右神武兩軍
賜名天騎故曰新軍時朝廷多事莫遊曲江只居
大內故曰深駐輦芙蓉苑連曲江玄宗儰常遊幸
其中有殿今聖輦既不來遊則芙蓉別殿徒焚香
望幸也謾徒也開元間於中和節賜百官曲江合
宴金錢并賜太常樂今俱寂然故曰何時恐難再
見也曰暫醉欲斯須不可得也前四句對雨之景
後四句對雨之懷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

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須氣鬱蒸大水淼茫炎海
接奇峰硉兀火雲升思霑道暍黃梅雨敢望宮恩玉
井冰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雪興難乘

尚書李之芳也古詩首夏猶清和歊蒸鬱凌冥應
璩書處凉臺而有鬱蒸之氣江賦狀滔天以淼茫
又巨石硉兀以前却淮南子旱雲煙火在道病暑
曰暍江湘四月有熟梅雨瑯琊有玉井冰厚丈餘
漢明帝九龍殿前玉井綺欄唐制百官賜冰而公
嘗爲左拾遺當與賜冰之列陳避不顧尚書之期
王子猷雪夜乘興訪戴安道興難乘言無寒雪不
能冒暑也必李曾期公而公不能赴耳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七月六日苦炎蒸對食暫飡還不能每愁夜中自足
蝎況乃秋後轉多蠅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
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層冰

蔡琰詩饑當食今不能飡江文通詩風散松架險
神異經北方有層冰萬里馬融夏夜直館如坐甑
中謂同舍曰安得赤脚踏層冰之層冰也首言暫
餐不能熱甚廢食也次承炎熱之外有蝎蠅之衆
多也三承不能飡之外又有束帶簿書之相仍也
末則欲避去矣青松架壑與炎熱蝎蠅相反赤脚
踏冰與束帶簿書相反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
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
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玉露秋露李密詩金風蕩佳節玉露凋晚林蕭森
清蕭貌張景陽詩荒楚鬱蕭森江謂巫峽塞謂巫
山兼天湧接地陰俱言氣之蕭森也兩開謂經兩
秋開也公去秋至夔故云故園心即下所思白帝
城在夔州公孫述自稱白帝據蜀時所築郭泰機

詩良工秉刀尺時公艤舟以俟出峽當秋有感言
露凋楓林秋既深矣波浪蹴天風雲匝地甚矣氣
之蕭森也久客於此見叢菊兩開仍垂感時之淚
孤舟一繫惟切故園之心形雖留而神則往也況
備衣禦寒處處皆急而白帝城邊有猶然者旅客
無衣其能無感前四句景中含情後四句情中寓
景
其二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
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
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每依瞻依之依也長安上直北斗故曰北斗宜都
山川記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張華
博物志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槎來不失期遂
齎糧乘之而到天河宗懍荊楚歲時記張騫乘槎
至天河得織女支機石按騫本傳奉使西域窮河

源無乘槎之說省中以粉畫之謂之畫省漢官儀
尚書郎入直給女侍史二人執香爐以從公嘗爲
尚書員外郎也山樓夔州城也城上女墻飾以堊
土故曰粉堞胡人捲葉吹之以爲笳北山移文秋
桂遺風春蘿罷月此承上篇末句有感於夔之暮
景也以落日起興聽猿應首句夔府而言奉使應
次句京華而言古傳猿鳴三聲下淚今我則實下
矣古傳奉使八月乘槎今我則虛隨矣畫省句又

以京華言山樓句又以夔府言蓋聽猿悲笳皆落
日時景也結聯請看已映四字當玩蓋以月應落
日而言謂方日落而邊月出纔臨石上而已映洲
前光陰迅速如此人生幾何豈堪久客羈旅耶

其三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汎
汎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
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靜朝暉秋氣清也江樓謂西閣翠微山青縹色再
宿曰信詩汎汎楊舟漢書匡衡元帝時上疏言日
蝕地震之變公爲拾遺論房琯忤旨失官劉向宣
帝時初立穀梁春秋向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
五陵謂長陵霸陵陽陵茂陵杜陵皆豪貴所居劉
嵩謂兒童曰若曹不見我同學少年皆衣錦食肉
若等不力學復何爲終身之計耶此又及夔之朝
景也乘朝景之清日坐江樓見漁舟已越宿猶泛
泛於江上燕子社前當去尚飛飛於山郭皆以清
秋自適也我昔抗疏如匡衡者蓋以功名爲薄耳
亦欲傳經如劉向其如心與事違何彼同學少年
雖多貴顯彼〻貴顯耳於我何預哉有外之之意
次聯江樓所見清秋之景後四句日坐江樓之故

其四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
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
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奕棋一局一勢互有勝負百年自祿山入長安至
代宗世朱泚亂之吐蕃陷之言其久也直北言夔
之北隴右關輔〻間防河北群盜并回紇也征西
言當時西有吐蕃之亂諸道節度使無一人救援
者朝廷遣使諄諭竟不至羽書徵兵之書也水經
魚龍以秋日爲夜舊註引秦州魚龍川者非故國
指長安前三首皆以夔州言此以下遂及長安之

事故以聞道發之三四一聯即似奕棋者五六言西北二方兵戈不解此長安所以似奕棋也末見秋興故國平居即下四首思蓬萊宮曲江昆明池漢波之類皆平居也

其五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顔一臥滄江驚歲晩幾回青瑣點朝班

蓬萊唐時宮名即大明宮受外朝者南山終南山也漢武帝置金露盤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注金莖銅柱也列子周穆王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又漢武外傳七月七日西王母嘗降武帝別殿列僊傳老子西遊紫氣浮函谷關關尹望而候之曰應有聖人過果遇老子崔豹古今注商高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故有雉尾扇點音玷見文選束皙詩又陸厥詩復點銅龍門此下四首皆承上篇末句有所思而言此思故國之宮闕也蓬萊宮面對終南山露盤高在霄漢西則有瑤池王母之降東則有函關紫氣之浮蓋神仙往來地也當天子受朝雉扇影開望之如雲龍顔光動就之如日儼然上帝之高居我昔幾回厠侍朝班今臥滄江徒驚秋至而歲晩矣可復得耶此依依戀闕之情也三四寓言宮闕之勝或謂譏慕神仙與結意矛盾

其六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瞿塘峽在夔州曲江在長安西方色白故曰素秋接素秋謂萬里同一蕭索也花萼樓名明皇友愛兄弟故建此樓芙蓉苑近曲江明皇自南内築夾城入芙蓉苑通御氣天子行於夾城中故謂之通

御氣入邊愁謂吐蕃陷京師死廢是邊塞之愁入於苑中也樓中以珠織簾以繡蓋柱皆作黃鵠盤旋文故曰圍黃鵠江中以錦紱爲纜以象牙飾檣鷗鳥見彩絢驚飛故曰起白鷗秦中古雍州域周秦漢隋皆都焉帝王州謂帝王所都以南面而聽治者非以供逸樂也地殊不改昔勤今佚故禍亂起而蕭索可惜耳蓋惜其以歌舞致亂非惜其歌舞之廢也此思故國之曲江也

其七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漢紀註武帝欲征昆明夷其地有滇池乃作池象之以習水戰名昆明池西都賦註池左右作牽牛織女以象天河西京雜記池刻玉石爲鯨魚每至雷雨鯨常鳴吼鬣尾皆動菰米一名雕胡生池中至秋實如米楊升菴云隋任希古昆明池應制詩回眺牽牛渚激賞鏤鯨川便見太平宴樂氣象今一變云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讀之則荒烟野草之悲見於言外矣西京雜記太液池中有雕菰紫籜綠節鳧雛雁子喧噪於其間三輔黃圖云宮人泛舟採蓮爲巴人櫂歌便見人物遊嬉宮沼富貴今一變云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讀之則兵戈亂離之狀具見矣鳥道者惟鳥可過也漁翁公自謂也此思故國之昆明池也

其八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渼陂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僊侶同舟晚更移彩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漢書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昆吾山名御宿川名紫閣終南山之別峰渼陂亞

一在長安曹泉春郊望美人詩芳郊拾翠人相問遺
問之問以物相贈也漢書李膺與郭林宗同舟而
濟人望之以爲仙晚更移言忘歸也江淹夢人授
五色筆自是文藻日進公自況也公有渼陂行及
城西陂泛舟等篇此思故國之渼陂也公自長安
而遠遊渼陂必道經昆吾御宿而行及至則見峰
陰入陂所謂半陂以南純侵山是也物色之麗則
有鸚鵡啄餘之香稻鳳皇栖老之梧枝遊人之盛

則有佳人春物之相贈仙客晩棹之忘歸我嘗于
此彩筆題詩擧首昂藏直與山水爭奇而凌其氣
象今老矣峽中吟望彼處深覺白頭有低垂之苦
耳

秋盡

秋盡東行且未廻茆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
菊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
人來不辭萬里長爲客懷抱何時得好開

公自成都再至梓州故云東行茅齋即浣花溪草
堂成都有大城西有少城戰國時張儀所築陶潛
采菊東籬郡守王弘送酒輒醉飮而歸江錦江也
典略云劉松袁紹在河朔爲避暑飮雪嶺即雪山
在成都西又曰西山地志劍州劍門縣有梁山一
名劍山時吐蕃入寇劍門有兵防禦尚未通北人
也此詩言别茅齋而東行秋已盡矣暑已退矣東
籬菊已空殘而五月嚴公携酒至如袁紹之杯徒

成往事耳西望雪嶺惟見日落北望長安杳無使
來而我且東行未擬回也飄流萬里苦莫能辭欲
得好懷之開定知何日蓋傷亂之未已也

九日

重陽獨酌盃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竹葉於人旣無
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霜前白
鴈來弟妹蕭條各何在干戈衰謝兩相催

張景陽七命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illegible]

飛華湃棲竹葉酒名荊楚歲時記九日登高飲菊
花酒筆談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來則霜降北人
謂之霜信此詩重在弟妹一句九日抱病獨酌登
高無分縱飲安用菊開手聞殊方之猿哭又見故
國之鴈來感念骨肉離散老無見期如此懷抱何
能縱飲

九日

去年登高郪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髮不相

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爲客路難悠悠長
傍人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

費長房謂桓景曰汝家九日當有厄宜作絳紗囊
盛茱萸繫臂登高飲菊花酒以避之後人沿此爲
節日以取樂郪縣屬梓州傍郭之縣也涪江出巴
縣東南合射江驪山在臨潼縣即明皇清華宮所
在天寶間每十月駕臨幸清路塵謂天子出幸則
雨師灑道風伯清塵叙出幸時事也此在梓州兩
經重九因言人漸加老黃花又新故以悲感爲羞然
而兩年客此者實因世亂道梗之故飲罷而思長
安昔年巡蹕之地不覺傷懷所以鬱鬱也

九日藍田崔氏莊

老去悲秋强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
帽笑倩傍人爲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
峯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

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列子孔子見榮啓期

鼓琴而歌曰吾乎能自寬也晉桓溫鎭荊州孟嘉
爲參軍九日從宴龍山風吹嘉帽落溫命孫盛爲
文嘲之嘉請紙作答舉止自若三秦記藍田有洲
其水北流合谿谷之水爲藍水藍田山出玉因名
玉山兩峰指泰山華山也阮瞻元日會親友曰人
主如風中燭樽酒何必拒其滿不知明年此日再
開此會誰是强健西京雜記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
日佩茱萸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此詩首言已本

悲秋而爲崔盡興歡飲也三四羞吹短髮差若傷老
矣笑倩正冠卻興來雅致也五六盛稱崔氏莊山
水所以動興也末聯上句結老去悲秋下句結興
來盡懽

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
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
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宋玉九辯天高而氣清潘安仁賦勁風淒急江賦
尋之無邊楚詞洞庭波兮木葉下又風颼颼兮木
蕭蕭嵇康嘗酒一杯潦倒麤疎此詩首四句寫巫
峽景物皆登高所見者落木蕭蕭寫其聲也與風
急天高句應長江滾滾寫其勢也與渚清沙白句
應第六句方言登高宋玉悲秋馬卿多病公自況
也羅景綸云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悽也作客
羇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
臺高迥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
意而對偶又精確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
鴈百丈誰家上瀨船未將梅蕊驚愁眼更取椒花媚
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
臘者接也新故相接又歲終祭神之名雲安縣即
今夔州府雲陽縣送書雁用蘇武事古離別曲百

丈牽船上水遲鍾會呼挽船索爲百丈今舟人皆
呼之養生纂要云臘夜令人持椒臥井旁無與人
言內椒井中除瘟病明光殿名漢王商借明光殿
起草作制誥公嘗爲左拾遺起草于此故追言之
肺病公有消渴疾晉明帝云聞人自長安來不聞
自日邊來故後人以日邊爲帝都此詩言纔入臘
而春意即動則雲安之江爲可憐矣何哉爲有送
書之鴈上瀨之船第不知鴈自何處我則無鄉信

船是誰家我則不能歸適動傷感且春意雖動梅特含蕊且未將來破我之愁眼惟酒可遣懷故另取之以自娛於遠方也因憶昔日在朝文釆自負而嘆今之衰病何時趨朝而釋此愁哉

其二

寒輕市上山烟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渴長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惟聽棹相將

承上篇作前四句亦雲安縣前景也春動氣暴故烟碧霧黃夔州府春節大昌二縣有鹽井其俗以女當門戶多販鹽自給何郡郎謂商賈也晉周顗避亂宴飲新亭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司馬相如家茂陵善著書有消渴病公留峽中不還長安若周顗公臥病峽中若相如故以二事自喻第七句言光陰易過也夔州爲南楚故公自謂楚客將送也時公猶在雲安舟中明春果移居夔州郭

其三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岸輕輕柳絮點人衣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即看易至也豈有豈不有也張麗華遊園有柳絮點衣謂後主何能點人衣主曰輕薄物試卿意也燕鶯花柳四句預言春來之景所謂不愁不爛熳者見面稀在故山也一杯獨酌也四句言我久擬

春來對燕鶯花柳開此懷抱但老客殊方親知離索他日春來雖有杯酒亦難強獨醉徒增衰朽離鄉之歎耳

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琯動浮灰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且覆掌中杯

唐雜錄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工葭蘆也琯以玉爲之凡十有二六琯者舉律以詼呂也漢書以葭莩灰實律管候至則灰飛舒柳放梅春又將至也左傳公四年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以志休咎此在蜀遇至無聊而賦此首言光陰易於代謝次言節至而春來之景如此因感物華而嘆鄉國之異且欲盡飲以遣久客之懷耳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去歲茲辰捧御床五更三點入鵷行欲知趨走傷心地正想氤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笑有時顛倒著衣裳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

鵷行鵷鷺爲行也在朝縉紳之列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虞卿非窮困不能著書何人指舊閣老兩院故人此詩首二句追言爲拾遺之榮中四句言今爲掾吏之勞末以至日之事言其愁也錯憶只是相憶曰錯者婉詞也

其二

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顔麒麟不動爐烟上孔雀徐開扇影還玉几由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間孤城此日堪腸斷愁對寒雲白滿山

漢武時月氏進七寶麒麟爐百和香續絃膠孝明時南蠻進白孔雀尾扇書成王憑玉几唐儀衛志朝日殿上設黼扆躡席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

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班孤城華州城公言舊與朝班爲近侍之臣而薰爐羽扇親目所見今則官居疎遠玉几猶昨而欲近侍不得朱衣固在而欲與朝班不得孤城所對寒雲滿山白耳腸不堪斷乎詩說雋永云王性之嘗見唐本杜詩愁對寒雲雪滿山乃白滿山

冬至

年年至日長爲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江上形容吾獨

老天涯風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是三秦

屈原放於澤畔形容枯槁陸士龍詩歡舊難假合風土豈虛親西征賦飛翠緌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紫宸殿名別賦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漢書項羽三分關中王秦三降將故謂三秦此詩以久在夔作首兩句爲綱第二句承上句起下六句皆窮愁也

至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劍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鄉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咏轉淒涼

冬至前一日爲小至後一日爲至後也月令曰短

地有金水自太白源南流經

銅駝在宮之南街東西相向

非故鄉豈非故鄉也不自

不覺歲月易遷也庚子山云本託詩遣興詩成及使旅思淒涼

臘日

臘日常年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侵凌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

魏以大寒後辰日爲臘雪尚在故萱曰侵凌春未來故柳曰漏洩唐制臘日宣賜口脂面藥翠管銀罌其所盛之器

晝夢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故鄉門巷荊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安得務農息戰鬭普天無吏橫索錢

呂安行鏡湖岸上桃花爛熳謂王恂曰醺得眼醉江總詩惱得未歸客桃花醺眼醉二月晝夜相半時也晝夢非夜短昏昏饒睡蓋桃花氣暖眼自醉

而夢相牽耳夢牽何處故鄉則在荊棘之底中原則在豺虎之遊蓋夢生於所因醒而繹之其窮兵暴斂之未已乎何時務寢息戰吏無横征則中原可復故鄉可返而夢魂清矣

夜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疎鐙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鴈無情步檐倚杖看牛斗銀漢遥應接鳳城

江淹別賦露下地而騰文宋玉九辯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宊嵺兮收潦而水清王仲宣詩獨夜不能寐李陵詩雙杵聲未斷新月懸東陽范彦龍詩寄書雲間雁爲我西北飛時公寓夔州西閣而作首句夜之景也次句夜之情也孤帆應秋水而言雙杵應空山而言南菊再逢夔州在南方公去秋至夔今經兩秋矣北書故鄉音信也雁書用蘇武事歸咎於雁意亦至矣牛斗二星在銀漢遥銀漢之長竟天遠望若與鳳城接連者鳳城長安城名公故鄉也楊升菴云步檐舊作步蟾非前聯有新月字又云步蟾複矣古簷字作檐又作櫩楚詞曲屋步櫩相如上林賦步櫩周流梁陸倕詩步簷時中宿沈氏满願詩步簷隨新月注長砌也李善作長廊

江雨有懷鄭典設

春雨闇闇塞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亂波分披已打岸弱雲狼藉不禁風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

小紅谷口子真正憶汝岸高瀼滑限西東

楚王宮在巫山神女朝行雲暮行雨也孔雀賦天雨之施惠於蕙葉與碧桃花舒紅皆雨所滋可悅自典設所居言也鄭子真居谷口耕于岩石之下名震京師漢成帝朝王鳳以禮聘之不屈而終近古逸民也引以比鄭典設夔有瀼水横通山谷間謂之瀼居人分左右謂之瀼東瀼西時公自赤甲遷居瀼西典設必居瀼東也

雨不絶

鳴雨既過漸細微映空搖颺如絲飛階前短草泥不亂院裏長條風乍稀舞石旋應將乳子行雲莫自濕仙衣眼前江舸何匆促未得安流逆浪歸

古詩密雨如散絲湘川記零陵有石燕雨則飛如燕止則為石大而有聲曰鳴雨既過漸細如絲殆欲絶矣短草泥淨長條風稀乍可晴矣然石燕引子盤旋而舞雨又欲至而不絶如此無論人間苦

其沾濕雖行雲神女得無自濕仙衣乎何可已而不已也但見眼前江舸不待安流匆促逆浪而歸其冒險如此

白帝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鬬古木蒼藤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

出門趙氏以為無義改作若屯然白帝城在高頂故李白有白帝綵雲間之句則雲自門出亦[illegible]雷霆鬬江為峽所束故波聲激烈也書歸馬于華山之陽言息兵也前四句賦峽中雲雨以興時未清明後四句傷蜀兵未解生民凋弊也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黄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衰年病肺惟高枕絶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楚王宮白帝城俱在夔州宮北背日故易昏城西向日故有返照石壁倒影入江故波光翻動樹木為歸雲所蔽故不見山村喻世道暫明而復暗也豺虎指逆節軍也燕寧與子書晋地豺虎正亂不可久留速鞭馬來關中甚佳未招魂公自喻也屈原見逐弟子宋玉恐其形神離散故作招魂其詞有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

望嶽

西嶽崚嶒竦處尊諸峰羅立似兒孫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栝通天有一門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

公在華州西望華嶽作列仙傳王烈曾受赤城老人九節蒼藤竹拄杖行地馬不能追三峰記華山雲臺上有石盆可容水數斛明瑩如玉俗呼爲玉女洗頭盆寰宇記華陰縣有車箱谷深不可測華山記山中西南入谷口至天井天井纔容人上可

長六丈餘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牖華山記箭括峰上有穴纔見天攀緣自穴中而上有至絕頂者白帝西方之帝也梁孝儀和昭明詩降道訪真源

黃草峽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秦中驛使無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羅衣莫愁劍閣終堪據聞道松州已被圍

黃草峽在涪州赤甲山在夔州船不歸行人稀水陸道梗崔旰亂蜀時也秦中長安也有是非言自黃草至赤甲相去千里消息無真傳也錦水錦江水也言誰家者謂錦水無家不被亂離之苦多而莫能指也王洎聞砧詩空閨少婦聽別淚濕羅衣婁維曰劍閣堪據塞是蜀險要之處梁元帝解松州之圍莫謂劍閣之險終堪藉據雖松州在劍閣之之內已有圍之者矣是險不足恃在德而已又以

戒當時在蜀之叛者

灩澦

灩澦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橫黃金

寰宇記灩澦堆冬來出水二十餘丈夏水漲半沒土人云灩澦如象瞿塘莫上灩澦如馬瞿塘莫下以此爲水候江發源岷山故曰西來太陰水神也

言水漲而水神亦爲之愁也一說久雨曰太陰鳥雙去龍一吟言峽遭水險惟鳥可飛去惟龍可吟嘯耳歌回首久習而顧瞻其險也淚滿襟乍見而驚悲其險也悪少無賴子弟鬻鹽人也翻傾盡也横不由其道貪厚利也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昃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霾龍虎臥江清日抱黿鼉遊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

長流杖藜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

白帝城在夔州城尖徑昃雖無情之旌旆亦愁甚言其高且險也加以樓則益高矣縹緲高遠貌雲霾龍虎言深之至日抱黿鼉言清之至弱水在吐谷渾不能負一羽扶桑在極東故曰西枝弱水在極西故曰東影斷石沿峽皆禹鑿者長流江流也歎世公自謂也此詩蓋歎公孫述輩恃險僭僞而作且以警當世之不臣者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官賦七字句同作

樓上炎天氷雪生高飛燕雀賀新成碧窻宿霧濛濛濕朱栱浮雲細細輕杖鉞褰帷瞻具美投壺散帙有餘清自公多暇延叅佐江漢風流萬古情

陽城郡王即衛尚書伯玉也代宗幸陝拜荆南節度使淮南子大厦成而燕雀相賀晉羊球西樓賦画棟浮細細之輕雲朱栱濕濛濛之飛雨司馬法

左杖黄鉞漢宗資爲中郎將杖鉞督兵賈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悪何其反垂帷裳以自蔽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祭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娛樂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此公初至江陵依衛伯玉承其請賦之意故盛稱其美前四句美其樓後四句美其人杖[illegible]帷已瞻具美猶屬武事而又有壺矢圖書則

有餘清見其不尊權武兼尚文事也又於公餘延
賓祭佐則一時風流足起萬古人情想慕矣

又作此奉衛王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嶽散江湖二儀清濁還高
下三伏炎蒸定有無推轂幾年惟鎮靜曳裾終日盛
文儒白頭受簡焉能賦愧似相如爲大夫

雄雄之也言雄拔乎楚都也山嶽衡山及廬山也
江湖岷江洞庭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謂天地也

天清而地濁三伏夏至後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
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漢馮唐傳古者命將跪
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鄒
陽傳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謝惠連雪賦梁王
遊於兎園授簡於司馬大夫曰爲寡人賦之漢藝
文志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此廣前詩之意而言
西北樓成實雄拔乎楚都故登之以望遠但見衡
廬高出於雲外岷江洞庭散流於地中俯仰之時

天高地下樓乃中立其間其雄拔如此則三伏之
炎熱可知其必無猶文選所謂此焉清暑也且謂
王之尊制惟以鎮靜而不生邊釁終日與居者多
文學之士公亦常與其間遂自以受簡不如相如
爲愧也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翛然欲下陰山
雪不去非無漢署香絶壁過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

笙簧看君宜著王喬履真賜還疑出尚方

公自註終明府功曹也兼攝奉節令故有此語佇
觀奏郎真也春秋緯書高棟深宇齊王儉詩念別
開層軒范彥龍詩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風斷
陰山樹霧失交河城陰山在匈奴中地寒四時積
雪漢制尚書郎四人口含雞舌香以奏事公爲工
部員外郎而留滯於蜀故言不去者非無漢署之
香只爲愛此樓也石壁赤色雨溜斑駁雲過而日

光映之故如開錦繡松樹近水有風故其聲可聽
後漢王喬爲葉令每月朔詣臺朝臨至輒有雙鳧
飛來舉網張之但一雙履詔尚方診視卽四年前
所賜官屬履也仙人好樓居故引王喬履事爲况
真賜謂卽真也漢表尚方主作禁器物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
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

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甫吟
濯錦江玉壘山並蜀地寇盜謂吐蕃也去冬陷京
師及松維保三州諸葛孔明有梁父吟步出齊城
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
家墓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里一朝
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言
花近高樓而反傷心者蓋以萬方多難而我獨登
臨耳因嘆風景不殊而興廢頓異既乃以華夏之
統自有常尊則蠻夷豈可輕犯之者故嘆後主爲
亡國之君尚猶祠廟蓋由孔明有匡復之心故也
因指當時更無孔明之才是以日暮爲梁父吟以
哀孔明耳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
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
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催短景則夜長霜雪霽故寒甚旅中可傷也禰衡
撾漁陽摻其聲悲壯三峽謂巫峽明月峽廣澤峽
也漢武故事星辰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一說
史記天官書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公蓋
暗用遷語乃有用兵之意哭非其所曰野哭言千
家則死於鋒鏑者多矣夷歌者五溪種類雜處夔
中歌乃蠻腔也言幾處則民之聊生者寡矣世變
可傷也夔州城外有武侯廟臥龍謂孔明城中有

白帝祠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謂公孫述諸葛之忠公孫之逆同歸於盡則人事音書亦任其寂寥而已何必忝傷哉前四句閣夜之景後四句則寫其情也

野望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巂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谿獨鶴不知何事舞飢烏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目極傷神誰為携

金華山涪水並屬梓州射洪縣唐巂州屬越巂郡有越水巂水秦置蜀郡漢高祖置廣漢郡武帝分置犍為郡人謂之三蜀巴渝二州以水名此公在梓州射洪感寓而作言我於金華之北涪水之西一望其地仲冬風日始有寒意而山川蟠結實為蠻夷荒裔之鄉我遠客於此已自傷神今天寒矣獨鶴何事而舞固可怪也饑烏啼欲向人亦可悲也山水與時物望中皆可傷神射洪之酒誰為携之以解我懷耶蓋因野望傷神思醉酒以自釋也

野望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唯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西山即雪山在成都西唐維州其地有三城戍守吐蕃見高適傳舊本作三奇唐地理志彭州導江縣有三奇戍韋皋傳遣大將陳泊等出三奇西南

萬里橋在浣花溪南故曰南浦公草堂在焉前六句先述其意末二句始見題三六應首句四五應次句言三城戍守方嚴而我流落甚遠是以諸弟隔絶於風塵一身感傷於留滞遂嘆老病無能苟延歲月雖通籍聖朝畧無報答目擊時艱徒不能為情而已然則公之涕淚豈以一身羈旅之故哉

杜詩鈔述註卷十三終

杜詩鈔述註卷十四

莆林兆珂孟鳴父纂述

七言律詩

滕王亭子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閒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蘂濃花滿目斑人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亭在玉臺觀內滕王元嬰任閬州刺史時建閬州

古巴子國故山亦謂之巴山即玉臺山丹梯磴道也謝玄暉詩要欲追奇趣即此凌丹梯漢枚乘梁孝王兎園賦脩竹檀欒夾池水漢淮南王劉安好道道成與八公仙去餘藥雞犬䑛食之盡得升天雞鳴天上犬吠雲間楊升菴云脩竹用梁孝王事犬吠用淮南王事人皆知之余獨怪脩竹本無鶯啼後見孫綽蘭亭詩鶯語吟脩竹乃知老杜用此出牧謂王爲刺史也來遊公於廣德二年春又自梓州往閬州來遊此亭也

題鄭縣亭子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岳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羣欺燕花底山蜂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華州鄭縣有遊春亭公黜爲州功曹登亭發興岳蓮華岳頂有池生千葉蓮故名華山大路華州地名長春離宮名在同州朝邑縣去鄭縣亭子纔一

舍雲斷而岳頂之蓮俯臨大路天清而離宮之柳遠覆長春皆憑高所見又見眼前雀喧蜂亂並可以發興者發興既新無聊抑鬱故欲遍題青竹以恐傷神而止耳一說雀欺燕蜂趁人喻群小欺賢附勢有憂讒畏譏意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餽貧人實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

慈鵝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

謝玄暉詩花聚亂數蝶風簾入雙燕公再至草堂感物傷時而題之桃樹言升堂小徑舊可直入桃樹五株成蔭從遮以下遂言舊時之景桃實足資貧餽來春花仍滿眼花而實實而又花生意無窮與夫戸通乳燕童狎群鵝皆太平景事因思天寶之盛天下一家非如今日處處有寡妻群盜其可嘆寧御桃樹耶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匀圓訝許同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甞新任轉蓬

筠籠竹器寫傾出也訝疑訝也既恐其破又訝其同深致珍愛之意也唐制四月廟薦櫻桃須賜朝臣門下省在宣政殿東公為左拾遺隷門下省大明宮即蓬萊宮金盤玉筯御用物也食貨志社閤

甞新逢蓬之

憶昔霑賜之際且不知

不忘君也

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

艇晴看稚子浴

自雙茗飲蔗漿

明皇幸蜀後

於亂也鄜陽

濡斃炮羔有

皆為進艇之

艇且看稚子

情狀以自比

今則可以恰

城西陂泛

青娥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
動遲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
舞筵不有小舟能盪槳百壺那送酒如泉

城西陂即渼陂也青娥古有青桂嫦娥比歌姬之
美悲遠天狀笛簫之聲哀吟於空闊之際也檣帆
柱也古詩象牙作帆檣隋煬帝錦纜龍舟以扇自
障而歌故謂之歌扇酒如泉即春秋酒如池酒如
澠之意此言渼陂泛舟之樂青娥皓齒歌舞陳矣

橫笛遠簫管籥備矣乘此春風自任牙檣之動當
此遲日徐看錦纜之牽此所謂中流自在行者也
魚吹細浪影搖歌扇遊魚其出聽乎燕蹴飛花落
於舞筵燕態其學舞乎此所謂景與情適者也斯
地斯時而有斯樂若非小舟飛送如泉之酒亦何
以暢其懐哉

陪李七司馬皁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
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伐竹為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
表日落青龍見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材足濟
川功合觀郤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

題内即日成以結構之人協同也即庶民攻之不
日成之之意詩褰裳涉洧逆東城門有華表柱丁
令威化為白鶴集其上趙州有石橋默啜破趙至
石橋馬跪不前見青龍臥橋上奮怒乃遯去成都
有昇仙橋漢司馬相如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駟

馬車不復過此橋後果得志書若濟巨川用汝作
舟楫合觀陪觀也一作合歡者非秦始皇作石橋
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
神輒鞭之石皆流血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鵁鶄鸂鶒滿晴沙自知白髮非春
事且盡芳樽戀物華近侍只今難浪迹此身那得更
無家丈人才力猶強健豈傍青門學種瓜

柳黄見早春鶺鴒似鳧長脚有毛冠鸂鶒毛五色
皆水鳥也近侍謂為拾遺邵平種瓜青門此詩首
二句言曲江春景次聯言我自知白髮之生非春
事可面且陪鄭八丈盡歡戀此曲江之物華所謂
老子於此時興復不淺既而自嘆身老亟當浪跡
以適意但今居近侍之官有難於遂願者欲去官
以自適又為家累有資禄仕安得更無家累遂我
浪迹之願乎凡此乃我因衰老然耳若鄭八丈力

猶强健則不當為隱計也是時公蓋志有不行而
云然

鄭駙馬潛曜宴洞中

主家陰洞細烟霧留客夏簟青琅玕春酒盃濃琥珀
薄冰漿盌碧瑪瑙寒誤疑茆堂過江麓已入風磴霾
雲端自是秦樓壓鄭谷時聞雜佩聲珊珊

鄭潛曜度之姪也尚明皇臨晉公主茅堂指潛曜
故居在江麓者醉時歌所謂石田茆屋是也江淹
賦夏簟清兮晝不寐陸機苦寒行渴飲堅冰漿古
樂府幄中清酒瑪瑙鍾陸士衡詩飛陛躡雲端秦
樓謂秦女弄玉吹簫於樓上鄭谷謂鄭子真耕於
谷口也南子絺帷中環佩玉聲璆然此詩言駙馬
留宴洞中烟霧霏微無暑氣矣簟紋新滑有餘清
矣酒濃見琥珀杯之薄漿碧疑瑪瑙盌之寒宅地
幽宴具盛也我為風磴霾雲所迷誤疑所過者尚
舊時江麓茆堂不知此是秦樓自壓鄭谷非向日

潛曜之宅矣不聞時有雜佩之珊珊乎此豈鄭谷
所有也意若謂目雖迷誤耳則有辨設詞以狀其
勝耳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
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
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

阮晟聞笛曰客中月夜聞此聲韻使人斷腸樂志

聲有陽律陰呂各六馬融笛賦夔襄比律子野協
呂十二畢具黃鍾爲主又律呂既和哀聲互降樂
府橫吹曲有關山月向秀月下聞笛遂作懷舊賦
晉劉琨爲胡騎所圍中夜吹胡笳賊聞之有懷土
之思遂棄圍而去樂府解漢馬援南征門人爰生
善吹笛援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折楊柳亦樂府
橫吹曲名首句聞吹笛而其時可感次句因言笛
聲之悲三四句承首句風月而言五六承次句斷

腸而言末則因笛聲而起故園之思亦因曲名而
翻意結也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爲客動經春燕子啣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嘗識
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居室何異飄飄託
此身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沾巾

兩度新公在潭州將二年矣古詩思爲雙飛燕啣
泥巢君屋暫語燕語也穿花落水謂啣泥也此在
潭州居舟中再見燕子之來謂其入我故園所認
我爲主人今舟中不可相依特因春社一來看我
耳燕之寄居無定何異我之流落無常固可相憐
然燕暫來又去寧不使我益傷感乎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
讓敢論松菊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
用酤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文翁爲蜀郡太守以比嚴武也漢文帝初與郡守
爲虎竹使符註符以代古之圭璋取簡易也左太
冲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註丙穴在漢中沔陽縣
成都記郫縣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故號郫筒漢
制太守駟馬朝臣出爲太守增一馬漢王符隱居
著書號潛夫論此述所以赴成都之意言已不果
南下而還草堂者直爲嚴公再有鎮蜀之命也嚴
既再鎮則蜀俗必復還淳我草堂雖久荒蕪何敢

論哉且言食魚而知其素美飲酒而憶其不用沽
蓋嚴公舊嘗至草堂而諳其小徑而今又數遣書
相促情甚至矣柰爲可已而不赴成都乎

其二

處處清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堠無兵
馬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
比鄰習池未覺風流盡況復荊州賞更新

爾雅萍之大曰蘋王褒歸蜀謂人曰逢迎有賢主

人魏陸勛居櫟陽性淡潔嘗見兒童驅鵝鴨出顧
罵之曰不曾使惱比隣客服其清謹江帶白蘋成
都春暮矣歸時猶及見之蓋計程預喜也指成都
草堂爲故園亦弁州故鄉之意雪山西山也時罷
三城戍故曰無兵馬錦里即成都主人即嚴公休
怪不教是與俗客隣人相安也未覺風流盡言嚴
公不至草堂者纔二年其風流猶存也習池自比
草堂荊州山簡也比嚴公賞更新言嚴每訪草堂
酣飲今再來則賞與更新矣亦預喜也

其三

竹寒沙碧浣花溪橘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愁出
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
馬蹄肯藉荒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

此想像草堂之荒蕪也言溪上冷靜棘蔓交加使
過客直愁出入常居之人亦失其東西室內書籤
藥裹必封蛛網其誰拂拭戶外野店山橋但送馬

蹄其誰臨顧荒穢至此固不敢望嚴之來但仗春
草之青青嚴肯藉光其色我雖未遑翦除先拚一
飲而共醉如泥也泥南海虫名無骨比人醉軟

其四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
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秖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
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江檻即水檻落減殺也言於水檻之外設爲隄防

以減殺風湍不使崩沙岸也新松公於草堂手植四松魯連子庚方有松縱高千仭無故也斬萬竿斬其惡者存其美者閣老指嚴公兩省相呼為閣老至德間武為給事中公為左拾遺正聯兩省者遺家有紫金火丹服之則化湯為筋鍊髓凝骨長生不死王剪三年奔走遭鄙老大但存皮骨公謂往來梓州閬也一別三年奔走艱難空餘皮骨則其感恩之意見於言表

其五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昔去為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共說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芰荷衣

烏皮几以烏皮裹几也謝脁有烏皮隱几亂兵入謂徐知道之反吐蕃之寇側身天地言

機此即其懷古意也總戎謂嚴武唐以節度使為總戎李觀邠寧節度亭軍記杖鉞總戎大公六韜以車騎分陣鳥散雲飛變化無窮遊子公自謂也楚詞製芰荷以為衣公初不為生事計故不薄草堂鍾情皮几於是今昔異感存亡繫念然而身困情高時難省營可謂安排而去化矣末言賴嚴公之兵威鎮蜀所以得遂其還思歸之意也

奉待嚴大夫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常怪偏裨終日待不知旌節隔年回欲辭巴徼啼鶯合遠下荊門去鷁催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襟抱向誰開

偏裨諸將校也按唐紀上元二年建丑月以嚴武為成都尹今詩云隔年回當是次年正月也巴徼閬州也啼鶯合當春時也此將去成都赴荊州閬嚴公再鎮蜀故且相待而去也言於殊方又喜故人來鎮蜀蜀為重鎮必須嚴公濟世之才先是蔣

舊將校皆終日望嚴公之復來成都我杒竊悻之
今卜其期當正月卽回則其來不出於望外哉三
句抑揚其詞以稱快也今我欲辭閬州正值鶯啼
相合而遂下荆州之舟又復催逐乃今未果去者
以身老時危思與故人會面耳若舍此不奉待寧
復有知巳可開懷抱耶身老時危與首二句相應
惟身老故思見故人惟時危故思見濟世之才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
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趨青瑣闥晴牕點檢白
雲篇楊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
按唐顯慶中中書省復置起居舍人與門下省起
居郎分掌左右龍朔中攺爲左右史每皇帝御殿
對立於殿下有命則臨陛俯聽退而書之以爲起
居注又按唐中書令掌侍從獻替制敕册命敷奏
文表監起居注則起居舍人隷中書正司獻納者

也清切謂中書省地在樞近也劉公幹詩拘限清
切禁詩退食自公漢儀密奏皂囊封版故曰封事
唐儀便殿奏事有宮女開函青瑣以青画戶邊鏤
中爲瑣文天子制也范彦龍詩攝官青瑣闥白雲
篇莊子僊白雲遊於帝鄉豈以舍人淸切之地爲
白帝鄉遂以其所注爲白雲篇與一說白雲篇者
山林之士草茅之言疑卽章奏之屬漢成帝時有
薦楊雄文似相如者上召雄待詔承明之廬從祭

后土還上河東賦以勸公是時欲進封西嶽賦故
以楊雄自況以吹噓望田舍人也送上天應雨露
邊

奉寄高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故人何總戎楚蜀應全
未方駕曹劉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
廉頗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遥添錦水波
高適詩爲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汶濟南水名那

如也言飛騰無與比也總戎楚蜀高先爲淮南節
使後爲西川節度也方駕並駕也曹劉謂曹植劉
楨已上イ帝家詩云何翅惠哉蓋高有實用非文士
可比兩拴重兵全未盡其所能論其逸才何但過
曹劉已哉汲黯漢直臣能寢淮南王之謀廉頗趙
良將能遠郤匈奴比高之入爲侍郎出爲節度也
曰須者待其今日之用曰憶者思其前日之功正
所謂飛騰也遲暮公自傷其衰老恐後會無期故

不覺別淚如水耳

奉寄章十侍御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揮能事回天
地訓練强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尤宜借
寇恂朝覲從容問幽側勿云江漢有垂綸

即章彝也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復赴朝
廷淮海維揚俱揚州古郡名彝揚州人也金章紫
綬刺史之職照青春謂少年顯貴也回天地動鬼
神者時章與平段子璋之亂故極稱其用兵之精
也先主拜關羽督荊襄以比章爲留後河內借寇
恂一年以比章爲刺史言當再留章不當聽其行
也文選明揚幽側惟才是與江漢謂荊南江漢有
垂綸公自謂也勿云者反詞以激之也

將赴荊南寄別李劍州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但有文翁能化
俗焉知李廣未封侯路經灧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

釣舟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

唐制刺史行部糾察郡縣與綿不使君同稱文翁
守蜀以詩書敎人風俗不變李廣守北平威振匈
奴數奇不得封侯上用郡守事以美之下用同姓
事以惜之灧澦在巫峽口滄浪在漢水東仲宣樓
在荊州

奉寄別馬巴州

勳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扁舟繫纜沙邊

久南國浮雲水上多獨把漁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
相過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玉珂
公自注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漢馬援有大志
以功名自許封伏波將軍蓋指馬巴州也吳志虞
翻爲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
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時公流落劍南召補
京兆功曹不赴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公往東
川依焉南國荊南也時公有去蜀遊荊楚之志此

必因不赴功曹將東遊而寄別巴州也湖洞庭湖
可隱居地也驪駒逸詩篇名見大戴禮客欲去歌
之其詞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
駕鵬入海化爲玳可爲馬勒謂之珂

贈韋七贊善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爾家最近魁三
象時論同歸尺五天北走關山開雨雪南遊花柳塞
雲烟洞庭春色悲公子蝦菜忘歸范蠡船

公與韋贊善同爲長安人杜陵公所居韋曲韋所
居袁粲幼孤叔父淑雅重之謂子弟曰我門不乏
賢未央漢宮名古雍曲引云杜陵茂樹韋曲紫花
照未央之宮前爾家指韋言三象斗魁下兩兩相
比爲三台星象三公韋蓋宰相見素之後長安語
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北走言韋自南而北也開
通道也南遊公自謂也洞庭春色送別時景也悲
公子春色非可悲悲其別也漢郭林宗云蝦菜孤

米足以度歲使人忘歸范蠡功成而退泛五湖間
公蓋悲韋之去而重嘆已之忘歸也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出
必愆佳期走筆戲簡

江閣邀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浮雲不負青春
色細雨何孤白帝城身過花間沾濕好醉於馬上往
來輕虛疑皓首衝泥怯實少銀鞍傍險行

崔評事公之表弟江閣公所居白帝城崔所居時

公居瀼西崔居城内也自天明起坐至亭午不見遣馬來迎戲其愆期因言雲薄無害於春色雨細何孤於入城苟得沉醉而歸則花間馬上尤見宜人末破其疑以促其馬之至皆戲之之詞也

贈田九判官梁丘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欵聖朝宛馬總肥春苜蓿將軍只數漢嫖姚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招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按史天寶十二載秋哥舒翰以隴右節度使擊吐蕃拔洪濟大漠門等城悉收河西九曲部落是時翰遣田梁丘奏捷崆峒隴外山名漢書李廣利伐大宛取其善馬并首蓿種而歸總肥者謂天寶置十節度使各鎮兵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漢霍去病爲嫖姚校尉嫖姚勁疾貌只數者是時天下富庶無如隴右以翰比去病也陳留京兆皆地名魏阮瑀陳留人爲曹操記室漢田鳳爲郎入奏事靈帝目送之曰堂堂乎京兆田郎也二句問答之詞也謂軍謀中才名有如陳留阮瑀者誰能與爭長乎吾乃今見梁丘早爲翰招于軍門實能與之爭長也蓋因姓同即以京兆田郎爲梁丘矣漁樵公自謂也前四句言梁丘爲哥舒翰持節入朝領降蕃而納欵因美翰之功冠絕當時後四句言梁丘早以才名爲翰所招而一時人才遂爲梁丘引進故亦深望其引己也

寄常徵君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晩節傍風塵楚妃堂上色殊衆海鶴堦前鳴向人萬事糺紛猶絶粒一官羈絆實藏身開州入夏知凉冷不佀雲安毒熱新

常徵君常訪公於雲安今在開州公寄以詩禮聘不起曰徵君顔延年陶徵君晩節彌高肯作風塵態貢誼賦糺錯相紛絶粒辟穀也藏身吏隱也此詩深寓譏意空復春山水無人也晩節可已而不

巳妃有殊色不在閨中而在堂上鶴不在野而在
堦前盖深惜之也然惜其應聘而依人終望其居
塵出塵莫隨流俗也又言開州地偏清冷可以自
遣不似雲安之不可居亦寬譬之意涼冷毒熱亦
寓意之詞

寄杜位

近聞寛法離新州想見歸懐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
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况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

滿頭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得曲江遊
新州今廣東肇慶府新興縣塵隨眼時段子璋反
東川迫近江陵玉壘山名在成都府青城縣時公
在焉曲江在長安城圵爲勝遊之地與杜位宅近
言雖量移可慰未遂還鄉而想其多憂也因憫其
流竄之久且兵戈未息衰老相尋我於玉壘題詩
而心緒更亂何時復同遊曲江以解彼此之憂乎

所思

苦憶荊州醉司馬謫官尊酒定常開九江日落醒何
處一柱觀頭眠幾回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
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灔澦堆
公自註崔吏部漪崔自吏部左遷荊州司馬九
江即洞庭湖沅漸元辰叙西灃資湘九水皆合焉
張華博物志江陵有臺甚大而惟有一柱衆梁皆
拱此柱土人呼爲木癡觀或曰一柱觀劉孝綽詩
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此言崔在荊州醉酒踈

放善處遷謫於洞庭湖上日落之時爾在何處醉
酒方醒如一柱觀之勝地必幾度醉眠其上此見
崔荊州醉醒自得更無拘碍可憐我之懷抱雖欲
向人傾盡畢竟無知已者可展而崔又有兩地之
隔欲問無使惟寄雙淚於錦水以達荊州耳欲問
無使所以思也寄淚錦水思之切而無所聊頼也

有客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

內護勞車馬駐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麄糲腐
儒飡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
老病公時病肺也謝靈運詩恣此永幽棲謝叔源
詩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江錦江也江介曰干
梁范雲詩江干遠樹浮藥欄花藥之欄不專指芍
藥

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花徑不曾緣客

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飧市遠無兼味尊酒家貧只
舊醅肯與隣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公自註喜崔明府見過列子海上之人好鷗者旦
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至者百數而不止王武仲
隱居草欣相訪武仲曰吾子宜去吾不可啓關恐
蹂碎滿徑落花欣嗟賞久之而去花徑不緣客掃
見不輕對客蓬門為君始開覩之之辭也飧熟食
醅酒未漉者二句見真率意結句飲不忘酒伴必
罄餘杯自是豪興

嚴中丞枉駕見過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
節地分南北任浮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皂帽應兼似
管寧寂寞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詩小雅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爾雅邑外謂之郊郊
外謂之坰小隊郊行尋花問柳見嚴公雅趣公自
註嚴自東川除西川勑令兩川都節制南謂蜀中

北謂長安公自長安流寓於蜀故曰任浮萍張翰
仕晉因秋風起思吳中蓴鱸管寧徵命不就居海
上常着皂帽布裙少微處士星也明黃則處士舉
公以二賢自比以處士星自任言已去官居蜀寂
寞江濱何人齒及乃煩小隊尋問耶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饌得寒字

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
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

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
尉酒行金尊清復滿玉椀悉來觴
一白馬黃金鞍蹀躞柳城前首四句言嚴公枉駕也
携酒饌之意末四句言草堂仲夏之景物且自道
老農果有何長而於我盡歡若是哉客至詩草有
文章驚海内漫勞車馬駐江干意同

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
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老天臥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鸛巧當幽徑
浴鄰雞還過短墻來繡衣屢許携家醞皂蓋能忘折
野梅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習池回
漢侍御有繡衣直指使又二千石皂蓋朱兩轓繡
衣霜威言王侍御皂蓋指高使君也晉山簡鎮襄
陽時習郁有佳園池山簡每出遊多之池上置酒
輒醉而歸亦以比高使君也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嬾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
馬幽棲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
法疎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徑欲教鋤
拾遺公舊官也水竹居即草堂也奉引導駕也唐
於沙苑置坊養馬晉謝安於東山營野樓館甚盛
子姪往來遊集肴膳亦屢費百金阮籍性疎懶禮
法之士嫉之如讎屈原卜居寧鋤草茅以力耕乎
按武寄詩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

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戴鵔鸃冠腹中書籍幽時
曬肘後醫方靜處看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直到
使君灘續世說嚴武爲成都尹與子美世舊待遇
甚隆子美於浣花里種竹植木結廬枕江縱酒吟
詠與田畯野老相狎蕩武過之有時不冠故武詩
譏子美自倚能文而不冠又繼言幽時靜處欲其
韜晦也和詩阮籍焉知禮法疎以解嘲也

酬郭十五判官受、

才微歲晩尚虛名臥病江湖春復生藥裹關心詩總
廢花枝照眼句還成只同燕石能星隕自得隋珠覺
夜明喬口橘洲風浪促繫帆何惜片時程
荀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
寳周客聞而觀焉俛而掩口笑曰此燕石也與瓦
甓等左傳僖公十八年春隕石于宋五星隕化為
石也又星隕如雨淮南子隋侯之珠搜神記隋珠
徑寸夜有光明喬口橘洲皆在長沙郡之潭州公

在潭州會郭受有詩與之及公入衡郭受寄詩曰
新詩海內流傳遍舊德朝中屬望勞郡邑地卑饒
霧雨江湖天闊足風濤松醪酒熟旁看醉蓮葉舟
輕自學操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頓能高公
此詩酬郭言我才微年老豈有實德但虛名耳經
年臥病詩思都廢雖偶有作不過見春花漫成答
新詩舊德之句且所漫作雖因春興只同燕石具
北隨珠其曰得

珠夜明則比受詩而贊其美也末言喬口橘洲特
一水之便以望其來相會答足風濤句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
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
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易白頭
東閣即東亭也世傳蘇子瞻老杜事實虞伯生杜
律註並云何遜為楊州法曹咏廨舍梅花發夢弼

註云為楊州記室攷本傳無仕楊州攷本集有詠
早梅詩云枝横郤月觀花繞凌風臺亦無廨舍之
說蕭註云意郤月凌風皆當時楊州臺觀名故云
何遜在楊州爾此稍近之對雪逢春皆以梅言折
來用陸凱折梅寄范曄事其詩云折梅逢驛使寄
與隴頭人垂垂梅帶雪貌吳防雪梅賦云帶冷雲
之垂垂言裴以東閣官梅而動詩興與何遜在楊
州同一風致當此之時對梅相憶寄詩於我乃是

季夏送鄉弟韶陪黄門從叔朝謁

令弟尚爲滄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比來相國兼安

蜀歸赴朝廷已入秦捨舟策馬論兵地拖玉腰金報主身莫度清秋吟蟋蟀早聞黄閣畫麒麟

禹治水夢赤繡衣自稱玄夷蒼水使者授以金簡玉字之書遂得治水之要杜陵有南北杜最爲名家公自註韶兼開江使通成都下峽舟船二句言韶爲開江使雖位尚未達而其人則出名家也杜鴻漸以黄門侍郎領相國入蜀平崔旰之亂至是入朝已入秦時建都在秦地也此聯皆指鴻漸捨舟策馬者言韶本開江使乃登陸從鴻漸朝謁也拖玉腰金指鴻漸言言韶勤勞從事於論兵之地而左右鴻漸報主之身也潘岳仕路不達作秋興賦曰蟋蟀鳴于軒屏漢画功臣像于麒麟閣末二句又勉韶之行不可謂仕宦不達虚度清秋而興其策勳之早皆因韶陪行而預期之也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得凉字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凉主人送客何所

作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爲難離別賢聲此去有輝光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

主人即章梓州彝也籍籍名之盛也竇爲少尹因以京兆期之趙張謂趙廣漢張敞嘗爲京兆尹有聲於漢者

奉送蜀州栢二别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佐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彩鷁新

使起居八座大夫人楚宮腊送荊門水白帝雲偷碧
海春與報恵連詩不惜知吾斑鬢總如銀
栢二未詳其名中丞栢二兄栢貞節也衛尚書名
伯玉漢刺史車軾画熊問俗頻謂勤職無暇故遣
弟奉書五州夔峡忠歸萬也時貞節加五州防禦
使唐以六尚書并左右僕射為八座言別駕此行
以五州防禦使之命起居於尚書母也楚宮在夔
州臘送荊水者凍釋順流也碧海日出之地雲偷

其春者得春早也言江水方駛天氣巳和行舟便
利也恵連謝靈運弟指杜位也嘱別駕傳示杜位
莫惜詩寄我我前此鬢半黒白今全白如銀矣知
我老景之日加諒不惜寄詩相慰也蓋因白帝之
春動謝池之興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為後會知何
地忽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
於綿劍南春色還無頼觸忤愁人到酒邊
情親難會易別故花柳春色可悦者皆可憎以其
觸忤愁人到酒邊也鶴林玉露云錦與綿皆有用
之物而花絮勝之此劍南春色所以無頼也故因
路侍御入朝言之

又送辛員外

雙峰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盃細草留連侵座
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

擬回直到綿州始分手江頭樹裏共誰來
在恵義寺園作先有絶句故云又送首四句別筵
之景人留連故見草亦留連人悵望故見花亦悵
望三聯言舊遊難再故欲遠送末言無奈終別何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峡秋濤天地迴石出倒聽楓葉
下櫓揺背指菊花開貪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
命催南極一星朝北斗五雲多處是三台

李居益州青城杜鴻漸平崔旰嘗貿其謀杜入朝
欲表用之故赴其幕劉濬歸荊州白舫百棹皆錦
帆青簾人呼為天上樓船巫峽岸高楓生其上舟
行其下而楓葉從上落下故曰倒聽順水搖櫓忽
見菊花而舟已過故曰背指此寫道上所經景南
極一星指李秘書北斗長安城名三台星近北極
上台司命太尉中台司中司徒下台司祿司空三
公之象指杜鴻漸言前四句言自益州來巫峽喜

其屆途無危險之虞後四句言自巫峽赴相公幕
喜其遇主有同升之望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參軍傷其臨老陷賊
之故闕為面別情見于詩

鄭公樗散鬢如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心嚴譴
日百年垂死中興時倉皇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
餞遲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樗散〇呆不合世用也出莊子虔有道之士常自[illegible]
老畫師自娛而實自嘲也何其樗散中興謂肅宗
收復兩京也遠謫已可傷且垂死于復平之世尤
為不堪嚴譴故倉皇就道公又出餞之遲不及相
送即題闕面別結言若生得再見幸也死亦相從
盡此交期題謂情見于詩情何切哉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逍遙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別筵念我能書數字
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

髮前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烟

北史韋夐養高不仕周明帝號之曰逍遙公又唐
帝嗣立中宗亦封逍遙公世稱為小逍遙以別夐
首二句稱韋之世賢而惜其別三四則於別後望
其以書慰己且戒其自謹不必以詩傳人蓋詩及
時事必有美刺詞雖佳適足取忌招禍愛之深也
後四句又述其所以惜別者乃因時危身老之故
而重為感傷焉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兵戈不見老萊衣嘆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静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高士傳老萊子孝二親常着五色斑斕之衣戲於親側荆州記西陵峽中有黃牛山江陵縣有白馬崖皆出蜀所經韓乃公鄉人其父母避亂江東公送其往省言韓之父母以兵亂不見其子則韓有

親且不得奉人間萬事皆不足道矣夫父母兄弟人倫之樂也我已無家尋弟妹矣君從何處以訪其父母耶於是討其訪之之處乃從黃牛峽白馬江以達江東也然峽静惟聞灘聲之轉江寒但見樹影之稀道路多梗如此故此別應須各努力以求免禍若故鄉猶恐未能同歸以盡家庭之樂盖傷亂之未已也時蜀又有段子璋之反故云然

長沙送李十一銜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遠愧尚方曾賜履竟非吾土倦登樓久存膠漆應難並一辱泥塗遂晚收李杜齊名真忝竊朔雲寒菊倍離憂

西康州即同谷縣乾元二年關輔饑公棄官客于此洞庭湖與潭州青草湖相連乾元二年至大曆五年為十二秋也遠愧猶深愧言有施無報也公曾為員外郎例皆賜履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陳重雷義為友時人語曰

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左傳趙孟謂絳縣老人曰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漢書李膺杜密名行相次公自謂與李十一也朔雲寒菊送時之景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泛鄭監前湖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留還出浦葛巾欹側未迴船尊當霞綺輕初散棹拂荷珠碎却圓不但習池歸酩酊君看鄭谷去夤緣

鄭秘監名審有亭在峽州公春晚至江陵過之○隋
李尚書之芳泛舟其間令又與其甥宇文晁及崔
彧重泛餞別羊祜酒中廻船葛巾欹側謝玄暉詩
餘霞散成綺緫明遠芙蓉賦葉折水而為珠山簡
每遊習家池輒酩酊而歸鄭子真谷口借指監前
湖言黃緣連絡貌去黃緣言醉歸若之多也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梟梟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

瀝稚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回白首傳聲一注濕
青雲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
夔地無井以竹引山泉蟠接山腹間有至數百丈
者巫峽山高並出青雲陶侃家童千餘人嘗得胡
奴不喜言侃一日出郊奴執鞭以隨胡僧見而驚
禮云此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奴所在

杜詩鈔述註卷十四終

杜詩鈔述註卷十五

莆林兆珂　纂述

五言排律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夔府
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

老向巴人裏今辭楚塞隅入舟翻不樂解纜獨長吁
窄轉深啼狖虛隨亂浴鳧石苔凌几杖空翠撲肌膚
疊壁排霜劍奔泉濺水珠杳冥藤上下濃淡樹榮枯

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
擺闔盤渦沸欹斜激浪輸風雷纏地脉冰雪耀天衢
鹿角真走險狼頭如跋胡惡灘寧變色高臥負微軀
書史全傾撓裝囊半壓濡生涯臨臬兀死地脫斯須
不有平川決焉知衆壑趨乾坤霾漲海雨露洗春蕪
鷗鳥牽絲颺驪龍濯錦紆落霞沈綠綺殘月壞金樞
泥筍苞初荻沙茸出小蒲鴈兒爭水馬燕子逐檣烏
絕島容煙霧環洲納曉晡前聞辨陶牧轉盼拂宜都

縣郭南畿好津亭北望孤勞心依憩息朗詠劃昭蘇
意遣樂還笑衰迷賢與愚飄蕭將素髮汨沒聽洪鑪
丘壑曾忘返文章敢自誣此生遭聖代誰分哭窮途
臥疾淹為客蒙恩早廁儒廷爭酬造化樸直乞江湖
灩澦險相迫滄浪深可逾浮名尋已已懶計卻區區
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畫圖應經帝子渚同泣舜蒼梧
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盧旄頭初俶擾鶉首麗泥途
甲卒身雖貴書生道固殊出塵皆野鶴歷塊匪轅駒

伊呂終難降韓彭不易呼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摶扶
回首黎元病爭權將帥誅山林託疲苶未必免崎嶇
傳莊十八年巴人伐楚劉璋分三巴以夔為中巴
楚塞隅指白帝城謝靈運詩解纜乃流潮又入舟
陽已微不樂長吁公自傷流離也陰亮山行謂友
人曰空翠爽人肌膚大意謂空山青鬱佳氣也一
說空翠者垂空翠蔓也舟過曳人肌膚故云空翠
撲肌膚壓平亂山橫劍奔泉濺珠荊州記巫山有

神女峰寰宇記巴東有王昭君宅明怨惜指昭君
言失歡娛指神女言江賦盤渦谷轉海賦鷩浪雷
奔張禹云迅雷烈風纏地脉易何天之衢亨傳鄭
子家曰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
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詩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公自註鹿角狼頭二灘名陶秀行次豫章曰生涯
如臬兀臬兀不安貌史惠曰征塵蒙滿蕪草荷雨
露沾洗牽絲颺羽如絲也謝玄暉詩餘霞散成綺

澄江靜如練海賦大明鑣轡於金樞之穴翔陽駭
逸於扶桑之津鑣猶攬也月有御故言轡金西方
也月者金之精月有窟故言穴詩其蔌維何維筍
及蒲謝靈運詩新蒲含紫茸初篁苞綠籜陳藏器
本草水馬生水中善行如馬亦謂之海馬檣烏船
檣上刻為烏形也謝靈運詩石徑既窈窕環洲亦
玲瓏王粲登樓賦北彌陶牧註陶鄉名郊外曰牧
劉先主改夷陵為宜都今隸荊州南畿路入松滋

縣北望懷長安也劃以刀劃物開豁之意也禮記
蟄虫昭蘇註蟄藏之虫初出如睹而得明死而更
生故曰昭蘇秋興賦素髮颯以垂領王粲傳鼓洪
鑪以燎毛髮謝靈運詩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
卜商文章繩身之規矩豈敢自誣阮籍每行至路
窮處慟哭而返王陵傳陳平謂勃曰面折廷諍臣
不如君張綱曰吾廷諍是非非欲作自已名目端
酬造化有補王室而益黎民公為拾遺時嘗論房

琯有才不宜廢是謂廷諍以酬君王顧遇之恩瀧
瀕滄浪皆水名公以論房琯忤旨出為華州司功
而流落江湖迫瀧瀕逾滄浪而無意於浮名得遂
其閒嬾矣梁張僧繇嘗於天皇寺柏堂圖盧舍那
佛像夜有奇光發自屋壁又於堂內圖孔子十哲
像及後周滅二教惟天皇寺有宣父像遂為國庠
楚詞帝子降兮北渚注帝子堯二女也隨舜不返
沒於湘水之渚史記舜南狩崩於蒼梧之野謝朓

詩雲去蒼梧野湛盧越
怒晉天文志昴為旄頭
八度為鶉首秦之分野
安陷也晉嵇紹在稠人
羣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傳上怒內史曰公平生
廷論局促效轅下駒張
而已言遭喪亂甲卒有

有在中者其道殊故有
尹呂望韓信彭越也嚴
曉得非高太乙耶乙為
從其類也莊子鵬之徙
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
蜀困于征役故云黎元
所歸可不哀耶詩言舟
則此詩作於夷陵也

行次昭陵

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夫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
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絶足日月繼高衢
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
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揮安率土盪滌撫洪鑪
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
松柏瞻虛殿塵沙立暝途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昭陵唐太宗陵在醴泉縣九嵕山庸主煬帝羣雄

李密之流唐儉傳公日角龍顔姓協圖讖初太宗
方四歲有書生相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蘇秦
傳秦虎狼之國獨言定都者蓋太宗得天下根本
在先據關中故也魏文帝與孫權送馬書曰中國
雖饒馬其知名絶足亦時有之矣左傳文物以紀
之黄帝鑄鼎於荆山下鼎成而僊去後世名其地
為鼎湖漢書宣帝賜霍光玉衣梓宮漢武帝故事
高皇殿中御衣自篋中出舞於殿上又平帝時衣

帝廟衣自在匣外詩言太宗乘隋之亂以定天下
雖以天屬而尊高祖其實神功在太宗也是以天
下英賢皆從之而起如雲之從龍風之從虎及其
繼明而為君也文物則多師古朝廷則半老儒直
詞則不戮辱賢路則不崎嶇其盡君道如此而天
變猶有未消民生猶有未遂則又勤恤以安天下
之民生脩省以回天災於大造今也壯士幽人所
以有陵邑之悲鼎湖之拜也且廟中之玉衣自舉

而出鐵馬常趨而汗此何時耶於是瞻松柏之虛
殿立塵沙之暝途追想太宗開國之日而流恨不
能自已也蓋公自賊中竄歸經此而作

重經昭陵

草昧英雄起謳歌曆數歸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
翼亮貞文德丕承戢武威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
陵寢盤空曲熊羆守翠微再窺松柏路還見五雲飛
易天造草昧註草亂也昧晦冥也書天之曆數在

爾躬漢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庾信詩永韜三尺劍長捲一戎衣書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又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又丕承哉武王烈陵山陵也寢寢廟也熊羆守陵寢之兵也京房飛候大明八年宣太后陵前後數有光及五色雲又有五彩雲在松下如車蓋焉首句言太宗所由興次句言太宗所由立此二句是一篇柱風塵一聯應首句翼亮一聯應次句聖圖一句言創業之大三尺

劍一戎衣之成功也宗祀一句言垂統之遠貞文德戢武威之餘蔭也陵寢二句總言昭陵再窺二句却見重經

江陵望幸

雄都元壯麗望幸欻威神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
風烟含越鳥舟楫控吳人未枉周王駕終期漢武巡
甲兵分聖旨居守付宗臣早發雲臺仗恩波起涸鱗

漢高帝紀上見宮室壯麗怒蕭何曰非壯麗不足重威顏延年詩望幸傾五州甘泉賦配帝居之懸圃兮象太乙之威神地利以水陸之道言天文以星辰言長安秦地在江陵之北故曰北照謝玄暉詩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周穆王駕八駿之乘漢武帝南巡至于盛唐註盛唐南郡也羊祜得聖旨來分甲兵西北防秋左傳君行則居守景帝時七國反以誅晁錯為名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蕭何曹參贊為一代宗臣師古曰為後世之所

尊故曰宗臣此指郭子儀而言雲臺在河南洛陽縣漢明帝之臺也莊子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待決西江水活汝鮒魚曰君乃言此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按廣德元年吐蕃入寇代宗幸陝以衛伯玉有幹略可當方面任大事乃拜荊南節度使意是時代宗有意幸江陵故公有此作

千秋節有感二首

自能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
鳳紀編生日龍池塹劫灰湘川新涕淚秦樹遠樓臺
寶鏡羣臣得金吾萬國廻衡尊不重飲白首獨餘哀

唐紀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名千秋節宴百官於花
萼樓下王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左傳鳳鳥氏曆
正也龍池興慶宮池卽玄宗龍潛舊宅東有舊井
忽湧為小池常有雲氣或黃龍見其中至景龍中

其池浸廣遂瀰洞為龍池漢武帝穿昆明池悉是
灰墨問西域僧曰此天地劫灰之餘也舜二妃在
湘川思舜涕淚洒竹成斑謝玄暉銅雀詩繐帷飄
井幹尊酒若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井幹
樓也長安舊為秦地故曰秦樹百官表中尉更名
執金吾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故以名官
淮南子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樽耶過者斟酌多
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洸烱漂泊未歸搔首嘆曰今

天下兵戈洶
無地耳首四
壯觀已成塵
年編生日於
安之遠而涕
離散而萬國
獨哀也哉

其二

御氣雲樓敞含
羅襪紅蕖豔金
聖主他年貴邊
御氣含風二
月宮諸仙娛
聞所聞也吾歸
請名曰紫雲
帝欲留其

三千年一結子人壽幾何逐止洛神賦淩波微步羅襪生塵又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綠波曹子建詩白馬飾金羈聯翩西北馳書舞干羽於兩階劉伶啣杯漱醪詩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西京賦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索繩也謂走索以為戲也桂江湘水之源自桂州至潭故云詩言昔日千秋聖節於御氣含風之殿大陳聲樂王母則獻仙桃羅襪之美人則走索金羈之舞馬則銜杯他年聖

主崇貴如此而無邊心之勞今也不然故見桂江之向北目送波濤而憶長安豈不重傷情哉

太歲日

楚岸行將老巫山坐復春病多猶是客謀拙竟何人
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榮光懸日月賜予出金銀
愁寂鴛行斷參差虎穴鄰西江元下蜀北斗故臨秦
散地餘高枕生涯脫要津天邊梅柳樹相見幾回新

大曆三年戊申正月丙午朔初三日為太歲楚岸夔州本楚地巫山縣名山在縣背附郭於夔竟何人公自問之詞閶闔天門也天文志曰有黃道紫宸唐正殿名周之路寢漢之負扆黎萬國朝諸侯之所也中候榮光出河休氣四塞易繫辭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蜀先主傳取蜀城中金銀錢賜諸將士漢班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張良傳君安得高枕而臥也謝奉客居江表嘆曰門前梅柳幾回見新花葉故人無音信何也此公久客夔州逢太歲

有感而作言行于楚岸今已將老坐見巫山亦復經春病多猶是為客謀拙竟屬何人緬維在昔閶闔而開黃道衣冠而拜紫宸親見榮光得沾賜予今也鴛行斷絕虎穴相鄰傍西江而下蜀瞻北斗以興思脫要津而居散地往往與天邊梅柳相見而已歎其流落不得與朝列爾

傷春

日月遞相關星辰屢合圍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

太白曉兵氣勾陳出帝畿烟塵昏御道耆舊把天衣
行在諸軍闕來朝大將稀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
楚辭招魂篇目極千里兮傷春心故以傷春為題
晉天文志癸亥日關漢高祖七年月暈圍參畢七
重大角星名漢天文志大角者天王帝座庭魏都
賦兵纏紫微勾陳亦星名西都賦注勾陳六星去
北極六度半入壁宿王者法之主行宮也御道黃
道也唐書初吐蕃陷京師代宗幸陝州父老不欲

駕出牽挽帝衣諸鎮畏中官程元振魚朝恩等纔
構莫肯奔命所恃者郭子儀一人而已史記呂望
東海上人老而無遇以釣干周文王行年五十賣
食棘津七十屠牛朝歌八十釣於渭濱九十身為
為帝師首四句言日月星辰之變引入元振熒惑
主聽必誅之則天下始定也次四句以天文喻乘
輿播遷而耆舊挽留之不可得也末言六軍奔潰
諸鎮畏讒憂時之莫可為計也又傷賢者多隱於
屠釣令車駕之出故以文王載呂望之事望之也

春歸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
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
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即歸家
春歸言歸當春時非謂春光之歸也謝安所居有
石一株安常倚杖相對吟嘯終日忘歸北齊謝洙
名之為玉笋峰莊子吾生也有涯涯水際也此公

春歸成都有感而賦也言苔徑荒落江竹猶存茅
簷淒涼落花盈砌別來既久而甲子屢更云歸之
日而適值春華遂復倚杖以看孤石傾壺以就淺
沙遠鷗浮水而靜輕燕受風而斜雖當世路多梗
自喜吾生有涯醒而復醉乘興歸家聊用自遣而
已

九日

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滻源他時一笑後今日幾人存

巫峽蟠江路終南對國門繫舟身萬里伏枕淚雙痕
為客裁烏帽從兒具綠尊佳辰對羣盜愁絕更堪論
樊川在西安府長安縣漢將軍樊噲食邑於此故
曰樊川公之父嘗為奉天令因家焉自號杜陵故
曰故里滻水名在長安城東巫峽在四川夔州公
流寓地也終南山名在長安城南與巫峽相去萬
里對國門亦指長安言沈休文詩賓至下塵榻憂
來命綠尊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

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流飛雨動華屋蕭蕭梁棟秋
窮途愧知己暮齒借前籌已費清晨謁那成長者謀
解衣開北戶高枕對南樓樹濕風涼進江喧水氣浮
禮寬心有適節爽病微瘳主將歸調鼎吾還訪舊丘
大火心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六月也七月則
此星西流矣張景陽詩大火流坤維謝玄暉詩朔
風吹飛雨蕭蕭江上來旣洒百常觀復集九成臺
張良願借前箸為王籌之長者謀蓋自謙無長者
謀略也主將謂嚴武也侯霸為司徒嚴陵遺之書
曰君房位至鼎足舊丘指長安也鮑明遠詩去鄉
三十載復得還舊丘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
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二儀積風雨百谷漏波濤聞道黃河坼遙連滄海高
職司憂悄悄郡國訴嗷嗷舍弟卑棲邑防川領簿曹

尺書前日至版築不時操難假黿鼉力空瞻烏鵲毛
燕南吹畎畝濟上沒蓬蒿螺蚌滿近郭蛟螭乘九皋
徐關深水府碣石小秋毫白屋留孤樹青天失萬艘
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賴倚天涯釣猶能掣巨鼇
唐志臨邑縣屬齊州河南道開元二十九年七月
伊洛及支川皆溢是秋河南河北二十四郡水時
公弟穎為臨邑主簿二儀天地也老子江海所以
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漢書考城令王渙謂

主簿仇覽曰枳棘非鸞鳳所棲韓信傳咫尺之書
汲冢紀年周穆王東至九江以黿鼉為橋梁淮南
子烏鵲填河成橋詩言水勢之大須假神靈以治
之而黿鼉烏鵲之靈其實不可假也齊地在燕之
南吹畎畝皆在水中為風所吹也齊地紀云渤海
東有碣石徐關亦齊地徐關盡成水府碣石小如
秋毫則水之大也可知留孤樹言屋漂而樹獨存
也矢萬艘言萬艘直行如矢不復回旋取路也矢

一作失山海經東海度索山有大桃屈盤三千里
名曰蟠桃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
此詩首四句言苦雨黃河泛溢次八句言隄防之
思簿領所憂及書至之事次八句言燕南濟上徐
關碣石之泛溢應首節末四句則公實其意也言
我衰年無定殆同斯水之泛梗方思利涉以至蟠
桃之地倚賴吾弟猶能有製鼇之才則此水又何
足患乎蓋公欲遠引而望其弟以治世之責也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北池雲水闊華館闢秋風獨鶴元依渚衰荷且映空
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素楖分曹往金盤小徑通
萋萋露草碧片片晚旗紅杯酒沾津吏衣裳與釣翁
異鄉初豔菊故里亦高桐搖落關山思淹留戰伐功
嚴城殊未掩清宴已知終何補參卿事驩娛到薄躬
孫楚長揖石苞曰天子使我參卿軍事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詞才不世雄略動如神
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層城臨媚景絕域望餘春
旗尾蛟龍會樓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
帝念深分閫軍需遠筭緡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
辭第輸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緒事業暗相親
漢書汲黯字長孺武帝召為中大夫以數直諫不
得久居內廉頗趙之良將屢破齊魏直詞指黯雄
略指頗引之以美嚴公也史記世家太公至國修

政因其俗簡其禮故五月而報政成周公曰政不
簡不易民不有近禮蛟龍為旂燕雀馴言嚴公德
及鳥獸燕雀且馴况於民乎此移風速之證也江
動蜀樹浮秦蜀言今寓之地秦言故鄉之思亦極
狀城上所望之遠也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
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漢書武帝
初筭緡錢供師之費緡以貫錢者謂計其緡數而
稅之筭緡衰世之法今蜀貢花羅瑞錦以應軍需

與筭緡者異矣史記霍去病傳武帝欲為去病治
第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由此上益愛重之後
漢書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
故不及馬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
伏波將軍明帝笑而不言晉書杜預開府荊州贈
征南將軍閣相親期嚴公之功贈與預同也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燕得心字

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送使節落景惜登臨
稍稍烟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瀨輕鳥度層陰
檻峻背幽谷窗虛交茂林鐙光散遠近月彩靜高深
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窮途衰謝意苦調短長吟
此會共能幾諸孫賢至今不勞朱戶閉自待白河沉
公自註杜使君乃宗人也水流沙上曰瀨參西方
之宿蜀在西以江樓之高逼近於參星也諸孫指
杜使君言白河銀河也沉謂天將曙也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配極玄都閟憑高禁籞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
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
僊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
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
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
翠柏深留景紅梨迥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
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
天寶初陳王府參軍田周秀上言玄元皇帝降于

丹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在君喜故宅上遣使得
之乃置玄元廟于大寧坊仍詔天下建紫極宮廟
在洛城之北故曰配極玄都丹臺仙真之所居漢
書音義禁苑之籞折竹以懸繩連之使人不得往
來也周禮春官守祧注遠廟曰祧遷主之所藏也
又地官掌節注節猶信也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
擢雙立之金莖注金莖銅柱也沈約詩鳴珠簾於
繡戶散芳塵於綺席擅約歌白日映雕梁近日月

言高大也老子生指李樹為姓而唐以為聖祖故
曰盤根大漢孝景皇后夢日入懷以七月七日生
武帝於猗蘭殿唐累世之盛故曰奕葉光大史公
不為老子作世家而置於列傳是遺舊史明皇親
註道德經是付今王也公自註廟有吳道子畫五
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也禮記天子龍袞又
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日光曰景風箏謂製
箏掛之風際風至則鳴也江淹詩玉柱揚清曲銀

牀井欄也古詩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
漿畢周室者老子見周衰而遠去拱漢皇謂漢文
景皆崇尚黃老之術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牝首
十二句為一節言玄元皇帝廟之隆仙李四句見
老子為唐聖祖而道盛于今中十二句為一節言
道子畫五聖之妙翠柏四句述所見廟中之景末
四句為一節申替老子之道晦於當時而顯於後
世公因欲用其道以自修也

謁先主廟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
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已嘔血事酸辛
霸氣西南歇雄圖曆數屯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
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檐交鳥道枯木半龍鱗
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
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況乃久風塵
孰與關張並功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鄰

暮安惟歷飄零且釣緡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
先主章武元年屯白帝城改白帝為永安三年殂
于永安宮故夔州有先主廟慘澹寥落之意易時
乘六龍以御天又君子以經綸三國志後主建興
十二年丞相諸葛亮率大衆由斜谷出據五丈原
與司馬懿對於渭南患粮不繼分兵屯田為久駐
之計相對百餘日粮盡勢窮憂恚嘔血卒廟在夔
州山中故云交鳥道廟前有雙大柏古峭如龍鱗

清溪豐溪也黄綬詩娟娟釣絲竹幾送清溪月謝
玄暉詩玉座猶寂莫況乃妾身輕葛稚川再到鄉
國云男女皆更換唯綠水青山不減舊耳耿弇鄧
禹光武功臣最親者也堪是不堪也孔緯常下憂
國之淚此因謁先主廟有感於先主孔明之遇而
深致意焉首十二句叙蜀所以不能興復之故言
漢季昏亂群雄乘之而起[illegible]之者各有其人如魏
則有荀彧郭嘉之流吳則有張昭周瑜之輩惟其

力相倂故社稷遂分成鼎足之勢而先主志屈征
吳乃偃其興漢經綸賫恨而殁其身雖死尚留興
漢長策付中原之托於老臣孔明繼而孔明方畫
恢復而又復殞竟辜先主之志所以然者蓋以蜀
氣歇於西南而雄圖屯於曆數耳不然則蜀都雖
小猶足以王其東過楚可以吞吳其西通秦可以
取魏豈不足以成混一之勢哉其無成者適惟漢
祚已訖使其君臣相繼而殁則先主孔明雖有興

復之志其如天意何哉舊俗至歲時新八句言其
廟之所在雖年久荒落而夔人敬祀之心初不少
怠則以其澤之在人之深是以後世不忘也絶域
至篇終十二句乃公之自感者也言我留滯於
對此搖落之景既無以堪而況世亂未清歸期難
必蹉跎歲暮情如之何因想當時先主之臣有如
關張者功親耿鄧其孰與之並然而先主一得孔
明遂情同魚水親並關張是其大有為之才蓋

天不小矣世豈有知遇之主如此者哉今我年已遲暮則雖遇知己之君如先主者亦不堪帷幄之任矣飄零且事漁釣以終吾生焉夫用世之心則固已矣而憂世之志尚未終忘但常淚濕衣巾不容自已耳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

胡虜潛京縣官軍擁賊壕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逃帳殿羅玄冕轅門照白袍秦山當警蹕漢苑入旌旄

路失羊腸險雲橫雉尾高五原空壁壘八水散風濤今日看天意遊魂貸爾曹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勞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兵氣回飛鳥威聲沒巨鰲戈鋋開雪色弓矢向秋毫天步艱方盡時和運更遭誰云遺毒螫已是沃腥臊睿想丹墀近神行羽衛牢花門騰絕漠拓羯渡臨洮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操鋒先衣染血騎突劍吹毛喜覺都城動悲連子女號家家賣釵釧準擬獻香醪

按史至德二年九月丁亥以廣平王俶為元帥司空郭子儀副之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發鳳翔壬寅至長安城西陳于香積寺之北澧水之東與賊戰斬首六萬賊大奔潰癸卯大軍入京師甲辰捷書至鳳翔南史丘遲與陳伯之書將軍魚遊沸鼎之中異苑桓謙太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甲持槊從堦中出緣杌登竈蔣山道士以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

穴中後漢第五倫擢謝夷吾為督郵使收烏程長按罪夷吾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遊魂假息非刑所加帳殿軍中以帷帟為殿玄冕卿大夫之服項籍傳軍行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梁陳慶之所統之兵悉着白袍前漢書出稱警入稱蹕止行人也羊腸坂在太行山天下之險也黃帝戰于涿鹿之野上常有雲氣古今註高宗有雉雊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故天子有雉尾扇五丈原在長安

近地有謂在鳳翔者非關中八水一涇二渭三滻
四灞五澇六滈七灃八滴也元帥廣平王俶司空
郭子儀豹韜太公兵書漢蘇武持節使匈奴晉呂
虔有佩刀相者曰必三公可佩花門謂回紇拓羯
謂安西西域傳云安西募勇健者為拓羯猶言戰
士也劍吹毛言其利也古有吹毛之劍公喜官兵
大壓賊境將復京師而作首言胡虜之潛京縣猶
鼎魚穴蟻之假息耳今大軍已臨賊境將欲何逃

耶次言天子駐蹕於鳳翔而雲橫雉尾高元帥統
兵至長安而路失羊腸險五原則空壁壘八水則
散風濤言賊將退敗也應官車擁賊壕今看天意
特貸爾之遊魂耳乞降尚許皆不可也應鼎魚穴
蟻句次言元帥司空前軍左將皆忠臣義士故兵
氣威聲之可畏乃知天步之艱將盡時來之運再
逢故不遺毒螫而盡沃腥臊也次云睿想丹墀近
言車駕將還京神行羽衛牢言與衛盡元固且花

門拓羯感恩而來助順鋒先則衣染血騎突則劍
吹毛況爾羸俘何足執耶故喜動京師家家賣去
釵劍準擬壺漿於王師也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濤
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羣盜尚如毛
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沙頭暮黃鶴失侶亦哀號

顧愷之千巖競秀萬壑爭流宋玉悲哉秋之為氣

也天高而氣清時吐蕃党項與僕固懷恩之亂方
殷故有羣盜尚如毛之句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幽燕通使者岳牧用詞人
國待賢良急君當拔擢新佩刀成氣象行蓋出風塵
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衆僚宜潔白萬役但平均
霄漢瞻佳士泥塗任此身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

廣德元年梓州作時安史亂平衆鐵曰近世征戍

欆欆而高爵厚祿皆武官高牙大纛金紫煌煌駭人耳目我輩頭白作冷局官復何益哉元興曰今世事若此諸公宜潔正廉白不可學目前貪饕王子敬曰萬民徭役宜科使平均自無怨謗行蓋刺史皂蓋也張景陽曰近數佳士致身在於齊漢之上詩言王室時方多難故高官皆任武臣今馬安史之亂既平岳牧皆用文士惟國家急于求賢而路君正當拔擢且安史雖平吐蕃復寇故佩刀欲

成氣象行蓋咸冒風塵在在兵興而乾坤盡破生靈受困而府庫皆空方今衆寮正當精白一心均平庶政務效忠勤以匡王國額瞻路君如在雲霄之上我今困辱泥塗亦有何言秋天摇落之時回首大江之濱無負吾情可也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

鼎湖瞻望遠象闕憲章新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臣與時安反側自昔有經綸感激張天步從容靜塞塵南圖回羽翮北極捧星辰漏鼓還思晝宮鶯罷轉春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閣道通丹地江潭隱白蘋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

前漢郊祀志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騎龍上天故名其處曰鼎湖此言肅宗晏駕也周禮縣治象之法於象魏故曰象闕此言代宗踐祚法度日新也光武紀令反側子自安劉越石詩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詩天

步艱難乃眷西顧唐藝文志有玉帳經一卷蓋兵書也愁殺錦城言蜀人思戀嚴武之深也或謂悲肅宗與玉帳句不相蒙漢典職儀以丹漆地故名丹爾雅蘋之大者曰蘋隱白蘋公自謂隱於蜀也莫愛身勉嚴以致身之義也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氛祲滿人世別離難絕域遙懷怒和親願結歡勑書憐贊普兵甲望長安

宣命前程急惟良待士寬子雲請自守今日起為官
垂淚方投筆傷時即據鞍儒衣山鳥怪漢節野童看
邊酒排金盌夷謌捧玉盤草肥蕃馬健雪重拂廬乾
慎爾參籌畫從茲正羽翰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摶
至德二年吐蕃遣使來請討賊且修好肅宗遣給
事中南巨川報聘楊益其贊行者往吐蕃當渡青
海故曰海氣寒氛祲滿謂京師尚未收復也季珏
云人世萬事惟別離最難絶域即吐蕃贊普吐蕃

君長名漢書楊子雲三世不從官草太玄有以自
守泊如也班超家貧傭書久勞苦投筆歎曰大丈
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
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馬援傳劉尚深入五溪軍
沒援因請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乃據鞍顧眄以
示可用桑生聞山鳥嘐戞嘆曰山鳥亦怪我儒衣
歸也漢節即蘇武牧羊事吐蕃聯毳帳以居號大
小拂廬莊子鵬之徙於南冥也摶扶搖而上者九

萬里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

詔發西山將秋屯隴右兵淒涼餘部曲燀赫舊家聲
鵰鶚乘時去驊騮顧主鳴艱難須上策容易即前程
斜日當軒蓋高風卷旆旌松悲天水冷沙亂雪山清
和虜猶懷惠防邊詎敢驚古來於異域鎮靜示專征
燕薊奔封豕周秦觸駭鯨中原何慘黷餘孼尚縱橫
箭入昭陽殿笳吟細柳營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

宸極妖星動園陵殺氣平空餘金椀出無復繐帷輕
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罘罳朝共落榆桷夜同傾
三月師逾整羣胡勢就烹瘡痍親接戰勇決冠垂成
妙譽期元宰殊恩且列卿幾時回節鉞戮力掃欃槍
圭竇三千士雲梯七十城恥非齊說客甘似魯諸生
通籍微班忝周行獨坐榮隨肩趨漏刻短髮寄簪纓
徑欲依劉表還疑厭禰衡漸衰那此別忍淚獨含情
廢邑狐狸語空村虎豹爭人頻墜塗炭公豈忘精誠

元帥調新律前軍壓舊京安邊仍扈從莫作後功名
秦州在長安西故曰西山郭英乂先為秦州都督
詔還加隴右節度使其父知運嘗節度隴右部曲
猶有存者故曰淒涼餘部曲令英乂又節度其地
故曰燀赫舊家聲漢光武時大將軍有五部部下
有曲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李陵生降頹其家聲
天水即秦州雪山在隴右山高雪積夏日不消左
傳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豕性貪婪無厭故

以比祿山也陳琳檄若駭鯨觸細網鯨魚之大者
此美英乂也初祿山之亂英乂為秦州都督隴右
採訪使賊使高嵩擁兵入汧隴英乂勞之既而伏
兵發盡虜其衆唐都長安即周舊都也秦州屬華
昌府謂英乂在周秦之地會觸駭祿山黨也中原
謂陝西河東山東等地皆為祿山所擾也文選上
悠下黷餘孽謂慶緒輩也昭陽漢殿名笳胡所吹
者漢周亞父細柳營在長安白衣行謂王子更衣

以避亂也宸極帝星也虞翻別傳仰瞻宸極妖
五行志五星之變各見其方以為殃災南史沈烱
字初明為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
之陳已思鄉之意云甲帳朱簾一朝零落茂陵玉
盌遂出人間魏武帝遺令六尺牀張總帷此旨賊
凌暴園陵也罘罳連閣曲閣以蔽鳥雀者榆木名
桷椽也一云屋角斜枋天攙天搶皆彗星之屬圭
竇穿牆為竇如圭窮士之居也記儒有蓽門圭竇

左傳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墨子楚
王令公輸作雲梯以攻宋蒯徹謂韓信曰酈生掉
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寧有詔止將軍乎信然之
乃襲破齊叔孫傳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共起朝儀
微班公自謂詩賓彼周行箋云周之列位也漢光
武時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
席而坐故曰三獨坐漢宣帝置行刻漏賜十郡列
卿王粲以西京擾亂往荊州依劉表公借言欲往

英乂劉機含情忍淚夜起薊門元帥廣平王俶也
時朝廷以俶為元帥李嗣業為前軍收復長安安
邊仍扈從期英乂以安隴右之邊仍歸朝扈從天
子也此詩首十六句言英乂以西北之將為隴右
節度使燕薊至同傾十六句極言胡虜亂華之慘
黯三月至攙搶即期英乂以平寇圭竇至含情十
二句則公自述其送別英乂之情廢邑至末八句
深說時艱勉以共濟而立功名也

杜詩鈔述註卷十六

莆林兆珂孟鳴父纂述

五言排律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特進羣公表天人夙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鵬
服禮求毫髮推忠忘寢興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
儤醴來浮蟻奇毛或賜鷹清關塵不染中使日相乘
晚節嬉遊簡平居孝義稱自多親棣萼誰敢問山陵
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能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騫騰
精理通談笑忘形向友朋寸腸堪繾綣一諾豈驕矜
已忝歸曹植何如對李膺招要恩屢至崇重力難勝
披霧初歡夕高秋爽氣澄樽罍臨極浦鳧鴈宿張燈
花月窮遊宴炎天避鬱蒸硯寒金井水簷凍玉壺冰
瓢飲唯三逕岩栖異一塍謬持蠡測海況挹酒如澠
鴻寶寧全秘丹梯庶可凌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

讓皇帝長子璡封汝陽王加特進漢官儀曰諸侯

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邯
鄲淳見曹植才辯歸對所知歎謂天人武帝謂劉
德爲千里駒師古曰其所言若駿馬可致千里莊
子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而上者九
萬里若無憑不挾貫也曹子建浮蟻鼎沸酷烈馨
香隋文帝賜楊素白花角鷹會稽典錄丁寬門無
雜賓吳志朱然傳中使日食之物相望於道嬉遊
簡言其晩年喪親無心遊樂也玄宗於興慶宮置

樓題曰棣萼相輝讓皇帝薨葬于橋陵號爲惠陵
誰敢問者語及其親則必哀痛故人不敢問之如
門人廢蓼莪之意賈山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殷
仲文詩哲匠感蕭辰醇儒哲匠美其學業辭華之
善鸞聳鳳騫狀其書翰之工曹丘生謂季布曰楚
諺得黃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
于梁楚間哉後漢杜密李膺名行相次是稱李杜
何如者公謙言卑不敢亞也衛瓘稱樂廣若披雲霧

而覩青天荊州記益陽有金井數百古詩烱然清
冰出萬壑置之迎風寒露之玉盤鮑明遠詩清如
玉壺冰許由山巖中棲止一塍稻畦中一片塍也
東方朔論以蠡測海蠡蚌屬左傳有酒如澠澠齊
國水名劉向傳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並道術
篇名謝靈運詩躡步凌丹梯漢淮南王好道愛士
招致賓客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
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八公之徒

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鴻烈解晉隱士孫登好
讀易撫一絃琴嵇康從之遊問皆不言三年將別
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今
之世矣嵇康幽憤詩昔慚柳下今愧孫登此詩特
進至驕矜二十四句頌汝陽王已忝至篇終則公
自叙蒙王之眷也首二句言其位以德君霜蹄一
聯言其才之疎爽服禮一聯言其德之密塞聖情
以下四句言其主眷之隆晩節四句言其孝友之

篤學業四句言其學藝之美精理四句言其好士
之至已忝至壺冰十二句備述汝陽眷已之厚歠
飲四句言已以寒士而承王之眷鴻寶四句言汝
陽好道術而已亦可登於道也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令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
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畧地兩隅空
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挂弓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

每惜河湟棄新兼節制通智謀垂睿想出入冠諸公
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胡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
受命邊沙遠歸來御席同軒墀曾寵鶴畋獵舊非熊
茅土加名數山河誓始終策行遺戰伐契合動昭融
勳業青冥上交親氣槩中未爲珠履客已見白頭翁
壯節初題柱生涯獸轉蓬幾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窮
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

哥舒翰其先蓋突厥施酋長哥舒部之裔翰自隴
右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又加河西節度進封
西平郡王漢武帝獲麟作麒麟閣宣帝甘露三年
思股肱之美圖畫霍光等十一人於其上漢高帝
論功行封以蕭何功第一吳張昭曰人主能駕馭
英雄唐制開府儀同三司卽三公之亞劉守之爲
先鋒百戰百勝郭千秋曰曹公有野戰略地之功
兩隅謂突厥吐蕃也隋西域傳青海近吐谷渾城
胡人每起兵則傳箭時翰築城青海吐蕃不敢近

故無傳箭天山卽祁連山薛仁貴傳將軍三箭定
天山宋玉大言賦彎弓挂扶桑無傳箭早挂弓卽
畧地兩隅空也廉頗趙之良將伐齊攻魏皆破之
左傳襄公四年魏絳勸晉侯和戎有五利水出金
城曰湟蓋黃河之西一名都樂水吐蕃本西羌屬
散處河湟江岷間以翰兼河西節度使收復之也
低秦樹繞漢宮蓋言日月至高也以其功比之則
日月反若秦樹之低乾坤至大也以其功比之則

乾坤止繫漢宮之小此甚言其恢復之功大也愁遂北言翰之威武胡人愁其攻遂而敗北也又從東漢伐大宛國得天馬乃作天馬歌大宛在東海此亦言翰能振威武服蠻夷故宛馬復東來貢也此一聯又申言兩隅之空也受命一聯言翰屢節鎮邊郡收復河湟功成而歸寵宴甚盛也左傳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安能戰史文王出獵卜之曰所獲

非熊非羆非虎非貔乃霸王之輔也於是果遇太公此一聯言上之恩寵未嘗及於清華無功之士而所任用者乃在太公鷹揚之流也分茅胙土封建諸侯者也漢高祖封功臣誓曰云黃河如帶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此一聯言翰以功進封西平王也策行句貴謀賤戰也契合句君臣相悅也濯夫致功名於青冥之上五侯門戶棨戟森列百夫守衛出入交驩親契皆在豪英氣槩之中誰敢反目此聯極言其榮幸之極也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白頭翁公自謂也相如題昇仙橋不乘駟車不復過此橋一說用馬援銅柱事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梁元帝詩旣看春草歇主父偃云日暮途窮稽康書若道盡途窮則已耳晉孫楚恃才凌傲嘗爲石苞參軍長揖苞云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吳志呂蒙隨姊夫鄧當擊賊職吏輕之蒙殺吏袁雄言於孫策引置左右曰留曰識見翰

有容士之度知人之明故以二子爲況也崆峒隴右山名宋玉大言長劒耿介倚天外珠履以下公述已老未用世欲依翰幕以就功名

上韋左相

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鴻鈞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應圖求駿馬驚代得麒麟沙汰江河濁調和鼎鼐新韋賢初相漢范叔已歸秦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豫章深出地滄海闊無津

北斗司喉舌東方領搢紳持衡留藻鑒聽履上星辰
獨步才超古餘波德照鄰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遵
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
才傑俱登用愚蒙但隱淪長卿多病久子夏索居貧
回首驅流俗生涯似衆人巫咸不可問鄒魯莫容身
感激時將晚蒼茫興有神爲君歌此曲涕淚在衣巾
常見素襲父爵從明皇入蜀拜左相此詩乃初拜
同中書門下平章時所上左相追書也左傳郯子

曰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
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史記黃帝名軒轅天
子即位曰龍飛漢王吉疏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
之域書說命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成帝時西羌
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楊雄即充國
像而頌之後漢胡廣傳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
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爲其頌云此謂
見素之父也戰國策按圖索驥曹植獻文帝馬表

臣於先帝世得大宛紫騂一匹形法應圖此言見
素以才見用也韋賢授昭帝詩後爲漢相范雎字
叔入秦爲丞相輔成秦業竝韋應范傳經應帝豫
章巨木以言其負大材滄海以言其有大度李固
傳尚書猶天之北斗也北斗爲天之喉舌尚書亦
爲君之喉舌東方朔爲縉紳領袖畢公率東方諸
侯入應門右見素爲相率百官故云領袖先爲吏
部侍郎銓序平允故云持衡留藻鑑漢鄭崇哀帝

時爲尚書僕射數求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
書履聲見素嘗爲兵部尚書故以鄭公比之曹植
曰王仲宣獨步於漢南左傳晉文公答楚子曰子
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
晉國者君之餘也魏志管輅字公明明易數天寶
十五載有星犯昴見素言於肅宗曰昴者胡也祿
山將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
應在刑昴星金忌火當火位昴之昏乃其時也及

祿山死日月皆不差故以管輅比之前漢陳遵字
孟公與人尺牘皆藏以爲榮吳志周瑜云恐蛟龍
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豈是以下四句贊見素有是抱負故有是勳業非
偶然也司馬相如有消渴病子夏曰吾離羣索居
久矣列子有神巫季咸知人死生禍福莊子孔子
逐於魯不容身於天下才傑至篇終則公自述其
窮以異見素之用已也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
參三十韻

故人何寂寞今我獨淒涼老去才難盡秋來興甚長
物情尤可見詞客未能忘海内知名士雲端各異方
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
舉天悲富駱近代惜盧王似爾官仍貴前賢事可傷
諸侯非棄擲半刺已翱翔詩好幾時見書成無使將
男兒行處是客子鬬身強羈旅推賢聖沉綿抵咎殃

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
徒然潛隙地有靦屢鮮粧何太龍鍾極于今出處妨
無錢居帝里盡室在邊疆劉表雖遺恨龐公至死藏
心微傍魚鳥肉瘦怯豺狼隴草蕭蕭白洮雲片片黃
彭門劍閣外虢略鼎湖傍荆玉簪頭冷巴箋染翰光
烏麻蒸續曬丹橘露應嘗豈異神仙宅俱兼山水鄉
竹齋燒藥竈花嶼讀書牀更得清新否遥知對屬忙
舊官寧改漢淳俗本歸唐濟世宜公等安貧亦士常

蚩尤終戮辱胡羯漫猖狂會待祅氛靜論文暫裹糧
公自註時患瘧病彭州在蜀高適由太子詹事出
刺彭州虢州在晉岑參由補闕左遷虢州長史晉
江淹嘗夢還人筆後爲詩絶無佳句人謂才盡潘
安仁有秋興賦沈鮑沈約鮑照也沈佺期祭文思
合飛動才冠卿雲富駱富嘉謨駱賓王盧王盧照
鄰王勃前賢即富駱盧王諸侯謂適也庾亮書别
駕任居刺史之半謂參也俗言辟瘧鬼必於幽隙

之地不爾即易容貌龍鍾竹名謂年老如竹之檯曳不自禁持邊疆謂旅於秦州後漢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竟隱鹿門山不返嵇康游山觀魚鳥而心甚樂之草白雲黃狀荊州蕭條之景荊玉巴箋鳥麻丹橘皆言彭虢之地所產清新否指高岑吟詩也對屬忙指高岑御屬吏也一說對屬即吟詩也後漢岑彭惡所營曰彭亡欲徙之今云寧改漢謂不改

於漢也指高言虢本晉地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乃有堯之遺風焉指岑言宜公等言高岑亦士常公自謂也黃帝殺蚩尤胡羯安史也首六句言故人遠別而寂寞已則窮處而凄涼雖爲時棄獨詞客未忘以爲高岑張本海內至使將十四句承詞客而言遂美高岑之作高妙可並古人而且貴顯却恨其不得相會以應起句故人何寂寞男兒至片片黃二十句則述已之羈旅病瘧之苦以應起句今我獨凄涼彭門至歸唐十二句承似爾身仍達而言高岑居官彭虢二地之樂濟世至末六句言二子之達雖足濟世我之窮亦士之常惟欲待天下之清相就論文則故人不知寥寞而我之凄涼亦不足言矣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

衡岳啼猿裏巴州鳥道邊故人俱不利謫宦兩悠然

開闢乾坤正榮枯雨露偏長沙才子遠釣瀨客星懸
憶昨趨行殿殷憂捧御筵討胡愁李廣奉使待張騫
無復雲臺仗虛修水戰船蒼茫城七十流落劍三千
畫角吹秦晉旄頭俯澗瀍小儒輕董卓有識笑苻堅
浪作禽填海那將血射天萬方思助順一鼓氣無前
陰散陳倉北晴熏太白巔亂麻屍積衛破竹勢臨燕
法駕還雙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霑奉引佳氣拂周旋
貔虎開金甲麒麟受玉鞭侍臣諳入仗廐馬解登仙

花動朱樓雪城凝碧樹烟衣冠心慘愴故老淚潺湲
哭廟悲風急朝正霽景鮮月分梁漢米春給水衡錢
内蘂繁於纈宮莎軟勝綿恩榮同拜手出入最隨肩
晩着華堂醉寒重繡被眠轡齊兼秉燭書枉滿懷牋
每覺昇元輔深期列大賢秉鈞方咫尺鎩翮再聯翩
禁掖朋從改微班性命全青蒲甘受戮白髮竟誰憐
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師資謙未達鄉黨敬何先
舊好腸堪斷新愁眼欲穿翠乾危棧竹紅膩小湖蓮
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
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
地僻昏炎瘴山稠隘石泉且將棊度日應用酒爲年
典郡終微渺治中實棄捐安排求傲吏比興展歸田
去去才難得蒼蒼理又玄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
隴外翻投跡漁陽復控弦笑爲妻子累甘與歲時遷
親故行稀少兵戈動接聯他鄉饒夢寐失侶自迍邅
多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便如公盡雄俊志在必騰騫

賈至由中書舍人出守汝州坐小法貶岳州司馬
嚴武由給事中拜京兆尹坐房琯事貶巴州刺史
南中志烏道四百里以其險絶特上有飛鳥之道
耳乾坤正言收復兩京也雨露偏言賈嚴二公被
謫不得均霑恩澤也賈誼洛陽才子爲長沙王太
傅嚴子陵與光武共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引此
同姓二事以見二公不得近君也天子行幸所止
曰行殿詩憂心殷殷二句公追言昔自賊中而赴
鳳翔也强胡未滅故愁李廣奉使未還故待張騫
仗天子出入之儀仗此言行宮草創不復如昔日
之嚴整也漢武帝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有戈船樓
船百艘酈食其憑軾下齊七十餘城莊子趙文王
好劍士門下客三千餘人春秋時秦晉連姻又爲
敵國前漢志昴爲旄頭胡星也此指安史而言漢
董卓廢立凶暴無道恣性矯情擢用羣士以韓馥
等爲刺史馥等到官各舉義兵同盟討卓秦符堅

遼衆伐晉遂至破敗撫畜鮮卑符融諫之不聽後
爲鮮卑所亡小儒有識公自謂也董卓符堅指安
史而言山海經赤帝之女娃遊東海溺而死化爲
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江淹詩精衛銜木
石詎能測幽微商本紀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
天神與之博令人代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
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引此以言安史之不
知量也左傳曹劌曰一鼓作氣二而衰三而竭陳

倉地名在長安縣北太白山亦在長安縣漢書死
人如亂麻衛河北也燕范陽也晉杜預曰今兵威
已振勢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八川一涇
二渭三滻四灞五澤六滈七澧八潏王師下八川
謂長安收復矣漢光武紀論氣佳哉鬱鬱葱葱書
尚桓桓如虎如貔貔執夷也豹屬麒麟仁獸以言
御馬咸寧二年令發張駿陵得鞭飾以珊瑚按代宗
嘗賜郭子儀五花虬馬并紫玉鞭轡淮南子云乘

黃獸名能翼馬身黃帝乘之而登仙王隱晉書宣
帝內廐馬一日風靜天霽有二白鶴飛至廐化爲
青衣童子騎二大馬乘空而去江淹詩碧樹露阡
阡生煙紛漠漠顏延年詩空城凝寒雲九辨葦涕
潺湲兮下霑軾郭子儀收復兩京時太廟爲賊所
焚權移神主於內長安殿上皇謁廟請罪及肅宗
還京素服向廟哭三日漢章帝分梁漢儲米給民
漢宣帝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

宅詩秉國之鈞左傳齊桓公曰天威不違顏咫尺
顏延年詩鸞翮有時鎩漢元帝疾史冊直入臥內
頓首伏青蒲上以諫公嘗諫房琯事故以爲比左
太冲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伏生年九十餘
以書教于齊魯公本傳云公嘗入太學受業有稚
才以其入學之故故云諸生老伏虔謝靈運詩楚
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詩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引
此以喻當時謗二公之讒人也鮑照詩直如朱絲

繆嘆二公無知音而戒之也浦鷗比二公霜鶻比讒人鶻不空拳期於必中戒之之至也晉職官志州置別駕治中從事謝靈運詩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莊子爲漆園吏楚莊聘之欲以爲相謂使者曰亟去毋汙我故曰傲吏郭景純詩漆園有傲吏陶淵明歸去來辭田園將蕪胡不歸老子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漢高祖紀送徒縱之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復控弦言漁陽內地安慶緒之兵

反戟也必騰騫謂升騰飛揚也言二公不久必見擢也首八句爲第一節惜賈嚴二公謫官巴岳巴收復兩京不得霑雨露而近君昨趨八句爲第二節追思昔赴行在望得討胡奉使者以復昇平而未可得畫角十二句爲第三節言其預料安史作亂必亡而萬方助順果成破竹之勢法駕十八句爲第四節言收復兩京哭廟朝正之事及寫昇平景象恩榮十句爲第五節言昔同在兩省深望賈嚴之秉鈞豈期降謫禁掖十二句爲第六節言向時朋從已改而性命尚全舊好新愁箋棧竹湖運懷思之不能已也賈筆十六句爲第七節戒其勿以文章招禍且將碁酒度時爲傲吏歸田之比去矣至末爲第八節言吾道之窮流落秦隴親故凋稀盜賊充斥且多病迍邅而有望於二公之奮發終必大用於時也

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

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形骸元土木舟楫復江湖社稷纏妖氣干戈送老儒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雨洗平沙淨天銜闊岸紆鳴螿隨泛梗別燕赴秋菰棲託難高臥饑寒迫向隅寂寥相呴沫浩蕩報恩珠溟漲鯨波動衡陽鴈影徂南征問懸榻東逝想乘桴濫竊商歌聽時憂卞泣誅經過憶鄭驛斟酌旅情孤

時公移居公安在江陵之南故云南浦鄭審爲江陵少尹晉嵇康土木形骸不事雕飾送老儒即斷

送之送也晋阮籍行至窮途而泣蝬似蟬而小青
赤色郭林宗云如寒蟬陸之梗固亦難安菰彫菰
也即今之茭白李充詩别燕背人去雙起秋雕菰
漢諸葛孔明高臥于南陽漢刑法志滿堂飲酒一
人向隅而泣則一堂為之不樂莊子泉涸魚相與
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潘岳關中記漢武帝
游昆明池見魚銜鈎取鈎放之魚銜珠以報謝靈
運詩溟漲無端倪漢書陳蕃為豫章太守設一榻

以待徐孺子去則懸之淮南子甯戚欲干齊桓公
無以自達於是擊牛角而疾商歌公聞之命後車
載歸韓非子楚人卞和得玉璞以獻楚厲王武王
並以為詐刖左右足文王即位乃抱璞哭於荆山
之下剖而得玉焉漢書鄭莊置驛馬請謝賓客

敬贈鄭諫議十韻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
思飄雲物外律中鬼神驚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
野人寧得所天意薄浮生多病休儒服冥搜信客旌
築居仙縹緲旅食歲崢嶸使者求顏闔諸公厭禰衡
將期一諾重欻使寸心傾君見途窮哭宜憂阮步兵
庾翼謂謝尚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莊子舉
魯國而儒服可謂少乎木玄虛海賦群仙縹緲飽
明遠舞鶴賦歲崢嶸而愁暮莊子魯君使人以幣
求顏闔闔曰恐聽者謬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
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後漢禰衡恃才傲物曹操怒

之送與劉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
故送衡與之竟為祖所殺此公有望於諫議一諾
之重而作也首言諫官亦達矣而詩義乃早知名
蓋語有詩能窮人之說故云然次六句皆言其詩
義之精次六句公自述其浮生多病旅次失所耻
年歲之日增末言朝廷本有求賢之意但為諸當
國者忌才而不用故期一諾之重以免窮途之哭
使我寸心之傾倒也

贈虞十五司馬

遠師虞秘監今喜識玄孫形象丹青逼家聲器宇存淒涼憐筆勢浩蕩問詞源爽氣金天豁清談玉露繁佇鳴南嶽鳳欲化北溟鯤交態知浮俗儒流不異門過逢連客位日夜倒芳樽沙岸風吹葉雲江月上軒百年嗟已半四座敢辭喧書籍終相與青山隔故園

隋虞世基虞世南並著芳名煬帝大業中世南授秘書郎爲唐太宗所取稱述者預十八學士之選

丹青画工傳神所施顏色言司馬儀容甚類其祖也麗統要識家聲先看器宇寬卑淒涼言少也欲得其書翰爲甚難也江摠賦辭源浩蕩學海淵深金天即秋天王子猷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董仲舒有玉杯繁露劉公幹詩鳳皇集南嶽徘徊孤竹根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爲鯤化而爲鳥其名爲鵬翟公題其門曰一貧一富乃知交態別賦月上軒而飛光南史沈約見王筠文咨嗟而嘆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杜公言此亦欲以書籍與虞柰故園爲青山所障隔耳

寄李白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白日來深殿青雲滿後塵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

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稻粱求未足薏苡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鵩鳥獨泣向麒麟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賀知章自號四明狂客見白文章嘆曰子謫仙人也蒼頡作字鬼神夜哭白墓碑云玄宗泛白蓮池召

白作序時白被酒命高力士扶以登舟白外傳云
白作樂章賜錦袍按公傳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
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又與白遊東山楊雄家貧
嗜酒梁王不悅遊於兔園孔子行歌於泗水之上
後漢禰衡孔融上疏荐之曰處士禰衡年二十四
淑質貞亮英才卓礫莊子子貢往見原憲曰嘻先
生何病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
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廣絕交論分雞鶩之

稻粱馬援征交趾載薏苡以種還人謗之以為明珠
大貝此以喻白之被譖也張耳傳南有五嶺之戍
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也書註三危西裔
五嶺三危與夜郎隣境也賈誼為長沙王傅不得
志有鵩鳥入舍誼自傷以為壽不能長乃為賦以
自廣孔子見麟而泣曰出非其時吾道窮矣蘇武
在匈奴十九年而還黃公即商山四皓中之夏黃
公也穆生見楚王戊不設醴即辭去鄒陽見怒於

梁孝王下獄遂從獄中上書此皆以比白之不從
永王璘而璘本待白之薄當時不見察而施之以
正法誰將此義為一陳之也恩波隔言如白之才
器當蒙上知而恩波反為隔絕故欲乘槎上天一
問之時太白流夜郎公寄此詩

偶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
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為

後賢兼舊例歷代各清規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
永懷江左逸多病鄴中奇騄驥皆良馬麒麟帶好兒
車輪徒已斲堂構肯仍虧謾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
緣情慰漂蕩抱疾屢遷移經濟慚長策飛棲假一枝
塵沙傍蜂蠆江峽繞蛟螭蕭瑟唐虞遠聯翩楚漢危
聖朝兼盜賊異俗更喧卑鬱鬱星辰劍蒼蒼雲雨池
兩都開幕府萬宇插軍麾南海殘銅柱東風避月支
音書恨烏鵲號怒恠熊羆稼穡分詩興柴荊學土宜

故山迷白閣秋水憶皇陂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
騷人屈宋輩漢道蘇李輩江左鮑謝諸人鄴中曹
劉羣公騄驥麒麟一聯謂父子相繼者輪扁告齊
桓公曰臣之斲輪得之於手應之於心臣不能以
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書若考作室
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後漢王符隱居著
書號潛夫論曹娥碑陰有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八
字文賦詩緣情而綺靡左太冲詩巢林棲一枝可

爲達士模張華傳劍之精上徹於天周瑜蛟龍得
雲雨恐非池中物殘銅柱南夷不靜也避月支吐
蕃猖獗也白閣山皇子陂皆在關中公故鄉山水
也此公自歎少業文章苦無大略今焉漂泊於戎
馬之間而作首四句言文章事作者之垂名各有
所長其得其失我心固知之矣生下一段次四句
言屈宋已遠惟漢世文章之盛而末流綺靡不足
觀也應文章事知得失次言歷代文章各立規制

其來已久而我早歲用心於此亦已勞矣故懷江
左之文逸而病鄴中之文奇應得失至綺麗爲等
句次言文章作者父子相繼我徒能得手應心而
不能喻之於子故有漫作虛傳之嘆緣情自遣抱
病屢遷可哀也已此一節結上生下次自嘆無經
濟之策惟假一枝而棲於戎馬間傍蜂蠆繞蛟螭
應抱疾屢遷移次乃慨唐虞雍熙之已遠傷楚漢
闘爭之常有時兼盜賊四海不寧故恨音書之乖

隔惟熊羆之怒號應經濟慚長策末言治農以分
詩興學樵以習土宜懷故山而賦別離不敢要佳
句也應緣情惟漂蕩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圖

沱水臨中座岷山赴北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
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
嶺鴈隨毫末川霓飲練光霏紅洲蕋亂拂黛石蘿長
暗谷非關雨丹楓不爲霜秋成玄圃外景物洞庭傍

繪事功殊絶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

書岷山導江東別爲沲玄圃僊境洞庭堯地晉謝安官太傅初臥東山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末不渝

哭李尚書

漳濱與蒿里逝水竟同年欲挂留徐劍猶回憶戴船相知成白首此別閒黃泉風雨嗟何及江湖涕泫然脩文將管輅奉使失張騫史閣行人在詩家秀句傳

客亭鞍馬絶旅櫬網蟲懸復魄昭丘遠歸魂素滻偏樵蘇封葬地喉舌罷朝天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

李尚書之芳也唐宗室劉公幹詩余嬰沉痼疾竄身清漳邊田横挽歌有薤露蒿里挂劍季札事迴船王子猷事世言顏回卜商爲地下脩文郎管輅三國魏人漢張騫奉使西域之芳嘗使吐蕃被留二年故以爲比復魄即復土也昭丘楚地素滻長安水名尚書君之喉舌也楚辭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五言絶句

復愁四首

釣艇收緡盡昏鴉接翅歸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

詩其釣維何維絲伊緡初學扇上弦時不成衣言細也釣者歸舟昏鴉歸林皆得所之樂月初學扇雲不敝月是光明之象公所處不然故感而興愁

其二

萬國尚防寇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早已戰場多

防寇時吐蕃寇邠靈京師尚戒嚴也故園指長安大都言今甚於昔耳自是悲宛楊震故園今復如何

其三

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巫山猶錦樹南國且黃鸝

君荒臣佞雖入蜀不悛公故嘆之

其四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華如今九月到自覺酒須賒
彭澤屢亂世藉酒自遣故貧不廢飲公以自況

絶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
春日所照景物佳麗燕舞鷗眠悠然自得亦隨寓
而安之意

其二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江之碧矣而見鳥之逾白山之青矣而見花之欲
然蜀中今春烟景又過何日得歸長安也此撫景
傷情之詞

絶句

江邊踏青罷廻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鼓角悲
唐李綽歲時記三月三日上巳賜宴羣臣於曲江
傾都人物於江頭禊飲踏青草踏青回首旌旗繞
城鼓角悲咽擾攘如此寧不動故鄉之思

絶句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宋選送弟入洛疑佇久之回帆過南浦清風明月
宿水濱誰家石在江中月映江水流動如月移石
溪靜故能生雲二句皆草堂所見之景棲鳥猶
知故道興泊舟未定誰家自傷飄蕩未有歸期也

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

廟在夔州府八陣臺下漢晉春秋諸葛亮家於南
陽時人謂之臥龍意在猶聞二字見侯死不忘君
千古如聆遺恨

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呑吳
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八行相
去二丈峽水傾湧迄今不動八陣者天地風雲飛
龍翔鳥虎翼蛇蟠也東坡志林嘗夢見人云是杜

子美謂僕曰世多誤會余八陣圖詩謂恨不吞吳非也本謂吳蜀脣齒之國不當相圖晉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耳此理甚長

歸雁

春來萬里客亂定幾時歸腸斷江城雁高高向北飛

時値喪亂羇旅南土見雁北飛傷已未有歸期曾雁之不若也故賦此以自遣

七言絕句

漫興二首

懶慢無堪不出村呼兒自在掩柴門蒼苔濁酒林中静碧水春風野外昏

懶慢公自謂也懶慢不堪世用故不出村且呼兒閉門者自樂林中之静以遣野外之昏耳自樂而付昏世於度外豈其本情

其二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破盡也萬齊融詩亦云計程頻破月蟋蟀詩曰職思其外府有隱解其憂曰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下二句正此意

解悶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丘今日南湖采薇蕨何人爲覓鄭瓜州

秦時邵平種瓜長安東門公長安人故感秋瓜而

懷故鄉鄭瓜州公自註鄭秘監審因瓜憶鄭審爲金陵有瓜州號鄭瓜州皆詩人風流跌蕩之態

江畔獨步尋花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隣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床

公自註斛斯融吾酒徒也公方走覓共飲而彼已出飲經旬家獨餘空床耳其高致如此

少年行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
眼共醉終同臥竹根
陳暄好飲一日貴客過笑暄用陶器暄曰莫笑此
老瓦盆多見興廢矣客無語庾信報趙王賜酒詩
野爐燃樹葉山杯捧竹根竹根飲器也一說謂醉
臥竹林中

少年行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堦下馬坐人床不通姓字麤豪

甚指點銀瓶索酒嘗
潘河陽過婦女指曰誰家白面郎床胡床之類也
南史袁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及堦下馬即據
胡床不通姓名便欲嘗酒其麤豪體態眞少年哉

贈花卿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
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花敬定鎭蜀頗僭用天子禮樂公作此詩諷之按
公又有贈花卿歌云人道花卿絕世無既稱絕世
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二詩皆風人興刺此詩
箴僭逼之非長歌譏跋扈之過曰能得曰何不轉
語婉詞誦詩者當言外求之

重贈鄭鍊

鄭子將行罷使臣囊無一物獻尊親江山路遠羈離
日裘馬誰爲感激人
前有贈別鄭鍊赴襄陽詩此又重贈之羈離公爲

羈旅於蜀而與鄭子別離也

奉和嚴武軍城早秋

秋風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雲間
戍欲奪蓬婆雪外城
九歌嫋嫋兮秋風高抱朴子軍在太乙玉帳之中
不可攻也滴博嶺在維州蓬婆山在柘州遠在雪
山之外此因嚴鄭公破吐蕃有軍城早秋一首故
和之秋風拂動高旌大將分弓射退虜營旣收滴

慱遂奪逢虆破竹之勢殄殲吐蕃在于指日公之
頌禱如此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

湖水林風相與清殘尊下馬復同傾久拚野鶴如雙
鬢遮莫隣雞下五更

阮孚居汶上稽述往別飲至夜分而散明日述下
馬叩門曰殘尊可携乎遮莫猶言儘教蓋唐人俚
語敘當時有遮莫爾古時五帝何如我今日三郎
之說 鬢如鶴老徵也老至交情更親故不惜求夜

虢國夫人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涴顏
色淡掃娥眉朝至尊

唐書楊貴妃有姊三人長封虢國承恩出入宮掖
楊妃外傳虢國夫人不施朱粉自有艷態此詩直
述其事刺在言外猶僭老之刺宣姜也

江南逢李龜年

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
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天寶中明皇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爲梨園弟子時
有馬遷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龜年特承
顧遇於東都起大第僭侈之制踰於公侯後流落
江南每遇良辰勝景爲人歌數闋座上聞之莫不
掩泣罷酒按史岐王範睿宗子以開元十四年薨
此是嗣岐王珍也公自註崔九即殿中監崔滌中
書令湜之弟公逢李龜年不無傷往之感言岐王
宅裡昔常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歌此時蒙恩何
如今值江南美景逢君流落如此豈不悲富貴之
無常嘆玄宗之長逝乎

官池春雁

自春欲盡急還鄉紫塞寧論尚有霜翅在雲天終不
遠力微矰繳絶須防

官池在成都府漢州城西房琯所鑿紫塞在今大

原府代州雁門關下雁門地寒故春尚有霜時公
久客於蜀於官池見雁感興而作言青春將盡而
雁急欲歸故不復論紫塞之尚寒然既展翅入雲
則自可刻期而至當不遠矣但須防繒繳之加無
以急疑之故而疎防患也以比巳之欲歸又恐變
故無常耳

杜詩鈔述註卷十六

杜詩鈔述註十六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官西曹時即手纂是帙及守衡
州遂刊刻之謂甫嘗遊衡刻甫詩於衡所以為衡
重也自敍以為博摘羣書增釋未備時或附以巳
見分體選註成十六卷然甫詩全集凡一千四百
餘首巨製名章往往不錄而於杜鵑行虢國夫人
二詩向因黃鶴陳浩然二本誤入者反並登選其
秦州雜詩二十首則僅錄八首遊何氏山林十首
則僅錄六首竟以其一其二標為次第似原詩止
有此數尤不可解至註中援引事實多不註出典
此又明代著述之通病非獨兆珂一人矣